名著名译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下）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1.4/76+2
:2
2008

名著名译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

（下）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周治淮 臧树林 方慧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 1

上　卷

第一章　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 3
第二章　天啊他最好别娶 ……………………………………… 15
第三章　副主教的威胁 ………………………………………… 24
第四章　牧师在霍格尔斯托克的住所 ………………………… 30
第五章　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 ……………………………… 38
第六章　格雷丝·克劳利 ……………………………………… 44
第七章　普雷蒂曼小姐的密室 ………………………………… 56
第八章　克劳利先生被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 ………………… 67
第九章　格雷丝·克劳利去阿林顿 …………………………… 82
第十章　弗雷姆利大院的宴会 ………………………………… 93
第十一章　主教发出他的禁令 ………………………………… 100
第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寻找同情 ……………………………… 109
第十三章　主教的天使 ………………………………………… 119
第十四章　格兰特利少校与朋友商量 ………………………… 129
第十五章　伦敦城里的事 ……………………………………… 136
第十六章　阿林顿的事 ………………………………………… 148
第十七章　克劳利先生被传到巴彻斯特 ……………………… 162
第十八章　巴彻斯特的主教受挫 ……………………………… 173
第十九章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 184
第二十章　沃克先生怎么想它 ………………………………… 190

第二十一章　罗巴茨先生出使……………………………… 198
第二十二章　格兰特利少校在家……………………………… 206
第二十三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决定 ……………………… 217
第二十四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宴会 ………………… 229
第二十五章　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小姐 ………………… 245
第二十六章　那幅画儿……………………………………… 256
第二十七章　英雄在家……………………………………… 264
第二十八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怎么散步………………… 272
第二十九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逻辑 ……………………… 280
第三十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散步后做什么……………… 286
第三十一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如何返回格斯特韦克…… 291
第三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 299
第三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的狐狸………………………… 317
第三十四章　普劳迪太太派人请她的律师………………… 326
第三十五章　莉莉·戴尔在她的书里写下两个字 ………… 336
第三十六章　格雷丝·克劳利返家 ………………………… 354
第三十七章　胡克院………………………………………… 362
第三十八章　雅意…………………………………………… 371
第三十九章　一次新鲜的调情……………………………… 382
第四十章　图古德先生对社会的看法……………………… 391
第四十一章　格雷丝·克劳利在家 ………………………… 400
第四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的职业性旅行…………………… 412
第四十三章　克罗斯比先生走进伦敦商业区……………… 427

下　　卷

第四十四章　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 441
第四十五章　莉莉·戴尔上伦敦 …………………………… 446
第四十六章　贝斯沃特的浪漫事件………………………… 458
第四十七章　坦佩斯特博士在主教府邸…………………… 468
第四十八章　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软心肠 ……………… 485
第四十九章　在大教堂场院的周围………………………… 494

第五十章　勒夫顿老夫人的建议…………………………………… 509
第五十一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堆放柴火 …………………………… 519
第五十二章　你为什么不去为自己找一个“它”呢………………………… 535
第五十三章　海德公园的骑马道上…………………………………… 545
第五十四章　牧师的委员会…………………………………………… 555
第五十五章　弗雷姆利牧师住宅……………………………………… 565
第五十六章　副主教到弗雷姆利庄园………………………………… 571
第五十七章　双重的保证……………………………………………… 586
第五十八章　男人们的牛脾气………………………………………… 596
第五十九章　一个女士向L.D.小姐表示问候 ……………………… 609
第六十章　雅意和西西拉的终结……………………………………… 621
第六十一章　天下无难事　只怕顽强人……………………………… 635
第六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写给教长的信……………………………… 647
第六十三章　来到霍格尔斯托克的两个客人………………………… 660
第六十四章　胡克院的悲剧…………………………………………… 674
第六十五章　范·西弗小姐作出抉择 ………………………………… 682
第六十六章　愿死者在天之灵安息吧………………………………… 690
第六十七章　悼念……………………………………………………… 700
第六十八章　克劳利先生的固执……………………………………… 710
第六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在他自己的布道坛上
最后一次露面……………………………………… 719
第七十章　阿拉宾太太被追上了……………………………………… 726
第七十一章　图古德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 737
第七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在“万塔利龙”旅馆………………………… 746
第七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有了舒服的日子………………………… 753
第七十四章　克劳利家得到消息……………………………………… 761
第七十五章　马达利娜的心在流血…………………………………… 770
第七十六章　我认为他是无忧无虑的………………………………… 780
第七十七章　被摧残过的树…………………………………………… 788
第七十八章　阿拉宾夫妇返回巴彻斯特……………………………… 796
第七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谈到他的外衣……………………………… 807

第八十章　迪莫拉恩斯小姐渴望成为一个指路牌……………… 815
第八十一章　巴彻斯特的回廊………………………………… 828
第八十二章　霍格尔斯托克的最后一场戏…………………… 834
第八十三章　克劳利先生就范了……………………………… 848
第八十四章　结束语…………………………………………… 855

下　　卷

第四十四章　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

克罗斯比早在一刻钟前就一直在脑子里反复琢磨这些话，等他见到巴特韦尔先生便出其不意地和盘端了出来。精选这几句话总是不大容易的，话说得不仅要把钱借出来，而且这些话说得还应该很得体。说话的样子要做到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借钱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样子，试图让那个希望往外借钱的人受说服力的影响跟他一起走，让对方看出来借钱的要求在他自己这方面不是轻率的行为，而在那计划中的借贷者方面有心借给别人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会说这种手段不见得比别的办法高明到哪里去。你还可以采取引人哀怜的办法，——乞求别人的同情。“我亲爱的老伙计，除非你这时帮我渡过关口，天哪，我这下可就完了。”这种办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其一是靠说瞎话引人哀怜；其二是靠说实话引人哀怜。“只要太阳是从东边出来，你两个月头上就会重新得到它。”一般情况这就是靠说瞎话恳求怜悯的办法。要么话就得如下所说：“我只好说我真没把握多会儿才能还你，这才是公平的话。”这便是靠说实话乞求怜悯的办法，而且总的说来，我认为这种办法一般说来是能把钱借到手的最有效的手段。再有就是那种感到放心的要求，——这点包含着一种新近的情谊。“老朋友呀，你能借给我三十镑钱吗？不行？那么，只用把你的大名写在这个背面吧，我来拿上它到商业区去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妙的地方是，那个签名的单子在商业区常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后就是那种出其不意的攻击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克罗斯比这会儿所采取的。别的借钱方式还有不少，例如年轻人受惠于年龄，情人受惠于敬重，无知的人受惠于经验，以上种种当然都是手段。大家应该明白的是，我在这里只是说说这世界上巴特韦尔们和克罗斯比们之间借和贷的事情。“我是陷入绝境才来找你的。我说不准你是不是肯帮助我；”克罗斯比说。“我想让你借给我五百镑钱行吗。”巴

特韦尔先生听了这几句话，手中正在看的报纸掉在了地上，从他的眼镜上方盯着克罗斯比。

"五百镑，"他说。"天哪，克罗斯比，这是一大笔钱哩。"

"是的，一点没错，——一笔非常大的款子。其中一半是我马上就想要；不过另一半我等一个月要也成。"

"我原以为你在金钱问题上总是万无一失的。老天爷哟；——我有很长时间没听说过比这更让我吃惊的事了。我说不清为什么，可我老是认为你过去的事情是称心如意的。"

克罗斯比感觉到他已经向成功之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主意已经塞进了巴特韦尔的脑子里，却没有当做一种恶意而不平的主意立即加以拒绝，没有当做一种根本无法接受的主意加以拒绝。克罗斯比没有被当做那种贫困的磨刀工加以对待，还有他站在上面强调其要求的地盘。"自从婚后，我就被逼得团团转，"他说。"我不可能把事情玩得转哪。"

"可是亚历山德里娜夫人——"。

"不错，当然当然；我明白。我不愿意拿我的私事麻烦你；——我想嘛，事情还不至于坏到拿上穿脏的衬衣到公众面前洗刷的地步；——可是实际情况是，我只是现在才完全摆脱了德·库西家族的贪得无厌哪。要是我把过去花了些什么冤枉钱说出来，你是很难相信我的。你可以想一想，把她的尸首转运到这里，在德·库西那地方把它埋掉，就花了二百四十五镑钱。"

"无论如何想不到。"

"我也一样啊。你想不到我是受命去干的。可怜的东西。如果这对她能有什么好处，那上帝知道我不会怨天怨地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后就没有好过的时候，不过活着也好死了也罢，只要是合乎情理的，我什么都会迁就她。然而明明我跟她从来没有一个钱，却硬逼着我掏钱把她的尸体弄到这边来。天哪，事情太糟糕了。还有那个白痴约翰·德·库西，——我不得不也为他的旅行包揽费用哪。"

"他没有到这里来入葬吧；——是吗？"

"这事太恶心，说不得，巴特韦尔；恶心透了。等我要求得到早已决定在我名下的钱时，——它只有两千镑，——他们唆使我诉诸法

律，可是看样子根本就没有两千镑要解决。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在那个做妈的死后再跟那些姐姐妹妹打官司。噉，巴特韦尔，我自己竟充当了这样一个傻瓜。我这是完全陷人绝境了！噉，巴特韦尔，要是你能知道这一切多好啊。”

“你现在和德·库西家彻底两清了吗？”

“我还欠盖扎比，就是娶了这家另一个女人的那个人，一千多镑。不过我一年还清这笔款子的二百镑，他攥着我生命的一份保险单。”

“你怎么欠下这些钱的？”

“别问我了。这不是我怕告诉你；——家具，还有那笔房租，再有就是他结婚时分授财产给他妻子的处理账单，去他——他的。”

“天哪。他们看样子对你可真够狠心的了。”

“活人决不能娶伯爵的女儿，巴特韦尔。想想我都损失了些什么！可它现在是无法补救了，你知道。一个人铺好了他的床，他就必须躺在上面呀。我一想到这一切，有时就要发疯了，——我真想把我的脑袋敲碎。”

“你千万别这么说话，克罗斯比。我很不喜欢听见人这样讲话。”

“我不是说我真要这么做。我觉得出来，我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一个男人要想打动另一个男人的心，总是应该把他自己骂得一塌糊涂。要是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他则应该骂她。“可是过去的这三年，我的日子可是过得太难了点呀！我没有一会儿舒心的时候；——没有一会儿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拿这些来打扰你，巴特韦尔。噉，——是关于钱的事吧；是的；这正是我所面临的处境。我欠盖扎比一千镑多，解决办法正像我跟你说过的。然后就是那些债，因为我妻子欠下来的，——至少一部分是的，我猜测，——还有那吓人的、恶心的丧葬，——再有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老伯爵夫人欠下的账，我完全相信这个。不管怎样，为了让我自己轻松一下，我凑集了四百镑，而眼下我欠下了五百镑，明天必须偿还一部分，剩余的一个月后的今天还清。”

“你没有抵押品吗？”

“一块破布没有，一块碎片没有，一根线没有，一亩地没有哪。就有我的薪水，除了我偿还盖扎比的那一份，我想方设法让你在十二个

月内得够你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你借给我的话。我只能这么做着并活着;如果你拿这笔钱帮助我一下,那我就这样办了。这都是我自己愚蠢给自己带来的呀。”

“五百镑可是那样一大笔钱哟。”

“不错,的确是的。”

“而且还没有任何抵押品!”

“我明白,巴特韦尔,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得到它。我感觉到这个了。当然我应该付给你所满意的利息。”

“现在是百分之七的利吧。”巴特韦尔说。

“百分之七的利息我一点意见没有。”克罗斯比说。

“可是没有抵押品。”巴特韦尔说。

“你可以提出你的条件。”克罗斯比说。

巴特韦尔先生从他的椅子里起身出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此时此刻正盘算着巴特韦尔太太会对他说些什么。“明天早上给答复行吗?”他说。“我要是今天能得到它更好。”克罗斯比说。然后巴特韦尔先生在这屋子里又踱了个来回。“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他说。

“巴特韦尔,”克罗斯比说。“我当然应该感谢你。你从毁灭中拯救了我,这话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我刚才说的那利息当然是开玩笑话。”巴特韦尔说。“百分之五的利息才是公平合理的事情。你最好让我有一张收条吧。我明天就给你那第一部分钱。”

克罗斯比紧紧握住这位上司的手时,他眼里充满了泪水;那是真诚的泪水。“巴特韦尔,”他说。“我应该对你说什么好呢?”

“没什么,——没什么。”

“你的恩惠使我感觉到,我真不应该来见你。”

“啾,别胡扯了。等一会儿,请你告诉汤姆普森把我昨天给他的那些文件送来好吗?我答应奥普蒂米斯特三点钟前要把它们看完,现在都过两点了。”这样说着,他坐在了他的办公桌前,克罗斯比觉得他是离开这屋子的时候了。

巴特韦尔先生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并没有翻阅汤姆普森给他

送来的文件，却一味坐在那里想他的五百镑钱。“把它们放下吧，”他跟汤姆普森说。这样那些文件就放下了，它们就这样放在那里待了那一整天和第二天一整天。然后汤姆普森又把它们拿走，还满以为有人看过它们了。五百镑啊！这可是一大笔钱，而克罗斯比又是一个巴特韦尔先生事实上并不十分喜欢的人。“当然他现在应该得到它。”他跟他自己说。“可是如果他有个什么闪失，我这下置于何地？”然后他记起来巴特韦尔太太还特别不喜欢克罗斯比先生，——因为她知道他故意冷落她丈夫而不喜欢他。“可是这实在是难以拒绝呢，这是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有十年之久的时间啦。”然后他有几分满意地想到，克罗斯比以后肯定会比他最近的情绪好得多了；接着又想到，克罗斯比的生活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最后又想到，他自己的一片好心总归是帮助了一名兄弟官员嘛。然而，当他乘车回普特尼街自己家的一路上，坐在车里望着窗外，脑子里怎么想也不是味儿。巴特韦尔太太可是个十分谨慎的女人。

但是克罗斯比这个下午脑子里可是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他在这之前怎么都不敢希望会获得成功。但是他硬是成功了。他甚至不曾想到巴特韦尔是一眼可能有水可打的泉水，只是由于在那条巷子的角上听到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声音，他的脑子被带回到他单位的事务上才想到了这点。想到他的票据偿还不了，想到他无力偿还债务的消息会在他局里那些委员们中间传开，这点可把他吓坏了。马塞尔波罗和多布斯·布劳顿对待他的手段，使他十分憎恨商业区的人，憎恨他所猜测的商业区的各种办法。现在他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突然觉得世间的一切都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他几乎能毫无反感之意地想到莫蒂默·盖扎比先生。也许最后他命中还有几分福分可享。难道莉莉不会撇开那封尖刻的信接受他的请求吗？——那封他从莉莉的母亲那里收到的冷冰冰的信哟。有一件事他是相当有把握的。如果有朝一日他有机会跟她诉诉他自己的苦衷时，那他无疑会把他自己钱财的困难一宗宗全讲给她听。

在这最后的决心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他是正确的。如果莉莉真的哪天能再听他说话，那她无疑不会因为他自己负债的情况而受阻，不嫁给他。

第四十五章 莉莉·戴尔上伦敦

三月底的一天早晨，那位乡绅轻轻地敲响了斯摩尔庄园客厅的窗户，这时戴尔太太和她的女儿正坐在里面。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莉莉和她母亲马上明白他是来这里谈有关那封信的内容的。客厅的窗子传来这种轻轻拍击的声音，总是预兆着那位乡绅的心情爽快。在他心绪不快时，如果有必要见见他的兄弟媳妇，他则会给她写一个便条，她见条后就会到格雷特庄园去见他。在别的一些情况下，如果他，一如莉莉所说的，如果他的心情不甜也不苦，他便会绕到前门敲门，按接待一般人的礼遇把他迎进门来；但是当他一心想让人家看见他打骨头眼里感到高兴时，他就要来敲客厅的窗户，正如他眼下正在做的一样。

“我让你进来，伯父；稍稍等一会儿。”莉莉说着，一边把面向草坪开的那面窗子的栓拉开。“天冷得要命，因此你可要以最快的速度进来哪。”

“哪里说得上冷呢。”乡绅说。“很有点春天的样子了，我们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这么一个早晨。我已经能不要火坐着了。”

“你往后看吧，我们再有两个月也撤不了火；是吗，妈妈？你收到一封信，伯父。是拿给我们看的吗？”

“哦，——没错儿；我正是拿它来让你们看的。玛丽，你想想要有什么事来临了？”

这时戴尔太太脑子里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是她很有心计，脸上没有流露什么迹象。莫非是这乡绅可能要愚蠢地续弦吗？“这是最不善于猜度的，”戴尔太太说。“你还是告诉我们为好吧。”

“伯纳德就要结婚了吧。”莉莉说。

“你怎么知道的？”乡绅问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一猜。”

"那么你猜对了。"乡绅说,心中不免为他的新闻这样讲出来感到有点懊恼。

"我太高兴了。"戴尔太太说。"看你的样子,我猜得出来你是喜欢这桩婚事的。"

"哦,——是的是的。我虽不熟悉那年轻女子,可我想总的说来我是喜欢这桩婚事的。你们知道,他早该成婚了。"

"他还不到三十岁吧。"戴尔太太说。

"再过一两个月,他就三十了。"

"是谁呀,伯父?"

"哦;——你这么善于猜测,我估计你能猜出这个来?"

"不是他过去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帕特里奇小姐吗?"

"不是;不是帕特里奇小姐,——我很高兴跟你说。我不相信帕特里奇家是个有钱人家。"

"那么我揣摸是一位女继承人了?"戴尔太太说。

"不是;不是一个女继承人;不过她将来会有她自己的一些钱的。她在巴赛特郡有亲戚,这就使事情有点光明了。"

"在巴赛特郡有亲戚!那会是谁呢?"莉莉说。

"她的名字是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乡绅说。"她是那个嫁给索恩医生,现在住在查尔迪科特斯的邓斯特布尔小姐的侄女。"

"她就是那个趁百万镑钱的女人吧。"莉莉说。"她所有的钱都是靠卖药膏赚得的。"

"别管钱是怎么来的。"乡绅说,样子有点生气。"邓斯特布氏洋小姐当时嫁得可很体面,她用钱多会儿都用得光明正大。"

"伯纳德的妻子会得到她的全部财产吗?"莉莉问道。

"她出嫁那天就会得到两万镑,我猜测这个数目也就到头了。"

"也足可以了。"戴尔太太说。

"看样子,老邓斯特布尔医生,人家都这样称呼他,莉莉说就是他卖那种药膏的,爱跟他儿子或他儿子的遗孀吵架,没有给她或她的孩子留财产。那个母亲死了,那位婶母,就是索恩医生的妻子,就把那孩子养起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伯纳德就是跟她结婚的。他们五月在查尔迪科斯特举行婚礼。"

"这消息听了让人高兴。"戴尔太太说。

"我认识索恩医生有四十个年头了；"乡绅现在用一种低沉而阴郁的口吻说道。"我已经给他写信，说这对年轻人要是喜欢就来把那边的老地方占了好了。"

"什么！把你撵出来吗？"戴尔太太说。

"这没有什么关系。"乡绅说。

"你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莉莉说，拉着乡绅的手。

"我现在住哪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乡绅说。

"伯纳德永远不会同意这个的。"戴尔太太说。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请我做伴娘？"莉莉说。"人家说查尔迪科特斯是那样好的一个地方，我真想去看看格雷丝跟我说过的那些巴赛特郡人。可怜的格雷丝！我知道格兰特利家和索恩家交往甚密。想想伯纳德要从卖药膏生意中得到两万镑钱，多有意思！"

"钱从哪儿来，这跟你有多大关系？"乡绅半气半嗔地说。

"半点关系也没有；只是这事听起来有意思。我真希望她是个漂亮的姑娘。"

然后乡绅摸出一张他侄儿寄给他的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的照片，她们于是交口称赞她长得非常标致，颇有女士风度，心眼儿也不会坏。乡绅对这桩婚姻显然异常高兴，因此两位女性也就高兴起来了。伯纳德·戴尔是这份地产的继承人，他的婚姻当然就举足轻重了；由于像阿林顿这样的财产总是离不开现钱，乡绅看重他和那位年轻女士的财产息息相关这点，倒也情有可原。"伯纳德离开钱的事贸然结婚是行不通的。"他说，——"除非他宁愿等我咽了这口气。"

"那时他就太老了，还结什么婚。"莉莉说。

但是乡绅的这儿则消息还不只是说说就算了。他不一会儿就告诉她们母女，说他自己按吩咐要到伦敦去。伯纳德已经给他写信了，恳求他去看那个年轻女士；那个家庭律师也写信来，说他到伦敦去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也够麻烦就是了；但是我应该去一趟。""这对你是天大的好事，"戴尔太太说。"你在他们结婚前当然应该亲自认识她一下。"然后乡绅直抒了胸臆，把他的全部意图说了出来。"我正在想，也许，莉莉不会反对跟我一起到伦敦走一趟吧。"

“啾，克里斯托弗伯父，我再喜欢不过了。”莉莉说。

“如果你妈妈不反对的话。”

“妈妈从来不会反对什么事情。我倒喜欢看见她反对这个！”莉莉冲她母亲摇了摇头。

“伯纳德说邓斯特布尔小姐特别想见见你。”

“她是吗，真的？我还特别想见见邓斯特布尔小姐呢。多巧吧！妈妈，自从我开始穿短上衣，我想我没有去过伦敦吧。你还记得带我们去看那场哑剧吗？回头一想，多少年都过去了。我完全相信，伯纳德是到该结婚的时候了。伯父，我希望你准备好带我去看哑剧呀。”

“我们一定去看看那玩意儿！”

“还有歌剧，图索德夫人展览馆[①] 和艺术花园，还有那个能让一个女人躺在空中的变戏法的人。好一个要我到伦敦去的主意！那么我推测我要做一个伴娘了。我敢说，一幅崭新的生活图景就要在我面前展示开了！妈妈，我不在家时你可别嫌寂寞。时间不会很长的吧，我估计，伯父？”

“大概一个月左右。”乡绅说。

“啾，妈妈；你可怎么办呢？”

“别管我，莉莉。”

“你一定把贝尔和那些孩子叫来吧。可是我真不敢想象离开家到外面住一个月。我生来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月呢。”

就这样，莉莉跟着她的伯父进城了，而且她只得到两天时间做准备就启程了。在这样一次旅行中，她要想的事是很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就要见到她表兄未来的妻子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不仅仅是因为她将要去看哑剧，去观看那个新变戏法的做表演，而且还因为她就要和阿道弗斯·克罗斯比，约翰·埃姆斯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了。由于没有亲身体验过伦敦的广阔世面，不知道这种广阔世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散居在各处的人们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因而在她的想象中仿佛在她离家的这一个月中，她会被带到离她的两个情人

---

① 梅里·格雷索尔兹·图索德(1760—1850)，瑞士蜡塑家，一八〇二年移居伦敦，在那里建立“图索德夫人展览馆”。

很近很近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她过去总觉得自己在阿林顿她的城堡里是极为安全的。当克罗斯比前不久给她母亲写信，提出来要破镜重圆而被拒绝时，莉莉曾觉得除非这事让她高兴地去做，她毫无疑问是没必要再看见他的。他不管怎样说还没有勇气硬来阿林顿来见她。至于约翰·埃姆斯，尽管在他高兴露面时每每在阿林顿受到欢迎，但是在那里仍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她在阿林顿的家有特殊位置，在那种场合下多会儿也是女主人。她知道她在阿林顿跟他谈话，仿佛站在一块比他自己所站的地盘高出许多的地盘上；但是她感觉到如果她在伦敦碰巧遇上他，那情形可就截然不同了。克罗斯比也许不会在她的道路上出现。克罗斯比，她认为，——这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一闪现，她不禁为她爱恋的这个人脸红起来，——是害怕碰上她的伯父的。但是约翰·埃姆斯无疑会来找她；她根据最近这些日子的经验来看，约翰只要在她的道路上出现，无疑还会继续他的那些努力的。

但是她对所有这一切只字未提，甚至对她母亲也一样。她很满意把好多直言不讳的愿望局限在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身上，局限在哑剧和变戏法的人身上。“我喜欢她的可能性怕是十分之九的比例，妈妈。”她说。

“我看未必，我亲爱的。”

“我觉得这么大岁数，很难想到我还会喜欢上更多的生人。倒回三年说，我敢完全相信，我会爱上一位新嫂子的。那就像爱上了一件新衣服。可是我开始觉得出来，一件旧衣服穿着是最舒服的，一个旧嫂子当然是最亲切的。”

乡绅已经在萨克维尔街为他们找好一处阴沉沉的寄宿地。伦敦的寄宿地总是阴沉沉的。阴沉沉的颜色对窗帘和地毯来说更经脏，寄宿的老板娘们似乎认为某种外表的肮脏是十分体面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家伦敦寄宿处里面布置得让人看了喜从中来，而且我认为即使有哪家寄宿处有这样的打算，也未必会适得其所。找寻寄宿的人见了这样的住处会心里犯嘀咕，不敢去住，还会不知不觉地由此想到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他会想到窃贼或者身份不明的人会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一定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因此我怀疑任何家境富裕的

寄宿主妇，是不是能在别人劝导下提供那些帘幕漂亮或者颜色鲜亮的房间。大客厅和两间大卧室归乡绅使用，看上去一切都合乎规范，颜色深暗，气氛阴沉，和平常生活中的种种舒服格格不入，仿佛它们是很久以前为两个囚犯准备下的。但是莉莉还不至于那么见识浅薄，指望能在伦敦找到令人心情爽快的寄宿处，因而对此倒也心安理得。“我们眼下干什么去呢?”莉莉在他们俩刚刚安顿好住处后，问道。这时还是三月份，不管天气在阿林顿会有什么变化，但在伦敦还是非常阴冷的。他们在晚上大约五点钟到达萨克维尔街，花了一小时打开他们的行李箱，并根据周围的环境所允许的，尽可能安置得自己舒服一些。“现在我们干些什么呢?”莉莉说。

“我已经告诉他们六点半给我们准备上晚餐了。”

“吃完饭干什么去呢？伯纳德今天晚上不来了吗？我原来还指望他站在门槛上手拉着他新娘的手迎候咱们呢。”

“我估计伯纳德今天晚上不会来了。”乡绅说道。“他没有说他要来，至于邓斯特布尔小姐，我已经答应好明天带上你去她婶娘府上去的。”

“可是我今天晚上就想见她。噢，伴娘理所当然应该等候新娘的。女士有了两万镑钱，谁还敢指望人家像普通人一样到处乱颠儿嘛。至于伯纳德——不过伯纳德从来就没有紧张过。”然后他们开始用餐，当乡绅喝下一瓶从附近某家酒店给他买来的葡萄酒，很快便昏昏欲睡时，莉莉便开始感到时光过得十分无味了。她环视一下屋子，觉得它是多么丑陋。她掐指一算三十个夜晚就要这样度过去，觉得它们太长了一点。她思忖到埃米莉·邓斯特布尔无疑这时有伯纳德·戴尔在身边陪着，时光会过得更快一些的。然后她跟自己说，她在家里的那些时光并不让人觉得腻烦，和她母亲坐在一起，手头总有些日常活计可做，时光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但是就在她跟自己这么说话的当儿，她却狠狠地责备自己，扪心自问这样的保证是不是真实的。即使在家有时的时光不也是令人腻烦吗？顺着这条思路，她的脑子滑到了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思想上，并且一遍又一遍跟自己重复那三个她曾经告诉约翰·埃姆斯说她将写在她的日记里的字。读者会记起那三个字；——老处女。她已经把它们写进了她的书里，把

每个字母都写成了大写的，并且在它们周围画了花边，按她自己的风格修饰一番；她还用别出心裁的字形写明了日期，——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莉莉还有些技巧，画了一道破折号对准了它；她在这个下面写下一句意大利格言，——“步子踩得稳的人走得安全”；在她的艺术品上面她写了一个标题——“一如命运为 L.D.[①] 所安排的”。现在她想起了这一切，思忖着埃米莉·邓斯特布尔是不是真的感到了幸福。很快，她眼里涌出了泪水，她站起来走到窗子前，仿佛她害怕她伯父会醒过来看见它们似的。她望着窗外那空荡荡的街道的当儿，嘴里嘟哝着几个字——“亲爱的母亲！最亲爱的母亲啊！”这时，屋门打开了，他的堂兄伯纳德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她刚才一直想着她书里的那三个字，竟没有听见敲门的声音。

“噢；伯纳德——啊，是的，当然。”乡绅叫道，一边揉着他的眼睛让他自己醒过睡劲来。“我没把握你会来，可是我很高兴看见你。我衷心祝愿你称心如意，——衷心祝愿你。”

“当然我要来看看的。”伯纳德说。“亲爱的莉莉，你来真是太好了。埃米莉高兴极了。”接着莉莉热烈地说了些祝贺的话，她眼里这时已经没有泪水的痕迹，坐在她堂兄的旁边，彻底高兴起来，聆听伯纳德欢天喜地地谈论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你以后会十分喜欢她婶母的。”他说。

“她不是富得吓人吗？”莉莉说。

“富得吓人。”伯纳德说；“不过要是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真的很难看出这点来。当然她住在大住房里，使唤着一群仆人；但是她不这样做不行。”

“我不喜欢成群的仆人。”莉莉说。

接着，门边又传来敲门声，进门的不是别人，正是约翰·埃姆斯。莉莉一时间有点发懵，但这只是眨眼工夫的事。她刚才想他想得太多了，他的出现反倒一时扰乱了她的心。“他也许不会知道我来这里了。”她刚才跟自己说；但是她这时到伦敦不过三个小时的时间，他眼下已经跟她待在一起了！一开始只顾跟乡绅打招呼，他几乎没怎么

---

① 英文莉莉·戴尔的字头。

跟她说话。“朱莉娅夫人告诉我你们会在这里的，因为我明天早上要起身到大陆[①] 去，我想你们在我走之前会让我来看看你们的。”

“我多会儿都喜欢看见你，约翰。”乡绅说道，——“十分喜欢。这么说你要出国去吗？”

然后约翰尼祝贺他的老相识伯纳德·戴尔，祝贺他的不久就要到来的婚事，并且向他们解释朱莉娅夫人在她的来信中如何把这一切告诉了他，甚至把这萨克维尔街的号数写给他。“我揣摸她是从你那里听说这个的吧，莉莉。”乡绅说。“是的，伯父，她是听我说的。”接下来他们对约翰说过的大陆之行提了许多问题，约翰便解释说他是为了克劳利先生去办理一件法律事务，如果可能把教长和阿拉宾太太追上。“你明白，先生，图古德先生是我舅舅，是克劳利先生的表弟，也是个律师；这就是我要去的原因。”直到这时，他和莉莉还几乎没有直接搭上几句话。

“不过你不是律师吧，约翰，对吗？”乡绅问道。

“不是。我本人不是个律师。”

“也不是律师手下的职员吧。”

“当然不会是律师手下的职员了。”约翰尼哈哈笑道。

“那么为什么你应该去呢？”伯纳德·戴尔问道。

然后约翰尼只得解释一下了；在解释中间，他很快滔滔不绝地描绘出克劳利先生一案的种种难处。“你看看，先生，谁都不可能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去偷盗二十镑钱。”

“我就是一个不相信的。”莉莉说。

“上帝不允许我说他偷去了。”乡绅说。

“我完全有把握他不会的。”约翰尼说，热烈地说到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人是不会转眼间就变成一个贼的。这违背了人性，先生，是吗？”

“人性是什么倒是也很难一句话说明白。”乡绅说道。

“巴赛特郡的一般舆论可认为他真的偷了它。”伯纳德说。“索恩医生就是把他提交审判的治安官之一，我是从他那里知道这些的。”

---

① 指欧洲，英国是个岛国，因此英国人这样称呼欧洲。

"我一点都不责怪那些治安官。"约翰尼说。

"你通情达理啊。"乡绅说。

"当然你会笑话我的,先生;但是你会看到,最后我们的话是正确的。目前为止,这中间有些秘密我们还没有最后解开;如果有谁能在这点上帮上忙,那就只有教长了。"

"如果教长知道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至今还不写信来说明他所知道的?"乡绅问道。

"这个我可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教长自从听说克劳利先生就要接受审判这事,还没有机会写来信吧,——即使他已经听说了。再说,他和阿拉宾太太也还没有碰面。这事说来话长,我再不能拿它打扰你们了;但不管怎样,我明天就要动身了。莉莉,我在佛罗伦萨能为你做点什么事吗?"

"在佛罗伦萨?"莉莉说。"你真的要到佛罗伦萨吗? 我多么羡慕你哪。"

"谁来负担你的费用?"乡绅问道。

"噢;——说到费用嘛,它们将由一个对这笔钱不会提出任何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人来承担。"

"我可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乡绅说道。

"他是说他自己呢。"莉莉说。

"他当真要掏他自己的腰包干这事吗?"

"他是的。"莉莉说着,看了她的情人一眼。

"我此去也出自我个人的喜欢。"约翰尼说。"我一路走,一边顺手把路面上的证据捡起来就得了;——就是这么回事。"

这下,莉莉开始在这场谈话中充当活跃角色了;她的话大部分是关于克劳利先生的,也有关于格雷丝的;莉莉宣布说她将会十分渴望听到约翰·埃姆斯可能发来的任何消息。"你知道,约翰,我们在阿林顿是多么喜欢你表妹格雷丝吗? 难道我们不是吗,伯父?"

"是的,一点没错儿。"乡绅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如果你能学到什么也许有用的东西,约翰,那你将会感到多么高兴吧。"

"是的,我是这样的。"约翰尼说。

“我认为你去一趟真是太好不过了，约翰。不过这也正像你的所作所为。你总是这么宽宏大度。”又过了不一会儿，他站起来要走了。他看得很清楚，他不会有片刻工夫用来单独跟莉莉说一半句话了；如果他能得到这样片刻的工夫，这样说出来的一半句话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莉莉直截了当地拒绝他至今也不过才几星期的时间。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三个她告诉他说她将写在她日记里的字。早在他来这所住宅之前他就告诉自己，他来这一趟将会是，——准会是一无所获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深为这次拜访的结果感到遗憾，虽然她是那么温情脉脉地跟他讲话。

“我推测我回来时你们就走了吧？”他说。

“我们在这里住一个月。”乡绅说。

“我希望在这之前赶回来。”约翰尼说。“再见了，先生。再见，戴尔。再见，莉莉。”他伸出手来递给莉莉。

“再见，约翰。”然后她又差不多是耳语般地补充说。“我认为你此去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听了这话他怎么还能希望在他回家的当儿莉莉仍然感到有动摇之心呢。她也想了他许多，但是她对他的种种想法倒使她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坚定地依恋于那三个字。她不能让自己跟他结婚；但是，最起码她不愿意去做别人的妻子让约翰心碎。约翰走了没多久，伯纳德也走了。我不敢保证他看到约翰·埃姆斯突然成了现场的主人公，心里会一如往常地愉快。当一个年轻人即将在诸如婚姻这样的大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时，他是很容易想到他自己应该成为现场的男主角的——至少在他自己的家庭中间是这样的。

第二天一大早，莉莉由她伯父领着去拜访索恩太太，并见见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伯纳德将到那里与他们碰面，不过已经说好他们爷儿俩先到一步。“这些见面介绍活动说不上太违反常情吧。”伯纳德说。“你去看看她，而后等你有时间看她去，我再去！”这样，乡绅和莉莉出发去看望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去了。

“你的意思不是说她住在那个住宅吗？”莉莉说；这时出租马车已经停在伦敦最时髦的广场之一的一所豪华的宅邸前面。

“我相信她住在这里。”乡绅说。

“我在生活在这样一所住宅里的人面前，一定连话都说不好。”莉

莉说。“一名公爵住得也不会比这豪华到哪里去吧。”

“索恩太太远比公爵们富得多。”乡绅说。然后一个门房把门打开，莉莉走进了大厅。厅里的一切都显得格外硕大，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如她所想，非常地不舒服。不一会儿，她听见楼梯上传来响亮而欢快的声音。“戴尔先生，见到你我很高兴。这就是你的侄女莉莉吧。过来，我亲爱的。年轻姑娘在楼上叫，早想跟你拥抱了。别担心那把雨伞。随便把它放在哪里好了。我想好好儿地端详端详你，因为伯纳德总是说你长得很漂亮。”说话的是索恩太太，早年的邓斯特布尔小姐，英国最豪富的女人，伯纳德的新娘的婶母。读者也许还记得她曾经说给格兰特利少校的那个建议，还记得她当时的那份热情劲儿。“她在这儿呢，戴尔先生；你看她长得怎么样啊？”索恩太太说着，打开了一小间夹在两大间会客厅起居室的门，埃米莉·邓斯特布尔正坐在里面。

“马撒婶母，你怎么这么爱开玩笑？”那位年轻女士说。

“我觉得爱开玩笑的，是问那种一个人想得到回答的问题。”索恩太太说。“不过戴尔先生是真的来审视你，并形成一个看法的；说真的，我还着实想知道一下他怎么想呢，——虽然他肯定不会告诉我。”

这位老乡绅把那个姑娘抱在臂间，吻了她的两颊。“我完全相信你看得出来我怎么想。”他说。“虽然我永远不会跟你说明白。”

“我一般说来确实能看出来人们怎么想。”她说。“这么说你就是莉莉·戴尔吗？”

“是的，我是莉莉·戴尔。”

“我可没有少听说过你，尤其近个时期；因为你一定知道，某个名叫格兰特利少校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很关心那件事会平安过去，是不是？”

“我希望它将会那样。”然后莉莉扭身转向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并且拉住她的手过去坐在她身边，而索恩太太和乡绅则谈起了那桩即将到来的婚事。“你订婚多久了？”莉莉问道。

“真正订下来，不过才三个星期。我看它不会超过三个星期的。”

“伯纳德可真是个谨慎的人。这婚事在进行中时，他从来没有给我们通一点风。”

"男人办事从来不周到,我看。"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说。

"你无疑爱得他没个够吧?"莉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说了这么一句。

"当然是的。"

"我们也是这般样子。你知道他对我们来说就跟亲兄弟一样;这话是说,对我和我姐姐来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兄弟。"这样,早晨很快过去,直等到莉莉的伯父告诉她该脱身离去,而且索恩太太也告诉她说这天她将跟她们在这广场上用餐。"你们一定别为我丈夫不在这里而感到惊奇。"她说。"他是一个脾气很怪的人,只要他能拖过去,从来不想到伦敦来。"

第四十六章　贝斯沃特的浪漫事件

埃姆斯离开戴尔先生和莉莉的寄宿处而去，一点没有就这样打发走那个夜晚的意思。他手边还有另一件事要做，对此他已经答应好关照一下，并且还有另一个人要见；这个人会完全像莉莉·戴尔一样热情地欢迎他的光临，尽管绝没有那么令人愉快。当时正好是夜里九点钟，他事先已经告诉迪莫拉恩斯小姐，——我们眼下还可以叫她马达利娜，——他最迟九点钟也会赶到波彻斯特花园，因而他得说话算数，尽快赶到那里去。他坐进一辆出租马车里，告诉赶车的快马扬鞭，然后点上一支雪茄，开始扪心自问他这样急匆匆从莉莉·戴尔眼前离开去见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是不是妥当。他感觉到他在为他所要做的事有五分害臊。尽管他一遍又一遍向自己宣称，他对马达利娜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或者有意思说一句这世上所有的人都不会听见的话，然而他知道他正在做不地道的事。而且一半为此于心不安，又有一半为此而扬扬得意。他最着急能使自己对莉莉·戴尔一心不二，里表如一；能感觉到他的激情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又喜爱用他在贝斯沃特的浪漫活动给他自己找乐趣的主意；他想到过去在这点上取得的进展，难免有几分骄傲，因而他称它为浪漫活动。“爱情是一回事，娱乐又是一回事。”他吞云吐雾地抽着雪茄，这样跟自己讲道；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在为自己找乐趣的能力而沾沾自喜。他认为这是一件美事，虽然与此同时他知道它是件丑事——这样急匆匆离开那个他真心爱恋的年轻女士，而奔向另一个他认为很可能他应该被认为是装出爱恋的女人身边。他一边走着，边哼起了一支小调：“如果她对我不公平，我哪里管得着她如何不公平。”这小调是冲着莉莉哼的，当然也是在为他前去跟迪莫拉恩斯小姐调情寻找借口。也许，他也在为他到大陆的使命而有点陶醉吧。莉莉已经跟他说了，她非常高兴他要去大陆；说她认为他去是非常正确的。这些话他听起

来十分中听，而且莉莉看上去从来没有比她说这些话时更妩媚动人了。约翰尼，因此，在他坐在出租马车里抽雪茄时，简直有点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更有甚者，他在又一次较量中击败了他的老牌对手拉夫尔·巴夫尔爵士，他觉得这个世界在冲他微笑；——这个世界不顾他在真正爱情求婚一事上命运多舛仍在冲他微笑。

贝斯沃特的浪漫活动不仅不乏诱惑力，更有一种神秘色彩，而这种神秘色彩的一部分却和马达利娜的母亲有密切联系。迪莫拉恩斯夫人极少露面，约翰·埃姆斯还不大理解那位不幸的夫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她女儿通常用深爱而遗憾的口吻说起她不能在这特殊场合露面，说她正害着什么疾病。她不是遭受神经头疼，就是患着支气管炎，要不就是多少年前就染上了风湿关节炎，因此当约翰尼在波彻斯特花园打发他的时间时，极少看得见这位夫人。然而他却听说她不断在外面用餐，经常去看话剧和歌剧；当他碰巧真的撞上她，他发现她却是个相当活泼的老妇人。我不敢冒昧说他因迪莫拉恩斯夫人不出场而深感遗憾，或者说他对自己单独跟温情的马达利娜待在一起的不当之处十分在乎；但是那位老夫人总是避而不见，这点在这种浪漫活动中不能不是一件让他耿耿于怀的事情。

他在我们正叙说着的这个晚上被领进客厅时，马达利娜一个人待在那里。

"埃姆斯先生，"她说。"劳驾你看看放在桌子上的那只表几点吧。"她用她那双圆睁的大眼睛逼视着他，她的话音里有意让约翰听明白她受了极大的委屈。

"是的是的，我看见它了。"约翰说着，俯首看了看迪莫拉恩斯小姐那只小巧玲珑的日内瓦表，不过他已经对它相当熟悉，知道它值不了几文钱。"我用得着把它递给你吗？"

"不，不，埃姆斯先生；让它原地放着吧，这样如果它提醒不了你什么，那它至少可以让我记住你说话不算数，误了多长时间。"

"哎哟，我实在没法子；——以我的名誉担保，我实在抽不出身来。"

"以你的名誉担保，埃姆斯先生！"

"我不得不去看望一位刚刚从我家乡进城的朋友。"

"我猜测,就是我听玛丽亚说过的那位朋友吧。"谁也说不准康韦·达尔林普尔会那么嘴严,在跟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谈话时没有从嘴边滑出来一两句有关约翰·埃姆斯对莉莉·戴尔的爱情。

"我不知道你听说了些什么。"约翰尼说。"但是在我离城前必须去看看这些人。不久要有一桩婚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谁要结婚了?"

"一位戴尔船长就要跟一位邓斯特布尔小姐结婚了。"

"啾! 听说有一位莉莉·戴尔小姐,——她不要跟哪位公子结婚吗?"

"我不曾听说过这个。"约翰尼说。

"她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成为一位约翰·埃姆斯先生的爱妻吗?"

他不愿意同迪莫拉恩斯小姐谈论莉莉·戴尔。他不愿意对这种诋毁进行否定,也不愿意承认其真实性。

"沉默就是默认。"她说。"如果真是这样,我祝贺你呀。我一点不怀疑她是个最有魅力的年轻女子。我相信,自从克罗斯比先生那段小插曲儿至今,大概有七年时间,因此我捉摸已被世人看做过眼烟云了。"

"不过三年时间嘛。"约翰尼生气地说。"再说,我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非说不可的。"

"你用不着不好意思,"马达利娜说。"我听说你当时表现得如何了不起了。你是那种 preux chevalier[①];如果有哪位先生配得上一位女士,那你最和她般配了。我纳闷克罗斯比先生前些日子在玛丽亚家碰上你有何感受。我当时对这事一无所知,要不然我倒要好好地以更大兴趣看看你们的相遇呢。"

"我真的说不出来他有何感受。"

"我看也难说;但是我看见他跟你握手了。这么说莉莉·戴尔已经进城了?"

"是的,——戴尔小姐跟他伯父在这里。"

"你明天真要走了?"

---

① 法文:勇敢的骑士。

“是的，——我明天就离去。”

之后，这场谈话出现了一阵停顿。埃姆斯对谈话有点反感，十分急于换换话题。迪莫拉恩斯小姐坐在阴影里，离光线远，她的脸半掩在她的手里。最后，她突然站起来，走过来站在他对面。“我定要你跟我说实话，约翰·埃姆斯。”她说。“莉莉·戴尔小姐是不是作为你未来的妻子跟你订了婚？”他抬头看她的脸，却没有马上回答。然后她重述了她的要求。“我问你，你是不是跟莉莉·戴尔小姐订了婚，我等着回话呢。”

“什么原因促使你问我像这样的问题呢？”

“什么原因让我问你吗？你否定我有权对你发生极大兴趣，不能知道一下你订婚了没有吗？如果你乐意，那你当然可以拒绝告诉我了。”

“要是我准备拒绝呢？”

“那么我则认为这事是真的，而且还认为你是个胆小鬼。”

“我看不出来在这件事上胆小在哪里。一个人总不会逢人就谈这类事情的。”

“哟哟，埃姆斯先生，你可真会恭维人哪；——你的确会恭维人。逢人！我还是人，——我是吗？这就是你对——友谊的看法吗？你放心好了，此后我不会再问什么问题了。”

“我话中的意思和你领会的不是一回事，马达利娜。”

“那你话中是什么意思呢，先生！逢人！埃姆斯先生，如果今晚我没有‘逢人’就作好陪伴，那只有多多包涵了。我想你还是离开我为好吧。我想你最好走吧。”

“你生我的气了吗？”

“是的，生气了，——气生得大着呢。因为我低三下四对你的切身利益发生点兴趣，问了你一个我认为我们的亲密交往理所当然该问的问题，你竟告诉我说那是一件你不能——逢人就讲的事。我请求你听明白，我今后可不做你的‘逢人’角色了。埃姆斯先生，门在那边。”

事情这下变得十分严重了。目前为止，约翰尼一直舒舒服服地占据着一张沙发的一角，并觉得这么待着不动就再好不过了，虽然迪

莫拉恩斯小姐正站在他跟前。但是现在他却绝对有必要做些什么事了。他必须离去,否则他就必须恳求主人容许他继续待下去。他真要按这位女士的话溜掉,这合适吗?她仍然用手指着门;退路向他敞开着。如果他现在走出去,那他当然就再也别打算返回来了,因而这贝斯沃特的浪漫活动也就随之而告终。如果他待下去不走,这次浪漫活动没准儿会生出什么麻烦来。他于是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乎拿定主意要离去了。如果不是马达利娜见他站起来把她那种气哼哼的样子缓和几分,如果不是她眼光的怒火熄灭了几分,而且她嘴部的线条软和了几分,那我认为约翰真的会一走了事的。这种浪漫活动就会了结,他也会感觉到它到头来落了个不光彩的结局;但是对他来说就此下台阶倒也是适可而止的好事。尽管怒火渐熄,线条变得柔和许多,但她仍然用手指着门边。“你当真是这个意思吗?”他问道。

“真是这个意思,——当然。”

“这便是万事的结局吗?”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万事’是什么意思。要我说,在你眼里‘万事’也是小事。我对你的‘万事’和‘逢人’简直领会不了。”

“如果你希望我走,当然,我会走的。”

“我的确希望这样。”

“不过在我离去之前,我必须为我自己说几句。我无意冒犯你。我刚才不过是说——”

“你刚才不过是说!你还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题吧。你跟莉莉·戴尔小姐订婚了吗?”

“不;——我没有。”

“拿你的名誉担保吗?”

“你认为我在这事上还会跟你说假话吗?我刚才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一个人不愿意到处谈论的事,仅仅是因为流言蜚语会传遍天下。人们总喜欢道听途说,这个男人跟那个女人订了婚,而后添枝加叶发挥一气;对这样的事情加以反驳,似乎也太愚蠢了点吧。”

“不过你总知道你过去是非常喜欢她的吧?”

他刚才从沙发往起站时把帽子拿了起来,眼下他仍然好好儿地拿在手里站着。他即使现在还有一半心思想溜走;莉莉·戴尔的名字

在迪莫拉恩斯嘴里对他来说十分难听，让人恶心，他还是一走了事好，——他会在一阵恶心得要吐的感受中走掉；如果不是她站在他的去道上的话，那他就不至于不触动她而走不掉，或者绕到沙发后面走掉。她并没有挪挪地儿放他走，这也许是她明白他成了她的俘虏，尽管她刚刚下达了让他走的命令。还有一种可能是，她了解到了约翰在这件事上深感烦恼，了解到其中的真正原因；她也许看出来目前留下莉莉·戴尔一个人的权宜之计。不管怎样说，她没有在这点上再进一步为难他。“我们今后还是朋友吗？”她问道。

“但愿如此。”约翰尼说。

“那么，这是我的手。”这样，约翰尼接过她的手，使劲握着，停顿了少许，——恰好够看上去是某种意味深长的动作的时间。“有朝一日你会明白我的一片苦心的。”她说。“你会看出来在那些我真正——真正——真正关心的人眼里，我可不喜欢让人觉得我是‘逢人’那类。我生气时，是真生气。”

“你指给我看门边的时候，你是非常生气的吧。”

“我也真的有那个意思，——虽是一瞬间的事。只是在想，——假如你已经走了！我们互相从此再也不用见面了；——永远，永远不见面了！一句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吧！”

“一句话常常真的会产生变化。”

“可不是吗？即使这个‘是’或‘不是’也一样啊。心里想的‘是’，嘴上却说了‘不是’。这下子可就没有后悔药可吃了，许多光明的希望一下变成了一片漆黑，多么大的变化吧！更糟糕的是，该说‘不是’时却说了个‘是’，——说话的人心中明明白白地知道它应该是‘不是’。这个‘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吧！你想到这点时，总会觉得一个女人说什么都成，就是不该说‘不是’。”

“她们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别的什么话。”约翰说。

“我才不信呢。要我说，实际上是你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求过婚。”

“这么说有什么人向你求过婚了？”

“你想摸摸什么底儿不成？不过我坦白地告诉你吧；——是的。有段时间，——有段时间我想我的回答不应该是个‘不是’。”

“可是你改变主意了？”

“等到那一时刻来了，我却不愿意说出那个词儿来，生怕把我的自由永远剥夺掉。我过去跟他说‘不是’太经常了，——可怜的人儿；在这一次他跟我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请求了。‘我将不再给自己留后路，’他说。‘因为一个星期后我就上船走了。’我干干脆脆地跟他道了别。‘再见’是我给他的唯一回答。他很了解我，打那天起他的脚再也没有踏在他的故土上。”

“那这完全是因为你太爱惜你的自由吗？”约翰尼说。

“也许，——我就不——爱他吧。”迪莫拉恩斯小姐说，心事重重的样子。她现在又坐回了她的椅子去，约翰·埃姆斯也早已坐回那沙发的角里。“如果我曾经真心爱过他，那我猜想事情就是另一番情景了。他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每年有他自己的两千镑收入，主要在印度股票和别的一些证券方面。”

“天哪！他现在还没有结婚吗？”

“他写给我几个字，说不等我嫁人他是永远不会结婚的，——不过等到他听说我结婚那天，他会走到离他身边很近的单身女人跟前，向她求婚。这事说起来古怪得很；不是吗？”

“那个单身女人应该感到不胜荣幸了。”

“他让人接受他的条件很充足。除了经济上很优裕，他还是非常漂亮的人，和有头衔的人也有亲戚关系。他吹牛的资本可足了。”

“可是你却总是拒绝他？”

“是的。你认为我很傻吧；——你不是吗？”

“要是你不为他动心，我倒不认为你有半点傻劲。”

“我命该如此吧，我猜；我该说我走错了。别的女孩没有强烈的爱情照样结婚，婚后过得也很美满。玛丽亚·克拉特巴克就是现成的例子。”

玛丽亚·克拉特巴克的名字早已让约翰·埃姆斯听烦了。只要迪莫拉恩斯小姐继续厮谈她自己，他总还能比较满意地听下去。像这样的谈话，本来也是贝斯沃特浪漫活动的自然进展。如果马达利娜用她朋友现在的名字称呼她，他偶尔听见提那个女人的名字倒也还罢了；但是姓和名放在一起的“玛丽亚·克拉特巴克”让他听起来却是绝对地让人恶心。他不相信玛丽亚·克拉特巴克身上的友谊——无

论过去和现在，会像马达利娜所描绘的一样。的确，马达利娜跟他说的任何事情，他都差不多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关于那个每年有两千镑收入的漂亮绅士，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但是那漂亮的绅士和迪莫拉恩斯成了熟人不过才提起过一次，而玛丽亚·克拉特巴克可是说得太多了！“哟，天哪，我不得不跟你道别了。”他说。“眼看就到十一点钟，而我明天七点钟必须启程走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总是要睡点觉嘛，你知道。”

“那么走吧；走去睡你的觉吧。多么贪睡的一代人吧。”约翰真想问问她上一代人是不是就不怎么贪睡，还有那个每年有两千镑收入的绅士是不是在他最后一次踩踏他的故土之前，就整整说了一宵的话；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如同事后他跟自己说的，“这贝斯沃特浪漫活动刚刚开了头，猛然间刹住口总还是不妥！”“不过在你走之前，”她接着说，“我还必须跟你说几句那幅画儿的事。你跟达尔林普尔说过了吗？”

“还没有。我忙得不可开交，事情杂乱无章，我没有去见他。”

“你现在去吗？”

“哦，——说实话，我想，尽管我这么贪睡，我还是今晚看他一趟才对。我给他写了几句，告诉他我要去打个照面，如果他又碰巧在家，跟他一起吸支雪茄！”

“这才是你要走的原因呢。一个绅士现在离开雪茄就不能活下去了。”

“主要是有你的吩咐，我这就去见他。”

“走吧，那么，——要让你的朋友明白，如果他继续搞他的画儿，那他会掉进麻烦坑爬不出来的，也许会毁了那个我捉摸他自认为对她有几分情意的女人的。你可以告诉他说，范·西弗太太已经听说这件事了。”

“谁告诉她的？”约翰尼质问道。

“这就不用管了。你用不着像这样子看着我。反正不会是我。你认为许多人知道的秘密会纸包不住火吗？玛丽亚家的每个仆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关于这点，我并不认为布劳顿太太用纸包过火。"

"你认为她告诉过布劳顿先生了吗？我敢保证她没有。我说我知道她没有。玛丽亚·克拉特巴克总有点心血来潮的劲头。你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

"再见。"约翰尼急匆匆地说。

"你真的要离去吗？"

"哦，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那么走吧。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跟你说了。"

"我回来就直接来看你。"约翰尼说。

"随你的便吧，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再看见我吗？"

"我不想捧你的场，埃姆斯先生。妈妈到那时身体就好，我希望，而且我坦率说你会跟她说得来的。"约翰尼认为这是特殊的恩典，因为他过去一直没有多谈起那个老夫人了。"如果你愿意拜访她，"马达利娜说。"当然她会乐意见你的。"

"可是我在说你自己的态度，你知道吗？"约翰尼故意多情地看了她一会儿。

"说到我个人嘛，敬请明白，我将不多说一句话，奉承你的自作多情。"

"我原以为我走时你会更温柔些的。"

"我认为我一直就够温柔的。正如你刚刚说过的，马上就到十一点了，我只得请你离去了。Bon voyage①，圆满归来。"

"我回来时你还高兴见我吗？告诉我你将高兴见到我。"

"我才不跟你说这种话呢。埃姆斯先生，如果你还不走，那我可又要很生你的气了。"然后他走了。

在他回住宿地的路上，他真的去看了看康韦·达尔林普尔；尽管他需要起早，却仍然跟那个画家坐着抽了一个小时雪茄。"如果你不当心，年轻人，"他的朋友说。"那你会发现你自己跟你的马达利娜纠缠不清的。"

---

① 法文：一路平安之意。

"怎么个纠缠不清法儿?"

"当你哪天从波彻斯特花园走开时,你将会祝贺你自己已经向婚姻的道儿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你难道认为我傻到那个份儿上吗?"

"和你一样聪明的人已经走过这一步了。迪莫拉恩斯非常机灵,我敢说你找到其中的乐趣了吧。"

"她说不上有多么聪明,我也很难说其中有多大乐趣。一个人对它腻烦透了,你知道。可是一个人必须有点什么事干,而这事和别的任何事一样好玩儿。"

"我猜度你还没有听说,有个年轻人去年为了和一桩订好的婚事一刀两断而躲债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印度证券上有什么钱的事?"

"你怎么问这种问题?"

"没什么特别意思。"

"不管他想一刀两断的心思有多么微不足道,我却听说他到加拿大去了。他的名字叫肖特;人们说,就在他起程前夕,马达利娜送话给他,说她不反对到殖民地去,由于他移民国外是燃眉之急,她愿意成为肖特太太而不像通常一样急于举行婚礼。但是,肖特溜掉了,而且再没见他回来。"

埃姆斯说他一点不相信这个故事。然而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却得出结论,认为肖特先生定是那个有印度股票的漂亮绅士,曾经过多地聆听过"不是"这个词儿。

和康韦·达尔林普尔闲坐的工夫。他竟忘了说几句关于雅意和西西拉的事。

第四十七章　坦佩斯特博士在主教府邸

坦佩斯特博士在西尔弗布里奇收到了来自主教府邸的通知，了解到主教的意图是他应该召集一个委员会，他以乡区教长身份出面，另外在附近找几位牧师作为他的陪审员，代表宗教方面对克劳利先生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到目前这时刻，人们一般都认为克劳利先生已经犯了罪，——认为他在自己家发现了那张支票，在手里攥了数月之后，终于禁不住诱惑，花在自己的用项上了。但是这些人虽然相信事情是这样，却为克劳利先生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首先，所有真正熟悉这个人性格的人都感觉到，他犯下这样一种罪行的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他办事顾首不顾尾。如果他在这样一些有损于他的事情上没半点判断力，那么他怎么也该知道那张支票无疑会让人家顺藤摸瓜，追查到他的手里的。在处置这张支票时，他没有任何意图使用一种抹掉痕迹的手段处置它。他当时直截了当地把它交给一家邻居，告诉他去把它兑出来，并且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在那支票的背面。因此，虽然那些认为他在自己家得到那张支票的人心里完全相信他有偷窃罪，但是这种偷窃罪行似乎差不多被这位行窃者的愚蠢行为抵消了。其次就是人们没有忘记他的贫困，他的种种奋斗，以及他妻子蒙受的各种苦难；他在他的职业上兢兢业业，在霍格尔恩德的那些制砖工人中间满腔热情，在那个地区的善行震动人心，赢得了他们的敬仰，所有这些方面的事迹有口皆碑，为人传颂；——他过去如何用自己的双手为那位他无力接济的贫苦病人服务，如何为一名家妇接连几小时转动轧布机，又如何在那些小道儿上为一个孩童挑担子。坦佩斯特博士和其他人都公开说，他作为一个英国教区牧师做出这样的行径，已经贬低了他的地位的尊严；然而，这些实际行动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男男女女的心，为克劳利先生争得了赞誉，远比对他的罪行的谴责要强烈得多。

甚至沃克太太和她的女儿，还有普雷蒂曼姊妹，也完全改变初衷，不再到处宣扬她们坚信克劳利先生的清白了。她们眼下只是说，她们希望克劳利先生会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希望他要是这样宣判无罪，这件事会被世人遗忘。如果他已经犯了罪，那毫无疑问他也早已懊悔了。再往后，世人中间发生了许多严肃的争论：他是不是带着犯罪观念偷那笔钱的，他是脑子全有毛病了还是赶上有病的时候；尽管他是在脑子一时有病时犯了罪，是不是他不再适合履行他教区的各种职务。忧愁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搞得他痛苦不堪；但是这种忧愁虽然使他不能很好地料理自己家的事务，却没有妨碍他管理他的教区。他周围的女人都是使用这样的辩解为他说话；男人们也没有十分认真地跟她们较劲。人们普遍希望他到时宣判无罪，仍然留在他的教区内任职。

因此，当主教已经决定进行另一种调查一事为众人所知，并且看出来其用意是要把克劳利先生的品行定基督教的罪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谴责主教是在进行迫害。主教管区的人公然说普劳迪太太在背后作祟，主教本人不过是个傀儡而已。牧师中间某些头脑清醒的人，其中包括坦佩斯特博士本人，指出来主教最终也许是正确的，但这种观点无人理睬；他们说如果克劳利先生是有罪的，如果陪审团最终也认定这点，那么尽管有民事刑法定罪，宗教法庭还绝对有必要审理这一罪行。"陪审团"，坦佩斯特博士在和罗巴茨先生以及别的教职人员讨论这个案件时，说道。"陪审团可能找出他的罪过，提议宽恕他。法官将会听取他的品行，根据他的生活方式被迫宣判无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放宽处理这一案件的尺度。他也许去坐一个月的牢。我当然希望他一天也不坐，——或者一个小时也不坐。但是当他坐一个月的牢出狱时，——那时怎么办呢？毫无疑问，它应该是一个需要宗教调查的案子：一个牧师犯下了偷窃罪，他还应该从狱中出来直接登上他的布道坛吗？"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克劳利先生过去一贯是个好牧师，这时仍是个好牧师，从狱里出来还将是个好牧师。

但是，尽管坦佩斯特博士以这样的方式争辩，但决无意马上开始组阁那个按主教要求主持的委员会。如上所说的争辩是他想到这件

事时马上产生的，但尽管如此，他内心有一种完全和主教唱反调的要求。如同对待别人一样，他对克劳利先生并没有强烈的同情心。他可以毫不徇情地制服克劳利先生，认定克劳利先生就是有罪在身。但是他对主教的情绪比对克劳利先生更强烈。如果他有任何问题制服主教，——如果在这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措施的话，——那他会异常积极主动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他总在为主教目前对组织那个委员会的程序作辩护，他却急于看着主教一败涂地，而且急于在主教的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如果他看上去那样做有理的话。坦佩斯特博士在他的教区居民中素以心肠硬、缺乏同情心而闻名，有人甚至说他没有感情，心地残忍；但是那些最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讲究实际，秉公办事，虽然他极少垂怜于人，倒是处处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就是这样一个人，既是西尔弗布里奇的教区长，也是该区的乡区教长，现在受主教之命，帮助主教对那张可恶的二十镑支票做进一步的调查。

在此期间，副主教格兰特利和坦佩斯特博士曾经会面，对克劳利先生的罪过问题进行磋商。这两位对本主教管区的现任主教都怀有敌意，而且这两位也许对已故的老主教都奉为人上之人。然而他们在这点上却有差别，副主教把普劳迪博士视为党人而咬牙切齿，——而坦佩斯特博士则是反对主教的某些他至少努力让自己明白的原则。“胡闹！”说到主教打算组织那个委员会时副主教说。“当然他是胡闹。他，或者她，怎么能办出任何正确的事情呢？对按他的指令办事，我深感遗憾。”

“我认为你对普劳迪主教太有点过分了吧。”坦佩斯特博士说。

“你不能不对他过分。”副主教说。“他软弱得丢人现眼，而她又险恶得让人胆寒，两个人碰在一块儿不可能不错。这样一个人竟然在我们中间充当主教，这一事实在我来说，正好是坏日子就要到来的明证。”

“你远比我爱冲动。”坦佩斯特博士说。“在这案子上，我为那个可怜的人感到遗憾，我完全相信他是个相当诚实的人。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案例中，你父亲也会像这位现任主教正在做的一样行动的；——相信他只能这样办；由于我认为普劳迪博士是正确的，因此

我准备在组织那个委员会时全力以赴帮助他。”

主教的随身牧师已经给坦佩斯特写了信，把主教的旨意讲给他听；眼下，三月底的这些日子的一天，主教本人给坦佩斯特写了信，请他到主教府邸来。那封信的遣词造句格外客气，写信人对在本主教管区对一名牧师不得不进行这些程序，深感遗憾，于心不安。普劳迪主教知道如何写这样一封信。正是有本事写出这样的信件，有本事用同一种口气把话说出来，他才当上了巴彻斯特的主教。现在，在这封信中，他恳求坦佩斯特来见他，说普劳迪太太在主教府邸见到他将会如何高兴。然后他接着解释他感觉到他和克劳利先生这件事打交道时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重重担忧。因此，他满怀信心地期望着坦佩斯特博士的帮助。完全出于对克劳利先生的关切，一心想让克劳利先生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顺利通过即将到来的审判，他曾经打发一个牧师前往霍格尔斯托克，帮助克劳利先生摆脱教堂里各种事务的重担；——但是克劳利先生拒不接受这种帮助。克劳利先生过去一贯固执己见，目中无人，紧紧抓着他自己那布道坛的权力不放。因此，主教被迫从法律上进行干涉，而且他还有必要请求坦佩斯特博士帮他一把。坦佩斯特博士愿意在星期一光临府上，小住到星期三吗？

这封信写得左右逢源，无懈可击，坦佩斯特博士只得按信中的要求行动。他对主教的那个建议大不以为然，便把在主教府邸的逗留压缩为一个夜晚。他写信说，他将荣幸地在星期一同主教和普劳迪太太共用晚餐，但是等到要谈的事情解决，便要在星期二马上返回家中。“我和他会心平气和以礼相待的。”他上路前跟他妻子说。“但是我怕的是那个女人。如果她出面干涉，那这事非吵一架不可。”“那么，我亲爱的，”他妻子说。“这一架是吵定了，因为我听说她就是爱管别人的事。”离晚餐约有半小时的样子到达主教府邸，坦佩斯特博士看出来还有别的客人要来，而且当走进那间只有在郑重场合下才使用的宽敞的米黄色客厅时，他当真碰上了普劳迪太太和她那两位浓妆艳抹的千金。普劳迪太太用各种最温柔的微笑迎候他，如果西尔弗布里奇和主教府邸曾有过前仇，这下因此也会烟消云散，忘于脑后的。普劳迪太太深表遗憾，说坦佩斯特太太没有陪同博士一起来；——因为坦佩斯特太太也受到了邀请。可是坦佩斯特太太身体

不巧有些欠安，博士说道，离开家有择席的毛病。不一会儿主教进来了，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地和他的客人问寒问暖。他十分不满的事情是西尔弗布里奇路途不是一步之遥，他和坦佩斯特博士见面太少；但他希望这次对这点憾事有所补救，轻松愉快的会面有助于社交活动的多种雅兴；——对所有这一切礼遇，坦佩斯特博士很少开口，对主教每次表达的他的恩泽，只是点头相还。

那个晚上在主教餐桌旁就坐的，还有几位不经常光顾的客人。副主教和格兰特利太太已经接到邀请，这个晚上从普卢姆斯特德赶来了。不管主教和副主教之间存在的敌意有多大，但是这种敌意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里暴露在外，互不搭理。因此，各家每年十之有九要请对方来聚一次餐；而且一年半载中间，一方也许到另一方家走上一趟。索恩医生从查尔迪科特斯也赶来了，不过没带妻子来，因为妻子这时正在伦敦住着。普劳迪太太总是对索恩太太一往情深，这次见她缺席便高声嚷着心中的遗憾。“你无论如何该告诉她，索恩医生，我们没有她来凑个热闹是多么扫兴吧。”索恩医生听惯他妻子用差不多是无法形容的滑稽口吻说起她亲爱的朋友普劳迪太太，因此答应下来他定会把话如实转达过去。“勒夫顿夫妇没有来，我们也觉得太遗憾了。”普劳迪太太说，——不过没有专门提到那位老夫人，因为大家都明白人世间是没有任何诱惑力会力大无边，把她的足迹引诱到普劳迪太太的屋子里来的；——“听说有个孩子生病了，她离不开他身边。”不过格雷沙姆夫妇从博克塞尔希尔来了，还有乌拉索恩的索恩夫妇；在坐的客人中间唯有一位装得一本正经的随身牧师、坦佩斯特博士和副主教是有教职的客人。从所有迹象看来，坦佩斯特博士知道主教一心想在目前这种场合给予他特别重要的优惠。

这顿聚餐吃得异常缓慢，沉闷，偶尔还出现近乎乏味的气氛。副主教喋喋不休地说了许多话，但从他的语调里一个耳朵灵敏的旁听者可以听出来，他的谈话和他在朋友中间的谈话截然两样。普劳迪太太觉察到了这点，领悟到了这点，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她在副主教出场时从来没有心平气和过。她那敏锐的听力多会儿都能捕捉到对主教权威的挑衅痕迹，一如在巴彻斯特存在的，深深隐藏在，或半隐半露在所有副主教的言谈话语之中。但是主教没有这么敏感，也

不那么容易动辄就生气;尽管他的敌手在场在某种程度上威吓着他,但他想方设法以不断更新的和颜悦色同这种感觉作斗争。

"你一改旧日面貌,"副主教说;话中指的是有关这大教堂的某件小事。"一个人很难辨出这古老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不至于每况愈下,"主教说,脸上堆满笑容。

"我们改进了,格兰特利博士。"普劳迪太太说,语气加重了许多。"你所说的是真的。我们改进了。"

"关于这个是无可非议的。"主教说。接着格兰特利太太插进话来,努力把话题换一换,平息平息风波。

"说起改进这些事,"格兰特利太太说。"你们瞧海伊大街顶头他们修起一排多么漂亮的房舍吧。我纳闷儿谁都去住它们去?"

"我还记得当初那块地方是城里最荒凉的部分。"索恩医生说。

"当初那些房子每套造价还不到六百镑,现在他们要价每套七十镑房租。"乌拉索恩的索恩先生说,流露出多数长辈人对现代人的成功大不以为然的口气。

"谁要去住它们了?"格兰特利太太问道。

"其中有两套已经被牧师租用了。"主教说,口气显得不无得意。

"是的。"副主教说。"这大教堂场地的那些住房过去一向是受俸牧师的住宅,眼下却租给了蜡烛制造商和退休的酿酒商。这就是基督教委员会工作的结果。"

"有什么不行的?"普劳迪太太反诘道。

"有什么不行,的确,要是你喜欢与蜡烛制造商为邻的话?"副主教说。"在过去那些日子,我们更愿意让我们的兄弟同行住得离我们近一些。"

"这中间没有什么,格兰特利博士,在一座大教堂所在地的镇上住那么多游手好闲的教士,是更要不得的。"普劳迪太太说。

"教士们身上究竟有没有对目前这代人的任何用处,"副主教说。"这对我还是个刚开始的新课题呢。"

"格兰特利博士,那些不能是你的真正观点吧。"普劳迪太太说。然后格兰特利太太作为一个息事宁人的角色,竭力施展她的擅长,才又把这场对话换了个话题,开始谈论美国的战争。然而即使这个话

题，仍然导致了在宗教问题上的互相攻击，——副主教申明一种观点：美国的南方人都是基督教绅士，美国的北方人是离经叛道的势利者；而普劳迪太太则认为在那些北方州里福音书是以真诚的热情得到传播的。每逢出现这些小冲突，可怜的主教，总会很不自然地大笑几声，说上一两句谁都不会十分注意的话。就这样，宴会进行着，其间的气氛对那些喜欢轻松愉快的社交活动而不喜欢偶尔爆发一阵打打停停的战斗场面的人们，总是觉得十分别扭。

关于克劳利先生，宴会上没有说一句话。当普劳迪太太和那些女士们离开客厅时，主教带头挑起一些世俗的谈话。他跟索恩先生谈他的打猎，跟索恩医生谈他的树木，甚至跟格雷沙姆先生谈他的猎狗。“巴彻斯特的主教被人指望亲自养养猎狗，”他说道。“也用不了很多年了，格雷沙姆先生。”接着主教为自己的玩笑先大笑起来。

“阁下下季度就将看到它们回到这主教府邸的。”年轻的弗兰克·格雷沙姆说。“要是你答应公平对待养猎狗这事的话。”

“哈，哈，哈！”主教哈哈笑道。“你说怎么样，托泽先生？”托泽先生就是那个值班的随身牧师。

“我丝毫没有反对的意思，老爷。”托泽先生说。“一定当好副手。”

“恐怕你会发现他们是主教管区里最昂贵的副手吧。”副主教说。接下去，这个玩笑就过去了；因为在巴彻斯特城这些年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普劳迪主教在花钱方面很不大方。正如索恩先生事后跟他的堂兄那位医生说的，副主教本来可以省去这种嘲笑的。“副主教永远不会放过那个占据他父亲的位置的人的。”医生说。“这事令人遗憾的是，在同情上截然不同的人们，往往会鬼使神差被捏合在一块儿。”“哟，哟，”副主教不一会儿站在客厅炉火前的地毯上说。“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过多少次玩惠斯特牌啊。”“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你永远看不到这里再有一次耍那玩意儿了。”普劳迪太太说。“我完全相信我是不会看见了。”副主教说。对这最后一次的戏谑，副主教的妻子在他们回家的路上狠狠责备了他。“我心里很清楚时代不同了，如果你自己是巴彻斯特的主教，你也不会在主教府邸玩惠斯特牌了。”“我只知道，”他说。“我们当时玩惠斯特牌时，我们玩它是有某

种真实的宗教信仰，是有某种健全的观念和健全的感情的。""别人在做你自己会做的事情，你是不能恣意取笑的。"他妻子说。然后副主教郁郁不乐地靠在马车的角落里，对于主教的这次聚餐，他和妻子便再没有说什么话。

那天夜里在主教府邸没有人说到克劳利先生；当普卢姆斯特德的那位讨厌的客人走后，普劳迪太太又起劲地取悦于坦佩斯特博士。她在坦佩斯特博士身上用心良苦，甚至做到她没有说那些对副主教不利的话，因为她知道副主教和西尔弗布里奇的这位教区长多少年来一直是好友。按她惯有的脾气，她准会气哼哼地大声嚷叫起来，对昔日的种种友谊完全抛弃；但在目前她想到了第二天的事，一心想让坦佩斯特博士如果可能，会在他们公开讨论霍格尔斯托克那个大问题时以朋友般的心绪会见她。但是坦佩斯特博士对她的做派了如指掌，当他戴上睡帽准备入睡时，对第二天的事项拿定了他自己的主意。"我看她到时不敢乱插手，"他曾跟他的妻子说。"不过要是她横加干涉，我当然会告诉主教，只要她在场我就不能谈这个问题。"

在第二天的早餐桌上，就只有主教、普劳迪太太和坦佩斯特博士。用餐期间没有怎么说话。克劳利先生的名字没有被提到，但是他们似乎都普遍感觉到，他们头上悬着一件阻止任何平常的交谈进行的差事。鸡蛋吃过，咖啡喝过，但是那些鸡蛋和咖啡差不多都是悄没声地消失了。这些程序统统地走过去之后，事情明摆着，某种进一步要谈的事情该做起来，这时主教说话了。"坦佩斯特博士，"他说。"你十一点到我书房里会会面好吧，那时我们好对那件我麻烦你帮忙的不幸事情彼此交谈几句。"坦佩斯特博士说他将按时赴约，然后主教嘟哝着有关必须看阅他的信件的话，离去了。坦佩斯特博士拿起来一张仆人送进来的报纸，普劳迪太太却没有允许他看下去。"坦佩斯特博士。"她说。"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我相信你也是这么想吧。"

"什么问题，太太？"博士问道。

"克劳利先生的那件可怕的事情呀。如果不采取一些行动，这整个主教管区都会败坏声誉的。"然后她等着回答，却没有得到，于是只得接下去说。"我担心，关于那个可怜的人的罪过，这中间是毫无疑

问了吧。”然后又是一阵停顿,但是博士仍然没有作答。“如果他有罪,”普劳迪太太说;她已经决意要提出一个定要引来回答的问题。“任何有阅历的牧师都会认为他还适合在一个教区的教堂的布道坛上布道吗?我料定你该同意我的看法吧?想想那些人民的灵魂哪!”

“普劳迪太太,”他说。“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讨论这件事的好。”

“不讨论它吗?”

“我认为我们不讨论为好。如果我正确领会了主教的意思,他希望我在这事上采取某种措施的。”

“当然他是希望的。”

“因此,我极不倾向把这事当做平平常常的谈话看待。”

“平平常常的谈话,坦佩斯特博士!我是最不赞成把它当做平平常常的谈话看待的。我决没有把它看做平平常常的谈话。上帝不允许它成为平平常常的谈话。我现在是很严肃地在谈论那些和教会有关的利益;教会现行的仆人中有一个仆人竟犯了诸如行窃这种卑鄙的罪过,教会的利益我想准会受到威胁的。想想看吧,坦佩斯特博士,行窃!偷钱花!为了自己花钱,竟偷盗一张不属于他的二十镑支票!事后还说出来那样一些吓人的谎话!还有比这个更坏、更丑陋、更危险的事情吗?的确,坦佩斯特博士,我没有把它看做普普通通的谈话哪。”这一番长篇大论,不是一次说出来的,也不是流利地或者没有中断地说出来的。从一处说到另一处,普劳迪太太都要停下来,等待她的陪伴回答;然而由于他不吭声,她只得接下去说。“我敢肯定你只能同意我的看法,坦佩斯特博士?”她问道。

“我相当有把握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事的。”博士非常粗暴地说。

“为什么不呢?你不是到这里来讨论它的吗?”

“不是跟你讨论,普劳迪太太。我说这话你还得多多包涵,可是我的确不是来跟你讨论任何这样的事情的。如果我来跟你讨论,那我简直是混淆黑白,违犯常规了。”

“所有这些事情在我和主教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普劳迪太太说,故意做出一种很有威风的样子,但是仍然掩饰不住酝酿在心中的气愤。

“说到这方面,我不了解内情,但是所有这些事在你和我之间是

不能没有区别的。我用这样的口吻跟你说话，实在让我觉得难受，可是责任就是责任，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想，要是你准许，我要去花园里走走，然后去跟主教阁下会面去。”说着他摆脱了这位夫人，没有再听她争辩下去。

离主教指定的时间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坦佩斯特博士利用这点时间作了一些他撤离这主教宅邸的准备，因他打算一等同主教的会见结束，就立即起身上路。刚才那段插曲过去，他觉得和普劳迪太太不告而别是名正言顺的了。他将跟主教说三言两语，解释一下他的仓促行动；然后，如果他能马上走出这住宅，那他没准儿就再也看不见普劳迪太太了。在刚刚发生的这场冲突中，他颇为他一举成功而感到自豪，但是他觉得既然如此大获全胜，他要是冒着名声的危险再次与她打一次遭遇战，那可就是愚蠢之举了。他跟主教将只字不提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他认为有可能普劳迪太太也不会提起它，——至少在他离去以前是不会的。将军们在战场败北是不会立即谈论他们自己的败绩的。当然，他还说不上让普劳迪太太在沙场上一败涂地，全军覆灭。事实上，他临阵逃脱了。但是他已经让他的敌人尝到了苦头；同这样一个敌人，又是在这样一个战场较量，这点胜利已经难能可贵了。因此，他打点好他的旅行皮包，为他的最后撤退作准备。然后他按响铃，叫仆人带他到主教的书房去。仆人领着他来到主教书房，等他走进屋子，他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坐在窗前不远的一把椅子上的普劳迪太太。主教也在书房里，两条臂搁在写字台上，头倚在手上。显然，普劳迪太太并没有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她原来在养精蓄锐，准备进行另一场战斗。“坐下吧，坦佩斯特博士？”她说着，用手指着一把与主教坐的座儿相对的椅子。坦佩斯特博士坐了下来。他觉得这夫人没别的事可做，不等到提起克劳利先生的名字，他只好忍住点儿，不表示他可以表示的什么抗议。他对这个女人简直大惑不解了。照他看来，他当时离开她时，她完全因为他坚定而无礼地对待她而一败涂地，一蹶不振了；可是她还在这里，端坐在这战场上，仿佛她压根就没有擦破过皮儿似的。他能看出来，她和主教之间说过不少话，看出来她已经固执己见，使得主教无法按他自己的方针办事。他马上觉察出来，主教事前恳求过她别露面，眼下

正为他拿她毫无办法而痛苦不堪。她就坐在那里，——由于坦佩斯特博士决心已定，只要她在场，有关克劳利先生的问题，他既不会提出建议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因此他只得为这即将来临的战争打起精神，运筹帷幄。有那么几分钟，他们谁都没说话。主教觉得只要先开了口，即使他妻子在场，那这件事也许就对付过去了。普劳迪太太则认为她丈夫应该先开口。如果他先开了口，而且如果坦佩斯特博士静听下去，然后又回话，那么她就可以逐步挤进这次谈话中去；一旦她的话被接受下来，那么她就会滔滔不绝地把要说的话全说完；再往后，她便可以扮演角色，在这主教管区的工作上为所欲为。只要让她畅所欲言地开始讲话，这位敌手可就不是她的个儿，拿她无能为力了。但是所有这一套把戏，坦佩斯特博士和她一样了如指掌，如果他们干等到夜里，那他也不会第一个提到克劳利先生的名字。

主教出声地长叹一声。这声长叹可以被人认为，是在为那个同行兄弟所犯的罪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当时讨论过他的品行却毫无结果。但这声长叹随着一阵嘟哝声过去之后，最初的一步无论怎样都应该迈出来了。"坦佩斯特博士，"主教说。"对于这位执拗的绅士我们怎么办呢？"坦佩斯特博士仍然没有说话。"在本主教管区之内，"主教接着说。"我最信任你的审慎和智慧。我也知道，你决不赞成滥用不必采取的严厉措施。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他已经有了罪，那他确实不应该在他受到国家的法律制裁之后，再返回他的布道坛。"

坦佩斯特博士看着普劳迪太太，以为她现在也许要说一句话了；但是普劳迪太太对自己扮演的角色知道得更清楚，仍然一言不语。虽然她气憋得鼓鼓的，却极力控制住自己。只要这场争辩一旦开始，她就能够悄悄钻进去，然后左右它，——因此她会把握住自己的。但是她早已碰上了一个像她自己一样清醒的敌人。"老爷，"博士说。"你写信转达给我你的意图也许更适合吧。如果我可能答应你的意图，我会遵命的。"

"是的；——一点没错；毫无疑问；——不过我原想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交谈几句，我们也许彼此了解得更清楚点。我相信你知道我已有的那些步骤——"

但主教说到这里便被打断了。坦佩斯特博士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那张写字台前，把两手托在上面。“老爷，”他说。“我觉得我不得不说些非常不应该说的话，要是可能的话；我感觉到了这种困难，我可以说非常棘手，这是说我的处境；但是如果我在这事上当着一位夫人参加讨论，那我对这样的问题的是与非，等于欺骗了我的良心和我的感情。”

“坦佩斯特博士，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呀？”普劳迪太太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也走到那张写字台前，这样一来从这里她可以和她的对手面面相视；她和坦佩斯特博士相对而站的当儿，也把两手托在那张桌子上。

“我亲爱的，兴许你暂时离开一下我们好吧。”主教说。可怜的主教啊！可怜而软弱的主教啊！这话刚从他嘴里冒出来，他就知道这些话等于白说，知道如果情况如此，那还不如让这些话存在肚里的好。

“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让人从你这屋子里打发走呢？”普劳迪太太说。“坦佩斯特博士难道不明白妻子可以参与她丈夫的议事，——如同她应该和他共患难一样吗？如果我没有这个权力，那我为他对待自己的家务事的态度，可是太感遗憾了。”

“坦佩斯特博士，”主教说道。“普劳迪太太对本主教管区的所有事情，只要可能，兴趣是极大的。”

“老爷，”博士说。“我相信，你将会看出来我是如何不大可能参与你和普劳迪太太之间的事。我敢肯定我不会的。我只好再次申明，如果你书面转达给我你的意图，我会尽力照办的，——如果可能的话。”

“你这是要固执到底吧。”普劳迪太太说；她在这种巨大的挑衅面前一直遏制着自己的脾气，这下终于不顾一切地释放出来。

“是的，太太，如果可以称为‘固执到底’，那我只有固执到底了。老爷，普劳迪太太在早餐时，等你离去之后已经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就不揣冒昧向她解释说，按照我在这件事上的这种见解，我不能当着她的面讨论它。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当时竟没有让她弄明白我的意思，——要不然，这种极不令人愉快的场面本来是可以省

去的。”

“我当时非常明白你的意思，坦佩斯特博士，我现在认为你是个最最蛮不讲理的男人。的确，我还可以使用一个更生硬的词儿。”

“你爱用什么词儿都行，普劳迪太太。”博士说。

“我亲爱的，我真的认为你还是离开我们一会儿好。”主教说。

“不，老爷，——不。”普劳迪太太扭身冲着她丈夫说道。“不会离去的。在这主教府邸，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因为一个教区牧师说了一句蛮横无理的话，就被撵出这间屋子。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坦佩斯特忘记了他的职责，那我是不会忘掉我的职责的。在这主教管区，除了坦佩斯特博士，能够承担这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完成的使命的牧师，还大有人在。他被任命为乡区教长，我可不知道这是猴年还是马年的事了，这压根也算不了什么。在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调查中，随便找三个牧师都足能胜任。这根本用不着让一个乡区教长来承担。”

“我亲爱的。”

“我不会被坦佩斯特博士轰出这书房的；——这就足够了。”

“老爷，”博士说。“你还是照我刚才提议的，给我写封信为好吧。”

“阁下不会写信的。阁下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普劳迪太太说。

“我亲爱的！”主教再也顾不了什么欲言而止的涵养了，他深感困惑地说。“我亲爱的，我希望别这样放肆，——我完全是这个意思。你只有离去才好！”

“我就不离去，老爷。”普劳迪太太说。

“不过我要离去了。”坦佩斯特博士说；他看见跟前这个不幸的人在痛苦中折腾，动了恻隐之心。“很显然，我离去是最好的办法。老爷，祝你早安。普劳迪太太，早安。”这样，他离开这间屋子走了。

“好一个顽固不化、没有丝毫绅士风度的男人。”普劳迪太太一见退场的乡区教长身后的门关上，便说道。“我觉得我活了这大半辈子，还从来没有碰上过一个人这么犯上作乱，这么没有涵养。”她说这些话的当儿，一边在这书房里踱步。主教没有说话；她自己安静了几分钟后，朝主教扭过身去。“主教，”她说。“我希望你和我配合。我希望你在一件与你息息相关的事情上和我保持一致，我在这主教管

区的一般位置上也好说话了。主教，你干码不说话？”

“你用这样一种方式为人处事，我知道我永无开口说话之日了。”主教说。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说我知道如何开口说话了。你给我丢尽了面子。”

“给你丢尽了面子！我丢尽了你的面子啊！正是你说这些话才让你自已丢尽面子的。”

“够了够了。任它去吧。你现在也许可以离去，让我自个待一会儿吧。我头疼得厉害，我没精神头多说话了。天哪，天哪，他今后会怎么想啊！”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说我错了吧！”

“没错，你错了，——大错了。我请你走开你干什么还待着？你多会儿都是错的。但愿我没有来巴彻斯特城就好了。照这样，我真不知道如何再跟人见面。”

“还是别这么敏感好吧，普劳迪先生？”这位妻子说着，一腔怒火竟蔓延到称名道姓的旧岁月里。“我一切用心正是在为你好，却是这种下场！请允许我来告诉你，先生，不管你处于什么位置我都知道你该怎么办，你的尊严永远不会在我手里丧失的。我希望你个人也同样能够自珍自重。”然后她迈着大步走出了这屋子，把这位可怜的人留在屋里。

普劳迪主教独自待在他的书房整整一天没动窝。这天上午他的随身牧师来他跟前请示了几次有关事项，主教以笑相答，——那种笑容格外温和，这位随身牧师完全找到了这中间的真正原因。因为这整个主教府邸很快就知道他们吵过一架。如果他下决心这样做，——如果他决心认为和他妻子吵一架总的说来更好，——那么主教总会向这位随身牧师寻求支持，至少会向他寻求同情。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能让自己公开坦白他的痛苦，让另一个人知道他是一个可怜的人。因此在这天的一个个漫长的小时里，他坐在那里思考着一切。如果他现在可能一走了事，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哪怕没有他妻子在身边在一个教区里做一个副牧师也好啊！他还能有自由自在的时候吗？她会有死的那天吗？他比她岁数大，当然他会最先死去的。

如果他马上死去，摆脱他的痛苦，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即使假设他本人力大无边，能够进行这场战斗，那他会干点什么事呢？他总不能把她锁起来吧。他甚至不能一了百了地把她关在他的房子外面吧。她是他的妻子，必须不掏钱住他的房子啊。他不能彻底阻止她接触这主教管区的牧师们组成的社会吧。就在这个早上，他曾经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对付她。不止一次，他曾经要求她离开这书房。一个女人不听她丈夫的话，——甚至不让丈夫进行他的工作，你能拿她怎么样呢？如果一位主教可以离家而去，像一个担任公职的职员一样，——像一个石匠那样，每天去做他的工作，那会是件多么幸运的美差啊！然而他没有这样的福分。他不能弃家而去。就在这天他可怎么才好和她见面呢？

然后，他一连几个小时又想到了坦佩斯特博士和克劳利先生，琢磨着他干点什么更好的事才能挽救这天上午的损失。最后他决定给那位博士写一封信；他没有去见妻子，便把信写出来，寄出去了。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起这天上午发生的那段往事，而是用一种仿佛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固定的个人接触的笔调写成的。"我认为最好组织一个委员会，"他说。"也许你自己将会在你的乡区选用两名；如果你不反对，我将挑选两名，一个是瑟姆布尔先生，一个是奎沃夫尔先生，他们俩都住在城里。"当他写到这两位牧师的名字时，他不禁为自己感到害臊，因为他知道他挑选了两名他妻子的特殊朋友做人选，并且觉得他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把投他妻子所好的一切因素都抛在一边，——尤其在此时此刻，他正在全副武装，准备跟她决一雌雄的时候。"不等这位不幸的绅士的审讯开庭，"他在信里接着写道。"并且判刑，恐怕你是不能够写出你的调查报告的。如果他无罪释放，我想，这事就不必进行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要越过陪审团判刑的界限。但是如果他被定罪，那我认为我们应该作好准备，因为不管会宣判什么刑，期满后要求我们采取的那些措施是不可少的。至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件事提交宗教法庭时就方便多了。"他写这封信时心里很清楚，他在提议某些东西，远比他妻子过去教唆他在这件事上进行起诉时所提议的那种办法要温和得多；但是他现在没有多想这点。尽管他生性软弱，连提议几个牧师给那位乡区教长当陪审员也要想

到在某种程度上取悦于他妻子，——尽管他过去一直是个弱者，然而他下决心不为她而牺牲他自己的判断力，他不会在处理这件事上对不起他自己的良心。他接着又抄了一遍信，这样他就不至于不能够在她要求看信时无言以对了。当然他应该告诉她他干了些什么事；但是在跟她讲话时，他对自己关于民事法庭宣判无罪的结果所说的那番话，定要有他自己的主见。她也用不着知道他已经答应好采取这样一种裁决来解决宗教上的免诉。按这种精神，他的信写好并寄了出去，之后他才又见到了他的妻子。

他直到晚餐前他们一起进了客厅才遇上了她。在说明有关这主教府邸的各种情况的真相时，应该说明一下的是普劳迪太太本人，勇气虽然过人，她本人内心的谋略虽然与众不同，却被这一事态有点儿唬住了。我现在要让哪位读者的脑子对普劳迪太太产生几分同情，恐怕是为时已晚。我今后也永远无力让她的德行深入人心。但是她还是有德行的，正是这些德行的存在，现在才使她深感不快。她真心维护她丈夫的尊严，她此时此刻却感到她过去几乎损害了它。她还真心维护她周围那些牧师的利益，按一般的方法确实认为，那些运动她的牧师的利益应该予以考虑，而那些总和她过不去的牧师的利益应该视而不见。但是现在她胸中隐约产生了一种看法，觉得她也许没尽最大的努力顾及这主教管区的总的利益。如果这主教管区的所有牧师当着她的面对基督教的各种问题拒不开口说话，一如坦佩斯特博士的所作所为，那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这个特别的日子并非她对自己心满意足的一天，尽管决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冲着那个犯上作乱的乡区教长发脾气。

在用餐期间，她没话找话地想跟她丈夫攀谈几句，仿佛他们中间没有发生争吵那样。在他那方面，这件事发展得太过头了，他不能用同样的精神来回答。餐桌旁还有这个家庭的各种成员，——女儿们，一位女婿，和一个和他待在一起的女儿的朋友；然而哪怕想在他们面前做出心平气静的样子，他也不能从他那深深的沮丧之中挣扎出来。他寡言少语，对他妻子说的话，他差不多等于没有回答。他对待在座的所有人都客客气气，和蔼可亲，然而他尽可能少说话，而且在晚上他也独自坐着，用手扶着头，——甚至不想做做样子看几眼书。他明

白，即使想打起精神在他自己的家人面前，把他的痛苦和他的耻辱隐藏起来，都已经太晚了。

这天夜里他妻子走进他的更衣室，一反常态，表现出女性那种温柔。“我亲爱的，”她说。“让我们忘掉今天上午所发生的事吧。如果这中间还存在着什么怒气，那我们作为基督教徒，也一定应该忘掉它。”她站在他跟前说出这番话来，而几乎是万般温柔地把她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一个人的心都碎了，他还有什么忘不忘的。”他回答道。她仍然站在他身旁，仍旧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但是她想不起再说出什么安慰他的话。“我要上床了。”他说。“那是我安身的最好地方。”然后她离开了他，他则上床去了。

第四十八章　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软心肠

我们已经看到约翰·埃姆斯准备启程去寻找阿拉宾夫妇，看到他出发前已经和他所在的税务局告别，和他那里的上司告别；但是由于他担任公职的利益在考虑之内，这件事总的说来并不那么顺利。他告诉拉夫尔·巴夫尔爵士他有急事需要请假的口气，也许有点突如其来，因而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当时回答他说，不管什么私人急事，都不能允许干扰他的公职。“不管怎么说，拉夫尔爵士，我是走定了。”约翰尼当时回答说。“这是一件影响到我的家族的事，不能置之不理。”“如果你要不请假就走掉，”拉夫尔爵士说。“那我提议你先辞职，让吉辛先生来做好了。”吉辛先生是这个局的秘书。这话无疑是十分严重的。约翰·埃姆斯对保住给拉夫尔爵士做私人秘书这个位置，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他无疑也没有意思和他的这个营生一刀两断。这一次他没有跟这个大人物再费嘴舌，但是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给那位局长写了一个便条，把他的事情重要性申述一遍，请求准他的假。第二天早上他又得到这张便条，上面写了几个字。“说不行就不行。”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在他的私人秘书的便条上就是写下这么几个字。这个困难约翰尼事先可没有想到，而且看起来似乎是难以解决的。拉夫尔爵士如果对这事不那么太认真，他是不会用这种口吻回答他的。

“要是我，我给递上一个病号条得了。”他的老朋友克拉达尔说。

“胡说八道。”埃姆斯说。

“我可看不出来它是胡说八道。他们总不能对一个体面人的病号条也置之不理；所有的人跟他打交道都玩过某种把戏。”

“要是我，我倒要跟他见个分晓。”另一名职员费希尔说。“大不了他把你降下几个位置。至于失去你目前这个职位，你是不在乎的，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解雇你。”

“可是我还真不愿意让他们降我一两个位置。”约翰尼说，因为他没有忘记如果他被降下来，那他的朋友费希尔就会得到他失去的这个台阶。

“要是我，我就送给他一桶牡蛎吃，同他谈谈有关财政大臣的事。”菲兹霍华德说；他在埃姆斯之前一直是拉夫尔爵士的私人秘书，因此在别人眼里他是了解拉夫尔爵士这个人的。

“如果我最初没有问过并已经遭到他的拒绝，这一招儿挺灵。”约翰·埃姆斯说。“我跟你们说我怎么办吧，我将用大页书纸写一封长信，把天地留得大大的，这样一来这封信就必须提交委员会，也许这下会把他吓住的。”

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困难向图古德先生提起时，这位律师恳劝他放弃这次旅行。“只用派一个职员去好了，统共也花不了多少钱的。”图古德先生说。但是约翰尼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弃这次旅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他说。“我不会放弃的，哪怕他们解雇我，我也要去。我想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不过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也随它去了。”他舅父苦口婆心地劝他别想这样一种选择；但是这场讨论是在晚餐后发生的，离他所在的局很远，埃姆斯哪里会向权威低头服输。“如果像你说的，”他说。“一个人不是转眼就成了个奴隶了嘛。一个人有点钱，而这点却不能给他点独立，那这钱还有什么用呢？你尽管放心这件事好了，我会去的，而且是在预订好的那天。”

第二天早上，约翰·埃姆斯走进办公室拉夫尔爵士的房间时多一句话都不说。离他起身上路只有两天时间了，事情不解决下来无论如何不行了。但是这个上午他没有跟拉夫尔爵士说一句话。这位大人物自己表现得很主动，尽量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心下明白他生硬地拒绝约翰，把他的私人秘书激怒了，因此一心想让约翰尼看看，尽管出于公职的原因他不得不铁面无私，但是这事一过去他是极愿意忘记他那种生硬的做法的。因此，在这个早上，他显得格外爽快。但是对他所有的温和的爽快行为，约翰·埃姆斯一概不予以搭理。到了下午晚些时候，等绝大多数职工已经离开办公室时，约翰尼在这天最后一次出现在他的上司面前，把他的脸拉得很长很长。他

身着一身黑服装，把平常早晨那件外衣换成一件礼服，这样一来，他的形象和他平时的样子竟判若两样。他把话说得慢条斯理，差不多是在窃窃私语。当拉夫尔爵士开玩笑时，——拉夫尔爵士一贯爱开个玩笑，——他不仅没有以笑相陪，而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有什么事不好办了吗，埃姆斯？”拉夫尔爵士问道。

“我遇上大麻烦事了。”约翰·埃姆斯说。

“什么麻烦事？”

“下星期的今天我要赶到佛罗伦萨，关系到我家族一家人的声誉。我拿不定主意我该怎么办。我不希望失去我的公职，对这种位置，如你知道，我热烈地热爱着。但是我又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家族的名誉扫地啊！”

“埃姆斯。”拉夫尔爵士说。“这话一定是胡说八道；——一定是胡说八道。你总要在一切事上为所欲为，这实在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如果我不请假离去，我会被解雇的。”

“当然你会的。一个年轻人在这方面不服管束，这是行不通的。”

“至于不服管束这点，拉夫尔爵士，我认为随便找个人来比比，都不会比我更俯首听命，或许我应该说，比我更唯命是听的了。但是什么事总有个界线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埃姆斯先生？”拉夫尔说着，生气地转身看他的私人秘书。但是约翰尼没有在乎他的气愤。约翰尼，的确，早已料定拉夫尔爵士会十分生气的。“你说事情得有个界线，这话是什么意思，埃姆斯先生？人家会以为你这话是在控诉我嘛。”

“我是在控诉你。我认为，拉夫尔爵士，你对待我太残酷了。我跟你解释过家族的一些情况——”

“你什么都没有解释过，埃姆斯先生。”

“不，我解释过了，拉夫尔爵士。我跟你解释过和我家族有关的事情要求我马上到佛罗伦萨走一趟，因为那些事情从根本上影响到这个家族的某些成员。你告诉我要是去，你就解雇我。”

“你请不了假当然是不能离去的。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说这样一件事。”拉夫尔爵士差不多是惊慌地朝天举起了他的手。

“因此，我起草了一份有关家族多种情况的简短声明，我希望解

雇问题提出来时把这个声明在委员会上念一念。”

“你的意思是走定了，这么说？”

“是的，拉夫尔爵士；我必须走一趟。我家族的一个分支的名誉要求我必须去一趟。由于我在你手下以特殊身份干了一段时间，因而我想在我递交这个声明之前让你过目是合适的，为此我才把它带来的。这就是它。”约翰尼把一个大尺寸的公用文件袋递给了拉夫尔爵士。

拉夫尔爵士这下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了。他在这个公共服务机关早已得到了一个性格专横的名声，对此他并不是不知道，尽管他心下认为他根本不配这个名声。某个担任公职的要人，——也许就是他十分喜欢的那位财政大臣，——有一次曾经提示他，使用一点怀柔手段将会弥补种种年龄上的偏见。怀柔手段对拉夫尔爵士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但是他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使他能够面对这种指责，使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眼见自己要怒气冲冲大声嚷叫或者用高压手段处理事情时适可而止，大事化小。他知道一个职员不应该因为擅自离开他的单位而被解雇，何况该职员还能提出他缺席的理由是某件真的影响其家族利益的事；他还知道如果他逼着埃姆斯这一次不告而别，那埃姆斯势必被要求说明是什么重大事情造成他离去的。十之有九他已经在拉夫尔爵士手中正拿的这个大文件袋里讲清楚了。但是拉夫尔爵士不情愿让这个文件袋征服了。如果他的让步势在必行，那他宁愿根本不看这个文件袋而作出让步，——让我们说完全出于他的好心得了。“既然这样，除非这份东西公事公办呈交到我面前，”他说。“我只能拒绝看它。”然后他把那个文件袋往回交。

“我想要是你愿意，最好还是让你看看。”约翰·埃姆斯说。然后他转过身去像是要离开这间屋子的样子；但是他突然又转过身来。“我不跟你说声再见是不愿意离你而去的，拉夫尔爵士。我看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当然你必须尽到你的职责，而且我也不希望你认为我对你有任何私人的成见。”这样说着，他把手伸出来递给拉夫尔爵士，仿佛要进行最后的告别似的。拉夫尔惊愕地看着他。他身穿，如前边说过的，一身黑衣服，乍一看和拉夫尔爵士平常每天看到的约翰·埃姆斯判若两人。

"我一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拉夫尔爵士说。

"我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约翰·埃姆斯说。

"那你必须走吗?"

"啾,是的;——这是说定的。我已下了保证我自己去的。"

"当然我不知道那件和你家族有重要关系的事情的任何情况。"

"是的,你是不知道。"约翰尼说。

"那么,你难道不能把它向我解释一下吗?这样我也许可以掌握一些理由,——如果这中间有什么理由可言的话。"

然后约翰把有关克劳利先生的情况讲了一遍,——把这一情况的相当部分说了出来。在讲这情况时,我认为他很可能把他去意大利的使命的必要性说得比实际情况要重要得多。在叙述过程中,拉夫尔爵士从中打断一次,建议说,一个律师去一趟佛罗伦萨,不管怎么说会像约翰·埃姆斯一样把这事办理了。但是约翰尼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行,拉夫尔爵士,这是行不通的;真的行不通。"他说。"如果你看见在这件事上奔忙的那个律师,就是我的舅父图古德先生,他会告诉你同样的情况。"拉夫尔爵士早已听说过有关克劳利先生的某些情况,现在愿意把这个案子的悲剧色彩,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这种有点不受管束的行为的原因了。"既然这样,埃姆斯,我看你必须去一趟;可是我认为你事先就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我不想拿私事麻烦你,拉夫尔爵士。"

"多会儿也是把全部情况讲出来才最妥当嘛。"拉夫尔爵士说。约翰尼对这次谈判的结果相当满意,默默接受了这种温和的责备,退出去了。第二天他穿着平常的服装又在局里露面时,拉夫尔爵士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他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受了那套服装的影响。"说不准哪天我要跟他扯平了。"拉夫尔爵士跟自己说道。

"我请了假了,伙伴们。"埃姆斯走进那间他的三位朋友坐的屋子,说。

"没的事!"克拉达尔说。

"可我就是请准了。"约翰尼说。

"你这话难道是说老哈夫尔·斯纳夫尔真心转变了观点吗?"费希尔说。

“当然当然。”约翰尼说。“他还要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呢。”

“你真的没送他牡蛎吃吗?”费兹霍华德问道。

“牡蛎壳儿都没送过。”约翰尼说。

“你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克拉达尔说,对他朋友的机灵劲儿不胜信服。

我现在知道约翰在这之后是怎么度过他的夜晚的。他首先到萨克维克街莉莉·戴尔的伯父的寄宿地看望了莉莉,从那里他乘车去会见了波彻斯特花园那个富有魅力的马达利娜,然后他走访他的朋友康韦·达尔林普尔结束了那个夜晚。当他躺到床上时,他觉得这下可谓大胜而归,不过他多少有点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惭愧。为什么他要离开莉莉去见马达利娜呢?他想到这里时,他跟自己引用了哈姆莱特对着那两幅肖像多次呼吁的那话[①] 责问自己。有一个莉莉·戴尔占据他的内心,他不能跟马达利娜在一起找到任何乐趣,这难道不是贬低了自己吗?“不过她对我不公平,”他跟自己说,——满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安慰自己。但是他没有安慰得了他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他舅父图古德先生在多弗火车站与他会面。“天哪,约翰尼,你可真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他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你竟能和拉夫尔爵士把这事解决好。”

“解决得好极了,舅舅。世上有些人,只要你能量到他们的脚丫的尺寸,那么你以后就总能为他们找到合适的鞋。”

“你直接去佛罗伦萨吗,约翰尼?”

“是的;我想这样办。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看,阿拉宾太太不在佛罗伦萨就在威尼斯;我估计我到巴黎去,没有人能告诉我她这时究竟在哪一个城里住着。”

“她的地址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待领邮件科。你肯定能查出来她住在哪个旅馆或者她在哪个旅馆住过。”

“不过当我找到她时,我看她未必能告诉我什么情况。”约翰尼

---

① 参看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四场,其中一段戏文写哈姆莱特拿着两幅肖像去见他母亲。一幅是他父亲的,“相貌多么高雅优美,”一幅是他叔父的,“像一株霉烂的禾穗。”哈姆莱特对着这两幅肖像多次责问他母亲:你有眼睛吗?

说。

“谁能告诉呢？她也许能讲点情况也许不能。我相信那笔钱完全是她的礼物，而不是他的。看样子他们夫妇没有把他们的钱搅在一起。阿拉宾由于阿拉宾太太前一次婚姻生的那个儿子，心里总是有点顾忌，而且他们在银行里总是有各自的户头。我是到巴彻斯特去才了解到这点的。”

“可是克劳利是阿拉宾的朋友吧。”

“没错，克劳利是他的朋友；不过我不认为五十镑钞票在他手里总是那么非常多的。教长的收入不是它阿拉宾实际上的样子，你知道。”

“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约翰尼说。

“没错；它们不是的。就我所了解到的，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家产的。这正是阿拉宾太太会干的事，——把那笔钱送给他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她会告诉你这钱是不是她送的。”

“然后我再到耶路撒冷追他去。”

“只要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就去。他没准儿那时开始往回返了，她会知道你在哪里能截住他。你一定要让他明白，最要紧的是他要在这次审判前尽早赶回来。你要知道，约翰尼，”——图古德先生说到这里把话音压得像耳语，虽然他们一起在这火车站的月台上走步，谁都不能从旁边偷听到什么。“你要知道，这事也许有必要证明克劳利他不是百分之百的 compos mentis①，如果这样，那关键是他身边应该有某个有影响的朋友帮忙。要不然，那个主教非把他踩倒在地不可。”如果图古德先生此时此刻能看见主教，了解到这个可怜人的内心的痛苦，那他就不会把他说成这样吓人的一个暴君了。

“这些我全明白。”约翰尼说。

“因此，事实上，我盼望着看到你们双双归来。”图古德说。

“我希望这位教长是个好心人。”

“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怎么多跟主教们和教长们打过交道呢。”约翰尼说。“突然和一个教长旅行我恐怕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

---

① 拉丁文：精神正常的。

“我倒认为一个教长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光那个人的帽子就会把我唬住的。”

“我说呀，你会看见他极为随便地在耶路撒冷走动，手里拄着一根大棍子，没准儿嘴边还吸着一支雪茄。教长们有时还专门摆脱他们那套盔甲，就像古时候的骑士们常做的一样。主教们嘛，我想，会遇上更多的困难的。哦；——再见，老伙计。我非常感激你去这一趟，——真的感激你。我们今后怎么办我这下有底儿了，至少有一点了。”

然后图古德先生回家吃早餐，餐后从他自己的家到他的事务所上班。当他在那里坐了一两个小时时，所得税税务局的一个信使来找他，送来拉夫尔爵士写给他的一封公函，——一封看上去公事公办的信。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对图古德先生恭维一番后，请图古德先生帮 R.B. 爵士[①] 一个忙，把约翰·埃姆斯先生当前的地址告诉一下。“老狐狸。”图古德先生说；——“可又是这么一只愚蠢的老狐狸！看这情形，好像我曾向约翰尼灌输过什么坏主意似的。”这样，图古德先生以礼相还，给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复了信，请他告知 R.B. 爵士，约翰·埃姆斯先生因特殊的家族事务出门了，为这事他第一站就要走到佛罗伦萨；——而且从佛罗伦萨他很可能抓紧时间赶往耶路撒冷。“愚蠢的老傻瓜！”图古德先生说着，把他的复信交给那个信使带走了。

---

① 即拉夫尔·巴夫尔爵士。R.B. 是他的名字的两个英文字头。



图古德先生和老侍者

第四十九章　在大教堂场院的周围

我说不清，从来不知道家庭吵架之苦的人，愿意不愿意读这些段落？如果愿意，那我将会让一个读者交上好运，或者要不让他变得冷酷无情。要说爱产生了吵架，这话是不对的；但是爱产生了各种亲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最常见的结果之一就是吵架，——这种结果看起来往往是自然而然的，有时看起来是防不胜防的。一个兄弟指责另一个同胞，——有多少兄弟生活在一起不曾发生过这样的指责呢？——然后某个热烈的词儿被对方听错了意思，于是热辣辣的词儿一个接一个跟上来，最后就吵上架了。做丈夫的满以为他的责任是遇事拿主见，于是总爱摆男子汉大丈夫的谱儿，可是为妻的不吃这一套，或者吃半套扔半套，心想她也该有点独立的天才，——得，架又吵起来了。做父亲的总想为自己的儿子谋点好处，爱用和他儿子截然不同的眼光展望儿子的未来，——于是乎，一场吵架又不可避免了。这些吵架，它们真是招之即来，但是有时想把它们打发走，那可难死了。在那个气哼哼的人记起来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对的地方之前，这中间要费许多脑子去思考呢；而在这样的思考上作出任何努力，对于正在处心积虑地经营其愤怒的他，都差不多是他力不能及的，因为他唯恐这种愤怒会平息下来！但是经营这样的吵架势必会扼杀所有的幸福。就是经营其愤怒的这个人，唯恐它平息下去，——他的愤怒也许是在他接受的人中间他最爱的那个人惹起来的，——只要这种愤怒延续下去，身受其害的还是他自己。他的气愤把他生活的每样乐趣都毒害了。他吃饭饭不香，读书只见翻书页不明书中意。他的工作，不管是哪行哪业，都做得异常糟糕。他心里只有他的吵架，——经营着它。他一直在跟自己讲他过去是多么爱那个可恶的家伙，而现在那个可恶的家伙竟以恶报善地对待他！然而，那个可恶的家伙就在这些时刻里对他来说又比以往更亲近得多了。如果那

个可恶的家伙能被忘得一干二净，那这个世界又会多么甜蜜美好啊！可是他还在经营他的愤怒。

在这些日子里，副主教格兰特利正是这幅写照。他非常生他儿子的气。要说他生活的每时每刻，不管是走路还是睡觉，他都在想着他儿子正在给他带来的伤害，这话一点都不过分。他的儿子要伤害自己，——要自取灭亡，他最初是因为感觉到这点才生气的，他却差不多把这一事实忘记了。各种别的考虑因素现在把这一事实团团围住，不仅把他的脑子装得满满的，而且完全成了他和妻子谈话的主要内容。如果格兰特利少校娶一个定罪的盗贼的女儿为妻，那这样会给哈特尔托普勋爵带来多么可怕的耻辱，又会给格里赛尔达，这位侯爵夫人，造成如何不可治愈的创伤啊！"有关他自己，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经常这样公开说，虽然关于他自己他实际上也一点没有少说。"关于他自己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尽管这样一桩婚约会让他在这个郡名誉扫地。""我亲爱的，"他妻子说。"这话全是胡说八道，真的是胡说八道。我心里有底儿，这个郡没有一个人会用这样的目光看待这样一桩婚事。"紧接着，要不是他妻子有心计竭力避免这样的吵架，那副主教准会跟妻子发生争吵了。格兰特利太太很有心计，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架得由两个人吵。他一次又一次跟她说，她跟她儿子串通一气，——说她鼓励她儿子跟格雷丝·克劳利结婚。"我相信你内心深处赞同这事。"他有一次跟她说。"不，我亲爱的，我不赞同这事。我不认为这是一桩相称的婚姻。不过要是他真娶了她，那我应该赞成让他的妻子到我家来呀，确实不想跟他闹翻脸。""我永远不会承认她的。"副主教回答说。"至于他，我只能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接济他的家庭。"

这里要提醒一下的是，副主教早先有一次曾告诉他妻子给他们的儿子写一封信，告诉他有关他父亲的决心。格兰特利太太当时避重就轻，耍花招赢得一些时间，那些写进信里的话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那些苦辣味儿。从那时起，格兰特利少校又下保证说，只要格雷丝·克劳利接受他的求婚，他就会娶格雷丝·克劳利，——这次是直接把信写给他父亲的，——并且问他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还会看到自己被剥夺继承权的问题。"我很有必要知道这点，"少校

当时说。“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为离开这个地方采取紧急措施。”他父亲把他的信又寄了回去，只在那信的底下写了几个字。“如果你像你上边的那样办，你就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这些字用又大又粗的笔迹草草率率地写出来，当他儿子看到它们时，完全明白他父亲写它们时的那种心情。

然后，消息传来了，这次是直接写给格兰特利太太的，说科斯比洛奇要卖掉了。春季结账日到来，在这个时期有必要公布的通告要这样公布出去。“我知道这事将会让你难受，”格兰特利少校信中写道。“但是我父亲逼我到了这点。”这点，就其本身来说，是造成极大悲痛的一个原因，对此副主教和格兰特利太太都有说不尽的辛酸，因为种种和科斯比洛奇有关系的情况使他们认为那对他们儿子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好去处。“我将到那个地方把一切变卖掉，然后马上出国去。”他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将在波城定居，因为我的收入对我在那里生活能应付过来，对伊迪丝来说，教育在那里也便宜。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在英国继续生活了。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幸福可言。当然，我当初真不应该抛弃了我的职业，这完全是因我那时听我父亲说，那点收入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毫无抱怨之意，只是告诉你我要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母子之间通信频繁。“我将住到这次审判之后，”他说。“如果她那时愿意跟我一起走，那就好上加好；但是不管她走还是不走，我是不会留在这里了。”这一切对格兰特利太太尤其不幸，因为，如果他不决定离去，事情也许还来得及有所挽救。她和格兰特利小姐没有个人接触，不过就她现在对克劳利小姐的人格的了解，她认为格雷丝即使在她父亲被陪审团定罪之后，也可能会坚定不移地断然拒绝向她提出来的求婚要求。在格兰特利太太自己来看，这位姑娘心地太好，不会把痛苦带给另一个家庭。但是克劳利先生如果被宣判无罪，而且如果这桩婚事那时成了，副主教本人也许会作出让步。在这两种情况下，把科斯比洛奇的那所住房卖掉是毫无必要的。但是她那亲爱的儿子亨利，她最心疼的儿子，生性倔强，不肯服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他比他父亲还让人头疼。”她说；她一时来气时会跟她自己的父亲诉诉苦，而且在这段时间她自己的父亲是她唯一可以诉苦的

对象，并且从中寻得几分慰藉和勇气。

在这段时间里，她已习惯每星期至少到教长宅邸去两次，就在这中间的一次走访时，她把家庭不和的苦处尽情地诉了诉。这位老人彻底站在他外孙的一边。“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为什么他就不应该娶那个知寒知暖的年轻女士。至于钱，他娶一个没有嫁资的媳妇，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和钱没有什么关系，爸爸。”

“至于门第嘛，”哈丁先生接着说。“亨利怎么也不会比他父亲娶你时降低多少身份吧；——半点都不会低，千真万确，因为我当时只不过是大教堂里的一个小小职员，而克劳利先生是个领着教俸的牧师。”

“爸爸，这话全是胡说八道。是的，全是多余的话。”

“很可能是胡说八道，我亲爱的。”

“事情不是因为克劳利先生只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牧师，副主教才反对这桩婚事的。他反对这婚事跟这点毫无关系。目前这时刻，他担着罪名呢。”

“顶着一片阴云，我亲爱的。让我们祈祷这只是一片路过的阴云吧。”

“全世界都认为他有了罪。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那么个别，那么与众不同！你知道，爸爸，我没有多想钱的事，没有多想单单钱的事。”

“我希望你没有想。钱是值得想一想的事，可是它总归值不得那么让人费脑子。”

“但是有钱好办事，没有这方面的方便，一个姑娘的教育就是个事了。你总不能希望亨利娶一个年轻姑娘，却因为没钱，而不具备女士的教育吧。这不是克劳利小姐的过错，可是这正是她的命运。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不足之处吧，爸爸。”

“当然不能，我亲爱的。”

“你总不愿意，比方说，让亨利娶一个厨娘吧。”

“可是克劳利小姐不是个厨娘，苏珊？”

“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我听说，比起周围一带的多数姑娘，她受的教育不知好多少倍呢。”哈丁先生说。

“我相信她父亲教过她希腊文；我猜测，她在西尔弗布里奇那个学校里还学过一些法文。”

“那么，那个厨娘之说就更站不住脚了。”哈丁先生有几分得意地说。

“你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爸爸。但事实上，什么事跟男人们发生纠葛就扯不清了。他们永远不会有理智的。像这样一桩婚姻，对亨利来说是不利的；但是也不至于发展到身败名裂的地步；至于为这事就剥夺他的继承权，这就未免太狠心了。”

“我也这样想。”哈丁先生说。

“但是副主教把这事看得过重，仿佛它会把亨利和伊迪丝统统毁掉，可你这边却说这事好像是世上最好的事情。”

“如果青年人彼此相爱，我认为这就是世上最好的事情。”哈丁先生说。

“可是，爸爸，你怎么也想不到他父亲的意愿总是要算点数的。”格兰特利太太说；她的心完全在支持儿子这边，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人家说她丈夫完全错了。

“我不清楚，我亲爱的。”哈丁先生说；“我确实认为，如果那两个年轻人互相有情有意，如果他们的生活有基本保证，谁要硬把他们拆散总是不对的。你知道，我亲爱的，她是一个绅士的女儿呀。”话说到这里；格兰特利太太离开父亲走了，态度几乎有点粗暴，多一句话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因为，尽管她容不得她丈夫那种火爆气愤，可是对她父亲眼下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又满心不高兴。

哈丁先生这段时间完全独自住在这教长宅邸里。这些年来，这教长宅邸就一直是他的家，因为他的小女儿是教长的妻子，别的地方对他安度晚年不会比这里更舒服的。近一两个月来，日子对他来说不免烦闷了些；因为他一个人占着这所大住宅，他偏偏又不是个喜欢深居简出的人。很难相信，一个对外界很关心的老者，竟会孑然一身住在一地。清静冷落的地方对青年人的胃口，他们面前有时间来执行各种计划，因此，他们能尝到思考的乐趣。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可

怜的老人总会在各个屋子里走走，从这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当仆人们当场碰见他，他不免感到几分难为情。他还会为他的不自在拉东扯西说几句，仆人们听了总是毕恭毕敬地信以为真，因为他们多少明白为什么他的样子不自然。“他是个不拾闲儿的，”那个女仆跟厨娘说。“说到看书这营生，人家说有些年轻人有时能没昼没夜地读；不过，天哪，等你七老八十时，看书顶是烦人的事。”那位女仆关于哈丁先生看书的议论是切中要害的。他年轻时看书不太多，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使他活到近八十岁时还能爱不释手的看书。因此，他爱漫游屋子，坐在那里待几分钟，坐在这里待几分钟，而且尽管他睡觉不够多，他却能尽可能多地把夜间利用起来。每天早晨，他蹒跚地从教长宅邸走到大教堂来出席做早祷，位置一直是那个他用了五十年的牧师座位。这段距离很近，从教长宅邸的边门走到大教堂的边门，满打满算也不过百十码远；但是近归近，这里有个让他独自走不让他独自走的问题。人们一直担心他说不准会跌倒在路上，磕碰着自己；因为这百十码的路途这里会冒出一个台阶，那里会出现个坎儿，而且在那古老的大教堂周围，光线还不怎么好。为这事早先还说过几句话，家里人提出派个人搀扶他一把；但是他当即拒绝这种帮助，——当然，话说得很婉转，但没有商量的余地，——每天自己颤颤悠悠地走去，走路时几乎抬不利落脚，而且在他认为没有人看见他时随处扶墙走几步缓缓劲儿。但是许多人都看见他了，其中认识他的人，——一般是这城里的女士们，——便会伸出手来扶他一把。没有谁在他的各种厌恶事情上会比哈丁先生更加温和；但是哈丁先生对巴彻斯特城的女士们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总是拒绝享用，一边谢绝还一边客客气气地点头，用不大自然的客气口吻说几句感谢话。不过也有一些他愿意让他们陪着走到教长宅邸大门的人，而且一和这类人就伴儿，他便趁上午暖和时欢欢喜喜地站住随便聊几句；和这类人在一起，他还会抚今追昔，把他当时在大教堂里尽圣职时的趣闻轶事说上几件；那时在大教堂做主教的还是格兰特利主教。他从来没有说过攻击普劳迪主教的话，或说过攻击普劳迪主教妻子的话；但是他说的许多话都是赞扬格兰特利主教的，——格兰特利主教经他的口一说，无疑成了走了哀伤的溪谷的最好的国教教徒，——这些话言外之意

贬低现在这位主教的含义，竟比一针见血指责的词语还有说服力。每天到大教堂去这一活动，是他生活的主要职业，他在那里像他多少年来一贯坚持的那样说他的祷告词，听听弹奏风琴；他对这架风琴的所有力量和每点瑕疵都了如指掌，仿佛是他一手做出来的琴键，亲手固定的那些管子。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不能占去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

有时，当他孤零零坐在一旁时，看上去委实让人心酸。他这时会放在身边一本书，还会把书拿在手里拿一会儿。它一般情况下是某卷他早先或自以为目前能熟读如流的标准神学作品。但是那本书会很快搁在一边，一步步他又会挪得离那本书越来越远，接着在屋子里这里那里站一会儿，从一个他以为别人看不见他的窗户往外观望，或者仰头凝视某块他多年前知道的印痕；然后，他就坐在一把椅子里坐一会儿，又倒到另一把椅子里坐一会儿，脑子不断追思往昔的岁月，想到那时的烦忧闷愁，记起那时的欢乐慰藉。当他拿准没有人看着他时，他习惯摸索到一直放在这教长宅邸客厅的一角里的那个大黑木箱跟前。哈丁先生年轻时曾是个大提琴演奏者，在这个木箱里仍旧保存着那个他早年爱演奏的那些他非常喜欢的声音的乐器。在最近这段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拿出来拉几下。他来到这教长宅邸不久就病倒了，后来便再也没问起他的琴弓。他周围的人，——主要是他女儿和她丈夫，——对这事颇费了些脑子，首先在他们自己中间争论让他接着做他过去十分喜欢的事情是不是更有益处；因为他一生做过的所有工作中，这拉大提琴是他最最喜欢做的；但是甚至在他生病之前，他的手就早已不听使唤了，教长和阿拉宾太太一致认为不再提这事，让它过去，这样也许更好些。他倒是从来也没有请求让他拉几下。他没有说过什么表示遗憾的话。当他自己提议要求他女儿"给他们点音乐听"时，——他在每个适宜的晚上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从来没有说到有关他本人参加过的那些早先的演奏。但是，阿拉宾太太从仆人口里后来听说，他有一次曾经把那个乐器从那只木箱里拉出来过；那时他准以为这住宅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一种哀婉悲凉的声音在这住宅里响起来，声音非常低沉，非常短促，时起时伏，时断时续。在那些日子里，他还有心拉几下，仿佛使用一根包

裹住的琴弓似的,——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的虚荣和蠢行了。这下,这教长宅邸又多次出现了进一步的协商会,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一致认为最好还是不跟他提叙音乐的事。

在我眼下正讲述的这些日子里,他从来没把那个乐器从箱子里往外拉过。他自然明白那玩意儿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些,没有人帮忙便拉不动它。但是他会打开那个箱盖子,注视半天那件他心爱的东西,而后用手指在那些粗弦上摸来摸去;间或,他便会拨动其中一根弦,产生出一种低沉、阴郁,近乎超凡脱俗的声响。然后他会停一下,从来不敢招致这样的声调连响在一起,——一声紧接一声。现在,那把古老的大提琴发出来的这些悲凉的调子已为整所宅邸的人共知了。它们是远久岁月那种旋律的幽灵。他以为他一次又一次到那个大黑木箱前走动时没有人怀疑,——没有人知道他的那些忍不住触动琴弦的老手指的愚蠢行为;但是,那把大提琴的声音早已被仆人们和他的女儿听出来了;每当那种低沉的悲凉之声在这住宅响起时,——一如一支挽歌的最后的尾音,——他们就全知道哈丁先生正在拜访他的老知音了。

当教长和阿拉宾太太最初谈到出国长住一段时间时,他们觉得哈丁先生应该在他们不在家时到普卢姆斯特德那个女儿家度过这段时间;但是等时间真的到来了,他却请求阿拉宾太太允许他仍住在他的旧屋子里。"当然我将会来回走走的,"他当时说。"可我不愿意三天两头挪动。"结果是他在教长外出期间只去过普卢姆斯特德一次。当时,他这样表示反对意见,一再恳求让他留在巴彻斯特时,阿拉宾太太曾宣布说她不想出去旅行了。她和她父亲讲这个打算时,她自然不会说她改变主意是因为她不愿意父亲孤寂地生活;——但是他察觉了女儿是为他才不到国外旅行,然后又同意让人接他到普卢姆斯特德去住。这没什么,他说,到普卢姆斯特德去住四五个月,他是再喜欢不过的了。事情就只好按自己的意思解决了。阿拉宾夫妇到国外旅行了,他一个人独占了这教长宅邸。"我可不愿意死在这巴彻斯特城外面。"他因为自己不愿意长期在副主教的檐下寄居,为自己找借口说。不过说实话,副主教虽然很喜欢他,而且一贯待他很好,说他一生是了不起的福音降世,把两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

接待这位老人时总是有点过分鲁莽。哈丁先生对他这位感情炽热的大女婿,一直有几分惧怕心理,在他一生这些指日可数的日子里,总不能老是躲着那种高嗓门过日子哪,——在那种高嗓门儿面前要作出自自然然的样子,总是有点别扭。教长,他的二女婿,和副主教比较起来,一贯是一个现代朋友,但是教长跟他在一起要随和得多;再说,教长的妻子一直是他最亲的人。毫无疑问,教长的孩子们对他来说也更亲切些;在近来这些日子里,那个小姑娘比别人就更加亲切了。她的名字叫苏珊,但他总是叫她波西,全是他自己为她发明了这么一个诨名。当教长夫妇提议他到普卢姆斯特德度过这个冬季和春季时,也答应好小波西也被接到格兰特利太太住宅去。

波西现在五岁了,口齿伶俐,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波西的两只眼睛,——她的,不是她自己以外别的什么人的,——是被允许看到那个大黑箱子里的那个乐器的;既然这教长宅邸差不多是人去楼空,波西的手指便早早地触动了琴弦,产生了一声充满童音的呻吟。"姥爷,让我再拨一次呀。"嗡!但是,它实际上不是嗡的一声,而是一声延长了的、单调而近乎垂死的哼哼调!但是在这一次,这种呻吟并不那么像童音了,——波西的手指有某种过分强壮的东西,——那个木箱紧紧盖着,还上了锁,外祖父摇了摇头。

"可是,巴克斯特太太不会生气的。"波西说。巴克斯特太太是教长宅邸的女管家,对哈丁先生有特别责任。

"不,我的乖乖;巴克斯特太太是不会生气的,可是我们一定不要惊动这住宅呀。"

"不,"波西说,口气一本正经,还带出来许多恐惧;"我们一定不能惊动这住宅;是吧,姥爷?"这样,她不坚持接近那个木箱去了。但是波西能玩挑绷子游戏,而且由于挑绷子游戏惊动了这住宅,于是挑绷子游戏在这些日子里就成了家常便饭。波西的手指肉乎乎的,十分可爱,又是那么小巧灵活,这位和蔼的老人从这些小指头间挑绷子时格外高兴,而且当那些小指头从他自己的老指头间挑绷子时又给他另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已经叙述过有关格雷丝·克劳利的那次谈话;就在这次谈话发生过的下午,一个送信的从巴彻斯特城赶往

普卢姆斯特德，他这趟差事其中一部分包括巴克斯持太太写给格兰特利太太的一个便条，上边写道："尊敬的太太，"在告诉格兰特利太太一些别的事情时，还告诉她"可敬的爸爸，"——巴克斯特太太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不像往常那样平安；也不像巴克斯特太太想的那样有多大关系。如平常一样，哈丁先生去大教堂做了祷告，但是回家是由一个女士搀扶着的；这位女士还觉得等到门打开后把他交给仆人才适合。这之后，"波西小姐"见他总在睡觉，怎么也不能，——或者如果不是"不能"，那就是"不愿意"，——把他弄醒。"波西小姐"有点惊恐地来找巴克斯特太太，因而这封信就写出来了。巴克斯特太太认为这中间没有什么值得"惊吓"格兰特利太太的，要不是迪克有必要带着羊毛到普卢姆斯特德去一趟，她都觉得用不着写什么信了；但是迪克要去，巴克斯特太太便认为还是尽到责任适合，说按她的愚见，她认为也许哈丁先生最好每天上午别一个人到大教堂去。"要是这位可亲可敬的老绅士绊跌一下，太太，"她在信中写到。"这事可就有些难堪了。"然后，格兰特利太太记起来前一天离开她父亲时几乎没有说什么问安的话，因此她决定转天一大早就到城里去，——力争赶在她父亲去大教堂前就到达教长宅邸。

"他应该到这里来住，不应该自己待在那边。"当格兰特利太太告诉丈夫她的想法时，副主教说道。

"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我亲爱的；谁都明白，我想，他只要能到大教堂去，他就不肯离开那里。事实上，他不喜欢住在巴彻斯特城外。"

"他在这里要方便得多。"副主教说。"当然你能坐车过去看看。我们可以在八点吃早饭；要是你能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好了。我说他应该过来住。"格兰特利太太对这些话没有回话，她很清楚，她就是磨破嘴皮子也很难说服自己的老父，因此第二天她到十点钟才到了教长宅邸，大教堂的祷告仪式在十点半开始。巴克斯特太太在她见到她父亲之前设法跟她会面，央求她别走漏风声，免得让哈丁先生认为他每况愈下的健康有什么特别消息从教长宅邸传到了普卢姆斯特德。"那我父亲的身体究竟怎样呢？"格兰特利太太问道。"哦，我说，太太，"巴克斯特太太说。"总的说来他很好。他昨天晚餐吃了一块

嫩羔羊肉，吃得还很香很有味，——只是他把最好的部分都给波西吃了。然后他跟波西津津有味地玩了一个小时左右。后来他就坐在椅子里睡着了；你知道；太太，我一直没有惊醒他。这事以后，老斯库尔佩特从医院迈着碎步来了，”——是从海勒姆医院来的，哈丁先生曾经是巴彻斯特城这个单位的院长和仁慈的董事，一如在关于这个城的前面的纪事中讲过的，——“你爸爸说，太太，你知道，只要那里的老人来他多会儿都要见见。斯库尔佩特是个滑头，不像他应该的那样好，我知道他从你父亲手里得到了钱，太太。然后，他只喝了一点茶，随后我亲手给他斟了一杯葡萄酒。他说了几句话，太太，让我很感动。‘啾，巴克斯特太太，你多么好呀；你很知道我喜欢什么。’接着，他上床睡去了。我很用心地听屋里的动静，——不是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太太，你了解我，会相信这点的，只是因为要知道一下他的情况，生怕有个差错什么的，你知道，太太。”“你真好，巴克斯特太太，你很尽心。”“这话过奖了，太太。我这样认真听了好一阵儿，不过他没有去摆弄他的音乐，可怜的绅士；我想他一夜睡得很安静。他也许觉睡得不够多，但他是很安静的，可怜的绅士；不管怎么他是把昨夜打发走了。”这就是巴克斯特太太那天早上在格兰特利太太见他父亲之前向她汇报的“病情报告”。

格兰特利太太见到哈丁先生时他正准备去大教堂。一两年前，——不会更多的，——就是我们现在正说的这个日期的前一两年，他仍在主持一小部分祷告仪式；他做这事时当然还穿着他的法衣。由于住得离大教堂很近，——他几乎是出了住宅就走进了大教堂的交叉通道，——他在自己的屋子里就穿好法衣，而后穿着法衣走向大教堂去。他第一次不得不告别那件他心爱的法衣时，那可真是个苦辣的日子。他在主持分配给他的那项轻松的教职任务中已经出了几次失误，教长婉言建议他中断这个任务。他没有说半句表示不满的话。“这样也许更好点，”教长当时说。“是的，——这样会更好点的。”哈丁先生答道。“很少有几个人能这么多年来享用他们的崇高优先权，在耶稣的住宅里为他服务，——虽然更为谦卑或更为平庸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而且在此后的近一个星期内，他穿着平时穿的黑衣服一直躲着那个小职员和那些堂守，也避免看

见那个十分了解他的老妇人。最后,他同教长一起到大教堂,在教长的位置旁占据了一个牧师位置,——离他这么多年来坐的那个位置很远很远,——在这个位置上他此后一直念他的祈祷词。现在,他的一件件法衣洗干净后熨过叠起来,好好保存着;不过,如同他悄悄地去拜访那个黑木箱里的朋友一样,他也总不时地暗中去拜访这些法衣。这是非常压抑的行动,这种行动的悲哀之情,凡是和他住在一起的人都能感觉出来;但是他始终没有让自己提起年岁给他带来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懊恼,他都一直让它们埋藏在自己的胸中。

波西在格兰特利太太走进他的屋子时陪在他身边,为他拿着帽子和拐杖,他则在用刷子刷他那双黑色鞋罩上看上去像片尘土的东西。"姥爷,苏姗姨姨来了。"波西说。老人抬头往上看,眼神中有几丝惧色,这种惧色是普卢姆斯特德的人来访时他内心深处总会产生的。如果阿拉宾太太完全理解她父亲对她本人和她姐姐之间的差异,我想她怎么也不会外出旅游,而会让他跟她留在这教长宅邸了。有时,我们如何被别人强烈地爱着,我们的存在对那些爱我们的人有什么样的价值,是很难弄清楚的啊! 格兰特利太太看到了这种表情,——没有琢磨它,也不十分理解它,——只是感觉到,一如她以往常常感觉出来的,——那表情没有充满十分的欢迎之意。但是所有这一切不妨碍她来尽她的职责;也丝毫不会影响她自己对父亲的深爱。"爸爸,"她说着,吻了他。"你见我来这么早有些吃惊吧?"

"哦,我亲爱的,是的;——可同样感到高兴。我想普卢姆斯特德的人都好吧?"

"人人都好,谢谢你,爸爸。"

"这就好啊。波西和我准备好去教堂了。是不是,波西?"

"姥爷准备好了。巴克斯特太太不让我去。"

"不,我亲爱的,不;——现在还不行,波西。等到波西成了大姑娘时,她每天都能到大教堂去。只是这时,也许波西还不能去。"

"我想过了,爸爸,你也许今天早上和我坐一会儿,别去做早祷的好。"

"千真万确,我亲爱的,——千真万确。只是我还不想不去

呢;——因为谁说得准我还能去多时?没有几天了,苏珊,——指日可数了。”

听了这话,她就不忍心要求他待在家,因此她陪他一起去了。当他们走下楼梯进了屋门时,她惊愕地看出来他的脚步是多么软弱无力,——遇上一点不平的路面他是多么无力对付过去。就在这天,要不是她陪着他,他就会一跤跌在大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啾,爸爸,”她说。“真的,真的,你不应该一个人到这里来了。”然后,他为他自己的失脚解释了许多话,感到十分难为情,还向她说明谁偶尔都有失脚的时候。这纯粹是偶然的失脚;尽管有她扶着他觉得舒服,但他担保要是他一个人他照样会把握住自己的。他说,他总是靠着墙边走,这样就可以避免差错,——不可能发生失误。这些话他说得十分流利,不过走在那截铺着石块的通往交叉通道的过道上,语词却说得含糊不清。就在他这样说话的工夫,格兰特利太太已经拿定主意,觉得她父亲再也不应该一个人到大教堂去了。他后来的确再也没有一个人去过大教堂。

他们回到教长宅邸时,哈丁先生手脚颤动,觉得身上疲乏,又不舒服。他女儿从身边走开一会儿的工夫,他悄悄告诉了巴克斯特太太他在路上失脚的事,觉得碰巧让他的女儿看见这事,实在让他不快。“上帝保佑,老爷,多亏她跟你一起去了。”巴克斯特太太说。“真是这样,哈丁先生。”接着,哈丁先生生起气来,简直是粗鲁地跟巴克斯特太太说话;但是,还没等她离开屋子,他已找机会向她道了歉,——不是说一套恰到好处的话,而是用了一个巴克斯特太太十分理解的温和的词儿。“爸爸,”格兰特利太太跟他说;她刚刚把波西和巴克斯特太太成功地支走了,——哈丁先生施展了他的各种小手腕,阻止她这样做,——“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今后不一个人到大教堂去了,等到埃莉诺回到家再说。”当他听见这话时,他用十分难过的眼光看着女儿。他没有意思表示反对。他没有恳求往后拖几天再说。话已经说出了口,他知道他是非听不可。尽管他会尽可能把他身体虚弱的痕迹隐藏起来,他却不愿意唯唯诺诺地硬说他身体还结实。“如果你认为这样不适合,我亲爱的,那我以后就不一个人去了。”他说。“爸爸,我认为不适合;千真万确,我认为不适合。亲爱的

爸爸，要是我认为我不对，我是不会说这话来伤害你的。"他正把一只手搭在桌子上，格兰特利太太跟他说话时把自己的手搭在他的上面，不停地抚摸着。"我亲爱的，"他说。"你总是说话在理的。"

然后她又离开他一会儿，到城里去办事情，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了一个小时。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吗？他老归老，而且在一些事情上还几乎有孩子气，然而他还是十分敏感地想到这个问题，"老态龙钟的呆老头"这种半意识到的印象掠过他的脑海，总会给他带来一阵剧烈的痛苦。现在这世界上留给他的还有什么呢？波西和挑绷子游戏！接着，虽然他有万般遗憾，但是当他仰躺在他的旧安乐椅里，一只手搭在椅子扶手上，一只耷拉在自己身边时，他脸上突然升起了一种微笑，如同男男女女的脸上发出的微笑一样甜美。他还能告诉自己，他没有理由怨天怨地，——更多的理由倒是应该知足和感激。这世界和这世界的一切不是待他很好吗？为他争到体面、为他光宗耀祖的儿女，不是从来不会责备他吗？他的运气不是恰到好处地降落在他头上吗？他幸福的命运不是在忠诚的朋友们的各种好话和好心中如鱼得水吗？还有谁的晚年能比他的晚年更有福分呢？为了将来——？他正是想到这里，那种微笑掠过了他的脸庞，——仿佛它已经是一个天使的脸蛋儿。然后他跟自己说了一两句话。"主啊，让你的仆人平安离去吧。主啊，让你的仆人平安离去吧。"

格兰特利太太回来时见他情绪很好。不过，她发觉他异常虚弱，他离开自己的椅子不扶着点什么连这屋子都难以穿过去。巴克斯特太太，的确，没有过早地派人叫她来，她那道禁令下得及时，防止了某种可怕的差错。"爸爸，"她说。"我认为你还是跟我一起到普卢姆斯特德为好。马车就在这里，我能让你舒舒服服地回到家。"但是他不愿意这一次让人把他带到普卢姆斯特德。他微微一笑，对她表示谢意，把自己的手放到格兰特利太太的手里，反复答应说，没有人帮扶他一把，他连这屋子也不出去了，对她在这个多事的早晨来到他身边，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可是他不愿意坐车到普卢姆斯特德去。"等夏天到来，"他说。"那时，你要是让我去住几天就好了！"

他说这话不是为了搪塞，但他在心里跟自己最后却说，他永远看不到另一个夏天了。一生度过了这样一种生活，把五十个春秋全花

在管理他那可爱的大教堂上，他甚至不愿意告诉他的女儿，他理所当然要死在，——如同他生活过来的，——死在巴彻斯特城。他不能把这话讲给大女儿听；但是如果他的埃莉诺在家，那他就能把它说给她听。他觉得他也许还可以活着再见他的埃莉诺一面。如果这点赐给他，那他死而无憾，别无他求。

到了转天下午，巴克斯特太太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告诉格兰特利太太说，她父亲在平常早上起床的时刻说，由于他不能到大教堂去了，他认为他将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后来，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也许，尊敬的太太，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倒是个万全的办法。”巴克斯特太太说。

第五十章　勒夫顿老夫人的建议

巴彻斯特全城人都知道，根据主教的命令，一个委员会将要组成，该委员会将对克劳利先生在索姆斯先生那张支票的问题上所犯的罪过进行调查，——就是说，进行宗教上的调查。各种流言蜚语到处传开，谁都说某些身居高级牧师公职的人对这事发生了争吵；但是这些还只是些传闻，实际上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在整个主教管区，就数坦佩斯特博士最是个说话讲究分寸的人，他出席了在主教府邸举行的那次会议，——普劳迪太太也出席了，但对这次会上发生的那场风暴他一个字没有往外说。当我们说巴彻斯特城的人都知道这个未来的委员会这一事实时，这话当然说的是巴彻斯特城对牧师问题特别感兴趣的那部分居民；——由于这样的事情对弗雷姆利教区的居民来说也格外亲切，这个教区对那个委员会讨论得十分激烈，勒夫顿老夫人尤其是这样。

后来坦佩斯特博士邀请罗巴茨先生，那位弗雷姆利的教区牧师，参加这次调查，这个教区对这个委员会就有了双重兴趣。"我也建议请格雷沙姆伯里的奥里尔先生参加，"坦佩斯特博士说。"主教希望指定另外两名牧师，而且已经提出瑟姆布尔和奎沃夫尔先生的名字，他们俩都在城里住。主教阁下也许是对的，他认为这事不应该全由在主教管区领教俸的牧师来处理。你毫无疑问知道不管瑟姆布尔先生还是奎沃夫尔先生，都没有领取任何教士俸禄。"罗巴茨先生觉得，——一如每位对这件事了解情况的人所感觉的一样，——普劳迪主教对人们的了解简直无知之极，他这次特别把自己的无知暴露了一下。"要是他有意指定两个这样的人，那他至少应该指定出三个来。"索恩医生说。"瑟姆布尔先生和奎沃夫尔先生第一天就只能占个少数派，这之后，他们就跟着多数派打转转吧。""瑟姆布尔先生，那还用说！"勒夫顿老夫人说道，话音中充满了讥讽。在她看来，像坦佩

斯特博士和她的罗巴茨先生这样的人，竟被要求在一件基督教问题上同瑟姆布尔先生和奎沃夫尔先生平起平坐，这简直是荒谬绝顶，岂有此理。少数派！当然他们只会是少数派。当然他们面对真正的绅士会心里发毛，浑身发软，最后恐怕根本无法投票表决了。勒夫顿老夫人事实上没把这样刻薄的话说出口；但是类似这样刻薄的思想在她脑子里可没有少出现过。因此，读者可以理解到，在勒夫顿老夫人和儿子以及女婿生活其中的弗雷姆利大院，对这个问题是会发生很大兴趣的。

"人们告诉我，"勒夫顿夫人说。"副主教和坦佩斯特博士都认为成立这种委员会是对的。要是这样，我不怀疑它是正确的。"

"马克说主教没别的高招。"罗巴茨太太插话说。

"我看是这样，亲爱的。我推测主教有人在身边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他不可以做。要是事情果真如此，想想这事都让人害怕。可是，我听说他已经指定了像瑟姆布尔先生和奎沃夫尔先生这号人时，我完全觉得这整个主教管区都受到了侮辱。"

"啾，勒夫顿夫人，这话说得太过头了。"罗巴茨太太说。

"也许过头了，可都是实话。"勒夫顿夫人说。

在谈论克劳利一家的事情时，勒夫顿夫人马上有了想法，最初是想采取某种行动，而后就行动起来了。"我认为，我亲爱的，我要到那边看看克劳利太太。"勒夫顿老夫人对年轻的勒夫顿夫人说。年轻的勒夫顿夫人对这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她没有主动提出来陪同这位老夫人前往。我在这个故事的早些章节里已刻意说明了克劳利太太对勒夫顿勋爵的妻子有一定的了解，弗雷姆利大院时不时会送给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一些实际的好处；但是在这一次，年轻的勒夫顿夫人，——露西·罗巴茨，她曾经在霍格尔斯托克克劳利家住过一些日子，——没有主动提出来陪自己的婆婆去；因此，罗巴茨太太被邀请顶替这个差事。"我认为让她知道我们同情她，这会安慰她一下的。"当她们一块儿开始她们的旅行时，年老的女人用年轻人的口气说。

当马车停在那个小边门时，勒夫顿夫人简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这个小边门通着一条小径，穿过一个不整齐的花园，一直通

到和克劳利先生家相通的那条路。仆人来到马车的门前，听从她的吩咐。“唔——唔——唔，啊，是的是的；我想还是递上我的名片为好；——就说我希望克劳利太太能见见我。这样不更妥当吗，哦，范妮？”范妮，就是罗巴茨太太，说她认为这样是最妥当的；名片和话由仆人带进去了。

所幸的是，克劳利先生不在家。克劳利先生出门到霍格尔恩德，为制砖工人读经文，或者帮他们的妻子转轧布机，或者按他的风格给他们讲神学、政治或历史。这些日子里，他也许在霍格尔恩德度过了他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我说他不在家是个愉快的机会，这是因为，如果他在家，他无疑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的，免不了冒犯勒夫顿夫人。他要么会拒绝见她，要么见了她也只会告诉她别惹是生非，干涉这些跟她无关的事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会静静地坐着，一脸阴云，一句话不说。但是他不在家，克劳利太太让仆人捎话出来，说如果老夫人高兴下车逗留，她见到老夫人会不胜荣幸的。老夫人真的下了车，走进了这牧师住宅，罗巴茨太太在她身后跟着。

格雷丝跟她母亲待在一起。简本来也在那里的，一听到有人来了，她觉得自己的衣服很不整齐，怕人家笑话，便躲起来了。要不是格雷丝有义务在她母亲身旁守着，我想她也会躲开的。勒夫顿夫人走进屋子时，完全做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使尽她浑身固有的女性的解数，努力不让她自己外表上显露出她的名分或豪富的痕迹，——但是总的说来不太成功。罗巴茨太太自从一进屋，只和克劳利太太问候了几句，吻过她早年交往甚密的格雷丝。“勒夫顿夫人，”克劳利太太说。“恐怕这屋子太穷，您进来会受委屈；不过您对这点也早知道了，因此我用不着深表歉意。”

“有时我倒是最喜欢穷地方了。”勒夫顿夫人说。然后是一阵停顿，勒夫顿夫人为了应景找话题，转身跟格雷丝说话。“你到阿林顿住了一段时间，我亲爱的，是吗？”格雷丝小声答应说，她去过那里。“跟戴尔一家住在一起吧，我说？我总是听人说起戴尔一家，说他们是些很有趣的人。”

“我很喜欢他们。”格雷丝说。接着又是一阵停顿。

“你丈夫很好吧，克劳利太太？”勒夫顿太太说。

"他很好,——只是不算很结实。也许你早知道,勒夫顿夫人,他有许多让他烦恼的事情了吧?"克劳利太太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这宅邸,这正是有可能谈起那个话题的时刻;因此她马上把它提起来,这不是她喜欢这个话题,而是强烈地意识到谈它的必要性。勒夫顿夫人此行完全出于好意,因此克劳利太太愿意使出她所有的力量,让勒夫顿夫人的使命顺利完成。

"千真万确,"夫人说。"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为你和克劳利先生设身处地想过不少,"罗巴茨太太说。"完全相信你们的苦难是难以置信的。"罗巴茨太太站在自己的地位,话说得很有分寸,因为她是一个已被挑选去组成那个调查委员会的牧师的妻子;勒夫顿夫人在路上也是这样跟她讲的。

"你有副菩萨心肠,"克劳利太太说。"我们只能按上帝赐予我们的这样的坚忍性承受它。我们都知道,上帝把吹向剪过毛的羔羊的风变软了。"

"上帝是这样做的,我亲爱的。"老夫人说道,表情非常严肃。"他是这样做的。你一定感觉到是这么回事吧?"

"我克制着不怨天怨地。"克劳利太太说。

"我知道你在坚强地奋争。我听人说过你,我为此很佩服你,因此我爱你。"说话的仍旧是这位老夫人,现在她终于摆脱了说话的困难,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在克劳利太太跟前。"正是因为你任劳任怨,因为你这么了不起,这么贤惠,因为你的品性这么高尚,你的精神这么可贵,我才忍不住非要来看看你。克劳利太太,要是让我以后做你的朋友,那我将会为你的友谊感到骄傲的。"

"夫人您太好了。"克劳利太太说。

"别用这样的话谈论我。"勒夫顿夫人说。"要是你这样说话,那我会失望的,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你知道我的意思。"她停住话等待回答;但是克劳利太太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她只是摇了摇头,心下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到,她觉得勒夫顿夫人提出来跟她交朋友是不可能的事。她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这样决断的,虽然她并不知道她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决断。"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话,克劳利太太。"勒夫顿夫人接着说。"我们能为你

做点什么呢？我们知道你有许多难处。”

“是的，——我们有许多难处。”

“我们还知道你面临着多么残酷的环境。你对我说话直截了当，不会记怪吧？”

“哪里的话，”克劳利太太说。

“勒夫顿夫人是说，”罗巴茨太太说。“要求你开门见山地跟她说说你们的事情，她是要你记住——我想你明白我们是在说什么。”罗巴茨太太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她是什么意思，但是一点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

“勒夫顿夫人有副菩萨心肠。”克劳利太太说。“你也是这样，罗巴茨太太。我知道你们俩有多么好，我应该表达多少感激之情。”这些话说得十分冷淡，说话的声音也冰冷冷的。它们让勒夫顿夫人感觉到，她完全没有力量按她原来设想的精神继续完成她的使命。以恩人自居施舍善行，要比感恩戴德地接受它要容易得多。勒夫顿夫人本来想说：“让我们一起做女人吧，——做出人性区分的女人，而不是被门第分开的女人，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袒露我们的心事。让我们看看互相之间如何能处得融洽。”如果她在这点上能一帆风顺地进行，那么她就能把她的救济的小小计划全说出来，使用充满爱的手腕，把她跟前这个女人征服了。但是那种受苦的灵魂不肯从它那沉默的尊严上走下来。它本身就是一种高贵的东西，由于无数的眼泪而变得神圣起来，由于看不见的道道伤口淌下来的血流而变得神圣起来，它不肯从它那高台上走下来接受怜悯和仁慈。一种不该忍受的苦难的觉悟往往产生一种它自身的伟大，那种灵魂崇高的受难者不是轻易地就会和它分道扬镳的。一篮又一篮装得顶尖儿的鸡蛋，一磅又一磅施舍的黄油，一夸脱又一夸脱送来的猪肉，甚至某个更富有的姐妹衣柜的旧衣服，——甚至钱，出于善意施舍的钱，她都能接受。她已经弄明白，接受这些东西就是她命中注定的苦难的一部分，——为了她的儿女和丈夫，——并为接受这些东西对人家感恩戴德。她真的接受了它们，表示过谢意；在接受这些时，她让自己忍受残酷的环境带来的鞭笞；但是她却不愿意让自己接受一个陌生人说出来的怜悯，并去吻那个讲话的人。

“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帮帮你吗?”罗巴茨太太问道。要不是她看出来勒夫顿夫人已经把话说到了头,而克劳利太太似乎不准备作出反响,她本来不想说话的。

“你们帮过我们许多忙了。”克劳利太太说。“你们送给我们的东西都派上用场了。”

“可是我们的意思不仅指这个。”勒夫顿夫人说。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麻烦你们的。”克劳利太太说。“要点吃的,要点穿的;——我们眼下也就愁这些。”

“可是我们怕这次即将来临的审判定会给你们带来不尽的烦恼吧。”

“当然它会带来烦恼的;——可是我们又能怎么着呢?随遇而安吧。这是推不开躲不过的事。我们现在对这事已经横下心来了,只希望它尽早到来才好。如果它一旦过去,我想不管结果会是什么,他都会比现在要好受得多。”

这场谈话又平静下来,勒夫顿夫人开始害怕她的来访将会一无所获。她想要是格雷丝不在屋子里,她也许会把事情办得更好点,她在脑子里想了各种办法想把格雷丝支开。如果罗巴茨太太也躲出去一会儿,她的使命没准儿会做起来更容易些。“范妮,我亲爱的,”她最后放开胆子说道。“我知道你有个小打算要跟克劳利小姐商量。要是你单独跟她说说,没准儿你更有可能谈妥当。”老夫人的这点谋略并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但是它的预期目的倒是也达到了,这两位年长的女人不一会儿就只剩她俩面面相觑,这样一来勒夫顿夫人再作一次努力的回旋余地就大了。“亲爱的克劳利太太,”她说。“我早就有句话要跟你说,可我又担心我会被认为多管闲事。”

“啾,不,勒夫顿夫人;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请你女儿和罗巴茨太太出去一会儿,是因为我跟你单独说话更随便点。我希望我能让你信任我。”

“我完全信任你。”

“做个朋友,我的意思是;——做个真正的朋友。克劳利太太,要是情况果真是你丈夫被陪审团判了罪,——那时你将怎么办呢?也许我不应该假定它是可能的吧。”

“当然我们知道有这个可能。”克劳利太太说。她的话音很生硬，调子几乎有些逼人的味道。她说话时没有看她的客人，而把脸扭向一边坐着，两臂交叉搭在桌子上。

“是呀；——有这种可能。”勒夫顿夫人说。“我认为这郡里没有人真心希望这事会这样。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万一的情况下，你想过你们怎么办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他怎么样。”她说。

“我猜测他有一个时间会——”

“被送去坐牢，”克劳利太太非常快地把话说出来，那种急不可待的神情在她来说是极不常见的。“他们将会把他送去坐牢。不是这样吗，勒夫顿夫人？”

“我猜测事情会是这样的；我只希望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我认为这样会是那种短期的判刑。”

“我不可以跟他去吗？”

“不；那是不可能的。”

“可这家，还有这教俸；他出牢时他们还会让他再得到它们吗？”

“啊；这我就说不清了。这事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要看这些牧师们将会报告些什么了。我希望他不会把自己摆在和他们势不两立的位置上。”

“我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十之有九他会那样做的。一个人过去受了那么大的伤害，同时他又那么富于理智，他是很不容易俯首帖耳地接受这样的调查的。每当他自己或者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总是敢于站出来反对的。”

“不过这些绅士并不希望虐待他，克劳利太太。”

“我说不清。我不知道。当我想到这点时，我看到的是一片黑暗，一片漆黑。谈论它又有什么用呢？别生气，勒夫顿夫人，我要是说谈论它没用，你可别生气。”

“可是我一心想让它有点用，——有点真正的用。如果事情真是那种情况，克劳利太太，就是你丈夫一旦给——留在巴彻斯特——”

“你的意思是说关押起来，勒夫顿夫人。”

“是的，我是说被关押起来。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时你不如

亲自带上你的孩子们,——全都把她们带上,——过弗雷姆利去,我将在他离开你身边期间为你们准备个家。”

“啾,勒夫顿夫人;我不能走那一步。”

“不,你能走这步。你还没有听我说完。到那时,在这样一个家和那些你半数不认识的人同桌吃饭,对你来说是不会舒服的。但是在那个宅邸附近有所小别墅,它将完全归你使用。那个地主代理人曾经在里面住过,别的属于那个地方的人也在里面住过;可是它现在没人住了,将会让人收拾得舒舒服服的。”泪水这时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克劳利太太的脸上落下来,这样一来她就无法说话了。“当然它是我儿子的地产,不是我的,但是他已经跟我说了,它能归你们使用是最好不过的事。他一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定要去使用它才好。我也真心劝说你们去住。你们的老朋友露西也要我以她的名义让你们去住。”

“勒夫顿夫人,我不能走那一步。”克劳利太太含着泪水说。

“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我不是心血来潮贸然问你的,我毕竟比你老几岁,世故人情懂一点。”这话,我认为,照平常的字面意思理解,在勒夫顿夫人方面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它缺乏真正的资本。勒夫顿夫人的“世故人情”大体上并不是面面俱到的。然而她知道一个女人可以向另一个女人提供什么,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另一个女人的什么。“你和我来往总比你在别的地方要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和你的孩子们在你丈夫暂时隐避期间得到我们的照顾,这对你丈夫是好事,我要是这样说话,你是不会误解我的吧。我们在这个郡是有地位的。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话,可我不这样说又不知道该怎样把自己想说的话说清楚;当主教和其他人知道在这不幸的时刻你们来到了我们身边,那世人会明白不管陪审团会说克劳利先生什么,我们认为他是有德行的。你明白这个吗,我亲爱的?而且我们实际上也认为他有德行。我认识你丈夫已有些年头了,尽管我没有同他有过很多个人的交往;这当然有些美中不足。他在我的要求下到过弗雷姆利,我当时总算有机会对他大表敬意。我的确很尊敬他;要是他同意让你和你的孩子们得到我这老婆婆的保护,那我会感激他的,如果这一不幸降临他头上的话。我们希望它不会降临在他头上;但

是往最坏处着想总是要得的。”

就这样，勒夫顿夫人终于打开了话题，把她来霍格尔斯托克的想法全说了出来。就在她说话当儿，克劳利太太的肩仍然背着勒夫顿夫人；但是勒夫顿夫人能看见听她讲话的这个女人的两颊，急速地往下淌着泪水。这个建议里含有真正的诚意和良好的善意，完全把克劳利太太感动了。她怎么也没觉得在上面提出来的情况下，她可能到弗雷姆利去。她此时此刻全面衡量这事，她仍似乎觉得在这即将降临在她身上的可怕的时期，她唯一合适的去处是待在她丈夫将会监禁的那个监狱的屋檐下。然而，她完全领会到建议一种权宜之计的良好用心，而且一旦这个建议付诸实施，它将会让外界觉得她丈夫尽管遭到贬黜，却受到了全郡人的尊敬。她对这一切全感觉到了，但是她的心装得满满的，有话说不出来。

“说呀，说这事是可行的，我亲爱的。”勒夫顿夫人接着说。“你只用朝我点一下头表示同意，那个小别墅便会为你们准备停当，一旦你们需要，多会儿去住都是现成的。”

但是克劳利太太没有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脸仍扭向一边，泪水仍在不住地从她脸上往下淌，她只小声说了一两句话。“我不能走那一步，勒夫顿夫人；我不能走那一步呀。”

“你不管怎样要知道我的种种用意是什么，等你平静下来时，再好好想想它。眼前还有足够的时间，我正说的这种选择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我亲爱的朋友罗巴茨太太现在正和你女儿在一起待着，她希望克劳利小姐在这次调查正在那些牧师中间进行期间，过弗雷姆利牧师住宅小住一段。人家都说这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事情，——这次调查。但是主教知道他是那么无能啊！我们都认为要是克劳利小姐愿意到弗雷姆利牧师住宅住一两个星期，我们大家伙会高兴坏了，不知怎么接待她好呢。罗巴茨先生应邀参加那个差事期间，她应该去住住。你说呢，克劳利太太？我们在弗雷姆利都很清楚，一致认为，让世人知道你丈夫在这个郡受人尊敬是最为可取的办法。当这次审判来临时，克劳利小姐会赶回来的。我希望你让她去那里住住，克劳利太太？”

但是，即使对这个建议，克劳利太太也不能一口答应下来，尽管

她不是直截了当拒绝的。就她自己的感情而论，她倒是宁愿只剩她一个人在家受苦受难；但是，在他们受苦受难时，这郡里第一流体面人家变着法儿对她和她的家进行庇护，这种恩典她简直理解不了。多亏罗巴茨太太和格雷丝本人来得是时候，她才避免了正面对这个建议作出回答。屋门打开了，开得很慢，而且她们俩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屋子，好像她们意识到她们的到来很难受到欢迎似的。

“马车备好了吗，范妮？”勒夫顿夫人说。“是我们该回家的时候了吧。”

罗巴茨太太说马车就在门外二十码远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就动身吧。”勒夫顿夫人说。“你完全说服克劳利小姐四月份到弗雷姆利去住了吗？”

罗巴茨太太对这问话没有回答，只一味看着格雷丝；格雷丝两眼看着地上。

“我已经跟克劳利太太讲过了。”勒夫顿夫人说。“她们会想想这事的。”然后，两位女士告别出来，向她们的马车走去。

“她对我们的计划说了些什么？”罗巴茨太太问道。

“她太伤心了，什么话也没有。”勒夫顿夫人答道。“要是一旦他真的判了罪，那我们说什么也要来把她接走。到那时，她从哪方面都无力反对我们了。”

第五十一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堆放柴火

那幅画儿仍在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屋子里继续进展，这一秘密也仍然得到保守，或者假定它被保守着。范·西弗小姐至少相信她母亲还未曾听到这事的任何消息，布劳顿太太则日复一日地报告说她的丈夫还没有进行干涉。然而，在这些日子里，多布斯·布劳顿家笼罩着一片十分阴沉的气氛，康韦·达尔林普尔为此曾不止一次向布劳顿太太建议说，这项工作不如停下算了。但是这房子的女主人不同意这个意见。在回答康韦·达尔林普尔的提议时，她习惯用几分神秘的语言宣布说，降落到她头上的任何痛苦都与别人毫无关系，——即使对她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如果没有绝对的肉体的死亡，那她早已作好准备，毫不含糊地面对道德和社会的致命威胁；至于绝对肉体上的死亡，她似乎认为即使这一步也没有一些人心里相信的那么遥远。这住宅上空罩上这种阴沉气氛的原因是什么，康韦·达尔林普尔不明白，范·西弗小姐也不明白，而且说实话连布劳顿太太自己也不太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毫无疑问，她十分明白她丈夫总是郁闷地回到家来，有时喝得醉醺醺的，一看就知道商业区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她对商业区的事从来了解得不多，这是因为早先那些日子她的朋友常给她带来满意的消息，保证说胡克院的财富源源不断，她多会儿都会从那里得到花的用的，得到住房和家具，马车和马匹，服装和首饰珠宝，即使这些首饰珠宝不是真品，那也应该是流行的最好的赝品。她和多布斯·布劳顿先生结成美满婚姻不久，她就发现马车和马匹，还有那些伪造的珠宝饰物，并不像她事先怂恿自己预料的那样，彻底把她送到了一种地球上存在的天堂。她那豪华的客厅，虽有多布斯·布劳顿陪着，也算不上什么天堂。但是，虽然她很早就在她的婚后生活里看出来她仍然有缺乏的东西，可她决没有跟自己承

认说，那马车和马匹以及伪造的珠宝是不好的东西，也不能说她曾为此后悔过。她过去变着法儿把各种事情都抹上一层浪漫色彩，然后便碰上了康韦·达尔林普尔，——没有任何歹意。一点不假，爱情对她来说，由于它从来没有变出多少好处，因此也不可能有多大坏处。有人应该装出爱她的样子，她对此也应该装出友好的态度相还，——这便是她渴望的一点点刺激，有了这一点点刺激，她曾一度自我陶醉，满以为一种天堂的某些东西也许会创造性地出现在她面前。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对这种纯真的娱乐曾经不近情理地表示过反感，——非常不近情理，因为他很清楚，一如他应该清楚的，他本人并没有依靠他自己的什么品质对这种必不可少的天堂提供东西。有那么几个星期，她丈夫的干预反倒增进了这种娱乐，给这种娱乐带来了额外的刺激。她觉得自己是个不为人理解并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女人；对某些女人来说，受到一点儿温和的虐待总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事情，这不会干扰她们吃吃喝喝的东西，与她们的衣服、马车，或者伪造的珠宝饰物，都没有关系；而是为她们提供了许多愁断柔肠的东西。但是，近个时期，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变得出言不逊，许多事情都变得十分别扭。她不相信康韦·达尔林普尔是这一切的唯一原因。她觉得马塞尔波罗先生和范·西弗太太在这事上有力量让他们自己感到不高兴，并且觉得他们正在行使这种力量。她丈夫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他在商业区的事情，她自己也从不过问。她自己的财产微不足道，不过一两千镑的资本，她认为她没有理由去盘问丈夫的金钱问题。她不十分清楚，婚姻本身已经赋予她这样的干涉的权力；如果她有这方面的常识，她也未必愿意有心干涉。她希望马车和假的珠宝饰物一直归她所有就行；但是她并不知道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质问。说到那另一个困难，——即康韦·达尔林普尔的困难，——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友谊有万般柔情已经被一个霸道的丈夫那双野蛮的脚丫肆意践踏，她受到了虐待。她愿意俯首听命。作为妻子她夫唱妇随，这是对的。她会把康韦·达尔林普尔交出并且劝说他娶一个妻子，——一点不顾他炽烈地依恋着她自己。她自己将为他挑选一个妻子。她自己将会用一双自杀的手摧毁她自己生活中的浪漫情调，因为一个霸道、野蛮的丈夫要求这种浪漫情调毁于一旦。她会牺

牲自己的感情，竭尽全力把康韦·达尔林普尔和克莱拉·范·西弗捏合在一起。这之后，如果某个诗人不会按拜伦的诗句使她的友谊不朽，那她的确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也许康韦·达尔林普尔本人会成为一个诗人，让这事得到纠正。因为必须明白的是，虽然她期望康韦·达尔林普尔结婚成家，但她又期望他婚后因为他对她本人的爱情而遭受拜伦诗中所描写的那般痛苦。

但是，比达尔林普尔这一困难更甚的某种东西确实还存在。仆人们不像他们过去那么听从使唤，而且当她跟丈夫提出来举行一次小型宴会时，他竟毫不留情地断然拒绝了。他过去的荣耀就是举行宴会，她提出这个建议不过是为了讨他喜欢。“哪怕这个世界颠倒个儿，女人也仍然会举行宴会。”他曾经这样取笑她说。“我是在为你着想，多布斯。”她回答道。“不是为我自己。我对这样的聚会没什么兴致。”这事过后，她藏到她自己的屋子里，每只眼上挂出了一滴浪漫的泪花儿，跟自己说道，如果康韦·达尔林普尔在她见到多布斯·布劳顿之前跟她相遇，那她就是世上最最幸福的人了。她茫然若失地坐在那里，心想要是她的心碎了准是非常有趣的事。她应该如何对待心碎这玩意儿呢？她应该上床生病与日见瘦吗？她会许多许多天采取节食措施的。她丈夫午饭是从来不回来的，因此那颗破碎的心便能在晚餐时亮亮相而不会遭受许多明显的痛苦。与此同时她会恳求康韦·达尔林普尔尽快地结婚成家，并且硬性命令他控制自己，别跟她本人说任何多情的话。她不管怎样要做到光明磊落、品格高尚、勇于自我牺牲，——虽然她天生具有浪漫气质和诗人气质。

这幅画儿正在不断取得进展，而且如同事情已经发生的，这位艺术家和他的模特儿的恋爱也正在取得进展。康韦·达尔林普尔已经开始想到他最终也许会让克莱拉·范·西弗做他的妻子，这画儿倒也没有白画。克莱拉·范·西弗长得漂亮，而且毫无疑问也很聪明；克莱拉·范·西弗的母亲确实有钱。更要紧的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开始喜欢这个男子，并加入了他所属的社会阶层。这恋爱事件似乎蒸蒸日上，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对这事也非常热心。她一本正经地告诉克莱拉，她对此感到高兴，同时又叮嘱克莱拉别粗心大意，因为男人都非常难以捉摸，还说康韦虽然是这世上最好的人，可没准儿身上也总不会没

有男人的那种共同的恶习。的确，从布劳顿太太嘴边滑出来的只言片语中，人们不难猜测到她认为可怜的康韦在哪方面受着非同一般的折磨。范·西弗小姐最初板起面孔，说这是无稽之谈。“不会有错的，我亲爱的，这中间大有可谈的。”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这中间要是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谈，那才是咄咄怪事呢。”“无稽之谈。”范·西弗小姐蛮横地说。“你要再这样继续谈到达尔林普尔先生，那我就一定要放弃为这幅画儿做模特儿了。”“说到这话，”布劳顿太太说。“我看咱俩眼下跟这个年轻人拴在一块儿了，咱都明白他在这件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我一点没有跟他拴在一块儿。”范·西弗小姐说。

布劳顿太太也跟康韦·达尔林普尔说，她为这事感到高兴，——嗽，打心眼儿里高兴。他在一天早上已经争取准许他赶在模特儿到来前先来一步，这样他可以单独在他的画布前干些事。一如他习以为常的，他径自上了楼，一个人开始工作，——他已经明确告诉布劳顿太太，她定要带上克莱拉一块儿上楼来找他。但是她没有带上范·西弗小姐就来到了这位艺术家正在工作的屋子。千真万确，她此时此刻心里正为她的两位年轻朋友的未来利益着急，她忍不住要跟这一位或那一位说说话，不管说这样的话的时机是不是适宜。在她来说，让康韦·达尔林普尔在楼上干事而不搭理他，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上了楼，找机会对她朋友的过去和将来的品行谈了谈她的看法。

“没错儿，它很好；的确很好。”她站在画架前，端详着那件完成一半的画儿，说。“我觉得你还从来没有做过比这更好的事呢。”

“一幅画儿是好是坏，在它完成之前，我从来不敢下定论。”达尔林普尔说，心里真正想着他的画儿，没有别的。

“我敢保证这幅画儿不错。”她说。“我敢说这话，那是因为你在它身上花的心血太大了。光靠勤奋是不会产生好作品的，仅靠技巧也不行，甚至光靠天才也不行：在这之外还要求别的东西。画画儿人的心必须全部用在画笔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他完全知道她说话的调子和包罗万象的含义，而且很快听出来此时此刻她的用心不仅仅在这幅画上，还有点别的什么。她稳了稳情绪，就要向他提出某种建议来了。他完全明白了这点，但是由于他确实希望在画布上多抹几笔，很不情愿在这个时刻逢场作戏，因此他作了个小小的打算，要

把她的兴致扫一扫。“心诚才能取得成功。”她说，而他正在考虑这次他如何往她的浪漫行为上泼点冷水。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布劳顿太太；成功在于埋头苦干。”

“在于什么，康韦？”

“在于埋头苦干，——玩命工作，就是说，——要是我打算充分利用模特儿的时间，那我现在就必须拼命工作。事实上，我在这画上用功夫不够呀。”他倚着他的手杖，在画儿的衬色上干脆利落地抹了几笔，然后把头歪向一边，站在那里端详了一会儿他的画布，仿佛他无暇把他的注意力从他正在干的工作上转移开似的。

“你的意思是说，康韦，你不大愿意我跟你多说话吧。”

“啾，不，布劳顿太太，我一点没有这个意思。”

“我不会打扰你的工作的。我不得不说的几句话，也许没有半点分量。的确，眼下，你我之间的话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它们是吧，康韦？”

“我一点儿看不出这个来。”他说着，仍然在用他的画笔抹着。

“没有吗，你？我可看出来了。它们不再有什么意义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生活中最一般、最平常的客套话；就是我常说谈话中的那些问候和道别话。”她用缓慢、阴郁的语调说道，没半点调侃的意思。“一般朋友之间的谈话超越这种程度的时候是多么少见哪。”

“难道你认为它超越了吗？”康韦说着，往后退了一步，又端详了他的画儿一番。“我看我自己不管对什么人谈什么事都一样。”

“你和我不一样。我不能随随便便跟任何人说话。”

“我认为，政治，你知道，艺术、一点丑闻、战争，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可以让谈话进行得自自然然的。我对你不讲忌讳，谈话常常是件很讨厌的事。几乎没有一天我不希望把某个人的舌头割断才能过得去。”

“你希望把我的舌头割断吗？康韦？”

他开始察觉到她要决心谈论她本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点了。他害怕这点，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女人，而是由于他深信她要拿她自己跟克莱拉·范·西弗作一番比较了。按他一般的脾气，他喜欢装出几分浪漫的情调，而且对于事实上没有任何爱情含义的

那打情骂俏也是十分在行的。但是目前他真的在考虑婚姻问题了，并且就在这大清早他已经跟自己承认过，他早已让克莱拉·范·西弗占据了自己心中足够的位置，完全有正当理由请求她成为他自己的妻子。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十分欣赏的丘比特① 随心所欲挥舞的那些钝剑和秃矛，照他目前的心情他还不十分着急挺身前去挨几下。但是，如果她坚持他现在走进竞技场，拿起武器进行一场模拟比赛，那他会唯命是从的。当男人被女人逼着打情骂俏时，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做出一些风流韵事，不管机会对他们是不是有利。一个男人必须做出一些浪漫事情，或者至少对这种活动逢场作戏，因为女方在挑逗他，哪怕他身患感冒或头痛也得挺身而出。他要是拒绝这样的遭遇战，他就是狗熊，——并且会感觉到，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样的遭遇战，他将永远会被人家当做狗熊对待。从来没有加害于人的波蒂法② 的妻子们有的是，一心想逃脱的约瑟夫们也不少，尽管他们只是通过说悄悄话被要求带回来的。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已经问过达尔林普尔是不是他希望把她的舌头割断，达尔林普尔当然回答说布劳顿太太的话在他看来多会儿都是一种乐趣，——永远不会成为一种麻烦。在他说他的这番话时忽然想到，如果他用完全相反的调子回答她，那才算回答得恰如其分呢；但她是个女人，而且很年轻，很漂亮，有资格让人奉承她。"它们在我听来总是一种乐趣，"他说；就在他重复最后这几个字时他又试图接着画他的画儿。

"一种少有的乐趣，"她答道，不过她对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意思，她心里并不十分清楚。"少有的乐趣，康韦。我真希望我们彼此从来就不认识。"

"我说不清。哪怕我生活的幸福后面紧跟着就是痛苦，我也永远不希望生活中没有幸福。"

"你是个男的，如果麻烦事来到你头上，你能用你自己的双肩扛起来。一个女的受的罪更多，只是因为另一个人的肩膀不得已可以

①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系一裸体、有双翅、手持弓箭的美男孩儿；他爱恶作剧，用他的弓箭射中谁，谁就会陷入情网。这里的"钝剑和秃矛"，系作者的谑语。

② 《圣经》故事人物，据说他把约瑟夫作为奴隶带回家。

承受住这种负担。”

“你是说，等她有了丈夫时吧？”

“是的，——等她有个丈夫时。”

“等一个男的有了妻子，他的情形也是一样的。”话说到这里，这场谈话的内容简直淡如清水，达尔林普尔竟能够在应付它的同时继续用画笔抹底色。如果她只是在这同样模糊的情感阴云背后活动，如果浪漫的太阳那热乎乎的光芒能被这层阴云遮挡住，等范·西弗小姐来到，那这个场面还算挺好。他早已知道她在这片阴云后面漫游了半天，却一直找不到出口见见阳光。“一个男人娶了妻子时他的情形完全一样。”他说。“那还用说，一个人成了两个人，一个人当然不得不受两个人的痛苦。”

“要是一个人不得不受三个人的罪，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她问道。

“你是说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时？”

“我不是那个意思，康韦；除非你这个人的感情是麻木的，你一定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想，准是世俗的功成名就让你的感情变得麻木了。”

“我可不这样想，”他说。“我想它们和过去一样敏感。”

“我知道我的已经麻木了。哦，我多么想我能摆脱它们啊！可是不行了。年龄不会让它们变麻木的，——我对这点是很清楚的。”布劳顿太太说。“但愿摆脱出来就好了。”

只要问题不管怎样能避而不谈，他已下定决心不谈论她自己；但是现在他觉得他被逼到一个角落里了；——现在他被迫谈谈她自己的个性了。“你眼下还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你怎么能说出来年龄会带来什么变化呢？”

“年龄不是光指年月，”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我们都明白这个。‘他的头发变成银灰，却不是因为年月’。看这儿，康韦，”她从自己的鬓角拽过一绺头发，让康韦看看里面间杂着白发。他没有看她的那绺头发；如果它们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她也许不会这么现成地把它们拿出来让康韦看的。“没人会说年岁的流逝把它们变白了。我对你不忌讳我的岁数。一个人不到三十岁，头发是不会变成灰

色的。”

“我没有看到变色的头发。”

“那是你的眼睛出了毛病，因为，你瞧，这里有多少白发呀，是什么力量让它们变成灰白的呢？”

“人家说热屋子会有这种力量。”

“热屋子！不，康韦，这力量可不是热空气造成的。这是一种冰冷的心造成的，一颗寒气袭人的心，一颗冻僵了的心，一颗满是冰碴儿的心造成的。”她现在从那片阴云中钻出来见到热力了，康韦只希望范·西弗小姐尽早到来。“这世界刚刚展现在你面前，康韦，可你的心竟变得跟我的一样冰冷。我的心全变冷了，可我还像你一样年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谈论这一切。这简直是愚蠢行为，——极端愚蠢哪。我本来没有意思谈论我自己的；但是我又极希望跟你说几句关于你自己的未来。我想我作为朋友还可以跟你说这话吧？”

“希望你总是这样做。”

“不，——我做不出这样的保证啊。要我以后总对你怀有朋友的感情，对你的切身利益怀有朋友的关注，对你的功成名就怀有朋友的喜悦，——这我会答应的。可是朋友般的话语，康韦，有时会被误解的。”

“我永远不会误解的。”他说。

“不，你不会误解的，——当然你不会误解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以为你会误解它们。”然后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一种有点压低声音、叽叽嘎嘎、歇斯底里的大笑；笑过以后她擦掉眼睛上的泪花儿，莞尔一笑，把她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谢谢上帝，康韦，我们在那里相当安全，——不是吗？”

他已经铸成大错，这下他有必要把它纠正过来。他的表放在画架的槽沟里，他看了看表，纳闷儿范·西弗小姐为什么还不在那里。他已经绊了一下，他必须挣扎几步，把自己的步伐稳住。“像我刚才说过的，我永远不会发生误解。我从来不敢想入非非，没有一会儿想到这中间有任何别的感情，——没有一会儿想到过。你们妇女能做到那么小心谨慎，而我们男人总是让人钻空子！一个男人恋爱，因为他把握不住这个；可是一个女人却做到了三思而行，以友谊——来回

答他。也许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赢得更多的什么东西，这话有些不妥当；但是我现在永远不想赢得更多的东西了。”为什么范·西弗小姐这该诅咒的还不来！再有五分钟，不管他自己如何，他就要跪在地上，说出一种假的声明，而她则会把那假的愤怒发泄一丁点儿，或者对控制他的感情问题跟他进行一番假的说教。他过去把这一切都对付过来了，对这点感到十分厌倦；但是对于他的一生他不知道怎么掌握自己。

“康韦，”她说，神色严厉。“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语言跟我说话？”

“当然它是非常欠妥的；我知道这个。”

“我现在不是在讲我自己。我学会尽量少想我自己了，甚至对你给我造成的伤害也漠然置之。我的生活是一片空白，我几乎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进一步伤害我。我没有多余的心让人伤害了；不，没有多余的心会被人刺伤了。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我问你为什么敢用这样的语言跟我讲话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难道不知道这是对另一个的伤害吗？”

“对什么另一个？”康韦·达尔林普尔问道；他的脑子变得一片混乱，一时弄不大清楚那“另一个”是多布斯·布劳顿先生，还是别的什么人。

“对那个现在正在往这里来的姑娘是种伤害；她对你一心不二；对她，我毫不怀疑，你已经说过你刚刚说过的那些根本不应该出自你口的话吧。”

事情这下变得非常严重，非常难办了。如果哪位天神这时不派范·西弗小姐来搭救他，那事情准会变得非常严重的。他正考虑他对眼前这种指责应该说些什么时，他那火烧火燎的耳朵捕捉到了范·西弗小姐上楼的脚步声；就在这场谈话中客观条件允许接着讲下去前有必要停顿之际，范·西弗小姐敲响门，并走进屋子。他喜上眉梢，而我认为布劳顿太太也并不为这一干扰感到遗憾。这种有点小危险的场面突然被打断，总是很好的事。这样的风流韵事最后的那些细端末节，很容易变得不可收拾，要是说不上枯燥无味的话。她并不想让他跪在地上，因为她知道从地上往起站总是十分尴尬的。

“克莱拉，我正想你再不会来了呢。”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满脸堆

着甜蜜的微笑说。

“我自己也这么想呢,”克莱拉说。“我相信这次一定是最后一次坐着供人画了吧,或者至少还有最后的一次。”

“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布劳顿太太说,把两手攥在一起。

“没什么要紧的;妈妈今天早上盘问了一两句话,我说我要到这里来。要是她问我为什么,我会跟她讲清楚的。”

“可是她问什么话了?她说什么了?”

“她自己的脑子总是不那么容易反应过来。她埋怨没有告诉她她抱怨了些什么。可是她嘟哝了一些不是恭维艺术家的话;因此我估计她起了疑心。她今天早上很晚才离开家,我们一起走出了住宅。她今晚会直截了当提出某个问题,或者过不久这事就到头了。”

“那我们就赶快好好利用我们的时间吧。”达尔林普尔说;范·西弗小姐做好了让画家画的姿势;她手拿锤子跪在地上,画笔开始挥动起来。布劳顿太太已经在克莱拉头上裹出一个无檐帽样子的头饰,这活儿总是由她操办的;她还帮助安排一下衣饰。她做这些事时总在跟自己说,她像以撒[1] 一样在为自己牺牲堆放柴火。只是以撒当时是愚昧地堆放柴火,而她堆放柴火则是感觉到了好些让人作出牺牲的火焰。以撒得救了;而在灌木丛中寻找任何大锤子搭救她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她仍费尽心机安排装饰物,为她自己堆放了比任何堆垛都高许多的柴火。与此同时,达尔林普尔在继续作画,心中想得更多的是他的画儿,而不是这一个或另一个女人什么的。

没过多一会儿,布劳顿太太把柴火堆得比平常都高了许多,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离开这屋子。当然,她离开这画画儿的场景时,这堆放好的柴火是不会少的。“康韦,”她临走时说。“要是这就算最后一次照模特儿作画,或倒数第二次的话,那你可应该全力以赴利用好啊。”然后,她在那个跪在地上的雅意的头顶上朝达尔林普尔意味深长地瞅了一眼,这才退出去了。雅意,这位此时一心想着她做这种姿势的厌倦的雅意,无暇去细心琢磨她朋友话中的特殊含义。康韦·达尔林普尔非常明白它们的含义,觉得他不妨把给他的暗示接

①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是希伯来一族长。

受下来。他拿定主意向范·西弗小姐提亲，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呢？他挥动着画笔画了几分钟没有说话，一如既往那样干了一阵子，然后决定马上开始另一项工作。“范·西弗小姐，”他说。“我怕你感到累了吧？”

“不比平常累多少。不过整个小时在砍杀西西拉可真让人受不了。我对这个木头做的假西西拉可真恨透了。”这个木制人矮墩墩的，因为西西拉被认为就是这种身段。

“再来坐一次这画儿就完成了。”他说。“因此你用不着现在太折磨自己了。你休息一会儿吗？”他已经看出来，克莱拉在他面前做这种姿式，是不利于接受或谢绝一种求婚要求的。

“谢谢你，我现在还不累。”克莱拉说；她高举着锤子，两眼看着那个木制的西西拉，始终放射着热爱民族的怒光，这时仍没改变这种目光。

“可是我累了。得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吧。”达尔林普尔心下明白，尽管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兢兢业业地堆放她的柴火，却从来没有堆放很久就成了。如果他一抓紧时间，她便会赶在他说话前就返回来的。当他放下他的画笔，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像一个人停下工作小憩时伸展臂膊时，克莱拉当然也站了起来，找位子坐下。她已经习惯了头饰和衣饰，因此没有在意它们；而达尔林普尔一星期要看这种装束两三次，也对此习惯了；但是现在他打算完成一种特殊使命，这头饰和衣饰就似乎有点碍眼了。“我一心希望你会喜欢这幅画儿。”他想着这点，说。

“我不认为我会喜欢它。不过你应该明白，一个女孩子画进这样一幅肖像画里，她不喜欢它是很自然的。”

“我不知道这中间的原因。我能理解你从特别意义上讲不喜欢这画儿；可是我认为伦敦的大多数女人处于你这个位置无论怎样会说她们喜欢的。”

“你生我的气吗？”

“什么话；因为你讲了实话吗？不，没有，真的没有。”他站在画架的对面，端详画布，不时晃晃头观察光线，用挑剔的眼光寻找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然而他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出色地把他的计划付诸实

践。"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幅平步青云的画作,"他最后说。"如果它达到我一心追求的那种成功时。"

"我听说你做的一切现在都是成功的,——仅仅因为是你取得的。这可是最次的成功之作。"

"什么是最次的成功之作?"

"那种靠优点取胜时导致进一步成功的东西呀,因为这样的收获是多余的。"

"我希望在我的情况中它会是这样。如果它不是这样,我将会有一种非常可怜的机会。克莱拉,我认为你一定知道我不是在谈论我的画作。"

"我原想你是的。"

"当然我不是谈论它们。至于我这一行的成功,就我知道这种成就的程度来看,我还算有几分把握我以后会取得它的。"

"你已经取得它了。"

"我正走在取得它的道路上。也许十个正在奋斗的艺术家中,有一个是会成功的,而对他来说,这个职业是很有魅力的。想到分配战利品时的运气全靠碰撞,这当然令人感到不快。这是难以预测的事。可是一个人得到了这种战利品时是不能对此抱怨的。"达尔林普尔不是个没有自制力的人,也不是个容易让人吓住的人,可是他发现谈论他的职业远比求婚要容易得多。那个头饰是他的拦路虎。在最后五分钟内,他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说,如果不是有那个头饰拦路,他早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他有生以来一直是照着有生命的模特儿作画的,——根据他的画作的需要,按照穿着这样那样的妇女作画,——可是他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陷入情网。她们在他眼中不过是模特儿而已,可他现在发现这下碰上了难题。"关于这种战利品,"他说。"我心中还有几分把握;可是对另一种战利品,我就心中无数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获得那种战利品。"范·西弗小姐无疑明白他说的那种战利品是指什么;由于她是既有自己的意志又有自己的目标的年轻女人,毫无疑问,她已经准备好作出回答了。但是这个问题有必要用适宜而明确的言辞对她讲出来。康韦·达尔林普尔目前无疑是没有用适宜而明确的言辞提出来的。她无意对他最后那些话作出回

答；因此只是建议说，时间十分紧迫。他还是接着工作为好。“我现在准备得很好。”她说。

“稍停半分钟。你对这幅画儿想得比我多得多啊！我对这幅画儿看得一钱不值。我将会用刀子把它从顶到底毫无痛苦地割成两半，——内心都不会为之惋惜一声，——如果你让我下的话。”

“看在上天的面上，可别干这种事情啊！为什么你要这样？”

“只是让你看看我不是为这幅画儿才来这儿的。克莱拉——”这时屋门打开了，以撒[①] 出现在门口，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又兢兢业业地堆放柴火，直到人类的天性不能再往高处堆放为止。康韦·达尔林普尔就要把他到克莱拉座位之间的那段路走完了，这时猛然朝他的画架扭过脸来，为这一打扰感到非常生气。他应该对他的以撒为他所做的一切更加感恩戴德才对，应该认识到事实上毛病出在他自己的身上。布劳顿太太走出这屋子已经过了十二分钟。她把这十二分钟算成了十五分钟，——毫无疑问犯了一个错算三分钟的错误，——她已跟自己讲过，对于像康韦·达尔林普尔这样一个人，准备工作又为他做了那么多，十五分钟的时间足够了。当我们想一想在这十几分钟内她自己的思想应该是什么状况，——不得不堆放这样的柴火是什么滋味，在她让克莱拉和康韦·达尔林普尔待在一块儿的每一分钟里，可以说她如何把她自己的心活生生地割咬一口时，我们想到她的眼睛变得扑朔迷离，想到她竟没有准确无误地计算出十五分钟的时间，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达尔林普尔气呼呼地把身体转向他的那幅画儿，但是范·西弗小姐却仍坐在那里，纹丝未动。

“我的二位朋友，”布劳顿太太说。“这可不行啊。这画儿没有画；这模特儿没有做。”

“达尔林普尔先生一直在跟我讲解艺术家这一行的靠不住的性质。”克莱拉说。

“这行对他来说没有靠不住一说。”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故作庄重地说。

“也许一般说来没有靠不住的问题；但是为了证实他话中的真实

---

① 指布劳顿太太，前文提到以撒和她的关系。

性，他要比雅意对待西西拉更凶狠地对待雅意。”

“我要把这幅画儿从顶到底划破它。”

“为什么?”布劳顿太太说着，带着戏剧性的恐惧把她的手朝天举起来。

“只是让范·西弗小姐看看我如何轻看这幅画儿。”

“还有你如何轻看她。”布劳顿太太说。

“她喜欢她就这样认为吧。”这之后，范·西弗小姐又一次真的做好姿势，画笔也真的挥动起来，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插曲儿似的。雅意把脸摆好姿势，举起锤子，仿佛她的脑子和心专心致志要下手砍杀西西拉似的。达尔林普尔的两眼从画布转向模特儿，从模特儿又转向画布，手不停地挥动画笔，好像刚才那声哀婉动人的“克莱拉”从来没有说出口似的；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倚在一张沙发上，观看他们俩，满心想着她自己所处的独特的浪漫位置，直到她的脑子里塞满诗人般的沸腾情绪。有那么一会儿，她下决心要把克莱拉看做一个女人，以女人未曾有过的憎恨情绪来憎恨她；接着，她眼前冒出来匕首、毒药杯和有绞杀力的绳索。下一步，她又坚定不移地决定把康韦·达尔林普尔太太看做女人，以女人未曾有过的爱去爱她；再往后，她看见自己跪在一个摇篮边，悉心哺育一个婴儿，而这婴儿的父亲将是康韦，母亲则是克莱拉。这样，她进入了梦乡。

有好一会儿，达尔林普尔没有注意到这点；但是最后传来一点点声音，——甚至用心不良的迪莫拉恩斯小姐也很难称之为“打呼儿”，——他开始意识到从实用目的来看他和范·西弗小姐又算单独在一起了。“克莱拉，”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布劳顿太太马上从瞌睡中醒过来，揉了揉两眼。“天哪，天哪，天哪，”她呼叫道。“我说已经过一点钟了吧。恐怕你俩得必须走了。再来坐一次吧，我看再坐一次这画儿就画完了，康韦?”

“是的，再来一次。”他说。按一般惯例，他和克莱拉不应该一起离开这住宅，因此他在克莱拉离开屋子时仍留在那里挥笔画画。“现在，康韦，”布劳顿太太说。“我猜度一切事情都结束了吧?”

“我不知道‘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是什么意思。”

“不，——当然不知道。你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事的，一点错

没有。对你来说一切要从头开始了。不过你一定要原谅我，因为我的心已经搅乱了，——搅乱了，——搅乱了！”然后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潸然泪下。康韦怎么办？他认为这个女人要么彻底放弃他，要么抓住不放。这种庸人自扰的行径完全是荒谬绝顶的！要是她不告诉他这样做，他是不会跟克莱拉·范·西弗在她的屋子里谈情说爱的！

“玛丽亚，”他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声音说道。“需要我这方面为你作出任何牺牲，我都随时作好准备。”

“不，先生；作出各种牺牲的将会是我。作出牺牲的从来是女人那一方！”好可怜的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啊！“你用不着放弃什么。这世界就在你的脚下，你将会得到一切，——青春、美、财富、地位、爱情，——爱情；还有友谊，如果你将会接受一个像我这般可怜、这么心碎、这么孤立的人的友谊的话。”最后这一串话，每说一个词儿就会接上一声唏嘘的抽泣；由于她仍旧蹲坐在这屋子的中间，仰头看着站在她跟前的达尔林普尔的脸，这个场景中有许多日常生活中不会有的内容，有许多永远难忘的东西，有许多，我毫不怀疑，有许多哑剧主角十分欣赏的素材。在康韦·达尔林普尔那方面，他在这整个事情中不过充当了一个二流演员，因此他是不是欣赏这个场面，是无关紧要的。我不认为他欣赏得了它。“现在，康韦，”她说。“我要给你提点建议了。等以后的日子你记起这次会面，想到这个建议是怎么告诉你，——用什么样的严肃神情告诉你时，”——话说到这里她把两只手攥在一起，——“我想你会遵循它的。克莱拉·范·西弗现在就要成为你的妻子了。”

“我一点不知道这个。”达尔林普尔说。

“克莱拉·范·西弗现在就要成为你的妻子了。”布劳顿太太对达尔林普尔的反调十分反感，又重复了一遍这话。“爱她吧。恋她吧。把她的肉看做你的肉，把她的骨看成你的骨。但是要统治她！是的，统治她！让她成为你的第二个‘自己’，别让她成了你的第一个‘自己。’统治她。爱她。恋她。别把她丢在一边不管，像我做过的一样，用她自己的思想灌输她，——像我一贯靠力量灌输那样。现在走吧。别别，康韦，别说一句话；我不会听一句话的。你一定得走，要不我必须走。”然后她迅速地从那个低低的姿势中站起来，准备迅速冲出门

去。他最好抢先一步走，因此他就走了。

一个美国人度过一个快乐的日子时会告诉你他过得“非常愉快”。我认为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如果讲出来这天的事情的真相，会承认说她过得“非常愉快”。我认为她深为她早上的工作感到满意。但是在康韦·达尔林普尔来说，我怀疑他是不是满意他早上的工作。“一个男人可以遇上许多这类事情，然后他就对他的食物极为反感了。”在返回他自己公寓的路上，这些就是他各种想法的实质。

第五十二章 你为什么不去为自己找一个"它"呢

不用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莉莉·戴尔和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很快亲密起来，每天都要在一起见面。的确，如果不是那位乡绅不愿意放弃他寄宿的那种独立性，她们俩本来很快要在同一住所生活的。当索恩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邀请，要求他们爷儿俩都来住进她的大公馆时，老乡绅请求他的侄女儿前去，剩他一个人留下。"你用不着多想我。"他说道；他的话没有诉苦埋怨的意思，略带几分他平常惯有的那种阴郁的口吻。"我在阿林顿一个人待惯了，你用不着因为离开我于心不安。"但是莉莉不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离去，因此他们爷俩仍住在一起。不过，莉莉每天都要到索恩太太府上去，这样一来两个姑娘的亲密交往就建立起来了。埃米莉·邓斯特布尔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而莉莉自己的堂兄妹中最亲近的男性亲属就是邓斯特布尔小姐订婚的丈夫。因此，她们从各方面试图彼此相爱是在情理之中的。后来，莉莉真来索恩太太的府上住了些日子；不过这是在那位乡绅返回阿林顿以后的事了。

索恩太太财大气粗，乐善好施，坚持要求伯纳德为他的堂妹莉莉租一匹马来。埃米莉·邓斯特布尔每天骑马，戴尔船长当然马前马后相陪的；——现在莉莉加入了这个队伍。她几乎来不及弄清楚究竟要干什么事情，就已经发现自己已被宽边帽、骑装、马匹和马鞭包围起来。索恩太太的一种做法是，那些来到她直接可以发生影响的范围之内的人，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来自她这阔佬儿的各种舒适和奢侈，感觉到这些舒适和奢侈有强大的财产做后盾。各种东西不是先提出来议论一番听听意见，而是直接让它们亮相，理所当然地使用起来。如果你到一位绅士家逗留，你知道自己当然会有吃有喝的。有些主人还让你抽雪茄烟。一小部分主人让你使用马厩，让你的马草料足

用；极少几个主人在出猎的日子里为你备好马匹，派一个马夫和二流坐骑归你支配。索恩太太在做乐善好施的主人这方面是所有别的主人望尘莫及的。她可以随便支配的财富十分可观，但那些使这个国家许多豪富沦为乞丐的源源不断外流的用项却很少很少。她没有家族资产，——没有她住不着空维持的地方。她没有因为他们是家臣便需要养起来的家臣。她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这样一来，她就能够大手大脚地摆摆阔；由于她打心眼儿里喜欢摆阔，要是金子吃起来有味儿，她都愿意让她的朋友吃金喝银。的确，她送人东西时没有准头，——除非她看出来领授她的恩惠是在利用她的慷慨占便宜。这时，她能毫不客气地停住手。

莉莉·戴尔过去不喜欢这样铺张浪费，无限挥霍。看歌剧有个包厢可以接受，因为它不是专门为她准备的。用别的剧院的票打发一两个晚上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她的气质妨碍她喜欢那顶宽檐帽，那身骑装和那匹马。那把鞭子是埃米莉·邓斯特布尔送的一件小礼物，当然会被感激地接受下来。接着是那匹马牵到跟前来了，——仿佛从天而降；如果有人需要马骑，似乎十匹二十匹有的是。所有这些东西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来到了索恩太太的府上，像空气从窗户而入。这事是很有趣的，但是莉莉听说为她准备好一套骑装时，还是有些犹豫。"我亲爱的老婶娘坚持送的，"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说。"没有人想到过要拒绝她送的东西。要是你知道有些人会接受什么东西，有些人甚至会张口要什么东西，而这些人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你还会怎么想呢！""可我就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我是说在那方面。"莉莉说。"啾，是的，你有关系的。"埃米莉说。"你和伯纳德好得如同兄妹，伯纳德和我眼下成了夫妻关系，我婶娘和我亲密无间，像母亲和女儿。这样看来，从某点上说，你就是这家的一个孩子了。"这样莉莉才接受了那套骑装；但是在那顶帽子上没有让步，自己掏钱付了款。当乡绅看见莉莉骑在马背上时，他问了莉莉一些问题。"这马是租来的吧，我猜？"他说。"我想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莉莉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莉莉？"老乡绅生气地问道。"我是说，人富到像索恩太太这种地步，要追问东西来自什么地方是不大妥当的。我只知道那些马匹是从波茨出租马厩里牵出来的。他们谈论波茨的口气，

好像他是个好心人，为这个世界提供马匹，却从不麻烦别人。”后来，这位乡绅又跟伯纳德谈起这事，说他应该支付他侄女的各种费用。但是伯纳德说他无论如何帮不上他的忙。“我可没胆量跟她谈起这样的事情。”伯纳德说。“那么我去讲。”乡绅说。

在这些日子里，莉莉经常想起约翰尼·埃姆斯，——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给予他更多的导致爱情的思想。她每天仍然听到人们议论克劳利问题，索恩太太，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时是巴赛特郡人士，当然对巴赛特郡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她极希望成全格兰特利少校和格雷丝的婚事，对这件事就显得特别关心，十分希望格雷丝的父亲会逃脱审判的痛苦。克劳利一案不断在莉莉耳边提起，由此她便同样不断听到人们高度赞扬约翰尼去追踪阿拉宾夫妇的一片好心。“他一定是个很好的年轻人。”索恩太太说。“有朝一日我们会请他到查尔迪科特斯去的。老德·古斯特勋爵发现了他，跟他交了朋友，老德·古斯特勋爵做得好哪。”莉莉不能一点不会怀疑，索恩太太知道约翰尼的爱情情况，一直试图为约翰尼使劲，——如同别的人过去白费劲做的一样。当这种怀疑闯入脑子时，她便会把自己的心扉关上，对有关情人的赞扬话置之度外，并且发誓要信守她在家时写在书里的那三个字。但是这种怀疑并不总是盘踞在她的心头，她有时会完全相信，她的情人在男男女女中间赢得了比她过去习惯相信的更多的尊敬。她堂兄伯纳德·戴尔在世人眼里无疑是个人物，这时总以和他自己平等的口气谈论约翰尼；而在早先的日子里，伯纳德一直认为约翰尼·埃姆斯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高的。当莉莉一个人待着时，不免会记起她曾经把阿道弗斯·克罗斯比和约翰·埃姆斯放在一起所作的那次比较；那时这两个男子还没有向她求婚，比较的结果却是十分有利于阿道弗斯·克罗斯比的。她当时曾经说过约翰尼是个“小小的职员”。她现在对他的评价高出许多，——相当高的评价，虽然他在她眼里从来没有高出一个朋友的界限。

在这些日子，莉莉的新相识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在莉莉看来似乎显得格外高兴！莉莉过去朝思暮想的那种婚前的幸福，在埃米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埃米莉不管做什么，她都想着伯纳德；为戴尔船长说句公道话，他倒是也知道感恩戴德，对落在自己头上的芳香，一

股脑儿接受下来。我想这也不足为怪，姑娘在这样的时刻都会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时刻，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的确充分享受了她的幸福。“我真羡慕你。”莉莉一天说道。她似乎极不情愿地承认了这点。她说这话时没有哈哈大笑；如果这话是说笑，她过去那些为了冲淡她已经说出口的笑话爱说的别的什么话，也没有接着说出来；她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呆呆看着这位正在摆弄伯纳德送给她的那些花束。

“我可不能把他让给你，你知道。”埃米莉说。

“我不是羡慕你的他，而是‘它’①。”莉莉说。

“那就去为你自己找一个‘它’呀。为什么你不去为自己找一个‘它’呢？你要是喜欢，你明天就能得到一个‘它’，——两个三个也不成问题，如果我听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话。”

“不，我没这个福分。”莉莉说。“对我来说，事情一去不复返了。别为这事盘问我什么话。千万别问。你要是问，我可什么也不说。”

“既然你告诉我一定别问，当然我就不会问了。”

“我是这样跟你说了。我对这事说什么话都是愚蠢的。可是，我现在摆脱了我刚才那阵羡慕之情了；我准备好跟你的婶娘去外面走走。瞧，她来了。”

“对我来说事情一去不复返了。”她一次又一次跟自己重复这些同样的字句。使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全部力量，她还是不能使自己完全服从她已经写在那本书页里的那三个字。这次到伦敦来，在那个公园里骑马，到剧院里去看演出，这些活动似乎搅乱了她的方寸。在家里，她有意培养自己沉默寡言的性格，自欺欺人地认为她相信自己对生活的前景心满意足。但是现在她又完全陷入了迷津。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追求某种完全超出自己命中似乎注定的东西，——但是又竭力让自己相信，她永远不会接受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我要是有这个能耐，一定不能让读者认为她听见世人都在说约翰·埃姆斯的好话，便对约翰·埃姆斯软下心来。但是我们大家无一例外地身置那种我们对身边的那些人形成的舆论之中，总会不知不

---

① 这里指婚事。

觉地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一个女人长得漂亮是因为世人都这么说。音乐对我来说引人入胜是因为别的人也被它征服。我们按别人的口味喝我们的酒,用别人的眼光看看我们的画儿。当莉莉听说约翰·埃姆斯被她周围所有的人交口称赞时,毫无疑问她也会称赞他,——不是像别人那样吵吵嚷嚷说出来给人听,而是在她心里默默念叨。再说,他对她一心不二的精神又那么无懈可击!要是那另一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多好啊!要是她现在能从头开始,可以跳过她生活中那件把他和她捏合在一起的憾事多好啊!

"埃姆斯先生多会儿回来?"索恩太太一天在晚餐时说。这一次那位乡绅在索恩太太家用餐;在场的还有另外三四名客人,——其中有议会议员哈罗德·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妻子,还有约翰·埃姆斯的特别朋友,拉夫尔·巴夫尔爵士。这个问题是冲着那位乡绅提出来的,但是乡绅迟迟没作答复,拉夫尔·巴夫尔爵士于是接了过来。

"十五号他就回来了。"这位自告奋勇的人说。"除非他有心逃学延误。我希望他不会这么干,因为没有他在身边我不方便极了。"然后拉夫尔·巴夫尔爵士解释说,约翰·埃姆斯是他的私人秘书,约翰尼这次到大陆去是他批准的,没有他的批准便去不成。"当我听说了那个情况,当然我就告诉他应该去一趟。'埃姆斯,'我说。'接受一个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的人的建议吧。像你面临的这种情况,你不去一趟可不行。'这样他就去了。"

"天哪,亏你这副菩萨心肠。"索恩太太说。

"不管谁在什么地方有了急事,我从来没有把人家困在办公桌前。"拉夫尔爵士说。"我常说,咱这国家对她的仆人是有求必应的。不过那时我喜欢了解一下是不是公事公办。一个人是不喜欢让人欺骗他的。"

"照你说的意思,我看你倒是常被人哄骗的。"哈罗德·史密斯说。

"也许是这样;也许我常被人欺骗;也许这就是他们在财政部对我的看法。不过你在那里算不上老资格,史密斯,对这事不过一鳞半爪的了解,我认为。"

"我觉得我也大可不必了解它那么多,照你这意思,要是我想活到世界末日的话。"

“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像你这样起步晚的人,还从来不知道办公室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眼下已在这种生活中熬过来大半生了,我认为我算是对它真有点体会了。”

“除非和政治有关,我从来不把它当职业看待。”哈罗德·史密斯说。

“不过那时它可就容易昙花一现了。”拉夫尔·巴夫尔爵士说。在哈罗德·史密斯先生的生涯中,碰巧他曾经在一个内阁里待过,不幸的是那个内阁在史密斯参加那段时间里昙花一现,几乎不到一个星期就解散了。拉夫尔爵士和史密斯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在社交场合彼此说些无伤大雅的调侃话,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我宁愿到磨坊里当一匹马,也不愿意到办公室每天去坐班。”史密斯太太站出来为自己的丈夫助威道。“你呀,拉夫尔爵士,坐了一辈子班还能保持这种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劲头;可是除了你谁还能做到这点呢?”

“我也希望我朝气蓬勃。”拉夫尔爵士说;“说到无忧无虑嘛,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英雄所见略同哟。”索恩太太说。

这场谈话已经把约翰·埃姆斯撇在一边了,莉莉为此大感失望。她听见人们议论约翰·埃姆斯,心里总会产生不尽的喜悦,而且由于对他时不时会有人提出一两个问题,使他成为一时的英雄,因此她觉得哈罗德夫妇和拉夫尔爵士之间的谈话把约翰尼的大名挤出这个圈子,无异于把他应得的东西抢夺走了。但是,在餐桌上再没有提起他,而且我担心这整个晚上都会被人遗忘了,如若不是莉莉本人提起,——没有直接提他,这种举止她是不可能做出来的,——而是提起他旅行这件事。“我说不清可怜的克劳利先生到底会不会给判罪?”在客厅她跟拉夫尔爵士讲道。

“恐怕他躲不过去;恐怕他躲不过去了。”拉夫尔爵士说;“我担心,我亲爱的戴尔小姐,我的预料比这个还坏。我担心我必须说出来的看法,是他本来就犯了罪哪。”

“我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莉莉说。

“女士们总是柔肠万端的。”拉夫尔爵士说。“年轻的女士更是如

此，——而且尤其长得漂亮的年轻女士。你有这样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可是你看，戴尔小姐，一个生意人看待这些事情总爱用生意人的眼光。我想知道的是，他在哪里得到那张支票的？在人家宣判他无罪之前，他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清楚的回答呀。"

"这正是埃姆斯先生这次出国要弄清楚的。"

"埃姆斯这次出国实在应该，——虽然，哎呀，要是早知道我没有他在身边会受到这么大的折磨，我还拿不准我会不会向他提出截然不同的建议。这事不该在一种更为不幸的时间发生哪；——财政部长外出，等等，等等。不过，像我一再讲的，他能尽力而为实在是应该的。他和他们是亲戚，只要可能，挽救他亲戚的名誉是义不容辞的。我喜欢他去一趟。我始终很喜欢他。正如我过去跟我的朋友德·古斯特说的：'那个年轻人将来会有出息的。'我总以为我当时跟我的可敬的老朋友说的那句偶然之言不会对埃姆斯有利呢。不过，我亲爱的戴尔小姐，克劳利先生是在哪儿得到那张支票呢？这才是我一心想知道的。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个，那么我就能告诉你他会不会被宣告无罪。"

尽管拉夫尔爵士关于约翰·埃姆斯说了许多中听话，但莉莉对拉夫尔爵士还是没有产生特别的好感。这个人那条沙哑的嗓子使莉莉听得极不舒服，他那种妄自尊大的谈吐触犯了莉莉。在这天晚上晚些时候，索恩太太、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和她本人谈起这个人的性格时，她竟没有说一句好话赞扬他。但是她能与拉夫尔爵士见上一面，还是感到很高兴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约翰尼的生涯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我认为莉莉不喜欢拉夫尔爵士的一部分原因，实际上则是因为在接下去的谈话中，他没有继续谈论自己的私人秘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各种和克劳利先生案子有类似之处的案子说给莉莉听，还把他在这些案子中的所作所为往外穷抖落。他曾经知道一个人偷了一百镑安然无恙；而另一个人被逮起来则是因为偷了两便士小钱，而且这两便士小钱后来才弄清楚是粘在一个碟子底上的一块黄油上的。索恩太太当时把这些话都听见了，于是回敬了他。"天老爷哟，拉夫尔爵士，"她当时说。"你的熟悉人中间十之有九都是小偷哪！"这句话让拉夫尔爵士泄了不少气，后来便再没有谈

论克劳利先生。

这天早晨已经安排好，戴尔先生先回阿林顿去，把莉莉留在索恩太太身边。不知是真是假，家里特别需要他回去一下，他于是宣布说，他要把原计划在伦敦待的时间缩短近一半，提前回去。如果他不曾感觉出莉莉待在索恩太太府上要比住在萨克维尔街他租的寓所更为舒服方便，那种回家的需要也许不会这么紧迫的。莉莉一开始说她也要跟他一起回家，但是谁都不同意这样办。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对这点反对得最坚决；戴尔太太自己在信中已经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索恩太太的反对意见从本质上讲都有几分独断专行了。“不成不成，我亲爱的，你不能做这类事情。我敢肯定你母亲也不会希望这么干的。我从根本上认为你和埃米莉应该好好儿互相了解一下。”“可是我们彼此很了解了；是不是，埃米莉？”莉莉说。“目前了解得还不够深呢。”埃米莉说。接下来莉莉忍不住大笑起来，事情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这一次，戴尔先生这是最后一次造访索恩太太府上。他的良心为莉莉的马匹问题一直感到过意不去，要是临走前有什么话要说，眼下可是一定要讲出来才妥当。这事在这方面是十分尴尬的，他很生伯纳德的气，因为伯纳德早已拒绝按他自己的办法处理这件事。但是他常跟自己讲，在金钱问题上欠人家的情比什么都糟糕，因此他决意跟索恩太太表白他的思想，请求她允许他按自己的办法行事。这样，他等到哈罗德·史密斯夫妇、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告辞，然后又等莉莉和埃米莉一起离去，——因为伯纳德·戴尔已经离开她们俩了，——剩他和索恩太太单独待在一起。

“你待这姑娘这么好，”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啵，天哪，哪里的话。”索恩太太说。“我们现在完全把她当成自己人了。”

“不用说她是很感激的，——很感激；我也一样。她和伯纳德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她要是跟伯纳德的妻子不熟悉，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一点问题没有，——这正是我的心事。血总比水浓嘛；不是吗？埃米莉的孩子，要是她生养一个的话，将会是莉莉的堂兄弟呢。”

“她堂兄弟的孩子。”乡绅说；他在这些事情上是很内行的。然后

他在座位上打起精神，把嘴唇绷得紧紧的，为他要说的事做好准备。这事本来就非常尴尬。他这下觉得它就更加尴尬了。“我有点小事想说说。”他终于说。“我希望这事不会惹你生气。”

“莉莉的事吗？”

“是的；莉莉的事。”

“我可不是轻易会让人惹得生气的，我还不知道为她的事我怎么可能给惹起气来呢。”

“我是一个很古板的人，索恩太太，对处世为人也不大熟悉。我一直在乡下生活，难免会有些偏见。你不会拒绝迁就这些偏见吧，我希望？”

“你这下把我吓住了，戴尔先生；到底是什么事？”

“莉莉的马。”

“莉莉的马！她的马怎么了？我希望它不是太烈了吧？”

“她每天跟你的侄女骑马。”乡绅说，心想最好还是一针见血说出自己的要点。

“这对她可是天大的好事。”索恩太太说。

“非常可能。我不怀疑这点。我一点都不反对她骑马。可是——”

“可是什么，戴尔先生？”

“要是允许我付清养马人的账单，我会十分感激的。”

“啾，老天爷。”

“也许这样做看起来很古怪，不过由于我总在想这事，我相信你会成全我的心意的。”

“当然我会成全你的心意的。我把这事记住好了。我会跟伯纳德把这事解决得十分圆满。伯纳德和我有永久的往来账，——或者不久就会有的，——我们将把这笔账专门算进去。然后你跟伯纳德好好结算去。”

戴尔先生站起来准备离去时，觉得他完全被打败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怎么才能把这场战斗打下去。他总不能把钱包掏出来，把那匹拴在马厩里的马的开支，全用现钱付下。“那么我将跟我的侄儿说清楚。”他一边走，一边十分严肃地说。他真的跟他的侄

儿说了这件事，而且还再次写信谈了这点。不过这都是白费劲。波茨先生哪能轻易开出一张分开的账单呢，——伯纳德就是这样讲的，——并且最后发誓说，那些牵到索恩太太家门口的马匹，除了找索恩太太本人结账，他不会跟任何人结账的。

那天夜里，莉莉征得她伯父的准许，就住在了索恩太太府上了。既然事情现在已经定下来，她毫无疑问就在伦敦待下去，等约翰·埃姆斯返回来。如果他能在城里找到她，——她跟自己说如果她在城里，他无疑会找到她的，——那他将会对她提出那种他过去多次提过的请求。她从来没有敢跟她自己说过，她对那种回答他的话有过怀疑。那三个字已写进书页里，一定还留在那里。但是她觉得她要是在阿林顿，她坚持到底的勇气定会比在伦敦容易找到援助的力量。她知道如果他在索恩太太的客厅里找到她，她会顶不住败下阵来的。要是她找借口回家去，这办法更为稳妥。她下定决心不做他的妻子。她无法摆脱那种她相信对另一个男子一见倾心的感情的统治。她已经向她母亲和约翰·埃姆斯两个人作出严肃的保证，她不会嫁给那另一个人的；但是与此同时，她也曾跟自己下过保证，她不会跟约翰·埃姆斯结婚。她发过誓，就会信守誓言。然而她为此感到遗憾了！第二天，在往家中写给她母亲的信中，她告诉戴尔太太整个世界都在说约翰·埃姆斯的好话，——说约翰为他自己博得了名声，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个光明磊落的青年人。她禁不住对约翰·埃姆斯极尽赞美之词，虽然她知道这样的赞扬之词也许，或准会在哪一天让人拿来对付她。"尽管我不能爱他，不过我会公平对待他的。"她跟自己这么说。

"我希望你会拿定主意，为你自己弄到一个'它'。"埃米莉那天夜里又一次跟莉莉说。"弄到一个漂漂亮亮的'它'，这样我就能跟他交一个朋友，也许同他姐弟之称也未可知。"

"我永远弄不到一个'它'了，哪怕我活到一百岁。"莉莉·戴尔说。

第五十三章　海德公园的骑马道上

莉莉始终没有听说有关她的马的这一难题，因此能高高兴兴地进行运动，不为她伯父的满心烦恼不安有半点恻隐之心。她已经习惯每天跟伯纳德和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到外面去骑马，他们这一行一般情况下也有他们在索恩太太府上相遇的其他人参加。因为索恩太太是个非常好客的女人，喜欢到她府上的大有人在。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她家门前总会聚集成群的马匹，——有时多达十几匹；然后这队人马便结队出发到那个公园里，在那里四下分散开。由于伯纳德和邓斯特布尔都不是不谙事理只顾自己的情人，因此莉莉在这些分散行动中并没经常觉得自己没人看护或被人丢掉。她的堂兄一般情况下都和她在一起，并且因为那些日子里她还没有自己的"它"，她便很高兴伯纳德来作陪。

但是，碰巧某天下午她恰恰和常在索恩太太府上碰见的一个肥胖的绅士单独在海德公园中的骑马道上并辔而行。这位绅士的名字叫奥尼西弗乌斯·邓恩，他的密友通常叫他'西弗'。在莉莉看来，每个人都是邓恩先生的密友，以致她每天都提心吊胆，深怕她自己会一时口误，叫他"西弗"。邓恩先生，如果觉察到这种口误，其实既不会感到得意，也不会生气。伦敦城有许多年轻女士都称呼他西弗，而在他看来，她们这样称呼他也是极其自然的。他是一个爱尔兰人，虽然他自己没有叫得响的财产，也从来没有挣过什么大钱，却享有了这世上各种最好的东西。人人都喜欢他，而且谁都承认，无论对年轻女士或年轻男子，再没有比奥尼西弗乌斯·邓恩先生更安全牢靠的朋友了。他不向别人伸手借钱，也不侵犯别人。他就喜欢人家请他参加宴会，并且认为他在城里赏过脸的那些人，应该反过来请他到乡下去风光一个星期。他不打猎，也不狩猎，也不垂钓，也不看书，但他在谁家也不会带来妨碍。他就打打台球，玩玩惠斯特牌，耍耍槌球——不

过技术可实在是要多次有多次。他品酒是能手，有时还会放下架子为某个非常亲密的朋友照看一下往瓶子里装酒。他是索恩太太的知心朋友，到了秋季他总是到查尔迪科特斯和索恩太太住上十天半月。

伯纳德和埃米莉虽然不是一对儿亲昵得如胶似漆难解难分的情人，但是索恩太太觉得在这一行骑马队里还是配上个第四者合适，于是让邓恩先生来尽这个责任。"别把这事当成什么大事，西弗。"她那时说。"要是那些情人玩得忘情躲得看不见，你只用看住我们那位年轻的乡下姑娘别在公园里走迷了路就好。"西弗答应定要恪尽责任，而且确实说到做到了。一般情况下这一行骑马队人数可观，分配给邓恩先生的这个差事一直十分轻松。莉莉一直没感觉出来邓恩先生事先作为她自己的殷勤男子专门分配在她名下，只是眼前总有他的影子，看出来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在她看来，心里一如既往地老是想着约翰尼·埃姆斯，西弗马前马后陪着，倒是比一个更年轻的男子一旦来到跟前设法让她心中想他自己，更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这样，当她看到自己在海德公园骑马道上单独和西弗·邓恩并辔而行时，既没感到别扭，也没有感到扫兴。邓恩先生喋喋不休地一直跟她谈论德·古斯特勋爵；邓恩·西弗是个人物百科大全，自然是知道德·古斯特勋爵的，——莉莉因此已开始纳闷是不是他也知道约翰·埃姆斯。她倒是很愿意听听这样一个人谈论约翰·埃姆斯。她正决意对克劳利一事挑起些话题，——当然不便提起约翰·埃姆斯的名字，——猛然间她的舌头软瘫下来，她想说话却说不出口来。这时刻，他们俩正站在一个拐角附近，一道小径被铁栏杆隔着，就在这里拐了个弯儿；邓恩先生事先建议他们在这里站一会儿再回家，因为伯纳德和邓斯特布尔很可能赶上来。他们在这里站了大约七八分钟，莉莉已经对克劳利一家提出第一个问题来了，——询问邓恩先生过去是不是听说过巴赛特郡发生了一起控告一个牧师的可怕案件，——就在这时，她的舌头突然软瘫了。当他们伫立之时，莉莉的马头冲着那条岔路口的小道，而邓恩先生却面向着另一个方向，大体上是阿基里斯和阿普斯利大厅那边。邓恩先生的位置离那道铁栏杆更近一些，但是尽管他们面对的方向不一致，这样站位却能看到对方的面孔。这时，她猛然看见了阿道弗斯·克罗斯比，正沿着那条岔路

口的小道，倚在另一个人的臂上，慢慢悠悠地朝她走过来。

自从她用许多亲吻和他分手那天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那时的亲吻热烈、紧迫、渴望，她对此还感到有点羞涩。他那时跟她的丈夫相差无几。她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毫无防范地扑进他的怀里。在女方，对于她已订婚的男子，她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矜持，有时还须带出几分羞怯之色。这中间有一种怀疑的阴影，至少有那种表明女方虽信誓旦旦却没有忘记随时会有不测风云的犹豫之态，那种表明她为了防范这样的不测风云应该总是掌握主动的精神。但是莉莉把所有这样的防范之心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她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了这个男子，已经横下一条心，溺死也好游泳也罢，站立也好躺倒也罢，生也好死也罢，她都要信赖他，信赖他的忠诚。他逢场作戏，不露痕迹。她偎在他的怀里，缠绵悱恻，又亲又吻，发誓说她唯一的幸福在这世界上就是和他待在一起，——是和她身价百倍、她这信誓旦旦的丈夫在一起；在一个月里，一个星期，他一直在跟她逢场作戏。灾难性的消息劈头盖脸地压在她身上，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纳闷儿这些灾难性的消息没有把她压死。但是她活下来了，而且原谅了他。她仍然爱他，而且收到了他的新的求婚要求，如同读者知道的，还对此作了回答。不过自从她和他在阿林顿依依不舍地分手那天以来，她也一直没有看见过他。现在他就在她眼前，走在那条小径上，她用马鞭几乎就够着他。

他没有认出她来，但是在他往前走时他却把奥尼西弗乌斯·邓恩先生认出来了，便站住跟他说话。或者也许是克罗斯比的朋友福勒·普拉特站住专门找话题，——因为西弗·邓恩和福勒·普拉特是至亲好友。克罗斯比和西弗也认识，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克罗斯比没有多大心情在这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拦住朋友聊天。他已经变得郁郁不乐，满腹心事，在世人眼里一般情况下总是独来独往地出入社交场合。只是在这一特殊场合，他正在跟他的老朋友福勒·普拉特谈论一件小小的钱的事。

“嗽，西弗，是你吗？你现在总是离不开骑马呀。”福勒·普拉特说。

“哦，是的是的；近一个月来我骑马骑上瘾了。我交上好运了，身

边有个年轻女士跟我一起骑马。”这句话是悄悄说出口的，莉莉的这段距离正好听不见，“你好啊，克罗斯比？这些日子可不常见你骑骑马，或者散散步哪。”

“我有点比见人和被人见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克罗斯比说。然后他抬起眼睛，看见了莉莉的侧面脸，马上认出她来了。如果他是在站立之前先看见莉莉，我想他会接着往前走的，会想方设法躲过这种相遇的。然而事实是他在知道她近在咫尺之前就停下步来，而现在要是丢下他的朋友马上走掉，这似乎表明他害怕见到莉莉，从她身边溜掉了。他知道莉莉已经看见了他，并且认出他来，现在正为他在场感到痛苦。他完全看得出来，她脸上那种僵硬的表情准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极不自然地向前方凝望的姿势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他的朋友福勒·普拉特过去从未见过戴尔小姐，虽然他十分了解他的艳史。西弗·邓恩对克罗斯比和他的艳史一无所知，想不到他和莉莉过去彼此见过面。因此在这个场合里，没有谁能帮助她摆脱她面临的这种尴尬场面。

“一个人在这世界有点事干，”西弗说。“他总是喜欢在他的熟人面前吹吹牛，跟自己骂几句自己的运道。我是无所事事，见得人，也不怕人见的；——我还一定要承认，我就喜欢这个。”

“尤其让人看看你，——哦，是吧，西弗？”福勒·普拉特说。“我也无所事事，而且因为到这里来和到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容易，每天我都要来一趟。”

克罗斯比仍然在看莉莉。他控制不住自己。他没法让自己的眼睛从莉莉身上转移开。他看出来莉莉像过去一样漂亮，简直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她比那些日子长得有一点点胖了，但对这点他没有特殊注意到。他应该上前跟她搭话吗？他应该试着引起她的注意，然后举起他的帽子吗？他应该雄赳赳气昂昂走到她的马头前，请求她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吗？他心下明白，他能采取的所有行动方针，应该是莉莉最乐意接受的，——如果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还会影响她的话，那他只能按这个行动方针才能行之有效。但是他不能走这一步。他不知道什么话语是他可以使用的。他要是请求莉莉的原谅，这会降低他的身份吗？或者他应该用他的某种声调努力表达他的未改变

的爱情吗？或者他应该仅仅问一声她的身体好不好吗？他向莉莉那里靠近了一步，却看见莉莉的脸色变得比刚才更生硬更僵直了，然后他停下步来。他跟自己讲他在莉莉眼里完全成了一个负心汉。他觉得他看出来莉莉那一脸阴沉的怒气没有包含丝毫的温情。

就在这时刻，伯纳德·戴尔和埃米莉来到他的附近，伯纳德一眼认出他来。莉莉和克罗斯比彼此相识就是伯纳德牵的线。在早先的日子里，克罗斯比和伯纳德·戴尔是可靠的朋友，不过自从克罗斯比做了负心汉，他们自然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打那以后，他们从未讲过一句话，尽管他们彼此经常见面；戴尔现在仍不屑跟他搭话。他认出克罗斯比的瞬间，赶紧朝他的堂妹看去。有那么一会儿，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以为克罗斯比是得到莉莉的允许站在那里的，——是得到她的同意的；但是他只用察看一眼，便马上明白过来情况并非如此。"邓恩，"他说。"我想我们要先走一步了。"他催马快速走起来。西弗的耳朵十分灵敏，马上明白过来有什么事出了错，也催马追上伯纳德，莉莉当然也没有被落在后面。"出什么事了吗？"埃米莉问她的情人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答道。"只是你刚才和古今最卑鄙的臭流氓站在一起了，我想我们最好换一个地盘。"

"伯纳德！"莉莉说着，把她眼中所有的怒火投向她的堂兄。然后她记起来在这样一行人里，她不能因为这样的冒犯谴责伯纳德；这样她勒住她的马，泪水禁不住流出来。

西弗·邓恩本是个玲珑剔透的人，马上对这整个事情明白过来，因为他记起来他曾听说过克罗斯比娶亚历山德里娜·德·库西夫人之前，十分恶劣地对待过一个姑娘。他也把自己的马停住，站在莉莉稍后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被认为已经看见了莉莉的眼泪；他开始哼起小调来。埃米莉尽管不那么玲珑剔透，却也看出点问题来。"要是伯纳德说了些什么惹你生气的话，那我定会责备他的。"她说。然后两个姑娘一起在前面驱马前行，伯纳德则和西弗·邓恩殿后行走。

"普拉特，"克罗斯比说，估计那一行人骑马走出听不见他说话的距离，把手按在他朋友的肩上。"你看见那个穿一身深蓝色骑装的姑娘了吗？"

"什么,就是靠小道最近的那个吗?"

"是的,就是离那条小径最近的那个。那就是莉莉·戴尔。"

"莉莉·戴尔!"福勒·普拉特惊叫道。

"没错,正是莉莉·戴尔。"

"你跟她说话了?"普拉特问道。

"没有;她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她站在那里没有多大一会儿工夫。我能这样在她身边又一次站着,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如果克罗斯比能找到哪个人随随便便地谈谈莉莉,还只有福勒·普拉特这个人。普拉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早交结下的朋友,碰巧的是,他当初因准备抛弃莉莉同他那个已故的妻子订婚而感到痛苦不堪时,普拉特就是他第一个倾诉自己的忧愁闷绪的人。不过他当时没有真的把自己的心思完全说出来。像克罗斯比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心思向朋友全部说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福勒·普拉特也不是一个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的人。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故事告诉别人,他认为男男女女应该默然无声地通过这个世界,不应该让自己和熟人为某些特别的行为遭受心急如焚和感情波动的痛苦。但是他心地正直,有胆量而不莽撞,当初就告诉克罗斯比他的行为非常恶劣。他直抒己见,然后对他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他三思而答,一如一个行事谨慎的人,掂量着他要说出口的话的分量。"照现在这样就挺好。"他说。"你们以后仍保持行同路人的关系,这恐怕是最稳妥的。"

"我一点看不到这一步。"克罗斯比说。他们俩都倚在那道铁栏杆上,就这样一直待了二十分钟。"我还一点看不到这一步。"

"我完全相信这点。即使她允许,——任何重修旧好的接触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也许可以让她做我的妻子。"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你现在还认为你同她在一起,或者她跟你在一起,会找到幸福吗?"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这样想。她也许有可能让她自己跟你结婚。女人总是乐意忘掉各种伤害的。她们喜欢从宽大为怀的品德中寻求刺激。然而

她永远不能忘记你曾经有过前妻，永远不会忘掉你结婚的种种情况。至于你本人，你在婚后蜜月一过便会为这事感到后悔的。你怎么能对她只讲你的爱情而不提你的羞耻呢？一个男人结了婚，他无论怎样都应该能在他的妻子跟前抬起头来吧。”

这番话听起来够严厉的，但是克罗斯比没有生气的样子。“我想我应该这样做。”他说。——“只是需要过一段时间。”

“还有，关于钱的事？当然你应该把一切告诉她。”

“一切——当然。”

“她就算是不把这一切往心里去吧，——她至少还会觉得你要是万事如意时不敢跟她结婚，那你在负债累累时怎敢这样做哟。”

“她现在有钱了。”

“在过去的事情统统发生过以后，你怎好意思因为想得到一笔嫁资而寻求莉莉哪？”

“你对待我苛求得太过分了。你知道我追求她的唯一原因是我爱她。”

“我没有意思苛求你。但是我极力主张，情人的各种争吵，当他们争吵到一种十分严肃的性质时，便成了破镜重圆的一种十分糟糕的基础。算了，我们去穿戴一下准备吃晚餐吧。我要去和索恩太太一起用餐，一个百万富翁，嫁了个乡下医生，过去人家都叫她邓斯特布尔小姐。”

“我现在是再不到什么地方去用餐了。”克罗斯比说。然后他们一起走出海德公园。他们俩都不知道莉莉·戴尔就住在福勒·普拉特要去赴宴的那所宅邸。

莉莉在回家的路上没有说一句话。她纵然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不知道从何处开口。她听见伯纳德和西弗·邓恩在身后交谈，希望他们这样一直闲谈到家，别来打扰她。他们都称了她的意，没有人来拉她加入谈话。只有一次埃米莉跟她说：“我们让马小跑起来吗，莉莉？”然后她们前行得快了许多，这种痛苦总算很快就结束了。她到了家要到楼上时，把埃米莉拉在自己身边，轻描淡写地把一切痛苦解释了几句。“我担心自己出尽洋相了。那就是我曾经跟他订婚的男子。”“什么，克罗斯比先生吗？”埃米莉惊讶道；她早先从伯纳德那里

把这整个故事都听说了。“是的，克罗斯比先生；求求你，别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甚至别跟你婶母说它。我现在好多了，可我当时竟那么糊涂。不，亲爱的；我不到客厅去了。我要上楼去，准备好下来吃晚饭。”

只剩她一个人时，她一如往常坐下来，跟自己声明说她无疑永远不会成为克罗斯比的妻子了。我说不清为什么她会作出这样一个声明。她已经向她母亲和约翰·埃姆斯许下诺言，她不会嫁给克罗斯比，这一诺言当然约束着她不可能单方有任何进一步的决定。但是，说实话，见过那个人一面后使她清醒过来了。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在她眼里他还是个上帝；尽管自从那天以后他的行为对她没有丝毫上帝的样子，但是他身上那种神圣的光亮一直留在她的脑子里，难以忘却。她瞅了他一眼为什么会在她脑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她这么突然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他，这实在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这不仅是他看上去老了许多，不是因为他的脸上全然一副操劳过度的表情。这只是他的表情上失去了莉莉在幸福中曾经往他的脸抹上去的那种阿波罗之光。我认为这主要是她自己老成多了，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再也看不见一个上帝的影子了。她过去从来没有在约翰·埃姆斯身上看到他赋有神圣的光彩，因此总是作出一些于他不利的比较。现在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朝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了。然而，她还会坚持按她书页里的那三个字去做。自从她看到克罗斯比先生，她完全从爱情中挣脱出来，看不到结婚的前景了。

通报普拉特先生到时她正在客厅里，马上认出来他就是和克罗斯比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不一会儿，西弗·邓恩走进了客厅，她看见他们问候的样子，和在海德公园的那场景十分相似。但是这个人也许还不能认出她来，而且话说回来就是他认出她来，这又有何妨呢？在餐桌边用餐的有二三十个客人，她也没有机会经人引见和普拉特先生交谈几句。她现在完全镇静下来，能够自自然然跟她的朋友西弗说话；当西弗走过站到她跟前时，她十分感激地对他在那公园里的相陪表示谢意。“要不是有你在身边，邓恩先生，我真的认为我根本无法骑马了。伯纳德和邓斯特布尔小姐只有一件事放在心上，当然我不会是那一件事情。”她心想如果她能把西弗留在身边，始终一手

安排这些事情的索恩太太，也许可能就把她分派给这位好心的朋友，领她去用餐。但是事与愿违。入席的时间现在到了，莉莉在等待她的名分。“福勒·普拉特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莉莉·戴尔，”索恩太太说道。莉莉看出来普拉特先生脸上有惊讶之色。他流露出来的痕迹是不能再隐蔽的了；但是它在莉莉眼里是足能看出来的。她把手搭在他的臂上，和他一起走向客厅，没有流露一丝迹象，让他看出来自己知道他是谁。

“我想我看见过你在海德公园里骑马吧?”他说。

“是的，我去过那里；我们差不多每天去那里骑马。”

“我从来不骑马；我只散步。”

“我觉得，人们到那里去不是散步，而是去那里一动不动地站去了。”莉莉说。“我真不明白有那么多人用这种方法去消磨时光——倚在栏杆上什么也不干。”

“那和骑马一样有益，而且花钱比较少。对这只能解释这么多。你主要住在城市吗?”

“啾，天哪，不；我一直生活在乡下。我只因为一位堂兄要准备结婚才来这儿的。”

“你是说戴尔船长跟——邓斯特布尔小姐的婚事吗?”福勒·普拉特问道。

“当他们结成神圣的婚姻时，我将到乡下去，而且我想我再也不到伦敦来了。”

“我不喜欢做居民，我想。”莉莉说。“不过，当然，一个人的喜欢与不喜欢在这样的事情上是依情况而定的。我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所有的亲属都住得很近。当然我是最喜欢乡下的，因为他们住在那里。”

“年轻女士在这个问题上总有不同的看法。要是邓斯特布尔小姐对这事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一点不觉奇怪。年轻女士一般期望着让人从她们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身边领走。”

“可你看我就期望让人把我留在我的亲人身边。”莉莉说。在这之后，莉莉对福勒·普拉特抱有反感，尽可能回避同他说话。他有什么权利跟她谈论她被人从自己伯父伯母身边领走一事呢？她已经看

见他跟克罗斯比先生在一起，很可能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普拉特先生没准儿站在克罗斯比先生的立场上提问问题。就说是这样吧，她总可以对他提出的问题尽量回避，按一般礼节进行她的虚应故事。

"她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福勒·普拉特在回家的路上跟自己说。"我一点不怀疑她会成为一个善良贤惠、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妻子。但是她还算不上一个完人，竟然值得一个男子在她跟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

这天夜里莉莉跟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叙讲了她所知道的有关克罗斯比先生的全部历史，也跟她说了说对福勒·普拉特先生产生的新的反感。"他们是莫逆之交，"埃米莉说。"伯纳德跟我这样讲的；你放心好了，普拉特先生来这里之前对那段历史全知道了。我婶娘请他来陪你，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对这一点没往心里去，"莉莉说。"即使我碰上克罗斯比先生，我想我再不会让自己出那样的洋相了。既然如此，我唯一希望他没有看到那种傻样子。"

"我相信他没有看见。"

接着她们的谈话中断下来，莉莉这时用双手托着脸坐在那里。"真不可思议，他的变化那么大。"她最后说。

"想想他吃了多大苦头。"

"我猜度我的变化一样大吧，只是我自己看不见它。"

"我不知道你过去什么样子，不过我不认为你有多大改变。你无疑也遭受了痛苦，不过没有他吃的苦头多。"

"啵，说到这个，我还是很好的。我想现在我要上床睡觉去了。这骑马活动总是搞得我睡不够觉。"

第五十四章　牧师的委员会

事情终于定下来，那五名挑选出来的牧师将在西尔弗布里奇坦佩斯特府上聚齐，进行调查并向主教报告，有关那张二十镑支票的种种情况，是不是具有那样一种性质，以致促使主教有义务对克劳利先生在阿切斯法庭上进行起诉。坦佩斯特博士已经按照他收到主教的那封信的内容行动，真好像在主教府邸没有过碰头会，他和普劳迪太太也不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他是一个谨慎持重的人，天生有守口如瓶的了不起的能力，对所发生的事情没说过一句话，甚至对他的妻子也一样。取得这样一次胜利，我们的老朋友格兰特利副主教要是知道了，准会在他的朋友中间把他自己的号角吹得嘟嘟直响，震耳欲聋。普卢姆斯特德会马上听到这一消息，这支凯歌还会在周围的教区艾德唐、斯托格平古姆和圣埃沃尔德引起阵阵回荡。巴彻斯特的海伊大街会知道它，海勒姆医院的每一个病人也会在他们中间议论主教和他的夫人惨遭挫败的消息。但是坦佩斯特博士关于这件事没有跟任何人讲。他给主教提名的那两名牧师写了信，他自己挑选了他自己乡区教长管辖下的另外两名牧师，告诉他们哪天在他自己的宅邸举行一次准备会议，他自己邀请的两名牧师，一位是来自格雷姆斯伯里的教区长奥里尔先生，——一位是弗雷姆利的教区牧师罗巴茨先生。他们都同意这一提议，在指定的日期都赶到西尔弗布里奇碰头。

现在已是四月，这个月底那些法官就要到巴彻斯特来了。在同一时间里进行这种宗教上的调查还有什么用处？不论男女都扬言说这是一种雪上添霜的迫害，而雪上添霜的迫害强加于同一种犯罪，这是一种和这个地方的感情和传统格格不入的行动方针。安妮·普雷蒂曼小姐以致说这种行为是违反宪法的，玛丽·沃克则公然说除了普劳迪太太，任谁都不会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别跟我说关于主

教的事，约翰。"她说。"主教是一个招牌。""你总可以放心，要是它不正确，坦佩斯特博士是不会插手这事的。"约翰·沃克说。"我亲爱的约翰先生，"安妮·普雷蒂曼小姐说。"坦佩斯特博士心肠硬得像一根铁栏杆，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可我感到惊奇的是罗巴茨先生竟参与了这事。"

与此同时，在主教府邸，普劳迪太太却很少从瑟姆布尔先生那里知道正在进行着什么事情。自从坦佩斯特博士目睹了主教的低能表现那天起，主教再没有跟普劳迪太太说过一句有关克劳利先生的事，——完全拒绝他妻子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询问。"你将不跟我谈它吗，我亲爱的?"她见丈夫这样对待她，说话的口气与其说生气不如说犯愁，问道。"不;我不会的。"主教答道。"关于这事过去说得够多了。我为这事伤透了心，我知道。"主教府邸的日子过得十分不和谐。普劳迪太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她跟瑟姆布尔先生谈论有关克劳利先生和那张支票的事，仿佛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得合她的心意，——仿佛每件事情确实是她自己一手安排的。但是这所住宅的每个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女人的做派彻底改变了。她对待仆人们比平常温和得多，在对待丈夫方面表现得简直温柔得过了头。看情形似乎发生过什么事，唬住了她，摧垮了她的精神，这主教府邸甚至风闻她害怕主教命在旦夕。至于主教，他在这些日子里几乎不怎么离开他的起居室，只有在早晚餐桌上参加家人用餐的行列才露露面。在他的书房里，他很少干事，或索性不干事。他的随身牧师找他时，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些无关痛痒的口头指示;但是一连数日，他极少把笔拿在手里，而且尽管他一本接一本地把书拿起来，却几乎看不下去一页就放下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到底跟他妻子说过多少次他伤透了心，这只有他的妻子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用得着这样说话?"她有一次跟他说。"什么事把你的心伤透了?"

"你，"他答道。"你;你把它伤透了。"

"嗽，汤姆，"她说，口吻退回到很早以前她惯用的术语中。"你怎么能这么冷酷无情地跟我说话！到底说清楚，你和我之间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天我吩咐你走，你为什么不离开我身边呢？”

“你听说过哪个女人高兴让人从她自己家的一间屋子里赶出来吗？”普劳迪太太反问道。普劳迪太太不惜降格这样提出问题，这足以说明在那些日子里主教府邸存在着不少麻烦。

瑟姆布尔先生在前去西尔弗布里奇之前那天，为了领取指令要求谒见主教。他是在普劳迪太太强烈要求下走这一步的；他不敢违拗她的指示，——但是他心里明白他这一步是不利的。“我对这事没有什么话说；一句话也没有。”主教很不客气地说。“我觉得也许我走之前你可能要见我。”瑟姆布尔先生低声下气地恳求道。“我根本不要见你，”主教说。“你是到那里行使你自己的判断力的，——如果你有什么判断力的话；你不应该来见我。”这之后瑟姆布尔先生开始认为，普劳迪太太是对的，认为主教的生命指日可数了。

瑟姆布尔先生和奎沃夫尔先生一起坐一辆从“万塔利龙”旅馆租来的马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关于马车的租金，他们之间生出来不算不近情理的担忧，而且这一担忧最后差不多到了惊慌的程度。“这一次我不为它多往心里去了。”奎沃夫尔先生说。“但是如果这样的会议还有必要开多次，那我可连一次租金也掏不起了，而且我也不会付它了。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可不能就这样把钱花掉。”“难办啊。”瑟姆布尔先生说。“她应该自己出这租金，她自己掏腰包。”奎沃夫尔先生说。当普劳迪太太耀武扬威时，奎沃夫尔先生过去和主教府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他还没有开始怀疑这中间有了一种变化。

奥里尔先生和罗巴茨先生已经和坦佩斯特博士坐下来时，另外两名牧师被领进了屋子。最初一阵的寒暄过去，午餐宣布开始；他们用餐时，对克劳利先生的事只字未提。这家庭的女士们没出席午餐，就这五名牧师围在餐桌边。如果说把五名绅士召集在一起是不大容易的，那么按一种思想和一种精神行动就更难一点了；——也许只有这样子对克劳利先生才更好点。坦佩斯特博士本人在这样一件事上是一个特别会行使一位法官的各种职责的人，如果他作为一个法官独自坐在那里的话；但他是一个几乎相信和同他坐在一起的陪审员具有不同意见的人。奥里尔先生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绅士；但是他

很狡黠，沉默寡言，平时总是深居简出，不善交际。熟悉他的人都会对他作出预言；他在这样一种场合里肯定会在怀疑的海洋里让人看见他在急切辗转。奎沃夫尔先生是一个大家口的父亲，他的一生完全为了妻室家小在进行一种残酷的斗争。这场斗争他进行得十分勇敢；但是这种斗争已使他精疲力歇，无暇顾及别的事情。瑟姆布尔先生是一个可怜的人儿，——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儿，除了心中有小小的不安分的抱负干点什么事，他几乎见不得坦佩斯特的额头那些严厉的皱纹动一动，就会吓得心里直嘀咕。马克·罗巴茨牧师是个通世故的人，精明能干，平易近人，——只有当人们想到他受到勒夫顿家几分保护时才给予他几分敬畏；但是他的精明不是一个法官所需要的精明。他是个坚定的派别分子，在他眼下所面临的这样一件事情上无疑会投票反对主教的。在这主教管区有主教府邸派和反主教府邸派。瑟姆布尔先生和奎沃夫尔先生属于一派，奥里尔先生和罗巴茨先生属于另一派。瑟姆布尔先生生性柔弱，岂敢站在自己的一派来对抗像坦佩斯特博士这样一个人的力量？奎沃夫尔先生则会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唯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才奋起反击。奥里尔先生在这样一种场合里也许会完全出于良心办事，置自己的派别于不顾。但是马克·罗巴茨肯定会支持自己的朋友，反对他的敌人，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现在，先生们，要是你们不反对，我们将换换地儿，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坦佩斯特博士说。他们走进了那另一间屋子，这里早已围着一张桌子安排下五把椅子。直到现在，有关克劳利的事还没有被提起，另外四名被召集来的人还不知道这天会不会把克劳利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

“先生们，”坦佩斯特博士在桌旁的首席椅子上坐下来，马上接着开口道。“我想首先应该向你们交待一下，我们被召集起来要履行的那件工作的内容，也是我对这件事的一孔之见。这项工作的性质是非常令人不快的。可不管它怎么令人不快，它也只能这样进行。如我们所知，有一位同行牧师和绅士，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一生几乎按一种模范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尽职；突然间，我们听说他被人控告做了贼。因此，这事就提交到了治安官面前，而我就是这些治安官中的一个；他被提交法庭审判了。这样一来，这就构成了他犯罪的确凿证

据。但是我认为我们用不着再去追究他的犯罪问题。”他说到这里，其他四位全都惊讶地看着他。“我原以为我们被召集在这里就是为这个目的呢。”罗巴茨先生说。“我认为，根本不是为此而来的。”博士说。“如果我们开始进行任何这样的调查，那在我们对此不管作出什么结论之前，陪审团早已作出他们的判决了；而我们不管看到这位不幸的绅士是证明清白的还是证明有罪，都不可能推翻他们的判决。如果陪审团说他是清白的，那这事就一了百了了。他将会回到他的教区里，接受朋友们的同情和祝贺。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结果。”

“这是当然的。”罗巴茨先生说。不用说，他们都宣称说这是他们的愿望；瑟姆布尔先生喊的声音比别人高出几度。

“但是如果他被证明是有罪的，那么主教将会面临着这一难题，而我们就是要在这一难题中力所能及地给予他帮助。”

“当然，我们义不容辞。”瑟姆布尔先生说；他刚才听见过自己的喊声，对那种声音不免有几分得意，心想他或许可以利用每次他利用得上的机会，不知不觉中起点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你不烦我，先生，我将尽快尽短地冒昧阐述我的观点。”坦佩斯特博士说。“这归根结蒂对我们大家也许是最可行的办法。”

“啾，那是的。”瑟姆布尔先生说。“我毫无打扰的意思。”

“如果他被证明是犯了罪，”博士接着说。“那么法官判他的罪一事，是不是会为宗教上的各种用途提供足够的证据，这一问题就冒出来了。举例来说，假如他被禁监两个月，他还应该在刑满释放时仍去接受他的教俸吗？”

“我认为他应该接受教俸。”罗巴茨先生说；——“从各个方面考虑是应该的。”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应该的。”奎沃夫尔先生说。

奥里尔先生耐着性子听着，瑟姆布尔先生仰脸看看坐在首席的博士，期望听听博士说的意见，他好附和几句。

“他不应该接受教俸当然是有些理由的。”坦佩斯特博士说。“不过我决不是说这些理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决定性的。首先一条，一个偷过钱的人很难为人师表，教育别人不去行窃。”

“你一定要看情况而定。”罗巴茨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但不管怎样你不能被人认为,一个牧师应该从监狱出来,不经主教过问便去领取教俸,仅仅因为他已经服过民法。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一个牧师就可以因为在大街上喝得酩酊大醉而连续罚十天款,——每次罚款五先令,——事到最后就会与他的主教相对抗。一个牧师的表现被证明完全不适合履行牧师的职责,他就一定不能受到保护,逃过宗教方面的指责,或者躲过民法的制裁。"

"可是克劳利先生的表现是无懈可击的。"罗巴茨说。

"这话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博士说。

"是这话。"瑟姆布尔先生说。这时罗巴茨先生看了瑟姆布尔先生一眼,瑟姆布尔先生马上收敛了一点。

"就是为这个问题,我们被召集起来为主教出主意的。"坦佩斯特博士继续说道。"我必须说,我认为主教是对的。如果主教放过这件事不作处理,——这是说,克劳利先生最终被陪审团宣判有罪的情况下,——那他就是,我认为,玩忽职守。现在,我了解到,主教建议过克劳利先生在这次审判结束前先放弃他的职责,可克劳利先生却拒绝接受主教的建议。"

"这是实情。"瑟姆布尔先生说。"他完全没有把主教放在眼里。"

"我还不能说我就认为他是错的。"坦佩斯特博士说。

"我认为他一点错也没有。"罗巴茨先生说。

"几乎在所有案例中,一个主教有权力管辖他的教士。"奥里尔先生说。

"我应该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先生。"瑟姆布尔先生说。

"这笔收入不大,我捉摸它会连那些职责全丢掉的。"奎沃夫尔先生说。"一个男人有一个家庭要赡养,收入却没了,这是十分艰难的。"

"情况也许如此,"博士继续说。"主教觉得不让克劳利先生重返布道坛布道是他的责任,根据'牧师犯罪法令'对克劳利先生进行起诉,则是他反对这事的唯一可行办法。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邀请克劳利先生出席这里的——"

"克劳利先生今天不到这里来了,这么说?"罗巴茨先生说。

“我认为在我们统一我们的行动方针之前，请他出席我们的会议是多余的。”坦佩斯特博士说。“如果我们统一步伐，我将在我们再次开会时，下星期的今天就恳请他到这里来。到那时，我们将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主教的决定，当然是等陪审团最后定了他的罪以后。如果他拒绝这样做，我们就只能对主教参考这次审判的种种事实应尽什么责任形成我们的意见。如果克劳利先生愿意对他自己的案例向我们作出什么声明，我们当然将会接受它的。这是我对怎么办更好的看法；现在，要是哪位先生还有什么建议要讲，我们当然是乐意洗耳恭听的。”坦佩斯特博士说着这番话，环视他的同事，好像他的欣然之情在他自己提出来的种种条件下会是非常牢靠的。

“我看我们也只能这么办。”罗巴茨先生说。“但是，我认为，主教抢在这次审判前采取任何步骤，这都是十分遗憾的。”

“主教处境十分微妙啊。”瑟姆布尔先生说，显然在为他的保护人辩护。

“我不明白‘微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罗巴茨说。“我认为他的责任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法官没有作出判决前，应该回避干涉。”

“还有哪位有高见吗？”坦佩斯特博士问道。“那么我就要给克劳利先生写信，而你们诸位先生，也许在下星期的今天赏我的老脸重来这里同我碰头。”然后，这次会议就结束了，四名牧师在大厅里分别同坦佩斯特博士握手告别，全都答应将在下星期的这天重来这里。到了这一步，如果这四名牧师由他们坐过的四把椅子做代表，那坦佩斯特博士就算圆满实现了他的设想。

“不过，我一定得弄清楚我从哪里得到我的各种费用，我才能重来这里。”奎沃夫尔先生说，一边准备往出租马车里坐。

“我会来的。”瑟姆布尔先生说。“因为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当然这是蚀本生意。”瑟姆布尔先生喜欢高攀像坦佩斯特博士这样一位人物，觉得跟奥里尔先生和罗巴茨先生平起平坐也是一种乐趣；为了跟这样的法官伙伴一起进行有关任何牧师的调查，他宁可随时自己掏腰包租马车从巴彻斯特颠到西尔弗布里奇来。

“一个人的第一职责是养活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奎沃夫尔先生说。

“哦，是的是的；在某些方面，当然，这是大实话，奎沃夫尔先生；这些辛辛苦苦的牧师的薪水是多么入不敷出，我们最清楚，可我们要是再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支付那些特别职责固有的费用，那么我只好说我们会觉得自己负担不起了。我认为，你知道，——我不在乎跟你这样讲，——我认为主教府邸应该为我们俩提供一辆轻便马车。”这话出自瑟姆布尔先生之口未免听起来忘恩负义了，因为他过去被恩准骑上主教那匹无精打采的矮脚马，为执行各种临时的牧师职责跑过许多英里路呢。“你明白，”瑟姆布尔先生接着说。“你和我尤其代表着主教府邸呢，主教府邸应该记住这个。我认为应该备下一辆轻便马车；我的确这样想。”

“我不在乎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奎沃夫尔先生说。“可我一定不会再掏腰包支付任何费用了；——一定不会了。”

“要是主教府邸不当心点儿，它非吃大亏不可，结果准是这样。”瑟姆布尔先生说。“但是，坦佩斯特似乎很踏实的。坦佩斯特我认为是踏实的。你看他干了一辈子教区工作，是愿意善始善终的。这就是他的观点。你见过像罗巴茨这样一个人吗？——看看他那样子；——真没个样子，不是吗？他以为他妹妹高攀了一位勋爵，他因此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对这种攀龙附风的伎俩，我还真的不屑一顾呢。”

马克·罗巴茨和凯莱布·奥里尔乘另一辆马车从同一条路离开了西尔弗布里奇，而且由于罗巴茨先生习惯驾驭一匹身高个大、蹄下生风的马，眨眼工夫就超过了他们的教友。瑟姆布尔先生说最后这番话时，弗雷姆利的这位教区牧师的马车轮扬起一溜尘土，正向那两位走得较慢的牧师的脸致敬呢。奥里尔先生已经答应下来在弗雷姆利用餐和过夜，因此搭罗巴茨的马车往家返。

“完全没有必要，纯属大惊小怪；你不这样认为吗？”罗巴茨先生说。

“我还说不大清楚，”奥里尔说。“我只知道主教会遇上难题的。”

“主教嘛，一点没错！主教对这事不大在乎。在乎的是普劳迪太太。因为克劳利先生没有把脖子伸在她的脚下，她就把手指掐在这个可怜的人的脖子上了；现在她认为她能任意揉搓他，——正像她要



格兰特利博士

是大权在握便会揉搓你或者我一样。这就是所谓主教的挂念。”

“你对他够苛刻的了。”奥里尔说。

“我了解他;——对他一点都不苛刻。如果你愿意,倒可以说她对他是很苛刻的。坦佩斯特办事公正。他确是非常公正的,只要没有人跟他瞎捣乱,他是不会做出什么不恰当的事的。我这个人总是嘴上没有把门将军,可是我总还知道我敢于直言倒是更好一点。”

坦佩斯特博士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跟任何人张扬,甚至没有为自己辩护几句。但是他感到非常窝火。就在举行这次会议的当天,他在西尔弗布里奇沃克先生家用餐,成了出席宴会的所有女士和大多数绅士们议论的目标,他却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话。然而,一两句话说出来是不费吹灰之力却会有决定性的作用的。

“嗽,坦佩斯特博士,”玛丽·沃克说。“我很遗憾你加入了主教的行列。”

“你遗憾吗,我亲爱的?”他说。“一个教区牧师能和他的主教保持一致,一般说来这是好事吧。”

“可是,你知道,坦佩斯特博士,一般说来你和主教并不一致啊。”

“这一次我能跟他保持一致,就更值得庆幸了。”

格兰特利少校出席了这次晚宴,在晚上找时机冒昧地问了问这位博士打算干什么。“要不是我的着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他说。“我是不敢冒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坦佩斯特博士。”

“我不知道我能告诉你什么打算,格兰特利少校。”博士说。“我们今天连克劳利先生的面也没见。但是真正的事实是,陪审团判他的罪或不判他的罪,他都必须经受考验,要么一蹶不振。在任何职业上,这都会是一回事。一个上尉因为偷了二十镑钱而被审判并判罪后,他还能在他的兵团抬起头来做人吗?”

“我想他不能吧。”少校说。

“一个牧师也不能啊。”博士说。“主教不能让他抬起头也不能按下他的头。关键在于陪审团怎么办。”

第五十五章　弗雷姆利牧师住宅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格雷丝·克劳利住在弗雷姆利牧师住宅。勒夫顿老夫人的策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人也说，从礼节、公正和道德行为上来说，它又是站不住脚的。她的教区牧师，罗巴茨先生，已经被挑选出来作为其中一个牧师从宗教方面审判克劳利先生；他这样坐在法官席上时，克劳利先生的女儿却以他妻子的客人的身份住在罗巴茨先生的宅邸！这中间也许没有让人难堪的东西。当格兰特利副主教这样一个人物向勒夫顿老夫人指出这中间的明显不当之处时，勒夫顿老夫人对这种看法嘲弄了一气。"我亲爱的副主教哟，"勒夫顿老夫人当时说。"我们都知道主教是那样一个傻瓜，主教的妻子又是那样一个无赖，在这件事上我们就不能让一般的清规戒律束缚住我们的手脚了。你不认为显示一下我们全然蔑视他的武断行事和他妻子的险恶用心，这是十分可取的吗?"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跟勒夫顿老夫人说说还是跟罗巴茨先生谈谈，——或者干脆跟罗巴茨太太讲讲，副主教在跟勒夫顿老夫人开口之前对此踌躇了半天。但是他后来明白过来这次克劳利小姐来访的建议是勒夫顿老夫人最先想出来的，因此他决定跟她说才合情理。他没有屈尊对他儿子的事说几句什么，他也不会放下这个架子的。他既然在老夫人面前碰了钉子，他就不便从勒夫顿老夫人身边走开去找罗巴茨先生了。的确，为他说句公道话，我们必须承认，他对勒夫顿老夫人的策略不赞成，这与其说他是因为自己相信这一策略有其不当之处，倒不如说是他担心勒夫顿老夫人对克劳利小姐的照顾，有利于促成克劳利小姐和他儿子这门亲事。到目前为止，他恨透了克劳利这个姓氏。这个姓氏使他迫不得已把自己的脚跟站在了普劳迪太太这一边，这让他更加恨这个姓氏了。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不愿意放下架子采用任何廉价的斗争形式。他认为在这个时刻这位年轻女士被邀请到弗雷

姆利牧师住宅来住，这是个错误；他对那个他认为真正发出这份邀请的人说出了这一看法；但是他又不愿意让他自己的个人动机指挥自己，跟勒夫顿老夫人当面争辩一场。“主教是个傻瓜，”他说。“主教的妻子是个无赖。尽管这样，要是我，我不会在这个时刻让那位年轻女士到弗雷姆利来的。不过，要是你认为这事是对的，罗巴茨也认为它有理，那这事也就不提了。”

“那还用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对的。”勒夫顿老夫人说。

我倒禁不住想到，罗巴茨先生没有十分把握相信，在他驱车拉着奥里尔先生回家的路上，跟这位先生提到克劳利小姐在他的住宅待着时，他的行为是完全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一路上一直谈论克劳利先生的事，忽然他扭过身来，这样直视着他的同伴，说：“克劳利小姐目前就在我们住宅住着。”

“什么！克劳利先生的女儿？”奥里尔先生问道，这个消息使他惊愕的程度在他的话中袒露无遗。

“是的；克劳利先生的女儿。”

“啾，好家伙。我还不知道你们和那家人有这种来往。”

“我们跟他们来往有七八年的时间了。”马克说。“我要是说我自己跟他们来往甚密，这话恐怕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克劳利是个不可能让人了解很深的人，——可是弗雷姆利的女人对他们很了解。我妹妹曾经在霍格尔斯托克住过一段时间。”

“什么；勒夫顿夫人？”

“是的；我妹妹露西。那还是她婚前的事了。克劳利一家都病倒了，麻烦事一大堆，露西去护理他们一家。然后老夫人把他们接过来，一下子建立起感情来，在世人眼里他们就成了朋友。克劳利一家总是麻烦不断，而眼下又陷入这件罕见的麻烦事，她们女人家认为最好把这个姑娘接到弗雷姆利来住段时间。当然我对这个委员会有一种感受；但是我知道它对我无关紧要，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否决这姑娘的来住。”奥里尔先生没有再说什么，不过马克·罗巴茨意识到奥里尔先生不大赞成这种客住。

那天上午勒夫顿老夫人亲自过牧师住宅来，明确地再三嘱咐所有牧师住宅的人都过庄上去用餐。“你跟奥里尔先生讲，范妮，露西

问候他，她要是见到他会很高兴的。"勒夫顿老夫人总是把她的儿媳妇作为那个住所的女主人挂在嘴边。"要是你认为他身份特别，那我们会送过一个便条的。"罗巴茨太太说她认为奥里尔先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看了看格雷丝，找了些无关痛痒的借口。"你一定要来，我亲爱的。"勒夫顿夫人说。"露西专门提到这点了。"罗巴茨太太不知道怎么说她去不了；这样这事一时没定下来，——这时罗巴茨太太让人叫走，离开屋子一会儿，只剩勒夫顿夫人和格雷丝留下来。

"亲爱的勒夫顿夫人，"格雷丝说着，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你帮我个忙吧，——帮个大忙吧？"她理直气壮说话的样子把老夫人着实吓了一跳，以致使她从座位上欠起了身子。

"我不喜欢乱许诺，"勒夫顿夫人说。"不过只要我能做点合适的事，我不会推托的。"

"你能帮这个忙。千万让我今天留在这里吧。你很难理解，爸爸的目前这种处境，我到外边走动有什么样的滋味。我知道你们全都多么善良，多么好心；当时罗巴茨太太要我来这里，妈妈又说我最好到这里来，我不能拒绝这些。可是，千真万确，我还是不去参加宴会的好。"

"不是宴会，我亲爱的姑娘。"勒夫顿夫人说，使用了她知道如何采取的最慈爱的声音。"你千万别忘了我儿媳妇始终把你看成是非常好的朋友！你记得，当然，她在霍格尔斯托克住的那段时间吧？"

"自然记得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么说，你就不该认为这是'到外边走动'。用餐的就是我们自己，还有这住宅的人。"

"可这分明是到外边走动，勒夫顿夫人；我希望你会让我留在这里。你想不到我对这样做有什么感受。当然，我去时还不能不穿戴点什么，——还有——还有——还有——在可怜的爸爸这种处境下，我觉得我不应该做出什么看上去像是寻欢觅乐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时时刻刻忘不了这点。"

她说话的工夫，勒夫顿夫人的眼中闪烁着泪花，——"我亲爱的，你别去了。你和范妮留下来，在这里自己用餐吧。让绅士们过去好了。"

“让罗巴茨太太去吧，千万让她去。”格雷丝说。

“我哪会做出这种事来。”勒夫顿夫人说。后来，当罗巴茨太太返回屋子时，老夫人把这一切用两句话作了交待。“你出去这会儿，我亲爱的，格雷丝说不想去，因此我们说好奥里尔先生和罗巴茨先生去好了，你留下来。”

“我真对不起，罗巴茨太太。”格雷丝说。

“啧啧，啧啧，”勒夫顿夫人说。“范妮和我又不是一日之交，彼此了解得很深，用不着客套，——是不是，我亲爱的？范妮，我亲爱的，我还跟你有话说。”然后她同罗巴茨太太走过牧师住宅的花园时，把她对格雷丝·克劳利的看法说了说。“她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一个非常贤惠的姑娘，一点错没有；她的感情十分高洁。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定要好好关照她。喂，范妮，你看出来她是多么漂亮吗?”

“我们都认为她很标致。”

“她眼中升起一点火花时，她看上去就更标致了。她是名副其实的漂亮，——等她日后丰满一点，那她就成了仙女了。我说给你听吧，我亲爱的；她会叫哪个男子惹是生非的；你走着看她会不会吧。别忘了，告诉那两位绅士七点钟准时来啊。”然后勒夫顿夫人回家去了。

格雷丝用尽心机，奥里尔先生来也好，去也罢，都没见到她。在这牧师住宅有一顿分开给孩子吃的早餐，特别安排格雷丝第二天早上同孩子们一起喝茶，吃面包黄油。“我想你告诉过我克劳利小姐住在这儿吧。”当这两位牧师站着等待那辆带客人到巴彻斯特去的马车时，奥里尔先生说。

“她是住在这里。”罗巴茨说；“可是她喜欢藏起来不见人，因为她父亲的这一麻烦。你别责怪她。”

“不，哪里的话。”奥里尔先生说。

“可怜的姑娘。要是你认识她，你不只会可怜她，还准会喜欢她的。”

“她是，——你称什么来——?”

“你是说，她是个女士吗?”

“当然她的出身是有地位的，这没说的。”奥里尔先生为他的询问表示歉意道。

“我还不知道这一带有另一个姑娘受过比她更好的教育呢。”罗巴茨先生说。

“是吗？我还真没听说。”

“我们都认为她长得很美。至于形容举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姑娘比她更楚楚动人，恰如其分呢。”

“天哪，”奥里尔先生说。“她真该下楼来一起用早餐。”

我们已经看出来，勒夫顿老夫人对格兰特利少校的犯上行为还一无所知呢；她还不知道格雷丝已经让人惹是生非，如同她所说过的，——事实上，已经在普卢姆斯特德惹起了令人悲伤的大是大非。因此，当天下午她从那个牧师住宅返回来，听儿子说格兰特利少校从科斯比洛奇来到时，对这一消息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她心头只是闪过一种庆幸的念头，觉得她没有硬把格雷丝·克劳利叫来参加有一个外人参加的宴会。“我叫他哪天过来，赶在我进城之前。”勋爵说。“我很高兴他今天来了，人多正好凑个热闹。”这样，格兰特利少校就在这庄园用餐并住了下来。

但是罗巴茨太太听丈夫赴宴回来说起这事，却感到有说不出的喜悦。克劳利太太早已找机会把格兰特利少校的爱情事实告诉了罗巴茨太太；这还是在她打发女儿到弗雷姆利来住之前的事，因为她心想既然两家好得像一家人，事先打个招呼总是好事。

“我纳闷儿他会不会到这里来。”罗巴茨太太说。

“可能不会的。”教区牧师说。“他说了他要尽早赶回去。”

“我希望他别来——完全为格雷丝起见。”罗巴茨太太说。她拿不定主意该不该跟她丈夫说这些。她过去对丈夫是有话必说的。但是在这一次，她认为她没有权利这么做，就把这个秘密保守起来了。“别招惹他来啊，亲爱的。”

“你用不着害怕。他不会来的。”教区牧师说。第二天早上，奥里尔先生刚走，罗巴茨先生就出去了，——他也许说是为教区的事出去了；但是过了半小时他就让人看见他在那个庄园的马场里和勒夫顿勋爵溜达呢。“格兰特利哪里去了？”教区牧师问道。“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勋爵答道。“他可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位少校躲到那牧师住宅去了，因为他早已了解到他的情人藏在什么样的去处；他

和教区牧师彼此走得错开了。少校是从前门出去的，而牧师是从马场的门进来的。

格兰特利少校敲这牧师住宅的门时，那两位牧师刚刚离去不一会儿。他来得太早了，罗巴茨太太就是有什么她认为适合采取的提防措施，她也来不及准备布置下去。格雷丝正在下楼，一点没有听见敲门的声音，这样她正好碰上她的情人待在大厅里。他当然是要求见罗巴茨太太的，因而她们俩一起走进了客厅。她们还来不及说什么话，仆人就打开了客厅的门，通报客人到了。罗巴茨和格雷丝在这之前还没谈到过格兰特利少校，但是那位母亲已经告诉女儿她跟罗巴茨太太已经说过的话。

"格雷丝，"少校说。"找到你我太高兴了！"然后他的手朝罗巴茨太太伸过来。"我要是说我的来访不完全是冲着你来的，你不会说我这个人失礼吧？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我和克劳利小姐是老朋友。我可以不可以？"

格雷丝无言可答。"克劳利太太告诉我你早在西尔弗布里奇就认识她了。"罗巴茨太太说，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但话一出口便觉得她闯了乱子。

"因为早听说她在这里，我昨天就来到了弗雷姆利。我来这里看望她没有犯什么错吧？"

"我看这只有她自己来回答了，格兰特利少校。"

"我错了吗，格雷丝？"格雷丝认为他是最有风度的绅士，最高贵的情人，对一个女人富有献身精神，因此她心情激动，下定决心，如果有朝一日在她力所能及范围内多少能报答他，那么她的确会毫不吝惜地对他感恩戴德。可是此时此刻她说点什么好呢？"我错了吗，格雷丝？"他说，把他的问题强调了一次，逼得格雷丝不回答就支吾不过去。

"我认为你一点错没有。你这么好我怎么能说你有错呢？要是我能做你的仆人，我会伺候你的。可是因为爸爸的耻辱，我对你什么也不能做。亲爱的罗巴茨太太，我不能再待了。你定要替我回答他。"这么说着话，她就躲出这屋子了。

我现在只要说，这位少校在访问弗雷姆利期间再没有看见格雷丝，这话就足够了。

第五十六章　副主教到弗雷姆利庄园

通过那些传播这一带新闻而毋须为传播充电的特殊电线，格兰特利副主教听说他的儿子，即那位少校在弗雷姆利。这种事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勒夫顿家和格兰特利家多年来保持着亲密关系，——为加强这种关系，这两家曾经打算联姻，两家的长者认为那位年轻的勋爵要是娶了格里赛尔达，这事就锦上添花了；只是格里赛尔达已经攀上了比长者们当时为她安排的更高贵的门第。这下这样的联姻就落空了；但是亲密的交往并没有中断，因此格兰特利少校在弗雷姆利庄园小住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副主教听到了这一消息，马上联想到了格雷丝·克劳利。勒夫顿老夫人是他一生最了解信任的人，他一贯把她看做是巴赛特郡的教会支柱，——难道他的这位老朋友在这样一件与他的各种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上，现在会对他不诚实吗？人们担惊受怕和身处逆境时，往往会对那些根本不应该怀疑的发生猜测。副主教认为，勒夫顿老夫人怎么也不可能这么失敬地对待他，——但是各种情况又对他的这位老朋友十分不利。勒夫顿老夫人已经把克劳利小姐引诱到弗雷姆利，这和他的意见大相径庭，他认为这样一种客住在这个时候是十分不适合的；眼下他儿子果然在这同一时刻到那里去了，——这个情况勒夫顿夫人竟然没有跟他打个招呼。勒夫顿夫人为什么不告诉他，亨利·格兰特利要到弗雷姆利去呢？读者在这件事上不像副主教一样有切身利益，自然会十分明白为什么勒夫顿夫人对少校的造访只字未提。读者会记起来，勒夫顿夫人看到副主教时，对这次蓄意的造访还同副主教本人一样一无所知呢。但是副主教却如坐针毡、忧心忡忡，满腹狐疑；——他竟然对他的老朋友失敬地发生了怀疑。

当那些看不见的特殊电线把这个消息带来寥寥几小时之内，他就把它跟自己的妻子讲了。他已经告诉过她，克劳利小姐要到弗雷

姆利牧师住宅去住,他认为罗巴茨太太在这样一个时刻接待她是很不妥当的。“这事只是出于一片好心,”格兰特利太太当时回答说。“在目前这时刻,这片好心用错地方了。”副主教说。格兰特利太太认为她这时刻用不着费心为弗雷姆利的人进行激烈的辩护。她很清楚克劳利这个姓在她丈夫的耳朵边是如何讨厌,觉得目前越少提克劳利一家,这普卢姆斯特德教区长住宅便越安宁。因此她放过了丈夫的反对意见,没有争辩。但是现在他又拿更辛酸的忧愁逼她说话,她迫不得已就这事跟他争辩了几句。

“你怎么看?”他说。“亨利在弗雷姆利待着呢。”

“他在那里待不住的,”格兰特利太太说。“因为我知道在他家有许多事要做。”这位少校母亲所说的“在家办事”是指少校计划搬出科斯比洛奇一事,这对副主教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讨厌的议题。他不希望他儿子从科斯比洛奇搬出来。全郡的人要是都知道他的儿子放弃了一处住宅,其原因只是因为他住不起,副主教受不了这个舆论。副主教为儿子维持得起两个科斯比洛奇,而且如果他儿子没有那么毫无廉耻之感地冒犯他,他也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做的啊!他的儿子要是在巴赛特郡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受到惩罚,他受不了这个。他打心眼儿里不希望他儿子受到丝毫惩罚。他只不过是想让儿子领教一下做父亲的施以惩罚的权力而已。格兰特利副主教如果有个可怜儿子,因为在英国没钱生活下去,跑到波城生活在法国人中间,这事会让这位副主教无脸见人的。副主教为什么把钱死死攥在手里,一幢接一幢添置住宅,一块接一块扩充地产呢?如果上帝有旨,他自己会心满意足地像生活在一幢乡村牧师住宅那样归天——他跟自己这样说——脖子上围着硬领子一直劳作到死期的到来。他自己并不想阔阔气气、堂堂皇皇地过日子。他会这样跟自己讲的,——因为他已忘掉了他自己生活中的几件轶事。所有他的财富都是为他的孩子们聚敛的。他渴望他的两个儿子能当得起他们高贵的妹妹的哥哥。现在他守得最近的儿子,他一心想让他成为他自己所在郡的乡绅的儿子,而他却想要一个偷了二十镑钱的人的女儿;当他反对这样一桩不体面的婚姻时,他儿子竟然以清点他所有的财产并宣称要到——波城去生活要挟他!因此,副主教不喜欢听他儿子在家有事要做的话。

“我不知道他忙还是不忙。”副主教说。“我只是要告诉你他在弗雷姆利待着。”

“你听谁说的?”

“要是事实如此,谁说的有什么关系?我听弗卢利讲的。”

“弗卢利没准弄错了。”格兰特利太太说。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人对这样的事情最清楚。他是听弗雷姆利的管家说的。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这是寡廉鲜耻的。”

“亨利在弗雷姆利住住就算得上寡廉鲜耻啊!他在这郡住下以来每年都要到那里住两三次的。”

“那个姑娘也住在那里时,他趁这机会往那里跑,这种行为是寡廉鲜耻的。谁都不可能相信这样的事纯属巧合。”

“可是,副主教,你还不至于说你认为勒夫顿老夫人一手安排这事的吧?”

“我不知道是谁安排的。总有人促成这事。如果是罗巴茨,那情况就更糟糕了。一个女人安排这样一桩事还情有可原,一个男人干这样的事可就不能原谅了。”

“呸!”格兰特利太太的脾气从来不会大发作,但是这一次她的丈夫对他自己的同事如此不敬以致失礼,她可受不了了。“这整个想法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你应该从你脑子里把它清除掉。”

“亨利想娶这个女孩做妻子,这两个人这时凑到一起了,我脑子里能不想这事吗?”在这点上副主教列举的事实却大错特错了。格兰特利少校在弗雷姆利只住了一晚上,转天就离去了。“现在是谁都不可信——谁都不可信——一点没错,谁都不可信。”格兰特利太太完全明白副主教这时正在气头上,他话中的“谁都不可信”甚至包括她自己;但是对这个她并不在乎,全然把他的话当做他表露的思想接受下来,觉得是他一时的气话。

“很可能,勒夫顿府上没有人知道亨利特别喜爱克劳利小姐的事。”格兰特利太太说。

“我告诉你我认为他们俩都在弗雷姆利待着了吗?”

“我告诉你要是他们待在一起——我对这点表示怀疑——那他们不过是偶然碰在一起的。退一步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要是他们

愿意结为夫妻,你和我也阻止不了他们。他们不想要勒夫顿夫人帮什么忙,也不想要任何人的帮助。他们只要拿定主意,别人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这么说,你就心安理得看着他们往一起凑了?”

“我没有说这种话,副主教;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眼见这些事情发生,只得任其发展。我们能做什么呢?亨利要是高兴,他可以去勒夫顿夫人那里住住。你和我阻止不了他。”

这之后,副主教离去了,在这个时刻不愿意再跟他妻子费嘴皮抬杠了。他十分清楚他和妻子争辩再多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在这样的时刻总难免认为妻子发脾气是对他落井下石。但是他不能不想到,也许就在这天他儿子和格雷丝在弗雷姆利把事情安排妥当了;他决定他自己要去一趟,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不管怎样,他将会把他的一腔烦恼告诉勒夫顿夫人,恳求他的老朋友帮帮他。他认为,他和勒夫顿夫人交情非同一般,这样一个人是不会赞成亨利·格兰特利和格雷丝·克劳利结成婚姻的。他至少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过去曾听说过,格雷丝·克劳利本人已经拒绝嫁给他的儿子,觉得她会给任何绅士带去无限麻烦,坑害别人。他对这么崇高的道德不大相信。他现在对它还不相信,——何况眼下他已听说克劳利小姐和他的儿子正住在那同一个教区里。定有人想坑害他一下。这未必是个好机会。但是他在弗雷姆利露露面,也许还能有点亡羊补牢的作用,至少他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这样他乘车到了巴彻斯特,从巴彻斯特他又坐驿车到弗雷姆利去。

当他走近弗雷姆利村时,他渐渐为自己感到难为情了,或者,至少对他前去的方式有点感到不安。车夫事先朝他扭过身来提议说,他猜想是把车赶往“太太府上吧”。这种说法对勒夫顿勋爵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那所庄园是属于他的,他母亲只是以客人身份和他住在一起,可是这种说法在这一带已经习以为常;这是因为勒夫顿老夫人在她儿子未成年以前一直住在弗雷姆利庄园,直到儿子成婚才把这住宅的管理权交出去了;但是即使在她儿子成婚后她在世人眼里仍是这大院的大权在握的保护人。这种错误当然不在勒夫顿老妇人身上,因为她总是跟人说那大院的一切不属于她儿子就属于她儿媳妇。

副主教一直拿不定主意他是到弗雷姆利庄园还是到弗雷姆利牧师住宅去。如果他要按他所希望的严格去做,那他就应该下了驿车,走到那牧师住宅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摆脱坐驿车带来的那种大惊小怪的忙乱到达那里。但是这样办是不可能的。他不能突然出现在弗雷姆利,仿佛他从云中而降,因此他告诉车夫按车夫自己提议的办。“到太太府上吗?”车夫问道。副主教同意下来,车夫于是把马鞭甩得啪啪响,把马匹吓得在一段不长的林荫道上得得跑了一阵儿,把副主教拉到了勒夫顿勋爵府上的大门前。副主教先问勒夫顿勋爵的名字,满脸堆着最和善的笑容,以免让仆人怀疑到他此来的目的,因为他对此感到有些难为情。勒夫顿勋爵在家吗?勒夫顿勋爵不在家。勒夫顿勋爵那天早上到伦敦去了,打算在后天返回来;不过两位夫人都在家。这样副主教被领进了两位夫人正坐在里面的那个屋子,——他看见罗巴茨太太也在场。不管谁了解弗雷姆利女士的习惯,他都应该知道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事。副主教自己对弗雷姆利生活的各种习性当然了如指掌。这位勋爵的妻子是那位教区牧师的妹妹,而那位教区牧师的妻子从小就是这位老夫人宠爱的朋友。毫无疑问,她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是不会少的。罗巴茨太太在弗雷姆利庄园客厅里和在那牧师住宅她自己的客厅里坐得时间一样多,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副主教看见罗巴茨太太在这庄园里,觉得自己来不逢时。

“我亲爱的副主教,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勒夫顿老夫人问道。接着两位年轻妇女问候了他。她们都和颜悦色地冲他微笑,似乎很乐意看见他。事实上,他在弗雷姆利是最受欢迎的人,这三位女人每一位都很高兴欢迎他光临。她们在弗雷姆利对副主教十分信任,完全以这一带的女人们对待年长的男性朋友所特有的尊敬接待他。她们仨的每一位,只要知道副主教喜欢什么,总会百般投其所好。即使勒夫顿老夫人,也记得住副主教喜爱的汤是什么,只要副主教在这里用餐,总是关照仆人让他喝上它。年轻的勒夫顿夫人一见他坐在椅子里,便会马上泡茶伺候。他在这所住宅深得宠爱,如果他乐意,允许他捅捅炉火,一如在他自己家一样直呼仆人的名字。因此,他不得不笑容满面,看上去高高兴兴的样子;直到吃过午餐,他宣布说他定要赶回家去用晚餐时,这位

老贵妇才给了他机会，让他把私下想说的话说一说。

“我能跟你说几分钟话吗？”他们俩一起走出客厅时，副主教在老妇人的耳朵边嘀咕道。这样她领路走进她自己的客厅，一边告诉副主教坐在椅子里，一边告诉他，她早猜测到定是什么特殊事情把他带到弗雷姆利来了。“即使你不开口，我也会请你到这里来的。”她说。

“那么也许你知道是什么事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副主教说。

“一点不知道，”勒夫顿夫人说。“我想不出来。不过我不能自作多情，说你跑这么远路来进行早上的拜访，只是看看我们三位女士。你不要见见卢多维克吧？我想，因为他明天才回来。”

“我想见的是你，勒夫顿夫人。”

“幸运幸运，我就在这里。一年中你多会儿在这里都能找到我。”

这之后，谈话停顿了一会儿。副主教简直不知道怎么开始讲他的来意。首先他怀疑勒夫顿夫人过去是不是听说过他儿子提出来要促成的那桩荒谬的婚事。他在普卢姆斯特德生气时觉得这位老夫人肯定知道这事，在暗中支持他的儿子。但是这种想法随着他的火气渐渐消散，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而且等到那辆驿车驶进弗雷姆利教区，他已经跟自己讲这位老妇人不大可能知道那件婚事。自从他来到老妇人的住宅，她的形容举止的确一直对她十分有利。她的态度中没有丝毫良心不安的痕迹。然而，且慢，天下哪有这般不谋而合的事！格雷丝·克劳利和他儿子都来到弗雷姆利，这怎么会发生呢？确实，弗卢利也许弄错了，他儿子根本不在这里，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猜克劳利小姐在牧师住宅住着？”他终于开口道。

“啾，是的；她仍住在那里，我估计还要再住十天半月。”

“啾；我不知道。”副主教冷冰冰地说。

听话听音，勒夫顿夫人由于对那桩惹起纠纷的婚事全然无知，心中像未出生的婴儿那样纯洁无瑕，因而觉得她的老朋友副主教有心加害于克劳利一家。他过去有一次曾建议说格雷丝·克劳利不应该在弗雷姆利受到欢迎，现在看样子他从普卢姆斯特德特地赶来，是要按那同一调子进一步干预这事。勒夫顿夫人，要是副主教再说这种话，当然也只能听他说下去。她会心平气静地听他说完而后作答。但是她不赞成这种行为。她暗自思忖道，她不能赞同任何迫害或干

涉的行为。因此她镇静下来，噘起嘴，脸上露出那种她十分乐意时能让人明显看出来的严厉表情。

“是的；她还住在那里，我认为好客住在那里对她是大有好处的。”勒夫顿夫人说。

“当我们大谈为人做好事时，”副主教说。“我们常常犯下许多吓人的错误。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弄不清什么时候我在做好事，什么时候在做有害的事。”

“这话不假，当然，格兰特利博士，而且由于我们的智力在这方面十分有限，这就尤其不可避免了。但是我倒认为，——就我所能看到的，——我的朋友罗巴茨太太对这位年轻小姐表露的一片好心是大有好处的。你知道，副主教，我过去跟你解释过，我对你说什么直到这次审判结束不应去理睬那家人的话，很不以为是。我当时就认为马上对他们帮一把是很有必要的。”

副主教长叹一声。他听勒夫顿夫人跟他说话的这种口气，精神上应该有所恢复了，因为这种口气几乎是要他绝对相信，他最初的猜疑是毫无根据的。但是除非他把自己蒙受的耻辱直截了当说出来，他是不会从这种谈话中得到任何安慰的。是的，他无论如何定要做到这点，否则他就不能心满意足地走回普卢姆斯特德，而不至于一无所获空跑一趟。但是，他变换了一下说话的调子，提了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昨天我听说，”他说。“亨利到这里来了。”

“他昨天在这里的。他前天晚上来到这里，在这里用餐和住宿，昨天早上就回家了。”

“那天晚上克劳利小姐和你在一起吗？”

“克劳利小姐？不；她没有来。她认为她父亲处于这种不幸的地位，她最好别到外面走动。”

“在这点上她是很对的。”副主教说；然后他又停止了说话。他认为最好还是把自己的一腔心病全倒出来，博得勒夫顿夫人的同情。“亨利去过那牧师住宅吗？”他问道。

但是勒夫顿夫人仍然没有对他说话的真正含意发生怀疑。“我想他去了。”她答道，样子有几分惊奇。“我想我听说过他吃过早饭到那里去拜访罗巴茨太太去了。”

"不，勒夫顿夫人，他到那里去不是拜访罗巴茨太太了。他到那里是跟克劳利小姐愚蠢地求爱去了。这才是真正的意图。现在你总算全明白了吧。我希望罗巴茨太太不知道这事。我为我个人的缘故，希望罗巴茨太太不知道这事。"

副主教看见勒夫顿夫人听见这番话时脸上那种表情，的确不再怀疑她的清白了。她曾经预言过格雷丝·克劳利会"惹是生非"的，因此想到某个绅士已经陷入她的情网并未大吃一惊；但是她怎么也想不到格雷丝在情窦初开时就造成了这种"惹是生非"，或者这种"惹是生非"竟导致这么重大的纠纷。"你难道是告诉我亨利·格兰特利跟格雷丝·克劳利发生爱情了吗？"她问道。

"我说的就是他爱上她了。"

"天哪，天哪，天哪！我敢保证，副主教，你会相信我说我对这个一点都不知道这话的。"

"我完全相信你这话。"副主教凄然答道。

"要不然，我无疑会很不高兴见他到这里来的。可是这住宅，你知道，不属我所有，格兰特利博士。要是我事先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不过只是想到——哦，真的呀。不管怎样，她没有白费时间。"

以这种眼光看待这件事，正是副主教极不希望的。他原来一心以为勒夫顿夫人会被这个消息吓得不知所措，而他眼下似乎觉得她把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差不多当一个很不错的笑话看待了。那姑娘岁数大小有什么关系？她出身穷苦人家，——出身没有三朋二友的人家，——出身不体面的人家；勒夫顿夫人应该感觉到这样一桩亲事将会酿成天大的不幸，可怕的罪恶。"我只得告诉你，勒夫顿夫人，"副主教说。"在我力所能及的权限内，我将坚决反对这件事的。"

"要是他们俩决心已定，我看你很难阻止得了吧。"

"当然我阻止不了。当然我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他要让我和她母亲心碎，——让他妹妹的心碎，——当然我阻止不了。要是他将毁掉他自己，那他得自作自受了。"

"毁掉他自己，格兰特利博士！"

"他们会有足够的东西生活下去，——在西班牙或者法国的什么地方。"副主教说到"在西班牙和法国的什么地方"的口吻，如同他说

"波城"时一样满含讥讽之意，让人一听就明白其言外之意了。"毫无疑问他们将会有足够的东西生活下去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事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财产分配吗，格兰特利博士?"

"这还用说，勒夫顿夫人。早在他没有明确向那个女孩求婚之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亨利说，要是他娶她为妻，我就把眼下给他的接济统统从他那里撤销。我还跟他讲，要是他愚蠢地顽固到底，那我会认为修改我的遗嘱将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我为此深感遗憾，格兰特利博士。"

"遗憾！我不遗憾吗？忧愁这个词儿用上都不够味。我的心都破碎了。勒夫顿夫人，这事把我害苦了。千真万确。我爱他呀；我爱他；——我爱他像你爱你的儿子一样。可是爱有何用？他要是跟这样一个人的女儿结了婚，这会把我置于何地?"

勒夫顿夫人默默地坐着，想到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当她儿子一心要结下一桩她认为会让她心碎的婚事时，这种情形也有过。她曾经天上地下地折腾过，——把她知道如何折腾他们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一心要阻止那桩亲事。但是最后她认输了，——不是输在她的权限上，因为她认输的那个时刻她还完全有权力阻拦那门亲事，——她认输是因为她看出来她儿子是真心实意的。她认输了，吻了地上的尘土[①]；但是就在她的双唇接触地面的那一时刻，她早已经欣喜若狂地接待他儿子带到这住宅里来的那位新的女儿了。打这事以后，她开始学会考虑年轻人也许是正确的，老年人也许是错误的。她的老朋友副主教面临的这件麻烦事，倒是和她自己的那件麻烦事大同小异。"他现在和她订婚了吗?"这些思绪从脑子里掠过之后，她问道。

"是的；——也许应该说，没有。我拿不准。我也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弄准确这事。"

"我相信格兰特利少校会告诉你事实的真相的吧。"

---

① 原文 Kiss the dust，屈服之意。作者为诙谐在下句中拆开来用，故按字面意思译出。

"是的;他会告诉真情的,——只要他知道。我看在这事上我也大可不必费心竭力了。他一心想让我明白我并没有力量挽救他的愚蠢行为。当然我没有力量挽救他。"

"不过他跟她订婚了吗?"

"他说她拒绝了他。但是这当然顶不了什么事。"

副主教的处境又一次和勒夫顿夫人当时的处境不谋而合了,她儿子婚前也有过这么一档事。当时的情形是,那位年轻的小姐,也就是现在勒夫顿夫人自己的女儿和最亲切的朋友,也拒绝了向她求婚的那个情人,尽管这种婚事对她来说有无限好处,——而且与此同时她用全部心血爱着那个情人,如同我们自然会设想到格雷丝·克劳利那么爱恋她的情人那样。她想到这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越多,她的万种同情越是倒向可怜的格雷丝那边。然而如果她知道怎么安慰她的老朋友,她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当然,她心下完全承认这门亲事无疑会给他带来真正的烦恼。"我不知道她的拒绝为什么顶不了什么事。"勒夫顿夫人说。

"一个女孩家一开始当然会拒绝的,——我是说,一个面临着这样一些条件的女孩子。她不能不感觉到,向她提出来的内容远比她应该接受的要多,不能不感觉到她有责任履行那种拒绝的礼节。但是我不是在生她的气,勒夫顿夫人。"

"我看这在情理之中。"

"是的;没有生她的气。要是她成了他的妻子,我相信我永远不会见她的面。"

"嗽,格兰特利博士!"

"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不过我不会跟她争吵。但跟他我是非吵到底不可。"

"我不明白为什么。"勒夫顿夫人说。

"你不明白吗?他不是在向我挑衅吗?"

"到了他这个年龄,一个做儿子的肯定有权利按他的心意结婚。"

"如果他带她上大街走动,那时这还会是一码事吗?"副主教痛苦不堪地反问道。

"不;——因为那样的情况是女人本身不好。"

"或者要是她是一个城里叫卖小贩的女儿呢?"

"这话又不是了;——因为在这种情况里她缺少教育也许会使她配不上你的社会地位。"

"她父亲的耻辱,那么,应该对我是件无关紧要的事吗,勒夫顿夫人?"

"我没有这样讲话。首先,她父亲没有做什么丢脸的事,——至今还没有;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蒙受耻辱。你总不想说,主教府邸的迫害在巴赛特郡会使一个牧师丢尽脸吧。"

"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个人是有罪的,"副主教说。

"等等看吧,我的朋友,那时你好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他吧。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情况如此,我承认这桩婚姻是一桩必然会使你感到丢脸的婚事。"

"啾,勒夫顿夫人!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啊!"

"我知道;我同情你。但是我认为你儿子有权利期望,如果他跟自己建议一个像你现在暗示的妻子,你有权表露的那种厌恶情绪,在这样一门亲事上你却不应表露出来。当然你可以向他提出看法,让他理解你的感情;但是我不认为你跟他吵架会是正当行为,或者有充分理由改变你对他的钱的观点,因为我知道克劳利小姐是个受过教育的小姐,没有做过什么丧失你的尊严的事。"副主教听着这些话,眉宇间出现了一片阴沉的云雾,但是他没有马上作出任何回答。"当然,我的朋友,"勒夫顿夫人接着说。"我不该冒昧对你说这么多话,要是你没有,看这样子,来找我征询我的意见的话。"

"我来这里因为我以为亨利在这里。"副主教说。

"要是我的话说过了头,我请你多多包涵。"

"不;你没有说过头。问题不在这上面。你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是啊;——本该如此。正因为这样我才冒昧有什么说什么的。"勒夫顿夫人说。

"当然当然;——我承你的情了。可是,勒夫顿夫人,你还不理解这事是多么让我难受啊。我一生中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很富有,可是我没有把这种富有用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一心渴望他们应该在世上昂头挺胸地生活。我的一切抱负都是为他们着

想的，我年老为自己预料的所有愉快就是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说到亨利，他在用钱方面要什么都成。几个月前，他表示过进议会的希望，我答应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我为他好好地保留着狩猎区。他，一个辛苦的教区牧师的小儿子，却享尽了一个乡下绅士长子才有的一切，——甚至比许多贵族的长子应有的东西还多得多。我希望他续弦，但是我从来不在乎他娶个有钱的妻子。我本人一直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可是，勒夫顿夫人，一个做父亲的总觉得他应该让这一切得到一些报偿。谁也想不到亨利竟认为，霍格尔斯托克那倒霉的地方出来的新娘会在我们中间受到欢迎。他知道他会让我们伤心，可他根本不在乎这个。这正是我所伤心的。当然他有权利为所欲为；——当然我自己也有权利为所欲为。"

勒夫顿夫人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对她身边的人恪尽职守，慈悲为怀，公正无私，她生性虔诚，善良；可是我怀疑副主教这番渗透世俗观念的倾诉是不是会像打动读者的心那样打动了她的柔肠。人们的世俗之见在实践中远比在理论上多，在细节上追求他们的满足远比在抽象方面更甚，因此许多冒险家的记事都会让我们不胜惊讶，尽管这同样的冒险活动在行动中并不会使我们震动；朋友总是同情朋友的，也许还有喝彩的时候。如果这段故事以文字形式讲出来，那位聆听的朋友会带着时起时落的气愤看下去。她的气愤时起时落之时，把一件与她切身利益无关的事交给她评判，她会憎恨她自己的表现。关于正直和诚实的种种美好的事情每天都有人写，人们读着这些东西会油然在内心相信，如果他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一个男子汉当然要做到正直和诚实。但是当这些内心的信服在两三个切身利益交织在一起的人中间表现出来，——在两三个觉得他们的"交织"是，打个比喻，是"一环连一环的"人中间，——这些内心的信服和那种外表上的信服可就大不一样啰。这个人私下笼统地说他无意让人给卖了，那个人都有把那个别人舍弃的打算；而每个人的意图无非是不让各种顾虑挡住他成功的道啊。"Ruat coelun, fiat justitia,"① 这种话毫无疑问是从外露的戏院厅楼上对一群人讲出来的，而且说话

① 拉丁文，意为即使天坠亦必令正义得申。

的人全知道他在说废话。“Rem, si possis recte, si non, quocungue mode,”① 这话准是一个俱乐部吸烟室里的耳语,而说耳语的人意在让他的这些话广为流传起来。

勒夫顿夫人过去经常听她的朋友副主教布道,她十分熟悉副主教常用的为唤起我们追求未来的幸福所必需的那种高调;但是,副主教告诉她说因为自己的儿子会采取一种可能破坏他世俗的荣华富贵的步骤,他为此感到无比伤心,这时她十分同情起他来。如果副主教在宣讲有关婚姻大事,他准会告诫年轻人在为自己选择配偶时,尤其要把眼光投向那些敬畏上帝的女子身上。但是谈起他自己儿子的妻子,在这方面合适与否的话一句也不会从他嘴边滑出来。如果他谈这个问题谈到天黑,这样的话也是不会说出一句的。如果哪位朋友,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跟他讨论这样一件事,让他就此拿拿主意,提出敬畏上帝的事,这种话会让他感到异常反感,并且会在他虚伪的碟子上捣得粉碎。勒夫顿夫人心中十分清楚女人和朋友的“一环连一环”是什么意思,很乐意接受这一切。副主教把他心中所想的全掏了出来。他的一个女儿已经嫁给了侯爵。另一个儿子也许能成为主教,——没准儿成为一个大主教。这第三个也许将成为一位郡里的乡绅,——郡里众多乡绅的佼佼者。但是他只有通过小心谨慎的跋涉才能达到那个终点;——可是现在他死心塌地要娶一个乡村副牧师的一文不名的女儿为妻,而且这位乡村副牧师家徒四壁,疯疯癫癫,因为偷了二十镑钱将要受到审讯!勒夫顿夫人虽然内心充满矛盾,却不能不对她的老朋友表示同情。

“听你的话,说到底我推测他们还没有订婚吧。”

“我不知道。”副主教说。“我说不准啊!”

“那你希望我做点什么呢?”

“欧,——什么也不希望。我刚才说过了,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以为他在这里。我想,在他彻底成全他自己之前,在我的权限内采取一切手段让他明白我将撤销对他金钱上的援助,——现在和将来均如此,这一步是正确的。”

---

① 拉丁文,意为你有办法就用正当手段去弄钱,要是没办法,就可以不择手段了。

“我的朋友，这种威胁在我看来似乎太过分，有点吓人。”

“这是留给我的唯一权力了。”

“可是你这样一个生性非常慈爱的人，怎么也不会坚持到底的。”

“我将努力坚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做到坚定不移。我死后马上就对一切无能为力了。”副主教在说出这些吓人的话时，——勒夫顿夫人听来胆战心惊的话，——决心想方设法让自己满肚气憋得鼓鼓的；但是与此同时又为自己缺乏胆气而几乎在恨自己，因为他担心在他应该利用这肚热气之前他的一腔愤怒就会烟消云散了。

“要是我，我不会做这种冒失的事情，”勒夫顿夫人说。“你的目标是阻止这门亲事，——不是等他生米做成熟饭时惩罚他。”

“他不能在什么事情上都为所欲为，勒夫顿夫人。”

“可是你应该首先努力争取阻止它。”

“我能做什么来阻止它呢？”

勒夫顿夫人犹豫少许才作出了回答。她脑子里有个计划，可是这个计划她似乎觉得有点残忍的味道。然而目前她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她的老朋友，如果任何形式的帮助能够提供的话。像他们正在谈论的这样一桩婚事本身就是一种不幸，这恐怕不会有什么疑问。在她的经历中，就是她儿子的那件事，这中间没有审讯的问题，没有偷钱的问题，没有任何从根本上丢人现眼的事。“我想我要是你，格兰特利博士。”她说。“我趁在这里的工夫争取见见那个年轻的小姐。”

“我本人见见她？”副主教问道。到目前这会儿，他本人去见格雷丝·克劳利的念头，还从来没有进到过他的脑子里。

“我想我会这样做的。”

“我想我将去见见。”副主教犹豫一会儿说。然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要是我准备做这事，我最好马上就去吧。”

“定要温和地对待她啊，我的朋友。”副主教又犹豫起来。他的确有过严厉的而不是温和地碰见克劳利小姐的念头。勒夫顿夫人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到他跟前，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她自己的两手中间。“待她温和些，”她说。“你承认过她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副主教点一点头答应下来，离开了屋子。

可怜的格雷丝·克劳利！



格兰特利博士审视告示牌

第五十七章　双重的保证

副主教穿过这庄园走向那所牧师住宅的一路上，心事重重，走得十分缓慢。他本人去见克劳利小姐的主意是突然向他提出的，他不得不想好在这位小姐面前怎么摆架势，跟她说些什么话。勒夫顿夫人恳求他温和地对待她。可这个差使可能用温和的态度去完成吗？他的目标不是要让这位年轻的小姐明白，在她没有自己的美好东西，——而只有伴随她而来的坏东西时，她想走进他的家门分享所有他的好东西，这是不正确的吗？可是用温和的词句怎么能把这点恰如其分地解释清楚呢？他不应该跟她绕弯子说话，应该用直截了当的词语，——他能使用的最直截了当的词语，——让她明白虽然她十之有九会把所有她的坏东西的负担强加在那个她作为丈夫向自己提议的男子身上，但她不能得到这个男子的好东西。他走着，十分清楚地记起来，他曾听说克劳利小姐本人已经拒绝了求婚，觉得她自己配不上提供给她的荣誉；但是他怀疑这样一种拒绝的诚意。他在脑子里盘算着和他儿子成亲的这样一门亲事，会给像克劳利小姐这样一位年轻小姐带来的种种不合情理的无限好处，他跟自己宣布说任何女孩觊觎，或者甚至接受远远超出她应该得到的东西，她都无疑是居心叵测的；——可是他不能让自己相信，任何女孩受到这般诱惑时，会诚心诚意地彻底清除这种不良用心。如果他通过会见克劳利小姐要做出什么有利的事，那其中难道不包括对她的自私自利和令人厌恶的行为作出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吗？难道不包括对一个年轻女子那方面各种情况造成这样令人诅咒的不良用心，作出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吗？“谢天谢地！”他应该说。“你在这里，口袋里不名分文，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父亲是个做贼的，却认为你要去分享格兰特利家聚敛起来的一切财富，认为你要嫁个拥有辽阔的地产、豪华的庄园和猎物禁区的丈夫，并成为一个其姓名从来没有被人谴责，——

不，没有被人怀疑过的家族中的一员吗？不行啊；——像这样不公平的事休想在你我之间发生。你可以让我伤心，你可以毁掉我的儿子；但是那些辽阔的地产、豪华的庄园、猎物禁区，以及等等等等，却永远不会成为你这样行事的报偿。"所有这些怎么能有效地用温和的词儿告诉一个年轻女子呢？再说，一个身居副主教高位的人，内心深处十分清楚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他的威胁手段，怎么会有欲望使用温和的语词，——使用轻飘飘没分量的温和词句呢？因为像这样一件处心积虑的过错而剥夺他自己儿子的继承权，他除了让自己的脑袋开花没有别的权力，他知道事情只会是这样。他是一个没本事永远向他热爱的人发怒的人。他不够残忍，不够强大，做不出这样的事来。他只能威胁要这样做，只要威胁还用得上，他就尽量使用他可以使用的各种威胁。尽管他跟妻子，跟勒夫顿夫人，说了所有那些话，但他十分清楚如果他的儿子真的以这种方式犯上作乱，那他，做父亲的，到头来还是会原谅这做儿子的罪过的。

从这庄园的前门穿过到那所牧师住宅去，有个三岔路口，在这个地点立着一根指路牌。在这个指路牌周围，现在安了一个纸牌，立即把副主教的注意力吸引住了：——"科斯比洛奇——出卖家具——生长的庄稼当场作价。三只猎犬。一匹保证供骑和拉套用的栗色雄马！"——这匹栗色雄马是副主教当做一件大宝贝亲自送给他儿子的。——"三头阿尔德尼母牛，两头母牛犊，一辆四轮敞篷马车，一辆轻便马车，两垛干草。"按这种格式，所有那些对一个乡村绅士住宅来说十分舒适的物件，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开列出来，而这些物件正是副主教非常非常熟知的。只是在去年十一月，他还曾经建议他儿子购买某种新发明的破土机，而且这种破土机也当然买来了。这部机器上那鲜亮艳丽的蓝漆还依然如故，没有被场院上那种常有的垃圾和淤泥所玷污；——可是，这纸牌上竟然把那部破土机开列在出售之数！副主教不想让他的儿子离开科斯比洛奇。他很清楚他儿子用不着离开科斯比洛奇。这个愚蠢的奴才为什么这般急不可待，要张贴这些用心不良的广告呢？温和点儿！他在这样的环境压迫下怎么能做到温和点儿呢？他举起他的雨伞，怒气冲天地狠戳那块令他恶心的广告牌。雨伞头上的金属箍儿捅在牌子上的一个裂口上，从牌子

的顶部一直划到底部。然而这又有何用？在这样一个地点竖着一块撕得又吓人又丑陋的广告牌，只能比一个原封未动的招贴更惹人眼目。但是，他不屑再看它一眼了，径直走向那所牧师住宅。温和点儿，一点儿没错！

不过副主教格兰特利毕竟是个正人君子，除了在家里有时跟自己的妻子逞逞威风，还从来没有在外面跟任何女人要过态度，而在家跟妻子逞威风也不过是丈夫有权说的一两句气话而已。他那位贤内助十分清楚他那些气话有多大分量，因而也从来没有在这上边抱怨过半句。如果她知道副主教将要去履行像跟眼前他面临的一项使命，那她是不会告诫他温和点的。一点没错，她会强烈地规劝他别去干这种差使，要提防那个年轻的小姐也许会让他难堪的。

"格雷丝，我亲爱的，"罗巴茨太太来到克劳利小姐正和孩子们坐着的哺育室，说道。"到外面来一会儿，好吗？"然后格雷丝丢下孩子们，出来走进过道。"我亲爱的，客厅里有个绅士要求见你。"

"一位绅士，罗巴茨太太！什么绅士？"但是格雷丝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却觉出来这位绅士定是亨利·格兰特利。她脑子里还想不到可能会有任何别的绅士来见她。

"你千万别惊奇，也别让自己忐忑不安。"

"嗽，罗巴茨太太，来人是谁呀？"

"来人是格兰特利少校的父亲。"

"副主教？"

"是的，亲爱的；格兰特利副主教。他正在客厅里。"

"我必须见他吗，罗巴茨太太？"

"是啊，格雷丝，——我想你一定要见他。我看你怎么也不能拒绝他。他在弗雷姆利这里是老熟人，和谁都是朋友。"

"他要跟我讲什么呢？"

"难说；我说不清。我猜测你知道——"

"他此来，毫无疑问，要明确告诉我和他的儿子无话可说。他用不着自寻麻烦。但是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不是个怯懦的人，我这就去见他。"

"稍等等，格雷丝。进我屋里稍待一会儿。孩子们把你的头发揪

乱了。”但是格雷丝虽跟着罗巴茨太太进了那间卧室，却不打算整理她的头发。她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我还可以说，也不大相信这样的手段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别在意这个，”她说。“我跟他说些什么呢?”罗巴茨太太停顿少许才作出回答，觉得这件事是件需要一些思考的事情。“告诉我应该跟他说些什么话?”格雷丝说，把她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我很难摸准你的感情是什么，我亲爱的。”

“是的，你知道。你肯定知道。要是我能把这整个世界送人，那我会把它统统送给格兰特利少校的。”

“那么，就这样跟他讲。”

“不，我不会跟他讲这个。别在乎我的头发，罗巴茨太太。我不在乎这点。我要告诉他，我太爱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女，不会去伤害他们的。别的话我不会跟他讲。我现在就可以去了。”罗巴茨太太看看格雷丝，深为她脸上的从容之色感到惊讶。然而当格雷丝的手搭在客厅的门上时，还是犹豫下来，往后看了看，浑身不禁一阵抖动。罗巴茨太太从楼梯上朝格雷丝咂了个飞吻，然后客厅的门被打开，这姑娘和副主教面面相视一眼。副主教站在地毯上，背冲着炉火，他那顶沉甸甸的教士帽端放在那张圆桌的中央。格雷丝刚一进门就注意到了那顶帽子，她觉得教会的所有赫赫威势都蕴藏在那里边了。还有，副主教本人也身高马大，一身宗教气息，威风凛凛，英气逼人！她父亲的面貌充满严厉之色，但是她父亲脸上的严厉之色和副主教的气度却大相径庭，有本质之别。不管她父亲的表情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他这个人本身的东西。这中间没有任何外表的修饰成分；打个比方说，克劳利先生身上没有假发。副主教实际上也没装饰什么；但是他浑身上下都有教士的佩带之物，走坐起站都拿出牧师的做派，让人看上去总有一股合乎圣职的气味。格雷丝走进客厅时，在这可怜的姑娘眼中，副主教俨然一副主教做派的化身。

“克劳利小姐吧，无疑?”他说。

“是的，先生。”她答道，因为她站得离副主教还有一些不算近的距离，只微微地行了个屈膝礼。

他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念头是，照他现在看到面前的这个如此

单薄和平庸的小女孩子，他儿子竟为她老要放弃科斯比洛奇和整个巴赛特郡，到波城隐居，那百分之百充当了一个傻瓜的角色。但是这种念头只在他脑子里停留了一会儿。当他接下去打量格雷丝时，他很快发觉他第一眼得到的东西太少了，而且觉出来不管怎么说他儿子尽管也许心计不济，却颇有几分眼力。

"不找把椅子坐下吗？"他招呼道。然后格雷丝坐了下来，仍然和副主教保持着一段距离；副主教还守着那块地毯的地盘。他觉得隔着这大客厅的空当他要让这姑娘感到他的口才的充分力量，这是有困难的；然而他不知道如何走得离她更近一点。格雷丝突然在他的眼里变得举足轻重不可忽视，他在某种程度上有几分怕她了。她那么单薄，那么温顺，那么年轻；然而她身上确有某种非同一般的女性美，——而且颇有淑女风采，——他禁不住本能地感觉到他不能用一些刺耳的语言攻击她。如果她双唇丰满，红光满面，如果她眼睛溜溜打转，如果她拿出年轻女性填满炮膛那种常见的火力朝他打来，他会随时准备冲过去投入战斗。但是这个姑娘，他儿子为她变得神魂颠倒的女子，温温顺顺地坐在那里，好像她意识到不具备火力似的。她的睫毛下没有喷射一丝一毫的火药味。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眼下对他儿子的尊重远远超出了近两个月来对儿子的尊重；——也许，远远超出了他对儿子前所未有的尊重。他还像以往一样反对这门亲事；——但是在这次会见过去了这些最初的几分钟后，想到他儿子的所作所为，他不再用轻蔑的眼光看待他了。他面前这个女子开始在他的观念中发生变化，以致他开始感觉到这正是真正和他儿子般配的妻子——要是她不是个叫花子，不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副牧师，哦，天哟！极有可能是一个贼的女儿，那该多好啊。尽管他对这姑娘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但他对自己、对家庭和对儿子的责任一如开始，因此他开始他的使命。

"也许你没料到要见我吧？"他说。

"没有，一点不错，先生。"

"我来这里拜访我的老朋友勒夫顿夫人时，我也没有料到来这所住宅来。可是因为我知道你在这里，克劳利小姐，我认为总的看来见你一面还是更好点。"然后他停顿下来，仿佛在期待着格雷丝说几句

什么；但是格雷丝无言以对。“当然你必须明白，克劳利小姐，要不是我本人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我是不该冒昧来和你谈它的。”他还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指什么，也许格雷丝应该和他配合一下，装出一副不经他明确解释便明白这点的样子。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甚至没有变换一点面色表明她明白他此来的目的，救救副主教的驾。“我儿子告诉我，”他说。“他对你产生了爱慕之情，克劳利小姐。”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格雷丝觉得她在被逼着说点什么。“格兰特利少校对我一贯很好。”她说道，可接着她就恨自己说出这些实质上如此驯顺和缺乏女人气概的话。当然她情人的父亲会因为这样讲话而鄙视她的。还好，这点还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只是鄙视她而走掉，那这样也许是最妥当的呢。

“我不知道什么‘一贯很好’。”副主教说。“我想他还可以。我认为他的用心是想表现得好一点。”

“我相信他很好。”格雷丝热诚地说。

“你知道他有个女儿吗，克劳利小姐？”

“哦，是的；我很熟悉伊迪丝。”

“当然他的责任首先是抚养她。是不是？他对他的家庭也要负责。你没有感觉到这个吗？”

“当然我感觉到这点了，先生。”这可怜的姑娘过去总听人家说起格兰特利博士，是副主教长副主教短的，但她一点没有想过她应该称呼他什么。

“现在，克劳利小姐，请听我说几句；我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跟你说话。我必须开诚布公地跟你谈话，因为替我儿子着想是我的责任——但是也会尽量跟你和蔼地说。关于你本人，我的确听说你是十分知情达理、贤淑端庄的女子，没有任何理由我不该敬重和尊重你。”格雷丝跟自己说她不会做任何应该丧失他的敬重和尊重的事情，但是他是不是敬重和尊重她，她也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她正在努力追求的是和这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我儿子娶了你，那他将会严重地损害他自己，会非常严重地损害他的孩子。”他又一次把话停顿下来。他已经告诉她听他说话，她便决意洗耳恭听，——除非他会说出某些她非得回答一两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目前是不

是存在任何婚约问题?”

“没有什么婚约问题,先生。”

“我为此感到高兴,——非常高兴。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我儿子是依靠我得到他的收入的绝大部分的。情况确实如此,而且我和我儿子息息相关,当然我对他的前程要尽最大可能予以关心。”副主教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以下这一事实:他本可以让那位少校彻底脱离他生活,但他却让一个儿子享受年金津贴,以此来对他儿子的婚事给予更热心的关注;但是他相信格雷丝凭借她自己天性的智能会领会这点。“现在,克劳利小姐,当然我不希望说一句会伤害你的感情的话。但是有些原因——”

“我知道。”格雷丝突然说,打断了他的话。“爸爸正在受到偷钱的起诉。他没有偷它,但世人认为他偷了。再有就是我们家十分贫寒。”

“那么说,你理解我了,——我打心里感激呀;的确很感激。”

“我不认为我们家的贫寒应该算得什么不光彩的事。”格雷丝说。“爸爸是个绅士和牧师,妈妈是个女士。”

“不过,我亲爱的——”

“我知道只要世人认为爸爸偷了那笔钱,我就不应该做你儿子的妻子。如果他真偷了它,我就永远不能成为格兰特利少校的妻子,——或者任何人的妻子。我对这个再清楚不过了。说到伊迪丝,——我宁愿死也不会给她带去任何损害她的东西。”

副主教这时已经离开了那块地毯,走到离格雷丝坐的那把椅子很近的地方。“我亲爱的,”他说。“你说的话为你的德性大增光彩,——的确大增了光彩。”因为他离格雷丝很近,他已经看见了她的眼睛,仔细端详她的五官,从中琢磨,——禁不住琢磨,——她面容上表露出来的特性。那是一张高贵的脸,从上面看不出丝毫的穷气,看不出半点卑贱之色,看不出任何无常的变化。那是一张蕴藏着无限的美的脸,任你怎么挖掘那种美都是取之不尽的。她讲话时嘴唇在美妙地跳动,理直气壮的话语说出口时鼻孔绷得紧紧的,几乎把这位自私自利的父亲征服了。人们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她是这样一个女子呢?亨利他自己为什么不早早讲出她的美的特别之处呢?全英格

兰没有谁比副主教更了解一个女人脸上一种美和另一种美的区别了，——一种美来自青春、健壮和朝气，属于磨坊主女儿那种美；另一种美则显示出优美的线条和高贵的精神，——这是教养产生的美。“你说的话无疑为你的德性增添了无限光彩。”副主教说。

“我一点不在乎家境贫寒。”格雷丝说。

“不；不；不；”副主教连声附和道。

“我们家境虽然贫寒，——我认为没有哪个牧师曾穷到这个地步，——但要仅仅因为这个障碍，你儿子向我求婚我会毫不迟疑答应下来的，——这是因为我爱他。”

“如果你爱他，你是不会希望损害他的。”

“我不会损害他。先生，我当下作出诺言。”她说着话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在副主教跟前，把她的手轻轻地搭在他的外衣的袖子上。“我当下作出诺言。只要世人说我爸爸偷了那笔钱，我将永远不嫁你的儿子。听着。”

副主教还在端详她，感觉到她的手指轻轻触动袖子，他把手臂稍稍往起抬了抬，仿佛在欣然接受这种触动的分量。他看着她那双热诚地朝他扭过来的眼睛，就在她这样行动时放射着泰然自若的光芒，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诺言是永远算数的。要怀疑这样一种诺言，就会构成渎圣罪，——他觉得这会构成渎圣罪。他几乎在懊悔了。他那颗从来不听他自己左右的软心，已经作出了如此之大的让步，他差不多想告诉她，他站在他儿子的立场上宣布她的诺言无效。不管谁的儿子娶这样一个女人为妻，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吗？如果他逼她说这样的提议，那这个提议是不管用的。她已经作出的这一保证不是由于他的影响而是从她身上挤出来的，他的影响对于改变她的目的也是无济于事的。不是副主教教给她说，她的责任就是不要给她所爱的那个男子的家庭带去耻辱。副主教凝视她的脸的工夫，泪水在他眼里涌出来，慢慢顺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鼻子淌下来。“我亲爱的，”他说。“如果这片乌云从你头上消散，你就来到我们中间，做我的女儿吧。”这样他也立下了他自己的诺言。这个老人虽然自私自利，身上却也不乏几分宽宏大量的品质，而且就是这几分宽宏的品质，总是让他渴望对那些慷慨地待他的人施以慷慨的报偿。他巴不

得他的报偿的礼物更加丰厚,如果可能的话。他此刻真想告诉她,那张肮脏的支票算不了什么。他会这样说的,我想,可是在她受到深深感动的时刻,他是不可能这样说的。

他已经设法使格雷丝的手从他的臂上落进了他的两手中,这时正紧紧地握着它。"你是个好姑娘,"他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姑娘。等这片乌云过去,你就来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女儿吧。"

"可是它永远不会过去的。"格雷丝说。

"我们祝愿它过去。让我们希望它消散吧。"然后他弯下身子吻了她,离开这屋子,走进大厅,从大厅又走进花园,就这样离去了,临走也没有跟罗巴茨太太告声别。

因为他的驿车他不得不穿过这庄园时,他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深感惊讶,迷惑不解。他先头来这牧师住宅时,一路上都在恨这个姑娘,鄙视他的儿子。现在,他寻着原来的足迹往回走时,他的感情整个颠倒过来了。他仰慕那个姑娘,——至于他儿子,甚至他的一肚子气这时也无踪无影了。他要马上给儿子写信,劝他别拍卖东西。他会告诉他儿子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怎么也要让格兰特利太太来做这件事。就他儿子来说,他还是颇有安全之感的。他认为这个时刻他是安全的。他进一步地进行威胁已经鞭长莫及。如果克劳利给定了偷那笔钱的罪,这里有那个女孩子的诺言。如果他宣判无罪释放,这里有他自己的保证。他怎么也不会忘记那个姑娘所说的话远不止这种诺言的含义,——她没有把她的诺言限制在一个陪审团的判决之上,她明确表示只要世人认为她父亲偷了那张支票,她就不会接受格兰特利少校的手;但是副主教觉得逼着她履行她的诺言是卑鄙下流的行为。按他思考的范围而定,这件事全看陪审团的判决了。如果陪审团找不出克劳利先生的罪行所在,他这方面对这门亲事的所有反对意见都统统收回。他定将说话算数,信守诺言!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对意见应该撤销。

当他来到那块他曾用他的伞捅破的拍卖牌碎片前,他站住想了一会儿他下步该怎么马上行动起来。首先他要告诉他儿子他的那些威胁全不算数,要他还留在科斯比洛奇。他要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巴彻斯特城时写这封信,这样一来他儿子在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它;

他将会让那位少校去找他母亲，听听有关所有情况的来龙去脉。这些破招贴单一定要从这郡的库房门和墙上撕掉。在这个时刻，他的气愤主要是冲他儿子这么顾头不顾尾地着急把这些不祥的广告张贴出去而生的。然后他把思绪转移在他对陪审团的判决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望。他已经立下诺言要遵守陪审团的判决，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有一种愿望。他内心能要求克劳利到头来定下罪名吗？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对这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去，把头摇得没个完。如果这点成为可能的话，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没什么愿望而言了。

"哦！"勒夫顿夫人在过道里拦住他，说，——"你看见她了吗？"

"是的；看见她了。"

"怎么样？"

"她是个好姑娘，———一个非常好的姑娘。我现在太忙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多给你讲点情况。"

"你说她是个好姑娘吗？"

"我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一个天使的形容举止也不过如此。我哪天会把一切讲给你听的，勒夫顿夫人，但是眼下简直无法告诉你。"

当副主教走后，勒夫顿老夫人向年轻的勒夫顿夫人吐露了她的强烈看法，说用不了几个月格雷丝·克劳利就会成为科斯比洛奇的女主人的。"这可是一剂强烈的催化剂。"老妇人说着，微微地往上抬一抬身子。

后来当罗巴茨太太盘问格雷丝，她和副主教之间发生过些什么事时，格雷丝对那次会见寥寥数言就搪塞过去了。"不，他没有责备我。"她对她朋友的盘问答道。"不过他说到你们的婚约了吗？"罗巴茨太太说。"本来没什么婚约的问题。"格雷丝说。"不过我猜测你承认了，我亲爱的，未来的婚约是势在必行吧？""我告诉他说，罗巴茨太太，"格雷丝迟疑片刻，回答道。"只要这世上还有人怀疑爸爸是个手脚不干净的，我就永远不会嫁给他儿子。我会信守我的诺言的。"但是她没有跟罗巴茨太太说一句有关副主教向她许下的诺言。

第五十八章　男人们的牛脾气

副主教到达普卢姆斯特德的那个时间，他喜爱格雷丝·克劳利的那股热火劲已经有点儿凉下来；他一遍又一遍准备和他妻子说的那些语言，在他到了家门前时已变得不那么炽热。他已立下诺言，他会遵守这个诺言；——他将让他儿子和他妻子完全明白这个。但是，成全他已经给予格雷丝的那个诺言和迁就格雷丝向他许下的那个保证，这本来是他心中的念头，而就在他看见自家的烟囱时，任何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的确，我担心这时他已经开始觉得，他唯一的救命稻草无疑是来自陪审团的判决。如果陪审团宣称克劳利先生是有罪的，那时——；他还不会甚至跟自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的一切都将会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确实觉得虽然他可以为可怜的克劳利一家不胜遗憾，可以在他满腔热忱时公然说过那个姑娘跟一个天使相差无几，然而对他个人来说，这样一种判决将会带来安慰性的舒心感受。

"我见到克劳利小姐了。"走出那驾马车不到两分钟后，他走进他的书房刚刚把门关上，就跟他妻子说起这点。他已决意要开门见山地挑明这个问题，因此他就这样把他的决定付诸实践了。

"你见到格雷丝·克劳利了？"

"不错；我到那牧师住宅去，会见了她。勒夫顿夫人建议我这样做的。"

"那，亨利呢？"

"欸，亨利早走了。他只在那里住了一晚上。我估计他看见她了，可我不敢肯定。"

"不是克劳利小姐告诉你的？"

"我忘了问问她了。"格兰特利太太听了这话，两眼睁得圆圆的，惊讶之色显而易见。他原来到弗雷姆利跑这一趟全是为了看儿子

的，并说好要了解一下他儿子正在那里干些什么；可是他到了那里，竟然忘了问一问那个比任何别人都更能提供情报的人！“不过这事无关紧要，算不得什么。”副主教接着说。“她跟我说了许多话，相比较那点就微不足道了。”

“她说什么来着？”

“她说只要还有人怀疑她父亲的罪过，她就永远不会同意嫁给亨利。”

“那你相信她的诺言了吗？”

“当然相信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它。我绝对信任她。我已经向她保证，如果她父亲宣判无罪，——我将收回我的反对意见。”

“不！”

“可是我答应下来了。要是你在那里，你也会这么做的。”

“我怀疑这个，我亲爱的。我没有你那么爱冲动。”

“你控制不住你自己。我倒是觉得你本人不得不像她一样的宽大为怀。她当时走到我跟前，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呸！”格兰特利太太说。“但是她就是这样做了，我亲爱的；然后她说：‘我向你许下诺言，当世人认为爸爸偷了那笔钱时，我将不会成为你儿子的妻子。’我还能做什么呢？”

“她长得俊俏吗？”

“非常俊俏；非常美丽。”

“有女士风度？”

“大有女士风度。这点是不会有错的。”

“她待人接物有样子吗？”

“令人折服。”副主教说；他被迫为他在格雷丝面前表现的那种宽宏行为寻找理由了。

“那么说她是个完人啰。”格兰特利太太说。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完人是什么，我亲爱的。我说她是个女士，她长得花容月貌，文雅端庄，她一行一动都极有规矩。我不能屈说她。我相信，要是你当时在场，你本人不会比这少说什么的。”

“她必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年轻女子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她的倾国倾城。”

"她把儿子和老子都征服了,那她必定是倾国倾城的了。"

"但愿你去不是我去就好了。"副主教生气地说。格兰特利太太极有可能就希望副主教生一肚子气呢,因为她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更为宁静的交易方式就会迎刃而解了。副主教对女性的魅力的影响仍是多么疑心忡忡,那只有格兰特利太太心下明白;每当她感觉到他以这样的方法已经让步于他那比别人更冰冷的判断上的智力时,总是觉得他让步的同时会有某些类似气愤的东西产生。关于她的丈夫,她也许在这样的时刻总会跟自己说,他是一个呆瓜。"如果你当时在那里,有亨利在身边,你甚至会做出比我糟糕十倍的事情来。"副主教说。

"我没说你干了一件糟糕的事,我亲爱的。"格兰特利太太说。"不过眼下已经八点多了,你一定饿坏了,该吃你的晚饭。你不上楼穿戴一下吗?"

这天晚上,将来的战斗计划在他们之间运筹好了。副主教将不会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他儿子。路过巴彻斯特城时,他打消了在旅馆发一封短信的念头,觉得这样一封短信不能在匆忙之中草草写成。格兰特利太太将会写信给她儿子,告诉他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他根本用不着拍卖他的家产,请求他刻不容缓地来见他父亲。她那天夜里就把信写成,并把她写的内容全念给副主教听,——唯独那行"又及"没有念出来:——"你尽管放心好了,你和你父亲再不会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了。"这便是没有念给主教听的"又及"。

到了第三天,亨利·格兰特利果真来到了普卢姆斯特德。他母亲在信中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他的家产用不着拍卖出去了。他父亲早已让他明白,只要他不明确表示放弃克劳利小姐的意图,他的接济就会中断;他们父子之间已经默认,如果情况如上发生,科斯比洛奇就一定得放弃。他当然不肯放弃格雷丝·克劳利。恰恰相反,他宁愿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有必要,不惜去新西兰生活。这还不仅仅因为格雷丝的品行使他坚定不移,而且还因为他自己的脾气中的自然爱好促使他这样行动。他父亲过去企图对他为所欲为,以致宁可默认他去掉他身上的外衣。如果他父亲过去收敛一下他的反对意见,如果克劳利小姐在表达她责任的观点时不那么坚决,这位少校没准也

会不那么一意孤行，毫不妥协。但是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因此他决心下定，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别人不首先让步，那他这方面也决不妥协。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之中，他当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就这样被召回普卢姆斯特德。他已经写信给波城，打听有关他的住宅，在他动身之前去见见他母亲，不管怎么说倒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愿意去普卢姆斯特德一趟，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撤掉那些副主教极力反对的拍卖广告。当他驱车进了这教区长住宅院子时，他父亲就站在他跟前迎接他。“亨利，”他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你到底来了，我很感激你。”然后亨利从车里走下来，和他父亲握手，副主教接着开始谈论天气。“你母亲到巴彻斯特去看望你外公去了。”副主教说。“如果你还不累，我们不妨去散个步。我想走到弗卢利的小屋去。”少校当然回话说他一点也不累，前去看看老弗卢利，无论怎么说也是令人高兴的；这样他们父子俩就出发了。年轻的格兰特利甚至没有走进屋子就和他父亲离开院子走了。当然，他一心想的还是即将到来的科斯比洛奇的拍卖，是到波城的未来的生活，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被毁坏的地位。对他来说，渴望在普卢姆斯特德猎狐将会是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样的想法只装在他的脑子里；但是他不等他父亲挑起这些话头，他是不会开口讲这些事的。“我恐怕你外公不太结实了。”副主教说着，摇了摇他的头。“我担心他和咱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竟坏到这地步吗，老爷？”

“哦，你知道，他垂垂暮年的人了，亨利；他完全到了经不住磕碰的岁数。要是他再活两年，我想他就到了耄耋之年。不过他怎么也活不到这个岁数了；——怎么也活不到了。你回家前一定要去看望看望他；你的确要去看望一下。”少校，毫无疑问，答应说他将去看望他的外祖父，副主教接着告诉他儿子那位老人在大教堂和教长住宅之间的那条过道上如何差一点摔倒在地。就这样，他们父子俩快走到那个猎场看护人的小住宅时，对那个他们心照不宣的问题还没提起一句。少校是想留在家里还是去波城生活，哈丁先生的健康在他和他父亲之间都是个自然而然的话题；但是，他父亲猛然间停下来，开始告诉他一只狐狸如何在达维尔农场被夹子打住了，——“当然它

是普卢姆斯特德的狐子，弗卢利认准的事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然后副主教又非常热心地谈起这种造孽的行径，告诉儿子他当时如何马上写信给乌拉索恩的索恩先生，索恩先生如何宣称说他怎么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弗卢利如何拿出那只狐狸的爪垫，那夹子留在狐皮上的痕迹还清晰可辨，——话说到这里，这做儿子的觉得这话题变得非常热乎了，他一时没法冷不丁谈起有关格雷丝·克劳利的细端末节。"就像我脚踏实地站在这里一样，我不再怀疑它就是我们这里的一只狐狸。"副主教说。

"那只狐狸是哪里养的倒在其次。它无论怎么也不该被夹子捕捉住。"少校说。

"当然不应该。"副主教义愤填膺地说。"我说不清，如果一个罗马天主教僧侣来到他的教区，把他的新教教徒规劝成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是不是会如此气哼哼的呢？"

然后弗卢利迎过来，把那只保存着的狐狸爪垫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来。"我估计这不是存心设夹子捕捉的。"少校说着，仔细打量着那只令人感兴趣的狐爪垫。"我推测它是在一个捕捉兔子的夹子里给逮住的吧，——弗卢利，对吗？"

"绅士们对他们的狐狸尤其关照，一个下人却敢玩夹子，我看这是犯上作乱。"

"我压根就不喜欢达维尔农场那个人。"副主教说。

"我也不喜欢。"弗卢利说。"一个不趁自个儿马匹的农场主，就不应该待在那块土地上。我要是索恩乡绅，我就不会留个没有马匹的人在那里。一个农夫有他自己的马匹和一些不怎么精干的猎狗时，这中间就没有什么捕兔夹子那一说了；——肯定不会有。你说是这个理儿吗，亨利先生？兔子！我还会不清楚兔子是什么物件！"

亨利先生摇了摇头，转身走开，副主教随后跟上去了。对那些狐狸假发善心，这中间有一层让少校扫兴的伪装。他当然不能告诉他父亲那些狐狸对他来说再算不上什么东西了；但是他一定要把这个意思说出来，这样的想法就是他深信不疑的。他母亲已经给他写了信，说拍卖家具的事用不着继续进行了。这话出自他母亲之口是全在情理之中的，他父亲说出来也不为过；但是在发生过那些事情之

后，他除非明确知道他的收入对他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那他是不会同意留在英国的。而这种板上钉钉的事一定再不能取决于他父亲的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了。在这些日子里，他已经开始有点爱上清贫生活和波城了，一直沉浸在悒悒不乐的情绪而不能自拔。要作出自我牺牲，这中间也许总不会有十分令人愉快的东西。放弃科斯比洛奇和那些狐狸，娶一个不名分文的妻子，一年靠六七百镑收入去生活在波城，这些对格兰特利少校来说，眼下恰恰构成了一件好事，他在全然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是无意抛弃这件好事的。"我对索恩真是不大理解。"副主教说。"他过去一贯格外垂青那些狐狸，我捉摸一个乡下绅士不会因为他自己放弃了打猎，就把他的许多观念也反个个儿。"

"索恩先生从来不把弗卢利放在心上。"亨利·格兰特利说，而他的脑子这时却在想波城和他的千愁万绪。

"他总该把我的话当回事吧。"副主教说。

谁都知道，副主教对普卢姆斯特德的地皮念念不忘，这完全是在为他儿子这位少校着想。少校本人也绝对知道这点，觉得他父亲目前这种特别的着急行为，意在证实他母亲信中转达的消息。这样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拐弯抹角地影射在他儿子在这乡下以后的住宅问题上。"父亲，"他说着，在这小道上很快转身站在副主教的面前。"我认为你关于林地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我完全相信，每一位保护狐狸的绅士都会对这一带做下好事。可我很遗憾我本人对这种事情将不会有更深的兴趣了。"

"为什么你对这事儿会没有更深的兴趣呢？"副主教说。

"因为我将到国外去住去。"

"你收到你母亲的信了吗？"

"是的；我收到我母亲的信了。"

"她没有告诉你能待在你原来待的地方？"

"是的，她是这样讲的。可是，跟你实话实说吧，老爷，我不喜欢担着风险靠我的固定收入生活。"

"不过要是我把那点说明一下来龙去脉呢？"

"我不希望解释，老爷，可是你已使我领教过你能够，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中你将会一转眼收回你给我的东西。既然这话跟我讲过了，

我就觉得出，住在像科斯比洛奇这样一所住宅里是朝不保夕的。”

副主教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话说清楚。他原来打算由格兰特利太太来把真情解释清楚，他只一心渴望在他自己这方面无条件地和他儿子言归于好。但是他儿子，如他所想的，脑子转不过弯儿来，逼着他说些大可不必说的话。“你没有朝不保夕那一说。”他怏怏不快地说道。

“我对自己的收入心中没底儿，我就准有朝不保夕的危险。”

“你的收入没有任何危险。不过你最好去和你母亲谈谈这个吧。至于我本人，我认为我可以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粗暴地对待过你。一个做儿子的，无论怎么都不应该因为父亲认为他有权体谅他所做过的事，就大逆不道。”

“在有些问题上，老爷，做儿子的甚至不能向他父亲让步。”

“你还是跟你母亲去谈吧，亨利。她会告诉你发生过什么事情。看看这块林地。你记不得它了，可是每棵树都是在你出生后种下的。我在老索恩先生购置圣埃瓦尔德草原时从他手里买下这块土地，而这正是我自己前所未有的第一块土地。”

“那不属于普卢姆斯特德的地盘，我想？”

“不；我们脚下的是普卢姆斯特德的，但那个属艾德唐地段。教民们在那里出出进进。我从来没有置办过比那更便宜的别的田地。”

“老索恩先生在圣埃瓦尔德做了笔好买卖吗？”

“是的；我想他不会吃亏的。他一下子得到了整整一个教区，这可是块大肥肉呢。打那以后，土地的价格如何在上涨，真是吓人，不过租金可不是十分太高。那些买到地产的人现在在他们的钱上边倒没有发多大财。”

“我真想不通人们怎么这样对土地有兴趣。”少校说。

“知道你脚下是你自己的土地，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情。土地大概是唯一不能飞走的东西。还有，你知道，土地给人的东西远远不止租金的利益。它给人以地位、势力和政治权力，且不说猎物什么的。我们现在往回走吧。也许你母亲这时候就要到家了。”

副主教这样大谈一个人脚踏他自己的土地时感觉到的那种喜悦，正是在努力向他儿子上一堂了不起的课。他在诱导他儿子明白，

一个拥有土地财产的继承人的地位多么令人眼馋，而一个依靠不稳定收入的人的地位是如何不足挂齿；照格兰特利博士的话说，这种收入是临时性的，七拼八凑，在这个公司里有一两份股份，在那个公司有一两份股份，在外国股票上小冒风险，搞点数目不大的抵押契据，以及诸如此类行之方便却见效甚微的小本经营。一个人，毫无疑问，可以靠这类小本经营生活在波城；可以勉强维持生计，喝瓶廉价酒，看看《加利格南利信使》杂志，饱览那里的山脉，也算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但是，——一如副主教似乎认为的，——一边是这样一种生活，另一边是普卢姆斯特德的猎狐场地和一所牛马成群、五畜兴旺，车辆成套、干草成堆的大住宅，一个像他儿子这样被抚养长大的人在这二者之间是不应该久久不作选择的。副主教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在引诱他儿子；但是亨利·格兰特利却觉得他正在参观向他炫耀的这世上的好东西，并让他明白他应该占有这些好东西——出于一种报偿。

照少校目前的心情，他看这件事有他自己的着眼点，断然认为这种报偿太昂贵了。他发誓不放弃格雷丝·克劳利，他不会在这点上屈服，虽然他会受到巴赛特郡所有猎狐场所的诱惑。在这个时刻，他不知道他父亲究竟准备让步到何种程度，或者究竟指望他自己屈服到何种程度。他听说他不得不去跟他母亲谈一谈。他会找他母亲谈谈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极不愿意对他父亲滔滔不绝夸耀地产的话作出一种中听的回答。他要弄清楚如果他情愿做一个英国乡绅还要付出什么代价，他才能在这个问题上心甘情愿地提起兴趣来。目前，《加利格南利信使》和那些山脉对他来说是有魅力的。因此，父子俩返回教长住宅的一路上几乎没有怎么交谈。

到了这天夜深的一些时候，少校从他母亲那里听到了这整个故事。一步一步地，而且仿佛是听到了这整个故事。一步一步地，而且仿佛是不经意地，格兰特利太太把她所知道的有关副主教走访弗雷姆利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他。格兰特利太太想把她儿子留在家的心情完全和她丈夫一样迫切，因此她在讲述这段故事时，由于副主教热烈赞许格雷丝的话语招致她的那些小小嘲弄，都省去没说。少校听着他父亲这次冒险活动的情况，尽可能少插话，并且直到他完全听明白

格雷丝自己已经许下诺言说，只要她父亲的名字上还悬着任何疑团便决不嫁给他时，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得意。

“你父亲对她非常满意。”格兰特利太太说。“他认为她是个极有规矩的女子。”

“我父亲没有权力套出这样一种诺言。”

“可是她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作出诺言的。她首先提到有关克劳利先生的所谓罪名问题。你父亲可始终没有提到这点。”

“他肯定往这方向诱导过；我认为他没权力这样做。他根本没有权力去找她。”

“哦，别说傻话，亨利。”

“我看不出来我傻在哪里。”

“是的，你傻透了。一个人不接受他不经盘根寻底便唾手可得的东西，他就是傻子。你父亲着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你知道他一贯把他自己的头昂得多么高，知道他对牧师的人格和地位看得多么重。他不喜欢这样一桩婚事的观念这点，没有什么令人费解的。”

“格雷丝·克劳利不会辱没任何家庭。”这位情人说。

“这些话你说来是很轻松的，我也赞同你的话在理儿；——这是说，就这位年轻的小姐本身而言。你父亲差不多像你一样爱上她了。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

“我就想别人别管我。”

“可是你受到什么损害了吗？从你过去跟我讲的话中，我知道克劳利小姐把她跟她父亲说过的话照搬给你听。你只能对这种感情加以佩服。”

“我佩服她的一切。”

“好啊好啊。我们不谈这事了。”

“我无意放弃她。”

“好吧好吧。让我们祝愿克劳利先生将会无罪开释，这样一切就恢复正常了。你父亲从来没有背弃诺言的时候。他做得总是比他说得更好。你将会看到，要是克劳利先生被宣告无罪，或者要是不管靠什么方式逃脱这一关，你父亲只有高兴的份儿，会想法让那位年轻小姐满意的。你不应该苛求他，亨利。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他使你接

近他的一种强烈的愿望吗？看到那些令人恶心的拍卖招贴差不多让他的心碎了。”

“那么他过去为什么要威胁我呢?”

“亨利,你真固执。”

“我不固执,母亲。”

“是的,你固执。你什么也记不起,却把什么都忘记了。你只想万事如你的意,却不想做任何称别人心的事情。你应该答应放弃拍卖的行动。就是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你父亲也不会让你遭受没钱花的痛苦,以此要挟你向他彻底屈服。”

“如果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我不希望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那么说,你不停止你的拍卖吗?”

这做儿子的在回答他母亲的话前停顿了一会儿,把他的处境的情况全面掂掇一番。“只要我还在我父亲的威胁之下,我就不能那样做。”他最后说。“我父亲和克劳利小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讲过,他给我的津贴要被撤销。让他告诉我他已经再次考虑这件事了。”

“但是他并没有真撤销它。前几天上季度的款项刚给你付了。他无意撤掉它。”

“让他这样跟我当面说吧;让他告诉我,我在科斯比洛奇生活的权力并不依赖于我的婚姻,——告诉我,我的收入不管我结婚还是不结婚都会继续下去;我明天就去和那个拍卖商洽谈这些事情。你别以为我打消了到法国生活的念头。”

“亨利,你对待你父亲太无情了。”

“我认为,母亲,他过去对我也太无情了。”

“现在是你该受到指责。我清清楚楚告诉你我的看法。如果到头来事情弄得一团糟,那全是你自己的罪过。”

“要是事情弄得一团糟,我认了。”

“做儿子的应该对他父亲有所迁就;——尤其对一位像你父亲这样大脾气的父亲。”

但是这话毫无用处。格兰特利太太准备上床睡觉时心中只是为

男人们的“牛脾气”一味哀叹，后来她同自己的妹妹讨论这件事时还说起“男人们的牛脾气”。“他们父子俩可真一颗豌豆，豌豆一颗，一模一样。”她说。“虽说每一方都希望宽大为怀，不计前仇，却双方都不愿意放下架子开这个头。”不用说，第二天一大早副主教和他妻子在早餐和他们的儿子碰面前，对这个问题谈了许多话；无论早餐前还是早餐后，他们父子之间都没有对他们之间互不让步的这个问题说半句话。副主教没有再津津有味地大谈土地，也没有再提起那些狐狸。他对他儿子非常客气；——过分客气，都显得很不自然了，格兰特利太太这样不断跟自己说。然后少校坐上他的车走了，从巴彻斯特城绕道走，这样他可以看望一下他的外祖父。当他和父亲道别时，副主教跟他握了手，说了几句天气可能有雨的话。他不拿把雨伞为好吗？少校彬彬有礼地对他表示感谢，并说他认为天一时还下不起雨来。然后他就上路走了。“让他自作自受倒霉去吧。”副主教听见儿子的脚步在那条通向后院的过道上响起时，说道。然后格兰特利太太一声不响地跟着儿子出去了。她正好碰上儿子端坐在他的轻便马车里，陪他来的那个仆人还在那匹马前牵着马。她凑到她儿子跟前，站在马车的轮子边，在儿子的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如果你爱我，亨利，那你就把拍卖的事往后推一推吧。你就算是看在我的分上往后推一推。”他脸上掠过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但是他没有回答他母亲一句话。

副主教等妻子返回他身边时，正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只手往另一只手上猛地砸着，显然正处于一种怒发冲冠的心境中。“我能做到的都做了，”他说。——“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千真万确，都做得过分了。让他自作自受倒霉去吧。让他自作自受找倒霉去吧！”

“你担的哪份心呢？”她问道。

“我什么心也不担。不过要是他愿意把科斯比洛奇的东西卖掉，那他到头来吃不了兜着走。它们不会让我的钱来代替的。”

“要是他真的把它们卖掉，这会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关系！你认为他要是这样干，这个郡的人无一不会认为这是他和我吵过架的迹象吗？”

“可是他并没有跟你吵架。”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要是真那样，我可就会真的跟他吵架了！我一贯不是个狠心的父亲，可是世上总有一些事情是一个人承受不了的。当然你将会站在他的一边的。"

"我保持中立。我只想看见你们之间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是呀；真的和睦相处。我在各方面都得让步。我什么都不是。走着瞧吧；——只要确切得知拍卖商的锤子在科斯比洛奇举起来，我就会改变这家产的分配方案。每一亩土地都将属查尔斯所有。我的话就说到这儿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再无话可说了；——在这个时刻再无话可说了。她认为在目前这关卡上，她丈夫比她儿子的过错要少些，但是她不能这样跟他讲，生怕她会说得他气上加气。

亨利·格兰特利看见他外祖父躺在床上，波西坐在床上他的身边。"我父亲告诉我你身体有些不舒服，我想我该来看望看望。"少校说。

"谢谢你，亲爱的；——你总是这么好。我身体没什么大事，但是我远不如当年结实了。"这位老人拉着他外孙的手莞尔一笑。

"表妹波西好吗？"少校问道。

"波西挺好；——是不是，我的乖孩子？"老人问道。

"外公现在不到大教堂去了。"波西说；"因此我进来跟他说说话。是不，外公？"

"还玩挑绷子游戏；——只是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玩挑绷子，——是吗，波西？"

"巴克斯特太太告诉我今天早上别玩，因为外公坐在床上太冷了。"波西说。

少校在那里坐了大约二十分钟准备动身走了，——但是哈丁先生吩咐波西到屋外玩一会儿后，告诉他的外孙他有几句话要跟他说。"我不喜欢管闲事，亨利。"他说。"不过我怕普卢姆斯特德的事情不大很顺当吧。"

"我和我母亲之间没有什么不和的。"少校说。

"上帝不容许这中间有不和的事；不过，我亲爱的孩子，也别让你和你父亲之间有任何不和的呀。他是个好人，有一天你想起他会感

到自豪的。"

"我现在就为他感到自豪。"

"那么跟他温和一些,——委屈点自己。我现在是个半截儿入土的人,——很快就要离开我的孩子们,因为她们对我从来是温和的,是仁爱的。如果我在我要去的地方还允许记起她们,那我对她们的思念将会是完全令人愉快的。她们已使我高高兴兴地寿终正寝,这对他们来说不也是很值得一做的吗?"

少校禁不住跟自己说,哈丁先生一生都是个容易高兴,容易满足的人,在这方面和他父亲有根本区别。但是当然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我尽力而为吧。"他答道。

"好啊,我的孩子。尊敬你父亲,——这样你在这土地上的日子才会久长。"

少校驱车从巴彻斯特回家时似乎觉得,每个都在跟他作对;但他相信他自己是对的。他不能放弃格雷丝·克劳利,除非他做到这点,他就不能在科斯比洛奇住下去。

第五十九章　一个女士向 L.D.小姐表示问候

一天早上，还是莉莉·戴尔和索恩太太住在伦敦的日子，莉莉正在穿戴一下准备用餐时，仆人送到她屋子里一封邮差刚刚送来的信。信上的地址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莉莉马上断定她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字写得有棱有角，横平竖直，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冷酷无情、虚情假意的气味，恨不得靠它们的棱角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莉莉马上看出来这是一个曾在学校而不是在家学过写字的女人的佳作，因此还没把信打开就对信的作者产生了偏见。当她打开这封信并看过后，她对写信的人的感情已是忿忿然了。信的内容如下：——

"一个女士向 L.D.小姐表示问候，并衷心恳求 L.D.小姐对下面的问题给予她答复。L.D.小姐和 J.E.先生订下终身了吗？写信的该女士发誓，如果这一回答是肯定的，她本人在哪方面都不会妨碍 L.D.小姐。该女士恳切要求对这问题的回答寄往埃杰韦尔四五五号，邮局，M.D.。为了使 L.D.不致怀疑 M.D.对 J.E.有兴趣，M.D.特地把他起身到欧洲大陆前写给她的一封短信装在封内。"信中果真有一片小纸，莉莉一眼就看出来上面是约翰·埃姆斯的手迹，那纸片上写着：——"亲爱的 M.——八点半钟不见不散。永远和一贯不变心的 J.E."莉莉看着这块纸片的当儿，没有把约翰写给 M.D.的短信本身当作玩笑对待。

莉莉·戴尔过去听说过匿名信，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甚至没有看见过。眼下她手里拿着一封，她似乎觉得写这样一封信实在是令人恶心的行为。她让它从手中滑落下去，仿佛收到它、拆开它并看过它，这一系列动作都玷辱了她。由于这封信正好落在她脚边的地上，她便一脚踏了上去。写这样一封信的人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回答这点！当然她回答不了这点。她从来没有想到她会面临这

样一个回答。如果她和她母亲待在家中，她会喊她母亲过来；戴尔太太则会从地上捡起来它，看过之后把它毁掉。事实上，她现在必须自己动手捡起它来。她事后真的从地上捡起它来，跟自己宣布说它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人看它一眼也许是对的，因此她将会把它送给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看看。这之后，它就该毁掉了。

当然这封信不会给她造成什么影响。她跟自己这样讲。然而它实际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也许完全达到了信的作者预想它应有的影响。不用说，J.E.就是约翰·埃姆斯的代称。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信封上明明写着莉莉·戴尔小姐收，却在信内侈谈L.D.，这写信的人是多么愚蠢哟！然而有些人就硬是会让这原信件的一捅即破的秘密给迷住，喜欢匿名信的阴暗面。莉莉想到这里，又在那封信上踩了一脚。这位要求她作出答复的M.D.会是谁呢？——约翰·埃姆斯用如此亲昵的语言与之通信的会是谁呢？她已下定决心她不会甚至对M.D.此人发生疑问，然而她不能让她的脑子从这点上转移开。不管怎么说，一定有哪个女人写了这封信，——那个女人至少愿意称自己为M.D.，这点是事实。约翰·埃姆斯称她M.。那么说世上肯定至少有这样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管她是何人，无疑认为她对约翰·埃姆斯作这种调查是值得的，而且显然了解到莉莉自己的一点历史。这个女人发誓说，如果L.D.只要肯说出她已经和约翰·埃姆斯订下终身，她本人不会干预约翰·埃姆斯！莉莉想到这种提法，第三次把脚踩在了那封信上。然后，她捡起它来，因为找不到妥善隐藏的地方，只好把它装进她的口袋里。

到了夜里，她上床前拿出这封信让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过目。"竟有女人让她自己写出这样一封信来，这不岂有此理吗？"莉莉说。

但是邓斯特布尔小姐却很难从同样的眼光看待它。"要是有谁写给我这样一封关于伯纳德的信，"她说。"我会把它当做个很不错的玩笑拿给伯纳德看的。"

"这中间有根本的不同。你和伯纳德，当然，是互相了解的。"

"你和埃姆斯先生也会这样的——总有一天会的，我希望。"

"永远不会超出我们现在的关系，亲爱的。这件事让我恼怒的是，这样一个女人竟配听说我的名字。"

"只要人们长着耳朵和舌头,人们就会听到别人的姓名。"

莉莉稍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说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猜测这个女人准知道他吧?她一定认识他,因为他给她写过信。"

"她知道他的一些情况,不用说,出于某种原因,希望你和他闹不和。我要是你,我就是不能让她称心如愿。关于埃姆斯先生的短信,它只是个玩笑。"

"这与我毫不相干。"莉莉说。

"我捉摸,"埃米莉接着说。"绝大多数绅士熟悉一些人,他们却不愿意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和那些人熟悉。他们远比我们的活动范围大,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过接触。"

"哪个绅士也不应该跟一个竟会写出这样一封信的女人有交往。"莉莉说。她说这话的当儿,她记起来约翰·埃姆斯早年生活的一件轶事;她当时是从一个她一点不怀疑的地方听到那件事的,她为此感到十分痛苦,非常气愤。她当时相信约翰·埃姆斯那么着对待一个年轻女子太不近人情,并认为她的气愤完全是从那种感情产生出来的。"不过这事跟我毫不相干。"她说。"埃姆斯先生爱找什么朋友找什么好了。我只是希望我的名字没有跟他们提起就好了。"

"她不是从他那里听到它的。"

"也许不是吧。我刚才说过了,这事当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这整个事情有些十分令人不快的东西。这主意太可恶了!当然这个女人意在让我明白,她认为自己对埃姆斯先生有一种权利,我碍了她的事。"

"可为什么你就不应该碍她的事呢?"

"我不会妨碍任何人的事。埃姆斯先生有权利把他的手递给任何一种他喜欢的人。我,不管怎样,没有理由跟他有什么过不去的。唯一的事情是我只希望我的名字别让别人多说。"莉莉等又回到她自己的屋子,到底把那封信给毁掉了;但是在她毁掉它之前又把它看了一遍,这次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甚至能把信中的每个字都说出来。那位写信的女士已经作出保证,在某些情况下她本人"不会妨碍L.D.小姐。""妨碍我呀!"莉莉跟自己说。"没有人能妨碍我;没有人有力量做到这点。"她在脑子里反复思量这事时,她的心对约翰·

埃姆斯变得严厉起来。没有哪个女人会无缘无故、无事生非地写这样一封信。那个写信的人卑鄙可耻、弄虚作假、没有妇道这点，莉莉认为她能从这封信本身觉察出来；但是毫无疑问，那个女人知道约翰·埃姆斯，对他的婚姻问题有某种兴趣；有权利要求对她的问题作出某种回答；——只是没有权利要求莉莉·戴尔回答这样的问题。

几个星期以来，截止这封匿名信到了她手中这一时刻，莉莉的心已经变得软和起来，对约翰·埃姆斯就更加软和了；而现在，她的心又变得坚硬了。我认为阿道弗斯·克罗斯比在那个公园里出现对另一位情人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克罗斯比出现的那一瞬间把想象中阿波罗那种神圣光圈彻底粉碎了；这点对那位从来不曾做过神却在近几年至少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子的情人，确实是大有好处的。后一位情人很不幸，他是在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的时候开始求爱的。莉莉在她孤独的那些日子里一起想到这两位情人时，也就是在她被克罗斯比遗弃之后，曾经把那位她更喜欢的情人美化得带上了一些神灵的东西，在智力、风度、才识和个人条件方面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在另一位男子那边却只有脾气好、爱情诚的优势；但是各种条件似乎表明他的好脾气和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他甚至在两三个人中间也能够分享他的忠诚的爱情。具有这样一种品性的人，从孩提时代就被一个姑娘所了解，一如约翰·埃姆斯被莉莉·戴尔早已了解一样，很可能发现做一个朋友要比做一个情人儿更容易。约翰·埃姆斯和莉莉之间就是这种情况。当关于克罗斯比造成的不真实记忆呈现在她眼前时，她脑子里简直没法接受，想不到一个情人的男子汉气质竟会连那种不真实的记忆一直为她描绘的假的形象都不如。然后那个实际的男子来到她的眼前；尽管他只是在她眼前出现了一会儿，但那个假的形象却已经完全粉碎，面貌全非。莉莉这才看出来她过去受了欺骗，她的宽恕是一个神要求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可以得到的。至于那个没有神性的男子本人，这点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对这件事往纵深处想过之后，她已经决意她不会嫁给克罗斯比先生，并且对那些即使她嫁给他也不会喜欢他的朋友们，郑重说明了这点。但是粉碎那个假形象这点倒会对约翰·埃姆斯有好处，是个转折。莉莉知道她在把她的命运和他拴在一起时她怎么都会得到所有朋友的全

力支持，——如果她能说服自己这样做的话。母亲、伯父、姐姐、姐夫、堂兄，——还有眼下马上就要做她堂兄新娘的人，——连同朱莉娅夫人和阿林顿、格斯特韦克的那一大群朋友统统包括在内，都会极力赞同这样一桩婚事的。过去妨碍这桩婚事的，除了那另一个人对她来说更为亲切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别的屏障；要还有别的什么屏障的话，那也无非是可怜的约翰缺少点什么东西，——缺少点诚恳，缺少点男子汉气度，缺少点克罗斯比设法往他自己的形象上抹过的那种太阳神的神性。然而，如我在上面说过的，约翰已经长大了，如果说没有长出什么神性，却至少长成堂堂男子汉了；而粉碎那具假形象这点正好帮了他一个大忙。现在这封该死的混账信横杀出来，而莉莉虽然还是莉莉，虽然遇事极有主见，却不能把它从脑子里驱逐出去，不把它当回事看待。M.D.答应下来不会妨碍她！这样的妨碍纯属无稽之谈，压根儿就不应该发生。她热切希望，——她这样跟自己讲，——她的老朋友约翰·埃姆斯没有跟像这位M.D.这么办事荒唐、用心险恶的女人有任何交往；但是除了看在老朋友情谊这点，M.D.和约翰·埃姆斯分也好合也罢，对她来说毫不相干。因此，我说这封信已经收到了写信人所要求的效果。

整个伦敦对莉莉·戴尔来说是全新的环境，索恩太太一心想让她尽可能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等五月鲜花盛开的时候，莉莉就要返回阿林顿去，因此学院大展览上的那种荣誉、精华、流派和艺术，她是无法尽情欣赏了；但是她被人领着去看了许多画作；在别的活动中，她被领着去观赏了一个贵族收藏的画儿；这个贵族的慷慨行为在英国那么为人赞扬却那么不为人效仿，他索性敞开家门让世人一饱眼福，看看他家聚敛了多少财富。必要的手续已经办好，在一个风和日暖的四月下午，索恩太太和她的一行人来到了这位贵族的客厅里。不用说，莉莉跟在她身边，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也来了，另外还有伯纳德·戴尔、索恩太太的好朋友哈罗德·史密斯太太、索恩太太的那位始终如一、随叫随到的随员西弗·邓恩。他们已经把这件既愉快又疲劳的看画差事差不多完成了，哈罗德·史密斯太太已经宣布说，不等到学院大展览开幕，她是不会再去看画展了；其中三位女士坐在客厅里，西弗·邓恩站在她们面前对艺术津津乐道，仿佛他是在那些古代

绘画大师中间成长大的;埃米莉和伯纳德还在后面逡巡,其他人都只是在推迟他们离去的时间,单等那对东游西荡的情人到来。就在这时,两个绅士从画廊里走进这客厅来,这两个绅士一个是福勒·普拉特,另一个是阿多弗斯·克罗斯比。

除了索恩太太,所有这一行人都和克罗斯比有过个人交往,而且除了哈罗德·史密斯太太,他们所有的人都多少知道一些克罗斯比和莉莉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西弗·邓恩自从那次在公园里的相遇已经全部了解到这点,几乎当场就看出七八成来。但是索恩太太知道莉莉的情况,却没有跟克罗斯比见过面。不过那里有福勒·普拉特陪伴,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几天前他还和索恩太太用过餐;因此索恩太太用那种习以为常的大呼小叫的喊声,马上隔着客厅的空间就直呼其名,跟他攀谈。如果她没有这一手,那这两个男人也许就直接穿过客厅,那样一来他们只会在门口过道碰上伯纳德·戴尔和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福勒·普拉特也会想方设法这样一走了事,并紧紧把克罗斯比拉走,因为他不能眼看着莉莉再次陷入这样一种难堪的相遇之中。但是,事情明摆着,想从索恩太太身边溜掉已经不可能了。

"福勒·普劳特来了。"他们俩刚一进门儿,她就嚷了一嗓子,其音量之高,福勒·普拉特不想听见还办不到。"普拉特先生,这儿来呀。你好吗? 上星期四你跟我用过餐,还一直没有露面呢。"

"我不到过了五月中旬,无论怎么也领不了这份情了。"普拉特先生说,分别和索恩太太和史密斯太太握过手,冲戴尔小姐点了点头。

"我看不出来这中间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哟。"索恩太太说。"在我看来,四月份跟任何别的时间一样,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你不登门拜访就别想再吃一顿,——除非你有特别的口福。"

克罗斯比本想继续向前走,但是就在他准备这样办的时候他紧擦着哈罗德·史密斯太太坐的那把椅子,被这位太太拦下了。"克罗斯比先生,"她说。"我可有时间没看见过你了。你这是要完全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吗?"他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处境,马上走过去。他停顿下来趄趑不前,然后才完全站住脚,作出要和史密斯太太说话

的姿态，仿佛他很随便的意思。这一姿态倒是一蹴而就；可是一旦停下来，他就全然不知道怎么再次开步，尽快脱身。就在这时刻，伯纳德·戴尔和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走过来，加入了这一群人；但是他们俩都是在来到克罗斯比的身边才发现了他。

莉莉正好坐在索恩太太和史密斯太太中间，西弗·邓恩一直站在他们近前面。福勒·普拉特是被死拖硬拉到这个圈子里的，这时和邓恩站得紧挨着，位置差不多在邓恩和莉莉之间，——克罗斯比站在离莉莉不足两码的地方，位于邓恩的另一边。埃米莉和伯纳德从普拉特和克罗斯比背后走到索恩太太身边后才认出了这两个人；——在这种布局下，莉莉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索恩太太虽然言谈举止总是那么大呼小叫，热情过分，却像任何女人一样心细，当她听到克罗斯比的名字后马上明白了一切，知道她应该帮助莉莉摆脱她的难堪处境才妥当。克罗斯比在准备和史密斯太太说话时微笑着，痴笑着，——然后感觉到在莉莉·戴尔面前微笑和痴笑，当着她的面带出一种做作的满不在乎的神色，在他这方面是在逢场做戏，充满虚情假意，看上去显得十分下贱。他真愿意为他们双方的便利回避莉莉，如果这样行得通的话；然而这样已经不再行得通了，他的眼睛无法回避莉莉的脸。他简直是无所适从地朝莉莉点了点头，举起他的帽子，说了句问候的话。

莉莉从她发现克罗斯比出现的那一时刻，就一直正视着她的前方，眼中闪现着近乎凶恶的目光。普拉特和西弗·邓恩早已密切地观察到她的样子。那样子仿佛克罗斯比根本不在她的视力所及范围之内，也不在她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然而她已经看清楚了他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听到了他嘴边说出来的每一句话。眼下，当他向她致礼时，她转过脸来冲着他，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找好出口，从西弗·邓恩和普拉特之间走出了这个圈子。热血一股脑儿涌上她的脸，在上面沸腾，她的整个举止十分特别，无法逃过任何在那里的人的眼睛。甚至哈罗德·史密斯太太都看出了这点，明白这中间定有什么文章。她刚刚站起来，伯纳德就放开埃米莉的手，把他的臂伸给了他的堂妹。“莉莉，”他大声地说道。“你还是让我把你领走吧。实在晦气，你竟遭到这样一种问候带来的侮辱。”伯纳德和克罗

斯比过去是朋友，伯纳德当初不幸为克罗斯比和莉莉做了牵线人。直到今天，伯纳德还从来没有为他堂妹受到的虐待找到出一口气的机会。眼下出一口气的机会到底来了。莉莉简直为她堂兄说的话恨透了他；但是她还是挎住了他的臂，随他走出了这屋子。必须承认的是，还多亏伯纳德·戴尔说出这番出言不逊的话，这种相遇的所有情况才大白于在场的每一个人。这种不期而遇的不幸已赤裸裸露在外面，任何平常的社会面纱已经无法掩盖它了。克罗斯比致礼的动作是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做出来的，在一种绝对静默之中，莉莉站了起来，举止那么个别，那么庄重地迈开步子，在场的人就是故意装着不去注意已经发生的场景中的各种事实，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克罗斯比仍站在哈罗德·史密斯太太身边，索恩太太已经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伯纳德·戴尔说过的那番话仍旧在所有在场人的耳边回响。"我去看看马车吧？"西弗·邓恩问道。"好吧，"索恩太太说。"要不，稍等一下也成；马车当然会在那里的，我们一起走吧。不过，普拉特先生。不管怎么样，我可等着你寄给我你的名片呢。"然后他们全都离去，就剩克罗斯比和福勒·普拉特在和那些画儿做伴。

"我想你现在会同意我的意见，你最好放弃她吧。"福勒·普拉特说。

"我永远不会放弃她。"克罗斯比说。"除了我哪天听说她已经和别人结了婚。"

"你还是听我进一言吧，既有前车之鉴，她是永远不会嫁给你的。"

"很可能不会；但是，这种打算，甚至有这种打算的想法，仍对我是一种安慰。我将想着法子履行我应该做的事情。"

"据我看，你所不得不想到的是她的舒服，——不是你自己的。"

克罗斯比默然站了一会儿，看着一幅画儿，好像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幅画吸引住了；那画正好悬挂在他们经过的一间较小的屋子门道的里面。但是他压根没有想到那幅画，甚至对他前面画布上那幅油画是什么类型他都不清楚。

"普拉特。"他最后说。"你总是对我这么狠心。"

"我今后不会再对这个问题说什么了，如果你希望我保持沉默的

话。”

“我真希望你对此保持沉默。”

“有这话就好。”普拉特说。

“你并不十分理解我。你不知道我是多么从内心为我已犯下的罪恶感到懊悔，也不知道要是有报应那一说，我是多么愿意束手服罪！”

福勒·普拉特已经领教了对这个问题不得多言的话，因此对这没有作答，开始谈论那些画。

莉莉挎着她堂兄的臂，先索恩太太或西弗·邓恩一步出来屋子来到这所住宅的前面的院子里。这不过是片刻的工夫，但是就是这片刻之间，伯纳德觉得他应该跟她说一两句话。

“但愿你别生我的气，莉莉，因为我说了那些话。”

“我当然希望你没说话才好；不过我没有生气。我没权利生气。这种不幸是我自己造成的。别再为它说任何话了，亲爱的伯纳德，——就这个意思。”

他们已经走到那个画廊前；但是由于索恩太太和哈罗德·史密斯太太协商，两驾马车来把他们接走了。索恩太太轻而易举地把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和伯纳德连同她的朋友一支开，告诉西弗·邓恩他必须自己将就一下了。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索恩太太和莉莉·戴尔两个人在一起了。

“我亲爱的，”索恩太太说。“我似乎觉出来你有一点不大自在，因此我想最好把他们都支开才是。”

“你想的太周到了。”

“他看见你时，就不应该停下来站哪怕一会儿。”索恩太太气愤地说。“一个男人有不少时候有责任回避一下，或者化在空气中，或者陷进地下面；在这些时间里，这样突然自行消逝的困难理所当然该由他来克服，要不然，他就会让人认为他可怜巴巴，形象猥琐了。”

“我当时没意思让他回避；——只是他没有跟我说话就好了。”

“他应该回避一下。一个男子哪怕自己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有时也理所当然该这么做；——就是罪过全在女人这方也一样。她生就是弱女子，仅这个就有权期望得到许多保护。但是当这种罪过全在

男的这方，一如眼下这例子，——而且是这样造孽的罪过，——”

“求求你别说下去了，索恩太太。”

“他应该走出来，单为不让人看见自己暂时躲一下。我认为伯纳德的行为太及时了，我会这样告诉他的。”

“我愿你想办法忘干净才好，什么话也别再说它了。”

“我不会拿它让你心烦了，我亲爱的；我向你下个保证。可是莉莉，我简直理解不了你。这个人定是个、以后还会是个畜生，——”

“索恩太太，你刚刚向我保证说你不会谈论他了。”

“这话说过后我就不说了；可是你眼下必须让我按自己的脾气行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说话，可我总怕一说话就惹你生气。现在既然这事碰巧挑明了，要让已经发生的事过去不说上几句，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设想为什么有关这个一无是处的人的记忆，竟会允许它毁掉你的整个一生。”

“我的生活并没有毁掉。我的生活一点没有给毁掉。它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

“可是，我亲爱的，要是我所听到的都是实情，这世上就有一个难得的好青年，谁都喜欢他，尤其你自己家里的人喜欢他，而且你本人也十分喜爱他；尽管他始终如一的精神和古老的勇士那始终如一的精神毫无二致，你却不跟他吐露真情话，——而全部原因就是这个刚刚拦了你的路的可怜虫。”

“索恩太太，这实在不是容易说清楚的事。”

“我并不想让你说清楚。当然我不会要求哪个女子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这样的婚姻对我来说可恶之极。可是我认为，要是事情公平地在她的路途上出现了，要是她的朋友们无不赞同，要是她喜爱那个喜爱她的男子，那这个年轻女子就应该结婚才是。有些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也许可以让它拦住你的路，可这事不应该让它拦你的路。一种病态的情感会毁掉一种生活，这情形有时是有的。原谅我，莉莉，要是我说了过多希望你别再按这种调调受罪的话，请原谅我。”

“我知道你心肠是多么好，索恩太太。”

“我们到家了，也许你愿意回家去吧。我还有些不得不履行的拜

访。"然后这场谈话结束,莉莉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好像所有这一切她过去没有想到似的!好像索恩太太向她讲的这番话有什么新内容似的!她从她母亲那里、她姐姐那里、她伯父那里、从朱莉娅太太那里,早已听到这同样的建议,都听得腻烦了。在别人那里如此秘密的事情,怎么轮到她头上就会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成为公有的财产呢?人家别的姑娘在这样一件事上只是从母亲那里听听意见,这种秘密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她的秘密好像被那个镇上传报员在海伊大街叫喊出来专给公众听的!人人都知道她被阿道弗斯·克罗斯比无情无义地抛弃了,都知道要是她在约翰·埃姆斯那里寻求安慰是大家的用意。世人似乎认为,如果她表示不愿意按公众这么善意地为她安排好的打算行事,大家就有权指责她。

病态的情感!那个对她终身大事深感兴趣的大熟人圈子为她敲定了一个未来的丈夫,而她却不能把她的爱情交付给这个人,就因为这个她就应该被人家指责为"病态的情感"吗?她的追求也好,她的悔憾也罢,它们都没有病态那一说。她这样扪心自问,难免带上几分由于别人对她的指责而招致的气愤。像她母亲一样守家在地,除了她日常生活的各种责任带来的欢快,她别无他求,她过去满足于、现在也满足于这种生活。在这方面不存在什么病态的问题。她要尽早赶回阿林顿去,和这种只会让她愁肠万端的伦敦生活告别。她还不能跟自己说,他的形象已经支离破碎。她在想,她的痛苦完全来源于这种不期而遇产生的不幸。但是她已经看见了这个人,听到了他的声音,而见他一面闻他一声已使她痛苦不堪,这又是明摆着的事实。她当然希望再也看不见他听不到他,这是她命中注定的事。

至于约翰·埃姆斯,——在这些她沉思默想的痛苦时候她简直希望和他保持同样的关系。如果他仅仅停止做她的情人,那他也许是一好百好,无可挑剔的;但是只要他的求爱让了解她的每一个人在她耳边絮絮叨叨,那他就不是一好百好无懈可击了。还有,她跟自己说,约翰要是只满足于为他自己辩护,那他会得到一种更好一些的机会。在这点上,我认为,她对自己的情人未免狠心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求情作辩,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不肯放过。他的事情别的说客要插手,这怎么也难算成他的过错呀。他不曾委托索恩太太出面

为他说情。

可怜的约翰尼。在那个女人向L.D.小姐致以问候之前，他本来已经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正是那封万恶不赦的信，那些因此而滋生的想法，挤进了莉莉的脑子，使之装满了对他的敌意，抵消了他的长处。不管莉莉爱不爱他，她对他的情分还不致连几分嫉妒心理都不会产生。如果这样的信件是在她情窦初发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来到她手中，揭克罗斯比的隐秘，那她只会对它捧腹大笑。它对她来说什么作用也不会有。然而，现在她心烦意乱，情绪不好，任何琐碎小事都具有足够火力，让她的郁闷情绪一触即怒。“L.D.小姐和J.E.先生订下终身了吗？”“没有，”莉莉出声地说。“莉莉·戴尔没有跟约翰·埃姆斯订下终身，而且永远不会这么办。”她简直忍不住这种诱惑，想坐下来写一封信，满足M.D.小姐的那个要求。虽然那封信已经毁掉，但她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埃杰韦尔街那个邮局的门牌号码。可怜的约翰·埃姆斯呀！

那天晚上，她告诉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她想她可能要提前回阿林顿，等不到原来为她预定的那天了。“可为什么呢，”埃米莉说。“为什么你要说话不算数呢？”

“也许这样做不够明智，可事实是我想家了。离开妈妈身边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不习惯。”

“但愿这不是因为今天在那画廊发生的事吧。”

“不否认，那是部分原因。”

“那是一种罕见的巧合，你知道，再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已经发生两次了，埃米莉。”

“我看在公园那次什么都算不上。那公园就是个热闹去处，很难说谁能碰上谁。他在那里离你还不算太近，不至于让你心烦意乱。你当然应该住到埃姆斯先生从意大利返回来。”

接着，莉莉明确表示她一定而且将会在下星期一就动身返回阿林顿；她实际上真的给她母亲连夜写了一封信，说她打算下星期一回家。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的心不再那么伤感，写成的这封信也就没有发出去。

第六十章　雅意和西西拉的终结

读者不会忘记，那张画还有一次照模特儿描画就完了，而这天已经到来了。康韦·达尔林普尔在这期间登门造访了范·西弗太太府上，希望他兴许能会见克莱拉一面，在那里当面向她求婚。但是他的打算落了空，没有找到她。他已经看出来，在布劳顿太太留给他的那些十分短暂的间歇中，他要在那间画画屋里把他不得不说的全倾吐出来，是很难办到的。一个男子应该被允许单独和一位年轻小姐待上不下十五分钟时间，他才有机会把他的手和他的心交给这位小姐；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比十五分钟更多的时间由他支配；再说，还有那顶穆斯林女子无檐帽碍事！与此同时，他也曾拜访了布劳顿太太，打算向布劳顿太太解释清楚，如果她真心实意成全他关于范·西弗小姐的想法，那她就应该再多给他一点自由让他表白表白自己。这次拜访他见到了他的朋友，但他没有足够的空隙把那件对他自己攸关重要的事情谈得恰到火候。布劳顿太太在这次相见时不失时机地独断专行，只捡有关她本人和她自己的事情说个没完。"康韦，"她当时说，目不转睛看着他。"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心想，要是我看不见一个把我放在心上的人，我非犯神经病不可。"这时还是上午早些时候，还不到十一点钟，布劳顿太太首先听到敲门声，然后是他的声音，便在大厅里迎住他，把他带进了那间餐厅。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他问道。

"噉，康韦！"

"什么事？多布斯出了什么差错？"

"他的一切都出差错了。他完了。"

"天爷地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不过你一定别对这事说什么话。我还没有从他本人那里听说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它的?"

"稍等等。坐在那里,行吗?——我得坐在你旁边。不,康韦,别拉我的手。那样有失体统。得了;——就这样。昨天,范·西弗太太来这儿了。即使我能办到,我也要告诉你,她都跟我说了什么。她出言不逊,冷酷无情,把多布斯数落个一无是处。他要喝酒,我有什么法子?我没有纵容他。说到什么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像个三岁孩子一样一无所知呀。我从来没有要这要那。我们当初结婚时,有人就跟我说我们得有多大开销。那个数目不是两千镑,三千镑,四千镑,或类似这么大的款子。你知道,康韦,我对钱是如何一窍不通啊;——我完全像个三岁小孩儿。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她静等着一个回答,达尔林普尔不得不承认说,那是真的。然而他早已知道他这位亲爱的朋友在不少的时候,在她的钱财问题上对寥寥数镑钱是多么敏感。"可现在她说,多布斯该她的钱,还不起她,还说一切东西都得变卖掉偿还。她说马塞尔波罗必须主管那生意,多布斯必须让位,自谋出路。"

"你相信,她有权力决定事情应该这样办或那样办吗,——由她随心所欲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她这样说的呀,她说这是因为他嗜酒成癖。他是见酒就喝的。这点至少是一点没错的;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啾,康韦,我可怎么办呢?多布斯昨天夜里根本没有回来,但是派人来拿他的东西来了,——说他必须住在商业区。要是他们来接管这所住宅,变卖所有的家具,把我赶到大街上去,那时我可怎么办呀?"然后这个可怜的人开始心烦意乱地嘤嘤哭起来,达尔林普尔见状只得使出各种招数安慰她。"我多么希望我首先认识的是你呀,"她说。对这话,达尔林普尔不能作出正面回答。他精明得很,深知一种正面回答可能导致他陷入多么可怕的麻烦之中。他绝对无意自作多情,急于"保护"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躲过她丈夫带给她的灾难。

他离开她之前,她又跟他讲了一长串情况,部分事情是他早已听见过一两耳朵的,部分是她根据那位老妇人告诉她的话杜撰出来的。布劳顿太太说,事情已经定下来,马塞尔波罗先生就要跟克莱拉·范·西弗订亲了。不过就达尔林普尔所了解的程度,这亲事看起来只是

范·西弗太太和马塞尔波罗之间的捏合。克莱拉,照他看来,还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主见,可能会迁就这么一门亲事的女子。马塞尔波罗行将主管那桩生意,多布斯·布劳顿就要"让位",然后寻求商业区的那个职业。这个做妻子的过去一直没有听她丈夫谈起这件事,上述那个情况只不过是布劳顿太太拾范·西弗太太的牙慧而已。"就我自己而言,看样子除了一种命运没有别的出路。"布劳顿太太说。达尔林普尔用极其体贴入微的声音问这一种命运必定是什么。"别往心里去,"布劳顿太太说。"世上有些事情,一个人是不便告诉甚至像你这样一位朋友的。"他一直坐得离她很近,始终把他的臂搭在她的腰后。但是,他是能做到分寸有限适可而止的。"玛丽亚,"他说着,站起身子。"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你需要任何东西这一步,那你派人叫我来好了。不管怎么样,你会答应我这个吧?"她抹去了她眼上的泪水,说她不甚了了。"有些时刻,一个男子必须开门见山地讲话。"康韦·达尔林普尔说;——"在这些时刻,一个男子要是不这么做,那就没有一点男子汉气了,不管这种男子汉气是如何平凡无奇,不足挂齿。我几乎无需告诉你,要是你缺钱,我的钱包就是你的。"但是只是在这时,她还不想要他的钱包,也毫无根据说她想和他临阵逃脱,扔下她丈夫单枪匹马去跟范·西弗太太作战。实际情况是她也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唯一想听听康韦·达尔林普尔亲口说,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传说中,都是前所未闻的最最生不逢时、最最让人着迷和最最美丽的女人。如果他建议她裹好包袱跟他坐出租马车赶往伦敦查特曼和多弗火车站,登上逃往布洛涅[1] 的旅程,我一点不认为她会把她的包袱打起来。她会从这一建议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其满足程度几乎可以弥补她丈夫的毁灭给她带来的精神打击;但是她却会责备她的情夫,会说明他的过错的罪大恶极所在。

他看得很清楚,在目前这个时刻,他不会为克莱拉·范·西弗跟布劳顿太太用任何特别的字眼。像在目前这个时刻,他怎么也不能为他可以得到他的机会,告诉布劳顿太太通融通融,给予方便。但是当他提议说,也许最妥当的办法是,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放弃在她

---

① 法国一地名。

屋里再进行任何照模特儿作画的主意,并建议让人撤走画布、颜料盒和画架时,她却告诉他,就她本人来说,他是受欢迎来完成他们早已达成协议的那另一次照模特儿作画活动的。“你还是明天来为好,按我们已经协商好的办。”她说。“只要我还未被债主们赶到大街上,你就可以一如既往地使用这屋子。你一定要记住,康韦,虽然范太太说马塞尔波罗要娶克莱拉为妻,但是这不能就说是克莱拉也成全这事了。”从全盘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这点至少是用心善良的。接下来是一个恋恋不舍缠绵多情的分别场面,还免不了搭上许多泪水,最后康韦·达尔林普尔总算从这所住宅脱身出来。

他决不怀疑布劳顿太太所说的,至少提到的有关多布斯·布劳顿的前景暗淡的那些情况的真实性。以前他已经听说过这件事的一些情况,而且几星期来他就预料一种不测之祸会发生。布劳顿过去是靠暴发起家的,达尔林普尔从来没有认为他的朋友在商业界已经有了牢固的地位。多布斯是暴发户之一,靠一笔横财让这个世界刮目相看,而且如果他能在大清早节制饮酒,他没准儿会发第二笔横财,或者甚至第三笔也未可知。但是,虽然达尔林普尔对于布劳顿的这一情况不会感到吃惊,却被有关马塞尔波罗那部分情况搞懵了。他过去知道马塞尔波罗是由范·西弗太太介绍给布劳顿的,尽管如此他一直认为这个人不过是布劳顿的职员而已。可现在,他听说马塞尔波罗将要娶克莱拉·范·西弗为妻,把范·西弗太太的钱全部占为己有。他最后下定决心,他将要在这笔钱上冒冒风险,不管得到它还是失去它,先把克莱拉搞到手,如果克莱拉不嫌弃他的话。至于开口向她求婚这一困难,要是布劳顿太太不给他机会在她背后提出求婚的要求,那他就当着她的面提出来好了。他在这些细节上没有过多的闲暇进行考虑了,因为第二天就是最后一次照模特儿作画的机会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赶到布劳顿的屋子时已见范·西弗小姐端坐在那里。在这个时刻,布劳顿太太不在屋里。他拉住克莱拉的手时,禁不住问她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什么事情?“听到什么?”克莱拉反问道。“那么说你没有听说。”他说。“现在就别在意了,反正布劳顿太太不在这里。”这时布劳顿太太已经走进了屋子。她看上去似乎喜形于色,但是达尔林普尔心中十分明白,从她朝他递来的那意味深长的

一眼，便觉出来她的喜形于色是做给克莱拉看的。布劳顿太太要显示一下她为了朋友们的利益会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喂，我亲爱的，”她说。“一定记住这是最后一天了啊。康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你是最清楚的；可是就我能看到的，按你们应该做到的那步，你们现在连一半火候还不到呢。”“我们会一鸣惊人的。”达尔林普尔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布劳顿太太说；“来吧，克莱拉，我把你安置一下。”这样，克莱拉被安置在她的膝盖上，头上戴着那顶无檐帽。

达尔林普尔开始勤奋地干他的工作，知道布劳顿太太在一段时间里是不会离开这屋子的。她一定会留在这里待够一刻钟，他不如抓紧这段时间，认真作他的画儿。他所处的这种特别的地位，也许使他的工作干得很不顺手。他必须把眼前这位小姐既看做雅意，又当做未来的康韦·达尔林普尔太太，心里又清楚他这么一心二用的当儿这位小姐目前只会是克莱拉·范·西弗，这种三足鼎立的处境不免带上了几分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招架的色彩。在他来说，双重身份还不是什么难办的事。他过去面对坐在他眼前的每一个模特儿都会碰上这一困难，而且眼前的每一位年轻女士他都曾试图赢得，——如果他过去对面前的一位小姐有过这样一种企图的话。但是这种三重性格，和这种两重性的工作搅和在一起，对他来说可够让人招架了。“那只手再往后靠靠，劳驾你。”他说。“手腕再冲我翻着点。好，就是这样子。稍微朝他[1]靠一靠。得——这下无懈可击了。”如果布劳顿太太没有非常迅速地先行一步，哪怕他的模特儿正在做着砍杀西西拉的动作，他也会开始跟她谈一个截然不同的话题。

“你拿定主意要谁来充当西西拉了吗?”布劳顿太太问道。

“我想我来挨这一顿砍杀吧，”达尔林普尔说；“如果范·西弗小姐不反对的话。”

“一点不反对。”克莱拉说道，没有扭动她的脸，甚至她的嘴唇也几乎看不出启动没有。

“这真是太妙了，”布劳顿太太说。她还是那副喜形于色的样子，

---

① 指画中的西西拉。

说着话的当儿开心地大笑出来。“你喜欢，克莱拉，把那枚大钉子钉进他的脑袋这个主意吗?”

“啾，是的；他的脑袋瓜和别人的没有什么两样。他给我找了这一通麻烦，我似乎想借机报复他一下呢。”

谈话出现了一阵小间断，然后达尔林普尔开了口。“你把我的心用钉子钉透时，你已经进行报复了。”

“多么乖巧伶俐的话语啊！是不是，我亲爱的?”布劳顿太太叫道。然后布劳顿太太开怀大笑起来。这笑声中有几分歇斯底里的东西，在达尔林普尔耳边咯啦咯啦作响，——有某种东西似乎在告诉他，在目前这关口，他这位亲爱的朋友将不会诚心诚意地助他一臂之力。

“要不是我会干扰他干事，我准要站起来行个屈膝礼的。”克莱拉说。对于这样一种措辞，如果哪位年轻小姐认为说话的人是在认真地使用它，她是不会谈什么行屈膝礼的。毫无疑问，克莱拉心下明白一个男子当着第三者的面成百次用这样的措辞说话，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会被人家当做什么含有特别含义的话。达尔林普尔对这点很清楚，开始想他最好把他的颜料板和画笔放下，把摆在他面前的这个任务用他能使用的最平淡无奇的语言说出来。不管怎样，他能很有把握地让克莱拉理解他的用意所在。他静静地等了一两分钟，他觉察出来布劳顿太太目前这时刻无意去堆放她的柴火。她没准儿记起来她丈夫栽了跟头，这使她无法在别的方面牺牲自己。

“我讲乖巧伶俐的话不太内行，可我讲真话是个好手。”达尔林普尔说。

“哈，哈，哈!”布劳顿太太大笑道，她的喉部仍有几丝歇斯底里的颤动。“天老爷呀，康韦，你对赞美自己可真内行。”

“他借否定他语言中的乖巧伶俐成分来贬低自己，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克莱拉说。她说话时几乎没怎么启动双唇，达尔林普尔继续照这个模特儿作画。很显然，范·西弗小姐觉得眼下重要的事情是画画，而不是那种乖巧伶俐的语言。

布劳顿太太现在把她的脚蜷曲在那张沙发上，出神地注视着那位站着作画的艺术家。达尔林普尔想到他曾经向她提供过自己的钱

包,——而这在她的事情存在着危机时提出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觉得她可真是知恩不报,用心不良。如果她有心为他做件有益的事情,那她现在应该回避一下;但是她蜷曲在沙发上躺着,显然在这整个早上照模特儿作画过程中打算待着不去了。他生她的气这点又在他的心灵上添了点什么东西,使他拿定决心,他要一意孤行了。因此,突然间他作好了行动的准备。

他作画时头上习惯戴一顶土耳其帽,腰间系一条短围裙。那顶土耳其帽有点花里胡哨,因此戴着它谈情说爱也许有碍观瞻,影响情绪。人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唐璜戴着一顶土耳其帽在拉姆布罗岛上,坐在海蒂身旁调情的场面①。达尔林普尔早已把这一切在脑子思考一遍,拿好主意今天戴围裙作画了;但是当他拾掇他的画架和画笔时,由于习惯的力量竟然系上了它;现在记起这个碴儿,深为自己的记性感到不快。他这时把画笔撂下,把大拇指从画板的孔里脱出来,然后揭下那顶帽子,这之后又解下来那条围裙。

"康韦,你要干什么去?"布劳顿太太问道。

"我要去问克莱拉·范·西弗愿不愿意做我的妻子。"达尔林普尔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屋门打开了,范·西弗太太走进屋子来。

克莱拉在达尔林普尔开始卸装时并没有从她那个跪姿中站起来。达尔林普尔在干什么,她不如布劳顿太太看得清楚明白,因为她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倾注在她的西西拉身上;除此之外,她认为,她不听到让她活动的命令就要按她被安置好的姿势保持下去。达尔林普尔偶尔会从他的画架旁站到一边,从某种改变过的光线观察她;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倒只是把手中的锤子比前握得更紧一些罢了。因此,当范·西弗太太走进这屋子时,克莱拉仍在往西西拉的脑袋里钉钉子,根本没有把那位艺术家的讲话当主要的事。的确,那句话和她母亲似乎在同一时刻在她那里有了反应。这位老夫人手扶打开的门站了一会儿。"你这奴才!"她喊道。"你在那里干什么,打扮得那样

---

①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唐璜》中的一个情节。唐璜在西方文学中基本上是个勾引女人的花花公子。在《唐璜》一诗中,年轻美貌的希腊姑娘海蒂爱上了唐璜,父亲为此把她隔离开。后来海蒂疯后死去。

子像一个小丑?"然后,克莱拉从地上站起来,身着雅意的服装和雅意的无檐帽站在她母亲跟前。达尔林普尔认为那身服装和那顶无檐帽在她身上倒也不算难看。范·西弗太太显然持有大相径庭的看法。"你行行好告诉我,小丫头,你为什么学着精神病院疯贝斯的样子打扮自己?"

读者毫无疑问在脑子里牢牢记着,克莱拉除了思考她母亲跟她说的这些话,她还有别的话占着她的心。达尔林普尔已经用不能再直截了当的语言请求她做他的妻子,她心想这种直截了当的语言可真是词如其人。就在他几乎要说那些话时他往下解他的围裙那个动作,虽说对他本人来说令人窒息,差点儿断送了他的目标,但话中有些一往无前的决心却令她感到欢喜。当他在这之前说到有一枚钉子被她直接打进了他的心时,她当时根本不为之所动;但是解开那条围裙,放下那个画板,他直呼其名叫她克莱拉·范·西弗的口吻,——既不让带上只叫克莱拉的那种多情,也不打算有称范·西弗小姐的客气劲,——这一系列动作很称她的心。她过去经常跟自己说,一个男子不问她一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她就永远不会对他作出一种直截了当的答复;——一个男子问她这类问题时不开门见山地说:"克莱拉·范·西弗,你愿意成为琼斯太太吗?"——或者史密斯太太,或者汤姆金斯太太,依这种情况而定——那她永远不会理睬他。现在,康韦·达尔林普尔已经完全按这种方式要求她成为达尔林普尔太太了。虽然有她母亲的怪影出现,但这一切还是在她脑子里出现了。但是,在她对那另一个问题作出任何回答前,她对她母亲的问题还不得不有问必答。

"妈妈,"克莱拉说。"谁会料到在这儿看见你呢?"

"恐怕没有人。"范·西弗太太说。"可我不管怎样就是来到这儿了。"

"夫人。"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你至少可以走走过场,让仆人通报你驾临吧。"

"夫人,"这位老夫人说,试图摹仿那另一位的口气。"我认为在这样一种非常个别的情况下,我有权自我通报。你这大傻瓜,你,为什么还不把那个无檐帽摘下来?"然后,克莱拉,温文尔雅地把那顶无

沿帽解开了。如果达尔林普尔是由衷说那些话的，而且决不反悔，她才不在乎她母亲叫“大傻瓜”呢。

“康韦，恐怕咱这最后一次照模特儿画画儿就告吹了。”布劳顿太太格格笑着，说。

“康韦的最后一次照模特儿画画当然吹了。”范·西弗太太说，然后她模仿布劳顿太太格格笑了几声。“而且你们都要吹了，——我把话说在头里。我昨天跟你说了那番话后，你还来干这种事情，你该是个什么样的傻瓜！你知道他昨天夜里在商业区喝得酩酊大醉，现在还醒不过劲来，你却在这里跟你的大笨伯们寻欢觅乐吗？”听到这话，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晕倒在了达尔林普尔的怀里。

直到这时，这位画家还一句话没说，简直不知道他这时最好该扮演个什么角色。如果他一心要娶克莱拉，——如果她接受他的请求他无疑真打算跟她结婚，——那还是不跟范·西弗太太闹翻脸为好。范·西弗太太闯进来固然让人不快，不过这中间至少还没有任何必要使他拿起刀枪跟她干一仗。但是眼下由于他怀里搂着布劳顿太太，又由于这位老妇人说过的那些怪吓人的话在他耳边鸣响，他忍不住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您不应该这样当着别人的面告诉她，哪怕那是实情。”康韦说。

“我应该说什么话我自有主张，要是你高兴的话，先生。如果她真的有这个脸皮，我昨天跟她说过的话早会打消她干这种事的念头了。可是一些人就是没有脸皮，眼见这所住宅失火也会充当大笨伯的。”就在这些话说出口的当儿，布劳顿太太晕得更狠更沉了——因此达尔林普尔完全相信不管她有脸皮没脸皮，至少她是听见了。他这时拖着她穿过屋子中间，把她安置在沙发上，克莱拉走过来帮了她点忙。“恐怕你会因为我说话不顾场合认为我太狠心，可是有些事情比说话不讲场合可要狠得多呢。为我姑娘这幅画，先生，你指望多少钱就出手？”

“我压根儿就没指望它卖钱。”达尔林普尔说。

“那它归谁所有呢？”

“目前属我的。”

“那么，先生，它一定不能再归你所有了。想把我姑娘的一幅画

挂在你的画室里，让你所有的朋友来说三道四寻开心，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而且也别想到你的那些展览会上显耀去。我的女儿是个傻瓜，我拿这点没办法。要是你告诉我它值多少钱，我付你款；然后我把这画带回家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它。”

达尔林普尔踌躇片刻，对他的画儿和范·西弗太太思索一番。怎么办更好呢？他想表现得恰如其分，他觉得这位老妇人确也自有她的道理。“夫人，”他说。“我不会卖掉这幅画儿；但是它会被毁掉的，要是您希望的话。”

“我当然希望，可是我不相信你。如果你不马上把它送到我家，那我会通过我的律师来传你的。”

达尔林普尔不慌不忙地打开他的小刀，从这幅画儿的正中间把画布划开了。克莱拉，看到他这样做的当儿，觉得她不折不扣地爱上他了。“行了，范·西弗太太，”他说。“现在您要是愿意，可以用篮子把这破布挎回家去了。”就在这工夫，那些分裂的画布落下来扑棱扑棱打在木架上时，沙发上传出来一声很响亮的惋惜声，一声绝望的呻吟，一声气愤的尖叫。“太有趣儿了，真的。”范·西弗太太说。“当女士们晕倒时，她们总是圆睁着眼睛的。我看布劳顿太太明白这个嘛。”

“打发走她，康韦——看在上帝的面上，打发她走。”布劳顿太太说。

“我很快就会打发自己走的，”范·西弗说。“因此你用不着为这个麻烦康韦先生，虽然我认为这位先生的名字是别的什么先生。”

“我的名字是康韦·达尔林普尔，”画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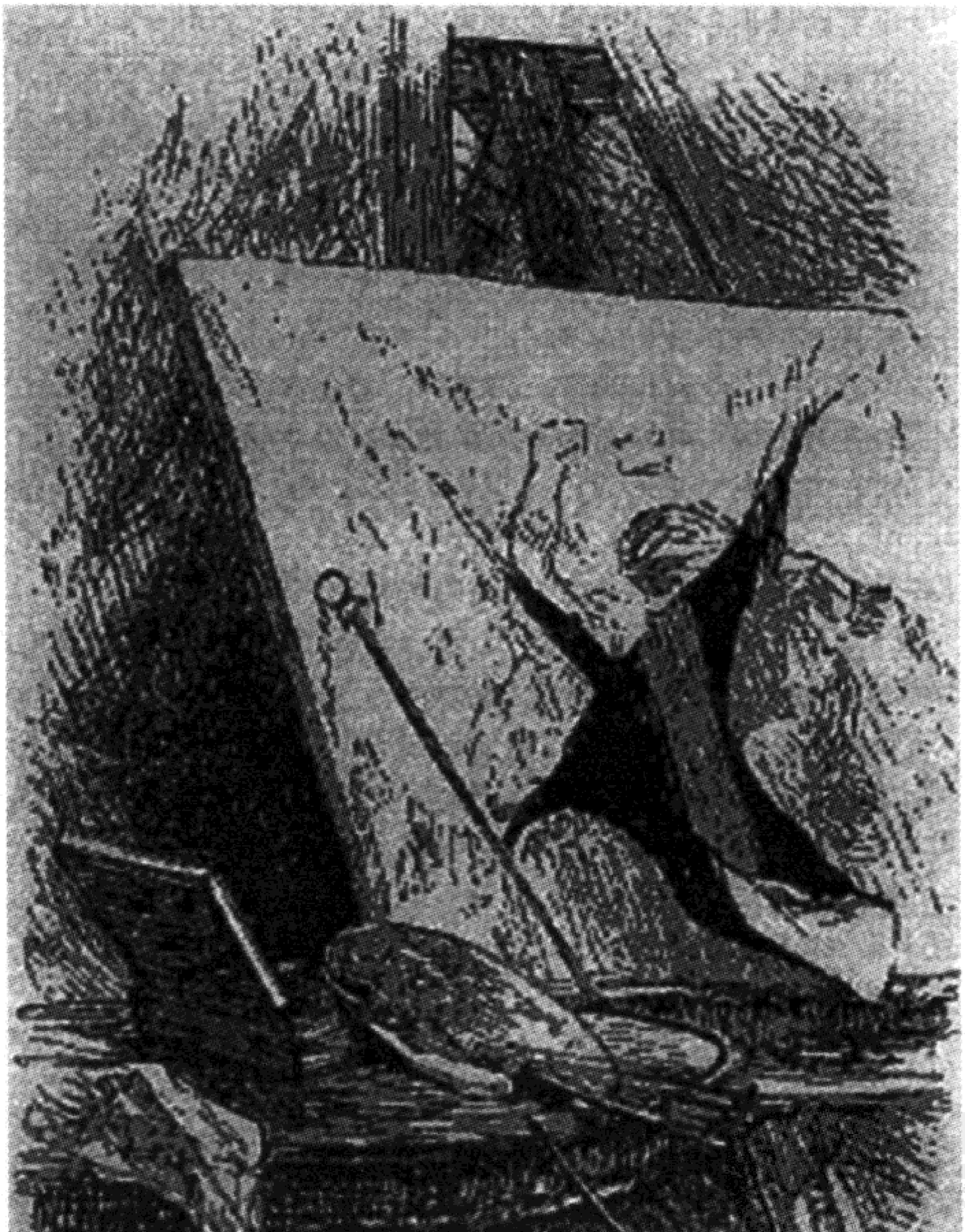
“那么我猜测你定是她的兄弟，或者她的表兄，或者诸如此类什么的吧？”范·西弗太太问道。

“打发她走。”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尖叫说。

“等一会儿，夫人。由于你在这里把你的画作划破了，康韦·达尔林普尔先生，而且由于我看我的女儿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应该受到责备——”

“她一点也不该受到责备。”达尔林普尔说。

“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范·西弗太太非常厉害地说。“不过由



画家的作品撕毁了

于你一直参与这件麻烦事，现在已把这画划破了，我是愿意为你的时间和颜料出钱的；只是我很愿意知道一下这画值多少钱？”

“没有赔钱那一说，范·西弗太太。”

“这画画了多少时间，克莱拉？”

“妈妈，的确你还是别说赔他钱的话为好。”

“我还有说话的自由，小丫头。十镑钱够吗，先生？”

“要是你愿意买这幅画儿，这幅画的价格是七百五十镑。”达尔林普尔说，笑嘻嘻的，指着那些划碎的画布。

“七百五十镑？”老妇人问道。

“不过我极力建议你别做这笔买卖。”达尔林普尔说。

“七百五十镑！我当然不会送给你七百五十镑钱的，先生。”

“我当然认为你能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范·西弗太太。不过要是这玩意儿真要出售，那就是我的价格。我已经想到，你要求它给毁掉，这中间是有几分道理的，——因此我就把它毁掉了。”

范·西弗太太自从进了这屋子，就一直站在原来的地方，现在转身要离开这屋子。

“如果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请你把你的账户送给马塞尔波罗先生办理。他是我的代理人。克莱拉，你准备好回家了吗？出租马车在门口等着，——每刻钟要六便士钱呢，要是你高兴记住这点的话。”

“布劳顿太太，”克莱拉说，想到了她的穿戴，觉得即使坐在一辆出租车里，穿着雅意这身衣服回家，也不太合适；“如果你允许我，我将到你的屋子里待一两分钟。”

“当然，克莱拉。”布劳顿太太说着，准备去陪伴她。

“不过在你走之前，布劳顿太太，”范·西弗太太说。“为妥当起见，我该告诉你一声，我的女儿就要成为马塞尔波罗先生的妻子了。你知道这点，事情就简单多了。”范·西弗太太说话的当儿，目不转睛地看着康韦·达尔林普尔。

“妈妈！”克莱拉高声嚷嚷道。

“我亲爱的。”范·西弗太太说。“你还是换了衣服跟我走为好。”

“我得先抗议你说过的话，才去换，妈妈。”

“你还是把你的抗议搁一边儿为好，我告诉你。”

"布劳顿太太,"克莱拉接着说。"我必须恳求你明白,妈妈没有一点权利告诉你刚刚跟我说过的话。什么东西也没法引诱我成为布劳顿先生那位伙伴的妻子。"

这中间有些东西,使克莱拉甚至不愿意说出那个她母亲公开建议作她未来的丈夫的那个人的名字。

"他不是布劳顿先生的伙伴,"范·西弗太太说。"布劳顿先生没有伙伴了。马塞尔波罗先生就是那个公司的头儿。至于你嫁给他的事,当然,我不能强制你。"

"不,妈妈;你不能强制。"

"布劳顿太太理解这个,毫无疑问;——也许,达尔林普尔先生也理解这个。我只是告诉他什么是我的看法。要是你愿意嫁给在十字路口那个扫烟囱的,我也没办法。我只是看不出来,当那个扫烟囱的不得不为他本人也为你扫烟囱时,你会为那扫烟囱的做什么好事。不管怎样,我估计你现在有意思跟我回家吧?"然后布劳顿太太和克莱拉离开屋子,留下范·西弗太太和康韦·达尔林普尔待在一起。"达尔林普尔先生,"范·西弗太太说。"别哄你自己。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无疑会成为事实的。"

"我似乎认为,这事应该取决于那年轻的小姐。"达尔林普尔说。

"我来告诉你,什么事一定不会取决于那个年轻小姐。"范·西弗太太说。"娶她那个人是不是会有她足够的衣服穿,这才是决定因素,你会明白这种辩论吧,我想?"

"我不敢保证我明白了。"达尔林普尔说。

"那么你还是努力明白这个的好。早安,先生。你把你的画划破了,我很遗憾。"然后,她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出到屋外走到那楼梯的平台上。"克莱拉,"她喊道。"我在等你——每刻钟六便士的代价,——别忘了这个。"不一会儿克莱拉出来走到她身边,然后范·西弗太太和范·西弗小姐离去了。

"啾,康韦,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达尔林普尔愣怔怔地站了几分钟,说不出来她该怎么办。她的处境实在一言难尽,很难告诉她该怎么办。"你相信,康韦,他真的毁掉了吗?"

"我说什么好呢？我说什么好呢？"

"我看你相信这点了。"这位倒霉的女人说。

"我不能不相信，这位老妇人说的话中有些真实的东西。要不然，她为什么要来这里讲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是一阵停顿，布劳顿太太这时把她的脸埋在沙发的扶手上。"我跟你说我要干点什么，"他接着说。"我将到商业区走一趟，打听打听。我总能在那里了解到真情。"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末了布劳顿太太从沙发上站起来。

"告诉我。"她说；——"你对那个姑娘打什么主意？"

"你听见我请求她做我的妻子了吗？"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这不也是你的意思吗？"

"别问我。我的脑子成了一锅粥。我的头脑乱糟糟的！啾，康韦！"

"我要像我建议过的到商业区走一趟吗？"达尔林普尔说，觉得他至少可以利用这种处境离开这所住宅。

"是；——是；到商业区走一趟！爱走哪里都行。走吧。可是等等！啾，康韦！"她说话的工夫忽然变了调子。"听着，——他在那里，千真万确。"康韦侧耳静听，果真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马上相信那是多布斯·布劳顿的。"啾，天哪！他又成了醉汉！"布劳顿太太大声嚷道。"我们可怎么办呀？"然后，达尔林普尔拉住她的手，用劲握了握，离开了屋子，以便在楼梯上碰上那位丈夫。就在他思想的这一时刻，他认为还是别躲躲藏藏的为好。

第六十一章　天下无难事　只怕顽强人

按牧师委员会那第一天碰头会上形成的决议，坦佩斯特博士写出了下面这封给克劳利先生的信：——

"西尔弗布里奇牧师住宅，一八六　——四月，

"亲爱的先生，——据我所知，您已经知道巴彻斯特的主教委派本主教管区的一个牧师组成的委员会，对某些指控进行调查；这些指控，我们大家遗憾不已的是，正是由于一张您在本镇转手给一个生意人的二十镑支票，针对您去的。本委员会被任命的牧师有格雷沙姆斯伯里的教区长奥里尔先生，弗雷姆利的教区牧师罗巴茨先生，巴彻斯特海勒姆医院院长奎沃夫尔先生，巴彻斯特城里的一个牧师瑟姆布尔先生和我本人。上星期一我们举行了首次会议，我现在是按我们当时的会议决定给您写信的。我们认为，在采取任何别的措施之前，最好请您下星期一来出席我们的会，时间是两点，而且我恳请您会为此把这封信作为一份请帖接受下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您将因上述过失在下次巡回审判期间接受审判。我恳求您心下明白，我对您的过错决无发表任何愚见之意。然而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明确告诉您等到陪审团最后作出一种不利的判决时，主教除非有本主教管区您同行牧师的劳碌者组成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作后盾，他将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处境。如若这样的不利判决不幸地作出，主教允许一个像您那时所处境地的牧师，在法官判处那样的惩罚服刑届满时重返牧师岗位，很难会被世人以为当然，宗教法庭的进一步判决恐怕势在必行。这种判决他只能通过有关牧师犯罪的那个法案对您提出起诉才能取得；他身为本主教管区的主教有权要求您出席阿彻斯特法庭，——除非您认为无条件服从他的判决是情

理之中的事。我想，您会明白我用意所在。巡回审判的法官也许会觉得他有责任让一个牧师坐一个月的牢，——他认为既然陪审团定了罪并这样交给他裁决，那一个牧师和别的有罪之人就没有丝毫不同了，——而他为一种犯罪行为所做的，宗教法官则为此判决不得不作出暂时停职，或者甚至免职的决定。

“但是，我们明确认为，如若陪审团到时能宣判您无罪，那进一步的行动就无论如何也不用采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主教应该认为您的清白是无可指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将建议主教阁下立即彻底结束这一件事。我可以让您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本人将会这样看待这件事。

“您将会看到，由于我们已经作出这一决定的结果，我们在陪审团作出判决之前，无意对您所谓犯罪的种种情况进行任何调查活动。如若您宣判无罪，我们的方针将十分明确。但是如若你被判罪，我们那时只得建议主教着手我上述说过的那一系列起诉，或者节制进行这些起诉。我们希望问问您，我们的意见已经转达给您，您是否在陪审团最后作出不利的判决时，愿意接受主教的决定；我们认为，如若您在我提出的下星期一，即本月十五日，来这里和我们见面，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利。在这次审讯未结束前，我们不打算向主教汇报情况，——我荣幸做您的，我亲爱的先生，恭顺的仆人，

“莫蒂默·坦佩斯特。

“霍格尔斯托克

乔赛亚·克劳利牧师。”

在同一个信封内，坦佩斯特博士还装进一个简短的私人便条，他在这张便条里说，他很高兴在那个指定的星期一一点半见到克劳利先生，午餐到时会准备上；还说克劳利先生由于出于公共的事情被要求出席会议，他到那天会派一辆车去接他。

克劳利先生是当着他妻子的面收到这封信的，因而在一片安静中看完了它。克劳利太太看出来他是集中注意力看它的，相信，——她觉得她有把握相信，——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那个有关二十镑支票的问题。一点不假，来到这所住宅的每件事情，几乎在那里说

的每个词和在这个家庭任何成员的心中产生的每种思想，或多或少都和即将到来的审判有关系。怎能会是别的什么呢？这中间有厄运威胁着他们所有的人，——厄运和奇耻大辱威胁着父亲、母亲和孩子们！仅仅控告本身就够糟糕的了；而现在所有的人都似乎认为这次审讯的结果对这个人肯定凶多吉少。克劳利太太本人在上帝面前对她丈夫的清白是坚信不移的，这时却也相信陪审团会找出他的罪过来，——还相信他当时是以某种态度拿到这笔钱的，而且如果他不是和别人有非常不同一般的区别，这种态度就会是不老实的；换一个人，这种清白就会完全被认为是犯罪的温床。她一心想的是那张二十镑支票，一心想的是它的结果。因此，当他第二次看过那封信还是不说话时，当然她忍不住询问他了。"我亲爱的，"她说。"这信说了些什么？"

"说的公事。"他答道。

她再次开口之前稍稍犹豫了片刻。"我可以知道一下信中谈的哪件公事吗？"

"不行。"他说；"眼下这不成。"

"是主教写来的吗？"

"我没有回答过你吗？我难道没有让你明白，至少在很短时间里，我宁愿把这信中的内容仅让我本人知道吗？"然后他死死地盯着她，过了一会儿才把两眼的视线移到壁炉前，凝视着炉火，仿佛他要在那里努力看出一些他未来的命运的东西似的。她没有把话中那种硬邦邦的东西当做一回事。这点，一如拿到那张支票本身一样，也让他得以宽恕，因为他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哪。他那阴沉沉的情绪控制了他，现在从各方面都得迁就他。他是个正在换新牙的孩子。不管这可怜的任性的小小受难者多么爱闹脾气，那做母亲的却只有可怜和热爱他的份儿，永远不会有生气的时刻。"请原谅我，乔赛亚，"她说。"不过我原想要是你跟我说说它，这会对你有些安慰。"

"它不会安慰我。"他说。"没什么能安慰我。什么都安慰不了我。简，给我拿帽子和拐杖来。"他的女儿给他拿来帽子和拐杖，然后他一句话没有多说便走出屋子，离开她们娘俩走了。

在这时刻不用说，他朝着霍格尔恩德迈开了步子。每当他想离

开家多待一会儿，他总是走向那些制砖工人中间。他妻子，当她站在窗前望着他去的那个方向，知道他一去要几个小时才回来。除了他自己的家人，他唯一可以随随便便说话的朋友就是一些粗俗鲁莽的教民。但是他刚出门时并没有想到那些制砖工人。他急于想做的是再看看坦佩斯特博士的信，好好地对它思索一番，躲在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他迈着大步走着，不管周围有什么东西，——既没注意这肮脏的小道上的那些车辙，也没看那些在路边上刚刚长出来的新嫩樱草，更没在意那些滚滚压来告诉他大雨即将到来的块块乌云。他一气走了两三英里路，来到霍格尔恩德郊外的地方，然后他在隘口上坐了下来。他坐下还没有一分钟，稀稀疏疏的大雨点就开始下落了，但是他丝毫没有收回思绪，注意这场雨。他对西尔弗布里奇那个人写来的这封信应该作出什么回答呢？

对自己的罪名或者自己的清白，他自己的脑子想得非常单纯明了。最简单的事实是，他不知道那张支票是怎么来到他手中的。也只知道，他在这张支票上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错误，尤其在他断言这张二十镑支票和索姆斯先生给他的另一笔钱用的那张支票是一回事时，这种错误就更无可挽回了。他的大错在于教长给他支票时就铸成了。对这点，这中间已经毫无疑问，因为教长已经否认自己这样做过。他已经开始认为很有可能他确实把那支票在什么地方捡起来，莫名其妙地存放起来，事后把它用掉了，——既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手中这张小纸片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反正和他曾经从教长手里十分勉强地接受下来的那些钞票，那些在一种无限烦躁的心情中接受下来的钞票混杂在一起花掉了。在所有这些有关他自己的作为和他自己的处境的思想活动中，他几乎跟自己承认，他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的精神错乱和低能表现，导致了一个人触犯刑法时会被世人认为当然的合理的后果。他绞尽脑汁想对那支票唤起一种回忆，好不容易在他脑子想起来他曾经知道过那支票的一些情况，——想起来那支票曾一度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决定的话题，——他跟自己承认用一切法律和一切理性来判断，他应该被认为是个窃贼。他曾经拿取、使用并花掉了那种他应该知道不是他自己的东西；——那种要不是因为某种可怕的无能行为，他本该知道那不是他自己的

东西，但上帝却一直拿这种可怕的无能折磨他。那么这种结果定会是什么呢？他的脑子对这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如果陪审团能看清一切，了解一切，——一如他希望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如果这个主教的委员会，那位主教本人，和巴彻斯特法庭及其法官，能看清和了解一切；如果这样看待和这样了解，那么他们就能够按纯洁的忠实和健全的智慧行动，——这样他们会有什么行动呢？他们会宣布他不是个贼，只是因为他头脑太糊涂，思想太混乱，以致不知道 meun 和 tunm[①] 之间的区别！即使让英国所有的律师和所有的牧师对这点各显才智，对此也不会作出别的结论。虽然他知道他自己脑子糊涂和思想混乱，但他能看出这点。要有人说他这样一个人适合担任一个教区的牧师重职，——能作为人之灵魂的救星在一个教区占据一块完全保有的地产，那才怪呢！主教在这事上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哪怕他比现在的他还下流十倍。

然而，就在他坐在这隘口上的工夫，寒雨劈头盖脑地淋在他身上，甚至在他已经承认了主教的公正行为时，已经承认了陪审团毫无疑问会作出那个判决的真实性时，已经承认了西尔弗布里奇那个性情冷淡，办事公道和万事如意的人会采取这个行动的正确性时，他还是在可怜自己，往自己身上倾注了万般温柔的同情。至于那些属于他的家人，他妻子和他的儿女们，他对他们的怜悯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如果他多多地受苦受难，不断在痛苦中挣扎，就能减轻他们的耻辱，那他会在所不惜的。他爱他们，但他情愿和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限，如果可能的话。有关他们的命运的各种思想在这些他的心情最坏的时刻闯进他的脑海；——这些思想使他过去有足够的力量和男子汉气度，用强壮有力的手把它们推在一旁的，唯恐它们会真的把他推向犯罪的边缘；由于他对家人给以那种伟大的怜悯，这些思想乘虚而入了。但是他为自己感觉到的那种同情和这种同情原本是不同的，那种自我怜悯的同情在别的同情之心让位时，是经常缠磨他的。他拿了那支票，花掉了那笔不属于他自己的钱，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在法律面前会被定罪，但他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他脑子里从来没

① 拉丁文，你的和我的之意。

有想到过行窃，他心中从来没有过偷盗的欲望。他对这点是蛮有把握的。在上帝面前，没有哪个陪审团会定他的罪。这种罪过和清白的混合物来自神经错乱，——这种神经错乱要是这些法庭愿意找到他在这一罪过上的清白之处，它们是定会承认的，可那又会怎样呢？就算他心理失常，如果这中间有任何这类现象的话，可他在自己教区的宗教服务是无懈可击的。难道他过去没有狂热地尽职地进行布道吗，——没有传播真正的福音吗？难道他没有在自己的教民中勤奋工作吗？没有尽心竭力地减少愚民的愚昧，发扬博学之士的圣光吗？难道他不是一贯表现得坚忍不拔、兢兢业业和一丝不苟吗？不是一贯把教会为教区牧师规定的条例和守则奉为他的责任吗？谁能指出来他在哪方面玩忽职守，或者在哪里误入歧途？然而，对他如此狂热地完成的工作，他效力的教会却付给他如此令人心酸的小额薪水，虽然能使他的生活和灵魂不分家，却不能保障理性，或者理性的碎片，一次次在混乱中从他身上跑开。正因为如此，这件灭顶之灾才降到了他头上啊！谁曾像他这样艰苦跋涉过？谁曾像他这般丧失智力的力量时还穿过这样的火海？他仍然是个学者，虽然没有同行学者曾经接近过他；他在那些窄道小路上行走时仍会抑扬顿挫地侍弄希腊文。他的记忆塞满了诗歌，虽然除了他写字台上那些破旧的书卷，他手头再没有别的书籍。三角学上的老问题是他休息脑子的轻松剂，数字演算对他来说是种乐趣。他周围那些万事如意的牧师，虽对他百般指责，却没有一个是他能够授以希伯来文的主儿。想到他的老朋友那位教长在希伯来文上一知半解，这对他来说多会儿都是一种满足。他，虽具有这些学识，虽具有这些本钱，却被彻底压垮了，——压得喘不过气来，——并且因为在这种残酷无情的重压下他的智力过去总是在极平常的事情上犯糊涂，他现在才给撕得粉身碎骨，全然成了卑鄙可耻、不值分文、甚至比不值分文更糟糕的人。就这样，他想着自己，可怜自己，坐在这隘口上，寒雨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肩头。

他用一种不顾其真实的病态同情，可怜自己。他的自我意识太强烈这点，正是这个人的致命伤。他能做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要是处在洗刷掉大多数人的勇气的位置上，是能够保持他的勇气的。他能担着真理把他毁掉的危险把真理讲出来。他能冒天下之大

不肯主持公道。但是他的许多行动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不能忘记为自己争报酬；他辛辛苦苦地工作，这世界却给分配了一份小小的薪水，他还得斯文谦卑地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忘记别的人干事不多却薪水不少。他想到自己懂希伯来文不能使他心满意足，他还一定要记住教长不懂希伯来文。

但是，当淋着寒雨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过去经常责怪自己脑子糊涂，这是在捕风捉影。千真万确，这个人的理智是基本健全的。只是他的记忆——他对那些在当时与他并非要紧的东西的记忆——总是在跟他捣鬼。教长给过他钱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他对此记得很清楚。但是那笔钱的数目，和这笔钱当时的样子，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还曾经沾沾自喜地盘算他尽量不去动用它。现在，他决定他将到坦佩斯特博士那里，将告诉坦佩斯特博士任何进一步的调查都大可不必了。他要听候主教发落了，主教爱作出什么决定都可以。他曾经拒绝过瑟姆布尔先生占据他的布道坛，可自从那天以后到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人们相信他是清白的，他也这么相信自己。现在，人们相信他是有罪的，一个人在这样的不利的舆论中履行一个教区牧师的种种职能，这是没有道理的，他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说不明问题的。他要束手就范，随便去哪里都行，——如果他们希望，去做苦工或进济贫院都行。至于他妻子和孩子，他们，他跟自己说，没有他倒比有他更好点。这世界总不会像一贯对待他这样，加害于一个女人或一群孩子。

他坐在那里，被雨淋得精透，——想事也想得精透，——对他周围的一切都丝毫没有在意，这时霍格尔恩德来的一个老人来到他跟前，他还很熟悉这个人。“你浑身湿透了，克劳利牧师。”这个老人说。

“湿透了！”克劳利说，突然猛醒过来，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哦，——可不是呢。我给淋湿了。这天在下雨呀。”

“你快躲躲雨吧。你回家不更好吗？”

“你这是也淋湿了吗？”克劳利先生说，看着这个老人；他一直在砖场上干活儿，浑身溅满泥巴，看他那样子好像老天下过一场泥雾似的。

“我湿透了吗，牧师？我当然湿透了。干我们这行的多会儿都是

湿的，——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不例外。我们得风湿关节炎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中间有一个能躲过这种病吗？可是你们这一行就不应该得风湿病了。”

“我的朋友。”克劳利说，他这时站在路上，他说话时伸出一条臂把这个制砖工人的手拉住了。“风湿病不是好事，可比风湿病还坏的东西也不少，——这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就是人们说的霍乱病了。”吉尔斯·霍格特说，看着克劳利先生的脸。“这难道会跟你摽在一起吗？”

“啊，比霍乱病还坏。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就是行尸走肉了；——虽然他还在苟且偷生。”

“也许那样也够糟糕的了。”吉尔斯说，仍在和另一位握着手。

“糟糕透了。”克劳利先生说，用他的左手捶了几下胸膛。“糟透了。”

“听我说几句，克劳利牧师；——牧师您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唱高腔调；一个人只要顽强，没有他对付不了的事。您回家去，克劳利牧师，想想这话，它没准儿会对您有点好处的。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没有想不开的事。”吉尔斯·霍格特从这位牧师手中抽出手来，朝霍格尔恩德他的家走去。克劳利先生也朝家走，在那些小道上艰难跋涉时，他反复跟自己念叨吉尔斯·霍格特的话。“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没有想不开的事。”

当天下午他没有跟他的妻子提到坦佩斯特博士；而她在看到他回家时被他的外表弄得手忙脚乱，早已差不多把那封信忘掉了。他听任，不过是十分勉强地听任妻子把自己身上弄干，然后用那天的其余时间领会霍格特诚心诚意给他上的那一课。但是要领会它也并非易事，尤其不容易的是，他得首先把那个问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挤出去，得首先看出来这位制砖工人所说的“顽强”只是意味着自我克制；——看出来一个人应该强迫自己忍受可能降临到他头上的任何灾难，不仅不能在嘴上抱怨人世不平，而且在内心里也不可牢骚满腹。

第二天上午早些时候，他告诉他妻子，他要到西尔弗布里奇去一趟。“是为那封信的事，——那封我昨天收到的信要我去的。”他说。

然后他把那封在前一天拒绝跟她提起的信交给她。

“可是这封信告诉你下星期一去呀，乔赛亚。”克劳利太太说。

“我想了想，我今天去更适宜。”他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主教和坦佩斯特博士都有一定责任，坦佩斯特博士对我目前的这事上，可以说是主教的代表。但是，我觉得，盲目听从他们的命令却不是我对他们俩的责任，我不会听任瑟姆布尔那个人来盘问我。照我目前的决心，我要公开表示我愿意放弃这个教区。”

“彻底放弃这个教区？”

“是的，彻底放弃。”他说着话把两手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高空举了一会儿，还紧紧抱着落在他胸前。“我不能部分放弃它；我不能放弃责任，却保留这种荣誉。即使我可以这样做，我也不会干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乔赛亚。可是请你说这事前再想一想吧。”

“我想过它了，我还将想想它。再会，我亲爱的。”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她跟前，吻了她，开始步行起程到西尔弗布里奇去。

他到达西尔弗布里奇已是中午时分，他听仆人说坦佩斯特博士在家。那个仆人要他拿他的名片。“我没有名片。”克劳利先生说。“不过我为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写下我的名字，要是你的主人好客，肯借我纸和笔的话。”名字写下来以后，克劳利在客厅里等着的时刻，对坦佩斯特博士耿耿于怀，因为刚才开门的是一个身穿黑衣服的男仆。如果那个男仆人穿着制服，他同样会对坦佩斯特怀恨在心的。如果开门的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仆，他则会对坦佩斯特博士记恨得轻一些。

“你的信是昨天上午收到的，坦佩斯特博士。”克劳利先生说，仍然站着，尽管博士跟他握过手后早已指给他一把椅子示意坐下；“昨天对它思考一番，经我再三斟酌掂掇，我觉得及时来求见你是义不容辞的，这样一来，我也许可以配合你的意见，并省去那些参加你说的这个委员会的先生们的辛苦。对他们中的一些人，下星期一再到这里来碰头，这可能是点麻烦事。”

坦佩斯特博士听着这番话，一直看着他，并从他的鞋和裤子看出来他是从霍格尔斯托克走到西尔弗布里奇的。“克劳利先生，你不坐下来吗？”他说，然后按响铃。克劳利先生坐下来，却没有坐在那把指定的椅子上，而是坐在写字台另一边较远的一把椅子上。等仆人来

到，——还是那个身穿比克劳利先生自己的衣服整齐干净得多的黑衣服的管家，——他的主人向他低声说了几句，这位仆人便带着一个细颈水瓶和酒杯返回来了。

“你走了一路，克劳利先生。”坦佩斯特博士，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去斟酒。

“不要，谢谢。”

“请听我说给你听。我十分清楚这段路有多少英里。”

“我不会喝的，要是你高兴的话，先生。”克劳利先生说。

“哦，克劳利先生，”坦佩斯特博士说。“作为朋友，定让我跟你说几句。你都走了八英里路了，又要跟我谈一个对你自己来说攸关重要的问题。我不见你喝一杯酒，用些点心，我将不谈论这个问题。”

“坦佩斯特博士！”

“我是认真说这话的。我将不讨论它。要是你按我说的做，你可以跟我说到晚饭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

克劳利先生只得吃掉那份点心，喝掉那杯酒，并就在他吃喝时，他跟自己承认坦佩斯特博士是对的。他觉得一杯酒下肚，他说话的劲头足多了。“我简直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等星期一，偏要今天来。”坦佩斯特博士说；“不过要是你今天到这里来我能做点什么，那你的时间不会白费的。”

“我把星期一改到今天，”克劳利先生说。“部分原因是我更愿意对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谈这事。”

“这话当然有些道理。”坦佩斯特博士说。

“你本月九日的信中提到的那件事，我有责任采取行动，对此我已拿定了主意；既然这样，推迟宣布我的意图，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坦佩斯特博士，我已决意要辞去我在霍格尔斯托克的圣职了，而且我今天将给巴彻斯特的教长写信，告诉他我的意图，因为他是扶持者。”

“你的意思是说，结局——这结局——”

“我的意思是，先生，不管将来的结局如何就这样做了。等将来我被证明是个小偷时，坦佩斯特博士，主教就用不着让我挂职或免职了。一个教区牧师的名字和名声不应该被玷辱。我的名字和名声已经臭不可闻，遭到唾弃。我不会等着让哪个法庭，让哪个主教，或者

让哪个委员会来剥夺。我要在我听到的舆论前低头服输，自己剥夺自己的权利。”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立着把这针对自己的判决宣布出来。坦佩斯特博士仍然坐在他的椅子上，看着他，好一会儿沉默不语，使屋子一时静下来。“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克劳利先生。”坦佩斯特博士最后说。

“可我将要这样办了。”

“那么教长一定不会接受你的辞职。跟你坦率说吧，我告诉你，对于陪审团可能作出的判决，并没有什么一致的看法。”

“我的决定跟陪审团的判决没什么关系。我的决定——”

“先停一停，克劳利先生。可能的是，你会说出那种不该说的话。”

“这中间没什么可说的，——我能说的也没什么可说了；要是可能，我在那城里的十字街头也没什么可说的。至于那笔钱，我不知道我偷了还是没有偷。”

“我所考虑的正是这个。”

“是这样的。”

“那么你没有偷它。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谢谢你，坦佩斯特博士。我衷心感谢你说了这么好的话。可是先生，你毕竟不是陪审团呀。即使你是，那你也无法清洗掉我已经蒙受的那种臭名呀。针对在这些谴责一开始时本主教管区的主教表示的，——或者更是针对主教的妻子所表示的，——那个意见，我当时顶回去了。不管是来自主教府邸的意见，还是这种意见派遣的那辆车，都没有让我就范。打那以来，别的人也开始说话了，而我对这些人则觉得非屈服不可；——你本人无疑不属于这类人之列，坦佩斯特博士；——对他们我将要屈服了。你可以转告巴彻斯特的主教，我将要辞去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副牧师职务，把它交到巴彻斯特的教长手里，我是由他任命的。”

“不，克劳利先生；我不会这么做。我管不了你，可是想到你在办错事，我将不会把这消息转告给主教。”

“那么我将自己转告。”

"你妻子，克劳利先生，和你的孩子们呢？"

在这关键时刻，克劳利先生回想到他的朋友吉尔斯·霍格特的那个建议："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在他身处逆境时，他无疑想得到一些非常强大的东西来给他撑腰打气。他知道提到他妻子和孩子们的话，要求他以一种突出的姿态，表现得顽强坚决。"我唯一可信的是，这场风会刮到她们头上。"他说。"一点不假，她们会成为铰过羊毛的羔羊。"

坦佩斯特博士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个回合，才又开口说。"朋友，"他说，全然一种全力以赴的样子在跟克劳利先生讲话。"如果你做了这件事，那么你的用意至少是非常险恶的。如果陪审团作出对你有利的判决，那你就什么事都没了，而且极有可能的是判决将会对你有利。"

"我现在对陪审团的判决根本没当回事。"克劳利先生说。

"那你打定主意要把你的妻子赶进贫民院吧！"

"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克劳利先生跟自己说。"我想过这个了。"他高声说。"想到过我妻子是我的亲人，我的孩子们是我的亲骨肉，我不会否认这个。她从小娇生惯养，坦佩斯特博士，在一个从来不缺吃穿用度的家庭长大成人。不过既然她分享过我的膳食，那她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我竟然给她带来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不寒而栗的，——太可怕了，我甚至经常纳闷我究竟是在怎么生活。可是，先生，你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作为一个牧师的责任是高于一切的。即使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也不敢留在那个教区里了。早安，坦佩斯特博士。"坦佩斯特博士知道自己对克劳利先生无计可施，只好和他道别，心里明白他对克劳利一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是和主教、教长好好地调停一番。

然后，克劳利先生走回霍格尔斯托克，一路上反复跟自己念叨吉尔斯·霍格特的话："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

第六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写给教长的信

克劳利先生一路走回家中，却说他一点也不累。“我去西尔弗布里奇见的那个人帮我提了提神；——不，他给了一些有利健康的强刺激。”他说着，还假装大笑起来。“就冲死拉硬拽让喝酒这类怜悯，我也该说他的好话。我过去料到他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我嘴上说得不多，可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发现他也有一副我过去不曾料到的菩萨心肠。”

“你不会放弃那份教俸吧，乔赛亚？”

“毫无疑问我会放弃的。一种责任，当它清清楚楚摆在一个人面前时，从来不应该因为别人身上流露出来的温情就有所削弱。”他仍然在想着吉尔斯·霍格特。“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这位可怜的女人没法回答他。她唯一的希望是，这次审讯最后宣布他无罪时，教长，这位她很信赖他的友情的人，也许会再赐给他一份不大的薪水，它是他们家唯一的面包来源。

第二天早上，邮差送来坦佩斯特博士的一封短信。“我亲爱的克劳利先生，”便条上写道。“我诚心诚意请你别，如果目前还有时间的话，请你别仓促行事。即使你已经给主教或教长写了信，你的信也可以收回，如果你将允许我去跟他们声明无效的话。请让我说，我毕竟是个比你老许多的人，跟牧师们打过交道，也深谙人情世故。我不妨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处于你目前的位置，放弃你的教俸并不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有人提出问题，那你完全有权说你是按我的主意做的。你应该等到这次审讯结束再采取行动。那时，如果陪审团的判决对你不利，你接受主教的判决也不为晚。如果陪审团的判决对你有利，主教的干预也就到头了。

“你一定要记住，如果这不是你身为一个牧师的责任，把你的教职放弃，那你想到你是有妻室儿女的人，是没权力把它扔到一边来满

足你的自尊心的。去跟你喜欢的任何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罗巴茨先生,或者教长本人。我敢保证,不管哪位朋友,只要他如同我一样了解这么多背景,都会建议你担任这一教职,至少担任到这次审讯结束。你可以把任何这样的朋友告诉我。——相信我是,你的十分忠诚的,

"莫蒂默·坦佩斯特。"

克劳利先生口袋里装着这封信又出门散步去了,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朝霍格尔恩德的方向走。他从霍格尔恩德几乎不可能希望捡到进一步的智力的经验之谈了。吉尔斯·霍格特除了跟他已经讲过的话,他还能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他把这位博士的信念给霍格尔听,完全让霍格尔对这封信的内容了解透彻,那霍格尔还只能提醒他顽强地做人。但是,他似乎感觉到,霍格特和他西尔弗布里奇这位新朋友之间的信条大不相同,他要是能想办法比较出在他这方面哪一种信条最正义,才是心安理得的。他完全相信,霍格特会建议他坚持这个放弃教职的计划,——只要能使霍格特明白这种背景就行。

他已经把信写出来了,但是目前他还没有把他的信给教长寄去。

他写给主教的信,只是一个便条,他已打算等给教长的那封信抄写出来并补足完整,再写这一封。

他已经挑灯熬夜把他给老朋友教长的信写出来,修改过了;既然信已写成,他就不愿意付诸东流了。早上早些时候,还是在那个邮差把坦佩斯特博士这封紧急忠告信送来之前,他已经把写给教长那封信的草稿让他妻子看过了。"我不能说它是不真实的。"她当时说。

"它当然是真实的。"

"可是我希望,亲爱的,你不会把它寄出去。你为什么不等这次审讯结束再采取措施呢?"

"我定要寄出去。"他回答说。"如果你将再细细读它一遍,你就会看出来,这信要是留到我被证明是个小偷那天,可就什么用都没有了。"

"啾,乔赛亚,这样的话是要让我去死哟。"

"它们是不太中听,可是你要是听惯了,倒是件好事呢。至于这信,我很难做到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得十分清楚,我相信我已经做得很

成功了。”在那个时刻，霍格特完全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现在呢，就在他外出散步时，他的脑子却有点让那个总的来说和霍格特一样聪明的人，提的那个截然不同的意见搞糊涂了。坦佩斯特博士提倡的这种行为没有一点顽强的意思。如果他按博士的建议行动，那他将扬起他的帆，充分利用每一丝对他有利的微风。屈服于这样扬帆行舟的性格，这中间显然没有一点顽强的成分。

邮差到霍格尔斯托克只一天一次，这样，他只能等到第二天才可以把他的信寄出去，——除非，的确，他愿意走四英里到最近的邮局把它寄走。由于这是无可指责的一种行为，他誊写信件就又有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如果他最后决心把它寄出去的话。他曾经跟坦佩斯特博士说过，他将把它寄出去。他和妻子也已经发誓说过它应该发出去。他为它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他相信霍格特。但是，不管怎么说，霍格尔斯托克这个任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也许仍旧可以担任这个职务，至少可以为他妻子挣到面包吃。坦佩斯特博士已经告诉他，他有可能宣判无罪。坦佩斯特博士对各种情况的了解至少不亚于他本人，却告诉他，他没有犯罪。坦佩斯特博士毕竟比霍格特对此更知道得多一些。

如果他辞掉这一教俸，他的处境会怎样，——他的处境，——他和他妻子的处境会怎样？当他们转身离开那个他们栖息多年的地方时，他先往哪儿去呢？他把他所有的每样东西都计算了一下，发现到四月底，即使他接受了他的租费，他们中间现有的也只不过五镑钱。至于他的家具，他还欠着许多账，家具折变的钱能够补上这个窟窿就不错了。这些思想都是在假说他会被宣判无罪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如果他被判了刑，那他的妻会面临什么境地呢？至于他本人，等刑满出狱时，他那时到哪儿去呢？

他已经完全意识到，霍格特的建议和坦佩斯特博士给他的建议完全相反；但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霍格特对所有那些事情并不了解。毫无疑问，一个人身处不可克服的生活逆境时，他应该表现得顽强些；可是当他面临的逆境能够被克服时，他还用得着表现得顽强些吗？霍格特本人不会接受任何他相信对风湿病有奇效的治疗吗？不错；霍格特会接受任何和他的责任没有根本矛盾的治疗。治疗风湿

病的最好办法也许是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不到砖场去干活儿;然而如果这样,要让水壶不停地开沸可就没有钱了,因此霍格特毫无疑问就只好到砖场去干活,把风湿病什么的统统置于脑后,只要他的两条腿能把他送到那里就成。是的;他会把这封信寄出去的。这就是他的责任,他会履行这一责任。世人对他横眉冷对,把他当做小偷指指戳戳。他将不顾坦佩斯特博士的反对,把这封信寄出去。让正义得以伸张,哪怕天塌下来。

他已经听说了勒夫顿夫人向他妻子提出来的帮助。这世上的那些勒夫顿夫人们提供的各种帮助,过去一直火烧火燎地折磨着他的精神,这种折磨是这样的帮助因他贫穷来到他跟前的一开始就产生了。但是现在想到勒夫顿夫人们会多多少少不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忍饥挨饿,这对他来说总还有几分安慰;——这会不让他的妻子进贫民院,能够让他的孩子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开端。一桩美满的婚姻也许在等待着他的一个孩子,——如果他本人不挡道的话。他怎么才能让自己躲开道呢?他从闲言碎语中听出来,他也许会被监禁两个月,——或者两年。如果法官将会判处他终身监禁,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可曾有过一个人,他的存在是这么毫无用途,这么枉来人世,这么损害他人,像他自己的存在一样吗?可是他精通希伯来文,而教长对希伯来文只是一知半解。他能写希腊文抑扬格诗,却怀疑主教是不是知道抑扬格和抑扬格音步之间的区别。他能从三角学中找到乐趣,却完全相信坦佩斯特博士已经忘记了那笨人难过的桥[①]上的路。他可以背诵《莱塞德斯》[②];说到瑟姆布尔,他很有把握瑟姆布尔对这首神圣的诗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尽管他具备所有这些精神财富,但他应该就此停步,给人让路,这对他自己,对他的亲人,对整个人世,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一种终身奴役的刑法,不经过任何审讯,是所有事情中最可取的。然后,他就会有广阔的天地实践霍格特教给他的那种道德了。

当他返回家时,这霍格特式的信条大获全胜了,他于是开始准备

---

① 指欧几里得《几何学》第一卷第五命题;因初学者难懂,故有此谑称。

② 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名诗。

抄写他的信。但是在他开始他的工作之前，他和他的小女儿坐下来，念诵，——或者让她给他念诵，——一首希腊文诗的段落；这段诗描写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巨人的种种痛苦和烦恼。要不是巨人双目失明，看不到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进行报仇雪恨，他就不会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同样的故事总是在发生，"他说，中断了他小女儿的朗读。"我们看到它以各种形式出现，这是因为它太忠实于生活了。

> 谁现在要找这一位伟大的解放者，
> 会发现他瞎了，在迦沙和奴隶推磨。①

它是如出一辙的故事。无穷的力量化为乌有，无上的光荣变成苦难，这只因为命运之手的捉弄，——一如希腊人称呼的：——命中注定；那位女神也将躲不过这一关啊！和奴隶推磨！人们看到它时，并不能领会这一画面的可怕之处。接着念，我的孩子。波吕斐摩斯② 是不是想找罪受，这也许是个悬案；不过，从这段对他力量的描写来看，我认为他是想找罪受的。'和奴隶推磨！'哦，还有什么画面会比这个画面更令人胆战心惊的吗？接着念，我的孩子。你当然记得弥尔顿的《力士参孙》。力士，一点没错！"他的妻子一直坐在屋子的另一头；但是她听见了他的话，——听见了，也理解了；赶在简重新

---

① 参孙系《圣经》中的人物，力大无双，为以色列的勇士，立过显赫战功，但结局很惨。英国伟大的诗人弥尔顿根据这一故事，写了传世之作《力士参孙》，赋予这个故事全新的寓意。全诗用参孙的辩白和合唱队的交待两种形式写成。参孙说："为什么当初我要按严格规程学习磨炼，准备做一个献身于神的人，为伟大的事业而斗争，如果我注定要这样了此一生——被人出卖了，拘禁了，剜瞎了眼睛，在敌人的嘲弄下，用天赐的臂力每日扛着重枷给他们推磨？光荣的体力呀，竟用来做畜牲的苦工，连卖身的奴隶都不如！还在说什么要从非力士枷锁中解放以色列？谁现在要找一位伟大的解放者，会发现他瞎了，在迦沙和奴隶推磨，连自己还都不免于敌人的枷锁！……"

书中主人公克劳利牧师，一生献身于宗教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却怀才不遇，做了个终身副牧师，现在，他因犯了连他自己都好像说不清的偷窃罪而遭主教的迫害。这不免在他心中掀起强大的波涛。这里引用这两行诗，确有画龙点睛之妙。

②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系一独眼巨人。

开始诵吟那段希腊诗文之前，她来到了自己丈夫的身边，把她的臂搭在他的脖子上。“我亲爱的！”她说。“我亲爱的！”

他朝妻子扭过身来，面含笑容跟她讲话。“这些是我脑子里的老陈货了。波吕斐摩斯和贝利沙里乌斯①，参孙和弥尔顿，他们总是我最喜爱的人物。那位强壮的失明人的脑子，对那种他受到的伤害一定会十分敏感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和他的力量搅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无能为力的现实和对昔日的力量和抱负的记忆搅在一起，才是这种悲剧的根本所在！”

她在他说话时看着他的两眼，看到眼中闪烁着昔日的光亮，那时这世纪在它们看来是年轻的，那时他会告诉她的各种希望，反复给她念诵长长的诗章，还会为她鉴赏古典作家的作品的优点。“感谢上帝，”她说。“你没有双目失明。说不定你会平安无事的。”

“是啊，——说不定。”他说。

“而且你将不会和奴隶们一起推磨。”

“或者，至少不会双目失明待在迦沙吧，要是上帝垂恩于我的话。来，简，我们接着念吧。”然后，他把那段诗接过来，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地读了下去，时不时停下来解释某些句子或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仿佛他从他念的诗句中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到了晚上晚些时候，他才找出所藏不多的最好的信纸，坐下来开始写信。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主教的；他写给主教的内容如下：——

“霍格尔斯特克牧师住宅，一八六 ——四月十一日。

“主教阁下，——我跟西尔弗布里奇的坦佩斯特博士已通过信件，从他那里我听说阁下已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等我即将在这次巴彻斯特巡回审判接受审讯之后，进行有关起诉的调查，作为本主教管区的主教，阁下是应该这样办的。阁下，我认为理当通知您，通过这封信我已辞去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一圣职，把它交回巴彻斯特教长的手中，这一职务是他任命的；这样做一来为了组成那个委员会的先生们

① 贝利沙里乌斯（505？—565），东罗马帝国大将。

的舒服，二来则为了告知您我认为一个主教在他自己的管区对牧师事务应该掌握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我猜测，您就没有必要继续让那个您已任命的委员会存在下去了；不过对于这点，阁下当然是唯一的裁定者。——我荣幸成为您阁下的最恭顺最谦卑的仆人，

"乔赛亚·克劳利，
"霍格尔斯托克终身副牧师。

"主教
"巴彻斯特主教
"等等，等等，等等。
"主教府邸，巴彻斯特。"

但是真正重要的信，——打算说些实际问题的信，——却是写给教长的，这里也将公布给读者。克劳利先生在开始写这封信时，曾举笔不定，不知怎么给他的老朋友写信首的称呼。出于他的自尊心，他很愿意在开头写上"先生"二字。问题存在于"先生"和"我亲爱的阿拉宾"之间。过去写信总是以"亲爱的弗兰克"和"亲爱的乔"相称；但是他们之间以"亲爱的弗兰克"和"亲爱的乔"相称的时代已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克劳利现在要看见教长以"乔"相称准会非常生气的，而且也会不等他喊出教长"弗兰克"就会把自己的舌头咬了。但是他现在还是更善意的心底占了上风，于是他开始写信，一气写出了如下内容：——

"我亲爱的阿拉宾，——各种情况迫使我，一如我担心的，迫使我比较详细地给你写一封信。这些情况也许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在你的假期中，硬把这样一封信塞给你，我深感不安；"——克劳利先生写到这里时，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他可从来没有过什么假期；——"但是我想，要是你勉强把我的信看完，你将会承认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近期被人控告偷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这张支票是勒夫顿勋爵从他伦敦银行家那里支取的；后来他的代理人索姆斯先生把它给丢了；据索姆斯先生说，——但口气不是绝对地肯

定，——是在他到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我这里来访时丢掉它的。我把这张支票付给了西尔弗布里奇的一个生意人，这一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当对这张支票提出问题时，我一开始作出的回答显然大错特错，以致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怎会相信了一种如此明显的错误，这在别人是肯定一眼就会看出来的。这不可挽回的大错毫无疑问是十分愚蠢的，它现在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如我早已明白的，我当时又犯下另一个错误，——关于这点，我捉摸你已经了解到了。我当时说那张支票是你给我的；之所以这样说，我认为它是那笔接济的一部分，也就是你离去前不久，我去向你求援时你在藏书室慷慨地给我那笔钱的一部分。我千方百计回忆起这些事实。也许，——不，很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对过去的事这样费劲地追其究竟，这事对你来说算不得麻烦。不用说，你脑子远比我的更清醒，更强健，因为你一心操劳的是更重大更适宜的工作，能把握住更准确的调子。对我来说，记忆已全部衰退，思考的能力正在减退！我冥想苦想，仍记得那张支票是装在那个你送给我的信封里，——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我后来却听说，你本人发来的消息证实，我在犯了第一个错误之后，我的第二个声明又错了。这双重的大错，当然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被传到西尔弗布里奇的那些地方治安官跟前，他们把我送交在本月二十八日在巴彻斯特开庭的巡回审判，接受审讯；毫无疑问，治安官除了把我送交审判，没有别的选择，我感谢他们让我保释出来，享受目前这份自由。我因为所有这一切而遭受的痛苦都是令人悲伤的，你将会明白这点。但是在这方面我本不该提及，可是我有责任向你说清楚我在霍格尔斯托克教区碰上的麻烦，我是你任命到这个教区来的，这也正是有苦难言的一个方面。一开始，我相信我周围的人都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有意去拿人家一笔钱，因此我觉得坚守在我的教堂里是我的责任。我也真的这样做了，顶住主教对我的进攻，坚守阵地；主教曾派了一个瑟姆布尔先生到霍格尔斯托克来占领我的布道坛，解除我在人民中间的职务；对于这位先生，我虽然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他在何地担任过教职，但他无疑是个牧师出身的绅士。我对这位瑟姆布尔先生完全采取了不搭理的态度，没有让他在我的教堂的走廊里把嘴张开就顶回去了。到现在为止，我本人还在主持礼拜，向教民讲道，还在继续尽力走访平民百姓，在那座学校辛辛苦苦地教学，尽管我深知，——没有人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忍受着降临在我头上的这种艰苦，我是多么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后来，主教写信叫我去，我认为我有责任到他那里走一趟。我于是到主教府邸拜见主教，准备好听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因为我牢记着我一定得尊重那一公职，虽然我对那个人不大欣赏；我在主教阁下面前毕敬毕恭，耐心等待他认为理当给我下达的种种指教。但是在我俩之间横杀出那个咄咄逼人的女人，他的妻子，——这下看样子出乎他的意外，自然我也不曾料到，——她独霸阵地，不让别人讲话，只有她自己发言。如果我对基督教事务还有一知半解的知识，那事实上，——任何权威也不能交给一个女人来行使。这个国家和一些别的国家的特别法律虽然规定，女人可以坐在这地球的世俗的宝座上，但是在宗教的这个宝座的最低一级阶梯上，女人也不能允许堂而皇之地坐在上面，不管蒲伯① 在有关女人的那个浪漫故事中有什么描写。因此，我一怒之下离开了主教府邸，为一个女人竟然企图对我发号施令而感到忿忿不平，因而绝望地发现没有得到主教阁下的明确指教，——只要我向主教大人提出问题，那个女人就会抢先接过话去。这样一来，那次会见对我来说是一次徒劳无益的劳碌，得了一肚子气，为此我一直感到无地自容。

"打那时起，我继续在我的教区尽职，——尽管事实上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工作仍然满腔热忱，——哪怕日复一日看出来我周围的人开始断定我在那加在我身上的罪恶中有犯罪动机时

---

①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主义诗人；他主张诗歌应模仿自然，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是艺术典范。这里所说"浪漫故事"指他的名诗《鬈发遇劫记》，这是一部反映上流社会的无聊社会的讽刺长诗。

我也一如既往地工作。现在，主教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根据有关牧师犯罪惩罚的那个法案，着手进行对我起诉的准备工作。这一行动，我不能说主教是出于整人的目的，哪怕这个主意可能是那个用舌头整人的女人，他妻子想出来的。我坚持认为，在各种任何女人参政的行为都会是同样虚假和有害的事务中，女人是可以叫来从最有效的出发点提提意见的。我的情况就一贯如此，我有一个参谋，总在尽心竭力地出谋划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克劳利先生给他妻子看的信草稿中，这最后一句话没有写进去。因为他打算让妻子看这封信，便把它省去了，直到誊写清稿时才加上。"主教阁下任命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坦佩斯特博士主持这个委员会，我和他已有信件往来。我相信，组成该委员会那些绅士的劳碌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他们的劳碌在这样一件事上，我担心，是劳而无酬的；考虑到这点，我已通知坦佩斯特博士，我应该给你写这封信，其用意和确凿的目的是要把霍格尔斯托克这一终身副牧师教职交到你手里。

"因此，你会好心地理解到，我是决意要辞去那一教职；我眼下还继续主持那个教堂的礼拜，单等你或主教正式通知我，某个牧师将到这一教区来，宣布他准备接受这一教职。如果瑟姆布尔先生再度受命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他跟前，尽量按他的指教接受改造，设法克服他过去来这教区时我对他产生的那种轻蔑态度。在我的署名下面，我会附上我对这个问题写给主教的那封信的一份副样。

"现在，由于你过去把保护我周围那些人的灵魂的圣职交到我手中，我就理所当然要尽可能短地说明一下使我放弃这一使命的种种原因。一两位我不可不信其判断力的人，——我不妨把西尔弗布里奇的坦佩斯特博士列举为其中的一个，——已向我建议过，在我接受审判前不应该采取任何措施。他们认为我应该注意这次判决的机会，这样一来，如果我被宣布无罪，这一教职将仍会在我手里；他们说，如果我被宣判无罪，主教的对我采取的行动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停止下来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他们是对的，我并不怀疑这点；但是在提出这样的意见时，他

们两眼只盯住了事实，而放过了良心。我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要是知道一个朋友愿意就外表事情听听意见，我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一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看出是与非，使自己的良心得以安慰。

“我看得出来，人们在说我的难听话，周围人用无情的眼睛看待我，我的教民也认为我偷了那笔钱。就我所知，本教区的两个农场主表达过他们的看法，认为没有哪个陪审团能正直地宣判我无罪，而且自从他们发表了这种看法，便都没有来过我的教堂。我怀疑他们已经到别的教堂去了；如果没有，那他们是躲开所有我主持的公众礼拜式了。如果这点属实，我留在他们中间怎么能有清白的良心呢？他们慎重地形成的看法不允许他们接受我对他们的管理，我能为这样的管理接受他们的工资吗？”然而，尽管他这样为他自己作辩护，但他知道那两个他正在说的人是两个笨头笨脑的愚夫，在星期六晚上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三个星期之内也许还不会到教堂去一次。

“你仁慈的心无疑会敦促你告诉我，如果哪位牧师使教区居民的舆论与他为乱，那他在他的教区会处于不安全的地位；你很可能会搬出那句古老的信条作为我的挡箭牌：‘N:1 conscire sibi, nulla pallescere culpa.’① 假如你这样做了，我会承认这样的挡箭牌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我的脑子在这件事上十分清醒，那我不会因为什么农场主便有丝毫动摇，——不，哪怕任何主教会按法律逼我离职，我也不会有丝毫动摇！但是我的头脑不清楚。每当我向自己坦白我不知道是不是偷了那笔钱时，我就会浑身无力，吓得头发倒竖！事实就是这样。天地良心，我告诉你我真弄不清我是有罪还是清白。有可能的是，我从屋子里捡起那张支票，后来拿出它来用掉了，却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到了我手中的。如果事情就是这么回事，那我偷了它，在我的国家的法律面前犯了罪。如果就是这么回事，我就不配在这些人面前主持上帝的圣餐仪式。当那个酒杯最后到我手中，我向他们祝福时，

① 拉丁文：意为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三更鬼敲门。

我觉得我是不合适的，我简直会把那圣餐杯掉在地上。上帝会知道我的弱点，原谅我脑子的糊涂，——这是上帝和他的奴才之间的谅解。

“在我跟自己念过一遍我的信时，我觉得我的话显得软绵绵的，实在无法向你交待清楚我现处的真正地位；但是它们足可以让你相信，我的确有心辞去霍格尔斯托克的教职，因此在你那方面，作为这个教职的保护人，是有责任提名我的继任者接替这一有俸圣职的。我在此只是要进一步为这封长信请求你的原谅，并再次对你为我做出的那种许多伟大友谊的帮助表示感谢。哎呀，如果你早年能看出来你所尊重的人，他的生命将会多么一无所获，那你也许会趁早躲开这种耻辱，不该称这个现在无法尊重的人为朋友了。然而，我还要说，带着满腔热爱，我仍是你忠实的

“乔赛亚·克劳利。”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也是他妻子看过它之后才加上去的。当他第一次写成他的信时，他颇为自己的词句感到了几分得意，认为他已经把他的故事讲得一清二楚。但是当独自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再看它时，他开始跟自己说，他的故事讲得实在不尽如人意；要不是他担心自己会絮絮叨叨写下去，他是很愿意把他满腹心事一一告诉他的老朋友的。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没有霍格特式信条的味道。教长回答这样一封信时，没准儿会说：“再考虑它一下吧。努力拯救你自己。别在意那两个农场主，或者瑟姆布尔先生，或者主教。只要还有一块木板浮在水上，就坚守在船上。”然而，他的要求一直是要使用这些话让教长明确理解，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了。他又失败了，——一如他一生中在所有事情上一事无成一样；可是这样必须寄出去了。如果他再开始写一遍，他也不会把它写得更好。这样，他把他已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又加上了写给主教的那封信的副样，这封信就这样封上，寄出去了。

克劳利太太要不是觉出来这封信根本不管事，也许会及早尽力阻止这封信发出去的。首先，它极有可能等到教长返回家才能到他手中，——克劳利太太早已拿定主意，等教长一回家，她要抢先去见

他。她早已听勒夫顿夫人说过，巴彻斯特城的人全都毫不怀疑，教长无论如何都会赶在法官们来到巴彻斯特城之前返回家中。其次，即使教长收到这封信，他真可能会按这样一封信办事，把那个空位补上吗？她相信教长，知道他会帮助他们一家，如果还能帮得上忙的话。如果审判的结果于她丈夫不利，那时就没有什么帮忙这一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认为主教和他的委员会就派上用场了。但是她仍然相信，审判的结果将会是对她丈夫有利的，——如果她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但仍存一种希望，这跟一种相信相差无几。且别说陪审团共有十二个人，就是只有一个人，她也不会认为她丈夫当时真有心把那笔钱据为己有。他拿了它是不对的，——没有存心要占有它，——她本人相信这个；但是他不是以一个贼的心理去拿它的，不能像惩治贼一样惩治他。

两天之后，他收到了主教那位随身牧师的回答，在复信中，那个贴身牧师说明了一下主教对他目前这一行为的赞扬。"瑟姆布尔先生下星期日将从这里出发到霍格尔斯托克去。"随身牧师说。"将前去暂时接替你所负责的这一重担。至于那个教区的这一要位，最好是等教长回来时再决定吧，——或者也许等到这次巡回审判结束之后。这是主教的意见。"毋须多言，信中提到瑟姆布尔先生到霍格尔斯特来这点，对克劳利先生来说是剂苦药，有难言的苦恼。他已经告诉教长说，如果瑟姆布尔先生来，他甚至将躬身去跟他学点什么东西。但是，值得怀疑的是，克劳利先生处在目前这种情绪中，是不是能从瑟姆布尔先生那里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吉尔斯·霍格特倒是一个更为有本事的老师。

"即使这个我也认了。"他跟他妻子说，这时她正把主教随身牧师的信递回他手里。

第六十三章　来到霍格尔斯托克的两个客人

男人的牛脾气威力无穷，往往把许多事情逼到错误的边缘，哪怕他们本意全是往正确这边靠拢。副主教和他儿子现在就在这样扯皮。那个最正宗的困难由于那位年轻小姐的美好情感已经得以解决，——由于这一美好情感和副主教本质上的真正仁爱之心得以解决了。它们已经产生了对父亲和儿子都感到满意的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父子俩言归于好，相爱如故。少校娶那位小姐也好，不娶也罢，他的津贴反正是分文不会少了，副主教已经得到克劳利小姐的保证，在这件事上相信自己，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他所要求的所有东西，不过是要他儿子做到以下这点：他应该拔掉拍卖他的财物的那些广告牌。还有比这个更合情理的要求吗？这次拍卖的日期正好安排在这次巡回审判前一个礼拜顶头的日子，这个时间一定是苦心选出来的，——副主教这么认为，——用心十分险恶。那些东西为什么偏偏要赶在谁也说不清那个年轻小姐的父亲，到底会不会当贼看待之前，进行拍卖呢？副主教已经蔫不作声地收回了他的威胁，——他已经让他儿子明白那份津贴仍会按副主教兴下的惯例按季支付，那些财产分配没有丝毫的变动，普卢姆斯特德的狐狸到了成熟的时候，完全是少校本人的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财物为什么还要统统拍卖？副主教正是这样看待这点的，抱着这一看法，他便认为他儿子是牛脾气最大的男子。

但是少校却在这事上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引以为傲的是，他在十分公正地跟他父亲打交道。他当初拿定主意要娶克劳利小姐为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把他的打算跟他父亲讲过了。副主教当时宣布说，如果他这样做，那么后果便会接连而来——那些后果，谁一眼都可以看出来，会造成少校非得离开科斯比洛奇不可的局面。少校从

来没有怨天怨地。他跟自己这么讲。他当时只是跟他父亲讲:“我按我说的做。你按你说的办。因此,我准备离开科斯比洛奇了。”他也是这样做准备的;作为这项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那些拍卖商的招贴便贴在了杆子上和墙壁上。后来,副主教偷偷摸摸地去和那位小姐做工作,——读者会明白我们仍然在跟着少校脑子的运转看待这件事,——并且十分成功地获得了他错误强求的一种保证,这才宽宏大量地把他的各种威胁撤销了。他撤销他的威胁,这是因为他通过别的手段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少校一点不知道已经给予的那一亲吻,不知道那两颗从他父亲鼻子上滚滚而下的泪珠,不知道副主教对格雷丝使用的那些宽宏的形容词。他猜想不到他父亲如何差一点被格雷丝的强大魅力彻底征服,——他如何愿意趁那首次的体面机会完全屈服就范。他父亲已经获得格雷丝的保证,说她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不会嫁人,——对于那些特定条件,少校则强烈地认为,它们不应该成为他的婚事的障碍,——然后他才急不可待地认为,这种拍卖应该停止下来!少校受不了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他早已认定,他父亲无论使用什么方式都不应该干预他的婚事。他在默认他父亲有任何这样的权利的条件下,是不会接受任何东西的。他父亲过去是靠各种威胁提出来这样的权利的,而他,堂堂少校,没有把这样的威胁当儿戏看待,看出来他只有离开科斯比洛奇这一条路。让他父亲站出来,说那些威胁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他已经放弃所有干涉他儿子婚事的权利,——然后这做儿子的就会俯首帖耳地同意接受他父亲的恩惠啊!父子俩都是牛脾气,如同格兰特利太太说过的;但是我认为少校是这二位中间最有牛脾气的。

亨利·格兰特利见过他外祖父从巴彻斯特乘车回家的路上,他脑子里捉摸出一些人生的真谛。这倒不是他开始认为他父亲对了,而是他差不多明白过来,在他这方面原谅他父亲的一些过错,这还是情理之中的。谁都在恳求他尊敬他父亲,他现在一心要这样做,知道这样的尊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受点委屈,俯首从命,——如果这点能仅仅靠花费他的几分感情就做得到的话。那个带威胁性的拍卖商是惹恼他父亲的根源,他可以去看看这次拍卖是不是有可能往后推迟一下。当然,这样一来会有金钱上的损失,这在他的拮据的条件

下，——也许是有些不方便之处。但是他更多地想到他自己为了他父亲的缘故理当迁就几分。不管怎样，他要跟西尔弗布里奇的那个拍卖商洽谈洽谈。

但是他早已跟自己提出一些可能有助于他的婚姻的措施，在这方面他是不会趄趑不前的。至于格雷丝的保证，年轻女士们的这样的保证，从来是说说而已，顶不了什么大用。即使她父亲拿了那笔钱，她便作出牺牲，这也是不可能的。更要紧的是，少校宽宏大量的关键是不管她父亲是有罪还是清白，他都要娶她为妻。他对这点看得非常清楚，而也明白他有责任在这方面让格雷丝的家人知道他的用意。因此，他决定好他要到霍格尔斯托克走一趟，先见见克劳利先生，才去看那位拍卖商。

到目前为止，格兰特利少校还从来没有跟克劳利先生说过话。我们也许还记得，少校目前是让克劳利先生准时出现在法官面前的保释人之一，那些地方治安官当时在西尔弗布里奇那个旅店开庭时，他曾经露过面。他因此知道那个人的在场，不过在那一次却料到他永远不会去见他打算中的未来的老丈人的。他当初情不自禁地想到格雷丝的那时候，他就渴望，不过差不多是忐忑不安地想和那位做父亲的熟悉起来；但是由于克劳利先生所处这种特殊的地位，他一直没有轻举妄动。他觉得，要对那位父亲讲起他对那位女儿的钟情，就不可能不提及那即将到来的审判；他吃不准这样的提及应该到什么火候才恰如其分。考虑到这点，他曾在不同的时刻几乎决定下来，不等到这次审讯结束，是不会去霍格尔斯托克拜访的。然后，不管这次审判的结果会是什么，他都要去那里一趟。但是，现在马上到那里去一趟，这已是必不可少的事了。他父亲由于求助于格雷丝，反倒使种种因素向前发展了。他要求求助于格雷丝的父亲，通过他的影响接近格雷丝。

他乘车来到霍格尔斯托克，觉得在越来越离那所住宅近时，浑身都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发现在他之前另有客人在那住宅里，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揣摸有客人，因为这里有一匹矮脚马，——一匹在他这内行眼里十分蹩脚的牲口，——用缰绳拴在那栅栏上。它是一头可怜的畜生，看上去猥猥琐琐，膝部在新修

整的公路上那些坚硬锐利的石块上磕碰得伤痕累累，还尽是些新伤。那血迹现在甚至在伤口上还是鲜红的。

“它将一蹶不振啰。”少校跟他的仆人说。

“那还用说，先生。”仆人说。“可我认为它压根就没有抖过多大威风。”

“逼着我骑上它进西尔弗布里奇镇走一圈，我都不干。”少校说着，从马车上走下来，吩咐仆人在他待在这所住宅时只管去赶上马车走走。然后他穿过那所小花园，敲响了屋门。门马上打开了，在过道他遇上了克劳利先生，还有另一名牧师，读者会认出来他就是瑟姆布尔先生。瑟姆布尔先生是来安排星期天礼拜的事情和教区事务的，是要在克劳利先生跟前摆摆架子，说明教区的种种责任将全由他本人一身承担了。因而，这下难免会有一些刻薄的话，克劳利先生虽然无疑比对方的话更尖刻，但是这次和前几次已是今非昔比，没有能够把他的敌人那么干净利索地制服。

“这中间没半点干预的味道，我亲爱的先生，——无论哪方面都说不上干预，要是你高兴想想的话。”瑟姆布尔先生刚才这样说。

“主教有理由说清楚的干预是没有的。”克劳利先生回答道。

“任何干预都根本不存在了，克劳利先生，要是你高兴的话。也正是因为明白了这点，我才同意暂时接管这个教区的。克劳利太太，我希望那个学校的事没有出什么差错吧。它一定要秩序井然，仿佛是我过去主管那地方的。”

“先生，”克劳利先生说，见瑟姆布尔求助于他的妻子，不由得怒火万丈，加大嗓门儿说话。“你是不相信我的话？还是你认为，要是我存心跟你耍虚假，我应该由我妻子更坚定的忠诚来纠正我的虚假吗？”

“我没有说什么虚假的意思。克劳利先生。”

“出于我自己的某些原因已经辞去这个有俸教职，对于这点我将不会麻烦你了。我承认主教阁下在我的后继者任命前找人主持本教区的礼拜，是理所当然的干预，我已经亲笔给主教写了这点。在这些条件下，我将放手让你履行你的临时责任，我用不着带着悔憾的感情说这些了。”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克劳利先生。”

“可是你用我的话来教训我，这纯粹是多此一举。”

“主教特别要求”——瑟姆布尔刚开口说话，克劳利先生就立刻打断了他。

“如果主教指点你这样来教训我，主教就大错特错了。只要是出自你的口，主教的什么话我都当耳旁风，先生。要是你高兴，先生，这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吧；”克劳利先生摆了摆他的手。但愿读者在克劳利先生说最后这些话时，能想象到克劳利先生话音的调子，能欣赏他脸上的表情，能看见他摆手的动作就好了。瑟姆布尔先生对这个人的力量岂敢视而不见，无力反击，只得草草收兵。尽管克劳利先生现在只是个不可靠的人，倒在他的脚下，但是瑟姆布尔先生跟自己承认，他在辩论中还对付不了这位不可靠的人。但是赶在少校到来前的这时刻，这些话已经说出口，话音的调子已经消逝，那双眼睛的火焰已经熄灭。瑟姆布尔先生眼下正要返回他的马前，欣赏，——如果他真有心欣赏的话，——他在这个教区的小小胜利，却开始为潜伏在他眼前的那些未来的危险感到扫兴了。主教府邸的头头脑脑已经告诉他，他应该骑着这同一头牲口从巴彻斯特到霍格尔斯托克，然后再返回来，这也许更使他感到扫兴了。克劳利先生把手搭在门闩上，正回答着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悲伤，这时少校到来了——“说来惭愧，先生，我没有另一头马儿可以帮你个忙。”这工夫，少校已敲响了门，克劳利先生马上打开了屋门。

“你兴许记不起我来了，克劳利先生？”少校说。“我是格兰特利少校。”克劳利太太在屋里听见这话，猛地从她的椅子上站起来，简直抗不住这股诱惑力，冲到了过道里。她过去也没有怎么看见过格兰特利少校；克劳利太太的地平线上出现的唯一一道耀眼的闪光，现在就全依赖于格兰特利少校在各种他完全有理由见异思迁的情况下所能表现出来的坚贞不渝了。但是如果他打算见异思迁，那他肯定永远不会到霍格尔斯托克来的！

“我记得你很清楚，先生，”克劳利先生说。“我对你怀有不同一般的感激之心。你目前是我的保释人之一。”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少校说。

瑟姆布尔先生过去听说过格兰特利这个姓名，连忙把早已戴在头上的帽子脱下来行礼。他在克劳利先生面前可一直没有把帽子摘掉。但是他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副主教格兰特利在本主教管区内是个大人物；尽管格兰特利家和普劳迪家是冤家对头，但是在本主教管区和任何大人物有来往的人面前脱帽行礼，这总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希望阁下的尊父身体好吧，先生？”瑟姆布尔先生问道。

“很好，谢谢。”少校站在过道的墙根前，给瑟姆布尔先生过去闪开了地方。他的事情是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才方便说出口的。克劳利先生用手拉着门，开得大大的。他也急于打发走瑟姆布尔先生，——想到瑟姆布尔先生在主教那匹衰老不堪的矮脚马一事上会遇上的命运，也许并没有一个兄弟牧师那种替人担忧的心情。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骑到它背上去。”瑟姆布尔先生说。

“要是你让它慢悠悠赶路，”克劳利先生说。“它没准儿会走得更为安全些。”

“我不知道你说的‘慢悠悠’为何物，克劳利先生。我从巴彻斯特走到这里，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它每走一步都想倒下去。”

“你骑着它时，它当真倒在地上了吗？”少校问道。

“千真万确，先生，它倒过。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个玩意儿，格兰特利少校。瞧瞧这里。”然后，瑟姆布尔先生扭转身子，让少校看看他衣服的后身部分并没有躲过这种灾难。

“多亏它走得不算快，要不然，你的头都要倒霉的。”格兰特利说。

“够可怜的，上帝保佑。”瑟姆布尔说。“不过，先生，实际上，我在地上摔得可不轻哟。那一跤是摔在斯皮格韦克山那里的，那段路上乱石遍地。我看见，先生，你有一辆马车和马匹在这里，还有个仆人。也许，由于这情况太个别，——”然后瑟姆布尔先生中断了话，用乞求的目光看看少校的脸。但是少校对这样的痛苦没有丝毫恻隐之心。“十分遗憾，我要从截然不同的路线走。”他说。“我要回西尔弗布里奇去。”

瑟姆布尔先生迟疑片刻，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要是你肯把我捎到西尔弗布里奇，那我就能从那里乘火车回家了；也许你会让你的仆人把那匹马带到巴彻斯特去。”

格兰特利少校一时间给搞得目瞪口呆。“这个要求简直岂有此理，先生。”克劳利先生说。

“这得看格兰特利少校意下如何了。”瑟姆布尔说。

“十分抱歉，这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少校说。

“要是不敢骑那牲口，你总能牵着它走。”克劳利先生说。

“我怎么高兴怎么办吧。”瑟姆布尔先生说。“不过，克劳利先生，如果你能帮忙把这教区的事情原封不动交出来，——原封不动，我就承你的情了。这是主教的意思，别让你动任何东西。”瑟姆布尔先生这时已走到了台阶上，克劳利先生立即砰然把门关上。“这位先生是巴彻斯特来的牧师。”克劳利先生说，彬彬有礼地把两手交叠在胸前。“是主教派他来这里临时负责一下这教堂的礼拜，而且看样子，也要管起这教区的事务。我忍着没有责备主教阁下的这个选择。”

“你要离开霍格尔斯托克吗？”

“等我为我的妻子和孩子找下一处藏身之地，我就会离开的；不，很可能在找到这样的藏身之地以前，我就一定得这样办了。我将按人家吩咐我的在这事上行动。我是个可以认为自己不再有行动自由的人了。不过在我还有一席之地供你用时，请允许我请求你进屋去吧。”然后，克劳利先生做了个手势，格兰特利少校于是进了屋，遇上了克劳利太太和她的小女儿。

他打量了这母女俩片刻，很快看出来许多他十分钟情的那张脸上的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含辛茹苦、多灾多难的生活早已差不多把那位上年纪太太的美貌劫掠去了；在那个少女身上，孩提时代最后几年那种女性固有的羞怯怯的纤弱，还没有让成年女性的丰姿取而代之。但是她们母女的相似之处却足以让他觉得，他在这屋子里就如同到了家中。他认为他能像爱他母亲那样爱这位女人，像爱他妹妹一样爱那个女孩。他觉得当着她们母女的面很难开始交谈，可又发现开始交谈似乎是他的责任。克劳利先生已经把他引进了屋子，而且在引进他的时候站在离屋门很近的地方。克劳利太太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可在接待的同时又深为她自己的主人身份感到难为情。可怜的简早已缩到一个很远的屋角，站在她平时给她父亲念希腊文的那张显眼的写字台不远的地方，而且，毫无疑问，没指望少校跟她

说话。如果格兰特利少校仅是单独和他们仨中间任何一个见面，——不，如果他是跟其中的两个见面，那他会立即打响他的如意算盘；但是，当着这一家子的面，他觉得他的局面不大好对付。“克劳利太太，”他说。“我早就渴望跟你认识了，相信你会原谅我的唐突来访吧。”

“我很感激你，我相信我丈夫也有同感。”她说的话多了些，而且接着便为这点生自己的气。难道她不是在说，她强烈希望，他可以紧紧地跟她的女儿站在一起，这样一来这整个克劳利家族就会得到许多，——而格兰特利家族便要按同样比例失去许多吗？

“先生，”克劳利先生说。“我欠你的情呀，入冬那阵我被传到那些治安官面前，你和罗巴茨先生一起站出来满足那个他们提出的不算不合情理的要求，至今我还没说一句感激的话呢。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能为我担这样的风险？”

“没有什么风险可担待，克劳利先生。这郡的任何人都会做到这点的。”

“我说不清这个；我也不能看出这中间会没有风险。我相信，我可以让你放心，这中间不会出什么事；——我是说，对你来说不会出什么事的。在我本人这方面和那些属于我亲属的危险，哎呀，可是千钧系于一发。我的处境的种种事实正紧紧地压在我头上。我以为，这位刚刚离我而去的先生的来访，比我目前为止碰上的任何事情都更让我痛苦。可是，他是对的；——他是完全对的。”

“不，爸爸；他不对。”简说，仍站在那张直立的写字台附近的地上。

“我亲爱的，”她父亲说。“这样一个问题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这是一件需要从各方面考虑的事情，——就是那些对它们了如指掌的人亦如此。不过对这点，我们用不着麻烦格兰特利少校了。”

这之后，他们中间出现了沉默，一时间，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挑起格兰特利到这里说明白的那个话题。克劳利太太情绪沮丧，说了一些关于天气的话；少校，一心想挑起那个特别话题，终于放开胆子说。“我在弗雷姆利有幸看见了克劳利小姐。”“罗巴茨太太热心快肠。”克劳利太太说。“的确是热心快肠呀。你能明白，格兰特利少校，这个

家对任何年轻人都一定是个非常悲凉的地方。""我认为这里一点都不悲凉。"简说,还是站在那张直立的写字台的角落里。

格兰特利少校然后从他的座子上站起来,穿过屋中间走到那个女孩子跟前,拉住她的手。"你太像你的姐姐了。"他说。"你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她经常跟我谈起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会交上朋友。"但是简对这话无法作出回答,虽然她孤孤零零一人站在她的角落时曾理直气壮地维护过这所住宅的一般特性。"我说不清你是不是生我的气,"少校接着说。"要是我告诉你,我想单独跟你父亲母亲说句话?"对这点,简没有回答,却简直没等这些话传到她父母亲的耳朵,就走出了屋子。虽然她只有十六岁,虽然也只是念念拉丁文和希腊文,——除非我们把欧几里得和伍德[①] 的代数学那十二本书加在一起,还算上各种这同类较小的练习,——但是她理解,一如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理解为什么要求她退场的原因。

简把屋门关上后,少校犹豫一会,指望,或者也许希望,这为父或为母的会说一句话。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默默地坐着,好像良心十分不安。这里来了一个阔佬儿,他们听说过这个阔佬儿可能有心娶他们的女儿。他们看得再清楚不过,哪个男子娶他们家的成员,都会严重地沾上那种粘在他们身上的指责和耻辱。但是,他们为父为母的怎么能不关心他们的女儿,——关心他们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多想这个阔佬儿的临时福利呢?关于这个男子本人,他们已经听说各方面都很好。这一桩婚事像给他们的女儿打开了通往天堂的路。"Nil conscire sibi,"[②] 这位父亲跟自己说,一边扎好战斗的盔甲。

少校等了不一会儿,开始说话了。"克劳利太太,"他朝着母亲说。"我不大清楚你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我,——我已有些时间,——跟你的大女儿认识了。"

"我听她说过,她跟你认识。"克劳利太太说,几乎着急得有些喘气。

---

① 伍德(1704—1754),英国著名建筑师,曾设计过女王广场著名建筑物。

② 拉丁文,见 P657 页注①。

“我还是马上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的好，”少校说着，微微一笑。“直说吧，我到这里来是请求你和她父亲的准许，要她做我的妻子。”然后他静默下来，好一会儿克劳利夫妇都没有回答他。克劳利太太看着她丈夫，克劳利先生则凝视着炉火，少校看到他们俩那种严肃神情，笑容随即从脸上消失了。在这时刻，克劳利先生心中活动着某些使他对向他提出来的任何建议表示反对的思绪，于是他脸中那种严重的表情便透出儿分简直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事你听来是多么新奇，克劳利太太。”少校说完，静等着回答。

“它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了。”克劳利太太说。

“那我可以认为，你将不会不同意吧？”

“先生，”克劳利先生说。“我正处在我一生中最不幸的境地，对我自己女儿的事情，简直无权行使属于父亲的那种权威了。”

“我亲爱的，别说这种话。”克劳利太太大声说。

“可我就要说它。三星期过去，我也许就会成为一个罪犯，在我的国家的刑法下服罪。在这个时刻，我没有力量为自己，为我妻子，为我的孩子们，挣到面包。格兰特利少校，你已经看到了那个离去的先生，他是受命来这个教区取代我的位置的。我好像是个丧失公权者，对那些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定会顺从和尊重我的人，连顺从和尊重他们的权利都没有了。”

“格兰特利少校，”这位可怜的女人说。“在本郡，他比任何丈夫或父亲都享受到了更亲密的顺从，或者受到了更彻底的尊重和爱戴。”

“我完全相信这点。”少校说。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克劳利先生接着说。“要不是你提到一个让你自己在将来什么时间和这个不幸的家发生联系的建议，所有关于这样的家庭琐事的话在你眼前说出来，都会是无礼之极的。”

“我就喜欢有话直说，克劳利先生。”

“我没意思暗示，先生，你的话里有任何言外之意；没有设想如果你还来得及看出适合改变你的主意，你会退回去找你话中含糊其词的东西作保护。要是我话中有这样的意见，那我就曲解你的话了。

我倒很愿意让你明白，我，——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克劳利先生指着他的妻子，——“不会把你这开门见山的讲话，看成是一种简明的想法以外的任何东西，看不出你认为这种想法对提出某些要求是十分方便的。”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少校说。“不过我所要求你们的，是同意我去拜访你们的女儿；我想要克劳利太太给格雷丝写几句话，告诉她这种拜访是完全正当的。”克劳利太太完全相信这种拜访是完全正当的，而且随时准备坐下，当即把这种信写出来，如果她丈夫会允许她这样做的话。

“很抱歉，我竟没把话说清楚。”克劳利先生说。“不过我将把自己的话说得更明白些。我女儿，先生，和她父亲的处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她父亲和一名绅士，我不能鼓励任何男子向她提出伸手的要求。”

“可是我对这一切早已拿定主意了。”

“而我，先生，也拿定我的主意了。我不敢告诉我的姑娘，我认为她把她的手放在你手中是正当举动。一个女士，当她要这样做时，应该觉得她的手是干净的。”

“她的手是巴赛特郡最干净、最温柔和最漂亮的。”少校说。克劳利太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身朝他走过去，拉起他的手，亲吻它。

“不幸的是污点已经有了，它是教区牧师的。”克劳利先生开始道，涉及到这点时让他的声音带上了罗马人的刚毅，——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刻人类的感情占了支配地位，那这种刚毅就是罗马人的了。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他接下去的讲话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抽噎，——现在说得很快，而不是刚才那样慢条斯理的，——自然而不是刚才那样拿腔捏调的，——充满人情味而不是刚才那罗马人式的。“格兰特利少校，”他说。“我万分心痛；可是我能跟你说什么呢？我的亲生女儿像日光一样洁白无瑕，——只是她被我的混浊污染了。她无可挑剔，会使英国最好的绅士家庭生辉，要不是我给带来污点的话。”

“她会为我的家庭增添光彩的。”少校说。“上帝在上，她会的！——明天，如果她接受我的请求的话。”克劳利太太一直站在少

校身边，这时又拉起他的手，亲吻它。

“不可以那样啊。如我一开始说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努力说过的，因为我虚弱不堪，不能把我所想的说出来，——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对我的孩子行使权威。置身于囚犯的栏杆后，我怎么能行使权力呢?”

“她在你跟前是唯命是从的。”克劳利太太说。

“我不能发号施令呀。”他说。“但是我深知我的姑娘，我敢肯定，她不会同意把耻辱带进爱她的男子的家里去的。”

“这中间没有什么耻辱。”少校说。“耻辱！我告诉你，我为这门亲事感到骄傲。”

“先生，你在你的优裕地位上表现得宽宏大度。我们身处逆境中至少也要努力做到公平合理。我妻子和孩子们被人可怜，——因为那丈夫和那父亲不争气。”

“不对!”克劳利太太说。“这话我多会听见都得否定。”

“可是命运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就得接受它。”他继续说道。“像你建议赐予给我女儿的这样一种生活地位，这对她来说，就人世的事情而言，是不同一般的抬举。从我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看，——我现在还可以根据个人的接触所看到的作为参考，——这样一种婚姻充满无限未来的幸福。可是，要是你问我意见，我认为我的女儿不配促成它呀。你，先生，有许多亲属，他们不像你一样处在热恋之中，却全都会因为我的耻辱之污点受到影响。你有一个小女，你为她费心竭力，有操不完的心。谁要是觉得她不会待好你的孩子，她就不应该到你的府上去。我女儿定会觉得她将要伤害那个小姑娘。我不能告诉她这样做，——我也不会告诉她的。我也不相信，要是我告诉她，她就会那样做。”然后，他把他的椅子转过去，面朝着墙坐着，用一块破旧的手绢儿擦抹泪水。

克劳利太太领着少校走到远处那个窗户，站在那里看着少校的脸。用不着多说，他们也全在流泪。目睹这样一个场面，听到这样的话，谁的眼睛能是干的呢？“你最好走吧。”克劳利太太说。“我最了解他。你还是走为好。”

“克劳利太太，”少校低声跟她说。“如果我有朝一日抛弃了她，

我所爱的一切就会抛弃我啊！可是你以后会帮助我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麻烦，你本来用不着人帮助。”

“不过你会帮助我吗？”

接下来她停顿了一会儿。“我无能为力。”她说。“只能他怎么说我怎么办。”

“至少，你今后会信任我吧？”少校说。

“我信任你。”她答道。然后他没有再跟克劳利先生说话，就走了。他一离去，这位做妻子的就走到她丈夫身边，就在他坐着的当儿，把她的手臂轻柔地勾在他的脖子上。有一阵子，这位丈夫没有搭理他妻子的爱抚，一动不动地坐着，仍把他的脸冲墙扭着。然后，她跟他说了一两句话，告诉他客人已经走了。“我的孩子啊！”他喊道。“我好可怜的孩子啊！我的亲骨肉啊！她已经得到了这个男子的宠爱；可她父亲甚至把这个给掠夺了啊！上帝把这个父亲的罪过降到了孩子们的身上，而且还将会在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身上这样做哪。”



自杀现场

第六十四章　胡克院的悲剧

康韦·达尔林普尔从布劳顿太太府上那间他一直在里边画雅意和西西拉的屋子，急匆匆赶出来，心里在想，在楼梯上碰上一位气呼呼而且也许醉醺醺的丈夫，总比在他妻子屋里坐等他的到来要好得多；或者索性彻底避免一种十分令人难堪的相遇。他不是惧怕那个人。他认为这中间不会发生任何激烈的行动，——就他本人而言，他也不十分在乎一旦发生什么激烈的行动。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尽量保护那个可怜的女人，不让她在丈夫的淫威下受到刺激。因此，他准备在楼梯上拦住布劳顿，要是发现这个人果真喝得醉醺醺，便在他上楼的当儿就吓唬吓唬他。但是他还没有走下一两级楼梯，就觉察出来他下面的那人不是醉醺醺的，从过厅传来脚步声的不是多布斯·布劳顿，而是马塞尔波罗先生。

“是你呀，对吗？”康韦问道。“我原以为来人是布劳顿呢。”然后，他打量那个人的脸，看见他脸色煞白，毫无血色。那人惯有的那种蹩脚的时髦外表似乎在他眼里一扫而光，无踪无影。他的头发忘了卷曲，他的手套扔在一边，甚至他身上的小玩意也看不到了。“出什么事了？”康韦问道。“怎么啦？什么事出毛病了吧。”然后他猛然想到，马塞尔波罗是受命到这所住宅来告诉这位妻子，有关她丈夫毁灭的消息的。

“仆人告诉我说，我能在楼上找到你。”马塞尔波罗说。

“是的；我一直在这里作画来着。近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为范·西弗小姐画肖像。范·西弗太太今天还到过这里。”康韦心想，这个消息会对克莱拉这个拟议中的丈夫产生一些强烈的作用；但是马塞尔波罗似乎没有在意这幅画的事，也没有注意范·西弗小姐的名字。

“她对这事还一点都不知道吗？”他说。“她真的还什么都不知

道？”

“知道什么？”康韦问道。“她知道她丈夫在钱上有了损失。”

“多布斯已经——自尽了。”

“什么！”

“就在胡克院门口里边，今天早上把他的脑袋打穿了。酒力还在他身上发挥着可怕的作用，他站在通道的正中间。朝自己开了枪。班戈尔斯当时站在他们的酒窖顶上，眼见他干出这种事。我不认为班戈尔斯今后还算个什么人。啾，上帝！我自己是永远忘不了它了。那尸体在我走进去时还在那里。”然后，马塞尔波罗后退到楼梯的墙上，倚住身子，盯着达尔林普尔，仿佛他仍然看着他刚刚说出来的那个可怕的现场。

达尔林普尔自己也坐到了楼梯台阶上，努力在脑子里体味他刚刚听到的这个情况。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去告诉楼上那个可怜的女人这个消息？“你来这里是打算告诉她的吧。”他说，声音小极了。他担心布劳顿太太会随时出现在楼梯上，对已发生的这件大灾难毫无准备地听见一言半语。

“我知道你会在这里，知道你正在画画。他知道这事。他早已收到一封信，把这事告诉了他，——那是一封匿名信。”

“不过那对他难道会有影响吗？”

“我不认为是因为这个。”马塞尔波罗说。“他原来的意思是要跟她说个明白；不过不会是为这信引起的。也许你还不知道，他已经彻底破产了吧？”

“她已经告诉我了。”

“那么说她知道这事了？”

“啾，是的；她知道了。范·西弗太太已经告诉她了。可怜的人儿啊！你怎么把这事透露给她呢？”

“你和她很有交情。”马塞尔波罗说。“我看你来做这事是最合适。”这时，他们已经走进客厅，把门关上了。达尔林普尔刚才是把手搭在那另一个人的臂上，拉他下了楼，不让楼上能听见说话的声音。“你告诉她吧，不行吗？”马塞尔波罗问道。然后，达尔林普尔苦思冥想，试图找一个能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不幸的女人的女性爱友。他

知道范·西弗母女，知道迪莫拉恩斯母女，而且几乎也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没有别的女人是他有权认为和布劳顿太太来往甚密的。他很清楚马塞尔波罗刚才说的那封匿名信，是出自迪莫拉恩斯小姐之手，他当然不能到那里寻求同情和帮助。这天上午发生那桩事后，他也不能求助于范·西弗太太了。到克莱拉·范·西弗那里，他倒是不会白跑，可是不通过她母亲他是不可能找到克莱拉的。"看来还是我去为好吧，"他迟疑片刻后说道。然后他去了，把马塞尔波罗留在了客厅。"我为这事搞得晕头转向，不寒而栗，"马塞尔波罗说。"我真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才能再走进那个院子去。"

康韦·达尔林普尔慢吞吞地迈着步子往楼梯上走，边走边禁不住严肃地想到他和这个女人的友谊的实质，禁不住发自内心地为他自己的行为的那种愚蠢和罪孽谴责自己。他不止一次闪烁其词地跟她表白过他的爱情，可那些话没有实际用意，一如他为自己开脱责任时跟自己说的，不过是着意搅乱她的头脑，哪怕它们到不了她的心里。现在，这个女人成了寡妇，他承担了告诉她这一事实的责任。如果她现在要求得到他过去经常向她暗示的那种爱情，这下可糟了！这倒不是他惧怕她这个时刻会要求他的任何东西，——不光现在，明天，后天，也没有什么，——而是眼下这次相见的烦恼会产生别的一连串烦恼，其中还会掺和上一些柔情蜜意；这样一来，一次相见接着另一次相见，这种事情就会进展下去。达尔林普尔很清楚这样的事情进展到何种程度。不过在他面临的这一危险中，他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她。在这样一个时刻，他怎样才能帮她一把，让她得益而不是受害呢？如果他不帮她一把，谁会帮助她呢？他知道她是个薄情的女人；然而即使薄情的人们也有一颗颗不能被种种愁绪触动和几乎毁掉的心呀。她的心不会被她丈夫的死亡毁掉，可是如果她完全被人忽略，它会变得非常痛苦的。他现在来到了门前，手已搭在门把上，心里一直纳闷儿为什么她在屋里待了这么久竟没听见任何动静，然后他打开了门，看见她坐在那把安乐椅上，背正好冲着门这边；但他能看见她手里擎着一本小说。他这下全明白了。她在逢场作戏，对丈夫的回家不当回事。他走到她身边，心想她会辨出来他的脚步声；但是她无动于衷，没有朝他扭过身子来。他看见她的头发在椅背上的动作，

那样子是要让人看见她自己沉浸在忘我的舒适中。她想着法子让她丈夫明白她根本不关心他，不关心他的处境，不在意他的醋意，如果他有醋意的话，——甚至不在意他的毁灭。“布劳顿太太，”他走到她跟前，说。然后她一跃而起，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多布斯在哪儿？”她问道。“布劳顿在哪儿？”

“他不在这里吗？”

“他在这所房子里，因为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了。你为什么返回来？”

达尔林普尔的视力落在那堆划破的画布上，他想到了过去一个月的忙碌。他想到那幅三女神的画，它就挂在这屋子的下面，他心里直后悔他当初万不该闯进这布劳顿的邸宅。他怎么才能渡过他眼下的这一难关呢？“不，”他说。“布劳顿没有来。你听见楼下传来的是马塞尔波罗先生的脚步声。”

“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有何贵干？多布斯在哪里？康韦，这事有些跷蹊。他去了！”

“是的；——他去了。”

“这个胆小鬼！”

“不；——他不曾是个胆小鬼；——他过去在那方面不是个胆小鬼。”

达尔林普尔话中使用的过去时态，虽然不是存心使用出来，却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这个女人。“他死了。”她说。接着他把她的两手拿在手中，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她的脸。她也两只眼睛直呆呆地看着他，嘴唇僵硬，急促的气喘在她的鼻孔里窜上窜下。他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他过去从来没有看见她是这么彻底的朴实自然，过去从来没有察觉出她是这么一点不具备真正的美的各种因素。她首先再次开口说话了。“康韦，”她说。“把一切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说。

然后，她挣脱他的手，从他身边离开，走到窗户前，——站在那里看外面对过那幢巨大住宅的拉毛水泥塔楼。她看着，一边在心里数那些窗户。她的脑子因这一打击失灵了，她不知道怎么开动它想出

个头绪来。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化得面貌全非，以致她对她未来的生活模式猜测不到。她突然成了一个寡妇，一个乞丐，满目荒凉，——而这整个世界上她真心喜爱的唯一一个人就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但是她心中翻腾着这一切时她在数对过那所住宅的窗户。如果她能够做得到，那她会让她的脑子彻底进入睡眠状态。

他让她站了几分钟，然后走过去和她一起站在窗前。"我的朋友。"他说。"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

"做？"她说。"你说'做'是什么意思？"

"过去坐下，我跟你说说话。"他答道。然后他领着她走到沙发前，就在她坐下时我怀疑她是不是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她丈夫的死亡。

"把它划破，多可惜哪。"她说，指着画着雅意和西西拉的破画布。

"现在别在意那画了。太吓人了，你自己稍想几分钟准是这么回事。"

"想什么！嗷，上帝，是呀。康韦，你一定得告诉我怎么办。一切都完了吗？这不是说我本人。我才不在乎我自己呢。我希望是我而不是他。我真的希望是这样，真的。"

"希望什么也没用。"

"可是，康韦，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认为这是真的吗？那个人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他现在还在这里吗？"

"我相信他还在这里。"

"我不会见他的。记住这个。说什么我都不想看见他。"

"也许有这个必要，不过我不认为以后会这样；——至少目前没必要。"

"我今后永远不见他。我相信他谋害了我的丈夫。我真的相信。我觉得准是这么回事。现在我想到这事，我完全有把握这点。他还会把你害死的；——就是关于那姑娘的事。他会的。我跟你说，我知道这个人。"达尔林普尔率直地摇了摇头，悲哀地微笑着。"很好，很好呀！你走着瞧吧。可是，康韦，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你相信它，你自己？"

"我真相信它。"

"它是怎么发生的？"

"他已经给他自己和你带来毁灭,他受不了这个。"

"那么;——那么——"她接着进一步讲下去;但是达尔林普尔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应承;她早就多次听人说过,她丈夫是他自己一手毁灭的。"我怎么办呢?"她说。"嗽,康韦;——你必须告诉我。这世上可曾有一个这么痛苦的女人吗!这到了——什么境地?"

他站起来,急速地穿过屋子中间,又走回她坐着的地方。"现在别说这个了。你到时候会明白这一切的。别再问关于这点的任何问题了。我要是你,我认为,那就上床去。你在那里躺着会比站着更好点,这一惊会让你进入梦乡的。"

"不,"她说。"我不上床去。我怎么知道,那个人不会来到我跟前把我弄死呢?我相信他把多布斯谋害了;——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吧,康韦?"

"我认为我还是待一会儿为好。有些事情应该安排一下。我给你叫一个女人来?"

"没有哪个女人把我放在心上。嗽,康韦,别走;现在别走。我不能让人扔下,和他单独待在这住宅里。要是你现在走掉,把我扔下,你的心可够狠的了,——你过去经常说,——说你,——说你是我的朋友。"现在,她终于开始哭泣起来。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他说。"我应该去找找范·西弗太太。如果我能对付下来,我将把克莱拉叫来跟你做伴儿。"

"我不想要她。"布劳顿太太说。"她是个无情无义的冷心妇,我不想让她到我身边来。我的可怜的丈夫是在他们中间毁掉的;——没错,在他们中间毁掉的。这下板上钉钉,她会嫁给那个满身杀气的男人,在这所住宅住下来。我早就看出来,他在他们中间不会有好结果。"

"你根本用不着害怕克莱拉。"达尔林普尔说,话音中带出几分气愤。

"当然你会说这种话。我对这个还是心如明镜的。再自然不过了,你应该去跟她待在一起。请便。"

然后他坐在她身边,拉住她的手,尽量跟她把话说得一本正经,这样使她自己也严肃起来,而且如果可能,让她在某种程度上好好设

身处地想想。他告诉她,她在危难中有个女人在身边,这是多么有必要,跟她解释说,就他所了解的她的女朋友中间,没有一个能像克莱拉·范·西弗那样配得上和她在一起。她有一次还提到迪莫拉恩斯小姐的名字;但是达尔林普尔从根本上反对叫那个女士的意见,说他认为这位和蔼可亲的迪莫拉恩斯过去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在布劳顿太太和她丈夫之间,在多布斯·布劳顿和范·西弗太太之间,制造了许多不和。他对迪莫拉恩斯小姐发表了充分的看法。"可是你曾经喜欢过她,"布劳顿太太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达尔林普尔生气地说。"可是所有这种事情现在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你能让人去叫她来,要是你高兴的话;不过我不认为她是个信得过的人,我是不愿意跟她打交道。"然后布劳顿太太说了些话让他明白,她当然应该放弃这个打算,在放弃这点时,她觉得自己在委曲求全,受到女人一般逃不过去的那种命运的捉弄,而且觉得在女人中间,她的命运尤其不好。她没有这样一字不错地把话说出来,担心如果她这样说了,他会彻底离开她;但是这个意思是在悲叹和嚎啕中表示出来,最后默认的。

"你这就走吗?"她说,一把紧抓住他的手臂。

"我要办的事太多,而且都是你的事,然后才能再来见你。"

"可是我想让你待在这里。"

"这是胡闹。瞧这里,——躺下来,等克莱拉来,或者等我返回来。除了这屋子和你自己的屋子,别到处走动。如果她今天晚上不能来。我会返回来的。现在再见了。我走之前去关照一下那些仆人,告诉他们一些必不可少的话。"

"啾,康韦,"她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他。"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我没有看不起你,我将尽量做你的好朋友。上帝祝福你。"然后他走了,不过他一边下楼,他还是忍不住跟自己说,他真的是看不起她。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找到马塞尔波罗,把那个先生从这住宅打发走。因为他本人虽然并没有把那些可怕的罪过和犯罪的可能性归咎于范·西弗太太的这位大红人,像多布斯·布劳顿太太那样向他灌输的,但是他认为让楼上那个女人尽量避免看见马塞尔波罗或听见他,

这是对的。但是马塞尔波罗已经走了，达尔林普尔找到那个女总管，但也没有打听出来，他走之前是不是跟这住宅的任何人说起过商业区已经发生的那起大灾难的情况。仆人总是些惟妙惟肖的演员，经常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而实际上什么都知道了，——他们心中总是有数的。达尔林普尔捡必要的话说了说，这位谨慎的上等女仆谛听着这一情况，恰如其分地流露出惊恐和同情的神色。“在商业区把他自己打死了；——天哪！原谅我说话直率，可是，先生，我们都早知道主人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她答应下来，要尽最大努力伺候她的女主人，——而且实现了她的诺言。在这样的危难中，仆人们不能善终，是屡见不鲜的。

从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家出来，达尔林普尔直接去找范·西弗太太，听说马塞尔波罗半小时前来过这里，已经坐了一辆出租马车跟范·西弗太太一起走了。这时已是下午近四点钟，住宅里的人都不知道范·西弗太太什么时候才回来。范·西弗小姐出门了，马塞尔波罗先生来访时就不在家，不过随时都可能回来。因此，康韦说他会再来造访，再来时果真见到了克莱拉一个人在家。这时，她还一点没有听说有关多布斯·布劳顿的命运。当然她会马上去布劳顿太太身边去，如果有必要，就陪她一起住一夜。她马上给她母亲写了几句话，说她到哪里去了，然后挎住达尔林普尔的臂去找布劳顿太太。“好好对待她。”康韦说，把她送到了那门前。“我会尽力而为。”克莱拉说。“我会尽我的本性所容许的好好待她。”“还要记住。”康韦离开克莱拉时紧紧按住她的手，在她耳边悄声细语说。“记住你对我来说就是这整个世界。”这也许不是表露爱情的适宜时刻，但是克莱拉·范·西弗原谅了这种不适宜的举动。

第六十五章　范·西弗小姐作出抉择

克莱拉·范·西弗到底和布劳顿太太一起住了一夜。在晚上的时间里，她收到她母亲写来的一张便条，告诉她早餐时回家去。“你回来后还能再去。”范·西弗太太说。“我这天之内要见见她，要是她允许的话。”这便条是用一块纸片写的，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不过这就是范·西弗太太的做派，克莱拉一点不因此感到难受或吃惊。“我母亲早饭后要来见你，”克莱拉临别前说。

“啾，老天爷！我跟她说什么话呢？”

“你有问必答好了。她会跟你说话的。”

“我想，眼下一切都属于她了吧。”布劳顿太太说。

“我对这个一点不知道。在妈妈的钱财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过问的。”

“不用说，她会把我赶出去的。我对这点一点不在乎，——只是我希望她让我办办丧事。”然后，她要克莱拉答应下来，她会尽早赶回来，因为她在克莱拉的面前已经彻底克服了她早先跟康韦·达尔林普尔表达过的那种厌恶感情。布劳顿太太对那些离她近的人，一般说来是有感情的。如果马塞尔波罗硬逼着自己来到她跟前，她不等他离去便也会待他一往情深的。

“马塞尔波罗先生一会儿就到这里来。”范·西弗太太要到布劳顿太太府上去时，说。“你最好告诉他去那儿找我去；或者，得了，——兴许你还是留他在这里为好，等我回来再说。告诉他放心等我回来。”

“好吧，妈妈。我想他可以待在楼下等吧？”

“为什么他应该在楼下等？”范·西弗太太气呼呼地说。

克莱拉客客气气地跟她母亲提这点，其用意是要弄明白这点，她跟他是无话可说的。“他乐意就上楼来吧。”克莱拉说。“我可以到我

的屋子里待着。”

“要是你避开他，小丫头，你记住这点好了，——你与此同时避开了我。”

“我为此感到遗憾，妈妈，因为我的确要避开马塞尔波罗先生。”

“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不能强迫你，而且我也不会有这个企图。可是我能让生活成为你的负担，——我会的。跟那个对你不十分好的男人在一起有什么关系？他比你自己的那些人坏不到哪儿去。我不喜欢你那种玩新花样的态度，——偷偷摸摸地去画那些画儿，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我不喜欢这套把戏。瞧瞧他们给那个倒霉的男人带来了什么，给那个可怜的傻妻子带来了什么。如果你要去嫁给那个画匠，那有朝一日你会落得她那个下场。只是我怀疑，他有没有勇气朝他的脑袋开枪。”说着这一串解恨的话，这位老妇人径自离去，让克莱拉按她喜欢的最好方式接待她的情人。

马塞尔波罗先生不久就来了，并且按范·西弗太太留给她女儿的那些命令，他被仆人领进了客厅。克莱拉三言两语便向他交待清楚她母亲的意思。“母亲明确告诉我，先生，要你留下来，如果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因为她很想见见你。”马塞尔波罗先生宣布说他当然会留下来。有机会待在这样令人愉快的圈子里，他只有高兴的份儿。由于克莱拉对这番话没有作答，他接着说他希望范·西弗太太到布劳顿太太那里作这次令人郁闷的拜访，不会去得太久，——的确，他并不在乎它会有多久。他已经从那种面无血色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手套戴上了，小装饰也佩戴了，和前一天他在商业区看到那个惨景后的萎靡不振形象判若两人。克莱拉对最后这几句话还没有作答，而是把一些东西放进针线筐里，准备离开这屋子。“但愿你不是要丢下我走吧？”他说，话音中刻意转达出许多谈情说爱的意思。还有几分郁郁不乐的情绪。

“所发生的事把我吓坏了，马塞尔波罗先生，我实在不宜进行交谈。昨天晚上我陪可怜的布劳顿太太住的，妈妈一回来我就回她身边去。”

“十分可悲，当然；可是还能指望什么呢？你要是看到他过去怎么混日子就好了。”克莱拉对此还是没有作答。“别走呀。”他说；“我

还有话跟你讲呢。真的，真有话讲。”

克莱拉·范·西弗是临场不慌的年轻女子。她现在明白，这个人要直接提婚，她必须忍受这个讨厌的场合，不过目前倒是个更好的机会，她可以按她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他。她母亲不在家，这阵地是她自己的。更有甚者，对她有利的一点是，这个悲剧刚刚发生，她刚才还提到过它，这点给她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具有外加的严肃气氛。在这样一个时刻，没有哪个男子，她跟自己说，表白自己的爱情会被人家认为有什么道理，因此她可以比较合情合理地拒绝他。我不知道康韦·达尔林普尔跟她说过的那最后几句话，是不是像她想到这点一样刺痛她的良心！她现在走到了门边，站在离它很近的地方。由于马塞尔波罗没有马上开口，她便催促他道。“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事要告诉我，当然我会静候你的。”她说。

“克莱拉小姐，”他开始说，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屋子的中央。“我想你知道我的希望是什么。”然后他把手放在他的心脏那块儿。“你可敬的母亲有同样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有胆量如此唐突。虽然我的心里一直有你，而且早在老人家这样提到这事以前，我的心就始终随着你的心活动。”克莱拉没有搭理他，甚至没有用一种否定回答搭理他，一味听其自然站在那里，一只手搭在门上。“自从我第一次荣幸地看见你，我就总是在跟自己讲，‘奥里古斯特斯·马塞尔波罗呀，只要你能赢得她，这就是你要的女人。’可是当时于我不利的因素太多，——难道不是吗？”克莱拉甚至没有趁此机会明白告诉他，于他不利的因素的确总是太多，而是让他说下去，直到他表演得淋漓尽致。“我的意思，当然，是指在钱的方面。”他继续说。“当你可敬的妈妈最初让我认识你时，我还没有多少可以称为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我想我可以说，我在那方面一帆风顺。可怜的布劳顿这样离去，这使我更可以扬帆乘风；我可以说，我和你妈妈在钱的问题上将会不分彼此，合二而一。”然后他把话停了下来。

“我不大明白，你所有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克莱拉说。

“我的意思是，在整个伦敦城，没有哪个人会比我对你，更有献身精神。”然后，他就要跪下一条腿去，但他突然想到，向一个站在门边的女士跪下，这恐怕不够方便。“一个人和一个人，如果他们合在一

起，将经常起到两个人以上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马塞尔波罗说，开始觉得也许把他的话添上一点生气，这是个有利的办法。

“如果你有过这个意思，”克莱拉说。“你不妨也听我说几句。我希望你集中精力明白我所说的真正意思。”

“希望你会记住你妈妈的希望是什么。”

“妈妈的希望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无论从哪方面都不会影响我。妈妈跟你作出的种种安排，是为她自己的方便的，我和它们没有什么关系。我对母亲的钱财问题一无所知，我也不想知道。但是不管在什么可能的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成为你的妻子。妈妈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会引诱我甚至想到这事。我希望你拿出足够的男子汉气概，把这话当作回答，再别说什么话了。”

“可是，克莱拉小姐——”

“叫我克莱拉小姐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先生。我所说的话你一定别当儿戏。早安，先生。”然后她打开门，离开他去了。

“天哪，她是个鞑靼人，”马塞尔波罗跟自己说，这时就剩他孤零零一个人了。“她们都是鞑靼人，不过这个年轻的更厉害。”接着，他开始琢磨，命运之神是不是没给他作出最好的安排，只要他利用那位鞑靼人母亲的钱，他就躲不过这个女儿会带来的鞑靼人特性的生活。

不言而喻，克莱拉待在家里，是等待她母亲回家，她然后再去布劳顿太太那里。大约十一点钟，范·西弗太太进了家，她女儿在餐厅门口赶在她上楼去见马塞尔波罗之前拦住了她。“她怎么样了，妈妈？”克莱拉问道，她对布劳顿太太表示的关心带出了几分虚情假意。

“她是个白痴。”范·西弗太太说。

“她真是个倒了八百辈子的大霉了。”

“她成为一个白痴，是天经地义的；她也是个没有心肝的。她从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一点都没有。”

“他是一个别人不可能多关心的男人。我现在就到她那儿去，妈妈？”

“马塞尔波罗在哪里？”

“他在楼上。”

“哼？”

"妈妈,那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我不能为拯救自己忍饥挨饿就嫁给他。"

"你现在还不知道忍饥挨饿为何物,我亲爱的。快把实情告诉我吧。你跟那个画匠订婚了?"克莱拉回话前犹豫片刻,这倒不是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跟她母亲讲实情有什么不方便的,而是吃不准这个实情到底是什么。她应该说她跟达尔林普尔先生订婚了,还是应该说她没有跟他订婚呢?"如果跟我说瞎话,小丫头,我就把你撵出这所住房。"

"我当然不会跟你讲瞎话的。达尔林普尔先生请求我做他的妻子,我没有给他回答。如果他再问我,我就接受他的要求。"

"那么,我命令你别离开这屋子。"范·西弗太太说。

"我到布劳顿太太那里也不成?"

"我命令你别离开这住宅。"范·西弗太太又说道,——然后她大步走出餐厅上楼去了。克莱拉原来戴上帽子站在那里,准备穿戴好出门去的,这位母亲没有派人叫她上楼去。从她跟马塞尔波罗说的最初那些话,便可以看出来她没有指望女儿会听从她的命令。"她现在到那个男人那里去了。你在这类事情上不行啊,马塞尔波罗。"

"你知道,范太太,他把我吓得心神不宁。在伦敦城西这儿混事,诸如此类的原因,让一个男人在女孩子眼里处于这样一种地位。"

"恶心!"范·西弗太太,这时她那敏锐的耳朵正好听见大厅门关上的声音。克莱拉在过道站了几分钟,掂量一番,然后下定决心,不把她母亲的命令放在眼里。她一边走,一边为自己得以宽慰竭力开脱她自己的行为。"世上有些事情,"她说。"即使作为女儿也不能对母亲百依百顺。要是她愿意把我关在门外,她这样做好了。"

她发现布劳顿太太还躺在床上,心里也只得同意她母亲的看法,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又愚蠢又没心肝。

"你母亲说,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卖掉。"布劳顿太太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不该心甘情愿赖在这里。"克莱拉说。

"不过我希望她会允许我得到我自己的东西。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东西全是我自己的。我知道,法律上说,一个女人可以得到她自己的东西,哪怕她丈夫已经,——正如可怜的多布斯所干的。我认为,

她在这丧事上对待我也够无情的了。他们对这样的事情也从来不肯通融,虽然眼下欠着莫雷尔太太一个账单,可是她得到过多布斯的钱,远远不止这个数。”克莱拉宽慰她说,她心中有哀悼之情也就行了。“我看我自己也只有这样了。”她说。

过了不一会儿,门边传来敲门声,那个谨慎的女总管招呼克莱拉到屋外去。“你不是要离去吧,”布劳顿太太说。克莱拉说,她就是走也会返回来跟她说一声的。“他很快就会到这里来的,我估计,也许你还是见见他为好;尽管他因为可怜的多布斯感到万分心痛,可是为了那事,也许你还是别走的好。”那个女仆刚才上楼来告诉克莱拉,上面那番话中的“他”这时在楼下等着她。

达尔林普尔和克莱拉最初说的那些话,全是谈论那个寡妇的。他告诉克莱拉他在商业区了解到的情况,——布劳顿的财产从来就没有多少,他死时的个人债务据说也不大。可是他最近以来完全落进了马塞尔波罗的手中;马塞尔波罗本人虽然不名分文,没有资本,但他有范·西弗的钱作后盾。毫无疑问,布劳顿是按马塞尔波罗告诉他的方式毁掉他自己的,不过商业区的舆论认为,他这么自尽,很可能是酒力的作用,而不是因为他损失过多。至于那个寡妇,达尔林普尔认为范·西弗太太,或者名义上看,马塞尔波罗,没准经调解同意留给她一笔年金,如果她愿意不声不响地放弃一切的话。“我怀疑你母亲对布劳顿死时拖欠下的一切是不是有责任,——对一切,就是说,在做生意方面;如果有责任,布劳顿太太无疑有权要求得到不动产。”达尔林普尔不止一次想到,他跟克莱拉谈论范·西弗太太的口气,仿佛他跟克莱拉的关系比克莱拉跟她母亲要亲近得多;但是克莱拉似乎十分乐意接受这种口气,对布劳顿太太的利益像他本人一样焦虑不安。

然后,那个谨慎的女总管敲开门,告诉他们俩,布劳顿太太着急见到达尔林普尔先生,不过嘱咐范·西弗小姐决不要离去。她已经起了床,穿好晨衣,在那间起居室待着。“我马上就去。”达尔林普尔说,那个谨慎的女总管退出去了。

“克莱拉,”康韦说。“我不知道,多会儿我可以得到要求回答我的问题的机会。你听见过我的问题吗?”

"是的,我听到过它。"

"那你回答它吗?"

"如果你希望,我就回答。"

"当然我希望了。你理解昨天我在那门前台阶上所说的话吧。"

"我没有多想那个;男人总把那些话挂在嘴边。你过去说的话可是认真的吗,我猜测?"

"认真的!苍天在上!你认为我闹着玩儿的吗?"

"妈妈想要我嫁给马塞尔波罗。"

"他是一个下流的畜生。那是要不得的。"

"是要不得;可是妈妈是个老顽固。我没有自己的财产,——一文钱也没有。她今天告诉她会把我赶到大街上去。她不许我到这里来,怕我跟你相会;可是我来了,因为我已经答应好布劳顿太太了。我完全相信,她今后永远不会给我一个先令花了。"

达尔林普尔犹豫了一小阵子。一点不假,他过去的确把克莱拉·范·西弗看成一个女继承人了,当初追求她是因为他想到娶一个女继承人是省心的事。但是后来早已产生了某些高于这点的东西,因此当他放弃了黄金般的希望时,他感觉到的懊悔也许比绝大多数男人要轻微得多。他把克莱拉搂在怀里,亲吻她,骨呀肉地称呼她。"我们这下是心心相印了吧。"

"要是你希望这样的话。"

"我真的希望。"

"我今天将告诉我母亲,我跟你订婚了,——除非她拒绝见我。现在到布劳顿太太那里去吧。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这住宅里想我们自己的事,简直算得上残忍了。"听了这话,达尔林普尔离去,剩下克莱拉·范·西弗独自沉思默想。她过去从来没有交过情人。她甚至没有过一个她喜爱和信任的朋友。在她近二十岁之前,她的生活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打那时起,她一直努力让自己和她的感情同她母亲息息相通,不过收效甚微。现在,她就要完全承认一种在她来说几乎是陌生人的绝对男性权力了!但是她的确爱他,她从来还不曾这么爱过别的什么人;——再说,在另一边,竟是马塞尔波罗先生!

达尔林普尔在楼上待了一个小时，克莱拉在他离开这住宅前没有再看见他。从布劳顿太太说的最初几句话里，她就听出来康韦把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告诉了她。“当然我现在再看不到你们中间任何更多的事情了吧?”布劳顿太太说。

“我倒要说，你也许将会经常看见我们俩呢。”

“世间有些人，”布劳顿太太说。“他们能为她们的朋友办好事，但是却永远不能为他们自己办好事。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早就一眼看出来，当初把你们带到一块，这对你们俩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啊；因此我这样做了。我可以说，过去的几个月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可怜的多布斯误解了我正在做的事情。上帝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带来多么了不起的结果。”

“啾，布劳顿太太!”

“当然，他对一件事情不能视而不见，——我也不样。我现在提起它，是因为它是对的，但是我将永远，永远不会再提起它了。当然他看出来，我也看出来，康韦——过去恋着我。可怜的康韦没有什么坏的打算。我明白这个。但是这中间有着那种可怕的事实。我马上认识到，医治他的唯一办法是促成一门他会尊重的某个姑娘的亲事。我对你十分爱慕，我于是马上决定把你们俩带在一块儿。我亲爱的，我没有白费力气，我打心眼儿里相信，你会比玛丽亚·布劳顿更为幸福的。”

范·西弗小姐了解这个女人，对所有的事实都心中有数，但可怜这个倒霉的人儿的处境，于是容忍了这一切诡话，没有责备一句。她不屑把她的力量浪费在一个事实上如此不堪一击的人身上。

第六十六章　愿死者在天之灵安息吧

主教府邸的气氛十分阴沉。前面早已说过，坦佩斯特博士拜访巴彻斯特之后的许多天里，主教和普劳迪太太之间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的，令人不快。主教变得沉默寡言，郁郁不乐，深居简出，甚至普劳迪太太的锐气在他的举止跟前也已经呆钝了许多，而有一段时间开始委曲求全，采取更温柔的措施，希望这样一来她可以把她的老爷带回他常有的那种软弱无力的状态中；或者也许，要是我们尽量公道地看待她，我可以说她的努力是有意识作出的，其用意是劝导他适当地行动起来，尽他的责任。因为她还不是个没有良心的女人，而且对她丈夫作为这主教管区的主教的真正职务，决不能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理当为她身边的教会事务效劳。对于她自己努力追求的个人统治权，她本人是无意识的；毫无疑问，当她本人认识到并承认这点时，人们对她内心的自我给予许多刺痛，世上没有一个人对此有任何了解。现在，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对改善主教的阴沉情绪已经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她的脾气也磨掉了棱角，事情于是变得非常令人窒息，非常令人不快。

主教和他妻子目前独自待在主教府邸。他们已婚的女儿和她丈夫已经离开他们，他们未出嫁的女儿也不在家。主教的阴郁情绪在这大宅院产生的这种孤独感到了何种程度，我说不准。也许普劳迪太太的心境阻止了她挽留那些已去的客人在这里做客。她觉得，她丈夫长久不到那些常来常往的屋子去，在用餐期间死不愿开口说话，这在她身边那些人眼里简直让她自己丢人现眼。她认为，他们俩独自待在这主教府邸还是更好些。

为把他拉回到有点生活味道的现实中，拉回到某种如果说不上身体至少是脑力的活动中，她自己作出各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当她失败时，一如她日复一日失败那样，她总会慢吞吞地走回她自己的屋

子，闩上门儿，回顾她生活中所有的日子里的那种孤寂感。在她跟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任何事情的这些分分秒秒里，她会产生万端烦恼。她经常会用手抓住她站得离床最近的那部分，攥住她，紧握她，仿佛她害怕跌倒在地上；后来，当这种情形在她身上表露得最厉害时，她会走到她的壁橱前，——一个除了她自己再没有别人看见打开过的壁橱，——为她自己斟上一杯，一气喝下去；然后，她便坐下来，眼前摆上那本《圣经》，孜孜不倦地读下去。她每天都要把《圣经》摆在面前打发过几个小时，跟自己反复朗诵整章整节，这些章节是她差不多能背诵下来的。

也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尽管她在她得意时干出了许多无法描写的邪恶之事。她过去是一心想干好事的，她的失败部分在于无知，部分是由于一种放纵的、有野心的脾气造成的。而现在，甚至在她遭受到最剧烈的痛苦时，她的野心也决不会息灭。她仍然渴望通过她丈夫的手段统治这个主教管区，——但是那种落在丈夫身上的反常情绪拦住了她，使她趑趄不前，犹豫不决。在这之前，他不止在一种场合，在一种令人难忘的场合，变着法儿跟她斗争过。他跟她斗争，想把她打翻在地。他失败了，放弃了在这方面寻找出路的希望。在那些场合里，她的锐气从来没有怯懦过。他公开为做主人而斗争时，她则公开为做女主人而斗争——而且能享受到这种斗争的乐趣。但是过去像这种阴郁情绪可从来没有降落到他身上。

她已经迁就这种情绪许多天了，一直试图使用一些小小的温柔手段哄哄他，她自己为施展这些伎俩感到无地自容。但它们没有能够帮上她的忙，最后她认定一些别的手段必须采取了。哪怕仅仅出于这个缘故，在他身上保持一些生活气息，一些别的措施也必须采取了。如果他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那他一定会放弃他的主教管区，或者，至少宣称他自己病魔缠身，在他自己手中无法保持它正常工作。克劳利先生给她和她的住宅带来了所有这一切痛苦，她是多么痛恨他啊！

然而，促使她继续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还是克劳利先生的事情。当主教收到克劳利先生的信时，他对此没有跟她说一句话；但是他把信交给了他的贴身牧师。这位贴身牧师，深怕他本人为它担干系，转

手把它交给了瑟姆布尔先生，因为他知道瑟姆布尔先生是主教的那个委员会成员之一；但是瑟姆布尔先生同样害怕担负主教府邸目前这种事态的责任，不得不亲自找普劳迪太太商量。普劳迪太太对应该怎么办胸有成竹。那个人已经让出他的教职，对那些教堂事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她要再次在她丈夫身上作一次尝试，因此她拿着克劳利先生的信走进了他的屋子。

"我亲爱的，"她说。"这里有一封克劳利先生的信，想必你已经看过它了吧？"

"是的，"主教说。"我看过它了。"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呢？总得采取些办法吧。"

"我不知道。"他说。他说话时连看都没看妻子一眼。自从她进了这屋子，他还没有看过她一眼。

"不过，主教，这是一封要求马上有所行动的信呀。我们总不能怀疑那个人最后还做得不对吧。他在他应该屈从的地方屈从了；可是他的屈从除了对他的信采取某些行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你不认为瑟姆布尔先生去一趟为好吗？"

"不，我不认为。我认为瑟姆布尔先生还是原地待着为好。"主教被激怒了，说。

"那么，你倒希望采取什么措施呢？"

"别管它。"他说。

"可是，主教，这是不负责任的话。"普劳迪太太说，声调中外加了一些严厉的成分。

"不，它不是不负责任的话。"他说。他仍然没有看她，自从她进了这屋子，他还没有这么做过。普劳迪太太受不了这个，随着她的气愤在她胸中越积越凶，她跟自己说，她忍受这点是不对的。她过去使尽温柔的手段，她还是失败了。现在，她应该借助一些更为强硬的措施，这是必不可少，势在必行了。她必须让他明白，他必须行使权力，派瑟姆布尔先生到霍格尔斯托克去。

"为什么你不转过身来，跟我好好说话呢？"她说。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说话。"主教回答说。

这话太糟糕了；——说什么话也比这话好得多。他现在坐在火

炉前，两肘托在他的膝盖上，把脸埋在他的两手中。她在屋子里绕了个弯儿，面对着他，眼下正居高临下地站在他跟前，但是她仍然看不见他的脸。“这样根本不是办法，”她说。“我亲爱的，你知道你正在彻底忘掉你自己吗?”

“我希望我能忘掉自己。”

“如果你处于一种对任何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位置上，这话当然没的可说；或者，不如说，到那时这话也不地道，只是它也坏不了什么大事罢了。如果你继续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把头埋在两只手里，那你就不能在这个主教管区尽到你的责任。为什么你不振作起来，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工作呢?”

“我希望你走开，别纠缠我。”他说。

“不，主教，我不会走开让你躲清静的。你让你自己陷入一种我作为妻子有责任待在你身边的状态中；如果你玩忽职守，我还不情愿玩忽职守呢。”

“让我陷入这种状态的正是你。”

“不，先生，这话是不真实的。我没有让你陷入这种状态。”

“真实情况如此。”这时他站起来，瞪着她。他站着过了一会儿，然后又坐下来，把脸朝她扭过来。“真实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我丢尽面子，没有办法抬头做人。你把我毁掉了。但愿我死了就好了；正是在你的步步紧逼下，我才但愿一死了之。”

她一生中遭受过的所有痛苦，就数这话让她受不了。她谛听着他，两手紧紧握在一起搁在她的胁侧，好一阵作不出问答。主教停止说话时，又把他的两肘倚在膝盖上，重新把脸埋进他的两只手中。她怎么办才是上策呢？或者她怎么办才是权宜之计呢？在这种棘手的局面下，这整个事情对她来说如此攸关重要，她不如把她自己的野心收拢一下，控制住她的脾气，如果她认为这样做她会多多少少有益于他的话。但是她似乎觉得，她一味迁就不能让他回心转意。她也不能放任他就这副样子。某些事情是非做不可。“主教，”她说。“你说的这些话是罪孽深重的，异常罪孽深重。”

“你让这些话罪孽深重的。”他答道。

“我听不进去你这种话。我怎么也听不进去。我为你一直在努

力尽我的责任，可我现在反落了不是。我现在还在尽力尽我的责任，你一定要知道，在你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要是保持沉默，那我就是不负责任了。你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你，知道你没有做你的工作。所有我要求你的，无非是要你振作起来，去干你的工作。”

“我能把我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他说。“如果你不在这里的话。”

“那么说，我捉摸你是要让我死掉不成?”普劳迪太太说。对这番话，他没有回答，也没有动一动身体。血肉之躯如何承受得了这个，——还是女性的血肉之躯，——普劳迪太太的血肉之躯?现在，她的脾气终于由她的判断力再次进行了更好的调整，很可能到了她的最佳状态，于是她说：“我不妨告诉你怎么办吧，我的老爷；如果你要任人宰割，我则必须奋起还击。非常可悲，我竟不得不僭越你行使你的职权——”

“我不会允许你僭越我行使我的职权。”

“我定得这样做，否则就一定去争取一份你丧失能力的医生证明，然后恳求邻近的哪个主教来代管一下这个主教管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无论如何要尽到我的责任。我将会告诉瑟姆布尔先生，他应该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一趟，安排安排那个教区的各种事务。”

“我要求你趁早别干这样的事情。”主教说，这下又抬起头来瞪着她。

“你相信好了，我会让他走一趟的。”普劳迪太太说，然后离开屋子去了。

他一点没有想到她会马上着手这个工作。他脑子的状态的确是十分不妙，很可能是一天比一天变得糟糕；但是他仍然在对各种事情进行考虑，现在思忖着，如果他明天跟他的随身牧师交待一下有关克劳利先生的信，这样也就万无一失了。自从发生了坦佩斯特博士目睹过的那个可怕的场面，他还一直没有能够对他应该采取什么重大步骤拿定主意，但是他却已经拿定主意，认为某种重大的措施是非采取不可了。有不少时刻，他认为他应该辞去他的主教职务。像这样的辞职，没有因疾病为理由而被承认不能任职为条件，这种先例是屈指可数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先例，那开一个这样的先例也远比保持

他的现状要好得多。当然，那样的话也会有丢面子的问题。然而，到那时，他丢了面子可以躲起来，眼不见心不烦。眼下，这中间同样存在丢面子的事情；可他没有办法躲起来。像那样一种措施呢，它会带来罪有应得的结果。它会让他的妻子无地自容，——因为她已经使他处于无地自容的位置了。这种艰苦不应该只是他自己的。当她知道她的收入、她的主教府邸，和她的地位统统一去不复返时，那时她也许会后悔她过去对他犯下的恶行。现在，就剩下他独自一人时，他的脑子想到了这点，却没有想到采取紧急措施，——就在这当天采取措施，——阻止瑟姆布尔先生的行动。

但是普劳迪太太却毫不含糊地采取了紧急措施。瑟姆布尔先生在这时刻待在主教府邸等待指示。正是他把克劳利先生的信带给普劳迪太太，这时她返回他身边，手里还拿着那封信。读者会知道这结果当时是什么。瑟姆布尔先生马上被派往霍格尔斯托克，是骑着主教的那匹老掉牙的矮脚马去的，而且，——如读者记忆犹新的，——在路上遇上了麻烦。到下午晚些时候，他走进了主教府邸的院子，从霍格尔斯托克回来的一路上一直拉着缰绳牵着那匹矮脚马步行。

瑟姆布尔先生返回来之前约一个小时，普劳迪太太又到她丈夫那里去了，认为让他知道一下她采取了什么措施更为妥善。她决意对他使用强硬手段，不过与此同时她也决心不使用伤人的语言，如果这点能避免的话。“我亲爱的，”她说。“我已经安排瑟姆布尔先生去了。”她这一次见他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前摆着稿子，手里拿着笔；她瞅了一眼，见稿子上没有写上什么东西。如果她知道，他把纸摆在面前是要向大主教提出有关他辞职是否适当的意见，那她会有何种感想啊！然而，他还没有写出一个字来，甚至他信中的日期都没有写上[①]。

“你做了什么事？”他说着，把手里的笔扔在写字台上。

“我安排瑟姆布尔先生到霍格尔斯托克走了一趟。”她理直气壮地说。“他已经去了。”然后，主教从他的座位上猛地跳起来，发疯般地摇响铃。“你这是要干什么？”普劳迪太太说。

---

① 英文信件的日期是写在最顶上的。

“我要和这里告别了，”他说。“我不待在这里，让千人指万人骂了。我要辞掉这个主教管区。”

“你不能这么办。”做妻子的说。

“至少我能试一试。”他说。然后仆人进来了。“约翰，”他对着来人说。“瑟姆布尔先生返回主教府邸，马上让他知道，我希望在这里见他。也许他不会到主教府邸来。如果那样，给他的府上送句话去。”

普劳迪太太忍着等那个仆人离去，才又跟主教说话。“你看见瑟姆布尔先生时打算跟他说什么呢？”

“这不关你的事。”

她走到他跟前，把她的手搭在他的肩上，非常体贴地跟他讲话。“汤姆，”她说。“这就是你跟你妻子说话的样子吗？”

“是的，没错。你逼到我这一步了。为什么你擅自派那个人到霍格尔斯托克去？”

“因为派他去是对的。我曾来你这里请示，可你没有搭理我。”

“在适当的时候，我要下达我愿意下达的指示。瑟姆布尔下星期天不得到霍格尔斯托克去。”

“那，谁将去呢？”

“别操这份心。谁也不去。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现在离开我，那我谢谢你啦。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很快。”

普劳迪太太这之后站了一会儿，思忖着她该说些什么话；但是她再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屋子走了。她打量他的当儿，千头万绪涌上她的心头。她曾经热烈地爱过他，她现在也仍然爱他；但是她现在知道，——在此时此刻绝对感觉到，——她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管普劳迪太太多么凶悍和有脾气，她在这点上是和别的女人一样的，——就是说，她愿意尽可能被人爱。她过去总是想帮助他的。她认识到这点了！她在某种程度上也认识到，尽管她过去勤勤恳恳，尽管她过去忠心耿耿，尽管她是个大能人，但是她失败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知道她是一个糟糕的妻子。可是她一贯是想做一个模范妻子的啊！她一贯想做个好基督教徒；但是她如此奉行基督教精神，结果是这世界竟没有一个人爱她了，或者只要能躲开就不愿意跟她打

交道！她对自己周围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感情，有足够的洞察力，完全意识到了这点。现在她的丈夫已经告诉她，他再也忍受不了她的专横，他只得拱手让出他的赫赫的地位，然后引退到一种默默无闻的位置，给他们俩人带来特别的耻辱，而这正是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她的行为在这个世界面前给身居高位的他，带来的那种公开的耻辱！她的心憋了一肚子的话，却说不出来；她离开他，悄没声地带动了她身后的门。

她正准备到她的房间去，手已搭在楼梯栏杆上，脚已踏在楼梯阶上，这时她看见了那个回答主教铃声的仆人。“约翰，”她说。“瑟姆布尔先生来这主教府邸时，让我见见他，再让他去见老爷去。”

“是，夫人。”约翰，他心下完全明白他的主人和女主人吵架的实质。但是女主人的道道命令在仆人中间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约翰对普劳迪太太唯命是从，这次也不会例外。然后普劳迪太太上了楼，走进她的寝室，把门闩上。

瑟姆布尔先生那天牵着那匹垮掉的矮脚马，返回了巴彻斯特；他这一路走得可真够苦的。他不善于走路，快走到巴彻斯特城时，他对那匹他牵着的牲口恨得咬牙切齿。牵牲口走道儿是个累人的活儿，累得他腰酸脚疼，两腿僵直，心里窝了一腔火。那畜生总不肯踩他的步点儿走道儿，却总是千方百计把它那沉甸甸的脑袋瓜吊在缰绳上。它总不愿意走在他的主子给它牵引的道儿上，而是在他身上磨磨蹭蹭，故意做出一副非常令人讨厌的样子。因此，可想而知，瑟姆布尔先生走进主教府邸的院子时，情绪是不会好的。对于他给这头牲口带来的伤害，他心里也不是全然不为之所动。“全怪这牲口。”瑟姆布尔先生说。“这一般说来是不知道怎么骑它们才成这样子的。”马夫还嘴说。瑟姆布尔先生虽然经常用主教府邸马厩里的马，却没有为给他备马的马夫准备过几先令作小费。

但是，当主教府邸的那位男仆告诉他他还不能走时，他对于那匹马的碰破的膝盖却不会有任何满意的理解了。瑟姆布尔先生争辩说他快累死了，说他是从霍格尔斯托克一步一步走回来的，必须回家换换衣服，但这话白说。约翰对他毫不客气，硬要他等着首先和普劳迪太太见面，然后和主教见面。瑟姆布尔先生对后面这道命令也许可

以充耳不闻，但是前面那道命令他却觉得不敢违抗。这样，他走进主教府邸，心里窝着一肚子火，因为他的外表一路上给那匹马弄得脏得要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走上了一节儿对他来说十分熟悉的楼梯，走进一间和普劳迪太太的寝室相邻的小客厅，在那里等那位太太的到来。他干坐着等上十来分钟，这对他来说不足为奇；但是等半小时过去，他记起了他自己家中的妻子和那顿他还没有吃的晚餐时，他不管不顾地摇响了铃。普劳迪太太的贴身女仆，德雷珀太太来到他跟前，说她已经敲了两次普劳迪太太的门，还要再去敲一次。说这话不到两分钟，她返回来了，探着两臂冲进了这客厅，惊呼道："啾，天哪，先生；太太死了！"瑟姆布尔先生简直是糊里糊涂地跟着那个女仆走进那间寝室，目瞪口呆地站在一眨眼工夫以前还操持着这主教府邸之灵魂的那个女人的尸首旁边。

那上身还仍旧保持在两条腿上，全身倚靠在那张床侧的顶头，两条臂膊紧紧搂着床架杆。嘴闭得紧绷绷，但是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死死盯着他看。但是不管怎样，只用看那个女人一眼，他就敢完全肯定她是死了。他走到那尸体的近前，可是没有敢触动它。除了他和德雷珀太太，目前还没别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她的心脏。"德雷珀太太说。

"她有过心脏病的痛苦吗？"他问道。

"我们怀疑这点，先生，尽管没有人知道。她总是避而不谈她自己。"

"我们应该立即派人去叫大夫来。"瑟姆布尔先生说。"大夫来之前，我们还是别乱动的好。"然后他们退出来把门关上。

十分钟内，这住宅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主教还蒙在鼓里；到了二十分钟时，离这里最近的药剂师带着助手走进那间屋子，那具尸体被稳稳正正地安置在床上。到了这个时刻，那个做丈夫的还没有让人告诉一声，——他还不知道他的安慰和他的损失。这时已过七点，这在主教府邸平常正是用晚餐的时候，即使没人招呼他，他也应该走出他的屋子到仆人中间来了。当有人跟瑟姆布尔先生建议说，他应该进去找主教，告诉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他刚刚看见的这个场面和这天的疲劳加在一起，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再没

有一丝力气完成这个任务了。那个被临时抓差来的药剂师早已溜走，也许同样不愿意充当这个跑腿差使的角色。因此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德雷珀太太的身上，在别的仆人们一再催促下，她下楼向她的主人屋子走去。如果不是晚餐的时间已经到来，主教不能再没有人去过问他一声，让他独自待着，这段可恶的时间说不准还会延宕下去呢。

她沿着过道缓缓地走着，在伸手开门前正要稍稍停顿一会儿，这时屋门开了，主教一下子出现在她跟前。她一眼就看出来主教正心烦意乱。他的手和脸没有洗，面色形容枯槁。在这些日子里，他甚至在晚餐前省去穿戴礼服这一套常规。"德雷珀太太，"他说。"为什么不告诉我晚餐准备现成没有？他们还准备给我晚餐吃吗？"她站了一会儿没有回他的话，眼泪却从她的脸上流下来。"怎么回事？"他问道。"你家太太让你来这里的吗？"

"啾，天哪！"德雷珀太太说，——她伸出手来扶着主教，如果这样的扶持必要的话。

"怎么回事？"他没好气地责问道。

"啾，我的老爷；——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忍受它吧。太太不在人世了。"他朝后一仰倚在门柱上，德雷珀太太紧抓住他的臂膊。"事出在心脏上，老爷。菲尔格雷夫医生本人现在还没有来；但是肯定是这么回事。"主教没有说话，而是转身走到他的椅子前，在炉火旁坐了下来。

第六十七章　悼念

主教听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后，走回他的座位，在炉火边坐下来，德雷珀太太，这位管理家务的女仆，跟进屋来，一声不吭地站在他身边。她这样站着过了十分钟，一直看着他，等候他说话。但是屋里寂然无声，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声呻吟，也没有一声啜泣。那情景似乎他也死了，不过她看见主教的手指在他那歇顶的头上轻微地乱动着，她心下明白他的脑子和肉体还仍然在活动。“我的老爷。”她最后说。“大夫来时你要见见他吗?”她说得非常缓慢，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她。然后，又沉默一阵子之后，她把这个问题又问了一遍。

“什么大夫?”他反问道。

“菲尔格雷夫大夫呀。我让人去叫他了。也许他现在已经来了。我去看看吗，老爷?”德雷珀太太觉出来她的处境在那里十分烦人，一心希望躲开。不管他本人要求什么麻烦事或者苦差事，她都愿意去完成；但是她总不能站着一直观看他的手指乱动呀。

“我想我应该见见他。”主教说。德雷珀太太把这话当做打发她离开的命令，悄悄走出屋，关上她身后的门，吱吱哑哑的关门声拖得很长很长，这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试图保持安静总会带来的。主教并不在乎有声音还是没声音。如果德雷珀太太砰然一声把门带上，他也不会在意它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宁静早已降临到他身上，这一度几乎把他冲垮了。他永远不会再听见那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了。

他这下自由了。即使在他的痛苦中，——因为他是非常痛苦的，——他还是忍不住跟自己说出了这点。没有人现在不叫自来，闯进他的书房，当着那些他在他们面前有绝对权威的人反驳他的话，丧尽他的威严。他用不着害怕别的什么人了。她过去至少护着他，避免了别的暴君之手的专制。他现在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有一种感觉，——我倒愿意称它为安慰，因为它目前含有的是痛苦，而不是满

足，——他觉得仿佛付出了一种他目前还无法估计其分量的可怕的损失后，他已经摆脱了一种由来已久的麻烦。他知道他现在可以放弃给大主教写信的一切想法了。

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期，她对他是非常之好的。她曾经为他保管钱，在他们穷困时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有滋有味。没有她，他是永远不会当上主教的。他现在至少跟自己承认了这点，也许诚实地跟自己说出了这点。她对他的孩子们一贯尽心竭力，体贴入微。她从来不偷懒。她从来不贪图享乐。她对该尽的责任从不马虎。他一点不怀疑，她现在正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他把双手从他的头上放下来，紧紧扣在一起，说了段简短的祷告。值得怀疑的是，他是不是十分清楚他祈祷了些什么。既然她已归天，那为她的灵魂祈祷的想法会吓他一跳的。他当然不是在为他自己的灵魂祈祷。我想，他在祈祷上帝拯救他，别让他为他妻子的死感到高兴吧。

但是她死了；——可以说，这是转眼之间的事啊！自从她来和他待在那里，他一直没有动窝，走出那间屋子。然后他们之间争吵起来，——也许在他这方面出现了比过去有过的更坚决的敌对情绪；他们怀着刻骨的憎恨最后一次分了手。但是他告诉他自己说，他当时的作为当然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他的脑子回到了克劳利和瑟姆布尔那个问题上，并使他自己相信他所干过的事情至少没有输理的地方，试图借以减轻他最后一次跟妻子会面造成的痛苦。

但是，他的各种思想对她是非常温和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久别这么充分地重开爱的喷泉，而久别又不能像这种永无止境的久别这么彻底地重开爱的喷泉。我们总想得到我们没有的东西；尤其想得到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在最后和他在一起那最后的时刻里，她告诉他说，他正希望她死去，而他当时没有对她这话作出回答。在那时刻，他恶狠狠地感觉到，他的希望真是那样的。她的话现在应验了，他成了一个鳏夫，——他让自己相信，他愿意放弃他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一切，把她重新拉回人世。

是的，他成了鳏夫，他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那个霸王一去不复返了，他自由了。那个霸王去了；那个霸王生前毫无疑问是非常霸道的。谁曾像他过去那样遭受过痛苦？但是这样留在人世，身边

没有霸王,他却觉得不胜凄凉。莫不是那个霸王过去对他一贯很好吗?——莫不是上帝最知道什么样的妻子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吗?然后他想起了一个他曾在书里看到过的一个故事,——他看着它时在心中曾引起过极大的反响,——那故事说有个男人被他妻子折磨得痛不欲生,他的妻子不让他吃饱喝足,打他,骂他;但是那个人仍能够感谢上帝让他这样遭受皮肉之苦。莫不是,他以往亲身领教过的痛苦是为他的利益设置的,是对他非常有好处吗?但是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这就可以说,现在这种痛苦解除了,是因为上帝知道他的仆人已经吃够了苦头吧。他过去没有饿过肚子,没受过打骂,但是那种痛苦无疑是严厉的。然后他脑子而不是嘴边说出了下面的话——“上帝赐予那根刺,上帝已把它收回。上帝保佑。”这之后,他十分生自己的气,竭力想祈祷他受到宽恕。正当他这样祈祷时,门边传来敲门声,德雷珀太太又走进屋子来。

“菲尔格雷夫大夫不在家,老爷。”德雷珀太太说。“不过他一到家就会叫他过来的。”

“很好,德雷珀太太。”

“可是,老爷,你不去用点晚餐吗?喝口汤,吃口什么东西,喝点酒,这会让您老爷更好地对待这事的。”他听从了德雷珀太太的话,跟着她走进了餐厅。“别走开,德雷珀太太,”他说:“我更愿意你跟我待在一起。”这样,德雷珀太太留下来陪他,尽力伺候他。他刚刚获得了他的自由,他一心想尽可能回避别人的眼目。

他在菲尔格雷夫大夫上楼前和下楼后各见了他一次。菲尔格雷夫大夫说,德雷珀太太估计的情况是毫无疑问的。那位可怜的太太有心脏病,而且这病还有些年头了。在这件事上,她从来没有跟她丈夫透过一点风。她倒是时不时跟德雷珀太太说过一两句这病的事,——不过那也是在有什么事让人担惊受怕的时刻,是在某一可怕的烦闷带来危险的时刻。但是德雷珀太太为她的女主人守住了这一秘密,因此这家的任何别人都不曾料到会有什么应该担心的事情发生。的确,菲尔格雷夫大夫是告诉过主教,他过去真的担心过这已经发生的事情。他跟那个外科医生里尔查尔德大夫也说过这事;那时他们来主教府邸为一个外孙出生引起的病情会诊。但是他把这个消

息和许多医学拉丁名词混淆在一起说，有些言过其实，主教很不耐烦听他说下去，因而他的话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它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吗？那根刺已经没了，为妻的死了，为丈夫的就要尽量把他的所得和所失掌握平衡。

他睡得很好，但是当他早上醒来时，那种孤独的恐惧在他身上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他必须做点什么事情，必须看看某个人，但是他却感觉到他不知道在他新的位置上怎么才能摆正他自己。他当然应该让人叫他的贴身牧师，告诉他把所有的信件打开，一星期内回复完毕。这时，他记起来往昔的日子来的那些信，有多少是那个刚刚从他身边离去的伴侣启封并回复的。自从坦佩斯特博士来访后，他坚持要求说，主教府邸的信件袋多会儿也应该首先送到他这里来；——他这样做了，这使他的妻子大感生气。为了这点不至于失败，主教比以往平时每天早上早起了一个小时；这住宅的人都知道他早起的原因所在。他获得自由的这第一个早餐，当信件袋送到他身边时，他想到了这点。他现在想把它放在哪里都行；——放在他的寝室，或者索性留在早餐桌上没人动它，直到他来动它。"上帝保佑，"他想着这一切，说；但是他没有停下来细细琢磨他在说什么话。这个早上他不想享受他的自由，而是要求斯纳珀先生，他的贴身牧师，来处置那个信件袋。

普劳迪太太的死讯在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巴彻斯特城，并且在人们中间引起了那种总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喜悦的模糊的畏惧感。巴彻斯特城没有人悼念一个母亲，或者一个姐妹，或者一个真正被爱的朋友。毫无疑问，哀悼这位女人去世的人是有的，——甚至对她的死感到惋惜而不因此伤害个人感情的人也有的是。围绕着普劳迪太太早有一个在教会问题上和她意见一致的党派存在，这样的人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力量。她生前对她自己的党派赤胆忠心，两肋插刀，宁愿购买一个低教会派杂货商的次茶叶，也不要一个到仪式主义教会或者根本不进教会的杂货商的好茶叶。对她说句公道话，她对那些忠于她的人念念不忘，——在照顾对他们有利可图的地方照顾他们，在斗争更可取的地方为他们斗争。我不认为，在巴彻斯特城里不论男女有谁会为普劳迪太太的死

讯失去吃早餐的胃口，但是感到麻烦降临他们头顶的是不乏其人的。

在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这个万般不幸的消息就传到了海勒姆医院，——海勒姆医院，奎沃夫尔夫妇和他们的一群孩子就住在那里。奎沃夫尔太太现在还欠着普劳迪太太一笔人情债，她就是在那位太太的保护下才得到了她目前这舒适的家。奎沃夫尔太太也许熟悉那个已故女人的脾气，如同巴彻斯特城的任何人一样恰如其分地对这事说出了她的意见。当这个消息最初在这医院的院长住宅传开时，自然会引起一阵风波，奎沃夫尔家一开始惊讶不已，悲痛万分，胡乱揣测，不能令他们自己作出公允的评判。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早餐桌上的谈话自然提到了主教已经遭受到的这个损失时，奎沃夫尔太太这样说出了关于她朋友的性格的看法："你走着瞧吧，他会感觉到这点的，奎，"她跟自己的丈夫说；她是针对丈夫有关"拔去那根刺"的取笑话说这句话的。"他会感觉到这点的，虽然她在世时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多余的人了。"

"我敢说，他最初会感觉到这点，"奎沃夫尔说。"但是我认为他会比过去的日子过得更为舒服的。"

"当然他会感觉到这点的，要是他真是我所料的人，直到他死都会继续感觉到这点的。你不可认为由于过去他们常拌几句嘴，他们中间就没有爱情可言了，认为因为他更可以按他的喜恶办事情，他就会发现他自己是更幸福的人。她对他来说是个好助手，有用的很，他定会知道这点的，尽管她的舌头总是那么刻薄。毫无疑问，她是个刻薄人。毫无疑问她一直让人心烦。她在每件事情上争强好胜，为所欲为，真是太傻了，适得其反。不过，奎，比普劳迪太太还糟糕的女人有的是。她从来不做游手好闲的人，我还敢肯定，不管男女，谁都没有听说过她在自己丈夫的背后说过一句于丈夫不利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要是我们听说的都是真的，那她还是让他过了一种十分可悲的日子。"

"有些男人，他们还必须过你所说的那种十分可悲的日子，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主教生性软弱，他需要有个强壮的人在身边。她脾气刚强——也许刚强得有些过分；但是他多亏有个刚强人在身边。不管说什么，我不认为他的生活过得那么十分可悲。我倒要说，他的

日子是十分舒服的呢。一个男人应该为此感激不尽，虽然很少男人能知道这个理儿。”

奎沃夫尔先生在这个医院的前任，老哈丁先生是在床上和坐在床罩上的小波西玩挑绷子游戏时，听巴克斯特太太说普劳迪太太死去的消息的；在普劳迪夫妇到来之前，老哈丁先生在巴彻斯特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啾，先生，”巴克斯特太太说，一边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哈丁先生喜欢巴克斯特太太坐下来，因为他差不多有把握，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利于把一次谈话延长下去。

“什么事，巴克斯特太太？”

“啾，先生！”

“有什么大事发生了？”这位老人试图从床上往起坐。

“你可别吓着外祖父呀。”波西说。

“不，我亲爱的；没有会吓着他的事情。的确没有，哈丁先生。他们普卢姆斯特德那边都很好，我有了在威尼斯那位太太的消息，这日子就一切都正常了。”

“可是有什么事，巴克斯特太太？”

“上帝原谅她的一切罪过——普劳迪太太不在人世了。”主教府邸和教区长住宅之间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可怕的敌对情绪，这势不两立的两府的人们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总是反目相视，互相攻击。巴克斯特太太和德雷珀太太彼此从来不说话。两位车夫都想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把柄，到地方治安官前告对方在路上行车违了章。仆人们互相谩骂，马夫们则伺机打架。两边的主人太太们只是用恨来满足自己。因此，巴克斯特太太讲到普劳迪太太的死时首先记起她的罪孽，这就不足为怪了。

“普劳迪太太死了！”老人惊诧道。

“一点不错，她死了，哈丁先生。”巴克斯特太太虔诚地把两手合在一起，说。“我们才是草呢，对不，先生，我们难道会是田地里的尘土、黏土和花儿呢？”普劳迪太太是不是沾上了黏土的性质或花儿的性质，巴克斯特太太是不会停下话来想一想的。

“普劳迪太太死了！”波西说，带出一种全是她自己的那种严肃劲儿。“那么，她再也不会责备那个可怜的主教了吧。”

"不，我亲爱的；她再也不会责备任何人了；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个福音，我说。这个住宅的每个人总是那么为别人着想，波西小姐，我们没人知道责备人是什么东西。"

"死了！"哈丁先生又叹道。"我想，要是你高兴，巴克斯特太太，你离开我一会儿吧，把波西带走。"他在巴彻斯特城待了五十年上下，这里有一个可以做他的女儿的人，来这个城还不足十年的时间，现在竟在他前面先去了！他压根没有喜爱过普劳迪太太。也许，他从来没有像不喜欢普劳迪太太那样不喜欢过任何别的人。普劳迪太太在每个最敏感的地方都伤害过他。她过去如取笑挖苦他在大教堂的工作，如何把他说得一钱不值，如何瞧不起他，总是毫不掩饰地袒露她的轻蔑态度，这些说起来话长，现在也就用不着唠叨它们了。他万般无奈，不得不谴责她，而这也许是他在巴彻斯特城曾经说过的唯一人身攻击的话。但是现在她去了；他认为她不过是个活跃的虔诚的女人而已，被过早地掠夺了她的工作。至于那个主教，哈丁先生从来没有想到她的死是"拔掉了一根刺"。这个人在他生活中最需要这样一位伴侣的时候失去了伴侣；哈丁先生为主教设身处地地感到难受。

这个消息是由邮差带到普卢姆斯特德副主教宅邸的，而碰巧在副主教站在通向教堂院子那个小门边跟他的教区牧师说话时，听到了这个消息。"普劳迪太太死了"！当那邮差把这个事实告诉他时，他差不多是在大声呼喊了。"不可思议！"

"一点错都不会有，阁下。"邮差说，颇为他的新闻感到得意。

"苍天在上！"副主教脱口说道，然后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见他的妻子。"我亲爱的，"他说——他因为急于把话说出来，简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你想想谁死了？苍天有眼啊！普劳迪太太死了！"格兰特利太太把一撮正往茶壶放的茶叶撒落在了地上，又说了一遍她丈夫的话。"普劳迪太太死了？"他们俩面面相觑的当儿，一时间竟没有说话。"我亲爱的，我不相信这话。"格兰特利太太说。

但是她很快就相信这话了。那天早上普卢姆斯特德教区长住宅没有进行祈祷。副主教马上出门到村里去，很快获得了那个邮差告诉他的消息的足够证据。然后他赶回了他妻子身边。"它是真的。"他说。"它完全是真的。她死了。这事一点疑问都没有。她死了。

昨天晚上七点钟死的。这起码是人们发现她死时的时间，她也许是在一小时前死的。菲尔格雷夫说不会超出一个小时。”

“她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她当然还站着，抓着床栏杆，他们看见她时就是这个姿势。”然后屋里静下来，副主教这时在他的早餐桌前坐了下来。“我说不清他听到这消息时有什么感觉？”

“当然他会感到非常吃惊的。”

“我不怀疑他会吓一跳的。谁听了这个消息都会吃惊的。可是当你静下来想一想这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安慰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格兰特利太太说。

“我怎么能用别的什么方式说话呢？”副主教说。“当然我不会到大街上说这种话的。”

“我看你在哪里都不应该说这种话。”格兰特利太太说。“那个可怜的人无疑像任何别人一样对他的妻子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哪个可怜的男人娶了像她那样一个妻子，你放心好了，那他准会高兴摆脱她的。我不是说他希望她死去，或者他会做出什么逼她去死的事情——”

“积点德吧，副主教；请你收住你的舌头吧。”

“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她的去世对他来说将会是个很大的安慰。她为他做过些什么呢？由于她的参政，她使这主教管区的每个人都另眼看待他，在她的淫威下，他的生活成了他的一副重担。”

“这话就是你对 De mortuis① 这个箴言的理解吗？”格兰特利太太说。

“De mortuis 这句箴言不是信口说来的空话。出了家门，空话是必不可少的。你和我现在到海伊大街去嚷嚷我们对普劳迪太太的看法，这是不行的；不过我不认为这种事情在这里，在你和我之间，说一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她是个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女人嘛，——横竖都让人不舒服，我不相信任何人会哀悼她。天哪！她到底去了，想一想吧！你还是把茶给我吧。”

---

① 拉丁文：对死者只说好话之意。

我不认为格兰特利太太的观点和她丈夫所表达的有多大差别，也不认为她真的为副主教直截了当的话感到生气。不过不应该忘掉的是，在这整个主教管区也许没有哪家人，会像普卢姆斯特德教区长府邸那样打心眼里憎恨普劳迪太太。在巴彻斯特教长宅邸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憎恨；但是巴彻斯特教长宅邸的那种憎恨，跟普卢姆斯特德的憎恨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副主教是个稳健的朋友，也是个稳健的敌人。普劳迪夫妇来到巴彻斯特最初阶段，普劳迪太太对他毫不留情提出了严厉的责备，他对此立即进行迎战。这场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彼此都留下了累累伤痕。谁都看得出来，这中间不会出现宽恕，而且的确也没有出现宽恕。他的敌人现在死了，副主教当然不能使自己在妻子面前兔死狐悲，对那个他认为心地不善的人说出中听的话，或者表示没有悼念之情的哀悼心情。"愿她所有的罪孽得以宽恕吧，"格兰特利太太说。"阿门，"副主教说。副主教说"阿门"二字的口吻含有某种东西，言下之意只是在说，她从这现实世界里离去，在世人眼里是件大好事，她无论如何也永远别再回巴彻斯特来了。

当勒夫顿夫人听到这条新闻时，她不像她的朋友副主教一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她的看法。"普劳迪太太死了！"她跟自己的儿媳妇说。这话是在这一消息传到这所住宅几小时后说的，这时那位可怜的太太的死这一事实已经完全为人承认。"他没有她会做点什么事呢？"

"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吧。"年轻的勒夫顿夫人说。

"可是，我亲爱的，他不同于别的男人呀。他一点都不像别的男人。他这人太软弱，离了拐杖做依托就不能走道儿。毫无疑问，她活着时是个母夜叉，一个一点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悍妇！毫无疑问，她过去让他过着一种可怕的生活！我打心眼里经常可怜他。可是，不管怎样，她对他还是有用的。我觉得她对他是有用处的。我简直不相信普劳迪太太已经死了。要是他去世了，这倒下更在情理之中。可怜的女人。我敢说，她有她正确的道理。"读者会愉快地记起来，勒夫顿一家从来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格兰特利一家一边的。

这个消息甚至在同一天也传到了霍格尔斯托克。克劳利太太听到这个消息时，出门去找在学校上课的丈夫。"死了！"听他妻子耳语

一番后，说。“你是告诉我那个女人死了吗?”然后克劳利太太解释说，这个消息是十分可靠的。“愿上帝宽恕她的所有罪孽。”克劳利先生说。“她的确是个过分激烈的女人，我认为她弄错了她的责任;但是我没说她是个坏女人。我倒认为她是认真地作出各种努力，想把事情做好。”克劳利先生永远不会想到，事实上，他和他的事情正是她猝然去世的原因。

大致就是这样，她在人们口头上传说了几天;然后不管男人女人都不再多说她了，而开始谈论主教。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到，人们开始揣测，一个长期以来习惯婚姻生活的各种舒适的男人会再结一次婚的;人们甚至指名道姓说出来巴彻斯特城周围一个跟低教会派牧师有来往的女士，做那位去世的了不起的太太的候选人。在我自己来看，我倾向认为，主教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满意依靠他的随身牧师。

在大教堂歌唱队席位这边的一个侧廊里，纪念我们的老朋友的碑建立起来，这座墓碑据说设计和制作得十分得体。这里有一根残损的列柱，在这根列柱上仅刻着下面几个字:“我亲爱的亡妻!”列柱旁边还有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普劳迪太太的名字，以及她的生卒年月。在这日期的下边才是那普通的铭文——

“亡者地下安息。”

第六十八章 克劳利先生的固执

坦佩斯特博士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给罗巴茨先生送信，请罗巴茨先生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一趟。不过这信不仅仅是由于普劳迪太太的去世引起来的。坦佩斯特博士也已经听说克劳利先生向主教屈服，还听说克劳利先生屈服这一有利条件很快被利用，——坦佩斯特博士认为这是个不公平的有利条件，那个居心叵测的瑟姆布尔先生已经马上受命到霍格尔斯托克走了一趟。如果主教府邸关于克劳利先生的这些所作所为没有这起已经发生的大灾祸相随而来，这位博士虽然对此深感懊恼，却很可能觉得这事已成定局，爱莫能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阻止瑟姆布尔先生下星期到霍格尔斯托克去，当然也无法软化那位在主教府邸擅权的天才人物。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大不同了。那个擅权的天才人物去世了。主教府邸的每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都会怯懦几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瑟姆布尔会吓得一塌糊涂；这样一来，做一些对克劳利先生有利的事情就成为可能了。坦佩斯特博士因而派人去叫罗巴茨先生。

“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罗巴茨。”博士说；“不过既然你比我年轻得多，我想你应该比这主教管区的任何别人，都更多地为这个可怜的人做点好事。”罗巴茨先生当然表态说，他劳而无怨，愿意为这个可怜的人尽量做点事。“我认为你应该再去见他一次，然后还应该见见瑟姆布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受些委屈，对待瑟姆布尔先生和气一点。我是做不到这点。”

“我不大相信，粗暴态度就不会有什么更灵验的作用。”罗巴茨先生说。

“很可能。有些人像蝰蛇一样不吃客气这一套，但是一遇到虐待倒会马上被迫就范。瑟姆布尔先生就是这类人之数，不过关于这个，你本人有足够的鉴别力。要是我，我会先见见克劳利，征得他的

同意。”

“难就难在这里了。”

“那么我就不经他同意继续行动,我会见一下瑟姆布尔和主教的随身牧师斯纳珀。我认为你可以这时就着手去做,这个女人一死,他们将会收敛几分,一时不知所向,什么事也决定不下来。最要紧的事情是,克劳利应该继续承担那项责任,到这次巡回审判开庭时再说。如果到时他进了巴彻斯特城赶巧被宣判无罪,重新返回来,那这整个事情就将完结,对那个教区也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干预了。我要是你,我想我会这样试它一试。”罗巴茨先生说他会尽力而为。“我估计克劳利先生会跟你闹点别扭的。”

“他会跟我闹大别扭的。”罗巴茨先生说。

“不过我简直不会认为,他真要把这唯一他借以养家糊口的手段扔掉,眼看着大好时机丧失掉。我猜测,谁都不希望他在那个可怜的女人去世后还把他的工作扔掉。”

自从瑟姆布尔先生上次来见过他以来,克劳利先生几乎一直精神很好。看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丧失了一切,倒使他在某种程度感到心满意足。他通过自己的手把他的教俸交了出去,并由于这一行动多多少少承认了他的罪过。他已经向他周围所有的人公开宣布,他认为自己不再适合主持他职责范围内的各种神圣职能了。他说起对他的审讯,那口气仿佛一种于他不利的判决是必然结果。他知道一旦进了监狱,他便会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给他们的朋友来照顾,——他们必须低首下心地接受这种照顾,虽然他不肯低首下心地要求它。但是他现在能够表现出一种更伟大的忍耐,在世人面前露面,而在他弄不清他面临着多大的灾难时,他是不容易做到这点的。我一定不能要求读者推测他是轻松愉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到轻松愉快,那就违反人之常情了。但是他把头高高地挺起来,步伐走得坚定有力,在家发号施令时嗓音清脆。他妻子这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得情绪沮丧,对他感到百思不解,——不过只是默默地感到好生纳闷。看他的样子,似乎不幸的命运到了极限对他反是好事。他对学校的事情兢兢业业,上午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和那些孩子们泡在一起。瑟姆布尔先生已经告诉他,他星期日就来把

这个教区接管起来。等到瑟姆布尔先生到来之前,他会做好这个教区的每件事情,像一个精神清爽、心胸自由的牧师会做的一样。瑟姆布尔先生不应该发现因为他的各种不幸,这个教区的精神杂草便泛滥成灾。

普劳迪太太是在星期二去世的,——那正是瑟姆布尔先生走访霍格尔斯托克的那天,——罗巴茨先生应坦佩斯特博士的要求,于星期四到西尔弗布里奇去。因此,他面临的这个任务的时间并不充足,因为他的紧急目标就是阻止下个星期天瑟姆布尔先生在霍格尔斯托克露面。他原来坐火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因此不得不等到第二天去见克劳利先生;不过星期五一大早他是骑马赶到霍格尔斯托克的。读者尽管放心,他不是骑着一匹碰破膝盖的马到达那里的。在所有这一类事情上,罗巴茨先生是无懈可击的。他骑一匹好马,驾一辆好车,总是穿得衣冠楚楚。克劳利先生虽然真心喜爱罗巴茨先生,对他的许多恩惠感激不尽,但是却因为这个原因见到他永远不能心平气静。罗巴茨不是学者,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布道者,作为教士没有赢得声誉,——事实上没有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然而有一只慷慨的手却把各种东西都赐给了他。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他的妻子已经继承了多少千镑,克劳利先生并不真想知道。不过罗巴茨先生已经赢得了作为一个牧师所应得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人,克劳利先生能够做到心平气静吗?罗巴茨骑着马,身后带着一名马夫,——真的带了一名马夫,因为他知道克劳利先生家没有人为他牵马;——这马夫就是严重冒犯的根源。他碰见克劳利先生站在学校门前,马上停下,从小马上跳下来。罗巴茨先生跳下马鞍并把缰绳扔给马夫的动作有某种东西,在克劳利眼里是违犯牧师身份的。一个教区牧师本本分分地跟穷人和孩子们一起消磨许多时光,他在马的问题上是不会这么内行的。罗巴茨先生从来没有偷过二十镑钱,——从来没有被人控告犯了这样丢人现眼的罪过,这可能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克劳利先生却已有了这些想法;作了这些比较。

"克劳利,"罗巴茨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在家。"

"我一般说来都在教区待着,不难找到。"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位终

身副牧师说。

“我知道你不难找到。”罗巴茨说；他很了解这个人，觉得他自己不受什么影响时并不在意他的朋友的各种怪行为。“不过有时会到霍格尔恩德去见那些制砖工人，那时我就不得不去找你了。”

“我很遗憾——”克劳利开口说；但是罗巴茨马上打断了他。

“我们一起走走去吧，我留下这马夫看管这马匹。我有些特别的事情要跟你说，我说嘛，在这里说比在家说更好一些。格雷丝很好，让我代她问候。她是越长越美丽了！”

“我希望她的成长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克劳利先生说。

“她是个好姑娘，我过去还没见过这样一个好姑娘。随便问问，你前几天在这里接待亨利·格兰特利了吧？”

“格兰特利少校，我提到这人的名字总少不了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不久前确实光顾我们家一次。如果你为他插手这件麻烦事，——”

“不不不；一点不是。我让他和那些女士们去进行那个战斗吧。我对那种战斗如何进行是一点不怀疑的。当我听说她把副主教彻底征服时，对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怀疑了。”

“征服副主教！”

但是罗巴茨先生并不想进一步解释副主教的任何事情。“当你听到普劳迪太太去世时，”他说。“你不会不被狠狠地吓一跳吧，克劳利？”

“事情来得突然，非常可怕。”克劳利先生说。“这样的去世总是让人惊奇的。要不是因为是主教的妻子，别的女人这样死去也许没有这么吓人。”

“只是我们碰巧知道她呀。”

“毫无疑问，我们的感情十分有限，十分贫乏，妨碍我们把自己的同情送给那些我们看不见肉体的人。这本不该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悉心培养他的心胸的人，这也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承认一种坏到腐蚀我们的敬意、娇宠并毁掉我们的种种关心的邪恶。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通过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对我的冲击，远远胜过他们对穷人和下等人的冲击。如果某个年轻公爵的妻子婚后很快就死了，那

全英格兰都会表示一些哀悼之情，——不，会感觉到某种真诚的同情之光；可是没有人关心那丧事的制砖工人，抱着挨饿的婴儿在冰冷的壁炉前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些大人物。”罗巴茨说。

“啊；还想得他们多呢。不过，先生，别以为我抱怨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是因为他或她的同情没有按我的理智告诉我它们应该顺从的那股路线抛撒。那个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人在我们中间简直是个神仙。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做到了尽善尽美，我们才确认了基督的神性。也正是因为世人并不都是尽善尽美，我们才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基督。是的，先生，巴彻斯特城的那可怜的太太死得非常突然。我希望我的主教阁下能以应有的刚强承受这一惨重的不幸。人们说他是个事事依靠他妻子的人，——抬手伸脚都得听她支使。对于这样一个男子，这样的损失比对另外一个人就显得更为惨重了。”

“人家说，她过去使他过着一种可怕的生活，你知道。”

“我不愿轻信我所听到的有关别人家的事务，因为我知道别人知道我自己的家事是多么的少。我以为，我对那拿女人当拐杖的做法完全奉行了一种动辄嘲弄的态度，不过那种做法是每个已婚男子对他心爱的妻子都应该承认的，如果他信任她一如爱她一样。关于男人的现成笑话有的是，诸如这家的灰色牝马① 是匹更好的马呀，那家的妻子穿着那种被认为颐指气使的外衣呀，等等；我知道笑话是信手拈来的玩意儿，一个男子生就一副温顺性格，倒是比大男子主义更显得真正的高贵，因而我听到这些笑话时不让它们发展到影响我的鉴别力的地步。”

克劳利先生说出了这番话，决不让他自己的话涉及到他自己的家事，也不让人听出来他本人曾经见过主教和他妻子登台表演，主教在其中扮演了受尽冷酷虐待的角色。但是在克劳利先生看来，他在那样的情况下看到的那种场面是神圣的，仿佛它是在密封的忏悔信里到了他面前似的。在说到主教和普劳迪太太时，——不，哪怕是有可能想到他们时，——他都必定要用仿佛他不曾目睹过在主教府邸

① 原文 gray mare，即指比丈夫强的妻子。

书房那个场面的口吻，去说话，去想事。

“我认为，有关她的真实性格，这中间不存在多大怀疑。”罗马茨说。“不过你和我用不着讨论这个了。”

“决不多言。这样的讨论准会是既多余，又不合适。”

“目前这时刻，我有些别的事情想专门跟你谈谈。实际上，我昨天为这同一件事情到西尔弗布里奇走了一趟，眼下又专门到这来跟你交谈几句。”

“如果这是关于我的事情，罗巴茨先生，这么繁重的劳碌落在你身上，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别在意我的劳碌。说实话，你这样说话对我来说实不敢当，因为我早希望你这时会理解到，我是把你当朋友看待的，我认为为朋友做事算不上麻烦事。你目前的处境极为个别，它需要有人多多关照。”

“什么关照对我来说都没用了。”

“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你只好原谅我，可我是不能苟同；坦佩斯特博士亦如此。我们认为，既然坦佩斯特博士已经告诉你我们第一次开会的结果，你就不该这么过分仓促地行事。”

“怎么讲，先生？”

“这也许几乎值不得我们重翻这整个问题；可是那个人，瑟姆布尔，下星期天一定不能到这里来了。”

“我不能承认，罗巴茨先生，瑟姆布尔牧师不论通过他外表的男子汉特点，还是他在我面前淋漓尽致表露出来的内心精神天赋，都不能使他自己在我眼里占有什么位置。可是我对他的承认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承认对他又可能怀有很大偏见，因而我只好说我的意见什么都不是。然而，事实上，主教已经任命他担任这个职位；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我已不适合担任圣职，我本人已经直接提出来让主教免去管理这个教区的责任，那我对主教挑选来做我临时继任者的人，是根本不应该吹毛求疵的。”

“是她挑选的，不是他挑选的。”

“请原谅，罗巴茨先生，可是我不能让这种说法滑过去而不闻不问。我必须说，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得到主教权力的准许来这

里的。”

“毫无疑问他是的。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吗？自从这件不幸的支票事件为世人所知，普劳迪太太就一直急于把你从这个教区赶出去。她是个偏激的女人，喜欢用偏激的手段处理这件事。请听我说完你再打断我的话。这样一来，除了她就没有什么委任命可言了。”

“这个委任命是正确的，合适的，公正的，”克劳利先生说，他不能让自己保持沉默。

“好吧好吧。就算是这样吧。可是瑟姆布尔先生来这里是不合适或不正确的；你可以相信，主教并没有这个意思。”

“让他派遣任何别的他认为更合适的牧师来好了。”克劳利先生说。

“不过你并不想让他派任何人来吧。”

“总得有人受命而来，罗巴茨先生。”

“不，不一定。让我跑一趟去见见瑟姆布尔和斯纳珀，——斯纳珀，你知道，是那个管家务的牧师；所有需要你做的，只是继续做星期天的礼拜式。要是有必要，我将去见主教。我认为，你只管相信，我能把这事安置好。要是不行，我回来跟你交待。”罗巴茨先生停顿下来等待回答，但是一时间看样子克劳利先生急于说话的欲望没了。他在他的客人身边沿小道走着，一声不吭，罗巴茨站在路上一动不动等了约五六分钟，克劳利先生还是没有开口讲话。“不管说什么，你总不能不为你妻子和孩子，保住这个教区的这份收入吧。”马克·罗巴茨说。

“当然，我为我的妻室家小着急。”克劳利回答说。

“那么让我按我说的做吧。为什么你要抛弃一个机会，哪怕它是个不好的机会呢？可是这里这个机会是完全对你有利的。让我到巴彻斯特为你跑跑这件事。”

“当然我为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着急。”克劳利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到底有多么着急，我想，谁没有被逼到我这个分儿上，设身处地为那些软弱和亲爱的人儿想一想，是不能体会到的啊！可是，罗巴茨先生，你刚才说到这件事的机会，——就是你为我安排好，我暂且

别动，保住我的教区这块领地。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不应该有什么机会了；评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考虑到正确和错误，其它都不应该在考虑之内。在过去的几周里，我越来越感觉到，各种情况，——至于是不是通过我的过错，这是个外界问题，我对此不再发表议论，耽误你的时间，——各种不幸的情况已使我不适合留在这里，保护这个教区的人民的灵魂。后来我收到坦佩斯特的那封信，——为此我十分感激他，——这使我坚定了这个观点。到那时我能做什么呢，罗巴茨先生？当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供我自己商讨时，我还能让自己想到我的妻子和孩子吗？"

"要是我，我当然会的。"罗巴茨说。

"不，先生！原谅我粗鲁的反驳，但我完全相信，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中，你会仅仅看到你的责任，——由于有上帝帮助，我会尽力而为的。罗巴茨先生，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许多事情上远比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要糟糕得多。可是在别的一些事情上和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能产生各种责任的观念，按这样的观念要求我们的去做。我一点不是要说明这点，赞美我自己。我讲的是我相信他们值得一说的人们；——讲的是你自己，我自己和别的努力生活得手脚干净、问心无愧的人。我一点不认为，如果你经过反复思考，完全相信你待在教区只会伤害别人的灵魂和对自己的灵魂罪上加罪，你还会赖在弗雷姆利，挣那份教俸。妻子和孩子，虽然他们对你和对我都是亲骨肉，——一如你和我是老朋友，——但是在对这样一个问题辨别是非曲直的关头，他们是不应该在视线之内的！"他们现在都静静地站着，面对着面，克劳利用低沉的声音说话时，直视着他朋友的两眼，一直用手紧紧抓着他朋友的臂膊。

"我不能进一步干涉了吧，"罗巴茨说。

"不能，——你不能进一步干涉了。"罗巴茨当天晚上把这次会面的情况告诉他妻子时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种话音，像克劳利先生说最后那些话时的声音，那么动人心弦，催人泪下。

他们走回到那个马夫和马匹前，几乎没有说话，罗巴茨上马时也没有提出来见见克劳利太太的要求。克劳利先生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罗巴茨这时走掉是合适的。"愿上帝保佑你渡过你的苦难。"罗

巴茨先生说。

“罗巴茨先生，我十分感谢你的友谊，”克劳利先生说。然后他们分了手。大约过了半小时，克劳利先生回了家。“现在该念平达待了，简，”他说着，在他的旧写字台前坐了下来。

第六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在他自己的布道坛上最后一次露面

一星期过去了，克劳利先生没有捎话或捎信给巴彻斯特城，到了星期日早上，瑟姆布尔先生根据明确说好的协约，应该出发到霍格尔斯托克来，主持这个教堂的礼拜仪式。坦佩斯特博士有言在先，说瑟姆布尔先生会被他的女保护人的去世吓住的，这话果然应验了。情况完全是这么回事，他非常着急摆脱那个在她提议下承担的差事，如果可能的话。首先，他在主教本人眼前从来没有吃香过，因此眼下在这主教管区便没有任何指望得到好处了。他过去捡到的残羹剩汤面包屑，全是普劳迪太太的惠赐。到时候，说到霍格尔斯托克这件不同一般的工作，他将如何为此领取酬报呢？的确，他到霍格尔斯托克来回的路上从口袋里花去的那笔实际费用，他将到何处找回损失呢？但是他没法去跟主教讲这事，他也没法劝说任何能接近主教的人提及这个问题，斯纳珀先生在尽可能多地回避他；斯纳珀先生被他拦住和盘问时，一口咬定他认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斯纳珀先生认为，那位可怜的太太尸骨未寒，她在这主教管区安排并敲定的工作就被人撂挑子不管，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寒心了。斯纳珀先生声明他的意见，认为瑟姆布尔先生一定得去霍格尔斯托克去；当瑟姆布尔先生气急败坏地宣称说他将不会走出巴彻斯特城一步时，斯纳珀先生断言，如果那个星期天霍格尔斯托克没有举行礼拜式，那瑟姆布尔先生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得不回答这件事。到了星期六晚上，瑟姆布尔先生千方百计想求见主教，但是斯纳珀先生告诉他说，主教已经把话说死，拒绝见他。主教本人也许不愿意在妻子尸骨未寒时多管她的事情吧！这样一来，瑟姆布尔先生带着一颗沉甸甸的心，走到万塔利龙旅馆，订下一辆马车，决定把账单送交主教府邸去。他再也不能把自己交给主教的那匹矮脚马了！

直到星期六晚上，克劳利先生还在做他教区的工作；在星期六晚上他在他的讲坛上对他的教区居民作了一次讲话。他事先在那些制砖工人和雇工中间通知说，他希望在那个教室里对他们说几句话；但是那些农场主们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赶来了；所有的制砖工人都来了，绝大多数雇工到了场，这样一来，这教室就盛不下他们了。听众队伍异常庞大，甚至超出了平时教堂里的听众。“他们来这里，”他跟他的妻子说。“聆听一个毁灭的人宣布他自己的毁灭，不过他们不会来听上帝的声音。”当人们发现人多地方小，这教室放不下时，这次集会移到了教堂，克劳利先生被逼着走上了他的布道坛。他说了一段简短的祷词，然后他开始讲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现在就不再按他当时讲的叙述了，因为这同一个故事在这本书里的许多章节已经讲得太多了。不用说，一个教区牧师以如此庄重的态度讲述他自己的事情，这是个别具一格的故事。他用一张支票办了他自己的事情，却交待不清是怎么得到它的，这点是肯定的。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是怎么得到它的。在上帝的住宅①里跟他们讲话时，他向他们交待了这个情况。他将要受到一个陪审团的裁决，他所能做的只是告诉陪审团这同一情况。他没有指望陪审团相信他的话。陪审团当然只会相信那些在他们面前能被证实的情况。但是人们十分期望他在霍格尔斯托克的老朋友，长期以来对他十分了解的老朋友，会认为他的话是真实的。这中间没有足够的理由原谅他的行为，即使在他自己看来也是一样的，这点，他自愿辞掉他的教区，他说，就是足够的证据。然后他向他们解释，尽他的能力解释清楚，主教做过什么，那个委员会做过什么，以及他本人做过什么。他没有跟这些听众提起普劳迪太太，这点在这里就用不着赘述了。“现在，最亲近的朋友们，我要离开你们了。”他说，带着在这个人来说非常个别的沉重表情，他甚至在像霍格尔斯托克这样一群会众面前也能留下独特的印象。“我深信，我在你们中间挑过的这副沉重而愉快的担子，将会落在比我更合适做这样的工作的人的手中。我总是知道我自己不是合适人选，因为我这个人世俗连累太多。贫

① 指教堂。



告别教职

困使精神贫乏，使手脚无力，使心灵疼痛，——而且更常见的是使良心呆钝。但愿这最后一点永远不会在你们中间的任何人身上发生。”然后他又说了一段简短的祷词，从布道台上走下来，走出了教堂，他的妻子哭泣着紧倚在他的胳膊上，他的女儿跟在他们身后，哭得像泪人儿似的。他再也没有以这些会众的会长身份，进过那个教堂。

克劳利先生走出教堂时，门边有一个霍格尔恩德来的跛足老汉拄着拐杖站在那里，他旁边站着他的跛足的老伴儿。“他会闯过这关的，因为他太坚强了。只要坚强，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在那天夜里，克劳利先生家的成员们的地位似乎发生了变化。他讲话的样子带着某些近乎安乐感的味道；他说了许多温情恩爱的话，努力安慰他的妻子。她恰恰相反，没有说任何安慰他的话。她一直不赞成他采取的这个措施，但是不能硬拿反对意见，反驳他关于责任的雄辩。自从他用那种他用来对罗巴茨的口气跟她讲话，她也觉得她只好保持沉默了。但是她不能假装感觉到那种履行责任带来的骄傲。“等他出来时他将做什么呢？”她跟她女儿说。她所说的“出来”是指从牢里出来。她感觉不到安乐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星期天早上，这顿早餐对她来说，也许是她一生中最悲哀的场面。他们一家三口人在平常的时刻，——九点钟，——坐了下来，但是这个早上却不像许多星期天那样一如往常。往日，克劳利先生八点到九点钟到学校里去上课；但在这个星期天他觉得，一如他告诉他妻子的，他到那里去会是个闯入者。但是他要求简去学校完成她的通常的任务。“如果瑟姆布尔先生来了，”他跟女儿说。“千万在所有事情上都服从他哪。”然后他站在门口，察看瑟姆布尔先生什么时刻才会到达学校。但是瑟姆布尔先生那天早上没有到学校去。“可是他明明白白要求我说，我本人不能干涉这些责任。”克劳利先生站在门口跟他的妻子说。“按当时我所想到的，我应该说那是多余的着急话。”如果克劳利太太在空虚时刻能对于瑟姆布尔先生讲了她的思想，我认为，她的话会把她丈夫吓一跳的。

早餐间，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克劳利先生掰着面包皮，小口小口地吃着，——几乎是在做样子给人看。简尝试一番失败了，于是试图掩饰她的失败，但这点也失败了。克劳利太太没有作任何尝试。

她坐在她的旧茶壶后面，两手紧紧握着，两眼直呆呆地看着。看样子，仿佛某个最后的日子降临在她身上，——这天，她丈夫遭贬黜的第一个星期天。“玛丽，”他跟她说。“你为什么不吃点？”

“我吃不下去。”她答道，她的话不是悄声细语，而是每个字都简直能让它们自己发出清晰的响声。“我吃不下去。别问我。”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会丧失唯有面包才能保住的那种体力的。”他说，这话的弦外之音是说，他希望她去参加礼拜式。

“别要求我到那里去，乔赛亚。我去不得。我受不了那份罪。”

“不；我不会强求的。”他说。“我能单独去。”他没明确表示，希望他女儿到教堂去；但是等礼拜仪式的时刻来到时，简还是陪他去了。“我到时候怎么办呢，妈妈，”她说。“要是我发现我承受不了的话？”“努力承受下来。”做母亲的说。“努力吧，为了他起见。你现在比我强壮得多。”

教堂的钟在通常的时刻丁丁当当传出声来，克劳利先生手里拿着帽子，站着准备出门。他没有听到有关瑟姆布尔先生的消息，但是他心里有底儿，觉得瑟姆布尔先生不会找到他的麻烦。他已经预先叮嘱过他的教会执事早点到教堂去，这样瑟姆布尔先生就不会遇上困难了。教堂离这住房很近，要是克劳利先生仔细观察，任何来到的车辆都可以看见。但是没有谁会专心观看瑟姆布尔先生到达教堂。他没有怀疑瑟姆布尔先生会出现在教堂里。有关那学校的事，他倒是有过一些疑虑。

但是正当他准备出门时，他听见了一辆轻便马车的停车声。瑟姆布尔先生走到这牧师住宅门前，从马车上下来后，他准备进这所住房去，仿佛它是他自己的。克劳利先生在便道上迎住他，从头上拿起帽子，说他希望瑟姆布尔先生一路坐车不会被累坏。“我将不请你到寒舍里去了。”他说，站在便道的正中间。“因为我妻子病了。”

“没染什么病吧，我希望？”瑟姆布尔先生说。

“她的病多半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克劳利先生说。“我们到教堂去吗？”

“当然，——这还用说。那件白色法衣怎么样了？”

“你会看到，我相信，教堂执事已经把一切准备就绪。我特地叮

嘱他你的到来，目的就是事先有个准备。”

“你也参加礼拜仪式吗，我捉摸？”瑟姆布尔先生问道。

“不是‘也参加’，——‘也参加’是什么话。”克劳利说话的当儿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好一会儿，通过他说话的语调，毫不掩饰地表明他由于这么无礼的一个建议，给惹得多么惊讶，多么愤慨。他把他的布道坛拱手让给一个外乡人，其无法反驳的理由竟会是绝对强迫他在那个他自己待过多年的教堂保持沉默吗？

“随你的便吧。”瑟姆布尔先生说。“只是今天上午从巴彻斯特一路赶来，我自己不得不把这事全包了，这是个相当艰巨的命运。”克劳利先生对这话没有曲意作答。

在这教堂的门廊里，这里也是唯一的进出口，克劳利先生把瑟姆布尔先生介绍给了那个教堂执事，不过只是举手之劳的介绍，然后便跟他女儿在过道摆着的座位上找地方。简还要到那个在小圣坛里她和母亲到目前为止总是占据的位置上去坐；但是克劳利先生不允许这样做。他也好，他家里的成员也罢，霍格尔斯托克教堂的小圣坛的优先权，他们再也没有使用的份儿了。

瑟姆布尔先生迟到十分钟，忙忙叨叨地走到读经台前，我们只好说，穷于应付地主持这次早上的礼拜仪式。在整个早祷过程中，克劳利先生的眼睛始终盯着他，他觉得那里的每个人都把他看成一个侵入者。一开始，这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强烈，克劳利先生不禁为他叫苦，要是可能，真想去给他鼓一把劲。但是随着这个工作的进行，由于惯性和他自己的声音为他壮胆，这个人身上显露出几分一般说来懦夫身上惯有的那种傲慢神色；这种神色一出现，克劳利先生敏锐的耳目马上捕捉到了。旁观者可以看见他两手的动作在举起来祈祷时变了形状。尽管他在祈祷，但即使在祷告中他也没法忘掉那个正占据着他的读经台的人。

接着该布道了，这次布道和过去常有的一样，正好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瑟姆布尔的工作结束了。没有固定地点的牧师，一如瑟姆布尔先生一贯的命运，今天在这里讲道，明天到那里讲道，至少有这种安慰，——即他们能经常宣讲他们的布道词。从圣餐台上，瑟姆布尔已经宣布说，在目前这个教区的特殊的条件下，霍格尔斯托克目前没

有第二次礼拜仪式了；这点是他这次布道唯一特殊的地方。礼拜仪式一结束，他便钻进他的马车，乘车回巴彻斯特去了。

“妈妈，”简在全家人坐下来用晚餐时说。“这样一种布道，我保证在霍格尔斯托克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听到过。真是的，你简直不能称它是一次布道。这纯粹是胡诌八咧。”

“我亲爱的，”克劳利先生精神饱满地说。“对那些世俗的事情你尽管评论；那样，虽然这些评论幼稚可笑，但它们至少是纯洁的。要是你非评论不可，那就对尤里皮底[①] 妄加指责吧。”但是当简晚餐后亲吻她父亲时，她对父亲的幽默心领神会，完全觉得出她对瑟姆布尔先生的那番评论，她父亲并没有完全认为是些南辕北辙的话。

瑟姆布尔先生在整个星期期间，没有再来这个教区露面或讲道。

---

① 尤里皮底(480? —406 B.C.)，古希腊悲剧作家。

第七十章　阿拉宾太太被追上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图古德先生收到威尼斯拍来的一份电报，他为此立即撂下他在贝德福德街的工作，搭上了到西尔弗布里奇去的第一趟火车。“我似乎觉得，这个差事费时间不少，挣钱不多。”他的伙伴跟他说；这对图古德一时冲动正在为他的突然离去和说不准外出多久的时间作准备。“这话说对了。”图古德说。“费好多时间，白搭一些钱，而且没有回报。一个人要靠这种生意活下去，可得饿肚子；是吗？”那位伙伴拉长调子哼了一声，图古德径自离去了。但是由于我们必须随着图古德先生到西尔弗布里奇去，又由于我们在本章里不能进行这次旅行，我只好提及一下他的离去，然后回头叙述约翰·埃姆斯，如我们会记起来的，他在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时正要起身到佛罗伦萨去。

我们亲爱的老朋友约翰尼从伦敦出发时，一直为自己感到扬扬得意，喜不自胜。他绝对战胜了拉夫尔·巴夫尔爵士，仅此一举就使他得意忘形了。他喜欢旅行带来的刺激，尤其喜欢到意大利去旅行；他旅行的起因之重要，使他心满意足。除了所有这些因素，他发现莉莉·戴尔对他的旅行感到高兴，这就更使他心花怒放了。他已经明显地看出来，她打心里感到高兴，并且因为他为表姨父的案子出力，莉莉差不多用崇拜英雄的眼光看他。他局部地理解到，——一种影影绰绰的理解，——他在莉莉眼中不得宠，是在这方面他本身还有欠缺之处。她过去在他身上看不到英雄的气质。她开始是把他看成了孩子的，他身上净是些孩子气的东西；他长大成人了，她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这种亲昵的眼光仍然根深蒂固，他所希望装满她心扉的那种爱情总是建立不起来。他的情敌第一次在莉莉眼前出现，周身都是

帕尔马尔[1] 英雄主义的光彩，莉莉在她的软弱中被这些光彩征服了。自从她了解到她过去是多么软弱后，每当她回忆起她自己的生活的细端末节时，她总会跟她自己说她是多么无知无识，多么幼稚可笑；不过也不止是因为这点，她在能够教会自己看准一个比别的男人更值得她注意之前，她才觉得他身上缺乏某些英雄的光彩。她过去仍然下意识地把希望寄托在克罗斯比身上，但是现在那种希望仅通过他的外貌便已经下意识地被挤掉了。曾经有那么几次，约翰·埃姆斯差不多升到了那个必要的顶点——差不多在某座适中而充分的山顶上站稳了脚跟。但是这中间仍然有一连串的小失足，——一些不幸的滑落，他对这些滑落则不应该总是负有责任；他从来没有在他的塔尖上挺直腰板站起来，顶儿尖儿地让莉莉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这一切，约翰·埃姆斯本人就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常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她到底要他的什么呢？他应该做些什么呢？从那种敏感的危险中寻求荣誉的日子显然已经成为过去。他穿戴讲究。他知道许多应该知道的人。他没有负债。他曾经搭救过一个老勋爵的性命，为此曾经成为人们议论的人物。他甚至打败了那个虐待过她的人。他的坚贞不渝可以和雅各[2] 的始终如一相媲美！她要他的什么呢？但是在某些方面他是知道她要他的什么；现在，他启程到佛罗伦萨去，打算不在任何地方停歇直接到达那个城市，他希望通过这次骑士般的旅行，他可以得到那种必要的东西。

但是到达巴黎时，他听到了阿拉宾太太的消息，这使他改变了计划，打算不去佛罗伦萨而去威尼斯他给巴黎的一个银行家捎了一封信，这个银行家告诉他说，阿拉宾太太眼下应该在威尼斯找到。这个消息一点没有让他迷惘。观光佛罗伦萨固然令人高兴，——不过浏览一下威尼斯就更使人感到愉快了。他的旅行一样可以到达都灵；不过从都灵他不再经过波洛尼亚到佛罗伦萨，而是路经米兰直奔威尼斯。他幸好带着一份奥地利的护照，——这在威尼斯还等级森严的那些以往的日子里是很必要的。他自从离开伦敦还一直没有上过

---

① 伦敦一条街，以其俱乐部出名。

② 雅各系《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床，当他在威尼斯住了店蜷卧在床上时，他简直在为自己感到骄傲，仿佛他做出了什么伟大的举动似的。

但是他好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坐了坐平底船，因为到达威尼斯时他发现阿拉宾太太已经回佛罗伦萨去了。他打听到了阿拉宾太太住过的那家旅馆，在那里他听说她前一天已经起身走了。她收到了一封信，旅馆老板认为是她丈夫写来的，于是就走了。旅馆老板就知道这些情况。约翰尼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当他感觉到来不及上床睡觉便启程到佛罗伦萨去是他的责任时，却又变得有点更加得意起来。这要求在车厢上再过一夜，但他会对付下来的。他的时间仅仅能洗个澡，吃顿早餐，在平底船游了游泳，观看了一下总督府的外景，临到登程前在那个广场上踱了个来回。这是个艰苦的活儿，但是我认为如果他听说阿拉宾已经从佛罗伦萨回到了罗马，他也会高兴的。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会把大衣裹在身上，继续追下去，——全然不把土匪放在心上，——心里想着莉莉，纳闷儿是否有人曾经连续几夜不上床干出这么多事来。事实上，他在佛罗伦萨的旅馆找到了阿拉宾太太，——当他一大早来到旅馆时，阿拉宾太太还躺在床上睡觉。这样，他又洗了一个澡，又用了一顿早餐，这才把他的名片送上去了。"约翰·埃姆斯先生，"——他在名片顶上写道，"为克劳利先生的事专程从英国来。"然后他在旅馆的一张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

约翰在早餐室里曾得到一个和一名年轻女士说话的机会，把他的行动都告诉她了。"我只是在星期二晚上才离开伦敦的，我取道威尼斯来到了这里。"

"这么说，你旅行得够快的。"那位年轻的女士说。

"我没有看见过床呢，当然。"约翰说。

那个年轻的女士事后马上跟她父亲讲了这些。"我捉摸，他一定是一个外交官信使，"年轻的女士说。

"是什么也不会是那个。"那位先生说。"人们从来不会谈论他们自己的职业。他也许是个请了双周假的职员，要看看到时候能观光多少个城镇。当今就时兴这种旅行方式。我年轻的时候，世上还没有铁路，我记得从巴黎到威尼斯也都没睡觉。"他目前的好兴致很走

运，约翰没有听到这话。

他还在熟睡时，一个仆人来找他，是阿拉宾太太派来的，说阿拉宾太太要马上见他。“是的，是的；我早准备去了。”约翰尼说着，跳起身，想到了到罗马去的那个旅行。但是他面前不存在什么到罗马去的旅行了。

读者会明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目前为止彼此还不了解底细。阿拉宾太太直到约翰尼名片送到她手中，还从来没有听见过约翰·埃姆斯这个名字，而且如果不是约翰在他的名片上写下那几个字，她还不知他找她有何公干呢。“你是为克劳利先生的事来的？”她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从我父亲那里已经听说有人要来。”

“是的，阿拉宾太太；我在拼命地旅行。我原来料想在威尼斯会找到你。”

“你已经去过威尼斯了吗？”

“我刚刚从威尼斯来。人们在巴黎告诉我，我应该在那里找到你。不过，既然我在这里已经找到你了，那点辛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我说不清你能不能帮上我们的忙？”

“你认识克劳利先生吗？你是他的朋友？”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娶了我的表姨。”

“我给他那张支票的，你知道。”阿拉宾太太说。

“什么！”埃姆斯大声喊道；这么容易说出口的几个字就把那么可怕的疑难迎刃而解，约翰差一点被这个情况击倒在地。克劳利一案如此重大，克劳利一家为此吃尽了苦头，他觉得仅仅说这么几个字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简直有点渎圣的意味了。他原先几乎没抱什么希望，至少是仅有一点希望，——觉得阿拉宾太太能够提出一些供他们大伙儿追究真情的线索就不错了。但是他却发现她把这股线索攥在手里，而且这股线索还是一股用不着进一步费神调查的线索。这中间没有什么事情还要澄清了；到耶路撒冷的旅行也没有必要了！

“是的，”阿拉宾太太说。“我给他那支票的。他们已经写信给我的丈夫打听它，却从来没有给我写信；我只是前天在威尼斯收到我父亲的来信，又收到我姐姐的来信，我才知道克劳利先生的麻烦的细节。”

"你没有听说他已经在那些治安官面前接受审查了?"

"没有,连这一情况也没有听说过。我在《加利格南利信使》上看到过一些有关一位牧师的情况,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牧师;我听说过克劳利先生在钱上出了什么麻烦事,可是可怜的克劳利先生在钱的上面总是不断麻烦的;由于我知道我丈夫也已经收到过信,我就没有插手这事,进一步问问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我一直没有间断信件,可是只是到这里来之前,我才在威尼斯了解到这个情况的实质。"

"你采取什么办法了吗?"

"我马上给图古德先生拍了电报,我知道他一直作为克劳利先生的律师在活动。我姐姐写信告诉我他的地址了。"

"他是我舅舅。"

"我给他拍了电报,告诉他我给了克劳利先生那张支票,然后我又写信给格兰特利副主教,把整个情况都告诉了他。我回家之前不得不来这里一趟,可是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起身。"

"那整个情况是指什么?"约翰·埃姆斯问道。

那张支票的馈赠的情况十分简单。它只是交待克劳利先生陷入困境时如何拜访教长宅邸他的老朋友,请求金钱上的帮助。他做这事是十分不情愿的,他在教长的藏书室等待的时刻情绪十分不好,他甚至希望不接受教长十分乐意惠赠他的东西一走了事。出于这个原因,事情发展到教长和他妻子甚至来不及交换什么话语的地步,——即送给克劳利先生的那笔钱到底是从谁的体己中取出来的。因为这个家的私有财产是属于阿拉宾太太的,而不是教长的;这笔私有财产全部掌握在阿拉宾太太的手中,她可以随意处置。赶在克劳利先生来到教长宅邸之前,教长和他妻子对这件事已经商量过,他们已经说好应该送一笔五十镑的款子。这钱应该由阿拉宾太太送出去,可是他们觉得,这笔赠款要是通过他的老朋友之手送出去,要比阿拉宾太太送出去,更使克劳利先生接受时感到心情坦然些。为了尽可能少地触犯克劳利先生的感情,——因为他们夫妇十分了解克劳利先生和他的怪癖,——他们夫妇对送这笔钱的方式商量了好半天。最后他们同意把那些钞票装进一个信封里,这个信封事先教长就应该为克劳利先生准备好。但是当这个时刻到来时,教长还没有把那信封

准备好，因此不得不离开藏书室去找他妻子。阿拉宾太太向约翰·埃姆斯解释说，她甚至也没有把它准备现成，因而也不得不到她自己的写字台里去取它。然后，在最后的一刹那，一心想多帮助急需用钱的人做些好事，她便把那张二十镑支票连同那些钞票一起塞进去了，这张支票钱是她自己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那张支票由教长送给了克劳利先生。“我将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没有告诉教长这事。”她说。“要是我告诉他，所有这一切麻烦就不会有了！”

“可是，你从哪里得到那张支票的？”埃姆斯问道，这种好奇心是极其自然的。

“正是这话。”阿拉宾太太说。“我现在不得不交待清楚我没有偷它了，——对不？索姆斯先生这下将要控告我了。一点不假，我已经费了不少麻烦唤起我对所有这些细节的回忆，因为你瞧，这毕竟已是一年前的事了。”不过阿拉宾太太的脑子在这样的事情上，远比克劳利先生的清醒，她能够交待清楚，这张支票是“万塔利龙”旅馆的老板应付她的租金的一部分；这个旅馆曾经是她第一个丈夫的财产，现在归她所有了。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租金一直有些困难，因为“万塔利龙”旅馆的事情不像过去进行得那么顺利。有一段时间，这笔钱是由店老板通过巴彻斯特银行用支票半年一次支付的。在过去的一年半中，这事没有这么办理，这笔钱通过不定期和不定数目送到了阿拉宾太太的手中。在这个时刻，这笔租金已该交十二个月份的，阿拉宾太太表示了她的不同意见，问题不是在她返回巴彻斯特城时接受它。在阿拉宾太太提到的这一次，这笔钱是在教长宅邸早餐客厅里她亲自接到手的；送款的是一个她非常了解的人送来的，不是店老板本人，是一个姓店老板姓的人，她相信此人是店老板的兄弟，或者至少是店老板的堂兄弟。上面说到的这个人名叫丹尼尔·斯特林格，他受雇在“万塔利龙”旅馆当一种职员或者管理人员，她所知道的大概就这些。这租金经常由丹尼尔·斯特林格交给她，其次数之多一点不亚于丹尼尔的兄弟或堂兄弟，约翰·斯特林格，这人才是那个旅馆的老板。当约翰·埃姆斯对该旅馆雇用的那些人员提出问题时，她说她相信这中间有些以讹传讹的流言。那所住宅在斯特林格家手里已经许多年了，——她前夫的父亲购置这份财产之前的事了，——因此要把

斯特林格换掉也是不尽妥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这样说,她和她丈夫渐渐觉得,那所住宅一定得易换人手了。“可是你当时没有对那张支票问点话?”约翰问道。“说了,我说了有关这事的好多话呢。我问,一张索姆斯先生的支票为什么不拿到银行兑成钱,而拿来给我;斯特林格向我解释说,他们不喜欢到那个银行去,因为他们欠那里的钱,可是我能把它解入我的账户。只是我的账户立在另一家银行里。”

“你可以把它解入那里吗?”约翰尼说。

“我想我可以,但是我没有解入。我把它送给可怜的克劳利先生取而代之,——像一个傻子,我现在看出来我当时多么傻。这样,我把所有这一切麻烦带给他和她了;现在我必须赶回家中,不等教长了,搭最快最方便的火车走。”

埃姆斯提出来要陪同她,这个意见被接受下来。“可是,这对你来说够辛苦了。”她说:“你在佛罗伦萨什么也看不到了。威尼斯待了三个小时,佛罗伦萨待了六个小时,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时间,这对你第一次来意大利游览会是个辛苦的命运哩。”但是约翰尼跟自己又一次说出“顶儿尖儿”的要求,并且想到仍住在伦敦的莉莉·戴尔,希望她能听到他的各种努力;他也许还感觉到,和一位教长的妻子返回去将会是件快活的美差,因此没有丝毫犹豫的意思。他觉得,要是不能身临其境体味一下克劳利先生的清白和所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个消息引起的那种轰动情绪,这对他来说也是要不得的。“我一点不在乎那个。”他说。“当然,我很愿意看看佛罗伦萨,而且当然我也喜欢上床睡一觉;可是我哪天会把这两点都享受到的,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希望之中。”这样,他们还没有启程上路,他和阿拉宾太太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友谊。

他又一次被迫走马灯似地跑了跑佛罗伦萨;他看了美第奇家族的维纳斯雕像,看了西格奥拉椅子;他从主教府的侧面观看了那座钟楼的顶部,并在那座大教堂的后面转了转;他用心察看了那个洗礼教堂的各个门,宣布说那“大卫”像确实不同一般。然后他返回旅馆,和阿拉宾太太一起吃了饭,便登程回英国。

教长原来准备在威尼斯同他妻子会面,然后他们俩绕道佛罗伦

萨一起往回返。因此,阿拉宾太太当时离开佛罗伦萨时没有把她的行李物件带走,在她准备回家时又不得不返回来把它们取上。他,——就是教长,——已经在他的东方之行中拖延了时间。无论在叙利亚还是在君士坦丁堡,他都没有按他所预料的那样尽快脱身,结果是,他曾两次给他的妻子写信,请她多多包涵,他还得再耽搁几天,实在罪过难当。“因此你瞧,”一如阿拉宾太太所说。“各种事情都不谋而合,把这个只用我一句就会大白于天下的秘密包裹起来了。我这下欠克劳利先生的情,我永远别想还清了。”

“他听到了这个真实情况,”约翰说。“他就算得到优厚的酬报了。要是你能在这时看到他脑子里的活动,我保证你会发现他真的认为他偷了那张支票。”

“他不能想到那个,埃姆斯先生。再说,在这个时刻,我希望他已听到了真相。”

“这有可能,但是他过去真是那样想的。我完全相信,他对自己在哪儿得到那张支票的,一点概念也没有;更有意味的是,全郡没有一个人对这点有概念。人们都认为,他当时捡到了它,在万般无奈中使用了它。主教对他一直很苛刻。”

“啾,埃姆斯先生,这是一切事情中最坏的一招。”

“我是听人这么说的。主教有个妻子吧,我相信。”

“是的,他有妻子,这还用说。”阿拉宾太太说。

“人们说,她是个心地不怎么善良的人。”

“在巴彻斯特,我们的一些人不大喜欢她。我不能说,她是我自己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我相信,她对克劳利先生十分苛刻。”约翰·埃姆斯说。

“我一点不觉得奇怪。”阿拉宾太太说。

他们不久到达都灵,在这里,在特朗彼塔旅馆的阅览室拿起一份《加利格南利信使》,约翰·埃姆斯看到了普劳迪太太的死讯。“看这个,”他说,把那段文字拿给阿拉宾太太看。“普劳迪太太死了!”“普劳迪太太死了!”她嚷叫道。“可怜的女人!这下巴彻斯特将会有宁日了!”“我压根没有跟她十分亲近过。”她后来跟她的旅伴说。“我知道我没有权力说她曾经伤害过我。但是我十分记得她最初来到巴彻

斯特的情景。我姐姐的公公，那位已故的主教，刚刚去世。他是一个温和、善良、亲切的老人，我父亲爱他只差甚于爱他自己的儿女了。你可以想想，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难过。我那时和大教堂还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只有我父亲这层关系，"——阿拉宾太太讲到这一切往事时，记起来在她正说到的那些日子里，她还是个年轻的服丧的孀妇，——"但是我想，我永远不能原谅低教会派小号吹奏的那种刺耳的赞美歌，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是带着这种玩意儿走进巴彻斯特城的。她本来可以表现得更宽厚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十分高傲造过孽。她在一开始至少可以跟我们更温和地相处。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苛求体面、友善和和睦这些美好事物以外的更多东西。她彻底毁掉了我们的和睦。友善不合她的口味。至于体面，当我记起几桩事件时，我只好说，既然和睦和友善没了，那这体面也就随着消逝了。现在她死了！我不知道没有她主教会怎么过下去?"

"依我看，会活得更带劲。"约翰尼说。

"呸，埃姆斯先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你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说话。"

阿拉宾太太和约翰尼在回家旅途上成了忘年之交。约翰尼的性格中有一种讨人喜欢的亲切感，这点使他总能在女人跟前得宠，虽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身上却缺乏某种使一个女人依恋他的东西。他能做到随和相处，外貌悦人。他喜欢使他自己显得很有用处，对于所有那些亲而不昵的行容举止运用自如，多数女人对此都知道其价值并且欣赏其安逸。等他们到达巴黎这个时刻，约翰已经把莉莉·戴尔和克罗斯比的整个故事告诉了阿拉宾太太，阿拉宾太太答应帮他的忙，如果任何帮助是她力所能及的话。

"当然我听说过戴尔小姐，"她说。"因为我们知道德·库西家族。"接着她把脸扭开了，当她记起来她第一次看见和克罗斯比成婚的亚历山德里娜·德·库西夫人的情景时，脸色简直要涨红了。那是在乌拉索恩的索恩先生府上，她在那天做了一件她多会儿记起来都会脸红的事情。不过那是多少年前的故事，她的旅伴一点不知道，——而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乌拉索恩的那天，阿拉宾太太，巴彻斯特教长的妻子，而不是那个主教管区一般谨小慎微的牧师

的主妇,曾经——扇了一个牧师一记耳光!

"是的,"约翰说,讲到了克罗斯比。"他是一个精明的家伙;他知道他是干什么吃的;他娶了一个伯爵的女儿。"

"现在我记起来我听说有人给过他一次可怕的打击。兴许那就是你?"

"那一点也不可怕。"约翰尼说。

"那么说,那就是你了?"

"啾,是的;那是我。"

"那么说来,就是你搭救了可怜的德·古斯特爵士,使他没有遭受那头公牛的伤害吗?"

"不提它了,阿拉宾太太。我做过的好事没有个完的时候了。"

"你真是个传奇英雄。"

他咬着他的嘴唇,告诉他自己说,他还称不上十足的英雄。"我可说不清这个。"约翰尼说。"我想,在当今的时代,一个人应该做的似乎不是注意他吃什么喝什么,把自己打扮装饰一番。那时他就会成为一个英雄了。"但是这点对莉莉来说是苛刻的。

"这就是戴尔小姐要求的吗?"阿拉宾太太说。

"我没有特别想着她。"约翰尼说,这话显然不是他心里的话。

他们在巴黎睡了一个夜晚,一如他们在都灵一样,——阿拉宾太太发现自己不能按她的旅伴已经做出来的那种旅行方式,把这样的旅程顶下来——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到了伦敦城。她住进了萨福克大街顶头一家安静的牧师旅馆,富有的主教和教长经常光顾这家旅馆,阿拉宾太太指望在这里看到来自她丈夫的信件。果然这里有信——而且是刚刚来到。教长在她离开三天后到达佛罗伦萨;因为他要比她少花二十四小时旅行回家,他后天就会到达这里的这家旅馆。"我想,我等等他吧,埃姆斯先生?"阿拉宾太太说。

"我今晚要去见图古德先生,我明天来这里拜访,不管我看见看不见他。你多会儿在旅馆里?"

"别劳驾你跑路了。你得跟拉夫尔·巴夫尔爵士交待交待,你知道。"

"我明天不见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后天也不见。你千万别以为

我害怕拉夫尔·巴夫尔爵士。"

"你只害怕莉莉·戴尔吧。"从这些话里,你可以看出来阿拉宾太太和约翰·埃姆斯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已经变得非常亲热了。

然后他们商量好,约翰那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去拜访图古德先生,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到这家旅馆来。在一条长过道里走时,他碰上了两个绅士,都戴着宽边帽,穿着崭新的黑色外衣和齐膝裤;约翰尼只听见几句一个牧师绅士对另一个说的话。"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精神头十足,但又是个无事生非的女人,我的老爷,——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事生非的女人!"这时,约翰听明白,那教长 A 正跟那主教 B 谈论已故的普劳迪太太。

第七十一章　图古德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

我们现在回头叙述图古德先生接到阿拉宾太太从威尼斯打来的电报，起身到西尔弗布里奇去。“我送支票给克劳利先生。它是一笔钱的一部分。今天给格兰特利副主教写信，并马上返家。”这就是图古德先生在他的事务所收到的那份电报，看过电报后他决定，他必须立即动身到巴彻斯特去。“这的确不是你可以称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差事。”他跟他的伙伴说；他的伙伴还在不断地嘟哝；“但是无利可图也同样得干呀。如果它以一种渠道进不了分类账，那它就换个渠道吧。”这样，图古德先生起身去西尔弗布里奇，派人到塔维斯托克广场他的住宅，取了一个小背包，一件清洁的衬衣和一把牙刷。他一路乘火车前行，在他入睡之前，他把这事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思想。“可怜的家伙！我真说不清可曾有谁遭受过这么巨大的痛苦。至于那个女人，——她来不及听到这事就去世，这真是千古遗憾。说什么心脏病；她要是知道了这个，那她才会有一丝真正的心绞痛呢！”然后，他琢磨着阿拉宾太太是怎么得到那支票的，不觉进入了梦乡。

他拿定主意，沃克先生是他要见的第一个人，这之后，如果可能，他将去找格兰特利副主教。他最初打算马上直奔霍格尔斯托克；但是当他记起来克劳利先生在他的各个方面是多么与众不同，并以职业的眼光告诉他自己电报作为详尽的依据只是些不足取的证据来源时，他想他先去见见沃克先生将会更为可靠妥当些。这中间将会有些小小的拖延。在一两天之内，副主教才会收到那封信，再有一两天，阿拉宾太太没准儿就回到家了。

晚上晚些时候，图古德先生在口袋里仔细地装着那份电报，来到西尔弗布里奇的这位律师府上；他被领到餐厅里，仆人转身到沃克先生那里去通报他的姓名。事务所的职员都下了班，事务所上了门；人

们在这样的时刻来谈事，——正像他们经常真的到这所住宅一样，——总是被领进这个客厅。“我不知道主人今晚是不是能见你，”那位女仆说；“不过要是能见，那他会下来的。”

当图古德的名片带上来时，沃克先生正和他妻子单独坐在一起。“是图古德。”他说。“可怜的克劳利的表亲戚。”

“也不知道他找到什么法子没有。”沃克太太说。“他不可以到这里来吗？”然后图古德先生被叫到了那间起居室里，这是那位女仆万万没有料到的；因为图古德先生显然没有梳洗打扮过，为那种在外省城镇主持夜晚社交活动的美人或夫人作出种种牺牲，——而且手持一份电报出现的。“我们总算把克劳利那张支票弄了个水落石出，”那位女仆还没有把身后的门带上，他便说。“看看这个。”他把那份电报交给了沃克先生。那个可怜的使女不得不离去，虽然她很想听一耳朵到底那张小纸条的内容是什么。

“沃克，怎么回事？”他妻子问道，可沃克先生对手中的电文没有来得及全看完呢。

“他从阿拉宾太太手里得到它的。”图古德说。

“可是呀！”沃克太太说。“我始终认为是这么回事。”

“可惜你过去没这么说啊。”沃克先生说。

“我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一个律师总认为，除了他自己别人什么都看不出来；——请你原谅，图古德先生，可我忘了你也是我们这行的一个。不过，沃克，还是快念念它吧。”接下来那份电报被念了出来。“我送支票给克劳利先生。它是一笔钱的一部分，”——以及电报的其余部分。“我知道这事会大白于天下的。”沃克太太说。“我对它很有把握。”

“可是为什么他死不肯这么说呢？”沃克说。

“他是说过他是从教长那里得到它的。”图古德说。

“可他没有从教长那里得到它嘛；教长根本对它一无所知。”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吧。”沃克太太说；“这定是克劳利先生和阿拉宾太太两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教长对这点一无所知；因此他就说不出什么来。我必须说，我尊敬他。”

“我看它不是这么回事。”沃克说。“如果他完全清楚它是阿拉宾

太太给的，那他怎么也不会说，索姆斯先生把它送给他的，然后又改口说教长把它给了他。”

“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事还什么都不知道。”图古德说。“我们还不得不去告诉他。”

在这个时刻，玛丽·沃克走进了屋子，沃克太太忍不住说话了。“玛丽，克劳利先生没事了。他没有偷那张支票。阿拉宾太太把它给了他的。”

“谁这样说的？你怎么知道的？歇，天哪；要是这话是真的，我可是太高兴了。”然后她才看见图古德先生在场，连忙行了屈膝礼。

“这完全是真实的，我亲爱的。”沃克先生说。“图古德先生通过电线，从威尼斯的阿拉宾太太那里得到了准信儿。她很快就要回家了，毫无疑问，一切都将会澄清的。在这期间，问题是我们应该不应该暂守秘密。克劳利先生本人，我估计，目前还不知道这事吧？”

“一点不知道。”图古德说。

“爸爸，我必须跟普雷蒂曼小姐说一声。”玛丽说。

“我倒认为，全西尔弗布里奇也许就在这时早知道了。”沃克太太说。“因为这事说出来时简恩还在这屋子呢。你放心吧，这宅邸的每个仆人都听说了。”玛丽·沃克来不及等她父亲再下第二道命令，便急不可待地走出屋子，到她那个特殊的朋友圈子里传播这一秘密了。

当天晚上，这事传遍了西尔弗布里奇，而且千真万确，这事成了轰动新闻，使许多人推迟了一个小时才上床睡觉。那些在夜深时不乘坐“乔治和维尔彻”店的轻便旅行马车就不习惯出门走动的夫人太太们，纷纷用头巾把头包上，在大街上奔来奔去，彼此传递着那个已经真相大白的了不起的秘密，说克劳利先生事实上没有偷那张支票。这个秘密的解答并不是在所有人的中间都知道，——那天夜晚这个秘密的解答还只是在西尔弗布里奇的贵族圈子里经过精选的那部分人中间传播开，这是玛丽·沃克或者安妮·普雷蒂曼小姐传出去的。因为简恩，就是那个客厅使女，十分认真地请求玛丽·沃克告诉她有那个特大新闻的某些更多内容时，玛丽·沃克还是尊重了她父亲关于别提阿拉宾太太的提醒。“他没有偷它，这是真的吗，玛丽小姐？”简恩恳求地问道。“是真的。他没有偷它。”“那谁偷的，玛丽小姐？的

确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没有人偷。不过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因为我回答不了这个。马上给我拿帽子来，我想到普雷蒂曼小姐那里去。”然后简恩给沃克小姐拿来帽子，过了一会儿立即带着这则新闻小跑到厨房里去了。“啾，老天爷，厨娘，终于真相大白了！克劳利先生像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无瑕。楼上刚来的那个绅士，过去来过这里，——因为我马上认出他来了，——我听他这么说的。主人也这么说。”

“主人亲口这么讲的？”厨娘问道。

“他说的，千真万确；玛丽小姐刚刚又跟我说了同样的情况。”

“如果主人这样说了，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帮他澄清是非的。那谁拿了它了，简恩？”

“玛丽小姐说没有人偷它。”

“这是瞎话，简恩。道理明摆着，总会有人偷过的。不过，不管怎么说，那个可怜的牧师先生没事了，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我高兴。人家告诉我，他家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一星星肉店的肉了。”然后，马夫、女仆和厨娘，一个接一个，找机会从那个后门溜出去，而可怜的简恩，虽是这则消息的真正所有者，却单单地被留下来回答主人的铃声。

沃克小姐发现两位普雷蒂曼小姐，正坐在大普雷蒂曼小姐的私人房间一起结算账目。她通过各种她感到不算陌生的迹象马上看出来，安妮·普雷蒂曼小姐正在受训。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受训，这是家常便饭，尤其在那些账目拿到桌面上时。“妹妹，它们写得字迹模糊呀。”仆人打开门时，玛丽·沃克听见这句话。

“我不认为差劲到这个程度。”安妮小姐说，不能甘心受到责备。然后，当玛丽走进屋子时，大普雷蒂曼小姐把两手遮盖在某些账簿和纸页上，仿佛保护它们避开亵渎的眼睛似的。

“我高兴看到你，玛丽。”普雷蒂曼小姐一本正经地问候道。

“我带来这样一件新闻，”玛丽说。“我知道你们会高兴听听它的，因此我就贸然来找你们来了。”

“是好消息吗？”安妮·普雷蒂曼问道。

“再好不过的消息。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

两位小姐听了双双往起站立，甚至普雷蒂曼小姐本人也猛地站起来了。“不是吧！”安妮说。“你父亲弄清楚这点的？”普雷蒂曼小姐说。

“根本不是这样的。图古德先生从伦敦来告诉他的。图古德先生，你知道，是克劳利先生的表亲戚；他是名律师，和爸爸一样。”不难看出来，律师家庭出来的小姐们，总是谈论律师，而从来不说代理人或者大律师。

“图古德先生说，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普雷蒂曼小姐问道。

“他是通过阿拉宾太太的来电听到这点的。不过你千万别提及这点。你们别这样说啊，求你们了，因为爸爸不让我说这个。我告诉他我应该告诉你们俩。”接下来，普雷蒂曼小姐脸上原有的蹙眉第一次完全展开了，那些纸页和账簿被推到一边，因为眼下它们不再是什么重要事情了。这则消息太重要了，使她感到很高兴。玛丽接着操着耳语讲述她的故事。“阿拉宾太太把那张支票送给克劳利先生的。她自己这么讲的。这样一来，克劳利先生算是一身清白了。我太高兴了。”

“可奇怪的是他没有这么讲呀？”普雷蒂曼小姐说。

“不管怎样，这是真的。”玛丽说。

“也许他忘了。”安妮·普雷蒂曼说。

“人们是不会忘记这样的事情的。”那位大小姐说。

“我真的认为克劳利先生会忘记任何事情。”那位小姐说。

“你可以相信它是真的。”玛丽·沃克说。“因为爸爸这样说过了。”

“如果他这么说，那这一定是真的了。”普雷蒂曼小姐说：“我为此高兴哪。我打心里感到高兴。可怜的人！可怜的受尽虐待的人啊！谁都没有相信他真的犯了罪，虽然他们认为他极不应该花掉那笔钱。现在他将会逃脱罪名了。但是天哪，玛丽，史密斯先生昨天告诉我说，他已经放弃了他的教俸，还说斯普纳先生，就是那副教委，正在努力从教长那里争取到它。可是那是因为斯普纳先生和普劳迪太太过去吵过架；普劳迪太太去世了，斯普纳先生眼下很可能就不想动窝了。”

“他们永远别想把任何人送进霍格尔斯托克，安娜贝拉，欺侮克劳利先生。”安妮说。

“我没有说他们会做到这点。不过总得容许我把话说出来，像别人一样，别说半截就给打断呀。”

“我没有意思打断你，安娜贝拉。”

“你总是打断我说话。不过如果这事是真实的，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好可怜的格雷丝！现在，我想，这中间可没有什么困难了，格雷丝将要成为一个高贵女士了。”然后她们详细地议论格雷丝·克劳利苦尽甜来的各种可能性。

约翰·沃克，温思罗普先生，和另外几位西尔弗布里奇的头面人物正在一个地方俱乐部玩惠斯特牌，这时这则新闻传到了他们这里；这个俱乐部就在这个镇上。虽然温思罗普先生是头面人物沃克的伙伴，而且虽然约翰·沃克是这位头面人物的儿子，但是我担心这条新闻也是以一条曲里拐弯的道儿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的。至于那个重要人物本人，他从来没有走近过那个俱乐部，宁愿守着一双拖鞋一壶茶待在家里。那个沃克家的马夫跑到街上，来到“乔治和维尔彻”店，待了一会儿把他的消息告诉了俱乐部的门房；通过俱乐部门房之口，这消息被恭恭敬敬的嘀咕到了西尔弗布里奇的药剂师耳朵里，他由于特别的恩典成为那个俱乐部的成员；——通过他，这则消息被谨慎而严肃地在牌桌上说了出来。“谁告诉你这个的，鲍尔塞姆？”约翰·沃克说着，把手里的牌扔在桌子上。

“我刚刚听说的，”鲍尔塞姆说。

“我不相信它。”约翰说。

“我倒不怎么怀疑，要是它是真实的话。”温思罗普说。“我总是说，这中间会有蹊跷的。”

“你肯三比一下赌，说他不会有罪吗？”约翰·沃克说。

“好哩。”温思罗普说；“成镑赌。”那天早上，那个俱乐部对这件事下的赌注只是二比一。但是随着这件事得到议论，俱乐部的人们开始相信这个消息了；等到回家之前，约翰·沃克已经十分乐意以任何条件两边下赌注以免白搭钱了。当他跟他父亲说过话后，他认为他的赌钱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是沃克先生，——那位头面人物沃克，——在儿子从俱乐部回家之前，那天夜晚做了比平时更多的事。他和图古德先生说好，他们应该马上见一见坦佩斯特博士才妥当，于是他们一起到那教区长住宅去了一趟。这时已是十点多了，他们发现博士差一点就要熄灭蜡烛睡觉了。"我不得不来打扰你呀，博士。"沃克先生说。"来告诉你我的朋友带来的那个消息。阿拉宾太太给克劳利那支票的。这里有一份她这样说的电报。"他把电报交给了博士。

他一声不响地站了几分钟，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全明白它了。"他最后开口时，说道。"我现在全明白它了；我必须承认，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给这么弄得糊涂过呢。"

"我只是觉得，我看不出来，她为什么会把索姆斯的支票给他。"沃克先生说。

"我说不准她在哪里得到它的，我承认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个。"坦佩斯特博士说。"不过我只是怀疑她给他东西为什么不跟教长说一声，克劳利认为它是教长给的。我这下高兴了。真的，我十分高兴。我知道，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像同情克劳利先生这样，同情过别人。"

"能打动他的事定是一种严厉的情况。"沃克先生和图古德先生离开这位牧师的住宅时，沃克跟图古德说；然后，这位西尔弗布里奇的代理人把伦敦来的那位代理人从家送到他的旅馆。

西尔弗布里奇的一般观点认为，威尼斯来的这条新闻应该由格兰特利少校带到克劳利家去。玛丽·沃克理直气壮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她母亲很同意她的观点。普雷蒂曼小姐也觉得诗的正义，或者，至少，正义的浪漫，要求这样做；一如玛丽·沃克离去后她跟她妹妹安妮讲的，她的意见是，这样一种安排也许有助于避免发生意外情况。我根本认为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很好的人。普雷蒂曼小姐说；"可是，我亲爱的，你知道俗话说，'将成未成之际仍有许多闪失'。"普雷蒂曼小姐认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带着这个消息到霍格尔斯托克去是个让人愉快的差事，应该交给格兰特利少校，这种想法是普遍的；但是沃克先生的观点却是，要等到某些比这份电报更可靠的东西来到他们手中，这个消息才应该送到霍格尔斯托克去。第二天早上一大

早，这两位律师又碰了面，他们商量好，伦敦的律师应该马上到巴彻斯特走一趟，西尔弗布里奇的律师应该去见格兰特利少校。图古德先生仍然认为，应该再辛苦一些，在“万特利龙”旅馆的居民中间作些调查，对那张支票再了解些情况；当他听沃克先生说，“万特利龙”旅馆属于阿拉宾太太时，他对这点的看法比过去更强烈了。

早饭后，沃克先生坐着他的敞篷马车直奔科斯比洛奇，他走进那些门时，看到那些拍卖招贴已经除掉了。这世上的沃克先生们无所不知无事不晓，而我们的沃克先生过去完全明白，那位少校要离开科斯比洛奇，完全是因为他和他父亲之间有了摩擦。这种摩擦的真实实质他不清楚，虽然他是沃克先生，但是一点不怀疑这事跟格雷丝·克劳利有某种联系。如果副主教是因为格雷丝的父亲的污名反对格雷丝，那这种反对现在该撤销了，可是那些拍卖招贴的废除，目前还不能和这样的原因归结在一起。沃克先生看见那位少校站在属于科斯比洛奇的那个农场的大门口，马上明白，此时此刻他正忙着指挥废掉各种木柱上的那些各色各样的拍卖告示。“这是在干什么？”沃克先生跟少校打过招呼，问道。“这一切都不拍卖了？”

“延期了。”少校说。

“延期好吗，我说？广告再让人看见可是六个月以后的事了！”沃克先生说。

“我并不以为然。不过各种情况逼着我往后推一推。”

沃克先生已经从马车上走下来，把少校拉到了一边。“再向前走一点吧。”他说。“我有特别的事要告诉你。昨天夜里我得到消息，这将会把克劳利先生彻底清洗干净。我们现在知道他从哪里得到那张支票了。”

“你是在说反话吧！”

“我说的是正话。虽然这消息是以一种我们还得等它得以证实才能行动的方式传到我们这里的，可是我是丝毫没有怀疑了。”

“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你猜不着吗？”

“不摸门儿。”少校说；“除非，归根结蒂，索姆斯把它给他了。”

“索姆斯没有给他，而是阿拉宾太太给的。”

“阿拉宾太太?”

“正是,阿拉宾太太。”

“不是教长?”

“不,不是教长。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你姨母已经给克劳利的表亲戚,图古德,拍来电报说,她给克劳利那张支票的,还说她最后也给你父亲写了信谈这事。我们不等收到那封信还不愿意把这消息告诉克劳利。弄错电报的事是极容易发生的,你知道,弄错一个字就会造成大错!”

“电报多会儿收到的?”

“图古德只是昨天早上在伦敦才收到的。你父亲要在,按我估计的,后天才能接到她的信。不过,也许,你去见见他为好,向他打一声招呼。图古德今天早上到巴彻斯特去了。”对这个建议,格兰特利没有立即作答。他不能不记起来他已经留给他父亲的那些条件;虽然他依照自己母亲最后祈祷他的话,极其勉强地把那位拍卖商的告示撤掉了,——当那个拍卖商反对这些行动时,他的确还没有好气地告诉那个拍卖商送给他的账单,——但是他还不准备跟他父亲用愉快的词句谈论克劳利先生的这件事。克劳利先生原本清白无辜,这对他,亨利·格兰特利来说,是件大事,他真的感到欣喜;但是他一直想让他父亲明白,他不管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还是有罪的,都打算坚持到底;这样一来他现在就会坐失一次显示他的固执的机会,——一次对他来说不会没有魅力的良机。他必须尽量跟自己玩味一番那个有保证的财产失而复得的前景,玩味一番有关普卢姆斯特德狐狸的那些希望!“我们认为,少校,当那个时刻到来时,你应该充当到霍格尔斯托克传送这个消息的使者。”沃克说。然后少校果真承担了到霍格尔斯托克转达这个消息的使命,但是他到底没有答应到普卢姆斯特德去。

第七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在“万塔利龙”旅馆

按他跟沃克先生的安排，图古德先生一大早去了巴彻斯特，在“万塔利龙”旅馆住下来。他现在掌握了以下事实：索姆斯先生丢失他的支票时，曾经和这个旅馆的一个仆人有过来往，——只是和索姆斯打过交道的这个仆人已经去新西兰了；——那张支票落进了阿拉宾太太的手中；阿拉宾太太是该旅馆的所有者。在他了解的范围里他就相信这么多，而且如果他的了解最后证明是正确的，那他的工作只要跟克劳利先生有关，就要尽力而为。如果克劳利先生没有偷那支票，而且如果这点得以证实，那到底是谁做的手脚，这对图古德先生来说将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他在自己的行业里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正人君子。他一到了巴彻斯特，他就心想他还应该了解一下那张支票是怎么到了阿拉宾太太手里的。毫无疑问，她返回家时会说清楚她自己是怎么得到它的。也许，这样的交待在她写往家中的第一封信中就有了。但是可取的一点是，他应该事先在那个旅店尽可能摸点底细，有所准备。

他在早餐前赶到了巴彻斯特，在叫茶和面包时重新结识了一下那个搭着一条脏毛巾的老侍者，他是上次来这旅馆时认识他的。“我记得你，先生，”老侍者说。“我记得你很清楚。你当时打听过索姆斯先生在圣诞节前丢失的那张支票。”图古德先生的确曾经就这个问题打听过。他当时询问，那张支票丢失时有个陪同过索姆斯先生的仆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已经到新西兰去了；这位老侍者当时承认说对索姆斯先生和那张支票一无所知。他现在马上察觉到，他打听这事仍留在这个老人的脑子里，他把这点和那笔丢失的钱在某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了。

“是吗？啊，是的；我想我问过的。我想你当时告诉我他就是那

人吧?"

"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话。"

"那么你告诉我他不是吧。"

"我也没跟你说这话。"

"那么到底你跟我说过什么话呢?"对这句追问,那个老侍者郁郁不乐,拒绝回答,而且很快就离开了屋子。图古德先生吃完早餐马上摇铃,这同一个侍者又露面了。"劳驾你告诉斯特林格先生,要是他不太忙我很乐意见见他。"图古德先生说。"我知道他患有痛风病,行动不便,因此要是他允许我,我将去见他,别增加他的不便。"斯特林格先生是该旅馆的老板。老侍者犹豫少许,然后声明说,他敢肯定他的主人不一定下了床。他愿意去看看。但是图古德不愿意等待这个;他旋即站起来,从侍者身边过去,从咖啡室穿过大厅,走进那个所谓的酒吧间。这酒吧是个小屋子,和那个大厅隔着一扇打开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订房间,找零钱,叫啤酒,——还有许多混杂的交谈也在这里传递。酒吧间女招待就站在这窗户前,在那个屋子的一角,还有一个红鼻子男人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图古德知道那个长着红鼻子、坐在写字台前的男人是斯特林格先生的职员。他前一次在这旅店调查时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他这时还记起来,他曾经察觉到,他当时从教长宅邸走出来时,这个红鼻子男人正站在那条通道的一个窄拱下面;那是在他拜访哈丁先生时的事了。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红鼻子男人是在窥视他,但是他现在想到这个红鼻子男人当时就站在那个拱下,显然是有意在监视他的。图古德先生迅速穿过酒吧间,走进一个套间客厅,斯特林格先生,这位旅馆老板,正坐在这里,周围垫着许多垫子。图古德走进这家旅馆时,曾看见斯特林格先生这样坐着,当时两道门碰巧开着,他瞅见这个场景。他因此知道他的老朋友那个侍者说他的主人还没下床,这话完全是在蒙哄他。图古德一瞅见那个红鼻子男人,心里马上想到了那个拱下出现那个怪影的旧情景。

"斯特林格先生,"图古德先生跟店老板说。"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吧。"

"啾,天哪,没有,先生,"那个满面愁容的人说。"巴不得有人来

这里打扰我呢。我多会儿都高兴见到绅士们,——只是,简直是,我这痛风毛病害得我好苦。"

"你眼下就病得厉害吗,斯特林格先生?"

"不是今天这会儿,先生。星期六以来我觉得轻多了。最疼痛难忍的那阵儿过去了。可是上帝保佑你,先生,这病不肯放过我,——没有轻松过两个星期的时候,眼下;没有啊。喝不下,吃不好呀。"

"体质上的病,我猜测?"图古德问。

"看看这里,先生;"斯特林格先生让他的客人看了看所有他指节上的痛风石。"他们说我成痛风石爷了。我有时想,人家会把我大解八块,拿这些痛风石在我自己的门后边划线记账的[1]。"斯特林格先生为自己的俏皮话大声笑起来。

图古德先生也大笑起来。他笑得声音响亮,也很开心。然后他问了个突然的问题,他提问题时两眼死死盯着一个敞开的小方窗户,这面小窗户就在这店老板私人房间和酒吧之间。通过这个小洞口,他站着能看见那个红鼻子男人戴着的帽子的一部分。自从他进了这屋子跟店老板说话,那个红鼻子男人挪动了两次头,每一次都在靠近他的角落;但是图古德先生也换了换角度,设法让那顶帽子的一小部分保持在视线之内。他听了店主的笑话笑得十分开心,然后他提了个突然的问题,——提问题的当儿还紧盯着那顶帽子的一小部分。"斯特林格先生,"他说。"你是怎么支付你的租金,你把租金交给谁的?"那顶帽子触电般地闪动了一下,然后消逝了。图古德一步跨到那个敞开的门,看见那红鼻子职员已经摘下他的帽子,忙着翻弄他的账目。

"我怎么付我的租金?"斯特林格先生,这位店主说。"哦,先生,自从这该死的痛风变本加厉,有时付它时还挺难。你不是被派来催它的吧,先生,是吗?"

"我不是的。"图古德说。"只是偶尔问了一声。"他觉得他和斯特林格先生没有更多的事要交涉。斯特林格虽是旅馆老板,却不知道

---

① 英语痛风石和粉笔是一个词;英国旅店早期用粉笔在门后划线记录顾客所欠账目,因此斯特林格先生有这句自嘲的俏皮话。

有关索姆斯先生的支票的情况。“你的职员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我的职员的名字?”斯特林格先生说。“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职员的名字?”

“他过去为你支付过租金吗?”

“哦,是的;他经常办这事。他到银行为拥有这所房子的那个太太付清租金。你问这些问题有什么原因吗,先生? 这事对一个生人来说可不常有,先生。”

图古德在所有这段时间里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那个红鼻子男人,因此那个红鼻子男人挪动不得。那个红鼻子男人听见了所有这些问题,也听到了店老板的回答,甚至没法装出来他没听见它们。“我就是我堂兄的职员。”他说着,戴上帽子,满不在乎地走到图古德先生跟前。“我的名字是丹·斯特林格,我是约翰·斯特林格先生的堂弟。我和约翰·斯特林格先生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像他本人一样在巴彻斯特为人所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先生?”

“是的;我有。”图古德说。

“我相信你是伦敦来的一个代理人吧?”丹·斯特林格先生说。

“没错儿。我是伦敦来的一个代理人。”

“我希望这中间没有什么差错吧?”那个痛风病患者说着,试着脱离他的椅子,但是没有成功。“要是出了平时不常有的差错,丹,定告诉我。是出了什么差错吗,先生?”这位店主用乞怜的口吻问图古德先生。

“你别操这个心,约翰,”丹说。“你安静下来好了,别搭理他的问题。他是一个属于那种下流之辈的人,他准是。我知道他。我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我看得出来。到处搜寻,——这就是他的把戏;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油水可捞。”

“可是他到这里来搜寻什么?”约翰·斯特林格先生说。

“我正在搜寻索姆斯先生那二十镑支票的事。”图古德先生说。

“就是那个牧师偷去的那张嘛。”丹·斯特林格说。“他为这个就要在这次巡回审判上接受审讯了。”

“你已经听说有关索姆斯先生和他的支票,有关克劳利先生了,我说?”图古德先生问道。

“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他们的事。”店老板说。

“那么,我可以说,你也这样听说过吗?”图古德朝丹·斯特林格扭过身去,问道。但是丹·斯特林格似乎不愿意再接着把这场谈话继续下去。当他被图古德先生追问得躲不过去时,他宣称说他不久前刚刚听说过,有什么人因为一笔钱陷入麻烦中;但是他就知道这个,没有再听说更多的东西。他不知道那个人拿走的是一张支票还是一张钞票,而且从来不曾对这件事发生足够兴趣,去打听打听。

“可是你刚还说,索姆斯先生的支票就是那个牧师偷去的那张。”那个惊讶不已的店老板说,把一双睁得圆圆的眼睛转向他的堂兄。

“你咋呼什么,”丹·斯特林格,这个职员,对约翰·斯特林格先生,那个店老板说;然后他走出屋子回酒吧间去了。

“我对这事一点也不明白,——一点不明白呀,”那个患痛风病的人说。

“我对这事差不多全明白了。”图古德先生说,跟着那个红鼻子职员走出去。他没有必要再麻烦这位旅馆老板了。他离开屋子,穿过酒吧间,而且在他走过那个大厅时,发现丹·斯特林格戴着帽子正和那个老侍者谈话。那个老侍者立即振作精神,调整了一下他臂上的那块脏餐巾,拿出侍者的做派,表明他想跟这住店的顾客以礼相待。但是那个红鼻子汉把他的帽子往一边歪了歪,傲气十足地看着图古德先生,向他挑衅。“我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就是不喜欢伦敦中央刑事法庭那些没有修养的代理人。”丹·斯特林格先生对那侍者说,话音大得正好让图古德先生听得见。然后,图古德先生跟自己说,丹·斯特林格本人不是那个小偷,也许很难证明丹甚至是窝赃犯。但是,他自己心里一点不怀疑事情就是这么回事。

他首先到警察署走了一次,在那里说明了他的事情。警察署没有一个人假装忘记索姆斯先生的支票,或者克劳利先生的处境。那个警官甚至马上发誓说,在整个巴彻斯特,男人,孩子,无人不在这个时刻谈论克劳利先生。然后,图古德先生和那个警官去市长的私人住宅,和市长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没有罪!”市长最初听到关于克劳利的消息时,用怀疑的口吻说。但是当他听过图古德先生的故事,或者这个故事中他有必要听取的部分,他勉强地改变了看法。“天哪,

天哪!"他说。"我原来赌任何东西都相信就是他偷的。"这之后,市长显得颇为悲哀。我们只用想一想吧,如果人们预测一名大主教有伪造行为,那这在整个英格兰会引起一种什么样的让人开心的轰动啊;当人们发现这位大主教原来清白无辜,那英格兰又会丧失多少东西啊!——如这位大主教和他的伪造罪对英格兰的影响,克劳利先生和那张二十镑的支票对巴彻斯特和它的市长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但是,市长答应协助图古德先生。

图古德先生仍然没有惊动他那位红鼻子朋友,接下来去到教长宅邸,希望他可以再见见哈丁先生。他听说,哈丁先生病得很重,不能见人。巴克斯特太太说,哈丁先生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见生人,也不能见朋友,除非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老朋友。"自从你上次来过这里,先生,变化可是太大了。我记得你来过,先生。你那次跟哈丁先生谈论那个可怜的牧师受审的事。"他没有停下来告诉巴克斯特太太关于克劳利先生清白无辜的全部故事;而是听说有来信说阿拉宾太太下星期二将会回家后,——眼下是星期五,——他便告辞巴克斯特太太走了。他接下来的拜访是去见索姆斯先生,他住在三英里远的乡下。

他发现要使索姆斯先生相信真相,是非常困难的。索姆斯先生比图古德先生目前遇上的任何人都更坚定地相信,克劳利先生犯了罪。"我从来没有把那张支票带出他的住宅。"索姆斯先生说。"但是你没有起誓宣布这点吧。"图古德先生说。"没有。"那另一个人答应说;"我永远不会的。我不能发这誓;但是我确信这点。"他承认他当时被那个名叫斯卡特尔的仆人赶着车送过,斯卡特尔也许会捡了那张支票,如果它被丢在车上的话。但是那张支票没有丢在那辆马车里。那张支票丢在克劳利先生的府上了。"为什么他当时说我把它支付给他呢?"当图古德先生很有把握地说到克劳利的清白时,索姆斯先生问道。"啊,的确是为什么呢?"图古德回答说。"如果他没有糊涂到干这种事的地步,那我们早该拯救所有这一切麻烦了。不管怎样,他没有偷你的钱,索姆斯先生;吉姆·斯卡特尔做的手脚。不幸的是,吉姆·斯卡特尔现在在新西兰。""当然,这是可能的。"索姆斯先生说,点头送图古德先生出门去。索姆斯先生不喜欢图古德先生。

那天晚上,一个长着红鼻子的绅士在巴彻斯特火车站要买一张去伦敦的二等车厢票,搭夜里的那班火车走。他在火车站是个老熟人,火车站站长还问了几句话。“今夜直接到伦敦去,斯特林格先生?”他问道。

“是的,——直接。”那个红鼻子汉郁郁不乐地说。

“我认为你今天夜里还是不去伦敦的好,斯特林格先生。”一个高个儿男人说着话,一步跨出了票房的门。“我想你还是跟我回巴彻斯特的好。我真的这样想。”这种场合不免会有一些小小的口角;但是那个陌生人本是一个侦察警察,他坚持了他的意见,丹·斯特林格先生则乖乖儿地返回了巴彻斯特。

第七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有了舒服的日子

亨利·格兰特利决定把那个拍卖商的招贴撤掉时，曾经给格兰特利太太写了下面这封短信。"亲爱的母亲，——我已推迟这次拍卖，不想太伤你的心。就我所能看到的，我仍然将会被迫离开科斯比洛奇，因为我一定要尽最大的能耐使格雷丝·克劳利成为我的妻子。我说这话，和我父亲之间也许就不会有什么误解了。那个拍卖商已经答应下来把那些招贴取掉。——你情重的儿子

"亨利·格兰特利。"

这短信是少校星期五写的，当时，沃克先生还没有把图古德先生和阿拉宾太太解决克劳利这一困难的消息带给他；但是这信直到第二天早晨才传到普卢姆斯特德。格兰特利太太马上把关于拍卖的好消息告诉了她丈夫，——当然没有让他看这封信，因她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要吊吊他的胃口，却不让他开口要它。"亨利跟那个拍卖商安排好了，"她兴高采烈地说；"那些招贴已经被撤掉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接到他的信。他这样告诉我的。好了，我亲爱的，让我高兴高兴，亲耳听你说，事情在你和他之间又将会变得令人愉快了。他屈服了。"

"我看不出来这中间有多少屈服的东西。"

"他做了你要他做的事情。他还能怎么样呢？"

"我想要他到这里来，对各样事情发生兴趣，别把我看得什么都不是，这样对待我。"这话说过还不到一小时，少校来到了普卢姆斯特德，心里装着阿拉宾和那张支票的故事，装着克劳利先生的清白，——不仅装着他从沃克先生那里听到的这样的消息，而且还装满

他从图古德先生那里听来的不少更加仔细的情节。因为少校是路经巴彻斯特来的，在路上见到了图古德先生。这里星期六早上，他在“万塔利龙”旅馆跟图古德先生一起用了早餐。图古德先生把自己的各种怀疑一一告诉了少校，——那个红鼻子男人如何被拦截回来，已被传唤为克劳利先生的审判出庭作证，——这人现在如何在警方的监视之下。格兰特利对那个红鼻子男人倒不怎么特别关心，只是吐露了他目前心中的着急心情，追问格雷丝·克劳利的父亲是不是将会确实被证明在那桩偷盗案上是清白无辜的。“这中间是没有疑问了，少校。”图古德先生说；“半点怀疑也不会有了。不过还是不声张的好，等你姨母回到家再说，——只是别到处嚷嚷。她一两天之内就回来了，她到来之前，我不会动窝的。”尽管图古德先生要求先别声张，但他还是同意立即跟副主教和格兰特利太太透露点信息。“我跟你说怎么办，少校；阿拉宾太太一回到这里，亲自告诉我们行动的话，你和我将去霍格尔斯托克一趟，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本人是很乐意去一趟的，因为，你瞧，克劳利太太是我的表姐，我们为这件事担了一点点干系。”对这点，少校表示同意；但是他对图古德先生关于那倒霉的丹·斯特林格的种种估计，却一点不表赞成。他们商量好，认为目前不应该去打扰主教府邸，因为他们认为，瑟姆布尔先生最好还是被允许下星期天到霍格尔斯托克去完成那里的责任。但是，实际情况是，瑟姆布尔先生没有这样做。他曾经支付了到霍格尔斯托克最后一次走访的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妨说明一下，那个倒霉的斯纳珀先生迫于形势只得在这个越来越近的星期天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事情是这样的。图古德先生原来安排，他不准备把他从伦敦带来的那个消息对这个人说对那个人谈，这点固然是十分可取的；可是由于他已经在西尔弗布里奇告诉过各种人，又由于他已经跟巴彻斯特的警察打过招呼，当然这个消息便会通过一定渠道传到主教府邸去了。瑟姆布尔先生听到了这个消息，而且这时已经彻底厌恶霍格尔斯托克以及属于那里的一切东西，他于是向斯纳珀先生申辩说，这个消息构成了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用不着再次走访那个让人厌恶的教区了。“你应该相信，克劳利先生辞职后是不会再上那个布道坛的，瑟姆布尔先生。”

他说。

"他的辞职没有任何意义。"瑟姆布尔说。

"它的意义大的去了,"斯纳珀说;"那里的责任必须有人去履行。"

"我是不去履行它们了,"瑟姆布尔说;"你这样跟主教说好了。"在这些日子里,瑟姆布尔先生很生主教的气,因为主教自从普劳迪太太去世以来,还一直没有见他。

斯纳珀先生别无选择,只得去找主教。主教在这些日子里对那些他看见的人非常温和,沉默寡语,神情恍惚,——仿佛他失去了一条肢体,——正如斯纳珀先生跟斯纳珀太太描述的。"要是他觉得所有他的肢体都给砍掉,我都一点不觉得奇怪。"斯纳珀太太说;"你必须给他时间,他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过来的。"我倾向认为,斯纳珀太太关于主教的感情和健康情况的看法,是很正确的。碰上了霍格尔斯托克和瑟姆布尔先生这种难题,斯纳珀先生只得去见主教,也许有点苛求地说到了瑟姆布尔先生。

"我想,从大局出发,斯纳珀,你自己去的为好。"主教说。

"你这样认为吗,老爷?"斯纳珀问道。"这会有些不方便吧。"

"所有的事情都不方便了;不过还是你去为好。是这样的,斯纳珀,如果我是你,我到霍格尔斯托克绝口不提那张支票的什么事情。我们目前还摸不清会有什么结果。"斯纳珀先生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离开他的保护人,一点不喜欢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差事。但是他妻子鼓励他做这件事。他有一辆单匹马拉的马车,因此这事对他来说还不算难办,不会像可怜的瑟姆布尔先生过去那么做起来困难重重。更要紧的是,他妻子答应跟他一起去。斯纳珀先生和斯纳珀太太真的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了一趟,完成了那里的责任。斯纳珀太太跟克劳利太太说了几句话,斯纳珀先生则跟克劳利先生交谈了几句;但是谁也没有提到有关索姆斯先生那张支票的事,不过这事在巴彻斯特眼下几乎是家喻户晓了。一点不错,关于这个消息,还没有一点信息传到霍格尔斯托克。

"有一句话想跟你说,牧师先生。"克劳利先生等那位随身牧师从教堂中出来时,跟他说。"是关于这教区工作的,先生,是说这一星期

内的工作;——要是你赞同我的意见,我只有高兴的份儿。"

"哪方面的,克劳利先生?"

"你是不是认为,你可以毫无反感地同意我去走访走访病人,——在那个学校里教点课。"

"没问题;——没问题,克劳利先生。为什么不可以呢?"

"瑟姆布尔先生让我明白,主教十分反对我以任何方式管这教区的事。他两次命令我别轻举妄动,——我似乎觉得,实在有些过分。"

"实在是过分,实在是过分。"斯纳珀先生说。"要是你一心看着事情笔直地向前发展,克劳利先生,主教会感激你的。"

"要是可能准确无误地弄懂他说的'笔直'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克劳利先生跟他的妻子说。"也许当事情被埋没仿佛不在视线之内时,对他来说它们就'笔直'了。我希望主教就是这样的。"当他走进那所学校并且记起来,——就像他无时无刻铭记他的教学一样,——记起来他将领不到教区牧师责任应得的那份可怜的俸禄时,他跟自己说,正在使霍格尔斯托克的事情"笔直"发展的这种办法,可是太不公道了。

但是,我们还是回头来说普卢姆斯特德的那位少校和副主教吧,——在这里,舒适的教区事情一般说来远比霍格尔斯托克更容易使其"笔直"地发展。亨利·格兰特利坐着"龙"旅馆的一辆马车从巴彻斯特来到普卢姆斯特德,径直走进他父亲的书房。副主教坐在桌前,面前摆着各种草稿,还有一张完成一半的草稿,——如他每个星期六早上惯有的那样。"嗨,亨利,"他说。"我怎么也没料到你会来。"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前,他还在跟格兰特利太太告他儿子的状,抱怨他不来这教区长住宅表现表现自己,讨个好儿。

"父亲,"他说,把他的手伸给副主教。"你还没有听说关于克劳利先生的任何消息?"

"没有,"副主教说着,立即站了起来;"没有什么新消息;——怎么了?"这时,副主教脑子里闪现了许多有关克劳利先生的想法。这个可怜的人,会承受不了他的苦难,自寻短见吗?

"一切全清楚了。他从我姨母手里拿到那张支票的。"

"从你埃莉诺姨母手里吗?"

"是的;从我埃莉诺姨母手里。她从威尼斯拍来电报说,她把那同一张支票给了克劳利的。我们目前就知道这些,——再有是,她已经给你写信谈这件事,而且要尽快地赶回这里。"

"谁得到这个消息的,亨利?"

"克劳利先生的律师,——一个名字叫图古德的人,是他妻子的表弟;——一个非常体面的人。"少校找补了一句,想到他应该使父亲对所有克劳利家的所属产生好感,这是十分必要的。"他星期一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合计一下怎么办。"

"在哪方面怎么办,亨利?"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克劳利先生目前并不知道那张支票是怎么到了他手里的。这一定得告诉他,关于那教职的事情还得安排一下。他们已经把他的教职取消了。然后,那个起诉必须撤销,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得以解决。图古德先生已经掌握了巴彻斯特那个丑闻,就是到底谁偷了索姆斯的那张支票;——或者认为他偷了。这人是丹·斯特林格。"

"那么说他抓获了一个坏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丹·斯特林格的任何行得端做得正的事。"副主教说。

然后格兰特利太太也听说了,这全部故事又向她复述了一遍,其中还穿插了不少对克劳利一家表示同情的话。副主教一开始对这些话无动于衷,因为他还深为这方面感到惭愧。对他来说,要跟儿子谈论克劳利一家,好像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值得尊重、行为端正、令人满意的人,这着实有些难了点。格兰特利太太对这点心领神会,因而时不时对克劳利先生的种种怪癖说些半开玩笑的话,觉得这样一来她可以救救丈夫的驾,使他摆脱困境。"他应该是所有活人中间最最古怪的人啰,"格兰特利太太说。"竟会弄不清楚他是从哪里得到那张支票的。"副主教摇着头,搓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我猜测,他学问太大,反把他害苦了。"副主教说。"人家说他说英语不十分好,却一头儿扎进希腊文里,从不感到厌倦。"

副主教完全意识到,他不得不说些克劳利先生的好话,表示友善,至于格雷丝·克劳利,承认她是他心爱的人,这是十分必要的。他

早已答应到这个份上了。谁都必须承认，格兰特利副主教总是说话算数的，尤其在这些事情上。的确，这个人的本质就是，当他生了那些他深爱的人的大气，他只有等找到消气的地方，他才会高兴起来。承认自己一直处于错误的一边，他是忍受不了的，但是哪怕极不彻底地承认他站在正确的一边，他也会感到心满意足。那些招贴柱子已经拉倒在地，克劳利先生，一如他现在听说的，并没有偷那张支票。这点足矣。如果他儿子只用和他随随和和地喝一两杯酒，一丝不苟地谈论普卢姆斯德的狐狸，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纳入常轨，不偏不倚，而且格雷丝·克劳利就应该受到许多慈父般的拥抱了。副主教已经亲吻过格雷丝一次，而且觉得他还能以一种愉快的感情亲吻她一次。

"跟你父亲在晚餐后说几句关于财产的话，"格兰特利太太和儿子单独在一起时，跟儿子说。

"关于什么财产？"

"关于这份财产，或者任何财产；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某些表明你对他的事情怀有兴趣的事情。他一直在尽他的最大力量使事情正常发展。"晚餐后，喝着红葡萄酒，索恩先生在诱捕狐狸这方面犯的罪行相应地旧话重提，副主教变得绝妙地愤怒起来，而且表示了他的仇恨，——他一点没有感觉到这点，——这仇恨竟是带着一种要是他妻子听说了准会乐开怀的劲头说出口的。"我将会告诉索恩我的想法，当然。他和我是老朋友；我们一生都互相很了解；但是我不能对这种事情姑息迁就，——我不会迁就的。这完全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的猎场看守员。"然而副主教这辈子从来没有骑马追过一只狐狸，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这么做过。实际上，他要在他的隐藏处发现狐狸，也不总是这么往心里去的。那只狐狸恰恰是在普卢姆斯特德地产以外这么不幸地被诱捕的，这给他的愤怒的溪流提供一种最中下怀的出口。当他那天晚上开始跟他妻子谈论索恩先生那个可恶的猎场看守人时，格兰特利太太悬着的心落了地，知道一切都正常了，因此她提出来她极想见见格雷丝·克劳利。

"如果他要娶她，我们未尝不可让她到这里来。"副主教说。

"这正是我在思想的。"格兰特利太太说。这样，教区长住宅的事

情就风平浪静了。

到了星期日早上，那封盼望已久的威尼斯来信来到了；那天早上虽然是个圣洁时辰，这封信却不仅被格兰特利太太和少校，而且被副主教非常焦急地看了几遍。的确，当村子里当时议论停止往普卢姆斯特德送星期日的邮件这个问题时，副主教是坚定不移地反对严守安息日的，他让那些在这点上成为那个邮差的特殊朋友的人明白，他认为他们都是傻瓜，比白痴强不到哪里去。那个邮差了解到这位教区牧师反对他，看出来他无机可乘，只得让这件事不了了之。阿拉宾太太的信写得又长又急，净是些翻来覆去的话，但是它还是向他们说清了那张支票转到克劳利手中的确切方式。“弗朗西斯来找我，”她在信中说，——弗朗西斯是她丈夫，即教长，——“问我要那笔钱，我已经答应好把这笔钱包成一个包。这个包没有准备现成，可他不能等待，宣称说克劳利先生神色不好，他不愿意冷落他。我因此就把它送到了藏书室门口，我走到我的桌子前，心想除了那五十镑我还能省出二十镑，就把那张支票放进那个信封，和那些钞票装在一起，在藏书室门口把那个包递给了弗朗西斯。我想我事后告诉过弗朗西斯，我放进纸袋的不是五十镑而是七十镑，可是关于这点我没有把握。不管怎么样，克劳利先生是从我手里得到索姆斯先生的那张支票的。”她把这些词句用线特地画出来，然后接着交待不久前那张支票是如何由丹·斯特林格支付给她的。

“那么，图古德没有冤枉那个家伙嘛。”副主教说。

“我希望他们会把他绞死。”格兰特利太太说。“他肯定早知道他在给那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什么样吓人的痛苦。”

“我看丹·斯特林格对这点不会多在意的。”少校说。

“一点不在意。”副主教说，然后他们全都急匆匆赶往教堂；副主教宣讲的布道词，就是他在打草稿时被儿子打断的那份，因此它简直没有能够使他宣读经文时用够一刻钟的时间。他持之以恒的布道实践是要讲满二十分钟的。

因为巴彻斯特正好位于从普卢姆斯特德到霍格尔斯托克的路上，他们认为应该给图古德先生捎个话，要求他星期一早上别专程到普卢姆斯特德来。格兰特利少校建议到“龙”旅馆去找他，从那里捎

上他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你不是用你母亲的马匹为好吧。”副主教说。这段路程不足二十英里，母亲和儿子都觉得，副主教提这样的建议时，一定是心情愉快的。这教区长住宅的拉车马并不经常用来作长途旅行。到巴彻斯特跑一个来回，总共也不足十英里路，这一般说来就是它们的活儿的限度。“我原来想从巴彻斯特骑驿马旅行的。”少校说，“你索性让那些马拉到头吧。”副主教说。“你母亲不会用它们的。我想，你不妨把你的朋友图古德拉回来用晚餐。我们给他准备好一张床。”

“他一定是个好人类型，”格兰特利太太说；“因为我想他做这一切完全出于爱吧？”

“是的；还是自己掏腰包搭了不少钱呢！”少校热情洋溢地说。“有趣的是，他一直在克劳利的反对下为克劳利操劳。克劳利先生早已拒绝雇用律师；但是图古德却已经拿定主意，请一个高级律师；为的是在法庭上提出异议。他认为它会提醒陪审团做出对克劳利有利的判决。”

“把他带到这里来，我们听他自己把这些讲一讲。”副主教说。少校出发前告诉他母亲，他在返回来的路上要拜访一下弗雷姆利牧师住宅；但是他没有跟他父亲对这个问题说什么话。

“我一两天之内就给她写信。”格兰特利太太说。“我们会把事情解决得令人快活的。”

第七十四章　克劳利家得到消息

格兰特利少校一大早就出发上路了，他知道面前有整整一天的事情要做。他前一天晚上已经给图古德先生写了信，定准他到达“龙”旅馆的钟点，而且准时到达那里。这位代理人走出旅店钻进那辆敞篷马车，马夫则在一旁为他扶着踏板恭候，此情此景让人一眼便可以看出来，这位代理人在“龙”旅馆得到的尊敬已经大大增加了。人们早已知道，他当天晚上要去普卢姆斯特德，人们于是推测他和格兰特利和阿拉宾派携起手来卫护克劳利先生，和普劳迪派作对。丹·斯特林格仍在这旅馆，看见他的冤家坐进普卢姆斯特德的马车，便把自己算作主教府邸党派的一员，而且觉得哪怕普劳迪太太等到这次巡回审判完了再死，那么所有这沉重的麻烦就不至于落到他头上了。那个搭一条脏餐巾的侍者站在门边点头哈腰，没准儿心里在想，既然普劳迪派在巴彻斯特正在瓦解，那他对图古德先生毕恭毕敬也许是上策。斯特林格家族的天数在“万塔利龙”旅馆恐怕快到头了，谁会成为新的旅店老板，这还是个未知数。

亨利·格兰特利和这位律师在前往霍格尔斯托克的一路上彼此没有找到多少话碴儿。也许，他们一心想着这次即将来到的会见，几乎不知道怎么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不准备把这马车赶到那住所跟前，”少校说，这时他们正行走在霍格尔斯托克教区；“尤其是因为那个人必须给这些马匹备草料。”这样，他在一个离那教堂大约半英里的农场下了车，因为马车和马夫待在这里，克劳利先生眼不见心不烦；然后他们向那个牧师住宅走去了。那教堂和学校就在这住宅附近，都是他们的路经之处；当他们路过学校门前时，他们听见里面的话音。“我下两便士赌注，他准在这里。”图古德说。“人家告诉我，他多会儿都在干他本行的事情。我顺便进去把他喊出来。”图古德先生一路上都做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仿佛这天的差使会是很

不错的消遣，并且甚至不时地试图开开玩笑，说儿句开心话。他拿丹·斯特林格作笑料，而且试图描绘描绘克劳利先生走访贝德福德街时表露出来的种种荒谬行为。如果不是少校看出来这一切看样子是要掩盖某种图古德先生感到难为情的东西，少校准会因此而大生其气的；然而，如同少校想的，图古德先生并不为某种东西有任何理由感到难为情。因此，当图古德提出到那学校把克劳利先生带来，仿佛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这差使准会是天下最容易的事情时，少校没有阻拦他。的确，他并没有自己的什么现成计划。他的脑子全用在思考这出已经发生的悲剧，这出现在将要终结的悲剧，因而他不能想出什么计划，把这最后一场戏尽善尽美地演完。这样，图古德先生迈着急速而轻快的步子，走进了那学校，剩少校仍站在路上。克劳利先生是在学校里；——简·克劳利也在这里。"你真的在这里。"图古德说。"这是赶巧了。我希望我看见你身体挺好吧？"

"要是我没有弄错人，这是我妻子的亲戚，图古德先生吧？"克劳利先生说着，从他那张粗陋的讲桌边走过来。

"正是正是，我的朋友。"图古德说，把他的一只手伸出来。"正是正是；外面还有一位先生，也想跟你说几句话。也许你不在意出来一下吧。这里都是霍格尔斯托克的娃娃吧，是吗他们？"

霍格尔斯托克的娃娃们盯着他看，简也目不转睛地看他。简过去听说过他，不过眼见她父亲显然因为这个客人讲话的口气感到不愉快，最初看见时也不喜欢他。克劳利先生确实不高兴。图古德先生有一种使他恼火的随便劲儿，竟在他的学生眼前显示出来了。"如果你高兴退出门去，先生，我随后跟你走。"他说，朝门边摆了摆他的手。"简，我亲爱的，要是你留下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博比·斯塔治说'相信'没说好。你最好从头再教他改正。好了，图古德先生。"他又一次朝门口摆了摆手。

"这么说，那就是我小外甥女吧，对不？"图古德说着，把手伸过去，对付着摸了摸简的手指，——简对这种触摸动作表现得谨小慎微。然后，他在前面走，克劳利先生在后面跟。路上站着少校，图古德很想成为第一个转达这个好消息的人。他早已跟自己说过，他花了许多钱，占用了时间，还担了麻烦，唯一的报酬就是这一点了。"这

下都正常了，老伙计。"他说着，拍了拍克劳利的肩膀。"我们终于抓住那只正确母猪的耳朵[①] 啰。我们对它全摸底细了。"克劳利先生简直记不起来他最后一次被人以"老伙计"相称是多会儿的事，因此现在不喜欢这种称呼；他脑子混乱得很，也明白不过来"正确母猪"是指什么。他推测图古德先生是为这次审判来找他的，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位大律师会给他带来使这次审判全然多余的消息。"如果我的眼睛没有弄错，这是我的朋友，格兰特利少校吧。"克劳利先生说。

"正是他，千真万确。"图古德说。"但是稍稍停一会儿再到他那里去，把你的手伸给我。我必须第一个来握它。"于是克劳利伸出来他的手。"这就对了。现在我来告诉你，我们全弄清楚那张支票的事了，——索姆斯的支票。我们知道你在哪儿得到它的。我们知道谁偷了它了。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到了那个给你的人的手里。这话说起来非常好听，可是当你遇上麻烦时，多会儿都应该去找个律师帮忙。"

这个时候，克劳利先生正端详着图古德先生的脸，看见他的表亲的两只眼汪着泪水，这才开始了解到了这个人性格中的某些内在东西，也对这个人想传达给他本人的那些事实有了某种非常模糊的内在了解。"我现在还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先生。"他说。"因为我也许在这样的事情上有点智力迟钝，不过我似乎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天外飘来的好消息的信使吧。"

"天外飘来！"图古德说。"天哪，我真该认为它们是'天外飘来'的！你还没有听我告诉你说，我们完全弄清楚了那张支票的事，弄清楚你是十分清白的吗？"他们仍然在那条从学校通到大路的人行道上向前走，亨利·格兰特利站在那个小边门等他们。"克劳利先生，"少校说。"我衷心祝贺你。我的朋友，图古德先生，给你带来这个好消息，我禁不住陪他来了。"

"我现在还不十分理解我到底听说的内容是什么。"克劳利说，这时正好站在路上另外两个男人的中间。"我无疑是个呆钝之人，——非常的呆钝。在我请你们去见我妻子前，我可以请求几句更清楚的

---

① 英语 get the wrong sow by the ear 是句成语，意为"得出错误的结论。"图古德先生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为照顾下文，这里照字面译出。

解释吗?”

“那张支票是我埃莉诺姨母给你的。”

“你埃莉诺姨母!”克劳利说,眼下完全堕入层层云雾之中。谁是少校的埃莉诺姨母?虽然,毫无疑问,他在不同的场合听说过这种亲缘的各种情况,但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他女儿的情人就是他的老朋友阿拉宾的亲外甥这一事实。

“是的;是我姨母给的,阿拉宾太太给的。”

“她把那张支票连同那些钞票一起放进了那个信封里。”图古德说;——“顺手塞进去,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事。我过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女人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如果她死了,或者如果我们没有抓住她,我们大家会落到什么境地呢?即使我想我应该把丹·斯特林格搞得焦头烂额,让他说出真情,也枉然呀。”

“那么说,到底它还是教长给我的吗?”克劳利说,精神振作起来了。

“它装在信封里,但是教长不知道这事。”少校说。

“两位绅士,”克劳利先生说。“我过去就完全相信这点。我清楚这事。我的脑子不记事归不记事,——有时间它还是非常的不记事,——可是我一直肯定我在这样一件事上还不至于犯错误。我越是在我的记忆里搜刮,我越坚定地相信这个事实,——对此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就是说,那张证券是教长递给我的那个小包包的一部分。可是你瞧,先生,——等我再说一句。我当时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教长否认了这点。”

“教长不知道这事,伙计。”图古德简直有点不经意地说。

“再耐心听我说几句。我丝毫没有怀疑教长的意思,——我长久以来知道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个靠得住信得过的绅士,——因此我把我自己的记忆深思熟虑的结果放在了比他的话次要的地位。我觉得自己尤其不得不做到这点,这是因为,由于一时的忘事,由于该死的粗心大意,一味莽撞行事,我让自己闹出了一个不真实的声明,——无意识的不真实,然而的的确确是不真实,不可原谅的不真实。我当时不经思考宣布说,那一笔钱是从索姆斯先生的手中传到我的手中的,因此似乎给那位先生抹到脸上一层黑。我罪过般地犯

下如此重大错误，犯下如此恶劣的亵渎行径，完全违背了应该把握住人与人之间所有话语的一般注意力，尤其涉及到有争议的钱财问题，——这个时候，我还怎么敢指望有谁应该接受被教长否定过的我的声明呢？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中，我还怎么能相信我自己的记忆呢？绅士们，我信不过我的记忆呀。虽然关于那个信封的所有细小情节，包括它的富有而危险的运费，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其精确程度对我来说简直到了惊异的地步，然而我还是告诉我自己，它不是那么一回事！绅士们，如果你们高兴，我们进屋里坐坐；我妻子在那里，不应该再让她悬着那颗心了。”他们默默地走了不多几步，然后还是克劳利又说话了。“也许你们会照顾我一下，让我单独跟她待一会儿，——只待一分钟。她的感谢不会被耽误的，既然应该感谢的东西这么多。”

“当然，”图古德说，一边用一方红色的印花大手绢儿擦拭着他的眼睛。“当然可以。我们随便走一走。来呀，少校。”少校刚才已经把脸扭向一边，他也正在暗暗流泪。“天哪！我这一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图古德说。“要不是亲眼见了，我是不会相信这个的。我不会的，真的。要是我回去在伦敦城讲讲这事，没有人会相信我的。”

“我说这个人是英雄。”格兰特利说。

“我不知道英雄是什么样子。我从来也不太知道什么造就英雄，如果三四个姑娘没有一次为你因相思而死去的话。但是一个人因为相信另一个人比他本人更好，便准备让这世上的一切统统压在他身上，找一找看吧！认为别人胡思乱想的人有的是；但是这个人竟认为他自己是个胡思乱想的！这是违反自然啰；如果像这种事出现得多了，这世界就不会向前发展了。他在招手，我们进去的好。”

图古德先生走在先，少校跟在他后面。他走进那个前门时，看见一个妇女服装的裙子一下子闪进了这条过道顶头的那道门里，而且当他们向左边走进屋子时，只看到了克劳利先生一个人。“她逃跑了，仿佛躲敌人一样。”他说，试图引起欢笑。“不过我会去劝劝她，把她带回来。”

“别，克劳利，别。”这位律师说。“她有些心烦，以及所有这种玩

意儿。我们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让她独自待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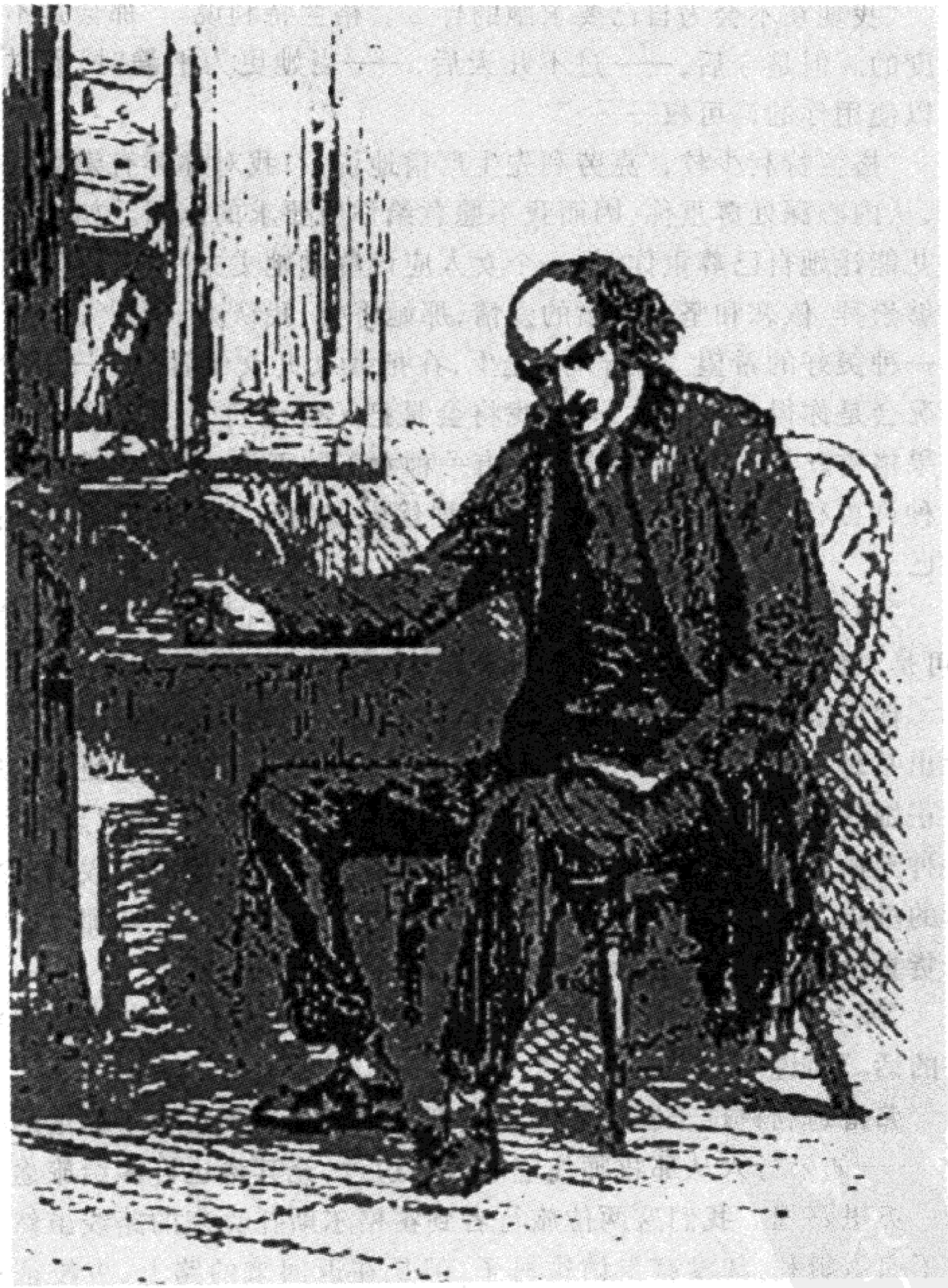
“不行，图古德先生；可是事后她会生自己的气的，而且会因为没说一句感激的话感到不舒服的。原谅我，格兰特利少校；可是她不见见你们，我不会放你们走的。她表弟的话说对了。她有点过度兴奋。可是，最好是她应该见见你们。绅士们，你们会原谅我吧。”

然后他出去找他妻子，他出去期间没有人说一句话。少校从一面窗户往外看，图古德先生从另一面窗户往外看，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听见那位丈夫和妻子来到的脚步声。门打开时，克劳利先生进来了，拉着他妻子的手。“我亲爱的，”他说。“你知道格兰特利少校。这位是你的表弟，图古德先生。你也该好好儿认识他，记住他对我们的大恩大德。”但是克劳利太太说不出话来。她只是坐在那张沙发上，把脸藏起来，千方百计想控制住她的啜泣，但是白费力气。她在丈夫遭受种种苦难时，表现得非常坚强，——非常坚强，忍受了他本人都不能忍受的东西，而且为他进行了各种他根本无法对付的战斗；但是无数痛苦忍受过来了，最沉重的忧愁也终于忍受过来了，这一切差一点儿把她压垮压倒，因此她支撑不住他们的命运突然倒转带来的震惊。“当不幸的消息来到我们眼前，先生们，她可从来没有这样过。”克劳利先生说，站在离她稍远一点的地方。

少校坐在她身边，把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跟她在耳边悄声说了些关于她女儿的事。听了这话，她伸开两臂抱住少校，亲吻他的脸，然后又亲吻他的手，接着含着泪水打量他的脸。她嘟哝了几句话，或者试图这样做。我怀疑少校是不是弄懂了这些语词的意思，但是他非常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

“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动一动了吧。”图古德先生说。“我还要去看看撤销那起控告案的事。我将和沃克把这一切安排安排。你在那些法官开庭的第一天应该到巴彻斯特走一趟，这也许是必要的；要是这样，我会来接你的。你只管放心，直等到一切水落石出，我才会离开这个地盘儿的。”

他们准备走时，格兰特利，——现在当着图古德先生的面满不在乎地讲话了，——请求克劳利先生的准许，充当把这些消息告诉他女儿的角色。



自己同意才算同意

“她不能通过比这更让她感激的口吻听到这事了。”克劳利先生说。

“我现在不会为自己要求她的什么。”格兰特利说。“那会是不够大度的。但是今后，——过不几天后，——当她更为平静时，那时我可以使用你的许可权——？”

“格兰特利少校，”克劳利先生严肃地说。“我对你怀有崇高的敬意，从内心深处尊重你，因而我不愿意给你所要求的东西。如果我的女儿能让她自己尊重你，像一个女人应该尊重她丈夫一样，心怀那种能够崇拜、依恋和坚贞不渝的爱情，那她将会，我认为，得到人间幸福的一种美好的希望。至于你，先生，在把我女儿交给你时，——如果情况会是你得到她的话，——我将会是把一件无价之宝交给你了。”如果格雷丝是一个国王的千金，有一种女王的天资，那么向她求爱的这种许可权交给她的情人时，对这种优先权的欣赏程度亦不过如此而已。

“他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一起坐进那辆马车时，图古德先生说；“可是人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们走后，简被叫来了，她也该听听这个家庭的消息了；当她表示出某种不十分有利于图古德先生的感情时，克劳利先生便尽力来纠正她的观点。“他是一个男子汉，我亲爱的，埋藏着一颗炽热的心，一种充满活力的精神和各种健康的同情，表面上才是一种假装的滑稽的举止，而且简直还带出一丝丝假装的粗俗。但是，只要那宝石本身货真价实，那宝石盒上的任何缺陷都可以加以原谅。”

“那么，爸爸，下一次我见到他，我就会喜欢他了，——要是我能够的话。”简说。

弗雷姆利村位于霍格尔斯托克到巴彻斯特那条路旁不算远的地方，——如果行人从那牧师住宅的大门边过，充其量也许多给旅途增加一英里路程。我们这两位旅行者到霍格尔斯托克来的路线虽然经过了弗雷姆利，却没有走访这村子，但是在返回来的路上，少校征得图古德先生的同意，让马车绕了个弯儿。“我不着急。”图古德说。“我这大半辈子还从来没有比这更舒服的时候。你进去看你的朋友们时，我只用点上一支雪茄就成了。”图古德点上了雪茄，少校则从马

车上下来，走进了那牧师住宅。他走运得很，见到的只是格雷丝一人。罗巴茨到巴彻斯特去了，罗巴茨太太在路那边，勒夫顿大院。“克劳利小姐当然在家，”仆人告诉他说，而且一转眼的工夫，他就来到了克劳利小姐的面前。

“我只是进来告诉你有关你父亲的消息。”他说。

“什么消息？”

“我们刚刚从霍格尔斯托克来，——这是说，你表舅图古德先生和我自己。他们弄清楚了那张支票的事。我姨母，阿拉宾太太，教长的妻子，你知道，——她给你父亲那张支票的。”

“哦，格兰特利少校！”

“看起来似乎解决得太容易了，是不是？”

“它解决了吗？”

“是的；每样事情。关于这事的多样事情。”这时他拉住了她的手，仿佛他要走的样子。“再见。我告诉过你父亲，我会顺便进来告诉你一声。”

“这似乎简直让我不能相信。”

“你可以相信它；的确你可以的。”他仍然拉着她的手。“我说，你今晚给你母亲写信去吧。告诉她我来过这里。再见了。”

“再见。”她说。她注视着他的脸，她的手仍旧放在他的手里。

“亲爱的，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格雷丝！我心爱的格雷丝！”然后他把她搂在自己怀里，亲吻过她，一句话没多说便离去了，觉得他已经像一个绅士一样严守了她父亲的话。格雷丝，当她只剩下一个人时，觉得她是基督教世界里最最幸福的姑娘。如果她能到她母亲身边，倾吐一切，再听到一切，那该多好啊！她一点不知道她的情人已经向她父亲作出了许诺，他和她待了这么短暂的时间，她也没有好好儿想一想其中的原因；但是回头看看一切，她认为他的行为一贯是无可挑剔的。

与此同时，少校，还有图古德先生，在巴彻斯特坐着车回家用晚餐。

第七十五章　马达利娜的心在流血

约翰·埃姆斯离开阿拉宾太太所在的那个旅馆，把他的旅行包送到他自己的住处，便立即动身到他舅舅图古德的住宅。在那里他见到了图古德太太，正为她丈夫的外出感到心里不大平静。图古德先生现在把一个星期的绝大部分都花在巴彻斯特，——在那个旅店花了不少的钱。图古德太太很有把握他一定是在那样生活。的确，他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约翰尼说他看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舅舅有什么别的法子。图古德先生这时只写来一封不能再短的信，——只有三句话，不过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克劳利一切均好，我认为，我已经抓住真西蒙·普耀[1]的脚后跟儿了。”“这总归是好事，约翰，”图古德太太说；“只要那个家庭的什么人被证明是个小偷，当然这对那个家庭是件可怕的事情。”“那会是相当可怕的。”约翰尼说。“我并不是说克劳利家是我们的亲戚。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事总算了了。我相信我很高兴你舅舅能为他们帮点忙。不过鸡蛋能烤熟吃总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不讳言，这个家里的钱并不大宽裕，你舅舅把钱扔进巴彻斯特那个无底洞，可真让人吃不消。想想吧，十二个孩子呢，约翰。要是图古德是个单身汉，或者要是某个勋爵遗留给他一笔财产，那这事就再好不过了。”约翰·埃姆斯在塔维斯托克广场没有待很长时间。他的表妹波利和露西，同萨默金先生一起去看演出，他妗母的心情又不十分好。他尽量为他舅舅说些好话，然后离开图古德太太走了。那句旁敲侧击德·古斯特爵士慷慨恩赐的话，他听了很不是滋味。这话似乎一笔勾销了所有他自己的功劳。他一直在为他的意大利之行感到骄傲，十天之内竟花掉了差不多四

---

① 西蒙·普耀系英国女剧作家兼演员苏珊娜·森特利沃（1667—1723）喜剧《一个妻子的胆大一看》中的人物；有人持其凭证在伦敦行骗，普耀反被认为是冒充者。

十个英镑。他在每件事上都大撒手花钱,觉得每枚拿破仑金币的花销都是为了克劳利先生。但是,正如图古德太太刚刚告诉他的,所有这一切都和图古德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有十二个孩子的图古德正自费住在巴彻斯特,而且扔下他的事情不管。“还有人家克伦普先生呢。”图古德太太说。“不用说他是不喜欢这种事的,他来找我时;我能跟他讲什么呢?”图古德太太说这话可有点不够公平,因为克伦普先生自从她丈夫离去,连一次也没有麻烦过她。

约翰尼离开塔维斯托克广场,他去干什么去呢?他的俱乐部向他敞开着。他应该到他的俱乐部去,玩一场弹子球,用些午餐吗?当他问自己这个问题时,他知道他不会去他的俱乐部去,然后他装着对这点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溜达着向托特纳姆大院路的一个出租马车停车处走去。到他的俱乐部去,他跟自己讲,那会是非常乏味的。他应该去看望莉莉·戴尔,只是他和索恩太太的交往不够多,他吃不准在晚上九点和十点之间去拜访她的府上是不是合适。但是他必须找个地方走走,——由于他和迪莫拉恩斯夫人交情甚笃,他认为,对各种事情能看出合适与否,——他于是决定到贝斯沃特去。我遗憾地说,他曾经从巴黎给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写过一封神秘的短信,说他就是这个晚上应该回到伦敦,还说他很有可能在睡觉前到波彻斯特花园转一圈儿。那个短信显得很神秘,因为它没有头也没有尾。它甚至没有写上姓名。它写得像一个电报正文,和电文的长短也差不多。这正是迪莫拉恩斯小姐喜欢的那类东西,约翰尼想;这中间也没有什么理由他不应该让她心满意足的。这是她拿手的游戏。有人喜欢惠斯特牌,有人喜欢槌球游戏,有人就喜欢搞鬼猜谜。马达利娜也许会称它是浪漫司,——因为从本质上讲她是浪漫型的。约翰是由更坚实的材料做成的,对这事哈哈笑出声来。他知道那纸条的骨子里没有什么浪漫情调。他知道他只是在为自己寻开心,与此同时拿出一点天真的假戏满足满足她。他告诉自己,他的本质是喜欢女人的社交圈子,而不喜欢男人的社交圈子。毫无疑问,他更喜欢莉莉·戴尔的社交圈子,而不喜欢马达利娜小姐的社交圈子;但是由于此时此刻莉莉·戴尔的社交圈子可望而不可即,那马达利娜小姐的社交圈子就是他唾手可得的最好代用品了。这样,他坐进一辆出租马

车，让马夫把车赶往波彻斯特花园去。“迪莫拉恩斯夫人在家吗？”他问仆人说。他总是打听迪莫拉恩斯夫人的。但是那个给他开惯门的小听差由于年纪小心不虚，在这个时候却不会再逢场作戏，会直接告诉他说迪莫拉恩斯·马达利娜小姐在客厅里。这个晚上，他从那个小听差那里就是得到了这样一个回答。在这些场合，马达利娜和她母亲在做什么，他到目前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过去这中间总有些关于迪莫拉恩斯夫人的健康状况的小小借口，可是最近一个时期马达利娜没有再提她母亲的头疼病。她正站在客厅的中间，这时约翰进来了，于是她两只手双双举起来，脸上带出一种简直有些吓人的表示神秘的表情。但是，她的头发早已经过一番精心的梳理，看上去却是极其随便地披散在肩上，总的印象是她处于最佳状态。“哦，约翰，”她说。她只有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时刻才偶尔叫他约翰。“你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不过当然，你听说它了。”

“听说什么？我没听说什么呀。”约翰尼说，差一点因为这个问题的性质停在门道里，——毫无疑问，部分地也被那种心烦意乱的时刻吓了一跳。他对他即将听到的一出悲剧的实质有多么可怕，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是他察觉到这个时刻将会是“心烦意乱”的，因此他就相应地必须采取对策。

“进来，把门关上。”她说。他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没有听说胡克院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胡克院发生什么事了？”迪莫拉恩斯小姐一扭身坐回那把扶手椅里，闭上眼睛，紧扣着她的两手放在额头上。“胡克院发生了什么事？”约翰尼走到她跟前，说。

“我想我都没本事告诉你了。”她回答说。

然后他从马达利娜小姐额头拉起她的一只手，拿在他的手里，——她对此表现得十分顺从。她正在想的，毫无疑问，是和这个截然不同的某些东西。

“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见你有比现在更好看的。”约翰尼说。

“别介。”她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人家的心正在这里流血，——在流血。”然后她把他的手推开，又和放在她额头的另一只手紧扣在一起。

"可是为什么你的心要流血呢？胡克院发生什么事了？"她仍然没有回答什么话，但是她剧烈地抽泣起来，她的胸脯一起一伏，一张一弛，显示出那里边的心烦意乱情绪是多么心烦意乱。"你的意思不是说，多布斯·布劳顿遭了不幸；——他破产了吧？"

"嗨，"马达利娜说着，从她的椅子上一跳站起来，站得笔直笔直，把她的两臂伸展出去。"他把自己毁了！"这种亮相终于产生了那么多的悲剧效果，口气是那么出色，一举一动又是那么不落窠臼，因此我认为，她一定事前排练过这场戏，——不是和她母亲便是和那个小听差一起排练的。然后屋里出现了一分钟的沉默，在这一分钟里她连眼睫毛也没有动弹一下。她支撑着她的两只伸出去的手，没有一根指头动半英寸。她的脸向前探着，她的下巴颏儿突出，带出悲剧的恐惧；但是她的下巴颏还没有出现颤动现象。她没有眨眼，凝神屏息，纹丝不动。如果她未经事前的排练做出了这一切，那她肯定是个伟大的天才。过一会儿，约翰还没想到回答她的词儿，她的手垂吊在她的两侧，闭上眼睛，摇着头，又一次坐回她的椅子里。"它太可怕了，说不得，——想不得啊。"她说。"我真没本事把这个故事跟一个活人讲起，——除了你。"

如果不是约翰尼真的在他听这故事被吸引住了，这话自然会使他喜不自胜的。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他说。"布劳顿已经——自杀了？"她再说不出这话了，只是点了三次头，而她的两只眼仍在紧闭着。"用什么办法自杀的？"他用一种低沉的声音提问道。他至今还不能让自己相信这事。马达利娜是那么喜欢玩点小小的鬼把戏，以致把这个故事也加上了虚构的性质。他对那些事实还不是十分相信，但是他被自己已经听到的话吓了一跳。

"你还要我跟你重说一遍那可怕的场面的所有血淋淋的细节吗？"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去找你的朋友达尔林普尔吧。他会告诉你的。他知道这一切。他始终跟玛丽亚待在一起的。我希望，——我希望它不是这样的。"但是她还是让自己把所有细节都叙述出来了，还讲得添枝带叶，甚至超出了埃姆斯的要求。她转眼工夫便成功地让约翰尼明白，胡克院的悲剧是活生生的现实，可怜的多布

斯·布劳顿已经把他的生涯带到了一个极限。她把一切都打听到了，——的确去商业区找过马塞尔波罗，而且甚至挤到班戈尔斯的那个圣所去打听过。她当时还向班戈尔斯解释说，她是那个不幸男人的孀妇的知心朋友，她在所有这些环境中充当主妇是她的痛苦的责任。班戈尔斯先生，——读者也许还记得他，伯顿和班戈尔斯，在胡克院以每打二十二先令六便士经营西马拉亚酒的二位，——是个单身汉，相当喜欢这次拜访，非常随便地把他所看到的统统告诉了迪莫拉恩斯小姐。当她建议说，为那个家庭的方便她没准儿还会不时地来找班戈尔斯先生进一步打听事情时，班戈尔斯先生彬彬有礼地向她保证，"不管她多会儿高兴来访胡克院，那她都会使他不胜荣幸。"然后班戈尔斯把她一直送到隆巴德街，把她扶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里。因此，她才有资格把那悲剧的所有细节告诉约翰尼，——她才能战胜她的恐怖感把这一切都讲出来。她学着艾尼斯[1] 的样子叙讲她的故事，没有忘记"quorum pars magna fui.[2]""我觉得这事差不多让我变成一个老妇了。"她讲完她的故事时，说。

"不，"约翰尼说，极不赞成这最后一句话；——"没有的事。"

"可是它做到这点了。和这么可怕的一出悲剧有过联系，那远比在平静的环境中让人折寿。"由于她没有告诉约翰她跟班戈尔斯交往的事，——就是曾把那可怜的家伙从地上抬开的班戈尔斯，——约翰便看不出来她本人如何跟那件事有过什么关系；但是约翰没有追究这个，他深知马达利娜的性格。"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看到——那具——尸体在我眼前的。"她说。"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还有，——还有——""别说了，"约翰尼说，实际上是有些受不了那种现场，因为他反感这种现场。"再也不说了，"她说；"再也不说了！可是你刚才逼着我说的，现在我倒想闭上一个星期的眼睛呢。"

然后她变得非常随和起来，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心满意足地讨论可怜的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事情。"当然，我去看望过她，可是她让人给我从楼上送下话来，说她承受不了这次震动。我不为她没有

---

① 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② 拉丁文：意为我于此为大。

见我感到奇怪。可怜的玛丽亚！多布斯·布劳顿首次向她求婚时，她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只得告诉她我的真实想法。我是那么熟知她的脾性啊！‘亲爱的玛丽亚，’我说。‘要是你认为你能爱他，那就接受他的请求吧！’‘我想我能爱他。’她回答说。‘不过嘛，’我说。‘定要让你自己弄准那个生意。’现在结果怎么样？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她对那个讨厌的达尔林普尔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哟。”

“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讨厌的。”约翰尼说，在为他的朋友辩护。

“他是讨厌的，你以后会发现这点的。她把她的手交给可怜的多布斯，却把心交给了他；说到那生意，剩下的还不够他丧葬的费用。我对她不能让她自己见我不感到奇怪。”

“那笔生意怎么样了？”

“它归范·西弗太太，——归她和马塞尔波罗所有了。可怜的布劳顿还有一些小资本，都落进他们的手中了。马塞尔波罗这人从来不趁半个便士，这下会成为富翁了。你当然知道他就要娶克莱拉为妻了吧？”

“胡扯！”

“我总是跟你说事情会是这样的。现在你也许可以承认，康韦·达尔林普尔的前景不怎么妙哩。我希望他高兴让马塞尔波罗先生取而代之！当然他将不得不娶了玛丽亚。我看不出来他怎么能逃脱。的确，她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只是有了这样一桩婚事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切前景可就会彻底完了。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到新西兰去。”

约翰·埃姆斯确实喜欢和迪莫拉恩斯小姐在一起度过的这些夜晚。他悠然自得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密切注视着迪莫拉恩斯小姐的不同的小把戏，以此取乐。有时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对他吹啊捧的，让他不时责备她几句。有时，当她允许他拉住她一只手，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中间准会有某种更有效的引诱力。这要比跟男人们坐在那个俱乐部里抽烟好得多。但是即使跟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在一起，他也不能坐一个通宵啊，因此在十一点钟他站起来告辞了。“你多会儿去见戴尔小姐？”她突然问他道。

“我不知道。”他答道，冲她皱眉头。每逢她跟他讲到戴尔小姐，他就总是冲她皱眉。

“我才一点不在乎你皱眉叫。”她调皮地说着，举起她的手抚平他的眉圪塔。“我想，我跟你又不是外人，可以向你提提你的女神吧。”

“她不是我的女神。”

“一个非常冰冷的女神，要我看，我听人这么说的。我希望要求你说一句关于她的保证话。”

“什么保证？”

“你答应我这点吗？”

“我听不到说什么，怎么能说话？”

“你见到她时别跟她提到我，你一定答应这个。”

“可是为什么我必须答应这个？”

“答应我。”

“除非你告诉我为什么，否则我不会答应的。”约翰尼过去早跟他自己保证过，干什么事情他也不能向莉莉·戴尔提起迪莫拉恩斯小姐的名字。

“好啊好啊，先生。那么你可以走了。那我必须说，除非你能照如此微不足道的要求做，我不愿意在这里重见你。埃姆斯先生，你为什么想跟戴尔小姐讲我的坏话呢？”

“我不想说你的坏话。”

“我知道你只要跟她说起我，准会尽情取笑一番的。哦，答应我。你星期四晚上来这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求你的。”

“现在就告诉我。”

她犹豫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不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的心仍在流血，还记着那个可怜的人的命运。我现在不会告诉你。可现在你必须给我这个保证。你连这个也信不过我吗？”

“我不会跟戴尔小姐讲起你。”

“这才是我自己的朋友！好了，约翰，记住星期四晚上八点半你到这里来。八点半准时来。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跟你说说，只有你来，我才会告诉你的。我原想今天告诉你的。”

“那为什么不说？”

“我不能。我的感情已够我受的了。可怜的布劳顿在我们中间闹出这一切来，我是怎么也做不到这点了。我会垮下来的；的确我会的。现在走吧，我累了。”然后，也许趁着一时还没有受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更有效的引诱，他突然离开了那个屋子。

他突然离开那个屋子，是因为马达利娜的行动是那么突然，她的话是那么富有冲击力。他早已意识到，他在波彻斯特花园正玩弄的这个小小游戏，一切都应该按某种反常的、特别的方式进行。这样，——把马达利娜在他怀里紧紧地抱了一瞬间，——猛地冲向那个屋子的门，转眼工夫就到了楼梯平台上。他动作迅速敏捷，迪莫拉恩斯老夫人想躲都来不及，——正如约翰尼似乎感觉到的，——老夫人那晚礼服的下摆，他看见在另一个门边一闪而过。但是，如果迪莫拉恩斯老夫人总是病得不能见人，愿意穿着她的夜礼服在她自己的住宅游逛游逛，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

当他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时，他的脑子回到了多布斯·布劳顿和这个倒霉的人的命运上；他慢悠悠地溜达着走向宫殿花园街，为的是他可以看看那个他和一个已经亲手把自己毁掉的人在里面一起用过餐的住宅。他站了一会儿，仰头看那些窗户，但那里没有灯光，他不禁想到那个可怜的女人，她享过荣华富贵，现在一转眼成了身处这样凄凉难耐的景况中的寡妇！至于他的朋友康韦会娶她的这种提议，他才一点不会相信呢。马达利娜的这些建议值几个钱，这些建议中藏着什么动机，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认为可靠的是，范·西弗太太早已注意到这中间有个财产问题，马塞尔波罗可能娶她的女儿。不管怎样，他要去找找达尔林普尔，而且如果能找到他，他就会了解到真相了。他很了解达尔林普尔的生活习惯，知道他朋友的住宅和画室的规律，一点没有在意天气已经很晚，几分钟后他便坐在了达尔林普尔的扶手椅里了。他碰上西弗·邓恩在那里，一味稳如泰山般地抽烟；可是只要这个场面延续下去，他就不便对布劳顿太太提出什么问题。因此，他跟他们讲了他出国的种种冒险，讲起克劳利没事了。不过，抽完第三袋烟，西弗·邓恩终于告辞走了。

“告诉我，”约翰等邓恩刚把门关上，便说。“我听说多布斯·布劳顿出了什么事？”

"他把他的脑袋崩了。没别的。"

"骇人听闻!"

"是的;一开始把我们都吓傻了。我们现在对这事习惯点了。"

"那生意呢?"

"彻底完蛋了。人家说至少他的股份完蛋了。"

"他毁掉的?"

"他们说是这样的。这就是说,马塞尔波罗说是这样的,还有范·西弗太太。"

"你怎么说呢,康韦?"

"我还是少说为佳的好。我的希望是,——只是因为你是个嘴巴闲不住的家伙,谁都信不过你。"

"我永远替你保守秘密,老朋友。"

"哦;——事实是,我认为某些东西为那个可怜的女人拯救下来了。我认为他们冤枉了她。当然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这件事交到一个律师手里,为律师付清账单。这样我去找你的舅舅,他受理这个案子了。我希望他不会毁了我。"

"那么我推测你正在跟范太太吵架吧?"

"那没关系。她已经跟我吵过架了。"

"雅意[1] 怎么样了,康韦?人家告诉我雅意要成为马塞尔波罗太太了。"

"谁告诉你这个的?"

"一只鸟儿[2]。"

"是了;我知道这只鸟儿是谁了。我不认为雅意会成为马塞尔波罗太太,如果在伦敦城里雅意只是那个女人,马塞尔波罗只是那个男人的话。不妨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约翰尼,我认为雅意将要成为一个名为康韦·达尔林普尔的妻子。这是我的看法;就我的判断力所及,这也是雅意的看法。"

"可是不是范太太的看法吧。这只鸟儿还告诉我另一件事情,康

---

① 指范·西弗小姐。

② 英文"鸟"一词,另有"家伙"、"姑娘"、"非凡人物"之意。

韦。”

“那另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那鸟暗示说,所有这一切都会以你娶那个崩了自己的可怜家伙的孀妇而告终的。”

“约翰尼,我的伙计。”那位艺术家沉默一会儿,说。“要是我给你提点小建议,你会从中得点益吗?”

“我尽量听从,如果它不是令人不愉快的话。”

“不管你从中得益,或者你不理会它,那你知道知道就好了。我比你更了解那只鸟儿,我极力提醒你防着点那只鸟儿。那鸟儿是一只猛禽,而且从根本上是一只不洁净的猛禽。那只鸟儿想要一个配偶,而且一点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去找到一个。那只鸟儿想要钱,而且也一点不在乎用什么手段来得到它。那只鸟儿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坏鸟儿,根本不配在一个正派的院落里占据家庭的窝儿。用通俗的英语讲,约翰尼,要是你过分经常地到波彻斯特花园去,你有朝一日总会发现,要么你娶了那只鸟儿为妻,要么你去聘请你图古德舅舅为一种赖婚的行为作辩护,这个罪名会是那个老于世故的老鸟儿,那只鸟儿的妈妈加在你头上的。”

“如果它是两者中之一,那它只会是后者。”约翰尼拿起他的帽子告辞时,说道。

第七十六章　我认为他是无忧无虑的

阿拉宾太太在城里停留了一天。图古德先生虽然说过他要看到克劳利先生摆脱所有他的麻烦才会从巴彻斯特撤走，但是一听说约翰·埃姆斯返回来的消息，便马上赶回伦敦。他去找到阿拉宾太太，弄到作证书，给沃克先生寄了去。阿拉宾太太听说她应该出庭宣誓说她曾经给过克劳利先生那张支票，这是仍然必要的一步；但是沃克先生认为，各种情况到时会使法官呼吁那个执法的陪审团，别再认为对克劳利先生的诉状应予受理，这样所有涉及克劳利先生的整个事情就会结束了。图古德仍然一心想把丹·斯特林格推上法庭受审，但是沃克先生宣称说如果他们做这种尝试，他们会失败的。丹已经在巴彻斯特的那些治安官面前受到审查，他坚持声明说，他过去没有听说过关于克劳利和那张支票的任何事情。这话是和他当着图古德先生的面冷不防说的谎话而惩罚他，——哪怕因为这样的谎话！他没有发誓，而且他们明知道他早已了解克劳利先生蒙受不白之冤这一整段历史，却闭口不说，可是他们没法因为这个让他服罪。他们只能让他交待他占有那张支票的原因；他对这点作了交待，说这支票是杰姆·斯卡特尔付给他的，杰姆·斯卡特尔接受所有那旅店马厩的钱，每星期清算一次。杰姆·斯卡特尔当时仅仅跟他说，他从索姆斯先生手里接受了那张支票，而且杰姆后来就到新西兰去了。完全真实的是，杰姆的出走是在阿拉宾太太收到那笔租金后马上发生的，直到杰姆离去的时刻一直和丹·斯特林格十分亲近。丹·斯特林格对那张支票的占有知情不报这点，大家都很明白；可是，那些治安官都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定罪，沃克先生也同意这个看法。不过，克劳利蒙受冤枉的情况在巴彻斯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为这个甘愿这样蒙受冤枉的人出口冤气的呼声十分强烈，因此丹·斯特林格总的说来没有能够不受惩罚而逃之夭夭。巴彻斯特的一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物

一天晚上拜访"万塔利龙"旅馆,要求丹·斯特林格先生受累出来一下,就在那个晚上跟他们散散步;当有人通知他们说丹·斯特林格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这样的活动兴致时,他们便要求允许他们进到那个后面的客厅,就在那个休息处跟丹·斯特林格过一个夜晚。"万塔利龙"旅馆那天夜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骚动,警方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丹救了出来。第二天早上,丹·斯特林格偷偷摸摸地坐了一辆很早的列车逃出了巴彻斯特,从此便再也没有在巴彻斯特城露过面。不过,关于他的传闻很快听说了,人们都说他在伦敦不止和一家济贫院的代理院长成了老相识。他的堂兄约翰紧接着就离开了那家旅店,——的确如果不是有了索姆斯先生的支票这个碴儿,他是应该干下去的,——于是在巴彻斯特再没有听说有关斯特林格家族的事情。

阿拉宾太太在城里待了一天,而且如果不是接到她姐姐来信,催她尽早赶回她们父亲身边。"我不是要你以为这中间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格兰特利太太在信中说。"而且,确实,我们还不能说他生病了;可是看样子年老力竭的现象突然缠上了他,他简直虚弱得像个病孩。他唯一的乐趣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尤其是跟小波西在一起;小波西对付他的那种持重劲儿真是太妙了。他到现在为止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离开他的屋子,而且他吃得很少。也许他还能活几个年头;可是要是我不让你知道副主教和我都认为,他和我们分手的时刻指日可数,那我就该是欺骗你了。"读过这封信后,阿拉宾太太不能在城里再等她丈夫,尽管他再有两天就回来,而且尽管信中告诉她说,她在巴彻斯特为克劳利先生作证的事并不着急。

但是,在那一天期间,她去看望了莉莉·戴尔,履行了她向约翰·埃姆斯许下的诺言。阿拉宾太太已经变得非常喜欢约翰尼,觉得他应该得到他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赢得的那个奖赏。读者,也许,不会赞成阿拉宾太太的观点。读者可以对约翰尼性格有一种比阿拉宾太太已经得到的更仔细的了解,因而也许认为一个跟迪莫拉恩斯小姐调情卖俏的年轻人,是配不上莉莉·戴尔的。如果情况如此,那我可以为我本人宣布,我和读者对约翰·埃姆斯的看法不尽一致。在这样的事情上,要衡量准确配与不配是很难的,因为这样的衡量是没有一定

标准的。我的老朋友约翰当然算不上是英雄，——在他生活的许多阶段是非常没有英雄光彩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所有的姑娘们都在等待英雄，那我担心男婚女嫁的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目前虽已重峦叠嶂，将来就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了。约翰尼不是超凡脱俗之物，不是出类拔萃之辈，也不是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他不是个为了爱情大伤其心的人，或者不会使他的历史用史诗来写的人；但是他是知冷知热、心地善良、待人诚实的年轻人；我认为多数姑娘会做出比接受他更糟糕的事情来。他在自己谈情说爱时像他已经做出来的这么经常要人帮忙，这点是不是明智，则是另一回事了。

阿拉宾太太跟索恩太太是老朋友，因此她到索恩太太的住宅造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索恩太太很高兴见到她，跟她讲了所有巴彻斯特的新闻，——远比阿拉宾太太在教长宅邸住一个星期所了解的要多得多；因为索恩太太在搜集新闻上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天赋。她已经听说了关于索姆斯先生的支票的全部情况，还说她完全相信对克劳利先生能够给予的补偿至少是让他做一个主教。“你看那主教府邸不是空着位子嘛。”索恩太太说。

“主教府邸空着位子！”阿拉宾太太说。

“跟空着位子差不多。既然普劳迪太太已经去世，我看可怜的主教就会是徒有其表了。我向你保证，阿拉宾太太，我对那个可怜的女人去世感受很深！她生前一直把我看成是普劳迪派别的最坚定分子之一！她有一次跟我悄悄讲了那样一件关于教长和副主教的令人可乐的邪事。当我告诉她，他们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时，她脸上露出惊恐之色。可是我认为她并不相信我。”这时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走进了屋子，随她进来的还有莉莉·戴尔。阿拉宾太太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莉莉，当然他们让人介绍了一下。“我说这话听起来遗憾，戴尔小姐明天就要回阿林顿了。”埃米莉说。“不过她五月要去查尔迪科斯。”索恩太太说。“不用说，阿拉宾太太，你知道我们在五月会有什么节日活动吧？”然后，彼此都说了许多客气的话，阿拉宾太太表示说，她希望在巴彻斯特还能和戴尔小姐再次相会。但是所有这一切没有把她向她自己的目标带近一点。

“我特别希望跟戴尔小姐说一句话，——今天，就在这里，要是她现在允许我的话。”阿拉宾太太说。

“我相信她会的，——二十句也没问题；是不是，莉莉？”索恩太太说，准备离开这屋子。然后阿拉宾太太致了歉，索恩太太匆匆忙忙的，说这没什么歉意可言；莉莉静静地留在那张沙发上，心里直嘀咕到底有什么事，——两分钟之后莉莉和阿拉宾太太便单独待在一起了。莉莉刚刚揣测到，阿拉宾太太的来访定和克罗斯比先生有什么关系，记起来克罗斯比是在巴赛特郡娶他妻子的，却完全忘记了阿拉宾太太是约翰·埃姆斯刚刚从意大利叫回来的。

“恐怕，戴尔小姐，你会认为我是十分鲁莽的。”阿拉宾太太说。

“我敢保证我不会这样想。”莉莉说。

“我相信你知道，在埃姆斯先生临行前，他要去意大利找我和我丈夫吧？”阿拉宾太太说。这时，莉莉才把克罗斯比完全排斥在脑外，开始明白过来他不是即将开始的谈话的主要目标。她简直有些遗憾并非她所想。不管谁会捡起克罗斯比这个话题，她对这个人会说什么话，她脑子里一点怀疑都没有。在那件事情上，她现在能用几句话就说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然而在那另一件事情上，她却感到更为疑惑。但是，她记得她从 M.D. 那里得到的那个便条上的每一个字。她也记得约翰给那个年轻女人的便条上的话。她的心仍然对他很严厉。“是的，”她说；“埃姆斯先生一天晚上到这里来，告诉我们大家为什么他要走。我很高兴他去，因为我认为那是正确的。”

“你知道，当然，他做得是多么成功吗？就是我给克劳利先生的那张支票。”

“索恩太太听说是这样的。索恩医生已经写信告诉了她全部情况。”

“现在我来为埃姆斯先生找报酬来了。”

“他的报酬，阿拉宾太太？”

“是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他说情。你不会，我希望，因为他在我们一起旅行回家时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历史，生他的气吧。”

“哦，不，”莉莉说着，淡淡一笑。“他怎么能找到一个信得过的更好的朋友呢？”

“他的确找不到会更忠诚地站在他这边的人了。他很好，也很随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令人愉快，那么会使一个女人幸福！还有，戴尔小姐，他也是那么有献身精神！”

“他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阿拉宾太太。”

“他跟我说过这点。”

“我们所有的人都十分喜爱他。妈妈简直迷上他了。”

“除非他自吹自擂，你家的人没有一个不希望他应该更近乎和更亲近一步吧。”

“可能是这样的。我没有说它不是这样。妈妈和我伯父都很喜欢他。”

“那这情况不会延续很久吗？”阿拉宾太太说。

“它是不应该延续很久的。”莉莉说。“它根本就不应该延续了。”

“不应该吗？我似乎觉得，我永远不能让自己嫁给任何一个我的老朋友不喜欢的人。”

“啊！那是另一回事情。”

“可是，一个人跟你的朋友处得很成功，让他们都觉得你可以绝对安全地委身于他，你这话对他来说不是十分可取吧？”莉莉对这话没有作答，阿拉宾太太接着振振有辞地为她的朋友说情，对所有他的道德、好脾气、他的善良、他的坚贞不渝极尽赞美之词，——而且没有忘记说这世界是为他敞开方便之门这一事实。即使这样，莉莉还是没有作答。她已经答应好阿拉宾太太，她不会认为她的干预是莽撞的，因此她控制住不说一句会带出冒犯人的话语来。她也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在莉莉的眼中，约翰·埃姆斯交了阿拉宾太太这样一个朋友来关心他的利益，他是得到了某些东西的。但是莉莉·戴尔身上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有人也许称它是一种固执，这使她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外来的压力驱使她或东或西乱动一气。约翰·埃姆斯应该竭尽全力把她胸中关于过去的种种愚蠢行为的记忆驱逐出去，——如果他在真诚地求婚是会努力这样做的，——为什么就在这种时刻，他竟允许自己用恩爱的词句跟 M.D. 这样一个女人通信呢？阿拉宾太太为约翰·埃姆斯说情的当儿，莉莉则在跟自己反复念叨着约翰写给那个女人的一句话——“你永远不变心的。”这样的词句不是原话，但

是这样的意思却是莉莉喜欢跟自己反复念叨的,虽然这样做有点不够老实。为什么事情到了她这里就应该是这样?在很早的日子里,她会原谅克罗斯比一句话或一种表情的任何冒犯,——任何可能写给任何 M.D.的信,哪怕她是再讨厌不过的女人!不,——难道她甚至没有原谅克罗斯比为了一个像约翰尼挑选的任何 M.D.一样可憎的女人,——一个除了头衔别无可取之处的女人,而把她彻底地抛弃掉这种冒犯行为吗?然而她不会原谅约翰·埃姆斯,尽管于他不利的证据从本质上说来那么不足信,——而宁愿把那个证据的不足信之处无限夸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说是没有英雄光彩,可约翰·埃姆斯比起阿道弗斯·克罗斯比,肯定是个更美好和更高大的男子。事情只会是这样;——她过去是和这一个陷入情网,而从来没有跟另一个发生爱情!她过去和这一个男子陷入爱情,虽然她曾经靠她那简单的方式跟这样的感情作过斗争;她过去没有爱上另一个男子,尽管她早就跟自己说过,如果可能她最好应该去爱他。一次又一次,她曾经跟自己宣布说,她将先接受他为自己的丈夫,事后让那爱情慢慢产生;但是就在这样做的时刻到来时,她却做不到这点。

“我不可以跟他说一句舒服的话吗?”阿拉宾太太说。

“他没有这样的话,也会非常舒服的。”莉莉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他并不舒服;你对这点是很清楚的。”

“你永远不变心的,J.E.”莉莉跟自己说。

“你怀疑他的感情?”阿拉宾太太接着问道。

“我既不怀疑它也不相信它。”

“那么我认为你冤枉他了。我贸然来找你的原因就是要让你知道,他给一个只是在几天前还和他是陌生人所留下的那种印象。我相信他是爱你的。”

“我认为他是无忧无虑的。”

“啾,不,戴尔小姐。”

“除非我自己从心里爱上他,我怎么能成为他的妻子呢?阿拉宾太太,我对这事已经拿定主意了。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男子的妻子。妈妈和我总的说来是在一起的,我们今后还要待在一起。”这些话一出她的口,她便恨自己讲了它们。这些话中有一种伤感的、纤弱的、

小姐脾气的感情，这点让她感到恶心。她特别渴望表现得爽快、果断、心直口快，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色彩。然而她却像一个病病歪歪的女学生一样为不嫁约翰·埃姆斯寻找借口。“再多谈这事没什么必要，”她说着，急速地从她的椅子上站起来。

“你没有生我的气吧；——或者至少你将会原谅我吧？”

“我完全相信，你用心是非常好的，我是一点不会生气的。”

“你走以前会见见他的吧？”

“啾，是的；这是说，要是他喜欢今天来，或者明天早点来的话。我明天回家。我不能拒绝他，因为他是这样一位老朋友，——跟一个兄弟差不多。可是这没有什么用，阿拉宾太太。”然后阿拉宾太太亲吻过她，跟她告辞，告诉她埃姆斯先生会在下午五点钟来找她。莉莉答应说她会在家等着见他。

“你不和我们一起骑最后一次马吗？”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听莉莉说，她在那天下午不想去骑马时，问道。

“不；今天不出去了。”

“你可再也没有和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一起骑马的机会了。”这位被选中的未婚妻说；——“至少我希望不会的。”

“即使有那样的情况我也必须拒绝了，虽然我会给一个几尼陪你去。约翰·埃姆斯今天要到这里来告别。”

“啾；那样你是一定不能跟我们去的。莉莉，你要跟他说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说。”

“啾，莉莉，多想一想。”

“我早想过了。我没有别的什么可想了。我想这事都想得疲乏了。什么事想得太多了都没有好处。那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整个世界之上，有一个人爱得更深，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有这样一个人。”莉莉说，想到了她的母亲，但是不愿意再次谈到她母亲，让人看出那种感情脆弱的弱点。

“是的；一个总是和你在一起的人，为你干各种事情，而且只是归你自己所有。”

“你可是万事如意，”莉莉说。“我认为伯纳德是世上最有福气的

人;不过我没有这个福分。我知道在什么学院里我才能取得我的学位,我希望人们会让我像男人一样用我的名字写信。”

“什么信,莉莉?”

“O.M.老处女的缩写。我看不出来它为什么不应该和B.A.,文学士① 的缩写并驾齐驱。它正经有点内容呢。”

---

① 文学士的英文是 Bachelor of Arts,照字面也可译为“文学单身汉”;莉莉在这里就是拿后一种意思和“老处女”相比较,说了一句自嘲的话。

第七十七章 被摧残过的树

那天中午时分阿拉宾太太看见约翰尼时,几乎没有怎么给他打气鼓劲。不过她决没有相信约翰尼就会有毫无成功的可能。莉莉在她的各种回答中虽然是非常坚决果断的,然而,无论是在她的词句中,还是在她的音调语气中,都有某种东西,使阿拉宾太太觉得甚至莉莉也摸不准她自己。这中间仍有缓和的余地。但是,没有什么话能够使她有理由明明白白地吩咐约翰·埃姆斯“去赢得她。”“我认为他是无忧无虑的,”莉莉曾经说。在莉莉说过的所有话中,这句话给阿拉宾太太的印象最深刻。她不会把这话复述给她的朋友听,但是她跟他说话时可以把这话变成这样的建议说出来。

她真的这样做了,告诉约翰尼她认为也许莉莉怀疑他的实际的诚恳程度。“我这时就想跟她结婚成亲。”约翰尼说。但是,正如阿拉宾太太知道的,这话还不足以证明他的诚恳程度。许多男子尽管像骑墙草一样随风倒,却准备当时就结婚成亲,——准备当时就结婚成亲,因为他们是随风倒的,并且对它想得很少很少。“但是,她没准儿听说你喜欢别的人了。”阿拉宾太太说。“我对任何别的人都没有看在眼里,”约翰尼说。“我说不准,是不是如果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待上六个月,这就会产生什么好处?”“如果她看守着那架笼子,也许这还真成呢。”阿拉宾太太说。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是告诉他,戴尔小姐在当天下午五点半钟等着他去。“我告诉她,你要去跟她告个别,她答应好要见你。”

“我希望她会说她不愿见我才好。那样,这中间还有某种指望。”约翰尼说。

他和阿拉宾太太的告别倒是颇有点恋恋不舍的意思。阿拉宾太太告诉他,她对约翰尼去找她的那种善意是多感激不尽,对约翰尼旅途对她的照顾,她,——还有教长,——将会如何永远铭记心中。“记

住，埃姆斯先生，你多会儿去巴彻斯特的教长住宅都是最受欢迎的。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能和你的妻子一起到那里去。”这样，他们分手了。

他大约两点钟离开了阿拉宾太太，到贝德福德街去找图古德先生的事务所。他找到了他的舅舅，两个人出来一起到霍尔本街用午餐。他们没有谈到莉莉·戴尔，约翰尼巴不得在他脑里有半个小时在谈别的什么话题。图古德深为克劳利先生的事情大获全胜感到满意，为他在巴彻斯特的成功感到高兴。他向约翰尼讲了许多他访问普卢姆斯特德的情况，并且表达他的观点说，如果所有的牧师都像那位副主教，那么不信奉国教者的天地就广阔多了。“我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牧师，”图古德说；“可是我认为我还没有见过像他那样一个人。你说不清怎么就知道他是个牧师，他也永远不让你忘记这点；可是这就到头了。他们的多数人却在你和他们一起待着时，非把你用他们的白围巾捂得你憋气，他们才会感到满意。至于克劳利本人，”图古德接着说。“他和在世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不管是圣人还是罪人，是牧师还是俗人。我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虽然他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那张支票的，正如我现在知道的一样，可是不愿意这样说，因为教长已经说，它不是这样的。应该有人来把这事写成一本书，——的确有人应该写一写。”然后他讲了关于丹·斯特林格的全部情况，还讲了他是怎么通过那个套间客厅墙上的小窗口观察丹的帽顶，把丹的真相暴露出来。“当我看见他的帽子在闪动时，约翰，我就知道他曾经亲自动过那张支票。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比别的人更能干，我可不这么想；可是我的确是想说，当你遇上这类困难时，你应该去找个律师。这是他的营生，而一个人干他的营生是有耐心和毅力的。不过，可惜的是那个无赖脱身溜了。”接下来，埃姆斯给舅舅讲了讲他的意大利之行，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并且因他的成功受到他舅舅的祝贺。约翰尼的巨大胜利在于以下事实：他只在床上睡了两个夜晚，而且要不是他那位女性旅伴吃不消，他连那两个夜晚都不屑上床去。“我们可千万不能转眼就把这一切忘了哪，——是吗我们，约翰？”图古德先生当他们俩在霍尔本街那个午餐馆门口分手时，用一种愉快的声音说道。图古德返回他的事务所，约翰·埃姆斯

去为他的最后一次尝试作准备。

他回家来到他的寄宿处，最初是想更换一下他的服装，——为眼前摆着的这个差事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在他的卧室的衣柜前站了一两分钟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这毕竟是来去匆匆的访问，”他跟自己说。“如果我像现在一样赢得不了她，那就是我根本赢得不了她。”然后他向自己发了一个庄严誓言，下决心要把这个誓言的大意复述给莉莉本人听，——即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努力了。“这有什么用处呢？大家都在看我的笑话。我也真的出尽了洋相。我是个傻瓜。没有资格做首相，这听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当不上首相，那你就一定别拿出首相的派头。”然后他企图唱那支老掉牙的歌儿——“我，在绝望中悲叹，因为一个女人是公平的，就应该死掉？如果她对我不公平，那她如何公平，我操什么心？”但是他是真操心，他跟自己说这歌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现在还不到他去找莉莉的时间，他一甩身坐在沙发上，挣扎着看一本书。不一会儿，他旅途上那些疲乏的夜晚在他身上发生了影响，他睡着了。

他一觉醒来，时间差一刻六点了。他纵身跳起来，冲出门去，跳上一辆出租马车。“伯克利广场，——能走多快走多快。”他说。“门牌号数是——”他想起了罗瑟琳①，以及她和情人们的那些关于遵守时间的劝告；他想到出现眼前的这种紧急情况，也许真的因为打了那个盹把自己彻底毁了。当他到了索恩太太的门前时，他急忙上前敲门，然后慌不择道地走向客厅，仿佛一切事情都维系于他的分秒必争了。“恐怕我迟到了许多吧。”他说。

“一点关系没有。”莉莉说。“因为阿拉宾太太说过，你也许来访，我就不会死等下去。我估计拉夫尔爵士留住你，你脱不开身了。”

“拉夫尔先生没有留住我。我睡着了。真正的原因是这个。”

“很抱歉你给打扰了！”

“别笑话我，莉莉——今天别笑话。我旅行得太多了点，我想我是累了。”

“我不会笑话你的，”她说，接着突然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①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一剧中的女主角，系流亡公爵的女儿。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们就在那里摆着，她不好意思举起手绢，也不便把脸扭向一边，找不到解救法子，只好让他看见它们了。

“莉莉！”他说。

“你做了一个多好的勇将吧，约翰，为了你的朋友跑遍了整个欧洲！”

“别谈论这个。”

“还是这样成功的勇将！我为什么不谈这个？我明天就要回家了，我打算一个星期都不谈别的事情。我非常，非常，非常高兴你拯救了你的表姨父。”然后她还是举起了她的手绢，让人相信她的眼泪刚才是为克劳利先生而流的。但是约翰·埃姆斯知道得比这清楚。

“莉莉，”他说。“我为了这最后一次来了。这话听起来像是我有意威胁你；但是你别按这个意思听这话。我认为你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为这最后一次来——来请求你做我的妻子。”她刚才站起去迎候他走进来，这时他们仍然站着。她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从他身边离开朝那个窗子走去。“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莉莉？”

“阿拉宾太太告诉我了。你要来，我总不能离去，可是也许那样倒会更好点。”

“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吗？你真的跟我说这种话吗，莉莉？想一想它吧，亲爱的。”

“我想过它了。”

“听你一句话，‘行’还是‘不行’，现在说出来对我来说将会是一切的一切了。莉莉，你不能说声‘行’吗？”她没有回答他，只是走向另一个窗户，离他更远了点。“努力说句‘行’。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神中只用带上这种意思的一半；——这就会告诉我，这事不是绝对永远没有‘行’的时候。”我认为她几乎试图朝他扭过脸来；但是这点虽然不难，可她保持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的玻璃格子。“莉莉，”他说。“这不是因为你心狠，——十之有九是你根本不喜欢我。我认为，你相信许多不真实的与我不利的事情。”她听见这话时，她愤愤不平地在地毯上挪动她的脚。她向自己保证，除了铁证如山的东西，她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于他不利的东西。但是她不会跟他谈论像那样一件事！她谴责他是要不得的。“阿拉宾太太跟我说，你怀疑我

的诚恳程度。"他说。

听了这句话，莉莉扭头几乎是气愤地瞅了他一眼。"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要是你要求我做出任何诚恳的表示，我会把它给你的。"

"我不要什么表示。"

"一般说来，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一个男子能做出来的最好的诚恳表示，就是表现出他是如何随时准备结婚成亲。"

"我从来没有说任何有关诚恳的话。"

"担着让你生气的风险，我要说下去，莉莉。当然，当你告诉我说，你将跟我无话可说时，我努力为自己找快乐。"——"是的，通过给M.D.写信找快乐。"莉莉跟自己说——"一个可怜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跟你说得好好的，当我离开你时，我跟自己发誓说，我将去向我看见的第一个听我说话的姑娘求爱——向二十个姑娘，如果二十个姑娘许可我的话。我觉得我失败了，因此我为自己的失败惩罚了自己。"这番话中有某些东西软化了莉莉的脸色，尽管她并不想这样做；她又扭转身子，这样他就看不见她的脸色软化了。"可是，莉莉，那种希望总是再次返回来，这时不管那一个还是那二十个，统统失去了光彩，——哪怕是惩罚我的。当我向前看，看着要是你和我在一起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它看上去是如何青翠和如何可爱，尽管有我发过的所有那些誓约，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向后倒退。"她这时又离那个窗户很近了，他没有从后面跟她走。由于她既不回头看他，又不回答他，他便从他站得很近的那张桌子边走到炉火前的地毯上，把两肘倚在壁炉台上。他仍旧能从壁炉上的那面镜子里观察她，而且能看见她仍似乎在凝视外面的那条街。他还没有打动她吗？我认为他现在早已把她打动了，她不再想到那个给她写过信的女人，——她不再因为这样一种无常的变化从她心里把他排挤走了！如果在他的航线上有M.D.其人，像下陷的岩石，那错在谁身上呢？他随时随地会把他的小舟驾驶进风平浪静的蓝水中，只要她肯帮他一把。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所有的罪孽这时她都宽恕他了。他现在告诉了她，对他来说什么会是青翠和美丽的，她没有发现自己能够不相信他。她已经把M.D.排斥在脑子外面，但是在这样排斥时她却又让另一种记忆

钻到脑子里来了。那么，——她是要让人谈论那个多年来的决定吗？她要举手就范，却不是因为她爱那个人，而是因为那个跟她说话的人被人说得太好，他就应该得到报酬吗？她现在还像她学到她的智慧那些以往的日子那样轻率、那样愚蠢、那样浅薄吗？一幅由许多青翠的可爱之物组成的图画在她的眼睛里，一如在他的眼睛里一样，是赏心悦目的；但是即使为了这样一幅图画，那种代价也会是过分昂贵的啊！在所有活着的男人中间，——在所有生活在他们目前生活中的男人中，——这个现在正等待对他说过的话给予一句回话的男人，是她最爱恋的人，她真的深深地爱着他；要是他病了，要是他亡故，要是他缺东少西，她会供给他；要是他亡故，她会为他戴孝，心中充满真实情感的沉痛；——但是她不能跟自己说，他应该成为她的老爷和主人，成为一家之主，成为她自己的占有者，成为她的生活的主宰。她曾经遭受过的那次失败，以及那次失败产生的那些追悔莫及的懊恼情绪，逼着她过多地想到这些事情。"莉莉，"他说，仍然面向那面镜子。"你不会走到我跟前和我说话吗？"莉莉扭过身来，站着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又下决心不按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这才走近他身边。"当然我会跟你说话的，约翰。我就在这里。"她走得离他很近了。

他拉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莉莉，你会是我的吗？"

"不，亲爱的；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莉莉？"

"因为那另一个人。"

"那事儿就永远没个完了吗？"

"是的；永远没完。"

"你还爱他？"

"不；不，不！"

"那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呢？"

"我也说不清楚，亲爱的。它是这样的。要是你弄到一棵小树，把它砍裂了，可它也许仍然活着。但是它不是一棵树了。它只是一根断枝了。"

"那么是我的断枝。"

"我会那样的，如果它配得上在你的花园某个旮旯儿占这样一根

断枝的地盘的话。可是我不会让我自己栽在花园中间，让人观赏。所剩下的东西会很快枯死的。”他仍然拉着她的手，她没有想挣脱的意思。“约翰，”她说。“除了妈妈，我爱你胜过这整个世界。我确实是这样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不过你永远别怕我对另一个人会比对你更亲近。”

“这对我是不行的。”他说，使劲握住她的两只手，几乎把她的手握疼了，但并不知道他在这样做。“这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我能给你的唯一好处。的确我能给你，——不能给别的人任何好处。暴风摧毁的树是永远没有用处的。”

“这就是一切的终点吗，莉莉？”

“不包括我们充满爱的友谊。”

“友谊！我恨这个词儿。我听见谁的脚步声了，我还是离开你为好。再见。”

“再见，约翰。你要走了，该对我更温和点。”他转回身来，拉起她的手，握着它紧紧贴在他心房上，然后离开她走了。在大厅里他碰上了索恩太太，但是，正如她事后说过的，“他已经受到过分的虐待，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

莉莉差不多没有跟索恩太太说一句关于约翰·埃姆斯的话；当她堂兄伯纳德问她关于约翰的事时，她没有吭声。在那些日子里，轻而易举地让不受欢迎的询问者保持沉默，哪怕他们是诸如她堂兄伯纳德这样亲近的人。她已经把她的感情描绘给她的情人听，其清楚明了的程度是她过去没有跟任何人这样说过的，——甚至包括她母亲；既然这样做过了，那她就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保持沉默。但是关于她已确定的意图，她那天晚上倒是跟埃米莉·邓斯特布尔说了一些话。“我完全感觉到，”她说。“我总算把那件事情解决了。”

“你解决那件事情，如你称呼它的，是完全辜负你所有的朋友的希望的吗？”

“一点不错；不过我是恰如其分解决它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它悬而不决了。世上有些事情，朋友们不应该有什么希望，或者至少不应该把它们说出来。”

“这意思是在苛求我吗？”

“不；不是你。我在想妈妈，贝尔，我伯父，还有伯纳德，他们都好像认为，因为我不可能有自己的丈夫，我在世人眼里就成了一个被人彻底抛弃的人了。当然你，在你的地位上，一定认为一个不准备结婚的姑娘是个被人抛弃的人了吧？”

“我认为一个准备结婚的姑娘才是最完美的。”

“我认为一个不准备结婚的姑娘也是最完美的；——就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这事现在已经解决，我可以松口气了。在过去的七八个月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产生了一种疑惑不解的心情，这使我感到心烦意乱，简直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没有做成老赫德太太的披肩，完全是因为人们总是跟我谈起所有亲近的人中那个最亲近的，约翰·埃姆斯。可是我压根儿明白事情会是什么样子，——正如我现在知道的一样。”

“我不能理解你，莉莉，我的确不能。”

“我能理解我自己。我爱得他很深，——怀有亲密、知心、随便的感情，——我能出于纯粹的人身爱护，明天就为他洗衣服，一点不认为有什么难为情。他要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不会拒绝，只有那一件例外。我将会再向前走。我宁愿嫁给他，而不会嫁给任何这世上我曾见过的人，或者如我相信的，不会嫁给任何我今后会见到的人。可是，我很高兴它解决了。”

第二天，莉莉·戴尔回到了阿林顿的斯摩尔庄园，这样她就从我们的眼前消逝了。我只能请求读者相信，她说话是算数的，而且我在这最后一句话里不妨说说我的看法：我将再也不写她了，她将作为莉莉·戴尔活着，作为莉莉·戴尔去世①。

---

① 意即作老姑娘生活一辈子，因西方女子结婚后是跟丈夫称某某太太的。

第七十八章　阿拉宾夫妇返回巴彻斯特

在这些日子里，哈丁先生在教长宅邸卧床不起，多数探望过他的人都宣布说，他永远不会再离开床了。副主教迟迟不肯相信这点，因为他仍然发现他的岳父能够和他谈话；——当然不是精神十足地谈话，不过话说回来，哈丁先生在一般事情上从来也没有表现过精神十足的样子，——只是对那些他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怀着那同样温和而热情的兴趣。这当然还是没有从阿拉宾太太那里得到那个头等重要消息以前的事情了。哈丁先生心中十分着急，"首先，"如他说的，"要为那个可怜的人着想，我对这个人是无法往坏处想的；其次是为巴彻斯特全体教士的名誉着想。""我们这里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容易有害群之羊[①]。"副主教答道。"可是，我亲爱的，我不认为这只羊是害群的；我们在巴彻斯特从来没有过害群之羊。""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副主教说，不过心里想到一些害群的羊，只是这种羊的"害群"有别于眼下归给可怜的克劳利先生的那种"害群"，——一种在哈丁先生那双更温和的眼睛中算不上绝对的"害群"。副主教听见他岳父还能照这样子谈话，便表示他的看法，说哈丁先生还可能活些年头。他正是那种能在床上拖久日子的人，——一如他一生中在床上拖久日子那样。但是给他看病的那个大夫的看法正好相反，格兰特利太太也这样看，巴克斯特太太也一样，还有小波西的看法也不例外。"外祖父再也起不了床了吧，是吗？"波西问巴克斯特太太道。"我希望他会的，我亲爱的；而且用不了多久就会起床的。""我看他不会的。"波西说。"因为他说他再也看不见那把大提琴了。""说这话是因为他心情有点阴郁，我亲爱的。"巴克斯特太太说。

---

① 原文 black sheep，有中文"害群之马"、"败家子"之意；上下文起见，照字面意思译出。

格兰特利太太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到巴彻斯特去；副主教经常在这城里办事，只要去那里就会跟那位老人待上半个小时。这两个牧师在他们的性格上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品行上也有各种细微的区别，却因各种因素把他们紧紧地捏合在一块儿，各自的生活差不多成了对方的一部分。虽然哈丁先生住在教长住宅这一事实，近些年来更频繁地把他推进教长的社交界，而不是他另一个女婿的社交界，然而他和副主教的亲密关系建立得要早许多年，他对副主教的记忆也清晰得多，因而虽然普卢姆斯特德的教区长不在身边，他却依靠得更紧些，而教长虽然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倒是不大多依靠。跟他女儿的关系却不是这样。他的内利，一如他习惯叫她的，一贯是他的宠儿，而且他们共同生活的条件也一贯如此，即他们从来没有被巴彻斯特的一条街从另一条街分隔开过，——只有阿拉宾太太的第一个丈夫婚后生活那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是个例外。因此为了所有那种温柔和体贴的东西，——这对哈丁先生来说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他都寄托在他那最小的女儿身上；但是为了权威、指导和智慧，还有关于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新闻，他仍旧求助他的女婿副主教，——正像他近四十年来所做的。因为长期以来，副主教在这主教管区一直是个举足轻重的牧师，而且在这整个占有这样举足轻重地位的时期，他的话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上对哈丁先生来说都是法律，——一种一般说来总是服从的法律，如果有时被破坏了，却仍旧是法律。而现在，当所有的东西这么接近尾声时，他要是觉得副主教的来访上次和下次隔得时间过长时，便会变得不高兴起来。格兰特利博士，当他看出来是这么回事时，当然不会允许它们相距过久的。

“他让我想到我父亲的许多事，”副主教一天和他妻子说。

“他没有你父亲去世时那么大岁数，差好多年呢。”格兰特利太太说。“我想一个人能看出这种差别来。”

“是的；——因此我说他还可以活几年嘛。我父亲最后倒在床上起不来时，谁看来都是垂死的人。他的奇迹就是他继续活了那么久。你难道不记得那个伦敦医生因他的预言没有应验，感到多么难堪吗？”

“记忆犹新；——仿佛那是昨天的事情。”

“在那点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父亲从体质上讲是个强壮得多的人，不那么容易屈从。但是他们的性格上有相似之处。他们的性格上都有那种同样温和的亲切感，随着他们的年岁增长，变得更加温和，更加亲切；——那种亲切感从来不能相信大邪大恶，而只能随着他们的年高体弱相信越来越少的邪恶。无论什么证据也不能诱使你父亲认为克劳利先生偷了那笔钱。”这当然是在威尼斯发来电报之前的话。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同意他的看法。”格兰特利太太说；她愿意相信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自有她自己的道理。“如果你的儿子，我亲爱的，要娶一个人的女儿，那你至少应该能够说你不相信那个人会是个小偷的好。”

“这才是离题万里的话。”副主教说。“陪审团自有公论。”

“巴彻斯特没有哪个陪审团会为我们断清这个案子。”格兰特利太太说。

“我不耐烦克劳利先生，我抱歉我刚才提起他。”副主教说。“不过看看普劳迪太太吧。你同意说她不是这世上最有魅力的女人吧。”

“她当然不是。”格兰特利太太说；她是很愿意鼓励她的丈夫的，如果她能做到这点而又不会犯下什么事后会伤害她亲人的蠢事的话。

“她有一次曾极端无理地对待过你父亲。甚至主教都曾想欺侮他。你还记得主教针对你父亲的吟唱进行布道吗？我这一辈子要能忘掉它就好了！”副主教把他那只攥紧的拳头在那只伸展的手上击打了一下。

“别介，亲爱的；别介。现在动这么大肝火是什么好事吗？”

“没出息，别傻了！这样的吟唱在任何英国大教堂还不知在何年何月才能再听到呢。”这时格兰特利太太站起来过去亲了丈夫一口，但是他并不十分在意这个吻，还是接着说他的话。“可是你父亲硬把这事忘了，而且要是在巴彻斯特有一个人会为那个女人撒一滴泪的话，那我相信准是你父亲。我父亲的情况和这一个样。事情到了最后我竟不能跟他说起他自己的某个牧师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我还不

如用一把小刀捅他一下呢。可是他们说人们活到老年时都变得心狠和无情了！”

“有些人是的，我看。”

“是的；那种心狠和无情的人是的。随着体力的衰退和控制力的失灵，这种人的自然属性就暴露得清楚了。我承认这点是这样的。要是普劳迪太太活够一百五十岁，那她准会在她临终的床上还净说些恶狠狠的瞎话。”这时格兰特利太太跟自己说，她丈夫要是活够一百五十岁，那他仍然会不断表达他对普劳迪太太的极端厌恶，——哪怕在他的临终的床上。

阿拉宾太太的那封信刚刚送到普卢姆斯特德，副主教和他妻子就协商好，他们应该都到教长住宅去。他们要把两样事情交待清楚，——一样是克劳利先生保证是清白的，另一样是阿拉宾太太马上就回来。在他们一起去的路上，有关他们的儿子和格雷丝·克劳利的婚事，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他们俩现在都向它妥协了。格兰特利太太很久以前就不再有任何反对它的意思了，虽然她不曾看见过格雷丝；副主教准备屈服了。难道他没有答应好在某种情况下他会屈服，而且难道这一情况现在没有到来吗？他一点没有食言的想法。但是他在这方面有一个困难，——即他喜欢使他一生所有的事情都有理由感到快乐，几乎有理由欢庆胜利；可是现在想到他过去那么死硬地反对这门亲事，他如今怎么能够为它欢庆胜利，或者甚至为它感到快乐呢？那些招贴杆子虽然眼下给拔掉了，可是它们过去在仓库角和墙上独出心裁地出现过，——哎呀，独出心裁得出了格儿，——弄得整个巴彻斯特世界都知道了！“克劳利先生这下将会做什么去呢，你推测？”格兰特利太太说。

“他将会干什么去？”

“是呀；他还应该在霍格尔斯托克待下去吗？”

“别的还有什么？”副主教反问道。

“他经受了这一切苦难，要是没有什么回报的表示，这总是令人遗憾的。怎么能看着他养着妻子和孩子仍然待在那里，没有任何私产呢？”对这话，副主教没有作答。格兰特利太太几乎是在他们刚刚离开普卢姆斯特德时说这话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沉默一直继续到了

马车驶进了巴彻斯特城的郊外。后来格兰特利太太又说话了，问了一个问题，搞得内心深处怦怦直跳，不过她极力掩饰着没有让丈夫看出来。“等可怜的爸爸去了，你将怎么处置圣埃沃尔兹呢?”这里需要交待一下，圣埃沃尔兹是位于巴彻斯特城外两英里的一个乡村教区，这份教俸是副主教授予的，他过去把它奉送给了他的岳父，当时的具体情况用不着在这巴赛特郡的最后纪事中重复了。它们不是在别的纪事里已经交待过了吗?“等可怜的爸爸真的去了，你将怎么处置圣埃沃尔兹呢?”格兰特利太太说，内心直发抖。她很清楚，只用一句话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个针对克劳利先生提出来的问题。但是要是她把这句话拖到时过境迁时再说，那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得要多要命有多要命的。

“我没有想过它。”他尖酸地说。“领教俸的人还活着时，我不喜欢想这样的事情。”嗷，副主教呀，副主教！除非那另一卷纪事会成为杜撰的纪事，你怎么忘记了你本人和你过去的日子呢?“当那个领教俸的人是你父亲时，我就尤其不会想了。”副主教说。格兰特利太太再没有说起圣埃沃尔兹的事。如果她已经成功地让副主教明白，圣埃沃尔兹会是克劳利先生在霍格尔斯托克饱尝了千辛万苦之后一个非常合适的休生养息之处，那她会把她想说的话尽可能多地往外掏。

他们进了教长宅邸时却得知巴克斯特太太已经听说阿拉宾太太要回来。“嗷，是的，太太，哈丁先生自己收到一封信，我收到一封信，——分别收到的；两封都是从威尼斯来的，太太。可是主人多会儿回来，好像没谁知道。”巴克斯特太太知道教长已经去了耶路撒冷，心里没准儿觉得对任何旅行者来说从这样遥远的国度返回是遥遥无期的。在巴克斯特太太们的那个世界看来，东方总是比西方远得多。如果教长去了加拿大，她会以为他明天就返回来了。但是他们还有关于克劳利先生那个消息要讲，而且在一起说说教长宅邸那个盼望已久的女主人突然返回来，也是一件乐事。

“你们一起来到，真是太好了。”哈丁先生说。

“我们原以为我们俩都来对你来说人太多了点呢。”副主教说。

“人太多了点！嗷，天哪，不。我喜欢身边有人陪着；至于声音，吵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越多越好。可是我没有力气。我腿上没

力气呀。我想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不,你会站起来的。”副主教说。

“我们给你带来好消息了,”格兰特利太太说。

“它不会是内利这个星期要回家的好消息吧？你们不理解它对我来说是个多么喜兴的事。人静夜深时,我常想我永远不会再看见她了。她会及时赶回来这点,是我的全部希望。”他仰身躺着,他说话时把那两只瘦巴巴的手一起紧贴在床单上。他们不敢马上告诉他关于克劳利先生的事,但是一等他的脑子自己脱离有关他那不在身边的女儿的各种思想,格兰特利太太就说到了她的消息。

“我们来告诉你关于克劳利先生的事,爸爸。”

“关于他的什么事?”

“他完全是清白的。”

“我早知道这点,我亲爱的。我过去总是这样说。我过去不总是这样说吗,副主教?”

“你确实是的。我服你这点了。”

“全都弄清楚了吗?”哈丁先生问道。

“涉及到他的事情都弄清楚了。”格兰特利太太说。“埃莉诺自己给他那张支票的。”

“内利给他的吗?”

“是的,爸爸。教长的意思是让她给他五十镑。不过看样子她出于好心,把它加到七十镑了。她手边有那张支票,就把它和那些钞票一起放到那个信封里去了。”

“斯特林格家的什么人似乎从索姆斯先生那里偷走那张支票的。”副主教说。

“啾,天哪;但愿不是这样。”

“总是有谁偷了它了,爸爸。”

“但愿不是这样。苏珊。”哈丁先生说。副主教和格兰特利太太都知道在这样一点上和他争辩是毫无用处的,这样他们就放过这事了。

然后他们开始讨论克劳利先生目前的处境,哈丁先生贸然对格雷丝的姻缘问了一两个问题。他对自己女婿的家庭之事并不经常过

问，——当这些家庭之事涉及到重大问题，他就根本不会过问了。对于现在成了哈特尔托普侯爵夫人的那位高贵小姐的婚事，他当时就几乎没有开口说话。查尔斯·格兰特利牧师的妻子，安妮夫人，对他倒总是令人吃惊地有礼貌，跟他说话总是嗓门儿很高，仿佛因为他上了年纪就听不见人说话，而且还从伦敦带给他一些他并不大注意的便宜礼物；对于她，他仅仅说一半句话，或者对于他的孩子，对于他的两个女儿，也是一半句话。但是眼下他的外孙，亨利·格兰特利，将要娶一个姑娘，他觉得对这个姑娘他可以恰如其分地说几句话了。"我觉得着这将会是一对儿；不是吗，我亲爱的？"

"这事现在没有疑问了，"格兰特利太太说。哈丁先生看着他的女婿，可是他的女婿什么也没说。副主教甚至没有动一动表情，——只是在他的椅子上很不自然地挪了挪身体。

"天哪，天哪！这是多么让人感到舒心哪，"老人说。

"我还没有见过她呢，"格兰特利太太说；"可是副主教宣称说，她是那三女神的化身。"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不着边际的话。"副主教答道。

"可是他真的差不多跟她恋爱上了，爸爸，"格兰特利太太说。"他跟我坦白，他亲吻过她，可他只是一次看了她五分钟。"

"我还想亲一亲她呢。"哈丁先生说。

"那你就亲吻吧，爸爸，我会为这个目的把她带到这里来的。一等这件事定下来，我打算请她到普卢姆斯特德去。"

"可是真的吗？多么好啊！亨利将会多么高兴吧！"

"要是她来了——当然她会来的——我将会赶紧把她带到你身边来。内利当然也该见见她。"

他们就要离开这屋子时，哈丁先生把副主教喊回来，拉住他的手，悄悄地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本不想干涉，"他说。"不过克劳利先生不可以得到圣埃沃尔兹吗？"副主教拉起老人的手，亲吻了它。然后他跟着妻子走出屋子，没有对哈丁先生的问题作答。

这之后过了三天，阿拉宾太太到达教长住宅，她回来的喜悦就自不必多提了。"我亲爱的，我一直在想你。"哈丁先生说。

"噉，爸爸，我本来不应该走掉啊。"

"不，我亲爱的；别说这种话。你要是待在这里永不动窝，像个囚犯一样，那会使我高兴吗？这只是因为我似乎变得太脆弱了，我才想到这点了。我觉得，他们吩咐我不再到大教堂时，我还一定以为它没有几步路呢。"

"要是我在家，我会陪你去的，爸爸。"

"那样是好一点。我现在知道我当时是不适合去了。你姐姐来劝阻我时，我从来没有想到争辩下去。我那时知道我是最后一次看到它了。"

"我们目前还用不着说这种话，爸爸。"

"我不认为，你这下回家来了，我们就可以在哪个暖和的上午一起到那里去。我有一次真想到过这点。不过那是永远办不到了，亲爱的。我从这里看不到的东西，我现在是永远看不见了，——不要很久了。别哭，内利。我没有什么事情可遗憾的，没有什么事让我不高兴。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是多么贫穷和软弱；可是我知道那另一种生活是多么富有和强大。别哭，内利，——我去世之前别哭；到那时也别不知深浅。对那些寿终正寝，——充满希望的人，人们为什么应该哭呢？"

只是时隔一天，教长也到了家。他的旅行安排，还有他妻子的旅行安排，已经是根据克劳利先生的审判做出的；因为他也由于约翰·埃姆斯去访佛罗伦萨在往回赶路了。"我当时真应该立即赶回来，"他跟妻子说。"要是那时有人告诉我他实际上已经遇上麻烦，他们写信问我克劳利是不是从我手里拿过那张支票，我会回来的；可是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控告他犯了行窃罪。"

"就我了解到的，他们在你的回答到来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他。他们那时完全相信你的回答会是肯定的。"

"他应该忍受了什么样的东西，真是难以设想。我明天就去看望他。"

"他不会来见我们吗？"阿拉宾太太说。

"我表示怀疑。我会请他的，当然。我会请他们全家来这里的。亨利和那姑娘的事也许会产生点影响。他已经辞去了那里的教职，主教府邸的人正在履行那里的职责。"

"不过他能再得到它吧?"

"啾,是的;他能再得到它。对这种事,我只需把他的信还给他就行了。只是他太古怪,——和别人太不一样!他努力在那里生活,可是失败了;现在负了一身债。我说不准格兰特利是不是会给他圣埃沃尔兹?"

"我希望他会的。不过你一定要问他。我不敢张这个口。"

关于那张支票一事,教长最后向他的妻子承认说,他已经回想起她跟他说过,她把那笔钱增加到七十镑了。"我现在也吃不很准;可是我想你会这样做的。""我深信我做这种事不能不跟你说一声。"她答道。"不管怎样吧,你反正没有跟我说过那支票的事。"教长辩解说。"我不认为我说过。"阿拉宾太太说。"我原以为支票和别的钱一个样,不过我今后就吃一堑长一智了。"

第二天早上,教长骑马到霍格尔斯托克去;当他走近他这位老朋友的住宅时,他的情绪低落了许多,——因为说实话,他害怕这次见面。自从他把克劳利先生从康沃尔一个副牧师职位带到巴彻斯特主教管区那天起,他的朋友对他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欢乐,不如说是一个麻烦。这种麻烦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麻烦,——完全不是钱财问题。他愿意把克劳利一家从正在陷进去的那种金钱问题上解救出来,一次又一次,如果这点可能的话。因为,教长虽然说不上是个阔佬儿,但是他过去的命运不仅可以说事事如意,而且也是一帆风顺的;——克劳利先生的难堪虽然让他防不胜防,不过还算不上千钧压顶,让教长透不过气来。但是在千方百计接济克劳利一家时,他过去总是屡屡受挫,苦不堪言,而且一般说来会受一顿训。克劳利对于教会种种捐款的不合理的分配总会企图跟他辩论一场,——声称说他不会因为他自己的条件这样做,只有因为那个问题是牧师自然感兴趣的他才这么办。他摇着手拒绝各种必不可少的紧迫的帮助时,他会做到这点。后来,教长和克劳利太太之间便出现了一些场面,——非常痛苦的场面,——它们都是在直接违反那个丈夫的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先生,"他有一次跟教长说。"我要求你的手和我妻子的手之间别传递什么东西。""噫,噫,"教长回答道。"我在这样一

件事情上可不会‘哼’呀‘噫’的。一个男人的妻子就是他自己的，是他的鼻子下的气息，是他心中的血液，是他身体的肋骨。支配我妻子的是我，我告诉你我今后不赞成它。”这之后，那些礼物从阿拉宾太太手中传递过来；——再往后，在他极需帮助的时刻，克劳利本人来从教长手里取走了那笔钱！那次会见那么让人难受，阿拉宾简直无法点点那笔钱，也不知道那信封里装了些什么，哪怕他把妻子装到那信封里的钞票和支票拿出来也做不到这点。那天以来，这两位朋友彼此还没有见过面，而且自那天以来，这些新的麻烦一起接一起来了。阿拉宾目前还几乎不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只知道克劳利已觉得自己不得不辞去霍格尔斯托克的教俸。他对普劳迪太太的迫害一点不知道，他已经听说那个牧师委员会，只能从这一事实中臆测一些东西；但是他能想象到，一个牧师被控告犯有偷盗罪，又是教长安排的教职，这个担着双层的冒犯罪在普劳迪太太的鼻子下面尽职，普劳迪太太是不会安安静静躺在床上的。因此，教长策马前行时，想象着他的老朋友身处一种可怕的生活状态中。即使现在，这种可怕的生活状态也许还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他不再被人怀疑是个小偷；但是他口袋里还是没钱；很可能他的种种苦难会使他变得神经失常。

教长也在一个农场院子下了马，拴在那里，——像格兰特利少校安置他的马车一样；他首先向学校走去。他听见里面有话音，但是分辨不出来其中克劳利先生是不是在那里。他慢慢地打开那个门，搜寻几眼，看见简·克劳利在领导孩子们。简没有立即弄清他是谁，不过在教长作了自我介绍时，她告诉教长她父亲到霍格尔恩德去了。他是两小时前走的，可是说不准他什么时候可以返回来。“他有时和那些制砖工人整整泡一天。”简说。她母亲在家，她可以带教长同家去。她这样说着话，告诉教长她父亲时好时坏。“不过自从亨利·格兰特利和妈妈的表弟来告诉我们那张支票的事后，他还从来没有过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亨利·格兰特利这个词儿使教长理解到，在克劳利一家人中间也许会出现一束阳光。

“爸爸来了。”他们走到大门前时，简说。然后他们等待了一会

儿，克劳利先生这时走过来，热得他汗流满面，擦拭着他额头的汗水。

“克劳利，”教长说。“我真跟你说不清见到你我是多么高兴，听说那起控告已经与你无关，我又是多么欣慰哪。”

“那个消息来得太及时了，阿拉宾。”另一位说；“不过那可真是一条夹缝呀——一条夹缝。你还进屋，见见我的妻子吗？”

第七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谈到他的外衣

这时，格雷丝已经从弗雷姆利返回家中。不管那场即将来临的审讯的可怕悲剧会拖多久，在她母亲的吩咐下，她过去只好寄人篱下。克劳利一家陷入巨大困难之中时，克劳利太太和格雷丝所听到各方面提出的建议和帮助，在这些页子里是不可能一一交待清楚的。老勒夫顿夫人和年轻的勒夫顿夫人，以及罗巴茨太太，不断地在商量这个问题；格兰特利太太的意见被征求过和给予过；甚至普雷蒂曼姊妹和沃克太太也通过一些手段表示过她们的意见。各种建议纷纷转达到克劳利太太那里，——虽然它们不用说没有被容许传到克劳利先生的耳朵里。那份教俸没了，克劳利先生要坐牢去，这下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克劳利先生可能坐六个星期的牢，有人说坐两年。老勒夫顿夫人对梅德利科特法官作了一些急迫的调查，因为据说这次审判是在这位法官面前进行的。梅德利科特法官是个不信奉国教者，老勒夫顿夫人这下陷入了绝望之中。当某个开明人士向她保证说，这点肯定不会有什么影响时，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非要不信奉国教者，”她说。“来审讯属于英国国教的人们。”当她听说梅德利科特法官确实将是这次审讯的法官时，她完全认为坐两年牢的时间是最起码的。如果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她说，她不会计较这点的。可是不管这次量刑定罪是六周还是两年，应该为那个家庭做些什么呢？他们在哪里找个栖身之处？他们怎么找到吃的？那个可怜的人从监狱出来时怎么办？乐善好施、心慈面软的老勒夫顿夫人遇上了这种局面，简直是六神无主了。“至于格雷丝，”年轻的勒夫顿夫人说。“我们把她留在我们中间是再妥当不过了。不用说她会成为格兰特利太太，要是这样，她的情况就好多了。”在那些日子里，那些招贴牌子已被人看到，迁移波城的事情被人议论，而弗雷姆利的意见是，格雷丝在被带往波城之前还是留在弗雷姆

利为好。关于简，人们也有一些打算。但是那位妻子怎么办呢？克劳利先生怎么办呢？这时，阿拉宾太太的那个消息传来了，对梅德利科特法官的所有兴趣全到头了。

可是即使现在，那件大麻烦终于摆脱之后，下步该怎么办呢？至于格雷丝，她过去觉得在她家大难临头期间，有她母亲的同意，只好绝对必要地听从她的朋友们的摆弄。事情是太糟糕了，她不能给自己找些多余的麻烦，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她只能从一点出发支配自己的感情，她下决心这么做，也让她母亲明白这点，因此满足于按人家吩咐的到处寄住，按人家说的去做。她的希望是，普雷蒂曼小姐会允许她回去教学，但是她们之间产生了默契，觉得直到这次审讯结束之前，有关那个问题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甚至到了那时，她也将会是十分被动的。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阿拉宾太太的那个消息传来了，格雷丝，以及所有别的人，都明白这下不存在什么审讯问题了。当这点为人所知并承认下来时，她明确说出了她要回霍格尔斯托克的打算。她说走就马上要动身。勒夫顿夫人和罗巴茨太太问为什么她这么着急，她只是说一定得这样办。她仿佛由于家庭不幸的减少，一心要从她过去处处顺从弗雷姆利的种种权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罗巴茨太太理解格雷丝急于离去的那种感情。“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固执吗？”勒夫顿夫人问道。

“我想我是知道的。”罗巴茨太太说。

“为什么？”

“要是格兰特利少校再向她求婚，她现在得践约接受他。”

“这还用说，他会提出这事，她会接受下来。”

“正是这样。不过她更愿意格兰特利少校到她自己家求婚，——因为那个家穷哪。如果他愿意到那里求见她，我认为她不会制造太多的难题。”勒夫顿夫人不赞成这点，不过没有生气，只是表示了几分含蓄的不快情绪。她不大明白为什么格兰特利少校不应该允许来舒舒服服地谈情说爱，这里为他准备丰盛的晚宴让他吃，有椅子、桌子、沙发和地毯供他用。她说，她觉得格兰特利少校应该得到某些东西。她没有被允许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在弗雷姆利由她亲眼看着订下那

门亲事,她真的感到有点失望。但是,从根本上说她是赏识格雷丝的;熟悉她的和听她在这个场合说了些什么的人,都明白她的宠爱并没有收回去。勒夫顿夫人把所有的年轻女人划分为绵羊和山羊两类,——纯粹的白绵羊和纯粹的黑山羊;——格雷丝是一只绵羊。这样,格雷丝·克劳利在教长访问霍格尔斯托克时已经待在家里了。“妈妈,”她说,向窗外张望着。“大门口站着教长和爸爸。”

“那是条夹缝——一条非常窄的夹缝呀。”当克劳利先生听到自己的朋友祝贺他大难得救时,说道。教长这时感觉到,他多少年来没有听过霍格尔斯托克这位教区牧师用这么明显的说笑口吻,说到他本人或别的任何事。阿拉宾原来料想会看见这个人由于他的各种忧愁的重压,全然一副潦倒相,可是瞧!他们首次相会的最初一刻,他本人就开始说笑了!克劳利这样暗指那道“夹缝”时,请他的客人进屋去见见他的妻子。

“当然我要去见见的,”阿拉宾说。“不过我要首先跟你说一句话。”简一直从学校陪着教长走来,这时离开他们,进家去找她母亲去了。“我妻子为那张支票的事不能宽恕她自己。”他接着说。

“这中间没有什么事需要原谅的。”克劳利先生说。“没有什么。”

“她觉得她过去做的事又笨又傻。她根本不应该以这样一种办法把那张支票付出去。她现在明白这点了。”

“它是给的,——不是付的。”克劳利说;他说话的工夫,几丝阴沉的黑云回到他的脸上。“我现在完全意识到,阿拉宾太太是如何努力从她赐予的那些救济物中取回施舍带来的苦水。要是你喜欢,阿拉宾,我们不再谈论这事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一贯是个乞丐,但是我用不着把我行乞的事作为谈资。我希望圣地[①] 满足了你的愿望了吧。”

“哪里的话,不止这个。”教长说,话题突然转换使他有点迷惘。

“对我本人,除了我眼边的工作要求我注意的环境,我想看看任何别的景色是当然不可能的,——永远看不到那个世界的东西了。那新的耶路撒冷仍然在我能到达的范围之内,——要是它不会由于

① 指耶稣的故乡巴勒斯坦。

傲气和固执而丧失的话;可是那旧的耶路撒冷我是永远看不到了。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我宁愿把我的脚站在奥利韦山上,或者喝一杯贝萨尼村[①] 的水,而不愿意去拜访旅行者能旅行的范围内任何别的地方。尼罗河流域现在为人们津津乐道,——我在那些弗雷姆利的女士们一片好心送给我妻子的报纸和杂志上看见了它,——却不会引起我的很大兴趣。我没有野心去爬勃朗峰或者马特合恩峰[②];罗马不会使我流许多涎水,甚至雅典也不会使我过多垂涎。雅典可以向我显示的一切我虽然看不到,但我能认识、并想象到,现在的真相会摧毁的东西要比它建立的东西多得多。不过站到髑髅地[③] 了吧!"

"我们不知道哪里是髑髅地。"教长说。

"我想象我是知道的,——知道许多呢。"这位逻辑混乱、缺乏理性的克劳利先生说。"一点没错,你能从耶稣走过山顶时站过的那个地点观望,看到所罗门的仆人们放置在那里的那座庙宇的巨石,——一如耶稣看见过它们的那样;——就在塞德伦小河的对面,是不是?"

"全在那里,正像你有关它的知识告诉你的。"

"有眼福看到那些地方,我简直要嫉妒一个人他的——钱了。"最后这个词,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出了口。他原来想说,在这样的诱惑下,他简直会嫉妒一个人他的官运亨通;但是他自己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还是对教长口下留情的好。"现在,要是你希望,我们就进去吧。我觉得我看见我妻子在窗子跟前,仿佛在向我们招手。"这样说着,他迈着大步走在那条小径上,教长很愿意跟在他身后走,虽然他原来打算说的话,几乎没有说出来几句。

他一见到克劳利太太,就又对那张支票的事重复他的歉意,并且觉得自己比单独跟她丈夫在一起容易说明他自己的责任。"当然,这全是我们的过错。"他说。

---

① 奥利韦山和萨尼村都是耶路撒冷的地名。

② 这两个山峰都在阿尔卑斯山脉,前者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后者在意大利和瑞士之间。

③ 耶稣殉难的地方。

“啾，不，”克劳利太太说。“既然你们唯一的用意是为我们做好事，你们怎么能有过错呢？”然而，教长还是把这一过失归在他自己肩头，或者，更确切地讲归在他妻子的肩上，硬说他本人应该为那张支票的所有麻烦负责任。

“别提它了。”克劳利说，坐在那里默默地待了一会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我深感内疚地说起它，”教长说。“你不能感到不解，克劳利。”

“为了未来，这事还是忘记了的好。”克劳利说；“或者，要是忘记不了，只当是把它忘掉好了。现在，教长，我到底应该怎么对待那个教职呢？”

“只管继续做它，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可是没有主教的许可，这样是行不通的。当然，我说话要依从你关于这样的问题的更高更好的意见。我在取舍教俸方面的经验没有长进。不过我似乎觉得，尽管你肯定有权力再次提名我为这个教区的终身副牧师，——相信你的保护是无限的，认为不只是轮流地回到你手中，——可是主教可以要求重新任命，而且一定会这样要求的，除非他愿意承认，我给他的信会被撤回和作废。”

“当然他会做任何这种事情的。他如同你和我一样，一定知道这些情况。”

“人们告诉我，他现在因为妻子的死一蹶不振，因此很难指望他采取直接的行动。上个星期天，这里来了一个斯纳珀先生，是主教大人的随身牧师。”

“我们都知道斯纳珀，”教长说。“斯纳珀是个不坏的人。”

“我没有说他是坏的，我的朋友，只是提到上星期他主持我们教堂的礼拜式这一事实。在上上星期天，是一个瑟姆布尔先生在这里的。”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瑟姆布尔，”教长说；“至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他一直是我们胁侧的一根刺[1]，”克劳利太太说，听到有人提到

---

① 意为令人讨厌的人。

瑟姆布尔先生的名字，忍不住表达了她的厌恶情绪。

"不，我亲爱的，要不得；——别容许你自己用这么强烈的语言指责一个同行兄弟。那时我们的肉一扎即烂，几根小刺便使我们感到痛苦不堪。"

"他是一个很吓人的人。"简说，几乎是一种耳语；可是这些话被教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他们用不着再来了。"阿拉宾说。

"这点恐怕是我们有分歧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应该来，——或者什么人代替他们来，——直到主教意外地会表示他的满意。我已经屈从他主教大人了；既然这样做了，那我就觉得只有等他许可我走上我的布道坛，我是不能那样做的。有一段时间，阿拉宾，我曾经跟主教斗争过，因为我相信，——时不时相信，——他在按一种法律不许可的方式加害于我。我当时很胆大，当着他的面告诉他，我不会服从他，除了在那些合法的事情上。可是事后，当他通过组成委员会的行动正式继续采取行动时，我屈服了。我认为自己仍然处于屈服的形式之下。"

动摇他是不可能的。阿拉宾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多，努力谈起另一个问题，可是不断被克劳利先生本人拉回来谈他自己的独立地位的这一事实。他也不会放下架子去恳求主教。他认为，关于那个所谓的偷窃罪的问题，坦佩斯特博士以及其余四名牧师有责任向主教汇报；然后，毫无疑问，当主教对这种汇报经过周密的考虑之后，——正如克劳利先生似乎认为是基本的必要性一样，——当主教完全从妻子去世的悲痛中振作起来之后，他会轻松愉快地通知克劳利先生有关他的决定。没有什么能比克劳利先生对主教那种谦卑更完整了；他似乎根本没有厌烦声称他已经屈服的时候！

然后，教长看出来没有指望仅剩他和克劳利先生单独坐一会儿，——也没有指望等个合适机会说出他不得不说的话，——便不管不顾地提起了他的另一个话题。"我说，克劳利太太，"他说。"阿拉宾太太希望你们都到教长住宅，和我们小住些日子。"

"阿拉宾太太真是好啊。"克劳利太太说，望着她的丈夫。

"我们都有这个愿望。"教长说，也许带上了十二分的诚意。"当

然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这是自不必说的。"克劳利太太说。

"在你们多少再次有个着落之前,我认为换换环境对你们都有好处。来吧,克劳利,我将跟你每天晚上聊一聊耶路撒冷,只要你愿意听下去;——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回头尝尝过去岁月的乐趣。"克劳利太太听了这话,眼中涌现了泪水,她根本无法掩饰它们。过去的四个月她所忍受的几乎摧垮了她的精神。这副担子最后太沉重了,她的力量承受不住。"你想象不到,克劳利,我是多么经常想到往昔的日子,希望它们会返回来。我一直觉得很难得到一个跟你说这么多话的机会;不过我现在要说说它了。"

"正如你所说,恐怕办不到。"克劳利不近情理地说。

"你的意思是,往昔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吗?"

"当然它们回不来了。但是这不是我话中的意思。我和我的家人恐怕不应该走进你的屋顶下,在那里小住。"

"你们为什么不应该?"

"理由很多,表面上就不少。也许,表面上最明显的理由将会在我妻子的衣服和我的外衣上找到。"克劳利先生这话说得一本正经,没向左看也没向右看,没有看在场的人的脸,没有看他自己的衣服,也没有看妻子女儿们的衣服,只是直视着他的前方;他这么说着,却没有再进一步说一句别的话,——没有像教长预料他那样继续侈谈他的贫穷。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理由没有什么意义。"教长说。

"它们为什么现在就不和它们总是会有的意义一样呢?直到裁缝们的力量萎缩和夏娃的女儿们不再操劳纺织以前,它们为什么不总是应该有意义呢?物以类聚是对的,而且在相互合作和共同生活的一切友谊和交往上,物以类聚也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在这里,如果我可以冒昧这么说话,你和我在这点上就是物以类聚了;——因为你外衣的崭新的光泽,"——说来也巧得很,教长这时穿着一种非常旧的外衣,他最旧的外衣,也许专为这次特别的拜访挑选出来的,——"因为你外衣的崭新的光泽没有闯入我的门庭,一如我的服装的寒酸穷气没有侵入你的府上一样;——我能随随便便地跟你开

门谈话;你现在对我来说是那个那么经常安慰我和那么经常驳倒我的弗兰克·阿拉宾;我也许有时可以驳倒他——也许可以安慰他。可是如果我这时正和你坐在巴彻斯特你的藏书室里,那么我寒酸穷气的外衣对我来说可就太多了点。我要是不会郁郁不乐,也应该默然无语了。我应该感觉到所有的贫穷的重量,并且感觉到所有你的富有的更大的重量。至于我的孩子们,让她们去吧。我开始明白了,她们还是从我身边走开的好吧。"

"爸爸!"简喊道。

"爸爸说话言不由衷。"格雷丝说,走到他跟前,站到他身边。

他们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然后这所住宅的主人自己摇晃了几下身子,——刻板地摇晃了几下身子,直到把刚才那种阴暗情绪摇晃净尽。他已经把格雷丝的手拉住,并且用一只伸出去的臂挽住简的腰部。"一个人跟前有姑娘,阿拉宾,"他说。"就像你一样,可是还不像这里的格雷丝这样的大姑娘,这时你当然知道,她们将来会远走高飞的。"

"我不会远走高飞的。"简说。

"我不知道爸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格雷丝说。

总的说来,教长认为这是他以往到霍格尔斯托克来最愉快的一次拜访;当他到了家时,告诉妻子说,他相信这次控告对克劳利来说倒成了一件好事。"我没有私下跟克劳利太太说话,"他说,"不过我已经答应好,你会去看望她的。"就在第二天,阿拉宾太太去了一趟,我认为这次拜访对克劳利太太是件舒心的事。

第八十章　迪莫拉恩斯小姐渴望成为一个指路牌

约翰·埃姆斯和莉莉·戴尔分手时，在索恩太太府上的那个大厅和索恩太太擦肩而过，却差一点没有注意到她。莉莉·戴尔用不能再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他，她不能让自己成为他的妻子，——而他已经相信她了。他向自己发誓说，如果他眼下成功不了，那他将永远不会再向她求婚了。“要再去求婚，那可是愚蠢之极，没有男子汉气概。”他沿着通往他的俱乐部的那条大街急匆匆走着，这样跟自己说道。不！这段浪漫故事结束了。这事终于到头了！“它可真没有少折腾我。”他说着，突然站住脚以便静静待着，通盘想一想这事。“天哪，是的！一个男子干这种事情，势必要丧失一些热量。如果一位天使来到我的路上，我是再不能做这种事了。”他去到他的俱乐部，试图欢喜欢喜。他叫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拉了一个人来跟他一起用餐。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样子，他振作起来，拿出一副超然的样子，表面看上去真的十分欢喜。但是当他在夜间走向家中，并且再三思考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在一条空寂无人的街上的阴影中站住，倚在街边的栏杆上，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了。他过去真的爱着她，可她永远不会成为他的人。他想得到她，——可是当你用了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却失掉它时，这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啊！徒劳的挣扎总是伤害自尊心的；但是为了一个女人徒劳挣扎留下的伤口，经任何这样留下的伤口都更疼痛难忍。他咬牙切齿，用他的拐杖击打那些栏杆；——然后他急匆匆赶往家中，发誓说他永远不会再想一想莉莉·戴尔了。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间，仍在想着这件事，他扪心自问再等十年八年，然后再去找她，这会不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要是那样的话，他不是

会使自己永垂不朽，成为一个胜过任何雅各或者任何利安德① 的情人吗？

第二天他到他的局里上班，神情非常严肃。当拉夫尔爵士祝贺他提前归来时，他只是说，他把要办的事情办完时，当然就返回来了。拉夫尔爵士无法从他口里得到关于克劳利先生的一句话。他神情非常严肃，专心致志做他的工作。他的确是过分严肃了些，把拉夫尔爵士搞得相当苦恼，——因为他那虚假的积极性觉得它自己被这位私人秘书的办公热情挫败了。在这整整一天里，约翰尼一直下定决心，认为只有埋头工作才是治愈他的心病的良方。他留在局里不仅要埋头工作，而且他要博览全书。他认为他将深造希腊文，搞一些翻译，或者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这样来成名成家，出人头地。但是由于他很富有，完全可以过那种不拿薪水的引退的文人生活，他又想他会统统放弃他的公职。他那天晚上在家吃了羊排，使劲大声地朗诵《伊利亚特》之中的一些段落来打发光阴；——因为他从局里回家时带回来一本荷马。到了九点钟，他怀着一半得意劲儿到海滨剧场去看演出。他如何在那里碰上了他的老朋友布尔格，看完演出如何去“雄鸡”饭店用了一顿晚餐，这里就用不着更精确更仔细地作交待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理当按约到波彻斯特花园去。在他满腔热忱地朗诵荷马时，他曾经跟自己宣布说，他永远不再接近迪莫拉恩斯小姐了。为什么他还要去呢？所有这类事情都和他绝缘了。他会简单地写信问问好，说他有事在身，不能赴约。她当然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给他写信，但是他只管不回复她的信，事情最终便会自然停止下来。他后来跟布尔格议论过迪莫拉恩斯小姐，——不过这话是在他们欢欢喜喜吃那顿晚餐时说的，——他当时声言，他会把这一小小的游戏进行下去。“我看不出来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给他自己找点快乐，嗯，布尔格，老伙计？”布尔格眨了眨眼睛，咧了咧嘴巴，说有些娱乐是很危险的。“我看这中间没有什么危险。”约翰尼说。“我不相信

---

① 利安德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希洛的情人，每夜渡海与希洛会面，在一暴风雨之夜，希洛引导他的灯火熄灭，利安德落海溺死，后来希洛寻其尸不见，亦投海而死。

她本人会有这种想法；——至少跟我没有这种想法。她所喜欢的是卖弄玄虚；由于这种玄虚很好玩儿，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不应该逗弄逗弄她。”不过这一决心是在下午一到两点钟之间坐在“雄鸡”饭馆吃过两块羊排后宣布的。到了第二天，他冷静多了，也理智多了。他觉得希腊文枯燥乏味，正如他发现的，他还不得不再次从字母开始学起。因此他放弃了那个主意。希腊文不是他做的事情，不过他要对伦敦穷人的卫生条件提出一些设想。一个人在这方面会有用武之地的。与此同时他要和迪莫拉恩斯小姐如约相会，因为约会就得守约呀。一个绅士应该总是对一个女士说话算数！

他和迪莫拉恩斯小姐如约相会了，而且差不多是分秒不差地按迪莫拉恩斯事先说好的那个时刻和她相会的。她接待他时带着一种神秘的平静表情，简直把他搞迷糊了。但是他记起来，享受迪莫拉恩斯小姐这个社会圈子乐趣的方式，就是一本正经地接受她的一切情绪，因此他自己也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在目前这一次，她在他走进屋子时没有往起站立，而且在她把她的手指尖伸给他握时，也没有说什么话。由于她几乎没说什么话，他于是索性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坐进一把椅子里，舒舒服服地把腿伸在他的前面。他们之间总是在心照不宣，她将挑起这场谈话的担子。

“你要一杯茶吗？”她说。

“是的；——如果你赏脸的话。”然后那个小仆人上了茶点，约翰·埃姆斯于是津津有味地吞下了三片薄薄的面包加黄油。

“我什么也不用，——谢谢。”马达利娜说。“晚餐后我极少加餐，就是吃一点也数量不多。我觉得，我倒是最喜欢一个那里没有‘吃’这一说的世界。”

“一顿好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约翰说。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他觉得出来，这个晚上他将会听到某个重要秘密，但是他表现得格外谨慎，没有对这个问题流露任何好奇的样子。他呷着茶，直到喝完，然后站起来把茶杯放下，背朝着火炉站在那块地毯上。“你今天出去了吗？”他问道。

“当然出去了。”

“那么你累了吧？”

“非常的累！”

“那也许我还是不让你熬下去的好吧。”

“你在这里不碍事。我想，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我是不会上床睡觉的。不过要是你喜欢走，那就走吧。”

“我没有什么急事。”约翰尼说。然后他又坐下来，把腿伸出去，把姿势摆得舒舒服服的。

“我看见那个女人了。”马达利娜停顿了一会儿说。

“什么女人？”

“玛丽亚·克拉特巴克，——我总是爱这样叫她；因为我没法让自己说出那个弄死自己的可怜人的名字。”

“他是在半醒半醉的状态中崩了他的脑袋瓜的。”约翰尼说。

“是什么促使他酗酒呢？”马达利娜加重语气问道。“对不起。我就喜欢把这事全都抖搂出来。我看到的是那样一个场面啊！我终于被迫去告诉她我对她的看法。这么无情、这么残忍、这么自私、这么冷酷，而又是这么幼稚的事情，我过去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一贯知道玛丽亚是幼稚和自私的；——但是我想这中间还有几分心肠——一丁点儿心肠。我今天看出这中间没有什么心肠，——没有啊。要是你愿意，我们就再别提起她了。”

“的确别提她了。”

“我又累又发热，这一点用不着奇怪。”

“这种现象是疲劳过度，我敢说。我弄不清，由于这些强烈的感情，我们失去的是不是比得到的多。”

“我宁愿死去，马上到坟墓中去，也不愿意没有这些感情活着。”马达利娜说。

“这是个喜好问题。”约翰尼说。

“问题是那个可怜的人太差劲了。现在，这个时刻，她仍是除了物质享受什么都没想。那个悲剧甚至没有让她清醒清醒。”

“要是她有朝一日清醒过来，那不会使她高兴的。”

“高兴！谁高兴？你高兴吗？”

约翰尼想到了莉莉·戴尔，在他回答这句问话前停顿了一会儿。不；的确他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不会和迪莫拉恩斯小姐谈论他的不

高兴！“当然我高兴；——要多快活有多快活。”他说。

“埃姆斯先生，”马达利娜从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要是你不能用更合适的语言对那个场景和事件表达你自己，我想你最好——”

“住嘴。”

“正是这样；——尽管我不应该让自己使用这么极为无礼的语言。”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吧？这话没有什么错呀。我话中的意思是，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个非常不错的世界，一个人能在其中过得非常快活，要是他小心行事的话。”

“但是假如那是个女人呢？”

“更容易点。”

“假如她不小心行事呢？”

“女人总是小心行事的。”

“她们是吗？你对女人的了解就是这点水平，是吗？清楚地告诉我；——你认为你对女人有一知半解的了解吗？”马达利娜问着这个问题，直瞪瞪打量着约翰尼的脸，甩一甩她的头发，微微一笑。当她甩着头发面带笑意时，她身上有某种迷人的东西，约翰·埃姆斯完全感觉到了。她能让她的眼睛升出一种特别的光亮；这种光亮也许没有一丝一毫的善意，但是似乎转达了一种精明的东西。

“我没有意思对这点说什么大话。”约翰尼说。

“我怀疑你是不是对这点有任何了解。你那位倾国倾城的莉莉·戴尔，让你享受足了那种甜腻腻的单纯性格了吧。”

“别管她了。”约翰尼不耐烦地说。

“我才一点不会管她呢。但是对那种单纯的性格有一种洞察，是不会让你了解到一个地道的女人的性格的。你光尝尝掺水的雪利酒是不能领略烈酒的醇味的。至于我本人，我可不认为我是单纯的。我直截了当地承认这点。要是你仅仅欣赏单纯的性格，那我可就不合你的胃口了。”

“没有人总是喜欢鹧鸪吧。”约翰尼哈哈大笑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先生。虽然你的话不是恭维人，可是我愿意因为它的真实性而原谅那种错误。我不认为自己总是只鹧鸪，我可

以让你放心。我像月亮一样富于变化。”

“朝三暮四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先生。我让你来发现那点吧,发现那个正是一个男人自己的事情。要是你真的知道女人的任何——”

“我没有说我知道。”

“不过要是你知道的话,你也许会发现一个女人可以像月亮一样富于变化,像太阳一样真实;——会发现她可以在花朵之间飞舞,没激情存在时尽情飞舞,而一种激情则会马上把她固定在一处。你相信我的话吗?”这时她又看着他的眼睛,不过没有微笑,也没有甩头发。

“啾,是的;——这话是再真实不过了。当她们有了一大群孩子时,她们就像里程碑一样稳定了。”

“孩子!”马达利娜说,站起身在屋子里走动。

“她们是会有孩子的嘛,你知道。”约翰尼说。

“你的意思是说,先生,我应该成为一块里程碑吗?”

“一个指路牌,”约翰尼说。“告诉一个人他应该走的那条路。”

她在屋里踱了两个来回没有说话。然后她过来站到他的对面,仍然没有说话,——然后又来回走动起来。“一个女人为了这样的目的成为一块指路牌,就像你称呼的,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当然;——虽然一块告诉人路程远近的里程碑也是非常好的。”

“呸!”

“你不喜欢做一块里程碑的想法吧。”

“不!”

“那么你就决心做一块指路牌吧。”

“约翰,我可以做你的指路牌吗?”她站住审视了约翰一两分钟,眼中燃烧着爱情的烈焰,仿佛她要一头扑进约翰的怀里似的。毫无疑问。如果约翰马上站起身来,她准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用那双燃烧着爱情火焰的眼睛凝视了他一会儿以后,她一下子扑在沙发上,把脸埋进了垫子里。

他在最后这十来分钟里已经感觉到这事会发生的,——他还感

觉到，他也把握不住自己了。他不相信他应该受诱惑和迪莫拉恩斯小姐成婚，但是他相当清楚地看出来他要遇上麻烦了；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把握不住自己了。围着灯光飞舞的蛾子知道它要被烧死，可是它不能从灯光边飞开。马达利娜开始跟他泛泛地谈论起女人，转而又谈起她本人，并告诉他像她本人这样一个女人，——即使是一个这么容易受到各种强烈感情干扰的女人，——也像太阳一样真实和可靠，这时他知道他应该站起来想办法走掉。他弄不十分准确这个大灾祸会怎么来到，但是他相当清楚如果他待在那里不走，他会被迫着按某种方式公布他的感情的，——而且清楚这种被逼的方式会是他使尽浑身解数也不能舒舒服服地对付得了的。拿里程碑开开玩笑是很好的，但是每句玩笑话会把他带得离开悬崖边更进一步。他觉察出来，不管他的话会产生的那个形象是多么滑稽可笑，她都会更为机智地按某种方式把那个形象为她自己的目的所用。他已经把女人称作一个指路牌，而她马上向他提出要彻底做他的指路牌！他向她说些什么话呢？显然他必须说点什么话。由于这个时刻她正在剧烈地抽噎，他不能把这一要求当做笑话支吾过去。女人们会说他的回答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他的脱身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男人们明白，即使迪莫拉恩斯小姐这种女人提出婚姻问题，也是不容易拒绝的。更有甚者，——一如约翰尼在他的命运的紧急关头想到的，——迪莫拉恩斯夫人毫无疑问就在这间客厅门口的另一侧，时刻准备把他拦住，如果他企图跑掉的话。与此同时，沙发上的抽噎声变得剧烈起来，而且还在向更剧烈的程度发展。到这个时刻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怎么办，这时马达利娜一纵身站起来，乱蓬蓬的发鬈摇晃着，伸出她的两臂，站在了他的跟前。“只当什么话也没说过好了。”她高声嚷叫道。约翰·埃姆斯巴不得这样；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有一个困难。要是完全同意这个最后提出来的意见，那么迪莫拉恩斯小姐的女性本质则完全是由于这么无礼地沉默遭到了蹂躏。他觉得他起码应该犹豫片刻，——在最后目送向他提出的这个内容丰富的求婚建议时寻找某个托辞；只是如果他提出任何这样的托辞，这一内容丰富的求婚建议都无疑会被再提出来。早在这次会面的前半部分，他的马达利娜就责备他对女人的本质一窍不通。他很有把握地感觉到，他这方面现

在采取的任何虚假步骤只会把他引进非常严重的困难中。“只当什么话都没说好了！唔，天哪，唔，我露了真相了吗？”马达利娜嚷嚷道。

约翰这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胳膊说了一句话。“安静下来。”他说。他用他那最温柔多情的声音说话，而且站得离她非常近。

“告诉我做到这点是多么容易。”马达利娜说。“告诉发怒的大海平静下来！”

“马达利娜！”他叫道。

“唔，——马达利娜的什么？马达利娜已经丧失了她自己的尊严，——永远。”

“别说这种话。”

“哦，约翰——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要命的女人的住宅相遇呢？或者，这样相遇了，为什么我们不像生人一样分手呢？先生，你为什么一天接一天地到我母亲的住宅，一晚上接一晚上地来这里，如果——哦，天哪，我在说些什么呀？我纳闷儿你会不会总是蔑视我？”

“我永远不会蔑视你。”

“你会原谅我吗？”

“马达利娜，这没有什么原谅的问题。”

“那——你会爱我吗？”接着，等不得任何鼓励的回答，——也许是再也等待不下去了，她一下子紧靠在了他的怀里。他接住了，当然，——就在这个时刻，客厅的门打开了，迪莫拉恩斯夫人走进了屋子。约翰·埃姆斯一眼就认出来那件旧白晨衣的下摆，他最后一次拜访波彻斯特花园曾经看见过它一闪即逝。但是在这一次，迪莫拉恩斯夫人在晨衣上穿了一件演歌剧用的短斗篷，她头上的帽子上还装饰了几根带色儿的布条。“这叫怎么一回事？”她说。“我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干扰？”马达利娜一动不动地靠在约翰尼的怀里，那位老女人则从那几根彩色的布条下怒视着约翰尼。“埃姆斯先生，我看到的这算怎么回事。”她说。

“你的女儿，夫人，似乎有点儿不舒服。”约翰尼说。马达利娜仍然让她的脚稳稳地站在地上，但是紧紧抓着约翰尼的马甲，一刻没有

松手。她的呼吸本来就非常强而有力，但是当约翰尼说到她也许身体不像她应有的那么好时，她的呼吸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不舒服！”迪莫拉恩斯夫人说。约翰这时吓得不知所措，深信这位老女人的早年生活一定是在舞台上度过的。“你也许可以玩弄我，先生。但切记你不能玩弄她，——不能玩弄马达利娜！”

“我的母亲，”马达利娜说；但是她还没有放开约翰，这一声似乎一半来自她，一半来自约翰尼。“过我身边来，我的母亲。”接着迪莫拉恩斯夫人急忙赶到她女儿身边，马达利娜在他们两个人中间一步步躺在了沙发上。但是，把她放倒在沙发上这个差事几乎全部留给了约翰·埃姆斯先生那条更有劲的胳膊上。“谢谢，母亲。”马达利娜说；但是她还是没有睁开她的眼睛，哪怕睁开一会儿。“也许我现在离去的好吧。”约翰尼说。这个老女人打量着他，那双眼睛在责问他，是不是“他不希望他明白这事，”和他已经说出来的那些话一样简明扼要。“当然，要是我还有什么用处，我会等一等的。”约翰尼说。

“先生，在你离开这所住宅之前，我必须对这事再了解得深一些。”迪莫拉恩斯夫人说。他看出来他们俩之间也许会有非常糟糕的一刻钟在等着他；但是他跟自己发誓说，就是龙和母老虎联合起来，也休想逼他说出一句会被认为是答应了一门亲事的话。

这个老女人眼下跪在沙发的顶头，约翰尼站在离她身侧很近的地方。突然，马达利娜睁开了眼睛，——睁得圆溜溜的，顾视她身边。然后她慢慢地在沙发上坐起身子，先是朝她母亲看，然后看着约翰尼。“你在这里，妈妈！”她说。

“最亲爱的一个，我在你身边。别害怕。”老女人说。

“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约翰！我自己的约翰！妈妈，他是我自己的了。”她把两臂朝约翰伸出去，仿佛在招呼他走到她身边。事情这时对约翰·埃姆斯极为不利，——面对这种极其糟糕的局面，他甚至为了能够脱身马上跑到街上去，不惜把德·古斯特爵士的遗产分出相当的一部分出去。一个女人的力量，当她愿意不顾一切地使用它时，这种时刻简直是摆脱不了它的。

“我希望你觉得自己好一点了吧。”约翰说；他是挣扎着在说话。仿佛他没有被这个场合完全挫败似的。

迪莫拉恩斯夫人用手扶着那张沙发的扶手，慢慢从她的跪姿中站起身体，——因为尽管她还十分狡猾，但毕竟上了岁数，身体发僵，——然后朝约翰尼伸出了两只手。约翰尼小心地拉住一只，因为他发现自己不能把两只都拒绝了。“我的儿子！”她嚷叫道；他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老女人已经成功地亲吻了他的鼻子和胡子。“我的儿子！”她又喊了一遍。

龙和母老虎发怒的时刻到来了。如果她们不折不扣地来一场袭击战，那这场恶战的时刻的确到来了。我担心约翰的心这时下沉到了他胸腔中的最底层。“我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差不多是咕哝出来这句话的。马达利娜朝他伸出一条臂，那些手指在抖动着。她的嘴唇张着，那排口中的白牙清晰可见；但是在事情的紧要关头，她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她的臂仍然一直向他伸着，她的手指也一刻没有停止发抖。

“你不明白！”迪莫拉恩斯夫人说着，向后退了几步，身着她那件敞开的斗篷，看上去像一个披着胸甲却忘了捆绑腿甲的骑士。她抖动她帽子上那几根鲜亮的布条，正如一个骑士在愤怒中摇摆他头盔上的羽毛饰物。“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埃姆斯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先生，你难道不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说，这中间有了误会。”约翰尼说。

“母亲！”马达利娜说，把她的目光从她的变节的情人身上转向了她的温柔的生母身上；她浑身都在发抖，但是仍然保持她的手向外伸着。“母亲！”

“我的心肝！不过把他交给我吧，最亲爱的。平静下来。”

“他说过那个字眼了——转眼之间的事；就是他把我紧紧搂在他怀里之间的事。”

“我原以为你正在昏晕，”约翰尼说。

“先生！”迪莫拉恩斯夫人说，摇摆着她的那些布条饰物，向他圆瞪两眼，几乎要全副武装地向他扑过去了。

“也许是本性脱离了我，我这是在梦中吧。”马达利娜说。

“可是我的眼睛没有作弊。”迪莫拉恩斯夫人说。“埃姆斯先生，一个老妇人嘴里能说出来的最甜蜜亲切的名字，我已经给你了。我

已经称你是我的儿子了。"

"是的，你称呼了，我知道。可是，如我刚才说过的，这中间有某种误解。我知道我应该感到多么自豪，多么幸福，以及所有这类东西。可是——"这时马达利娜发出了一声尖叫，这声尖叫会把死人唤醒，要是这住宅有什么死人的话。然而，那个小仆人和厨娘不管是醒着还是没醒，都没有注意到这声尖叫。尖叫一声后，马达利娜直愣愣地站到了地板上，她也圆睁着两眼看着她的变节的情人。龙和母老虎现在都站到他的面前，他知道他应该看好自己了。当他有一场战争要打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大胆地面对它吗？"事实上，"他说。"我一点不明白这种事情。"

"不明白它，先生？"龙说。

"把他交给我好了，母亲。"母老虎说，又一次摇了摇头，但是这次摇晃的样子和她过去惯有的不大相同。"这是我的事情，我会亲自把它弄个明白的。如果他认为我要迁就他这种胡言乱语，那他可就错了。我一贯跟你表现得光明正大，埃姆斯先生，因而我期望你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你的意思是跟我母亲说，你否定我们已经订婚了吗？"

"哦，是的，我否定。我非常非常抱歉，你知道，如果我似乎有不礼貌的——"

"这是因为我没有兄弟。"母老虎说。"他认为我身边没有男人保护我吧。但是他会发现我能保护我自己。约翰·埃姆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明天就去和我的表兄那位军士长商量对策。"龙说。"在这段时间他必须待在这所住宅里。我不会让人给他打开那个前门的。"

我想，这对约翰尼来说是最难受的时刻。被囚禁在迪莫拉恩斯夫人的客厅里，这事本身就会是一桩不可容忍的麻烦事。再说，这件事的荒谬之处，这个故事，都会传遍天下的！如果这条龙的表兄那个军士长在他不能脱身前当场抓住他，他向那位军士长说什么好呢？他知道一个军士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怎么对付他。世上有一件事是没有哪个军士长，没有哪条龙会逼着他娶那个母老虎。这时，约翰尼听见街上传来脚步声，他于是冲到了那个窗户前边。那条龙或者甚

至那只母老虎来不及把他抓住，他已经推开了窗户框格，向那个守夜的巡警求救了。“我说，老伙计，”约翰尼说。“你在那里别动，我有话跟你说。”那个警察眼睛瞪得像公牛的一样，朝那个窗户看着，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现在，要是你们高兴，我要告辞了。”约翰尼说。但是，他说话的当儿，仍然用手拉着那个敞开的窗户。

“在我的屋子里这样无法无天是什么意思？”那龙问道。

“妈妈，你还是放他走为好。”那母老虎说。“我们会打听到他的去处的。”

“你当然能够找到我，”约翰尼说。

“走，”那龙说着，摇晃了几下她的布条饰物，——冲他抖动了几下所有她的盔甲。“胆小鬼，走吧！”

“警察，”约翰尼嚷叫道，仍旧用手扶着那个敞开的窗户。“请你受累别走开，等我出去。”那公牛眼睛眨巴了几下，但那警察一句话没有说。

“我说你晚安，迪莫拉恩斯夫人，”约翰尼说。“晚安，迪莫拉恩斯小姐。”然后他离开那个窗户，跑着冲向门边。但是那条龙抢在他前面到了那里。

“放他走，妈妈，”那母老虎一边关窗户一边说。“我们只会引起一阵骚乱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尼说。“你想把我关在这里是白费力气。”

“我们就永远再见不到你了吗？”母老虎说，几乎又疲惫得睁不开眼睛了。

“哦！不。那会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哪个男人喜欢给关起来，你知道。”

“那么走吧，”母老虎说；“不过要是你认为这会是这件事的结束，那你会发现你自己异想天开地错了。你这虚假的、满口胡诌的可怜虫！莉莉·戴尔不会用一副火钳动一动你的。你去她那里是白去。”

“走开，先生，马上走，别再站在这里玷污我的屋子了。”那龙说；她通过那面窗户已经看见那双牛眼睛仍然虎视眈眈地待在屋外面。然后约翰·埃姆斯撤退，走下楼进了那个大厅，摸黑向前门走去。他

清楚没准那门上的锁还会出乱子;但是听到那个警察在门外台阶上的脚步声,心里像吃了定心丸。乱摸索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成功地扭动了钥匙,拉开门栓,接着他发现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在了大街上。他来不及跟那个警察说一句话,便到路边抬头看那个窗户。他正好看见那条龙关那些百叶窗时她那些布条饰物映出来的影子。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迪莫拉恩斯夫人或者她的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警察问道。

“我知道我不能一句话给你说清楚,”约翰尼说,忙着在他的口袋里摸出一枚他打算给那个警察的金币。“遇上了一点点麻烦,我很感激你的耐心等待。”

“没有出什么事故?”警察疑心重重地问道,在接受那枚金币之前犹豫了片刻。

“根本没有的事。当你打开那住宅的门窗,询问事时,你要是希望,我也会等你的。事实是,那屋子里有人拒绝把门打开,我不想整夜待在那里。”

“她们是一对古怪的人,要是我所听说的是真实的话。”

“她们是一对古怪的人。”约翰尼说。

“我想一切都正常了吧。”警察说着,把那笔钱接了过来。然后约翰独自走回家,在脑子里把他跟迪莫拉恩斯有关的所有情况都筛了几遍。全面衡量他自己的行为,他颇为它感到得意;但是他跟自己承认说,他今后最好是让他自己和马达利娜们的社会圈子一刀两断吧。

第八十一章　巴彻斯特的回廊

教长返回来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哈丁先生躺在他的床上，小波西坐在床旁边守着他。现在谁都看得很清楚，他一天比一天变得虚弱，他将永远离不开他的床了。甚至副主教也已经摇了头，跟他妻子承认说，她父亲的最后日子就在眼前。他应该为圣埃沃尔兹另选一个教区牧师一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外祖父不玩挑绷子游戏了。”小波西在阿拉宾太太走进屋子时，说。

“不，亲爱的，——这个早上不玩了。”老人说。他自己很清楚他再也玩不了挑绷子游戏了。即使这点娱乐现在也和他无缘了。

“她取笑你呢，爸爸。”阿拉宾太太说。

“不，哪里会呢。”他说。“波西从来不取笑我；”他慢慢地把他那枯萎的手移到床外面，像是要拉住那孩子的外衣。“让她和我待在一起吧，我亲爱的。”

“菲尔格雷夫医生在楼下，爸爸。要是他上来，你会见他吗？”菲尔格雷夫医生是巴彻斯特的第一流医生，这城里的有名人物，——或者这个郡的东半部遇上这类事情，——踏上那最后的伟大旅途时都要在出发临近的那个时刻寻求他一些帮助。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延长生命的名誉，但是他被认为能够宽限最后离去的那个时刻。哈丁先生已经表示他不希望看见这位医生，——已经明确宣布说，他相信菲尔格雷夫医生不可能帮他的什么忙。但是他不是一个对他身边的朋友提出来的种种希望坚决反对的人；副主教刚刚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一句话，他便同意了。

“当然，我亲爱的，我会见见他的。”

“他走后，波西会再来的。”阿拉宾太太说。

“波西比菲尔格雷夫医生会对我更有好处，我十分相信这

点;——可是波西现在该走了。”这样波西从床上爬下来走了,那个医生被领进了屋子。

“一两天就会看见它的头了,副主教;——我看见就是一两天的事了。”这位医生在客厅和格兰特利博士碰面时,说。“我看一两天就会看到它的头了。当然,我不敢保证,二十四个小时就会看不见他凡间的磨难到了头。他没有受罪,没有疼痛,没有干扰的病因。只是大自然要休息了。”菲尔格雷夫医生说着这番话,用手做了一个慢慢下落的姿势,仅凭这点,他在各种场合里被认为没有白挣他看病所得的钱。“也许你希望我晚上再来一趟吧,教长先生?碰巧我晚上没有事情缠身。”教长当然说,他认为那是一种意外的厚意。教长和副主教压根不信菲尔格雷夫医生,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满意他们的岳父应该不见这位医生而离去。

“嗬,看看那个人,”副主教等那个医生走后,说。“他说话可真够油的,说什么大自然要休息了。我这辈子都在跟他打交道。他是一个比我们楼上那位亲爱的老朋友还大几个月的老人。他看上去仿佛他要在巴彻斯特永远到垂危的病人床边看病。”

“我想他刚才跟我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吧?”教长问道。

“无疑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可不是听了他说的话才相信这点的。”然后,一时间沉默下来,这两位教会的大人物坐在一起,什么也没有做,觉得这个时刻是那么庄重肃穆,他们要是想看书都简直是不合适的。“他的去世会让我变成一个老人的,”副主教说。“它对你来说还有所不同。”

“我担心,它会让埃莉诺变成一个老妇的。”

“我似乎生来就了解他。”副主教说。“我从学校门出来就认识了他;我对他的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很难做到的。他做过的事情,——如我相信的,他想到的事情,——没有一样是我不知道的。我保证,他脑子里从来容不得一种肮脏的联想,心里存不住一种下流的愿望。他的温柔胜过女人的温柔;而且,当显示这种温柔的机会到来时,他具备一个英雄所有的精神。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辞掉那个医院这件事,永远忘不了我为了让他保证他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

“不过他当时做得对吗?”

“作为塞普蒂默斯·哈丁,我认为他是对的;但是换上任何一个人这事就错了。在教长职位一事上,他也是对的。”因为哈丁先生曾经遇到过提升的机会,他没准也会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事实是,他从来没有错过。他做不出什么错事。他没有坏心眼儿,害怕上帝,——一个人占了这两点,他就永远不会走上迷途。我认为他一生从不贪图什么,——只想为他的大提琴做个新盒子,希望他演奏时有人听他的。”然后副主教站起来,激动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也许,就在他走动时,一些有关他自己生活的内心志向的思想冒了出来。他曾经贪图过什么东西吗?他没有坏心眼吗?他跟自己说他过去害怕上帝,——可是他不敢保证在那方面他跟自己说了实话。

这整个上午的时间里,阿拉宾太太和格兰特利太太都守着他们的父亲,而且在这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屋子里都是绝对安静的。他似乎睡过去了;她们虽然事实上知道他没有睡着,但是深怕说话会打扰他。约两点钟,巴克斯特太太给他端来他的饭,他撑起身体,吃了一两勺汤和半杯酒。这时,波西来到他跟前,站在床边,用她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打量他。她似乎意识到,她亲爱的老朋友的生命现在危在旦夕,她一定不会被允许再一次坐在他的床上。但是他把手朝她伸出来,她赶忙接住它,静静地站着,没有说话。当巴克斯特太太来取盘子时,波西的母亲站起来,跟这孩子在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然后波西离去,她的眼睛再也没有看见这个老人。这是波西永远难忘的一天,——她这样离开了外祖父,尽管她也许会活到外祖父的这般年纪,却仍忘不了这一天。

“你们姊妹俩在这里真是太好了,”他说;波西走后,他躺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有说话。然后她们站起来,走过去站到他跟前。“我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亲爱的;——什么也没有。”这话说过不久,他说那两个丈夫,——他的两个女婿,——应该到他身边来;阿拉宾太太出去找他们,把他们带回这屋子。他拉住他们的手时,他只是又把那些话重复了一遍。“我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亲爱的;——什么也没有。”他说话的声音再也大不起来了;可是观察他的

两个女儿,能时不时看见他在祷告。那两个男子没有陪他久待,返回那个光线暗淡的藏书室去了。这里的阴暗光线几乎变成夜晚的黑暗了,他们仍没有点灯,坐在那里,这时巴克斯特太太走进来了。“那位亲爱的绅士不在了。”巴克斯特太太说;这话在副主教听来,似乎他父亲当年去世的那个时刻再现了。当菲尔格雷夫医生来访时,他只是听说他的治疗再也用不上了。“天哪,天哪!”这位医生说。“我们都是尘土啊,巴克斯特太太;不对吗?”巴彻斯特城的许多人,都声称说他们知道这位老医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过这句小小的套语。

当天夜里,这所住宅没有出现大愁大悲的气氛;但是他们心里都很悲痛,而且有一颗心难受万分,似乎没有什么偏方良药可以治愈其痛苦。“他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阿拉宾太太在丈夫苦苦安慰她时,跟丈夫说道。“这不是我比苏珊更热爱他,而是我觉得出他那可爱的温柔性格是那么多。自从我生下来,他声音中那种亲切感差不多每天都在我耳边回响。”

他们把他葬在了他生前非常喜爱的那个大教堂,他一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所有巴彻斯特的人都到那里看他躺在那个回廊里他的墓穴中。没有成排的大马车,没有灵柩车,也没有打算举行什么盛大的葬礼。从教长住宅的侧门出来,穿过那条盖有拱顶的过道,走进了那个交叉通道,——他最后一次从那个大建筑出来时,就是在这个小小台阶上差一点儿跌倒在地,——那口棺材在人肩上抬了出来。从他的卧室到他的墓穴只是短短的一截旅程。但是那钟声在所有这个时刻一直在悲悲凄凄地当当作响;大教堂中殿、侧廊、交叉通道,一直到从那交叉通道走进那个回廊的门前,站满了人群,他们如同长期以来熟悉任何东西一样,熟悉哈丁先生的名字、形象和声音。直到这一天,没有人会特地说哈丁先生是这个城里一位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一辈子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表现过一往无前的精神,成为公认的头面人物。但是,现在,他下世了,无论男女都在彼此说他过去是多么好。他们记起了那微笑的亲切感,谈起他跟他们说过的那些十分可爱的话,——七八年前或者不久以前,因为他的

话总是那么可爱。教长和副主教并排走在前边，他们身后是他们的妻子。我不认为这就是悼念的正常秩序，但是看到这种场面是很感人的，巴彻斯特城很久很久都记着这个场面。这场面虽然令她们悲痛，但那两个女人会出现在那里，那姊妹两个会一起走去；——还不会走到她们丈夫的前面去。然后下来是副主教的两个儿子，——因为查尔斯·格兰特利牧师为这事已经回到了普卢姆斯特德。在那条位于教长宅邸和那个交叉通道之间的拱形过道里，是所有的教士会员，还有歌唱队、那些受俸牧师、那个胖胖的老名誉校长、那个校长、那些低级教委，以至那些唱诗班歌手，——他们都在那里，一对一对在那个交叉通道的门鱼贯而入。在这交叉通道里，他们中间有另外一个牧师，是没有人预料会看见他的。主教也在那里，看上去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简直像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干什么。自从他妻子去世，直到这天，没有人看见他走出过那主教府邸或者主教府邸的庭院。但是他来了，——人们给他让开路，走进这行列，跟在那两位太太后面，——副主教看到这点时，下决心让他的心境平静下来，如果平静是可能做到的话。

他们走进了那个已经挖好墓穴的回廊里，——能容纳多少人跟进去多少人。这个地方对所有愿意来的人都是敞开的；可是那些和这个老人交往不多的人主动给那些有权利站在那口棺材边的人让了路。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人，这巴赛特郡的忠实纪事应该记上几笔。在别的人还没到达这个地点前，在回廊那些墓穴中间，教堂司事和堂守把一个非常老的盲人让进了他们中间；这个老人弯腰曲背得十分厉害，但是在这苍老的年岁把他压弯以前一定是个非常魁伟的人；他们安置他坐在那条拱廊的角落的一块石头上。但是，那些拖着地走的脚步声刚刚传到他身边，他就借着拐杖的帮助主动站了起来，而且在葬礼仪式举行期间一直倚在那根柱上站着。这个盲人是那么老态龙钟，几乎可以做哈丁先生的父亲。这人是约翰·邦斯，海勒姆医院的一个享受救济的人，——也许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哈丁先生了。等土把那棺材埋上，丧葬仪式完毕，他们准备散去时，阿拉宾太太走到那老人跟前，用她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在老人的耳边悄声说了

一句话。“哦，埃莉诺小姐，”他说。“哦，埃莉诺小姐！”没有过两个星期他也躺在这大教堂的墓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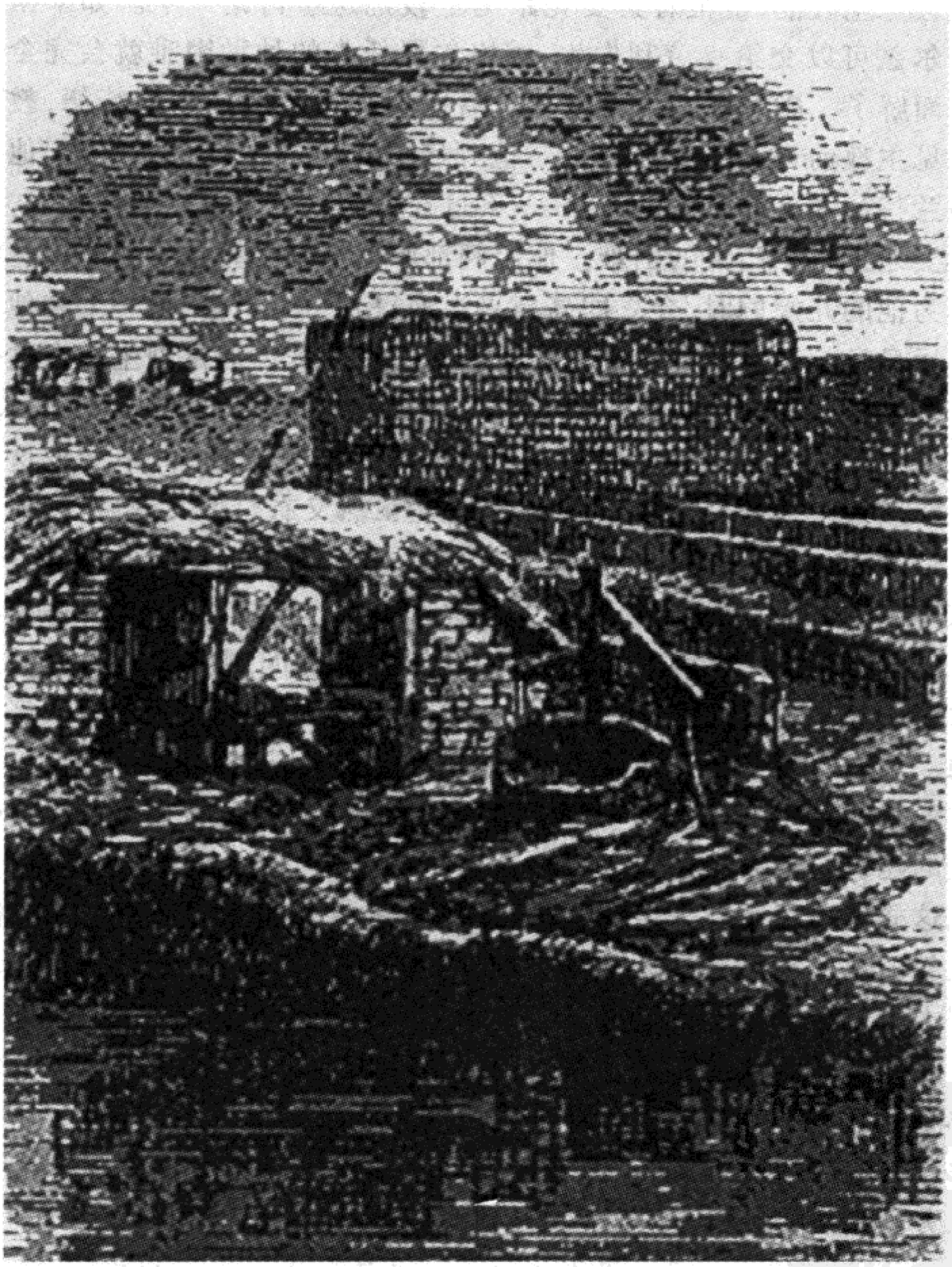
就这样，他们把塞普蒂默斯·哈丁先生，巴彻斯特城海勒姆医院的前任院长，埋葬了；对于他，本年代史编者可以说，那个城再也没有见过一个更亲切的绅士或者更好的基督教徒。

第八十二章　霍格尔斯托克的最后一场戏

哈丁先生去世后的两个星期里，霍格尔斯托克的日子过得非常平静，因为这段时间除了斯纳珀先生在星期日来主持礼拜，没有客人来这个教区露面。斯纳珀先生第一个星期天来主持礼拜式时，曾经跟克劳利先生暗示了他的意见：克劳利先生本人也许希望在下一个安息日继续承担起那些责任。但是，克劳利先生十分客气地拒绝做任何这种事情。他说，他不得到主教的直接信件或者由主教的命令下达的指示，他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办的。那次巡回审判当然已经过去，审判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但是，——正如斯纳珀先生说的，——主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斯纳珀先生认为，主教这些日子以来换了个人似的。他已经跟主教讲过这事，主教暴躁地——"我只得说相当暴躁地，"斯纳珀先生说，——暴躁地说目前什么事也做不成。斯纳珀先生于是想到克劳利先生也许可以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但是对于这点，克劳利是不会同意的。

不过即使在这十几天里，克劳利先生也没有完全被人忘记。哈丁先生去世后的两天，他接到教长写来的一封短信，教长在信中建议他目前别接着做霍格尔斯托克的那些事务。"你当然能明白，我们这里眼下都很悲痛。"教长在信中写道。"不过一等我们在这事上能活动起来，我们马上尽可能为你把事情安排得舒服些。"克劳利先生没有什么奢望要求得到任何别的舒服东西，能体面地重新得到他在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个不起眼的教职就足够了；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是愿意照教长的劝告他的去做的。他已经向主教屈服了，那他会等待着主教来充当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角色。

那葬礼完毕的当天，主教已经写信问候教长，并表示说，希望教长方便时会在哪个及早的日子拜访他，商量一下霍格尔斯托克的克



霍格尔斯托克

劳利先生的职位问题。那封信是主教亲笔写的，主教尽了最大努力写得又委婉又和气。教长当然指定了一个会晤的及早的日子；不过他去见主教前，他很有必要先跟副主教把这事讨论一下。如果圣埃沃尔兹可以交给克劳利先生，霍格尔斯托克的种种困难就会完全迎刃而解了。副主教在举行过葬礼后已经返回了普卢姆斯特德，教长去见主教前得到那里去见他。他到底成功了，——这要归功于他和格兰特利太太的共同努力，——不过在得到一个有条件的保证时，也着实遇上了相当大的困难。他们俩都原以为副主教意识到格雷丝将成为他的儿媳妇时，会立即高高兴兴地得到一个机会，把一个和他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牧师从贫穷的境况中解救出来。但是副主教在这件事上无事生非，找出了二三十个难题。他一开始宣布说，由于为圣埃沃尔兹的人民挑选一个最好的牧师是他的起码责任，他不能把这一圣职交给克劳利先生，因为克劳利先生虽然又有热情又虔诚，可他是个行为十分个别的人，说出话来与众不同，不能成为副主教最满意的牧师。“我的老朋友索恩在那个教区里和一个不能在一起喝杯酒的人怎么打交道呢?”因为乌拉索恩，就是在狐狸问题上曾经犯过滔天大罪的那个威尔弗里德·索恩先生的所在地，位于圣埃沃尔兹教区之内。当格兰特利太太建议说，索恩先生的同意应该征得一下时，副主教变得非常生气。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建议。他为索恩先生尽最大努力做点事是他的特别责任，但是他这样做不经索恩先生在这事上的同意也是他的特别责任。由于副主教的反对意见只是建立在“一起喝杯酒”的论点上，教长和格兰特利太太都认为他不讲道理。但是他们有他们据理力争的论点，因此只是一味顺着他的心意争辩下去。他们保证说，索恩先生会喜欢在那个教区有一个和副主教有亲戚关系的牧师。然后格兰特利博士声称说，他会发现自己上了圈套的。如果他把圣埃沃尔兹的教职赐给克劳利先生，到头来他儿子和格雷丝成不了亲，那时他怎么办?“当然他们会成亲的。”格兰特利太太说。“你说这话当然很好，我亲爱的；可是那一家人都那么古怪，那个姑娘会做出什么事情，谁也说不清。她现在没准接受了什么别的一时爱好，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她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一时的爱好。”格兰特利太太说；她这时差不多

是在怒气冲冲地保卫她未来的儿媳妇了。"你说她这话是错误的。她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你对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接着,副主教让了步,答应好一等格雷丝·克劳利和亨利·格兰特利把婚事真正订下来,圣埃沃尔兹马上就交给克劳利先生。

这之后,教长去到了主教府邸。主教和教长之间过去从来没有吵过架,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事实上,教长甚至和普劳迪太太也没有吵过架。但是他是属于反普劳迪那派的。他是被格兰特利的利益带到这个主教管区的;因此,在普劳迪太太在世的时候,他一直被算在敌人之列。这两所宅邸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友谊。每所宅邸每年都要宴请对方一次;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样的宴请是教会方面的"公事公办",和友谊毫无关系。即使主教府邸和普卢姆斯特德之间也一直存在这同样的主教管区之外的客套。但是现在,主教府邸的第一号大头目不在了,主教府邸派的力量因而大大地削弱,那么和平,或者也许超越和平的某种东西,——友好,也许可以和教长比和副主教更容易地建立起来。在准备做出这样的安排时,主教当时参加了哈丁先生的葬礼。

现在教长按主教的命令到主教府邸去。他发现就主教一个人在家;他受到了几乎是恭敬的礼遇。他觉得自从他最后那次看见主教以来,主教老得惊人;不过他也许没有考虑主教现在在自己的屋子里过着日常生活,那种牧师的派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的,而且那种牧师派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最近的巨大痛苦的冲击。教长过去习惯把普劳迪博士当做一个比他的岁数年轻的人看待,——习惯在主教的最佳状态看见他;那时他穿戴得威严十足,带出几分王权的味道,里里外外都明显地占有主教身份的优越。所有这一切现在不存在多少了。主教站起来迎接教长时,拖着他那双旧拖鞋,他的头发也没梳理得油光水滑,像过去普劳迪太太总在他身边时那种场合下的样子。

必要的客套是,每一方都应该对另一方已经遭受的损失表示慰问。"教长先生,"主教大人说。"对于那个非常杰出的牧师和最高尚的绅士,你的岳父的去世,请允许我对你表示慰问。"

"谢谢你,老爷。他确是很杰出很高尚的。我想,我这辈子活着

时再看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你也遭受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可怕的损失。”

“哦,教长先生,是的;是的,一点不假,教长先生。那是一种损失。”

“还几乎没有活过壮年去啊!”

“哦,是的;——正好五十六岁,——而且身体是那么结实!她不是吗?至少大家是这样认为的吧。然而她转眼之间就去了;——转眼之间的事。打那以后,我始终抬不起头来,教长先生。”

“它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我的老爷;可是你应该挺起腰来承受它。”

“我是要挺起腰来。我正在挺腰。可是它使一个人觉得在这深宅大院里太孤单了。啊,我呀!我经常希望,教长先生,要把我安置在某个不起眼的教区牧师的位置上,那里的责任远比这里轻松得多,那是苍天有眼,三生有幸。可是我将不拿这些事麻烦你了。关于这位可怜的克劳利先生,教长先生,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克劳利先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一个非常亲切的朋友。”

“他是吗?啊!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啊,我相信,可他吃尽了许多不应该的苦头。”

“最严酷的苦头,我的老爷。”

“坐在陶瓷碴儿上,像约伯① 一样;难道他不是吗,教长先生?哦,让我们祝愿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吧。当那件起诉行窃的案子提到他跟前时,我发现自己有责任干预一下。”

“在那方面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但愿如此。我本意不是为难人,可我那时有别的办法吗,教长先生?他们告诉我,民事法律已经找到了审判他的足够强有力的证据,顶不住呀。”

“它是非常强有力的。”

“我们认为,他至少应该让人顶替一下,我们委任坦佩斯特博士负责,他是他的乡区教长。”这时,主教记起了和坦佩斯特博士那次会

①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见的一切情况，——对于这点，他早已感觉出来，那正是他妻子去世的原因之一，打那以后，巴彻斯特主教府邸就不再存在什么“我们”了，——不由得可怜巴巴地长叹一声，用绝望的脸色打量着教长。

“没有人怀疑，老爷，你当时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愿如此。我想是这样的。可现在我们将怎么办呢？他已经辞去了他的教职，就我所知，是向你和我两个提出的，——你还一直是有圣职授权与人的人。我认为，他应该要求那两封信撤销，这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我认为，这中间就用不着重新任命了。你想不到，教长先生，我对它想过多少次了。”

然后，教长才把他的打算亮出来，跟主教解释他如何希望圣埃沃尔兹那个教职可以由副主教授予克劳利先生；它按照某种基督教的方式，是属于普卢姆斯特德教区长管辖，现在由于哈丁先生的去世，它成了空缺。还有必要解释的是，这事还马上定不下来，教长在做这事时还面临着一些小困难。副主教，他说，希望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它想一想；因此，霍格尔斯托克的那些事物也许还得派人再去主持几个星期天。主教，教长说，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到，在那一些发生过之后，克劳利先生是不大情愿再次登上那个布道坛，除非那些接着做下去的种种责任将必要地永远归他负责，他才会这样做。主教对这一切都同意下来，不过他显然被副主教的这种选择感到意外，百思不解。“我倒是认为，教长先生，”他说。“克劳利先生是副主教根本不会挑选的人。”

“副主教和我是连襟，老爷。”

“哦，啊！是的。他按你的意思任命圣埃沃尔兹的人选。我相信我会愉快地任命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位高尚的绅士的。”然后教长向主教告辞，——正如我们也将要向他告辞一样。可怜可爱的主教啊！我倾向认为，他关于那个小教区牧师职位的各种遗憾，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他在巴彻斯特的失败和他目前这种孤单的失职心情，主要由于他自己这方面的任何明显的无能行为。如果不是普劳迪太太生前远远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主教贤内助，他本来会是一个称职的好主教的。我们现在就要跟他告别了，希望这棵被修剪过的树还会再次变得枝繁叶茂，在某种程度上会硕果累累，虽然所有它的美丽的树

梢和繁密的枝叶曾经被修理过。

这事之后大约一个星期，亨利·格兰特利从科斯比洛奇骑马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了。我们在前边刚刚说过，虽然那次巡回审判已经过去，有关克劳利先生的所有问题现在都搁在了一边，但是近来仍然没有客人光临霍格尔斯托克。我捉摸，格雷丝·克劳利一心想着别的事情，忘记了她听说去世的哈丁先生是她情人的外祖父，——忘记了因为这点会出现一些延误。如果母女之间对那位情人多说过些什么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但格雷丝非常沉得住气，而且在那些日子里，克劳利太太的脑子让别的一些霍格尔斯托克的家务事占住了。他们怎么开始生活呢？因为事实上，他们家过去过的那种生活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格雷丝十分清楚地记得她和她情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契约！——记得这个契约所包括的她本人和她情人的父亲说过的那些话语。当由于亨利·格兰特利的提婚，天堂完全向她打开时，她完全根据自己的意见拒绝了它——生怕她会给他带去耻辱。不过那种耻辱还没有确定；如果她父亲到时候没事了，那么，——那么，——那么亨利·格兰特利就应该迫不及待地来到她身边，跪在她脚下。这就是她对那个契约的理解。当时说起那种可能降落到她家和他名字上的耻辱时，她曾经明确声明过，她的贫穷"根本算不了什么，"她并不为她父亲感到害臊，——只是为她父亲进行的那种控告感到羞耻。因此，当那起控告撤销时，她便急忙赶回家中，一心想着她的情人应该把他的爱情告诉她，——如果他愿意重复这样的表白的话，——是在霍格尔斯托克所有这些十分寒酸的环境中，而不是在弗雷姆利那些阔气的椅子、桌子和美餐佳肴之中说出他的爱情。罗巴茨太太关于格雷丝急匆匆赶回家中一事、当时向勒夫顿夫人作的那番解释是真实的。但是她用不着表现得那么急不可待。她在家里已经住了两个多星期了，可目前他仍没有什么行动的迹象。最后她跟母亲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不可以要求回普雷蒂曼小姐那里去吗，妈妈？""我想，亲爱的，你还是等事情稍微安顿下来为好吧。爸爸很快就要再次听到教长的音信了。你看他们在巴彻斯特为可怜的哈丁先生的去世悲痛得很。""格雷丝！"简喊着，这时几乎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地冲进了屋子。"他来了！——骑着马。"我不知

道简为什么说到格兰特利少校只用“他”称呼。过去这姐妹俩没有交谈过,教她用这样一种语气说话。格雷丝来不及细细推敲一番以便她可以明白过来她母亲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但是,她这时觉得,这个人即使现在来到,也来得够迅速及时,值得称道。由于她那种可怜的不耐烦心情,她这下表现得多么呆啊!

他的确在那里,正往栏杆上拴他的马。“妈妈,我跟他说些什么好?”

“这是什么话,亲爱的;他是你自己的朋友,——是你自己结交的。你只管说你认为合适的话好了。”

“你不会离开吧?”

“我想我们还是离开的好,亲爱的。”然后她离去了,简跟着她,简为格兰特利少校打开门。克劳利先生本人外出到霍格尔恩德去了,直到格兰特利少校离开这牧师住宅后才返回来。简见过格兰特利少校,却跟没见他差不多,因而在开门迎候这位高贵的绅士时,简直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话好。在片刻的犹豫之后,她才告诉他,格雷丝在那里,——用手指着那个起居室的门,她觉得自己十分狼狈。但是,亨利·格兰特利,我想,并没有觉得她有什么地方表现得狼狈,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困难。但是,当他发现就格雷丝一个人待着时,他面前的这一任务马上减少了一半困难。“格雷丝,”他说。“我现在来找你对吗?”

“我不知道。”她说。“我说不清。”

“最亲爱的格雷丝,现在可没有任何道理你不应该成为我的妻子了。”

“没有了吗?”

“我知道没有了,——要是你能爱我的话。你看见过我的父亲?”

“是的,我看见过他。”

“你听见他说过的话吗?”

“我不怎么记得起他说过些什么;——不过他亲吻过我,我认为他非常的和蔼可亲。”

接着,亨利·格兰特利想到他只好严格照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的样子去做,因而进行了一番小小的什么努力,这里就用不着费时

间解释了。但是我想他的第一次努力是不大成功的。格雷丝有些手忙脚乱，连连后退，直到她被逼着针对直接的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她这才束手就范，容许格兰特利少校让自己的胳膊挽住她的腰。但是，当她回答那个问题时，她表现得有些谦卑，不像一个刚刚被情人追求并赢得的少女。一个被情人追求并赢得的少女，一般会认为是她征服了对方，喜欢相应地感到胜利的喜悦。但是格雷丝甚至卑贱得想感谢她的情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应该待我这么好。"她说。

"因为我爱你，"他说。"爱你胜过一切。"

"可是为什么你应该像这样对我这么好呢？为什么你要爱我？我在像这样一个人面前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东西。"

"我还有这点眼力，看出来你不是一个可怜的东西，格雷丝；正因为这样，我才赚到了我的宝贝。有些姑娘是可怜的东西，有些则是无价之宝。"

"如果爱情能使我成为一件宝贝，我会成为你的宝贝。如果爱情能使我身价百倍，我会成为你的无价之宝。"这话之后，我想格兰特利少校才在步他父亲的后尘时没有遇上困难。

过了一会儿，克劳利太太进来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进行得十分愉快；亨利·格兰特利和自己的情人幸福地待在一起，仿佛在等待克劳利先生的返家。但是尽管他差不多待了整整一上午，可是克劳利先生没有返回来。"我认为，除了我们自己，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那些制砖工人。"格雷丝说。"我不知道以后没有他的那些朋友，他将怎么对付过下去。"在格雷丝说这话之前，格兰特利少校已经把他的话都说完，把他父亲写给克劳利先生的那封信掏了出来，读者将会看到这封信的副样，虽然这时它还没有启封。这封信内容如下：——

"普卢姆斯特德教区长住宅，一八六 ——，五月

"我亲爱的先生，——你无疑会听说哈丁先生，圣埃沃尔兹的教区牧师，我妻子和阿拉宾太太的父亲，已经被上帝从我们中间领走了。对我们来说，这么杰出和这么亲切的一个人的去世，损失是非常大的。我和我的朋友巴彻斯特的教长，对一项新的任命已经进行了商量，因此我冒昧要你接受这项任命，如果从霍格尔斯托克到圣埃沃尔兹去，这对你是合适的话。为妥当起见，

我应该直截了当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把这个建议向一个我没有个人接触的绅士提出来。哈丁先生在他的病榻上亲自提议这事；他听说过你近来遭受过的那起残酷而多余的控诉案，为此深为感动；也深为你在本主教管区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和虔诚的性格所感动，他对这点尤其欣赏。我还要附加一点的是，就我所理解的，你我两家可能发生的那种亲戚关系是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另一个原因；你和我妻子的妹夫，巴彻斯特的教长，长久以来的那种友谊，则是第三个理由。

“圣埃沃尔兹每年收入三百五十镑，另外还有那所住宅，它对一个不大不小的家庭，是十分宽敞的。那里的人口约二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一点是由巴彻斯特城郊构成的，——因为那个教区差不多伸到巴彻斯特城里去了。

“我很高兴在你方便时尽早给予答复，如果你接受这个建议，——我衷心相信你能够这样做，——我希望有个及早的机会见到你，跟你谈谈有关那个教区的惯例。

“还请容许我对你和克劳利太太说，如果我们对我提到的那另一件事的了解是正确的，我们俩都希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及早的机会，和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的年轻女士的双亲互相认识一下。由于我见过你的女儿，我也许可以被允许向她表示我最亲切的爱。如果她作为我的儿媳妇符合她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给我的那种印象，那我不管怎样都会感到满意的。——我荣幸成为，我亲爱的先生，你最忠诚的仆人，

“西奥菲勒斯·格兰特利。”

副主教曾经把这封信给他妻子看过，不过并没有受到妻子的交口称赞。格兰特利太太当时说，没有什么会比副主教关于格雷丝说的那些话更中听。克劳利太太毫无疑问会对这封信深感满意的。但是克劳利先生是这样一个怪人啊！“要是他不接受圣埃沃尔兹，他的怪，我就算彻底服了。”副主教说。“可是你提出这点时，”格兰特利太太说。“你却没有对他的许多功绩发表你的高见呀。”“我对它们没有高见。”副主教说。“你父亲开了这个口，我也这样说了。因为我在这样一件事上对你父亲的观点怀有最深厚的尊敬，我才让这个决定克

服了我自已的犹豫。”对于妻子已故的父亲，丈夫能对妻子说出这种话，也算难能可贵了；因此，格兰特利太太认可了这封信，没有进一步争辩。读者也许可以担保，在他们都活着的时候，过去是从来没有在任何教会事务上按哈丁先生向他提出的建议办过事；如果哈丁先生不曾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什么话，克劳利先生会被提供这个教职，这种情况也许一样会发生；但是格兰特利太太可一点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副主教关于她父亲说了那番宽宏大量的话后，没有被要求修改他的信。“我想他会接受它的，”格兰特利太太说。“我看他也许就可以接受下来。”副主教说。

这样，格雷丝明白这封信的用意何在，坐在那里拿着它，身边有她的情人陪坐，不禁对未来想入非非。这是她情人给她的第一件礼物；——而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啊。舒服、幸福和一个令人愉快的家，在等待着她的全家。“圣埃沃尔兹不是这世上最好的住所，”少校说。“因为它很旧，我说它还是不整齐的；但是它很精致，的确也舒适。”“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所牧师住宅。”简说。“那花园长着古老的树木，别有一番趣味。”少校说。“我总是梦见许多古老的树木。”简说。“只是我怕我自己都这么大了，爬不上它们去了。”克劳利太太几乎没有说什么话，而是坐在那里，两眼蓄满泪水。这世界对她关闭这么久以后，她终于可能再次享受她早年熟悉的那些舒服生活，可能再次被那些近期由于她家的穷困而几乎剥夺精光的体面生活包围起来了吧！

他们未来的各种计划，——这马上到来的未来，——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格雷丝马上要到普卢姆斯特德，伊迪丝已经从科斯比洛奇送到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这中间没有什么非常令人惊奇或者行不通的；格雷丝本人过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弗雷姆利的女士们对此却没有过任何怀疑，已经在她的全部服装上作了许多文章，这使她进行这样一次拜访不会遇上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少校也一样渴望，——至少一样迫切，——要求克劳利夫妇他们自己到普卢姆斯特德的教区长住宅进行一次拜访。克劳利太太没有敢针对这点毫无顾忌地反对，一如讨论访问那教区长住宅一事时克劳利先生反对一样。她也没有敢贸然说明她担心副主教和她丈夫在交往中会配合得十分

融洽。她丈夫长久以来过着艰难的隐居生活，这下真的能和副主教配合得很好吗？她只能解释说，她本人和她丈夫很不习惯出门，她担心，——她担心，——她担心她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会克服这一切的。”少校说，简直有点不屑一顾的样子。“只是最初的见面有点不好对付。”也许少校不知道第一次见面会有多么不好对付。

到了两点钟，亨利·格兰特利站起来准备走。“我本来很希望见见他，可是我怕是不能再等了。事实上，我的马的耐性已经够人吃惊了。”然后格雷丝陪他走到大门口，在他上马时把她的手放在笼头上，心想命运的力量是多么奇妙，这位命运女神竟派遣这么骁勇的一位绅士做她的老爷和情人。“我宣布说，我至今还不能对这事深信不移。”她那天晚上给莉莉·戴尔写信时，说。

克劳利先生四点钟才返回他的住宅，这时觉得非常疲乏。这些日子里，霍格尔恩德有许多病人，这一天他挨家挨户地走访。霍尔斯·霍格特由于风湿病简直不能干活儿，但是仍然认为顽强的精神可以支持他活下去。“它帮了您的大忙了，克劳利老爷。”他说。“我们对那事全听说了。要是您不顽强到底，您现在会在哪儿呢？”他和贾尔斯·霍格特以及别的制砖工人，整整泡了一天，现在他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你先告诉他，”格雷丝已经说过。“然后我把这信给他。”那位妻子于是首先跟他讲了那个即将到来的好运。

他一进家门就无力地坐进那把旧椅子里，要人给他拿些面包和茶来。“简已经去拿了，亲爱的。”他妻子说。“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位客人，乔赛亚。”

“一个客人，——什么客人？”

“格雷丝自己的朋友，——亨利·格兰特利。”

“格雷丝，过这里来，我亲亲你，祝福你，”他非常严肃地说。“看样子，这世界似乎要好好地待你了。”

“爸爸，你应该先看这封信。”

“在我亲吻我自己的好女儿之前吗？”然后格雷丝跑在他的脚边。“我知道了，”他说，接过那封信；“这是你情人的父亲写来的。可能是表示他的同意，在这样一桩婚事定下来之前，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它不是说我的事，根本不是。”

“不是说你的事吗？要是这样，那可是最没有希望的。不过，不管怎样，你都是我最好的女儿。”然后他亲过她，祝福她，慢慢地打开了那封信。他妻子现在已来到他身边，站在他跟前，抚摸着他，这样她也能看到副主教的信。格雷丝仍旧站在他面前，能看见他读信时脸上的表情；但是即使她也说不清他是不是满意，或者是不是被冒犯了，或者是不是感到意外。当他弄清楚信中提出来的那第一个建议时，中断了一会儿看信，环顾着屋子，仿佛在想什么。“让我看看他接下去写给我什么看。”他然后说；接着他才慢慢地把信看完了。“不，我的孩子，你说他没写你的事，你错了。正是写到你，他才把字里行间加上了某种真实的感情。他信中的意思，仿佛说他的家是欢迎你的。”

“他没有让圣埃沃尔兹欢迎你吗，爸爸？”

“他让我以欢迎的态度接受它，——要是我可以按人类那种既平常又有点不够完全的用语使用那个字眼的话。”

“你会接受它吗，——不用说？”

“我不清楚这个，我亲爱的。接受一种灵魂的治疗，不是转眼之间可以决定下来的，——就像一件衣服的颜色或者一种玩具的样式那样。如果我想他只是不再让他儿媳妇的父亲当穷人才把它赐给我，我也不会同意从副主教手里接受这件礼物的。”

“他说这话了吗，爸爸？”

“他把这点作为一种间接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十分客气地评判一个现在去世了的人。再有，他提及了教长的友谊。如果他相信，在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有关他已故岳父的定论是他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中最靠得住的，那么他怎么依靠它都不过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充分利用一片好地盘采取行动，用不着寻求那些脆弱，——甚至连脆弱也不如的间接支持。不过，这事将需要我好好地考虑考虑，这样，我希望智慧会给我只有这样的智慧才能给予的帮助。”

“乔赛亚，”他妻子跟他说，这时只剩他们两个人了。“你不会拒绝它吧？”

“不情愿，——要是它可以接受，不会的。哎呀！你用不着催我，这时刻，这种诱惑是那么强大哟！”



读信的女士

第八十三章　克劳利先生就范了

事隔一个多星期，副主教才收到了克劳利先生的答复，在这段时间里，教长不止一次走访霍格尔斯托克，阿拉宾太太和年轻的勒夫顿夫人也如此，——信件往来不计其数，而副主教则差一点神经失常。"一个在这种事情上装出各种煞费苦心的顾虑的人，是不配主持一个教区的。"他跟妻子说。他妻子明白他话中的意思，我相信读者也能明白这点。平常的劈木柴活儿，一把精良的好剃刀不是一种合适的工具。再说，副主教总是把教会的收入当做教会收入爱戴。教会对他来说是美丽的，因为一个人由于兴趣一年可以得到一千镑，而另一个人同样不错，却因为没有兴趣只能得到一百镑。他喜欢那些有这种兴趣的人，远远胜过喜欢那些没有这种兴趣的人。他早已愿意接纳这个可怜的终身副牧师，这个人这么长时间以来被排挤在外，受冷受冻，他愿意接受他进入这个暖融融的愉快圈子，尝尝基督教会的好东西，可这个人还犹豫不决，——正如教长告诉他的，因为各种顾虑！"我只要听到这个那个的顾虑，我就想把我的口袋扣上。"副主教说。

但是，克劳利先生最后还是同意接受圣埃沃尔兹了。"尊敬的和亲爱的先生，"他在信中说。"对于本月您那封信中向我提供的个人利益，我恳切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同时也感激您对我表示的慷慨仁慈，告诉我一位现在已去世的绅士给予我的那种高度赞扬，——这个老绅士的品性我尊重，他的好意见我赏识。我认为，在这位死者的那种记录下来的赞扬中，对我来说有某些无法表达的亲切感。对巴彻斯特教长的友谊的进一步事例，我也表示感谢。

"自从收到您的信，对于您建议委托给我的那项工作，我一直对我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这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智力不能胜任圣埃沃尔兹教区，而是因为我生活的后期环境具有一种非常个别和非常令人费解的实质，这些环境使我对自己的为人处事表示怀疑，深

怕在和人家接触时会伤害别人，成为人家讨厌的人。

“然而，尊敬的和亲爱的先生，如果在我这方面尽了一种我深知我为之苦恼的不大地道的努力，做出这番表示以后，您仍然愿意把那个教区交到我手里，那我将会接受这项责任，——我和他们商量这个问题，他们都建议我这么做；要是这样接受下它，我因此保证自己在一个月度的预先通知的条件下辞去它，如果我在今后的两年中的任何时期得到您的呼吁的话。如果我在那二十四个月中能取得成功，让您和我本人都感到满意，那我也许不揣冒昧把这项任命看做我自己终身的职务。——我荣幸成为，尊敬的和亲爱的先生，您最卑贱和最忠诚的牧师，

“乔赛亚·克劳利。”

“呸！”副主教啐道，表示他一点都不喜欢这封信。“我不知道，要是我在下一个米迦勒节送给他一份月度通知，他会说些什么？”

“我相信他会离去的，”格兰特利太太说。

“那他就更呆了。”副主教说。

这时，格雷丝住在这教区长住宅，幸福得登上了七重天堂。副主教对她百般宠爱，只要她在场，从来没有说过有关她父亲的半句刻薄话。当着她的面，他们说起圣埃沃尔兹，总是当做属于克劳利家以后二十年的家看待。格兰特利太太非常喜爱她，送给她许多精致的礼物，说给她的话比那些礼物更讨人喜爱。到目前为止，格雷丝的生活根本没有那些美好和温柔的东西，现在她似乎觉得上天在往她身上降仁慈的雨，而那些美好和温柔的东西又是没钱几乎得不到，光凭钱买不到的东西。不是副主教的表，或者她情人的链子，或格兰特利太太的小金盒，或阿拉宾太太从教长住宅的宝贝中带给她的意大利小玩意儿，给她的心中装满了过度的狂喜。不是她沉溺在那些银的、金的和光闪闪的珍宝带给她的新的幸福之中：而是这些银的、金的和光闪闪的珍宝在向她不断地暗示，事情发生了变化，不仅对她，而且对她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她现在比过去什么时候都更相信，如果她在自己的父亲蒙受那件起诉案的耻辱时接受她情人的求婚，那她现在是不能充分享受她的爱情的。但是现在，——等那一切烟消云

散之后，对她来说每样东西都是一种崭新的幸福。

最后，事情定下来，克劳利夫妇准备到普卢姆斯特德来，——而且他们果真来了。事态如何渐渐地发生了变化，终于使这样一种拜访成为可能，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克劳利先生最初宣称说，这样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圣埃沃尔兹全取决于这点，那圣埃沃尔兹就只好放弃不要了。我认为，从霍格尔斯托克直接到普卢姆斯特德去，这对他来说也是不现实的。不过这事是在这之后明智地发生的。

哈丁先生在圣沃尔兹的副牧师被任命到霍格尔斯托克去，教长催促他的朋友克劳利趁便尽快搬出那所住宅。这时，克劳利已经慢慢地被逼着和那个人们的常往之地有了某种程度的友情。他已经到巴彻斯特去了两三次，跟教长一起用午餐。他在弗雷姆利待过一两个小时，被逼着和索恩老先生，他新的教区的乡绅，接触了接触。这种活动的结果是，他终于同意他自己、妻子和小女儿先到教长宅邸住两个星期。他已经在霍格尔斯托克作了一次告别布道，——如他同他的听众说的，不是作为他们的牧师，因为他目前已中断了两三个月没有担任这个职务了，——而是作为他们亲切的老朋友布道的，他过去用过那个布道坛，因此他还可以在他们中间使用最后一次。他的布道很短，讲道时没有用书和笔记，——但是他讲道过程中没一次停顿下来想词儿，也没有中断调子和节奏。教长当时在场，事后跟他宣布说，他过去真不相信他有这样的口才。“任何人心里有话都能说出来。”克劳利当时回答说。“在有关我本人这种区区小事上，我的心里有的是想说的话！要是我们在别的事情上心里也装满了话，那我们关于那件事的言谈便会收到更多的注意力。”对于这番话，教长没有作答。

这之后的当天，克劳利一家和霍格尔斯托克进行他们的最后告别，所有霍格尔恩德的制砖工人这时都聚集在这里，还带来一个装了十七镑七先令六便士的钱包，坚持要作为礼物送给克劳利先生，为此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困难。接下来他们在教长宅邸待了十几天。在阿拉宾太太的指导下，克劳利太太在那里如何利用圣埃沃尔兹的收入为她丈夫和她本人准备合适的衣服，到普卢姆斯特德那种世俗的

豪华环境中使用,这里就用不着一一交待了。我们只用说出以下这点就足够了:那些服装很快准备好,克劳利先生发现自己成了一身黑色礼服的迷迷惑惑的拥有者,另外还配了一件长袍,差不多盖住他的脚面,这是供他日常穿的。关于这件衣服,教长和这位新的教区牧师还进行了一些商讨。教长的意思是它应该裁短一点。这位教区牧师极力反对,——不过他的目光有了几分依从的意思。然后教长就坚持到底了。"当然,一件衣服要十分合身,那布钱是算不了什么的。"教区牧师说,简直有点悲哀了。这话说过,教长变得温和起来,于是这件外衣改得十分合身了。这件崭新的黑长袍,我认为克劳利先生是喜欢的;但是那套礼服,虽然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却使他大感迷惑不解,窘态百出。

穿着他的新服装,也记下了某些新的举止,他和他的妻子到普卢姆斯特德去,把简留在教长宅邸阿拉宾太太身边。教长也到普卢姆斯特德去。他们在正餐前不久才到达那里,由于格雷丝早在那里,最初的时刻还算进行得顺利。克劳利先生在那客厅里没待多一会儿,就被人招呼走准备一下上餐桌,——为进餐作准备,也为那套在教长宅邸没有让他穿的衣服作准备。"我实在觉得我这是做多此一举的事。"当这一套礼节准备就绪时,他对妻子说。

"别这样说话。下楼去,跟他们好好儿坐在一起,跟他们说说心里的话,——就像你十分清楚怎么办一样。谁在他们中间能做得那么恰如其分?"

"我听这意思,"克劳利先生说。"你要折腾一只在院子里为王的公鸡了,——在所有那种活动场地的公鸡,——当你用泥土涂抹它的羽毛时,它可就会被每只普通的公鸡欺侮了。我不是说我曾经是那种院子里的公鸡,可是我知道他们已经把我的羽毛涂抹过了。"然后他下了楼,加入了院子里那些别的家禽的圈子里。

在晚宴上,他极少说话,只是对格兰特利太太跟他说的话,正儿八经地给予回答。乌拉索恩来的索恩先生也在那里跟他的新教区牧师会面,索恩先生的老姐姐,莫尼卡·索恩小姐也在场。安妮·格兰特利夫人在那里,——她来出席宴会,明确表示说这兄弟俩的妻子们应该彼此认识一下,——不过我认为,她更热切的愿望是见一见克劳利

先生，因为自从那个控诉他的案子普遍引起注意以来，牧师界对他十分关注。因此，餐桌边竟坐着十几个人，克劳利先生自从结婚以来还没在这样一张餐桌上成为一分子。在女士们离开这屋子以前，所有一切对他来说还是相当顺利的；因为尽管坐在他左边的安妮夫人不断用一些牧师的问题盘问他，但他倒是只用一些单音节词就完全可以对付得了。但是他心里害怕副主教，他觉得那些女士们离去后副主教不会让他一言不发孤单单待着的。

客厅的门刚关上，第一个议论的问题就是关于那只普卢姆斯特德狐狸，它是早先在索恩先生的地皮上被非常卑鄙地杀死的。索恩先生已经承认了这一罪恶勾当，把那个凶手林场看守人打发回家，现在一切都平息下来。但是现在旧话重提只是为了借题发挥，副主教对这事有说不完的话。然后，索恩先生向这位新教区牧师转过身来，问他霍格尔斯托克是不是多有狐狸。如果索恩先生问他有关老鼠和鼹鼠的事，他没准会知道得更多一些。

"的确，先生，我不知道霍格尔斯托克是否或哪里有什么狐狸。我不记得我过去看见过一只。这种畜生的习惯，我没有观察过。"

"霍格尔斯托克灌木丛里有一个洞穴，"少校说；"我知道那里有一窝。"

"我想我知道普卢姆斯特德每一只狐狸的窝在哪里。"副主教说，有点用心不善，唬一唬克劳利先生。

"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是在说两条腿的狐狸吧。"圣埃沃尔兹这位新教区牧师说，意在开个板着面孔的玩笑。

"我们普卢姆斯特德可没有那些玩意儿。不，——我说的是那只长着尾巴的老伙计。干杯，克劳利先生。不斟满你的杯子？"克劳利先生一饮而尽，却不愿斟满他的杯子。然后教长偷偷摸摸察言观色，看到副主教脸上有烦恼之色。副主教感到最头疼的教区牧师就是不愿意往杯子里斟酒的教区牧师。

接着这个问题被撇开了。"我听说主教终于在主教位上露面了。"副主教说。

"上星期天他到大教堂去了。"教长说。

"他还有意思登坛布道？"

“他过去也很少登坛布道的。”教长说。

“听那些人说，他布道的时候还挺经常的。”副主教说。“我本人从来没有听过他布道，今后我也永远听不到了。你听过他布道吗，克劳利先生？”

“我从来没有过那个好运气，副主教先生。不过我现在要住得离城这么近了，我也许在某个教堂的假日能够出席大教堂的礼拜式，不过这要在我自己乡下的教区不需要祈祷时。我认为，这主教管区的牧师应该熟悉他们主教的主张、声音、举止和语言。由于事情过去没有这么做，这点是不大可能的。我倒希望一个主教有许多机会召集他的牧师，对他们宣讲一些适合他们使用的布道词。”

“那么，你说一个主教的责任是什么？”

“一般说来它是我收到的那种印刷出来的形式。”

“我认为，我们手边这种东西够多的了。”副主教说。

“他是一个说话不让我愉快的人。”克劳利先生当天晚上跟他妻子说。

“别这么早对他下断语，”他妻子说。“他身上的好东西是那么多！他善良，宽宏大度，我认为还富于感情。”

“可是他很俗气，很俗气。你和别的那些女士离去后，那场谈话首先谈到了那些——狐狸的习性和价值。我听他们说，在那些地区狐狸金贵得很，因为没有狐狸在猎狗的前面跑，骑手们就不会得到乐趣；乡下这一带都叫这个是追猎，由于这种运动迅速或者也许说危险，其中有许多乐趣。关于这天那些猎手们展示出来的智慧和欣赏力，我没的可说。不过我似乎觉得格兰特利博士说起狐狸来津津有味，是个能手。从这个话题转向了关于一个主教的责任和布道问题，格兰特利博士对此很快又提出了他的看法。可是，我当时想，我宁愿听他谈上整整一个星期的狐狸。”她没有再跟他说什么话，心里非常清楚争辩半天也别想扭转他的看法。她认为，副主教对他们一家的私人照顾，应该在对他的教士怪癖的表达和提法上给予迁就。

然而，到了第二天，克劳利先生被副主教叫到藏书室进行了一番私下谈话后，又觉得他和副主教相处得好多了。副主教是如何征服他的，克劳利先生事后跟他妻子所说的那番话，也许是最好的进一步

描述。“我告诉他，关于金钱的事情，正像他称呼的，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只相信，他儿子清楚我的女儿没有钱，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了。‘我亲爱的克劳利，’副主教说，——近来，这世上似乎生出来一种亲切的称呼习惯，这点我认为要比我当时在人们中间走动时亲切得多，——‘我亲爱的克劳利，我会满足他们两个的。’‘但愿我们站在更平等的地面上。’我说。然后他回答我的话时站了起来。‘我们站在，’他说。‘这样的人相会时那个唯一的精确的平面上。我们都是绅士。’‘先生，’我说，也站了起来。‘我从心眼里同意你的话。我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话由你这富人说给我这穷人听，它们对于双方都是很舒服的。’”

“这事以后呢？”

“他从书架上取下来一卷他父亲许多年前出版的布道词集，把它当礼物送给我。我现在就夹在腋下呢。它包括那位老主教的手稿笔记，我要下功夫好好学一学。”就这样，副主教让他的鸟儿无忧无虑了。

第八十四章　结束语

现在留给我的只是把几条松散的绳子梳理一下，绾成一个结，这样我的劳动成果就不会变得支离破碎了。六月上旬，亨利·格兰特利和格雷丝·克劳利在普卢姆斯特德教区教堂举行婚礼，——一件非常不合礼俗的事，对于这点，副主教和克劳利先生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同意下来，但是这事最后之所以办成，不仅仅由于格兰特利和克劳利太太结成统一战线，也甚至不只是有阿拉宾太太鼓劲加油玉成其事，而且勒夫顿老夫人本人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那还用说，克劳利小姐是应该从圣埃沃尔兹教区牧师住宅娶过来的；可是那里的家具现在只买进一半，这下这事怎么可能呢？"勒夫顿夫人这么一讲，副主教理亏了，克劳利先生也没词儿了。亨利·格兰特利在这事上没有一定的主意。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说，他希望他们会在他们中间把他的婚事办了就成，这点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至于格雷丝，甚至没有人想到征求她的意见；我怀疑，如果不是她的情人把这事的一些消息透露给她，她是不是知道这场争论的任何意见。他们在普卢姆斯特德结了婚，——早餐办得十分丰富，连副主教都觉得花钱不少。克劳利先生是新婚司仪。他两手垂在身前，然后把臂谦卑地交叠起来，跟副主教说，——这时普卢姆斯特德问题最后已经违背他的愿望解决了，——他本人很愿意主持这个他最亲爱的女儿将理当履行她的婚姻责任的婚礼。"你不主持谁主持？"副主教反问道。克劳利先生嘟嘟哝哝地说，他不知道他的尊敬的兄弟是否真心愿意放弃他的权力。但是副主教情绪格外的好，——刚刚赐给他的新儿媳妇一辆小矮脚马车，——只是冲他大声笑出来；如果关于这两家传递的那个流言是真的，那副主教在这次会面结束前，已经搔过克劳利先生的胳肢窝了。克劳利先生为这对新人证婚；不过副主教也在旁协助，——教长在婚礼上把新娘交给新郎。查尔斯·格兰特利牧师也出席了婚礼；由于一

无例外地有一群副牧师在远处游动，当这一对新人脱身时，亨利·格兰特利有理由跟他妻子说，自从婚姻最初成为一种教堂的仪式以来，肯定没有一对情人曾被这么紧紧地包围过。

这桩婚事办过不久，克劳利夫妇在圣埃沃尔兹安安静静地住下来，而且如我认为的，还心满意足。克劳利太太的幸福很快就开始了。尽管她过去被她的苦难折磨得很苦，但是她第一眼看见自己的丈夫穿上了他那身崭新的长袍时，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当丈夫宣称他自己是一只涂得满身污泥的公鸡，连鸣都打不响时，她却暗自庆幸看到她丈夫又一次穿戴得和他的地位相称了。对于那位老乡绅的府上，他们也很幸运；因为索恩先生年事已高，生性恬静，举止古板；索恩小姐年事更高，尽管她生性不十分恬静，但她的确是个非常古板的人。这样，索恩小姐和克劳利太太很快建立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友谊。

约翰尼·埃姆斯，当我最后一次听到他时，仍旧是一个单身汉，而且如我所想，很可能这样生活下去。最后，他已经彻底离开了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对他的朋友们宣布说，私人秘书这摊事的特别责任根本不合他的胃口。“你对那第十三[①] 封私人便条变得十分反感时，”他说。“便会发现自己实在是不能再跟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为伍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局。“我是一间屋子的头头，你知道。”他跟朱莉娅·德·古斯特夫人讲道；“这里没有什么事麻烦我，——一个人嘛，你知道，应该找点事干干。”朱莉娅夫人十分起劲地告诉他，如果他放弃了他的公职，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在那个多事之夜，他在那个警察的灯笼保护下，从迪莫拉恩斯夫人府上很不光彩地逃脱之后，他不止一次听到了波彻斯特花园的消息，而且从住在那里的那个对手使唤的帮手口里也听说了一些情况。“我的表兄，那个军士长，”纯属子虚乌有。约翰尼倒是打听出来，朗特军士长的确跟迪莫拉恩斯夫人的已故丈夫有很远的亲戚关系，但是毫不妥协地拒绝跟那位夫人发生任何关系往来。因为那位军士长是个走着红运正在发迹的男人，而迪莫拉恩斯夫人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大前景可望了。约翰

① 十三是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数字。约翰尼这样说话，一是说他的上司私人信件多，二是说私人秘书不是个吉利营生。

尼没有听到那位军士长找他的什么事，却收到马达利娜那里来的一封封信件。在第一封信中，她要求他别十分在意已经闹出来的那个笑话。在她的第二封信里，她描绘了她的爱情的强烈程度。在她的第三封信里，她发泄了她的愤怒的苦水。她的第四封信却只是邀请他到波彻斯特花园用餐。她的第五封信劈头盖脑地表白她受到伤害的清白。然后，一个代理人又写来了许多信。约翰尼对所有信件一律不予理睬，渐渐地，那些信件中断了。六个月内收到那最后一封信时，他在报纸的一个婚姻栏里，十分欣喜地看到，彼得·班戈尔斯先生，胡克院伯顿和班戈尔斯公司的酒商，已经和马达利娜，已故康弗西乌斯·迪莫拉恩斯爵士的千金，在殉道者彼得教堂里结为良缘。"再合适不过了。"约翰尼给当时旅行结婚回来的康韦·达尔林普尔念这则广告时，说；"因为这下无疑将会出现另一个'殉道者彼得'啰。"

"我可不敢把这话说死。"康韦说；他曾经听说过有关彼得·班戈尔斯先生的一些情况。"这世上有些男人很有他们自己的坚强意志，很有他们自己的坚强手腕。"

"可怜的马达利娜！"约翰尼说。"要是班戈尔斯揍她，我希望他下手轻柔一点。这兴许有几分适合她那兴奋过度的气质。"

夏天还没有过去，康韦·达尔林普尔已经跟克莱拉·范·西弗结了婚，而且由于各种情况的一种独特安排，是在范老太太的完全赞同下娶了克莱拉·范·西弗的。马塞尔波罗先生，——我希望读者没有完全忘记他的名字，尽管他充当的角色一直是配角，——曾经反对达尔林普尔做出的各种努力，为那个孀妇的利益从布劳顿的财产中获得一些东西。在一位代理人的帮助下，达尔林普尔从这件事的各种情况中了解到了一些特别细节，他似乎觉得某些事实被马塞尔波罗蓄意掩盖着；他于是到范·西弗太太那里告状，宣称说他要把这整件事件提交法庭，除非那个公司的所有业务向他解释清楚。范太太对他非常横蛮，——甚至把他轰出门来。但是，她没有让马塞尔波罗溜掉。不管谁给蒙在鼓里，她可不希望她本人蒙在鼓里；——她开始明白过来，她那亲爱的马塞尔波罗正在欺骗她。这时她打发人去叫达尔林普尔，对她过去的行为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就支使他去跟踪追

击。正当他在步步紧逼地调查，而且竭尽全力为那个不幸的寡妇奔波时，——对这个女人，他每天都在发誓，当这件事解决后他将永远不再见她了，她那虚假的爱情和装出来的歇斯底里，还有各种虚伪的道德行径，他实在是忍受不了，——他有一天听说她让马塞尔波罗先生拐去了！马塞尔波罗先生，看出来这一招是他本人独吞胡克院那笔小生意的最可靠的计划，就跟他那已故的伙伴的寡妇结了婚，这时也许正在跟范太太打官司。康韦·达尔林普尔对这场官司袖手旁观。当范太太和她那新近的忠实追随者吵得不可开交时，克莱拉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落进了康韦的手中；不管这场官司会有什么结果，剩给范太太的钱是很充足的，可以为康韦·达尔林普尔夫妇弄到一所非常舒服的住宅。雅意和西西拉的那幅画儿轻而易举地缝接起来，我敢说，我的绝大多数读者将会记起来，它一直挂在那个展览会的墙壁上。

在我和巴彻斯特主教管区永远地告别之前——在下一段落里我就准备这样做了——我希望允许我为我自己辩白几句，回答那些指责我，——总是不带尖刻而且一般说来带着善意地，——指责我在写牧师时，忘掉了平常英国牧师生活的最最突出的特色。他们说，我描写了许多牧师，但是说起他们时仿佛他们的职业责任、他们崇高的职业，他们为周围的人的利益所做的日常工作，统统是些无关紧要不足挂齿的事情，不管是对我，或者在我看来，对他们本人。在回答这点时，我要辩解说，我的目标一向就是描绘那种社会的而不是职业上的牧师生活；我所以忍不住这么做，首先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气质，像乡村的牧师那样对那些周围人的社会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社会习俗就值得这么为描绘他们付出的必要的劳动；其次，我觉得，虽然作为一个小说家认为自己有权描写在布道坛之外的牧师，一如我写律师和医生一样，我却没有描写在布道坛里面的牧师的这样的自由。当我这样做时，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可就超越界限太远了。有些人跟我说过，我使所有我笔下的牧师都变坏了，没有一个变好的。我只得对这样的评判员们提示一下，他们已让自己的眼睛爱上了一种虚假的外观，大大高出大自然认为正当的东西。我们，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容易喜爱拉斐尔的圣母像，而不大

容易喜爱伦布兰特[①]的主妇像。然而，尽管我这样做了，我们却知道伦布兰特的主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可是我们完全相信，像拉斐尔画笔下的那样的女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画这样的女人时，如同世人推测他做过的，是为了虔诚的目的，——至少是为了教会的目的，——拉斐尔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他要是这样为家庭肖像作画，那他可就是虚假的了。如果我写了一部关于牧师的史诗，那我会拿圣保罗作为我的模特儿；但是，描写我目睹眼见的这样的牧师，一如我已经费力做出来的一样，我是不敢贸然超越现实的。至于我本人，我只能说，我将总是高高兴兴地坐在，当容许这样坐时，坐在格兰特利副主教的桌子前；跟弗雷姆利的罗巴茨先生臂挽臂地穿过巴彻斯特的海伊大街；孑然一身站在大教堂北边那交叉通道里，对着那上面刻着塞普蒂默斯·哈丁这个名字的肃穆的黑石头，洒下一掬泪水。

现在，如果读者容许我恋恋不舍地拉着他的臂，我们将一起要同巴赛特和巴彻斯特钟楼进行我们的最后告别了。我可以贸然跟他说，在这一带，他和我常在那些乡间的小路上一起散过步，在那些树木成行的田野上骑过马，或者站在大教堂的中殿一起听过那风琴的弹奏，或者在善良人的餐桌前一起就过座，或者一起面对过不善之人那种气鼓鼓的傲气。我不敢夸口说，任何我身边的人都不得不那么了解那个地方，那些人物和那些事实，能像那些我只要试图用一声呼叫就会唤醒完美的友谊的人一样，产生这样的各种回忆。但是对我来说，巴赛特已是一个真实的郡，它的郡城是一个真实的郡城，那些尖塔和钟楼就在我的眼前，那里的人的声音是我的耳朵听惯了的，那郡城的路面是我的脚走熟了的。对所有这一切，我现在要说再见了。由于我对旧友谊的热爱，又由于旧面孔的那种亲切感，我经不住诱惑在他们中间溜达得太长了一些，但这是一种我也许因它可以更快地得到宽恕的过失，因为这时我要以几分可靠的庄重态度，再说一遍我的篇名做出的那个许诺：这将是巴赛特的最后纪事。

---

① 伦布兰特(1606—1669)，荷兰画家。



ISBN 978-7-02-006243-0　定价 46.00元（共两册）